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②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2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主　　编　章开沅　罗福惠　严昌洪
本卷编者　罗福惠　许小青
出版策划　王建辉　刘道清
常务编辑　李尔钢　王建槐　杨正光
责任编辑　杨正光

本书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编者说明

本卷收录有关辛亥革命文章共十八篇。主要内容为有关辛亥革命重要人物的记述，包括两大类，一是当事人所留下的当时电文、书札、日记和讲演稿，二是当时或稍后对于辛亥革命人物的回忆和记述；体裁有日记、信札、电文、回忆录、年谱、传记和墓志铭等。

所选文章的作者范围广，既有清政府官员，也有留学生、革命党人以及新闻记者和日本浪人；文章的写作时间，从最早的1910年到最晚的20世纪30年代不等；所选文章的作者大多为重大事件的亲历者，真实地保存了辛亥革命这一段历史。文章作者的立场不一，或倾向革命，或持中立立场，或反对革命，本文集所选文章不以立场为取舍，以此构成一个全面客观的资料，颇具有文献史料价值。

从版本角度讲，这十八篇文章中不少是为学界所少见，如宋教仁的《与国民党诸公书》首载于日本杂志《支那和日本》，《宋教仁集》未曾收入，樊光的《光复会领袖章炳麟、陶成章合传》、姚文楠的《通敏先生行状》等多篇则直接从档案馆所藏手稿中抄出，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和川岛浪速的《肃亲王》更是直接从日本复印回的原书进行订正或翻译；有的属于出版时间早、印量少，为学界稀见，如黄尊三的《留学、归国日记》、《赵凤昌、张謇等人信札、电文》；有的文章未经标点，或者行文、印刷有误，本次收入作了进一步整理校勘。所选资料都载明出处及版本情形，详见每篇文章题下的编者按语。

目录

记国父在美……黄芸苏(1)
与国民党诸公书……宋教仁(9)
黄兴与各方往来电文……(10)
赵凤昌、张謇等人信札、电文……(39)
光复会领袖章炳麟、陶成章合传……樊光(118)
于右任先生年谱……台北陕西文献社(128)
且顽七十岁自叙(节录)……李平书(140)
通敏先生行状(节录)……姚文楠(150)
沈缦云先生年谱……沈云荪(156)
无锡沈缦云先生墓志铭……王蕴登(162)
潘月樵先生墓碑……(164)
陆军中将李君英石行述……钮永建(166)
黎元洪年谱(节录)……薛民见(168)
汤化龙行状……汤震龙等(181)
跋章士钊藏黄兴书札……康有为(187)
留学、归国日记……黄尊三(189)
袁世凯……[日]佐藤铁治郎(273)
肃亲王……[日]川岛浪速(366)

记国父在美

黄芸苏

黄芸苏为广东台山人，约在1909年前赴美留学，参加在旧金山创办之同盟会分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的新闻编辑工作。1909年冬孙中山赴美筹款时曾陪同协助。本次选录黄芸苏本人的《记国父在美》和倪抟九的《悼黄芸苏先生》，可供了解孙、黄二人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的若干细节。两文均据1974年在美国出版的《黄芸苏先生纪念集》。但黄文把孙中山此次赴美筹款记为1911年“广州三月廿九之役”之后；倪文说黄芸苏1907年就在美国，皆属时间有误。——编者

华人在美的革命排满运动，当以致公堂为首。可以说，其历史直与旅美华侨历史同样悠远，然其开宗明义虽曰反清复明，然按其实际，不过是一个社会普通的组织，甚少政治气味，更无所谓革命运动。然其团体之势力，在当时侨社中无与伦比，其在三藩市之总堂，尤为全美之冠。

国父经好多次革命失败后，于一九〇四年，来美之第二次，以此庞然大物之团体之可以因势而利导之也，于是为其撰拟一套簇新而时代化之章程，又为其团体已有之《大同报》，荐革命党人刘成禺主持笔政，大发革命排满之论。国父是时已为堂友，堂中人尊之孙大哥。

时康有为、梁启超在旅美华侨中，声名盛极一时，对革命阻力至大。国父乃偕同堂中领袖黄三德遍游全美各地，宣传革命排满之义，是为国父在为实际革命工作之第一次。为致公堂起草章程之事，曾亲口对我说过：

筹募工作，国父原拟独自担任。旋以美国土辽阔，华人聚居之处至多，因划分全境为南北两路，公选黄芸苏、赵昱、张蔼蕴三同志协助国父进行。计北路二十八省，由国父任之，而以黄芸苏为之助；南路二十省由张、赵两同志任之。工作名为游埠演说。

当时远程交通工具只有火车，两路车票如果连接起来，可长于一匹布。布置已定，两路同时出发，而期会于纽约。我既为国父助手，走北路的，兹谨将我所知道的点滴简写出来，以备交卷。

出发之日，我早就忘记，惟先到之埠，为柯利近省之砵仑埠。是夕有位侨胞请看影戏，

国父原不喜看影戏，但不便推却，因共往焉。事情巧得很，刚就座尚未坐下，忽见银幕上自由钟前后摆动，是时虽系默片，动而无声，我人得此征兆，高兴极了。国父因言，不看影戏已三年于兹云，我因看此戏始知此夕系美国国庆之前夕，而出发之日当系六月底七月初也。

那时革命形势是怎样？新军之役失败后，继以广州三月廿九之役，扶伤裹创未已，又频频计议再起。须知三军未动，粮饷先行，革命党人失败后，虽在香港不敢露头面，何况筹饷？国父固曾一度为港官厅所驱逐矣，而美国号黄金国，且称自由之邦，于是饷糈之筹集，专为国父是赖，如身份同是泗上亭长的沛公职务，要兼关中馈饷的萧何。积多年之经验，感零星小款之无济大计，揭竿伏莽式的起事之不易有成，国父此来，遂建议组筹饷局。

依其计划组筹饷局之先，非使新旧两个革命机关并力以赴不可，于是提出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之议。在致公堂方面，如何得其同意，不得而知；在同盟会方面，则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因是时同盟分子均读书明理，识大体，有宗旨的青年，回看致公堂分子，多系思想陈旧，习于故常，而有暮气的人，强此两种各走极端的分子共循一互让，而近于中庸之道，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是以同盟会为此事召集会议三四次之多，国父每次均列席会议，延至夜分而不决。

砵仑欢迎国父甚热烈。到埠之次日，专租一戏院开演讲会，听众挤满，座为之塞。国父高兴极了，开拳开马，越讲越起劲。久之，听众渐渐散去，只余不足二十人，我在讲台低语云，可以止矣。国父反高声扬言曰，但有一二人真正听我讲，我就心满意足，何况不止此数，仍继续讲下去。向北行又折而南行时，在路上接黄克强同志来电，如不得款，以图再起，当行个人主义云。国父大惊，语我云："克强文武全才，满清官吏那一个值得与之搏命？"个人主义者，暗杀之谓也，国父对于暗杀，在国内不甚赞同，在国外极端反对。

行经黄石公园之边缘，我满心以为得有机缘偿我宿愿，因早年读梁启超之《新大陆游记》，于黄石公园之描写，刻划甚深，便心焉向往。岂知我请求之语未毕，(国父)即将我的游兴打断，并云中国此等景物多得很，革命成功后，你怕没得看？

每到一埠，最要紧的是能集合侨胞听讲。小城市侨胞人数不多，而大多数以赌为生。聚赌之时多在晚上，而我们开演讲会亦多在晚上，是以想侨众来听演讲，非先说其全体停赌不可，此等打先锋工作由我任之。

侨美四邑人多，同声同气，易于商量，但亦有时事不易办。我记得到了一个小市镇，叫做"片市顿"，侨居既寥寥可数，侨胞或不过百，我费尽许多唇舌，都无人响应。后来遇到一位姓伍字柳溪其人，却乐于为我效劳。言谈之下，始悉我曾做过一个对会阅卷人，而列其联于第五者，将事办通，国父不至觉得难过。及到了会场，始悉此地系前致公堂堂址，而为保皇会所占据者。地方本小，而四壁满挂康、梁楹联条幅，讲台上横额有康有为写的"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九个逾尺大字。国父破口大骂无耻之徒、认贼作父不休。不久听众相继遁去，不欢而散。在此等情形之下，实有惟口兴戎的危险，而国父殊不理会。到了甸化，西报有四川铁路风潮之讯，日过一日而事情颇有逐渐扩大模样，国父遂别我而赴纽约，谓做些国民外交工作，濒行嘱我仍循原定路线完成二十八省行程。

芝加哥系国父屡经之地，每次都有停留，加盟入会者大不乏人。故在美中做党工作，

并不困难。我个人独到此地之时，即与当地同志组织一飞机公司，不一日便集得股金二万余元。最难得者有位侨商汤信，先前曾为宪政党，出财出力，牺牲至大，至是对我人发起之飞机公司，乃先做股二百元以为之倡。可见是时时势之转移、人心趋向之一斑。

国父在葛仑曾有过短期的居留。据当地父老言，他去后留下床帐衣物等件，存于国民党分部内，后因葛仑大火，遗物并付一炬，殊为可惜。

国父最初到沙加缅度(华侨称为“二埠”)的时间，大概也在一九一一年夏间。他到埠时在致公堂演说，鼓吹革命，嘱同志们购自由钟两具，一以赠致公堂，一以赠街坊。在“二埠”居留数天，日间常往来于老街六百十一号瑞升衣服店，与同志们会商革命进行；并指导制就党旗，以备将来应用。现在国民党沙加缅度分部尚保存着他手制青天白日旗一面，这是一件极不易得的珍贵纪念物。

国父到罗省的时候，据冯自由著《华侨革命开国史》所说，是在一九〇九年(己酉)冬间，于役美西途中在罗省下车，访美国军事学家堪马利 Hormereey 于其村居。但据黄伯耀撰《少年中国晨报》创刊之回忆称，则他既设立同盟会于三藩市，不久即赴罗省埠访美国军事家荷马李将军。两说时间虽略有先后，而事实则一，今并存之。

至于赴乐居 Locke、California、斐士那、士得顿等埠，其时间则在一九一一年夏间，其任务也是鼓吹革命、筹款、征收党员及组织分部。因为乐居、斐士那、士得顿等埠，当时都是华侨和同志集中的地方。

国父于一九〇四年(甲辰)春，为联络洪门会友、鼓吹洪门注册事，曾周历美国东、南、西各地，那时也应到过芝加哥，但其活动情况如何，刻已无纪录可查。若再远溯至一八九六年他初次横过美洲大陆时，究竟有无到过芝加哥，那更茫然了。迨至一九〇九年十月初八日，他由纽约到芝加哥，时有耶稣教牧师萧雨滋父子预约同志多人到车站迎接，并开欢迎宴于聚英楼。他即席演讲革命真理及其趋势，听者莫不动容。同时决定设立同盟分会，先后加盟者数十人，即以梅寿同志所设之泰和店为通讯地点。

附：

悼黄芸苏先生

倪持九

第一批公费生留美

黄芸苏先生字魂苏，为国父当年因先生之姓氏及激励其革命志节而赠与的别号。广

东台山人，为黄氏江夏堂台山望族，世代书香。因此先生在少年时代便已淹贯群书，博通经史，尤对诗词最为热爱，每有章句，辄足传诵。稍长，以愤慈禧太后的专权，清廷政治的腐败，毅然有远游海外，澄清宇内的大志。民元前四年，考进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办的两广游学预备科馆，肄业一年，该馆停办，经广东提学使考试，自费留学美国。尚未成行，清政府又举办公费留学考选，先生经被选为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赴美。当时派遣的公费留学生共十一人，除先生外，宋子文、任鸿隽、刘鞠可、杨铨诸先生均在其内。从此开始他一生的新命运，得以与国父云龙契合，为本党的创立，贡献他一生的心力。

建立美洲革命基地

这时候，国内局势风雨飘摇，外患频仍。先生在美蒿目时艰，乃与留美志士计议从事兴复故国。时国父以在广州起事失败，赴檀香山集合同志，谋推广兴中会组织，再图大举。但因保皇党在檀岛势力嚣张，国父居檀数月，筹款无着，乃转而东渡美洲大陆。国父先后六次赴美，一八九六年及一九〇四年两次，除鼓吹革命外，由于美国华侨受保皇党的影响，对国父革命主张心存观望，故革命组织未能开展。是时，芸苏先生在旧金山，独对国父主张大为倾服，于是联络有志青年温雄飞、黄杰亭、黄伯耀、许炯藜等，共同组织少年学社，暂借黄伯耀在泼士茂花园角横街所经营的永生殡仪馆为社址，由先生任社长，创办《少年周报》(即《少年中国晨报》的前身)作为宣传革命的机关报。时为一九〇七年，国父已于两年前组成同盟会于东京，至是为发展美洲组织，乃派在祖国读书的美国土生华侨李是男赴美联络。李氏遂在旧金山与芸苏先生的少年学社取得联系，在美东奠定了革命基础。

在殡仪馆创同盟会

一九〇九年夏秋之间，国父由欧洲再赴美东，于农历十二月廿六日抵达旧金山，为广东新军起义募款，与芸苏先生一见如故，引为同志。更对于芸苏先生主持的少年学社和《少年周报》大加赞许。当时在金山筹款工作仍感困难。新军的用费，经香港胡汉民先生电请汇寄港币五万元，但国父奔走筹募的结果，只筹得数十元。而元旦下午接香港电，报告新军起义失败，倪映典战死，国父震悼异常。鉴于在美筹饷的困难，益觉有成立革命团体的必要。于是乃与芸苏先生计议，将少年学社改组为公开的同盟会，仍以永生殡仪馆为会所，盖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义。一九一〇年正月十八日，同盟会在旧金山宣告成立，第一次共盟典礼于夜间借用乾尼街广东银行二楼西医纪文诊病室秘密行之。国父亲自为主盟人，芸苏先生等少年学社同志均正式加盟。

《少年中国晨报》诞生

同盟会成立之后，同志日渐增加。国父又以《少年周报》七日才出版一次，未免为时过久，对革命宣传工作微嫌不够，乃亲自领导芸苏先生与李是男、黄伯耀诸先生，共同设法办日报，俾能确实成为党的言论机关。经过一番筹划，于是排除万难，组织股份公司，每股一元，凡加入同盟会者，最少须认一股。决定于《少年周报》出版满一年后，停刊改为日报。不久，陆续募得股款三千余元，于是遂在企李街租赁了一所房子，创立"少年中国晨报书庄"兼印务公司。又经过许多困难，不付费用先装机器，纸张亦与供应纸店洽妥，按月清算结账，不须现款购买。一切就绪，《少年中国晨报》乃于一九一〇年七月十六日正式发刊。当时经股东会议选举的职员，是依其资力或专长而分别其职务的。黄伯耀因经营永生殡仪馆，因此被选为总理兼营业部经理。李梓青为司库，黄超五为总编辑，李是男为副刊及新闻编辑，黄伯耀兼任翻译。芸苏先生及崔通约、伍平一、张蔼蕴先生等以文字雄伟而有力，遂担任主笔，负起为革命而大声疾呼的笔政。从此美洲华侨的革命情绪和救国热潮，遂因之而高涨。

《少年中国晨报》的职员阵容虽如上述，而该报正式的创刊人却为国父、芸苏先生和黄超五、崔通约、李是男、黄伯耀、李梓青、黄经申和李旺等九位先生。其他八位党国元老，早已先后作古，芸苏先生以硕果仅存之本党耆宿，又告凋谢。如今《少年中国晨报》业经屹立六十四年，历尽沧桑，又在《中央日报》同仁和侨胞的辛苦经营中继续成长壮大，实不胜今昔之感。曾忆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会时，芸苏先生以名誉筹备委员返国参与盛典，其时《少年中国晨报》已欲振乏力，该报乃派代表陈立人先生随芸苏先生返国，向中央请求济助支持，遂促成了由《中央日报》接办之议。芸苏先生对此一党报嚆矢，确已尽了他毕生的心力。

如椽大笔力助英雄

芸苏先生任《少年中国晨报》主笔后，凭其卓越的才华与如椽的大笔，在美藉此一席地，与保皇党展开宣传战，并加强革命意识的灌输工作。芸苏先生在他所著《少年中国晨报五十周年纪念杂忆》一文中曾谦虚的说："《少年中国晨报》以崭新的姿态出而面世，一纸风行，颇占华侨言论的上风。那时我们编辑部的同仁，不见得有什么了不得的才华，能惊世骇俗；只是各人皆肯自爱，出言有则，立论不苟。其所以能如此者，以有党义为骨干的关系。主张本乎党义，故理直而气壮；言辞发自党义，故力大而声宏。而党义传授自何人？就是领导我们的孙中山先生。"

芸苏先生在《少年中国晨报》主持笔政时，认当时满清政府与保皇党对革命党打击最大的宣传，莫如：(1)宣布预备立宪；(2)指革命党为乱党，党人为贼；(3)以"革命足召瓜分

之祸”为题，危言耸听，企图给我们革命党以致命伤。芸苏先生对此三项打击，一一予以有力的反击，他当时每天论说的重点是：(1)揭穿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2)以清政府诬革命党与国父之语，予以同样反击；并指与清政府沆瀣一气或为虎作伥之辈，乃至甘心作其顺民者为“认贼作父”；(3)以“革命决不召致瓜分”为题，对中外现势剖析明白，作决定性胜利的论战。芸苏先生说：“到头来少年报果然把美洲华侨社会的风气转移了，发刊甫及周年，中山先生复来美时，已‘到处逢迎有主人’，曩昔天地茫茫厕身无所的落魄英雄，所至皆为座上客了！”由此数语，可见芸苏先生一手创造的此一报纸，对于国父在美从事革命工作的助力，是何等的宏大。

周游美国奔走筹款

一九一一年辛亥三月，国父最后一次到美，由纽约至加拿大，再度入美，历美东、美西而至旧金山。国父此来是为革命军筹饷，联络洪门致公堂，在《少年中国晨报》社成立“中华革命军筹饷局”。未几，黄花岗起义失败，国父遂又与洪门致公堂合组“洪门筹饷局”，以为黄花岗一役卷土重来之计。手订筹饷缘起及章程和约章若干款，以资遵守。因对外关系，称为“国民救济局”。局中职员于致公堂及同盟会二团体中选用之。并于接到黄花岗失败电讯后，为加强同盟会组织，即下条谕委芸苏先生为同盟会美洲支部长，总揽美洲党务工作，并为筹饷局主要负责人。设办事处于士坡福街三十八号致公堂二楼，开始扩大筹募。是年六月国父与芸苏先生、张蔼蕴、赵昱等四人，为众推举，赴美国南北各埠演说募款，旋即分途离旧金山出发。国父与先生为一路，张、赵两先生为一路。先生随国父自旧金山出发，自北而东，遍历美国二十八州，行至甸化城时，闻国内四川铁路风潮爆发，国父即意料局势将有重大发展，到了倾士城，便径赴纽约市，而以未了筹饷行程，交由芸苏先生独自前往。约定分手后，先生仍循原定路线筹款，与国父在纽约会合。

芸苏先生曾对笔者说一小故事，是国父和他认为是革命成功的一个预兆。当他随国父奔走美国二十八州筹款时，道经加州的小镇砵仑，稍作休息，同赴一戏院看电影，两人入院刚刚坐定，立刻听到戏院为了纪念美国独立而放出的自由钟声。这项巧合，国父立刻感到意外的喜悦，告诉先生这是我们革命成功的朕兆。当夜两人欢欣备至，果然不久，武昌起义成功，民国于焉建立。这一个吉兆，后来每为国父和先生津津乐道。

游美中途欣闻首义

关于辛亥首义，武昌光复之时，国父到底在何处首先获得消息，芸苏先生的说法与国父的记述稍有不同。国父在《孙文学说》第八章中，说到武昌起义之次夕，他正行至哥罗拉多州之典华城，十余日前，曾接到黄克强先生武昌有事请款的电报，因行李已先运至典华，而密电本在行李中，无法取译。抵埠后译出，因无款踌躇而未复，次日中午到饭堂用膳时，

即见报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之消息。遂起程赴纽约，决定经英返国。芸苏先生的记忆，则谓他们两人分手之后，再度会于纽约，与国父同寓于纽约市西二十五街十八号——二十号之阿灵顿旅馆，得悉武昌光复之佳音，两人欣喜若狂。两种说法，现已不易考证。揆其出入原因，大概都无错误。可能国父在典华城阅报所得，系简单的非正式消息，而武昌光复，各省响应的正式电讯，系得之于到达纽约之后。至于国父最后到达纽约居住的地址，《少年中国晨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中“国父在美事略”一文中，曾经列为“尚待考查”的疑案，本文附带将芸苏先生亲口的说明，贡献给党史会和《少年中国晨报》社诸先生参考。

襄助国父筹划讨袁

芸苏先生在民国成立后，即由美返国，随国父效力。历任临时大总统特派广东宣慰委员，调解陈炯明与民军统领的争端。其后又任大本营（在农林试验场时代）秘书、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政务委员兼非常大总统府（观音山时代）秘书、大元帅府（士敏土厂时代）秘书、广州市财政局长、复任大元帅府秘书，在开国初期贡献了极大的勋绩。国父辞让临时大总统后，芸苏先生奉国父命返美继续学业。于佐治华盛顿大学毕业，复于民国七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芸苏先生在美续学期间，袁氏帝制自为，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被解散，宋教仁被暗杀，国父一时在国内无法立足，于是东渡日本，彷徨焦思，遂一再与芸苏先生往来函商，思从美洲重整革命大业。芸苏先生于是在美又发动华侨募款，协助国父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并约同在美同志，一致参加讨袁义举，并且特与国父函件，多方慰勉，兼示对党忠贞不二之意。

芸苏先生珍藏国父复函墨宝一通，爱如拱璧。此函为讨袁的决策性文件，尚未经公布，笔者存有影本，除将呈献中央党史会珍藏外，兹录原文如下，以飨读者。原函云：

“魂苏兄鉴：来示敬悉。此次之举，一败涂地，想亦出兄意料之外也。自袁杀宋教仁君之后，弟始决心不助袁；然此次军事，弟尚未身与其列也。追其失败之原因，乃吾党分子太杂，权利心太重；互相利用，互相倾轧。推其究竟，若能倒袁，亦不免互有战争。有此一败，为吾党一大淘汰，亦不幸中之幸也。此后混杂分子及卑劣分子已尽去矣，所存仅少数之纯净分子，一可胜万也。弟今从新再做，合集此纯净分子，组织纯净之革命党，以为再举之图，务期达到吾党之纯粹革命目的，即民权、民生主义是也。美洲同志尚有志于此者有何几人？请兄一一查悉，详以告我。此后择人不求其多，只求矢志实行之人，能牺牲身命自由权利，而为国家生民造福者，乃能入选。兄能先献身作则否？如其有意，弟当寄规约前来，以便施行也。此复。即候大安不一。各同志乞代问好。弟孙文谨复。十月二十三日。

“再前年之革命，武昌一起，各省响应，其成功多不在吾党。故弟亦不过因依其间。而吾党之三民主义，只达其一，其余两主义，未能施行。初以人民程度未及，只得听其渐进，从天然之进化而达之。乃不期袁氏自私自利，将有恢复帝制之行，以兵力南压，各省迫而抗之，故有此次之战争。吾党虽全然失败，然有此抵抗之事实，能使袁氏不敢公然称帝，虽败犹胜也。盖战争之目的（抗袁氏之帝制）已达，故弟对此次之败，甚存乐观也。”

这一个宝贵的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一，国父函中云“自袁杀宋教仁君后，弟始决心不助袁”这两句话，将国父肺腑之情，完全表露无遗。可以一扫往昔有人所谓国父让位，像出于不得已的谬论。由此证明国父的人格与胸襟，可以对天日而质鬼神。第二，国父函中论及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皆为当时事实的写真，今日读之，更有莫大的警惕和感触，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第三，原函附页分析讨袁之战虽败犹胜的道理，真所谓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使人发生不忧不惧的豪气，可为革命心法。芸苏先生保存国父文件尚多，但此一函件，为先生所不忍遽离者。

芸苏先生在美发动同志声援讨袁之役，颇著绩效，尤以为了讨袁，除主持《少年中国晨报》外，又在纽约创办了《民气日报》，声讨帝制。在组织工作上，又奉命整理檀香山、墨西哥各地的党务，以及檀香山《中华公报》，并迭次奉国父命由美赴香港宣慰港澳同志。在军事工作上，曾在美国专司筹募购买飞机巨额经费。凡此种种，《国父全集》中与先生来往的函件文电，都有详细记载，尤以国父致《少年中国晨报》速汇飞机款的电报最多，可以看出先生主持的《少年中国晨报》所负的任务，是何等的重大。

与国民党诸公书

宋教仁

宋教仁《与国民党诸公书》见于日本杂志《支那和日本》1913年第三号，是宋教仁于本年3月20日被刺之前对政局和时事表示观感的重要文献，但《宋教仁集》未曾收入。——编者

北京国民党诸兄先生均鉴：屡接函电，敬悉一一是。本党气象日昌，遥想诸公运筹而纲维之者至详且善，极为祝贺。弟还湘以来，无善可告。前月抵长沙，与诸兄晤商，湘中选举，大约皆可如所豫定，不至失败，堪以告慰。昨日始抵汉上，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然后当赴东京，以医宿痾耳。吾党形势，以此次选举观之，大约尚佳。惟可虑者，即将来与袁总统之关系耳。袁总统雄才大略，为国之心亦忠，惟全赖之以任建设事业，恐尚不足，此必吾党早已认定，故主政党内阁。近闻颇有主张不要内阁者，此最危险之事也。又以袁氏之经验观之，如大借款，如库伦事件，现象何如，此二事皆足亡吾国者，而袁氏一年以来不能了之（且无人掣肘），且使更坏其事。是皆使吾人不能全信袁氏可任建设新国事业之证据。若复不要内阁，则不知将何以对彼等自家之良心也。尚望诸公力争上游为幸。宪法一事，现在形势如何？鄙意宜豫备一草案（将来国会起草即可用此），不知诸公尊意如何？大借款事，条件吃亏不少，乃仅可支用至今年七八月，又去一大宗抵当品之盐，今年七八月以后，不知再欲借款否？不知条件吃亏，又当如何？不知又将何物抵当？政府只顾自家目前，不顾正式政府以后之计。此种借款，鄙意不如径反对之，免其任意挥霍，且可使将来正式政府可借真正整理财政之外债，亦不知尊意以为何如也？《民国报》事，闻办事者颇有意见，如果不妥，请即辞退姚君，别觅妥人。至报馆之存废，则请开主任干事会公决。弟前因主张必办，此刻亦无成见矣。弟勾留数日即东下，如有赐复，请寄沪上为盼。草草不具。敬候大安。弟宋教仁。二月一日夜。

黄兴与各方往来电文

（1916 年 5—10 月）

此件据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薛君度教授所赠当时电稿手抄本复印件。其中黄兴所发出的电文，已有薛君度、毛注青编，由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之《黄兴未刊电稿》。此次重编时保留了其他人致黄兴及其他人之间的电文，可使当时有关事件更为清楚。——编者

1　黄兴致肇庆军务院电

隐、印、崧、诏、邕、行诸兄鉴：正寄函间，适接智电，敬悉一切。护国军能入湘赣甚好。行严何日东渡？望速启行，先电示。兴。径。

2　孙中山五月二十一日致黄兴电

承电存问甚感。英士被袁探戕害，捕凶数人。前日正代电请兄来数日密谈，适有此变，来宜缓。文决赴鲁。前，文急需武器，在东时曾与参（谋）①部商及，已有眉目，青木亦赞助。但文既离东，不能向参部、外（务）省直接达意。盼兄代述。如有障碍请临机破除，事当有成。现大局浑沌，袁尚有余力肆应，我辈当善自觉悟。余函详。文。

---

① 括号内简短补充、说明文字为编者所加，下同。——编者

3 黄兴致孙中山电

电悉。械事请亲电参部,并要青木再电商当局,以便此间易于交涉。兴。养。

4 黄兴致陕西陈都督等电

上海法租界《中华新报》转陕西陈都督暨各司令各长官鉴:公等率三秦子弟仗义讨贼,西北民意从此获伸,军威所至,使负隅穷寇益增震栗。望与各省护国军互相策应,速除袁逆以定大局。忻忭之余,特驰电奉祝。前专员致陈都督函,计不久达览。黄兴,有。二十五日发。

5 殷汝骊、黄郛、葛敬恩六月八日自沪致黄兴电

鱼电计达。小垣兄来,晤商一切。袁死,据各方面情报如次:昨日唐宅会议,据谷、范等电军务院电曰,会议结果定有四项:廓清北京逆党,使黎得自由行使职权;组织暂时内阁;速召集国会,请护国军入京保护;先由唐、梁等私人名义派员至京察看情形,俟有端倪再行请示遵办云云。钮致军务院电曰:军事应积极进行,浙攻皖已出师,海军约一周可集沪云云。国会议员宣言曰:袁逆叛国,依据国法,黎副总统应继任为大总统,业经通告全国。今袁逆既伏天诛,黎大总统当然继任,如有破坏国法,妄逞异议者,当与国人共殛之云云。郭同面奉黎(总)统内命电孙洪伊等曰:新(总)统今朝就任,北京秩序如常。惟袁遗言系根据新约法,内阁员亦迁就附和。黎虽反对,然无立法机关,不易恢复根本大法。在京同志甚少,盼诸君即日来京赞助一切,留少数有力者于沪以便联络。并请转告唐、谷诸君云云。又汤化龙定于日内进京,附闻。当兹时局纠纷,关系复杂,各方主张不能一致,前路茫茫,不知所届。务望先生鼎力主持,裨益大局,尊见希电示。浙款械事仍恳竭力援助。骊、郛、恩叩,齐。

6 复军务院电

巧电谨悉。款事不成，实日当局意存观望。我公拒绝，所见甚远，钦佩良深。时事多艰，尚望勿萌退志，民国幸甚。黄兴。号。

7 黄兴复黎大总统电

奉读寒、洽两电，知采及刍言，并承奖饰逾量，惭悚殊深。国家多难，事变恒出意外，凡我国人，皆宜懔切冰渊，开诚示心，亟图挽救。更始之时，尤应当机立断，勿示民以疑。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按诸法理及此次起义之民意，知矢赴的，如水归壑，万无反理。乃商榷旬余，迁延未决，事机一去，险象环生，神州必陷于万劫不复。人即不爱国，谁无子孙庐墓之思？恐终沦胥以亡耳。公以盛德民望，继任公职，中外瞻仰，凡百建设鸿猷，当以此两事为最切。务望排除莠言，迅速解决，以适法之命令，废去袁氏伪造约法，则吾民国真正之约法，当然存在，实无以命令变更法律之嫌，恳立即施行以救危局。至国家一切根本大计及善后办法，均系存亡，稍有一得，亦必竭诚输献，仰酬明问。嘱派代表，已电请李书城君由沪赴京面承指示。黄兴。号。

8 张孝准、彭允彝、陆鸿逵致陈护芳电

汤去曾代，甚善。昆涛、炎午两兄，任事待友极有肝胆。此次克公派崑兄回国，奔走尤劳。闻赵、刘两兄刻尚无兵柄，乞兄向凤兄力为陈说，与以相当之兵，俾得与诸兄一致进行，无任盼切。乞电复。准、彝、逵。

9 黄兴、谭延闿致长沙陆都督电

欣闻督湘，军民共庆。我公再造民国，功业彪炳。愿宏伟略，福我湘人，不胜欢忭。谭延闿、黄兴。蒸。

10 黄兴、谭延闿致长沙曾凤冈等电

歌电敬悉。凤公代督，军民晏然，诸公维持，以福桑梓，甚为感佩。陆公署督，知表同情。善后万端，尚劳擘画。闿、兴未能即归赞助，实歉于怀，还希鉴谅。谭延闿、黄兴。

11 黄兴、谭延闿致长沙曾凤冈电

新密。中央任命陈宧带两旅督湘，现虽设法助[阻]止，闻北兵在湘尚多，陈来必有勾串。湘军力薄，宜借助桂军以壮声威。惟有暂戴陆督，留桂军绝对拒陈。大局所关，请一致主张为要。湘中近情望示。闿、兴。蒸。

12 谭延闿、黄兴致长沙赵炎午转程颂云

阳密。中央任命陈宧带两旅督湘，现虽设法阻止，闻铸新未去，北兵在常、岳两处者尚多，必有勾串。湘军力薄，宜借桂军以壮声威，惟有暂戴陆督，留桂军绝对拒陈。大局所关，请一致主张，已以此意另电凤冈兄矣。此次兄率劲旅，越山逾险，为桑梓肃清余孽，贤劳何如，南望旌旗，不胜翘企。闿、兴。

13 谭延闿、黄兴致曾凤冈、程颂云电

省垣秩序赖公等维持，安堵如恒，实深佩慰。惟报载旅湘鄂籍商民多被株连，惊惶异常，想系谣传。请加意调和，免启恶感。闿、兴。盐。

14 谭延闿、黄兴致刘艮生、龙研先电

二公众望所归，此次应人民之请，分治湘事，维持秩序，深为庆幸。顷见报载旅湘鄂籍

商民多被株连，想系谣传。惟虑彼此误会，易生恶感。二公持重不阿，务请加意融洽，以泯界域。闿、兴。盐。

15 李书城致陈凤光电

共密。湘电中央举克公为督，在沪湘议员主张亦同。克公回湘尚有可望。万一中央忌克，当速任组庵。如于此两人皆排斥，是中央故与南方为难，自当决筹对待方法，届时再电告。城。洽。

16 黄兴致北京殷铸夫电

寒电谨悉。抵沪闻驾已北行，极为怅念。唐、孙两公自以早日赴京为宜，弟已再三敦劝矣。昨更有在沪议员函劝，或当启行。九峰诸兄处乞并候。兴。真。

17 黄兴致曾凤冈及树老诸公电

辰密。青电敬悉。公等苦心谋湘，屡经事变，卒赖维持，深为感佩。弟刻难回湘襄助诸公，惭悚奚似。已从各方面设法请组庵先生回湘，中央命令不久可望发表。弟对于湘事自当竭力援助。安桑梓保大局，不论在湘在外，责任则一。务望公等毅力主持，妥为布置，不胜祷祝。兴叩。删。

18 黄兴致军务院李印泉、林、曾、赵诸公电

寒电悉。兄等为国尽瘁，力任艰巨，殊深钦佩。国事甫告一段落，此后建设万端，尚待伟画。望就近与西林先生妥筹办法，以竟全功，无任感盼。兴。洽。

19 陆鸿逵、李书城致曾凤冈暨各公电

共密。篠电悉。湘军政各界公电均到，因中央态度未明，故克公暂不复电。现在沪湘人均竭力主张克公督湘，已由各方面派人赴京，促中央任命。现既内外均成难返之势，仍请湘中各界加紧向中央电催。纯生兄将抵沪。再寒日公电，克公今有谦退电作复。逵、城。巧。

20 黄兴致湖南程颂云暨各公电

寒电敬悉。公等爱国爱乡，鼎力维持，使湘省危而复安，感佩殊深。弟德薄能鲜，承省议会与军政绅商学各界推举，适增惶愧。艮老硕德高望，既由湘公推，中央亦有明令属艮老暂行代理，湘中危急不难安定。盼公等合力维持，桑梓幸甚，大局幸甚。兴。巧。

21 黄兴致汕头莫荣新电

都密。巧电悉，已商李总司令，电饬汤督带暂留海琛一舰以资镇摄。惟以后接洽各事，应电商第一舰队林司令核办，特此奉闻。兴。号。

22 黄兴致长沙都督府转陈凤光电

共密。张溥泉兄参议院议长、议员资格，均经辞退。湘国会议员诸君拟由湘省议会选出张君为参议员，使国会增加活动力。弟极赞同，请兄设法疏通省议会，经正式手续选出为盼。兴。巧。

23 黄兴致南京冯华甫(国璋)电

秦毓鎏君,道德之士。癸丑因反对袁氏在无锡被逮,羁禁三载,苦痛难言。昨奉大总统明令,凡政治犯一律释放,想先生为矜恤士类计,必已迅予省释矣。兴初由海外归来,翘盼旌麾,曷深驰系。兴。

24 黄兴致大总统电

秦君毓鎏,道德之交。癸丑岁在无锡被逮,羁禁三载,苦不可言。请电饬冯督,从速省释,以全士类,不胜切祷。兴。元。

25 黄兴致汕头莫总司令荣新电

奉皓电,奖饰逾恒,殊深惭悚。粤事亟待解决,以慰廑念。兴。

26 黄兴致肇庆军务院岑西林电

来电承注,殊深感愧。共和再造,赖公与海内诸贤成伟业,中外同钦。此后建设万端,诸希主持,以定国是,无任盼祷。兴。

27 黄兴致肇庆张惠民电

皓电悉,承注感甚。国会开会在迩,想不日当北旋,藉图欢晤,无任遥盼。兴。

28 黄兴、张继致北京韩达斋并转佛言、宇饶电

霰电极痛切。弟等敦劝少川先生，已不止再三。昨九峰见到，更切实陈说，已得允诺云不日可入京，乞舒廑虑。兴、继。漾。

29 黄兴致长沙曾凤冈电

辰密。颂见皓电悉。中央对湘尚欠诚意，各方面已派人赴京疏通。俟有确息，再电告行止。顷闻陆军部密令第七师及二十师之各一部赴湘，并有吴光新督湘之说，希预防。兴。号。

30 范源濂致黎大总统电

湘事急待解决。章君士钊明晚北上，托面陈鄙见，乞赐接洽。源濂。号。

31 李执中等致湖南省议会议员电

张君继为民国巨子，志趣高洁，海内人士同深钦仰。前因反对袁氏离京，他人代为辞去参议院议长一职及议员资格。今国会续开，关系甚巨，倘失此优秀人才，殊为可惜。同人以吾湘参议员有缺，无候补人，且无省籍之限制，如由省议院诸公依正式手续，选出张君为湘省参议员，于大局既有裨益，且足昭示湘人大公之心，实为义举。望诸公共同集议，表示赞同，无任盼祷。李执中、陈九韶、欧阳振声等。

32 黄兴、谭延闿致长沙刘督军转程、曾、赵、陈暨各界电

左、朱诸君来，敬知近事。大局甫定，宜防内讧，维持现状，端赖共济。诸君一致进行，

湘事自可就理。闿等不久即归,用亲雅教。闿、兴。马。

33 黄兴致北京彭静仁电

严密。致谭、欧两电悉。请速催中央明令组公督湘并兼省长。兴当保组公承认,决不推辞。兴。宥。

34 黄兴等致彭静仁并转静生、行严两兄电

严密。宥电悉。组公虽辞之极坚,然以湘省目前危急情形及一般湘民望治之切,意亦不能无动。鄙意如明令发表,尚不虑组公坚拒。但湘地糜烂,事同草创,暂时仍宜军民合治,以期事权统一,方可着手。一切统希诸公相机办理,毋任叩祷。黄兴、汪诒书、胡元倓、龙绂瑞、欧阳振声。沁。

35 龙绂瑞、左宗澍、陈嘉任、朱剑帆致长沙曾凤冈诸公电

辰密。径电悉。接静仁京电,中央有意任畏公督湘,此间已去电催促。俟发表后,克拟同归。千万请坚忍以待。瑞、澍、任、帆叩。感。

36 李书城致长沙曾凤冈电

共密。克公难得中央任命,组庵亦不易办到。梁派始主张戴戡,经在沪湘人反对,现又主张松坡。恐松坡希望多。静仁、行严、伯兰已赴京,相约为克不成竭力为组,如均不成,属之松坡尚是好结果。组庵未赴京,并闻。城。勘。

37 黄兴致长沙曾凤冈、程颂云电

辰密。颂云兄同鉴:湘督事,戴戡、梅馨、向瑞琮均在中央拟议之列。恐其本意尚在吴光新。现正竭力为组庵谋,万一组亦不成,松坡或有望。两兄谋湘心苦,尚望劝慰同人,暂持镇静,力保秩序,勿令中央有所藉口,加祸吾湘,幸甚。兴。勘。

38 黄兴致北京孙伯兰电

沁电敬悉。顷往晤少川先生,催其速行北上,伊准与镕西先生同行。镕西约来月四号可抵沪,并闻。兴。勘。

39 李书城致北京韩达斋转彭静仁电

严密。下电请面交蒋雨岩兄。黄、谭两公,湘人仰望,且竭诚拥戴黎公。为黎公计,宜急任命以示公诚而存援助。闻中央将令戴戡督湘,此系一种阴谋,使民党开自争之端,小则祸湘,大则祸国,请密陈黎公力拒。书城。敬。

40 黄兴、欧阳振声致北京彭静仁电

严密。松坡刻难离川,刘代督湘恐不能维持。可即任命组庵省长代理督军,如何?兴、振声。勘。

41 李书城致孙伯兰电

箴密。闻中央拟令戴戡督湘,乞力阻。城。

42 黄兴致成都蔡督军电

核密。奉到蒸电，并晤醉六、士权两兄，藉知战中苦况并审病情，极为系念。尊恙自以早日来沪就西医调治为妥。弟甫抵沪即闻湘变，汤督仓皇出走，内部心志不一，北兵屯聚岳州，窥伺甚严，势机危迫。外间有运动戴循若(戡)督湘之说，其实中央有吴光新督湘之内命。自汤督湘以来，吾湘苦痛已难再忍。以湘人谈湘事，甚不愿以湘中地方为逐鹿之场。荏苒岁月，水深火热，而于根本建设断难有望。戴君功高，湘人不敢明言反对，然本心实不惬洽。稍有微言，北兵必托词侵入。中央阳以湘督与戴，实欲激成变乱，授之北军，其计甚毒。望兄力劝戴君，辞不赴湘，为湘计为戴君计均得。吾湘连年受患已深，此后休养整理，实施所谓根本建设者，一切望兄早日回湘肩此责任，福我桑梓。顷闻中央令戴君查办事急，乞速审处，无任盼祷。兴。宥。

43 黄兴致北京真共和报馆执事电

欲造舆论政治，在先有正确之舆论。兴，七月二十九发。

44 黄兴致北京英文京报馆电

希望世界之平和与进步，并切望中华民国同循此轨道，惟言论界诸公实主张之。兴，七月二十九发。

45 黄兴致北京真共和报电

款刻难筹，容后报命。兴，七月三十发。

46 黄兴致日本牛込区加贺町二丁目二番地林辰电

辰密。铁生云，前与松岛重太郎购械一节，昨来电云须由兄经手方能有成，请察其虚实若何，如可乞玉成之。又调查汽车公司事，望进行。湘督松坡有望。醉六云松坡有电招兄赴蜀，不知已达否。兴。

47 黄兴致长沙曾凤冈电

共密。京情复杂，宜速邀在湘议员赴京商议国政，湘事或可挽救。暂不奉函。兴，三十一。

48 黄兴致北京刘揆一先生电

隔别三载，渴想为劳。政局翻新，端赖贤者主持，恐难分驾。兼以弟脚气复发，拟往金、焦小住，藉起沈疴。特先布臆，再图良晤。兴。

49 黄兴致杭州浙江民报电

言论自由，民权之一。此权由最大牺牲得来，望善用之，为民国增进福利。兴，三十一号。

50 黄兴致彭静仁电

严密。艳、陷两电悉。嵩、咏两兄已赴京，请接洽。骏兄稍缓行，垣拟回鄂后再赴京。组事望竭力主持。副总统及宪法问题乞与在京同人讨议。兴，三十一。

51 黄兴致日本牛込区加贺町二丁目二番地林辰电

松岛重太郎住址:京桥银座二丁目日露贸易总发行所。

52 黄兴致长沙曾凤冈电

辰密。颂云兄同鉴:陷电及三十一电均悉。中央政象复杂,经多方疏通,组庵或松坡两公均有望,不日可发表。如湘有内变,恐中央藉词翻覆。现大局未定,南方基础薄弱,一有动摇,后患堪虞。兄等维持苦衷,极为感念,惟有坚忍镇静,免至破裂,保全吾湘即保全大局。兴。东。

53 黄兴致北京彭静仁电

严密。陷日熊秉三致组庵电,湘督仍属蔡,请组庵任查办使,嵩生任宣慰使,云已与行严、静生商妥。组庵复电拒绝。似此熊尚弄鬼,组庵事恐难靠。请竭力挽救。兴。东。

54 李书城致长沙曾凤冈电

共密。陷电谨悉。湘事波折甚多,皆因中央别有用意,兼之熊、梁弄鬼。济武本赞成组公,现母丧妻死,已回鄂。大局尚危,望兄等竭力维持。如湘无他变,组庵、松坡均有望。拟明日回湘,凤光兄可早赴京。城。东。

55 黄兴致北京刘崑涛电

辰密。东电悉。蔡任督,谭任省长,欣慰无似。请速促其发表,以安人心。兴。萧。

56 李书城致武昌王督军、何参谋长、张副官长电

大局翻动，鄂省幸赖始终维持，军民安堵，公谊私情，感佩殊深。书城托公等厚庇，得再返国。前承大总统电召赴京，现因事返沪，拟由沪经鄂入都，藉以还家省亲。抵鄂后当趋诣台端，面承教益。谨先电闻，今晚乘招商轮江宽由沪启行，并告。城。冬。

57 李书城致汉口杜镇守使电

久别甚念。拟今晚乘招商江宽轮赴汉，由汉赴京。抵汉后当诣署晤谈，藉领教益，谨此电闻。城。冬。

58 黄兴致彭静仁转九峰电

仁密。冬电谨悉。兄长农商，阜物利民，为国家庆。少老准日内偕镕西兄行，并闻。兴。江。

59 耿伯钊致岑都司令及香山任、林两司令电

钊奉大总统电召入京，不克来粤。第二梯团长之职请辞。钊。江。

60 黄兴致长沙凤冈兄及颂云兄电

辰密。松坡刻难离川，组公以省长署督军先行回湘，明令日内可发表。此次合各方面之力，争得如此结果，已属万幸。望两兄竭力维持。组公回湘，对于中央得保其威信，亦湘人最荣誉之事。酷暑贤劳，感念无已，稍凉当归来，藉亲教益。兴。江。

61 黄兴致长沙曾凤冈暨程颂公电

辰密。支电悉。顷商组公,保颂兄为长岳镇守使,以制其先步,不知中央允否。至督军一席,将仍待蔡公。想吴(光新)刻不能成事实,缓,尽有余地设法也。兴。歌。

62 黄兴致北京彭静仁电

严密。两支电悉。组公约周内返湘,嵩兄事,组公可保,惟名义难定,嵩兄返沪后商如何?因组公虞日偕镕西赴杭,庚日归。颂云,组公已保为长岳镇守使,请竭力赞成,免为吴得。国会事,自以多数意见为归。报事,组公允为助力,俊兄以报事尚须稍待。兴。歌。

63 柏文蔚、黄兴致广东岑西林转李侠黄电

得内务总长孙公歌电,云中央已电龙(济光)去粤,并择人交代,望兄罢兵,以奠地方而维统一等语。此间于粤情隔阂,想龙必遵中央命令退去。望谅孙公调护苦心,并为全城生灵计,不必摧陷,是所切盼。柏文蔚、兴。虞。

64 柏文蔚、黄兴致北京内务总长孙伯兰电

歌电敬悉。顷闻粤已停战,请转达卡峰,从速饬龙去粤,并择人接代。为地方保全即为国家福利,已将尊意转电协和矣。但协军不过一部,专责成协和恐亦无效。好在中央开诚示人,各方必当遵守,所谓一念仁慈,化锋镝为和气者,将于是卜之。湘事承注甚感,组庵不日返湘,并闻。文蔚、兴。虞。

65 黄兴致彭静仁电

严密。暨濂、溥、相、剑、勤诸兄鉴：闻本党对九峰入阁事甚反对，请兄等力为疏通，以保国务会议之效力。骏明有事，难即来，如有必须之处，亦当促速行。兴。灰。

66 黄兴致彭静仁电

严密。今日一鸥(欧)由正金汇五千元，收妥电复。组公亦允到湘筹助。朱君何日来？铁老已有信去矣。兴。

67 黄兴致九峰转镕西电

仁密。士案丧权辱国，牵累无辜，亟应彻底根究，以明真相。闻唐已他去，袁尚潜京，司法腐败已达极点。我兄铁面，急盼就职，一清积弊并保云南荣誉。兴，三十一。

68 黄兴致彭静仁电

严密。骏兄同鉴：上案宜彻底根究。惟闻唐赴日本，袁尚潜京，非速由地方或中央检察起诉，恐难缉获以明真相。兴，三十一。

69 黄兴致彭静仁电

严密。镕西稍迟来京，辞职说当不确。党事难办，久在意中。以兄调护其间，疲精费神，可感可敬。对现政局，兴绝无主张，惟赖兄等之大力挽回耳。款五千，庚日由正金汇，请向支取。紫桥尚未晤面，闻政府令其速行。兴，寒。

70　黄兴致长沙曾凤冈电

组公寒晚由沪启程，不日抵湘，欢迎之下，乞饬戒备为幸。兴，篠。

71　黄兴致张润农电

请就便调查塞门德土厂组织及资本最少限若何。兴，霰。

72　黄兴致长沙省议会、各行政机关、各军师长、各镇守使、各报馆电

吾湘比年以来，初则憔悴于虐政，既而疲精于纷扰，军队如林，百政俱废。其待得人而治，何啻大旱之望云霓！今幸谭君延闿既为中央所信任，复为吾湘全体所推崇，本敬恭桑梓之心，负总治军民之责，允洽人望，诚为福音。然犹有虑者，俶扰之余，忽言整顿；独立之后，乍施准绳，所有利害情感，其以质剂而生，牴牾或所不免，稍涉意气即碍进行。谭君处事公明，久为君等所深信，而全湘秩序未复，行政步伐尤赖整齐。故谭君责任既专，事权宜一。诸公爱国爱乡，有如不及，其所推诚克己，化除畛域，捐去意见，一体协助谭君，以成其治，实不待言。其犹以为言者，则兴等在外，不能随时与父老兄弟互证情怀，而在籍知交，服役于军事政事者，欲复不鲜，倘或行权论事，微有龃龉，因互疑其各有攀联以相钤束，则以误解而生隐患，亦未可知。故特剀切声明，以见兴等笃信谭君，一如公等。所有请托关说诸陋习，决不肯为。务期内外一心，早定湘局。区区之心，谅为诸君之所许，不辞冒渎，辄用陈明。南望乡云，不尽欲白。

73　黄兴致谭组庵电

台旆重旋，军民兼任，泽敷霖雨，望慰云霓，遥企鸿仪，何胜雀跃。兴，养。

74 黄兴致刘艮生电

袁氏窃国以来，荼毒人民，吾湘尤甚。当汤氏出走之顷，险象环生，赖先生鼎力维持，得免蹂躏，感何可言。兹幸组公负重归来，先生仔肩得卸，澧兰沅芷长沐清风，湘水岳云时怀高躅。西风多劲，不尽依依。兴，养。

75 黄兴致长沙各报馆暨省议会、军政警学绅商各界电

袁氏窃国，荼毒人民，吾湘受害尤深且巨。鄙人谊属桑梓，何敢忘情。今得组公重来，军民兼任，昭苏整饬，倾感同深。鄙人刻拟筹办实业，未能即归与我父老昆季一一握手。乡关回望，结想如何。兴，养。

76 黄兴致长沙曾军长电

辰密。崑涛兄同鉴：智电悉。组公安旋，欣贺无似。吴子玉（佩孚）盘踞岳州，当设法由京调离之。望在湘同人协力，惟不必急迫为要。兴，养。

77 黄兴致谭组庵电

安密。款事彼重在废礼和约。又，据该技师报告，龙王山不佳，水口山以后只有十二万吨之谱。又调查欠礼和之砂尚有八万吨，与前所说不同。请将详细情形电示，以便催促进行。兴，漾。

78 黄兴致长沙水上警察刘厅长

辰密。函悉。湘事虽纷，有诸兄相助，不难整理。筹款游历一节，因组公归时，兴与约

不荐一人，不筹一款，相别未几，何能提及。乞为原谅。兴亦穷困，更难为力，特此布臆。三十一。

79 黄兴致谭组庵电

松坡已抵沪，喉病由肺起，及时可医治。知注特闻。兴，三十一。

80 黄兴致谭组庵电

漾电敬悉。嵩生号日归，行严祃晚赴肇。湘中利弊，我公洞悉靡遗，一本民意以为兴革，福利必多。遥企鸿猷，曷胜欢颂。兴，敬。

81 黄兴致孙伯兰电

箴密。政局纠纷，此间殊为悬念。少公行止关系至巨，弟屡次催促其北行，惟伊必俟议会通过后当允来京，其就职与否尚不定。至时兄等可力挽之。特闻，兴，有。

82 黄兴致彭静仁电

严密。并转九峰兄鉴：徐、李两兄来，得悉一切。少公必俟议会通过后方允来京，乞转告同人维持，以解政局之纠纷，不胜切盼。兴，有。

83 黄兴致谭组庵电

安密。水口山既不作担保品，发行债票当然可行，惟活动金融之法，非急向中央求救不可。兴，有。

84 黄兴致谭组庵电

安密。顷据谭石屏先生接谢介僧函称，有张尧卿假兴名义，欲在宝庆一带招兵等情。查张自民国成立后，假革命之名，充恶政府侦探，倾害同志，无良已极。请即拿捕讯实，以军法惩治。除恶保安，不胜切祷。兴，有。

85 黄兴致李印泉电

陆督莅任，粤事解决有期。我兄得卸仔肩，无任欣慰。顷据旅沪陕人士称，该省亟待我兄整理，望切云霓，谆嘱劝驾。务恳将肇事妥委接办，作速启节，以慰舆情。为国贤劳，不遑读礼，感佩无既。良晤不远，面罄所怀。兴，鱼。

86 黄兴致彭静仁电

严密。支电悉。少老文日由海程来津。汉民、仲恺今日乘安平(轮)先行。特闻。兴，齐。

87 黄兴致李协和电

支电悉。陆督莅任，解决有期。我兄不辞病苦，为国贤劳，感佩无似。惟冀来沪养休，借领教言。南望岭云，曷胜怀想。兴，佳。

88 黄兴致岑西林、李侠黄、李印泉、章行严诸公电

顷阅报载陆督军电，粤事纠纷，隐忧未已。中央派王铁珊先生南来欢迎云老，定铣日乘轮来粤。排难解纷，此行必大有裨益。特奉闻。兴，真。

89 黄兴致孙总长电

箴密。转雪竹兄佳电悉。已电组庵，另保妥人。湘事承关注，毋任感谢。兴，真。

90 黄兴致谭组庵电

信密。顷据伯兰处电，公保秉钧，在京湘人反对颇力。众欲公保萧仲祁，渠甚为难。请另择妥人，以免阻滞。特转达，乞卓裁。兴，真。

91 黄兴致谭组庵电

信密。齐电悉。中央欲以水口山矿抵款，已电伯兰、九峰、铸夫及静仁诸公打消此举。望尊处竭力阻止为要。矿政监督，请公择人预保，弟实无人推荐为恨。补助寺尾法政学校款项能行否？因彼间函催甚急，盼复。兴，真。

92 黄兴致彭静仁转伯兰、九峰、铸夫电

湘中财政竭绌已极，水口山铅矿乃湘命脉所系。顷闻与日借款事，日人有以此矿饵中央作担保者。望竭力打消此举，为中央另筹善法。不胜祷切。兴，真。

93 黄兴致范秉钧电

尊电悉。兄任政务，发展伟谟，庆国得人，尤为湘慰。兴，删。

94 黄兴致彭静仁电

少老寒日附顺天船来津。特闻。兴,删。

95 黄兴致彭静仁转铸夫电

严密。屡接湘电,闻中央确以水口山与日人借款,有签约之说。湘人反对甚力,恐伤中日感情,乞竭力打消。盼复。兴,铣。

96 黄兴致彭静仁暨湘议员静生、秉三电

严密。水口山矿乃湘命脉所系。真电请转伯、九、铸诸兄打消此举,迄今未蒙复示,殊深切盼。昨接议员诸公电,知已签字。岂中央硬欲强夺地方所有耶?岂一经作官即不顾民意耶?区区五百万元之垫款,即不惜如此牺牲,如将来何?诚可为痛哭者。静仁兄必早知其事,何不先电示一二,以便对付?今湘全体反对,其又何以善其后耶?仍望兄等以好言劝告伯、九、铸诸公,设法中止,另筹良法,勿为此绝反民意之举,致再启纷争,是所切祷。兴,篠。

97 黄兴致谭组庵电

信密。水口山矿事,已以个人名义电日当局,请其说谕商人,舍此另向中央政府提出他担保品。又由沪日领以同意电林使及当局,尚无回答。请一面向中央力争。兴,巧。

98 张孝准致谭督军转伟颂、凤东、夷坤、毓崑及树老、润端、雪安电

水口山矿既采有成绩，自无合办之理由，且有礼和条约尚未解除，更难与日重缔。袁氏专制，欲攫取于前既不可得，岂今日重复共和，反秘密断送于后？谷钟秀等一行，作官即利令智昏，不顾民意，悍然背法。现在北京空气壅塞不通，无可理喻。亟宜激发全省民气，与之力争，或可有效，乞公等图之。孝准，巧。

99 旅沪湘人致谭组庵、省议会、各报馆转各界电

水口山作抵事，系谷、陈主张，强夺湖南地方所有，秘密签字。损失利权，违背约法，斩断湖南命脉，破坏民国根基。望诸君奋起力争，以保桑梓而固国本。旅沪湘人公叩，巧。

100 某某致欧阳骏民电

仁密。水口山事，日人既允剔出，望速实行宣布，以慰湘人之望。九峰兄处，已有电去谢慰之矣。梗。

101 张孝准致长沙谭督军电

顷谷九峰致克公电，水口山矿事既为舆论所不容，政府已提出国会自行负责向日人改约。如不能改，决意使三个月内大借款不成功，合办之约自废，云云。窃思当此百政待款之时，政府且许以特别报酬，岂有允借而反敢不受之理？揣谷电意，殆欲为缓兵之计。仍宜鼓励民气，一致力争，并宜告长沙日领转达林使及日当局为要。孝准，马。

102 黄兴致农商总长谷九峰电

仁密。皓电敬悉。兄为保全湘矿计，至感。惟兄决意使三个月内大借款不成功，鄙人不无疑虑。盖以政府需款孔急，故有此次之特别报酬，人欲得此报酬，自必尽力凑合，如电相感，如声斯应，岂有反离而不即之理？仍望兄竭力主持，废此违反民意之约，另筹良法。不胜切祷。马。

103 黄兴复谷总长电

仁密。马电诵悉。借款事仰赖大力转旋，得使日人允为改约，谨为全湘深表谢意。我兄既为人受谤于前，复挽回权利于后，私衷感佩无似。此事交涉首尾详情，仍乞示知。梗。

104 黄兴、张孝准致长沙谭督军电

信密。昨得日参谋次长复电，已由其当局说谕商人，可望改约。又闻日舆论亦不以兴亚公司此举为然。顷得九峰电，云日人已允改约，将水口、太平两矿剔出，似此水口山矿当可挽回。仍望尊处促其实行，并请其将此项交涉首尾详情宣布，俾免人民疑惑。兴、准，梗。

105 黄兴十月初三致谭督军电

信密。东电悉。少川之辞职，闻受压迫非出自徐州方面者，恐从此变幻不可究诘。兹承明问，敢请我公以镇静态度，联络南方，专以开发桑梓为主义，黜虚声，免实祸，负重忍辱以为后图。一得之愚，伏希采择。兴。

106　孙中山、黄兴十月初三致谷九峰电

仁密。电谨悉。报载中央已准少川离职，势无挽回。兄等调护苦心，同人共谅。仍望以国务为重，毋少气馁，不胜切祷。孙文、黄兴。

107　黄兴十月初三致龙心刚电

电悉。三井新任长沙支店长百濑君即日抵湘，已有函绍介。抛砂事请直接办理为幸。兴。

108　黄兴十月十日致王铁珊电

佳电敬悉。安抵京师，不胜欣慰。弟今早九时旧疾复发，呕血升余，晕去时许。忧患余生，加以重病。燕云北望，聚首难期，伏枕电闻，无任怀感。兴。

109　徐少秋十月十日致雪竹、小垣、凤光电

秘密。克公旧疾复发，据德医云尚不大害，惟须静养。因现今事急，无人主持，万望小垣兄来沪，是为切祷。秋。

110　黄一鸥十月十日致李小垣电

秘密。今早家父旧恙复发，较在美稍剧。现聘德医诊治，潜心静养。一鸥。

111 黄兴十月十二日致孙伯兰暨巨川、雪竹电

箴密。真电敬悉。兴前本拟赴宁,因于国庆日忽呕血升余,晕去时许,医云须静养,方可医治。急望雪兄来沪一行。兴。

112 黄兴十月十二日致唐月池电

旧疾忽发,医云无害,有事待商,望即回国。兴。

113 黄兴十月十四日致黎总统电

元电敬悉。承派何谘议慰问贱恙,感悚交并。王铁老南来,兴病早伏,忽于国庆日辰刻呕血升余,昏眩时许,当请德医克礼氏诊治,据云必须静养方可告痊。刻幸血止,差慰廑怀。昨阅报载我公策勋,特授兴以勋一位,无功受赏,益增惭愧,加以衰朽之躯,何敢膺此宠锡?谨先电辞,敬请收回成命。伏枕愿闻,尚赐垂鉴。

114 徐少秋十月十四日致伯兰、巨川、凤光、廉舫电

克公病稍愈,尚须静养,医云无害,请释廑念。秋。

115 黄兴十月十五日致在京各同人电

兴于国庆日辰刻呕血升余,昏眩时许。前游美时曾患此病,医治月余始愈。现聘西医诊治,据云血由胃出,尚无大碍,惟须静养。连日接在京同人函电慰问,未能一一致答,殊深歉怅。谨此电闻,乞纾廑念。黄兴叩,删。

116 黄兴同日致王铁珊先生电

承电甚感。贱恙幸已平复，静养当可告痊，请释廑念。秋深时节，寒燠无定，我公高年，万勿劳驾。

117 黄兴同日致长沙湖南公报电

兴于国庆日晨忽发旧疾，呕血升余，幸已平复。恐传闻失实，致劳诸父老远虑，谨此电闻。黄兴启，删。

118 黄兴同日致长沙陈伟臣转张润农电

勉密。寒电悉。江华矿即遵照畏、树二公所拟办理。惟偿还官亏，须俟办有成效，分年摊还如何？万华隆铜矿查如确好，听树公酌行。兴于国庆日晨忽呕血升余，昏眩时许，刻已血止，医云无碍。

119 黄兴同日致谭组庵电

国庆日兴复发旧疾，呕血升余，昏眩时许。现请克礼医治，据云无害，惟须静养，刻幸平复，知念特闻。

120 黄兴十月十六日复段总理电

承电慰问，至深感谢。铁老来时兴病早伏，忽于国庆日突发。刻幸血止，精神亦稍回复。据德医克礼氏云，若能静养，可以告痊。请释廑念。北望燕云，莫罄良晤，殊为怅然。

121 何雪竹十月十八日致总统电

昨晚到沪，当即走视克公，并转达盛意。克公极为感谢。现病势略减，不久当可告痊，请释廑念。

122 李小垣同日致陆咏霓转嵩生、静仁、世楠电

克公病渐愈，可起坐。城。

123 李小垣同日致陈凤光并转谢、黎两君电

共密。克公病渐愈，已能起坐，静养月余可全愈。城。

124 黄兴十月十九日致总统电

前奉谏电，顷何谘议来，备述我公殷勤垂念并赐药饵，隆情稠叠，铭感五中。兴病日有起色，现可稍进饮食，渐能起立。静养可以告痊，堪纾廑念。荣典宠颁，前已恳辞，此兴个人硁硁之见，并非矫饰。望公之爱我之心谅我，俾遂素愿，无任感悚。

125 黄兴同日致在日本之子一中电

顷悉寒电。母恙如何？如能动身，由横滨坐大船自无妨碍。上船一切，已托有壬兄照料。毋劳宫崎夫人及前田君远送。启行电知，以便迎接。房屋移交宫崎夫人，电话可变去。父现可稍进饮食，渐能起坐片时，无庸系念。以后来电由上海胜田馆宫崎转交不误。

126 黄兴十月二十二日复蒋雨岩电

哿电敬悉。贱恙日有起色，饮食稍进，渐能坐立，惟须静养，方可复元，谨此奉慰。

赵凤昌、张謇等人信札、电文

以下各件系据章开沅教授1963年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室从《近代史料信札》(史学界多称为《赵凤昌藏札》)第一、三十二、一百零四、一百零七、一百零八、一百零九诸册所抄录。此次编入,又据《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和《张謇全集》中的相关资料作过对勘和补充,略有出入之处,仍以所据抄本为准。收录范围自然比上述两书为广,内容亦更多。《赵凤昌藏札》各册有大体归类,但偶见时间先后错杂。此次编辑,系试图将全部收入资料依时间顺序编排,惟原抄件多数仅有日期或代日韵目(电码),系有年月者很少,现经反复阅读查订,绝大部分能确定时间。为保持史料原貌,原件上无时间表示者,此次亦未擅加,但从编排次序中寓有大体的时间判断之意。全部资料所属时间范围为1904—1920年,其中以1911、1912、1913年最多。——编者

1　陈作霖、贝仁元致赵凤昌函

竹君仁兄大人阁下:敬启者,谨查本会禀定章程第五、第六、第八等条内载:总理一员,协理一员,分任会务;议董十九员,会员无定额,名望会员无定额。又第十七条:凡望重品优及捐巨款实力赞成本会,经本会友二人以上提议公举,会员定议公议者,可推为本会名望会员。又第五十一条:名望会员遇有本会重要事件不能决定者,可由总、协理及全班会员公请来会讨论,定有意见,再交会员核议施行。又第五十九条:名望会员有提议专议、听本会裁定之责任,各等因,执事望崇山斗,久为商界所钦,照章公举为本会名望会员,务祈不吝指示,俾弟等随事随时敬聆教益,以匡不逮,幸甚祷甚,专此。敬恳祗叩台安,统希惠照不备。愚弟陈作霖、贝仁元顿首。四月二十三日。附呈会章一本。

2 陈作霖、贝仁元复赵凤昌函

竹君仁兄大人阁下：接奉惠书，敬聆一是。沪上为商务总汇之区，商会系讨论集思之地，霖、元等材轻任重，深虑弗胜。受事两月以来，常用兢惕，虽幸考核厘订具有成规，无如时异势殊，适值商界多事之秋，仍望大雅宏达时赐教益，襄匡不逮，不胜感幸。专肃。敬叩台安。愚弟陈作霖、贝仁元顿首。五月十二日。

3 赵凤昌致□□电

密。昨□谈及京汉路工即开保奖，并即交卸。昌历年糜费薪水，藉以抱注，已深惭感，保奖则万不敢受。且年已五旬，病体未愈，无可希望，不如另奖有功，可资鼓励。切勿以有用之功名，奖昌病废无用之人。务祈俯鉴真忱，并告□切勿以昌列奖，曷胜万祷万感。昌禀。真。（冬月十一日发一百〇六字）

4 □□致赵凤昌电

真电悉。阁下力辞保案已电盛商办。鄙意拟俟商约案内列奖最好，因路工关涉三省，列保必多，恐难甚优。查议约本在沪上，阁下居沪久，最为相宜。前年商约随员之札，已经辞调，顷又电盛补发。一面先行咨部立案。此事千万不必再辞，进退一切仍可自主，无碍阁下寓沪养疴、淡泊谦退之本怀也。壶。真。

5 赵凤昌致□□电

密。真电谨悉。昌破甑不顾已十余年，绝意进取久已内决，无论何案切不愿列保。□处今日复往辞绝，务望宪台曲谅。昌禀。元。

6 张謇、汤寿潜、赵凤昌改定立宪奏稿

奏为时局艰难，谨参考各国政史，拟请采用宪法，实行新政，以振积弱而图自强，合词恭摺具陈，仰祈宸断事：臣等窃惟日俄之争，祸连年未解，要其终局，害必及我。各国明托中立为名，而英既多事于藏边，法又增兵于粤界，近日英德法美，各以大枝兵舰游弋长江，无非注目远东，以便乘机猝发，各逞其均势之权力。我若不趁此中立之时，默筹抵制，势必俯首听从，祸且不测。朝廷变法自强，屡下明诏，凡百新政，未尝不渐次设施。然政体不变，则虽枝枝节节而为之，终属补苴之一端，无当安危之大计。今环球万国，政体虽有君主民主之不同，其主义均归于宪法。各国宪法不同，其宗旨均归于利国便民，顺人心而施政策，即合众力以图富强。第欧美非澳各洲，种族各殊，宗教互异，党派又复纷歧，宪法即不能尽合我用。惟日本以帝国为政策，统于一尊，且与中国同洲同文，土俗民情，大致不远，明治维新，当时亦由外侮激迫而成，其国势与今日中国亦复异地同揆。臣等窃考日本前内阁臣伊藤博文所纂宪法义解，凡为书七章，其中条分件系，纲举目张，盖历游各国，考察制度，斟酌损益，慎之又慎，经十年而后成，用以尊主庇民，巩固国势，成规具在，似可采择施行。臣等不揣冒昧，谨举宪法大益，为皇太后皇上约略陈之。

今日大政，以理财、练兵、兴学为最急，中国自甲午庚子至今，财用困乏，节节阻滞；兵政则各省不能划一；学堂则各省不能多设。更非日本变法可比。宪法行，则全国人民皆与国家有共戚均休之义，理财练兵兴学其事易举。且赔款一年不结，即国势一日不定，各省摊筹赔款，其分认之难，筹措之扰，一二年间，上烦宸听，已非一端。三十九年，一有偏灾，何以应之？日本幅员仅中国十五之一耳，上年与俄开战，其第一次国会议筹兵费一百兆，一呼而集，多且三倍。使在明治未改政体以前，安能全国人民急公如是？彼此相形，利害自见。此其一。本朝圣圣相承，君无失德，民无叛志，而积弱至于如此，其故皆由于官吏之弊，近年如裁例案，去吏胥，剔中饱，恤民隐，屡颁明诏，民间几视为习见之虚文。宪法行，则上下志通，官吏自无从锢蔽，此其一。中国外交，在昔口情形隔膜，受其欺蒙，在今日国势陵夷，受其劫制。宪法行，则关系重要案件，可以提议，不至使外交官一二人独当其冲突，宵旰独任其焦劳。且事事关系全国人民，各国亦稍有顾忌，不敢轻发难端。此其一。查欧美各国，大小错立，强弱悬殊，而小国皆得自行其政策，大国不敢强逞其野心，实赖宪法维持，民心固结。观日俄近事，尤为明征，是宪法行，虽至小至弱之国，亦足以图存而自立。此又其一。中国近来无知少年，妄言革命，未始非激于积弱而然。宪法行，则若辈无可藉口，自足消融其戾气，非独目前一切虚无乱党之说不足为害，且可使其中聪明误用之才，服义归仁，转为我用。此又其一。盖宪法于安上全下，靖内攘外，有百利而无一弊。论者或以君权稍替为疑，查宪法精义，在万几决于公论一语。伏念中国圣经贤传之所诰诫，本朝列祖列宗之所贻谋，莫不以违背公论为兢兢，即近年皇太后皇上遇有大事，何尝不谘询在廷，诏求谠论？是宪法所谓公论，不过变谘询之少数为多数，且仍决之于上，是君权转

因之益尊。中国历史，一姓享国之久，至多者不过数百年，宪法果行，则以外邦经验之良规，成中国创行之新政，千载一时，适于皇太后皇上廓宏规而开景运，我大清亿万年有道之长，可以预卜。臣等参考各国政史，其最善而可经久者，莫如宪法。近年东西之留心政法者，亦言中国处此地步，非于政体有所更动，别无治标之策。

现在事机已迫，若俟日俄战事了结，万一有外人干预改革之事，更虑难于措手。诸王大臣公忠闳亮，忧国如家，所见救时之要，与臣等当复相同。拟请皇太后皇上密饬议复，断自宸裁，仿照日本明治变法，五誓先行，宣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一面派亲信有声望之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按照日本初行宪法章程办理。臣等悬揣实行之期，已须数年以后。为目前救急计，但求速宣明谕，则政体先立。外而眈眈环伺之列强，内而狡焉思逞之匪党，皆当改易视听，革面洗心。日本壤地褊小，改行宪法仅十余年，遂跻强大。中国地广民众，苟及时为之，必能事半功倍。且民志大定，所有用人行政，措手较易，不俟实行宪法之期，当已稍睹其效。臣等迫于宗社安危大计，不敢缄默，谨联名合词，冒死上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7 罗振玉致赵凤昌片

（写在名片上）

久不晤教，甚念。二十七梅观察送速成师范生到东，已由中丞电托先生定公司船仓。原电二等一位，三等七十二位。现二等增为四位，三等增为七十六位。奉托。余面谈。此请竹君先生大人道安。弟制振玉顿。

8 陈作霖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起居万福。暑假将至，校事有求质者数端，另纸写呈大览，裁定后乞批示。十日内能复尤感。作霖拜上。初六日。

9 名心致陈裕时函

时公大鉴：前奉惠书，并苏抚奏稿，敬稔。起居多祉。嗣报端载澄校学生退学，殊念念。学堂难办，弟身坠其中，无日不如坐针毡之上，故明年春间，无论如何决计南旋，从公之后，学习小商业以图苟全。浙江铁路，顷已允借英款，有廷寄三百余字，计明后能到。江

督、苏浙抚借款，由外部派员议定详章。其原有办路人员，由邮传部查明，分别奏派，并着江督、浙抚督率筹办，迅速造成。一面剀劝绅士，不得始终固执，以维大局等语。是公司即已作罢。若一抗辩，恐张四、汤大有不测之祸。立宪名耳，实行则大不然，张四、汤大不愿闻此言，乞公暗中维持，与竹老细细密商，竹老胸中自了了，有许多话不能尽说，亦不便说也。手此，奉请大安。名心叩。九月十七日。

凡同志至好，均求密商，暗中维持，弃浙江而留得人在。后日尚有可为。

10 名心致汤寿潜函

蛰老大鉴：今日见南皮师相，言尊电均已接到。始言分借款、办路为两事，尚不受亏，推论至一钟之久，乃谓绅商有不洽之处，京外各绅可具呈外、邮两部，陈白细情，以图补救云云。同时见者五人，有刘襄孙（燕翼）观察在列。南皮出语不着边际，且推宫保磐磐大才，风旨概可知矣。张彦云同年亦与言廷寄顾邦交而不甚俯察下情，南皮又多方推说，大致仍存国有之见。嗣往见定兴，侍言不应令邮部拆公司，以成官办之局。渠谓官办名耳，仍是保全公司之举，侍出廷寄与谈乃恍然，谓十四日之事，我本言须先商浙绅，诸友主见已定，且欲明发，我与改为廷寄云云。可知此老虽不倡言宪政，实有宪法之意，今已无如何矣。邮部、外部，岂能怜吾民生命者？南中人心，未知作何状？公与澄公身当其冲，难受自不待言，侍为此亦彻夜不寐，太息痛恨，而无挽救之策。北方不可一日与居，决计明日南来，溷迹市肆，不再与诸大夫相见。公上有老亲，万金之躯，须格外珍卫，不谈路事可也。手此。祇请大安。名心叩。九月十九日夜。

11 赵凤昌致张謇电

江宁谘议局张议长：密。顷闻江督明日到沪，其电奏内有市面吃紧，亲会商各国领事及本国绅商，妥筹办法等语。查此次源丰润倒闭，并未牵涉洋商，若骤与各领事开议，恐启列国干涉财政之渐，事关大局，并请公速劝江督万万不可向各国领事提商办法，以杜藉端而弭危机。如已行，请即电沪为要，望切勿提鄙人来电。惜阴。咸。（九月十五上午十一点发）

12 赵尔巽致赵凤昌电

久耳公名，亟思亲炙。东事需才，敬借尊衔，用光荐剡，荷蒙俞允。原折叙明礼聘来东，备谘要政，俟到任后再以蒲轮奉迓。尚希顾念大局，惠然肯来，感纫无极，谨先电商。尔巽。青。（四月初十九点到）

13 赵凤昌致叶葵初电

北京东督行辕叶葵初兄：次帅电示，惶悚不安，已据实电辞。弟孱病余生，十年不离沪一步，兄所深知，何以当时不为劝阻，殊负知交矣。昌。蒸。

又，电嘱苦于病躯，万不能遵。已辱荐章，复存欺饰，何以对次帅对知交？务求矜谅，感且益深。昌。真。

14 赵凤昌复赵尔巽电

北京东督行辕赵制台：钧电谦挹，惶悚万分。凤昌本无学识，加以二十年病体，近益衰慵，每值寒暑，怯不出户，更何能远涉府庭，辱承下问。公仁人也，必容方命之愆，俾获余生之赐，天日昭鉴，只字不欺，伏乞矜恕。凤昌叩。蒸。

15 叶葵初复赵凤昌电

次帅此举为公义，兼为东事，葵极钦佩，岂可劝阻。公难离沪，帅亦深知，但能蒲轮往来，从容借箸，于愿已足，请弗辞。葵。（四月十一下午二点到）

16 方还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上巳禊宴张园，得闻伟论，无任佩仰。国会上书，当端二举行，各省代表已集都门，效力如何，诚何敢必？亦只黾勉为之。同人组织《国民公报》，经济困难，以各代表名义本非等闲，而能力脆薄，大惧不克展布，外无以慰众人之望，内无以副初始之衷，关系大局，良非浅鲜。先生高义如云，倘蒙俯念，同人矢诚衔石，负重戴山，不忍令其忧伤憔悴，慨为募款，俾得报馆足以屹立京华，主张确当之舆论，鼓吹宪政之进行，声价隆隆，度越等伦，非第同人之幸、抑国民全体与有荣施。先生倘有意乎？前奉捐启十份，亮已察收，续奉收据及存根一册，肃函驰布，祇颂道安，弟方还顿。四月廿三日。

17 林淮琛致赵凤昌函

世叔大人赐鉴：敬禀者，本午趋叩台阶，饫领教诲，深用铭感。淮琛外游数年，潜心实学，虽幸免失坠，然识力肤浅，又雅不善阿附流俗，勉求自立。侪辈习尚亦辄有所格格，坐令年长而才愈疏，初志莫达，为先人羞。今业毕归来，熟察国内产业情状，怀疑为多，然当此之时，不能躬排万难，力任改良，为社会民生造福，而遇事先荷长者先辈加意指导，高谊诚无间。然而淮琛夙夜问心，何以为安也。此次之事终竟如何，虽未敢妄期，然长者关爱之情，流露于初次拜谒之余，已令小子感泣不能忘矣。季直年伯抵沪既无确期，只得遵命返宁静候消息。兹定明晨乘午前七点四十五分快车行，为时忙迫，不及叩辞长者而别，不胜恐悚之至。肃此奉闻，诸祈垂谅，恭叩大安。世愚侄林淮琛谨禀。闰月十三夕。

文字久旷，有不中程之处，乞为谅之，幸甚。

18 郑孝胥致萨镇冰电

汉口探投萨提督：日来排满之说，业已取销，改革政治，正在研究，请公暂息兵力，勿残同类，致为外人所轻，至恳。胥。

此电因不能发，特将原底托丹（麦）国领事转呈。

19 张謇致铁良函

川鄂事起，未及弥月，而四海响应，郡县土崩，九庙震惊，社壝且屋。自古及今，丧国未有若是之易者也。嗟乎！将军得不思其故乎。謇，汉人也。自甲午通籍，被先帝特达之知，亦尝思有以自效。既历戊戌、庚子之变，缙绅戮辱，忠直诛夷，海内人士，怨叹雷动。謇窃以为非改革政体，不足以系人心而回天命。又念人民知识，梏于累千百年之专制，仓卒无由以自振。乃与三数同志，谋师德、日之立宪。上朝下野，奔走陈说，冀幸万有一成之日。彼时将军以事驻节江宁，尝以译印之《日本宪法义解》赠之将军，将军必能忆之。方是之时，我之立宪，但求如日本耳，不敢遽望德，尤不敢望英。盖人民第激刺于外侮，恨政府外交之屡失而已。自先帝迭命大臣，络绎于欧洲，博考宪法，毅然下立宪之诏。海内人民，喁喁望治，若饥之向食而渴之赴饮。昊天不吊，哀动桥山。由是以来，政府之专已自逞，违拂民心，摧抑士论，其事乃屡见而不一见。于是人民希望之路绝，激烈之说得而乘之，而人人离畔矣。然謇于政府，虽屡有所陈而不用，而于先帝之知，固未忍忘。是以今年五月，被社会公推入都，复竭愚诚，进最后之忠告。即南旋以后，迄于鄂事发难，忠告亦何止一端。而寂然罔应，如水沃石。至于今日，人方嗤謇为愚，宁有余地可以容喙。比在江宁，亦为将军略言之。将军试思之，讵不然乎。往时读史，至于一代兴亡之际，未尝不研究其故，为之掩卷而增欷。若论今日，虽曰人事，然何以当是时而生是人，且参会焉。岂非天命终极，无从理诘者乎？今大事已矣，无可复言！顾謇，苏人也。以将军之忠耿，又尝辱有一日之雅，不得不为苏计，为公计，且为满计，愿终言之。世界进化，首重人道。人道之义，天理之公也。粤、鄂难作，其所借口二百六十年前之事也。后果根于前因，而荆州、太原复有循环相生之因果。其伤人道亦甚矣。今苏与满之因果，善之、恶之，在将军一人。为将军计，当计其大与长。一身之计小，满人全体之计大；一朝之计暂，满族休养生息之计长。北面再拜，仰药以殉，一身之计也。奋斗效死，使两族生灵涂炭于兵锋，一朝之忿也。将军才器，实为满望，皆无取此。为将军计，掷一身为沟渎小忠之事，毋宁纳全族于共和主义之中。为满人多留一恶感，而遗以同尽之大危，不如为满人多种一爱根，而使之易世而滋大。浙省宣布独立，汉、满要约，不相残害，已事可鉴。今苏亦一律宣布矣。使彼此相见不以干戈，生民之幸，两族之福，将军之所遗也。如其不然，亦将军遗之。以将军之明于事，岂愿残人道于不顾，以成己名乎？设虑汉人难信，有所犹豫，请亦仿浙例，声明要约。事机危迫，敢布区区。伏望审察，即赐还答。

20 熊希龄致赵凤昌函

竹君老兄大人阁下：时局风云，一变至此，中国转机，即在于是。所虑者，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均属响应，实未能有统一机关。存亡绝续之交，必须组织临时政府，方得外交团之承认(即如九月初九日赔款到期，英使向外部催款，外部推之南方，南方政府又未成立，将谁担任耶?)，倘旧政府已倾，而新政府未立，其间迟至一月，必生外交上之危险。弟昨到北京，探询度支部存款，只余三四十万(现在惟有请内帑，然闻内帑亦不多)，革军稍稍相持一两月，不待交战，亦必亡矣。然弟观革军亦有缺点，兵非久练，其力仍不及北方；加以财政支绌，市面吃紧，再无转机，彼此均困。长江既通，何以不鼓励贸易，经营税饷，此非筹统一财政之法不足以支持也。东三省本国家政府之附属品，有连带之影响，国家政府无论为新为旧，而东三省均视之以卜安危，倘旧政府已覆，新政府月余未立，东省即无词以抵制两强，殊危险也。弟等在此坐困，甚无聊赖，日内当设法南旋矣。匆泐，敬叩台安。弟希龄顿。九月廿一日。

21 江浙两省代表雷奋等致各省电

□□都督府公鉴：鄂省起义一月以来，各省响应，现在光复省分，已十有四，尚无结合办法。外交迫逼，对外举动急须统一。本日得沪各领事消息，列强有即日派兵规划之说。旧政府垂倾，新政府未立，益以向来国际关系，艰难万端，此时对付稍一不慎，便肇大祸。各省既设政府，应各派代表仿美国独立后第一、二次会议，速筹结合，即将来国体政体根本计议，亦有联络之道。而目下国际交涉尤为亟亟。联合之地，一时以上海为便，现由江苏、浙江两省共同发起临时国会，派奋等莅沪专候各省公议，并公推伍廷芳、温宗尧二君为临时外交代表，以便与外交团正式交涉，此事务恳公认。事机已迫，乞即日举员来会。倘所举之员未能即到，或先电致贵省在沪人士，加以贵处委任，令其暂行代理，俾得早日筹商，以维危局。乞赐电复，不胜迫切待命。通信处暂定上海西门江苏教育总会，并闻。江苏都督府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尔登叩。养。九月廿二日八点钟发。

武昌　南昌　福州　广州　长沙　云南　安庆　桂林　太原　贵阳　成都

西安　济南　天津　开封　奉天　吉林　齐齐哈尔　兰州　迪化

以上各省，如有都督府者，均并电都督府、谘议局；无都督府者，只电谘议局。

22 汤寿潜等致滇省及各省函

滇省、各省大都督府公鉴：海内苦专制久矣。自武汉义旗一麾，不一月全国响应，应天顺人，具有明证。侧闻各省之主旨，多以后此政体，专采共和，一洗苟且补苴之陋。寿潜等以为，臻人道之极致，跻治理于大同惟此，为将来世界公理一举而致之，不至革命之祸，有一再尝试之惨。万世一时，谅同胞无不表同情者。惟兹事体大，宜早熟图。今日天下汹汹，虽同激于义愤，而起事各不相谋，容或多立名目，头绪纷繁，此一都督，彼一司令，今虽势力较厚，后则观听将淆。为久远计，不能不虑。用是谬拟结合之前提，以国民开大会为组织之起点。寿潜等敬谨专函，并呈集会办法数条，伏乞派员莅会，诲示闳谟。亿兆之福，岂惟寿潜等所祷祀求之而已。专布，敬请大安。

23 汤寿潜致赵凤昌函

惜阴主人：奉书涕零。此次返杭，明知火坑，止以杭有旗城，可四五千丁。若一相搏杀，伤必相当，坐见万人将流血，乌能无动？且旧政府已倾，新政府未建，则吾曹同为无国之民，冀力与杭旗和平解决。凡旗城各处，均望风而下，是得免流血，又不止杭地。将大发挥人道主义，以震襮东西人之耳目。沪江天主堂主教，幸青阳时与雅故，可借渠以运法。法亦民主，能与美同时承认，他国宜不至为梗，庶中国从此不亡。镇江闻杭城下而下，否则徐军无退步，夹攻全没矣。明效已见，何物佥儿，煽惑军人，以报其私怨，堕我信用？精神之痛苦，胜于封割。嗟呼！惜阴，即使委推弟为大伯理玺，岂足以赎负人之罪哉？大局岌岌，公与诸老左右之，直得逍遥事外，颇妒之也。致菊公函抄尘大察。太夷常见否？专此，唯葆卫不尽。潜顿首。二十六日大早。

24 汤寿潜致张元济函

菊生先生兄：诵廿三、四两日手教，祗悉。联合会得我公为代表，浙有人矣。吾刚已任台州军政分府，领兵回郡，公从事独贤，力任艰巨，夫岂容已。弟窃有说，求外人承认，必令其信我有保护之能力。会在联合，不过一谈话机关，会员不过一都督之代表。所谓都督者，方处于风波中，未必全体拥戴。会议虽决，如该省不尽保护之力，该会无武装迫令如约，外人肯以身命财产托我乎？黎公能莅会，则为盟主，即可提议专件。此会在要求各国

承认，各省有不尽保护外人之责者，各省联兵讨之，似乎面子上较为好看，可望外人之就范。万一黎不能莅，不能不就近推一人以执牛耳。西林有威望而无领土，余则惟有苏督，而威望不逮。公其与诸公统盘筹之。抑又一说，此次大会，自必议及政体，合众共和，参用美国、瑞士之制，似无疑义，然查美国一换总统，并委任各员而亦更动，新旧未洽，即人民受亏，拟请议定换总统时，敕任官自随之而换，奏任官换不过半。委任各员，如无过误，意可不必更易，以期浃洽。美国多专家，若中国更无如许政党，足备换任。区区之愚，未必当于法理。第从事实推衍出之，惟明教焉。弟一身牺牲，妄拟将旗城和平解决，大发挥人道主义，冀各国视我程度略高，稍易承认。今为人所破坏，若临时竟不承认，则吾曹皆无国之民矣。伤哉，险哉！专复，惟伉俪葆卫不尽。小弟□顿。

再军政府编制名称，省各异称，自为风气，必生巨险。应请于大会定议，关于军政府对外府、军政分府之权限、称谓，划一办法，以免纷歧，似亦有益于大会也。请熟审之。弟又顿。

25　陈其美复唐文治等函

文治先生及诸位先生大鉴：来示敬悉，军务倥偬，稽稽裁答，无任歉疚。其美一书生耳，夙惧中国危亡，迫于呼吸，非从根本上解决，立宪前途必归泡影。不得已而出于破坏，薪胆数年，稍稍就绪，仗我祖黄帝之灵，武昌一战，海内从风。本军政府又命其美收回上海，诸君不谅，以沪军都督见推，辞不获命，只得勉为其难。受任以来，北伐南伐，力图进行，废食忘寝，日不暇给，故布置内政，暂时均责成民政部长，深蒙不弃，殷殷垂询，今请为诸公约略陈之：饷项为军事最重之点，除现由财政部筹济外，拟迅设中华银行，放募军用公债。前经归顺之各兵舰，已派专员毛仲芳管理，并照给兵饷，前刘道正在办理交涉之中。各关洋员，暂守中立，俟北京光复后，一体由我接管。江南制造局，旧时人员一无更动，至盘查军械，赶造新枪，均托民政长李君办理。电报沪局及电政总局，业已收归苏省。敉平后民政各事，自以由程都督统辖为宜。惟应今日之情势，驻沪各军不能不有所统摄，故敝处专注重于进取事宜。一面拟邀各省同志代表联合来沪，组织临时议会。久仰诸公学问政见，卓在人间，不妨借贵会为议事区所。胚胎共和，端资贤哲，伏维诸公，其共图之。军事旁午，书不尽言。仍恳随时见教，匡我不逮，其美幸甚。专肃。祗请公安。晚陈其美顿首。（二十三日）

26　张謇致赵凤昌函

闻张勋窜龙潭，民军由高资进击，此贼出，则我军可以兜剿，南京之下不远矣。宜预备

公推程都督移驻南京,趁此并宁苏为一;所有现在苏垣办事人一同前去,选添宁属人协同办事。下走亦必前往,以议会襄助,此意顷已再三与沈杨雷黄史诸君言之,仍祈公为力言,赞成鄙意,千叩万叩!各省宣慰使必出于蛰先。下走一面具辞,即为代表议和之地□□亦可抽出(为朋友计为大局计亦当如是),美与英亦有议和专使也。惜阴。啬叩。九月廿七日。

近分兵绕攻,南京分兵由轮运出下关。

27 章炳麟、程德全致赵凤昌函

敬启者:本会于开成立大会时,决议于驻会干事外增设特务干事,无定员,由参议会公推名望最著者任之,以维持会务,并力图发展。昨日由参议会公推执事担任斯职,谨此奉闻。再,同日参议会拟定政见讨论会办法,先由会员拟定政纲数则,由本会开参议会审定后,再由大会讨论公决。执事瞻言百里,必有达识宏论示厥周行者,敬俟德音,无任翘企。敬颂道祉。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章炳麟、程德全顿首。再,附致张、叶、庄三公函,乞加封代寄为祷。

28 洪述祖致赵凤昌密函

竹哥鉴:上月初在少川处,读吾哥密电。次日弟草一诏稿,托人转说前途,迄未有效。直至项城入京,方以此稿抄两份分途达之(少川之力)。项城甚为赞成,而难于启齿,不得已开少川之缺(非开缺不肯行),于廿七日入都商定办法。弟廿八日入都,廿八日少川自往晤老庆,反复言之。老庆亦读之声泪并下,然亦不能独断,允于次早决定。不料一夜之后(想必与载澧等密商矣),廿九早全局又翻,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云云。菊人、项城均力争不得,项城退直,焦急万分;少川代谋,即以此宗旨由项城奏请施行(约五日内可见),倘不允,即日辞职,以去就争之。事机千载一时,南中切勿松劲(惟到沪议政员殊难,其人以少川来,南中人愿否?乞密示)。手此密布,即请道安。敝寓天津宿纬路。弟述祖顿首。十月朔日。

29 □□函告张勋扣留津浦铁路局总办段书云情况

所长大人钧鉴:昨函谅达。今日姚叔平自沪来,未停留,即往浦镇,访工程师投函(函

系沈会办所发)。遂与偕往,探系何事。据云张勋到徐,向段总办假军饷二十万,段即请示,回电允拨十万,沈公到沪专为提款。孰知总、会办签字,银公司不付。此时段公左右做人难,督办责其不善部置,张勋非有钱不许渠行,民军谓其由铁路为张运兵,故三方面皆有烦言。此时段公在徐,已失其自由,欲行不得。铁路站系张把守,电报、邮政,亦张派人监察。虽段公私函,张先拆阅,总局所去之电,均不得达。程都督与段之委任状,香已设法案观。略云:津浦铁路虽系借用洋款,并无以路作抵之据,自应先将南段收回,总办段书云办事认真,仍令接充,遇事与会办瞿钧商酌办理等语。香恐将来段公有总办之名,恐不能独断独行矣。瞿在局云不干涉路政,系欺人语耳。闻工程司尚未承认,大约非与英领事交涉不可。浦口码头确为民军击毁一处,因张勋小轮停在该处,故击毁之。津浦小轮十一艘,扬州借去二艘,今日民军向借未允,俱送交工程师管理,庶务处因不能发电请示,故不敢负此责任。(下略)率泐。恭请钧安。香叩。廿四。品山先生乞代请安。

30 张謇致赵凤昌函

厚生闻已至沪,请属即来苏,即可住拙政园。全国农协联合会势不能于十月内开,请属量才登报,以兵事为辞,俟事定再开。闻《大陆报》有不满于民军设施之说,究竟如何?为念。竹老仁兄。謇顿。十月五日。

31 张謇致赵凤昌函

惜阴主人:钟山日内必有剧战,以人心、地势测之,当可即下。厚生来如所述,与西林书阅后交平书与之。所谓专使须得妥人。项电速入都讨论政体,自无去理,然不得不复,方当斟酌耳。寒咳甫平,不一一。啬庵。十月六日。

32 赵凤昌致天津唐绍仪电

大事计旦夕即定,公宜缓到任。如到任,宫廷闻警迁避时,公须对付各使,杜其狡谋,以保将来中国,同深叩祷。昌。(初六午发)

33 赵凤昌致德国梁敦彦电

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公切勿回京，宜在外力阻外兵来华，并设法藉他国阻止日本举动，以保将来中国。与公至交，据实密达。昌。（初六午发）

34 赵凤昌致梁敦彦电

闻□□向法、比借款，全国已反对，公切勿预闻。能暗中打破尤要。于公有关系，应密达。昌。（初十午发）

外部又接驻德梁使电称，内乱勿藉外援，改革宜求弭乱。如相持日久，恐洋债、赔款，均无着落，外人借端干预，南美各国前车可鉴。

以上北京专电。（此系剪报之件）

35 为革命军筹划三策（稿）

一、南方各省人民心理，注重共和，无非以德意志联邦政体为词。然德意志之帝为普鲁斯王，亦联邦中之一邦也。普鲁斯战胜法兰西，伟功强力，均可以统属各邦。今中国现在各省，应以何邦为普鲁斯乎？以地形论，则北京为中央；以汉、满、蒙、回、藏五种民族论，则汉人为多数，应以多数为普鲁斯。以现在功绩论，则湖广为高，应以湖广为普鲁斯。然仅属汉人之一部分，而其他又非中央，是联邦帝国亦一困难问题也。此议不决，势必南北相持，久则经济恐慌，民生困苦，外交必生绝大之危险。赔款到期不付，各国责之北京，北京不应，责之南方。各省又散而不能统一，万一列强藉为口实，以占据领土为质，岂非陷于瓜分之危险？此可虑者一也。

一、北京情状，本已朝不保夕，自袁入都后，人心渐定。而于外交上、军事上，袁尤占有优胜之势力。盖各国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个人，已与皇帝无异矣。北京第五、第六两镇，奉天第三、第二十两镇及第二混成协，均袁之旧部，一闻袁有内阁之信，率皆相持不动，故张绍曾、蓝天蔚归于失败。其影响之大，亦可见也。东三省既以外交之牵制，不能宣告独立，而山东、河南、直隶，又属袁之根据旧地、将来大势，必趋于袁之势力范围。万一袁将北京经营就绪，外债、外交均已得手，基础稍固，渐及于河南、山东、直隶三省，举兵南向，以与我革军相持，则彼此胜负未可决也。即使南方可以抵拒，亦将成南北分离之局，全

国领土势将缩小，南方人满，将何以为移殖之区域？此可虑者二也。

一、南方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察其内容，事权不一，意见不齐，有未能趋于统一之势。各处革军，又多新募之卒、未练之兵，恐难言战。故张勋以防营而顽抗于南京，长江之路为其所阻；北军由河南而直达于汉口，铁道之便乃其所长。时将冬令，北地严寒，南军不能长驱北向，彼已挟有天时之胜。近闻津浦铁道昼夜开工，此路一通，北军并可南援张勋，彼又将占地利之宜。袁自回京后，昌言南方各省军政府类皆竞争权利，彼此内讧，不久必溃，有轻藐南军之意，直若可以反手而平者。南方各省得此人心团结，实非易易。倘因势不统一，致败垂成，袁将收拿破仑之效果。此可虑者三也。

今为南人计，欲与北方相持，有极重要者三策。

一、业经宣告已独立之各省，宜商议组织临时政府（第一宜派外交人分赴各国运动承认），筹划全局。凡各省军政、财政互相联络，务使将长江一带布置完密，可守可战，为进规北方之计。

二、北方所恃者京汉铁道，转输军饷，甚为便利。苟非河南宣告独立，使北军有后顾之忧，则北京必不帖服。今京汉铁道守卫严密，河南又为北京重兵所制，不敢独立，必须有一奇兵直捣开封，方足助豫人之独立，而绝北京之后援。今以地形论，惟陕西、山东、江南三省有此能力。今由南方各省派员前往齐、秦各省，说明利害，使出奇兵以规河南，而江南则以江北新设军政府之兵由归德直指开封，中州不守，汉口北军不战而降矣。

三、北京财政恐慌，已达极点。自袁入京后，外债必可成立，饷械必可筹购，则彼有所恃而无恐矣。然封河在即，大沽不能行航，北军运输不便，所购军械势必由大连、青岛以达北京。今山东独立若不动摇，则青岛运械即可禁阻。东三省虽非完全独立，然能使山海关驻以重兵，严禁武器输入关内，则北军失其能力。而南方既擅长江河流之便，又占吴、粤、闽、浙海口之利，财政、武器，均可以为持久之计，北军虽多，无能为也。

以上三策，定为当务之急，公谓何如？速转告诸公，迅即筹划，勿使功亏一篑也。

36　胡元倓致赵凤昌函

今午至苏州，在季直先生处谈半日。公昨言项城谓张勋倔强一电来踪去迹，倓已深知。顷在子药处问及武汉事，子筠云武昌有来人，言北军克汉阳后，英国出来调停，嘱两方休战。不知确否？今午季直以为武昌亦失，太息良久，谓项城不克汉阳不足以自立，并克武昌实在可恶，与前电之意又不符云云。袁氏枭雄，本可令人莫测。今子筠所言既如此，我公或仍请原人以讹传讹，再电项城，嘱以人道主义，令其不可猛攻武昌，似亦一法，乞公熟筹之。今晚又闻安徽人言，德国又为北军办新枪三万余杆，关门探知，告知沪军政府，果于吴淞查出，举沈缦云为之交涉，此间买收，因议价未妥，此轮竟去，现派兵船二只往追，如不能截留，实贻害不浅。公有所闻否？倓拟明午后来公处一谈，并访秉公。何时得闲，乞示。此上竹君先生道安。元倓顿。初十夜十二时。

37 章太炎致赵凤昌密函

竹公左右：昨日议临时政府地点，迄无成议，主鄂者惟有下走，主金陵者惟有克强，而渔父斟酌其间，不能决论。今日所望，在临时政府从速发表，若如渔父圆活之说，又迁延无期矣。雪楼、蛰仙意亦主鄂，而皆唫口结舌，不敢坚持。盖雪处嫌疑之地，蛰则慎于发言，坐令议政府地点者，惟在一二革命党之口，此国人之耻耶？蛰仙私言，前已认武昌为政府，危而背之，于心有疚。此诚长者之言。然不敢当众发表，而独与下走私语，为之怏然。窃念曩日满政府虽孱弱寡谋，然遇有兵祸时，省城虽危急将陷，犹未以外府为省会，必待真正失守，乃移行省于他处。今吾侪之认政府，反不如满廷之认省会耶？以武昌为都城，以金陵为陪都，此今日正当办法，愿公大宣法语，以觉邦人。不然，仆辈所持，既与克强不合，终无决了之期；若曲循金陵之议，援鄂之心必懈，冒昧之策必生（谓大举北伐），其祸将不可解也。书此致意，敬问起居。章炳麟顿首。十三日。

38 章驾时致赵凤昌密函

竹君先生大人赐鉴：今日会场匆匆一叙，未畅所言，怅甚怅甚。明日午后二时，各省人员齐集味莼园开联合大会，请驾临为幸。各省代表诸君，亦甚望邀同齐来，俾得广聆教益，是为至盼。匆肃，敬请大安。章驾时顿首。十四日。

39 唐绍仪致赵凤昌电

唐露园转赵竹君兄鉴：洪文电悉。明日赴汉口开议，请公约同东南人望如张季老、汤蛰老赴汉会议为幸。嵩生未回。如有函电，由汉英领事转交。怡。巧。

40 张謇致唐绍仪电

北京袁内阁请转唐少翁鉴：竹老转示尊电，愧不敢当。伍君为黎代表，各省公认，但伍不能赴鄂讨论大局，亦以公来沪为宜。盼切。謇叩。篠。

41 胡瑛、王正廷致各省代表团函

转南京军政府、各省代表团、汤议长、代表会诸公鉴:廿一日,唐君绍仪至鄂,因伍先生未到,瑛等先以私人资格谒晤,告以伍电,唐欣然乐从。探其意旨,极欲平和了结。瑛等讨论,此行于我辈抱持之义大有希望。瑛等与唐即日赴沪,宁会选举,务乞稍缓。俟唐、伍会商后再举,必得美满结果。此事关系极重,乞诸公极力维持至叩。瑛、此[正]廷。印。

42 赵凤昌复唐绍仪电

汉口唐少川兄鉴:巧电悉。各省公举代表,有留沪者,有赴鄂者,赴鄂者亦已折回。伍秩老与张、汤二公均不能远行,公到汉无可与议,已由秩公电黎都督,请公径来沪上开议,甚为便利,必能招呼妥慎。昌。号。十月二十巳刻。

43[①]

昨过宁,知十八以后并无战事。沿途风景犹昔,但泊船时接客者少耳。每日所议,想有进步?舟中闷坐,有同聋瞽,赖王海翁高睨大谈,尚快人意。计明日可抵汉阳,容再奉书。啬公量翁均念,晤唐蔚翁乞致意,不另笺候。

44 张謇致赵凤昌函

午后拟六时半即至尊处,约翼之、厚生同谈昨未竟谈之事。候信卿来后即行,即扰兄晚饭如何?竹翁。謇。廿一日。

① 此件连在上封书信之后,无任何姓名出现。——编者

45 赵凤昌、庄蕴宽致汤寿潜电

蛰公大鉴:相别又一星期,惟君子日强为颂。此间以临时政府不日成立,筹划财政十分困难。昨黄君出示尊电,知所商一切,极承公与浙人合力赞成,弟等亦与程、张两公一再研求,总以密速应用为要。此时但借此为取信之用,由共和政府借押,即由共和政府筹还。苏、浙国民尽此名义上之心力,按之权利,仍可无丝毫损失。昨闻清政府在德、日两国所买军械,为数甚多。而此间筹备购用军器,亦在一千二三百万之多。据黄君言,已订明可先缴现银三分之一,其余只须临时政府重要人签字。大约政府一成立,现款必须趸交。弟昌以当日外部借款及浙人未认,中间轇轕未清,稍有踌躇,众意则以事态不可不从密速办理,用特商定(已与借主订明以路作抵,两方均系密办,俱不发表),切求我公主持,冒险进行,仍是稳著。第其时亦必有一契约,请黄、程诸公证明,以慰股东而重大局。至浙路仍应接造,尔时即由共和政府从募集公债内随时拨款应用,必可做到。弟昌、宽意见相同,渴望复允。唐绍仪日内抵鄂,此间已电嘱到沪开议。并闻。

再此举似未便开会。盖保国、保路,事有重轻,故书中一再注意"密速"二字。盖不如此,则内外皆恐有枝节也。唯明者必能喻之。弟等亦忝为股东之一小部。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固可断而知也。签此一字,唯公以宏毅出之。不胜翘跂。(十月廿一早兴业专发)

46 汤寿潜致赵凤昌电

浙路转赵竹君先生:议会今通过,潜可告无罪矣。潜。箇。

47 唐绍仪致赵凤昌函

克强兄今早由宁来,匆匆得晤片刻,未能研究各事。午后二时如得暇,当约克兄同来尊处,以便偕同我公暨熊、张二公同往雪老处。如何?乞即示复,此请竹君先生安。弟仪顿。

48 张謇等致庄蕴宽密函

庄思翁鉴：接粤都督胡复电开：养电悉。武昌亦请派员赴鄂，会商统一法，尊处是否另是一事，乞即示，俾派员莅会。又沪都督陈致各省漾电称：接湖北黎都督、镇江林都督专电，谓上海交通较便，组织机关用为开会之地，亟当照办，请各省公举代表，迅赴上海公开大会，议建临时政府，总持一切，以立国基而定大局云云。两电有异同，謇等意政府设鄂、议会设沪，请迅商鄂军确定办法，设法电示。如同意，请速派代表。謇等敬启。汉口美最时洋行王海航先生收。

49 国土寥廓种族不一与共和政体之问题

国土寥廓，最宜于共和分治。以理论证之，卢梭《民约论》谓，凡国土过大，则中央之支配力有鞭长莫及之虞，其势宜于分治。欧、美各国联邦共和之制，实本卢氏。以事实证之，美之国土广宽，不亚于中国，而共和之治最先，成绩最美，其明证也。种族之繁杂，莫过于瑞士之联邦，凡欧洲各国所有种族，瑞士殆皆有之，论者比为欧洲之缩图，然共和政体之固、政绩之良，而绝无涣散纷争之虑者，怵于外患而团体愈坚也。中国虽已包满、蒙、回、藏，而种族之繁已不如瑞士。且满、回土地已改行省，同化于内地，其能赞同共和，固无疑义。惟蒙、藏二族，此时尚当酌宜制治。然由此破禁止交通之旧律，利用宗教政策、殖民政策，使之以交通，新之以教育，十年以往，殆不难与今东奉、吉、黑、新诸省并辔而齐驱。美国亦有新州诸殖民地，何尝有碍于共和政治之进行也？

且保全领土，尤为今日南北所当同一协力、唯一无二之问题。列邦对我条约，皆以保全领土、机会均等为公认之前提，要知此后中国，即死生存亡于八字之中。中国近二十年来一切进化之动机，皆发起于东南，而赞成于西北。昔之推行新政，请求立宪，既已南北响应，一致而无疑。今若南主共和、而北张君主，意见不一，领土以分，外人公认保全，我乃自为破坏，生灵涂炭之余，继以外患，瓜分之祸，即在目前。此真全国汉、满、蒙、回、藏五族死生存亡之机，所望于会议诸君，熟察而深维之也。

筹措军饷议

现在各处所招之兵及团，如日后饷糈不继，恐其溃散，即为地方之害。目下下忙地丁钱粮、百货厘金，虽经蠲免，而江、浙起运漕粮，实可折价留支。本年固属荒歉，然以六成计

之，已得六十万石；以每石五元计之，已得三百万元。此款系地方之基本金，似应早日提议。

会议各问题之答案，国民程度与共和政体之问题

国民程度由一国之政治制造而成。国民程度，制造品也，政治则机器。有共和政治，然后有共和程度之国民。美、法革命，改建共和，皆为反抗压制事实之结果，非先有共和程度而为之也。美苦战八年而独立，而其组织合众国，亦独立后屡经会议，八年而成之，使其当日富有共和程度，不若是之困难矣。

英之国民，自治力最强；法之国民，自治力最弱，此政治学者之所知。然英犹君主，法则共和，谓英之国民程度不如美乎？其判决尚未可知。若乃并不如法，则非政治家之所敢言也。

观此可知共和政体与君主立宪政体，不以国民程度之高下为衡，而以国民能脱离君主政府与不能脱离君主政府为适宜之取决。英之保存君主，以当日国民革命，贵族与有力焉；日本之尊王，所以覆幕，皆国势事实上之问题，与国民程度无关也。是故国民未能脱离君主政府，只有立宪，请求共和不可得；既脱离君主政府，只有共和，号召君主立宪不可得，亦国势事实为之也。

拟定政见五条

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

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

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

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

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

目前所当研究之事

一、总机关宜如何组织。

一、一切建设，宜如何预备。

一、同人意见，宜如何发表。

一、已独立未独立各省，宜如何交通。

一、满洲政府如仍存在，宜如何应付。

一、北方军队如袁世凯、张绍曾等，宜如何联络。

拟宣布临时国会成立计划

一、电达驻京各公使，照会驻沪各领事，宣布临时国会成立，请其电达各国政府，要求承认。

一、登中西各报，宣告临时国会成立。

一、刊刻图记。

一、内部一切应如何布置。

一、提议各件应先行预备（除通告三条外，如国旗、正朔、财政之类）。

一、袁项城、张绍曾各处，应如何接洽。

电　　鄂

义军突起，全国向风，祝望共和，万心一致。鄂之艰卓，尤为全国归心，惟任责利分，造谋利合。□等现就消息灵通之地，组立全国会议团，办法大端，函请裁定，并盼迅派代表莅沪指导进行。

上海设立全国会议团。

确定设立处所：西门外方斜路江苏教育总会。

预备会费。

商定应办事宜，分别最要、次要，指定执行之人。

会议时间。

各路电报，审查中文各报，审查西文各报。

侦探本埠及各省及各有关系国之消息。

念三日会议结果

一、推定临时议会章程起草员二人：雷奋、孟森。

一、拟定请求各省都督府公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之电文，并公认上海为临时外交政府之所在地。

一、电达驻京各公使，照会驻沪各领事，并电旧政府派驻各国公使，宣布临时国会成立，请其电达或文达各国政府，要求承认。唐少川尚书在天津，可与北方外交团浃洽；梁崧生尚书在德国，并应电达。

会务附记

廿三日，到会签名单一纸。

廿四日，三都督府代表名单一纸。

议案四条一纸。

议会章程草案一纸。

以上四纸，交雷继兴先生明日赴代表会议。

又广东来电一通、福州来电一通（举林长民、潘训初代表）均交继兴。

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

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盼切盼切。集议方法及提议大纲如下：

甲、集议之方法

一、通告各省旧时谘议局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

一、通告各省现时都督府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

一、有两省以上代表到沪，即先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议。

乙、会议之要件

一、公认外交代表。

一、对于军事进行之联络方法。

一、对于清皇室之处置。

发起人

鄂	樊云门	皖	江易园	湘	宋渔父
闽	高梦旦	陕	于右任	粤	伍秩庸、温钦甫
晋		桂		赣	夏剑丞
黔	杨寿彤	苏	唐蔚之、张季直、赵竹君、庄思缄		
蜀	程雪楼	豫	王抟沙		
浙	汤寿潜、张鞠生、姚梧岗				

50 汤寿潜等都督及各省都督联合代表会致黄兴电

沪都督府送黄大元帅鉴：各省代表会议决，黄克强先生暂摄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兹派顾忠深君偕林、马二君来沪，面述一切，乞即移驾来宁，以便举行一切。寿潜、德全、其美及代表会。廿五，印。

51 伍廷芳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赐鉴：顷唐使来拜，已约明日两打钟在小菜场议事厅开议。全权文凭，乞明日午前掷下为祷。又黄公衔似可添代办大总统字样，祈酌裁为盼！即请道安。弟廷芳顿首。廿七晚。

52 各省代表团致黄兴电

程都督转黄克强先生鉴：先生以黎公起义，天下归心，坚辞大元帅之任，而推戴黎公，谦德众所共佩。惟黎公既不能离鄂来宁，临时政府亟待组织，应仍请先生速即莅宁视事，无任盼祷。各省代表团公叩。东。印。

53 岑春煊致赵凤昌函

昨夜上一函，想已邀览。刻将电稿再加斟酌送上，祈察阅教正。如此加一二句，语气较为切实动听。昨稿如尚未发，请费神以此稿译发为叩。此请竹君先生大人道安。弟煊顿，即刻。

54 张謇致袁世凯电

窃谓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在鄂及北方军队中，诚鲜通达世界大势之人；然如段芝泉辈，必皆受公指挥。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预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执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必畀公与庆邸为留守；公即可担任保护，遣禁卫军护送出避热河，而大事可定矣。所拟办法如下，公如以为可行，须请密电段芝泉等。謇默观大势，失此时会，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幸公图之。亟盼电复。謇。

55 名心致张謇、赵凤昌函

尽其义不居其名。如必强迫，徒碍大局，千万转达。道邻必到，我去也。直、竹公。弟名心顿。初十大早。

56 □□致赵凤昌函

闻正金、三井之日人为华买办言，日、俄、美、德因逊位无实，求欲以强力主张君主立宪云云。走言逊位不远，如何？言者云，果如此，则日人亦言，如逊位速，则无从干预。既有所闻，特以奉告。令人着急无似！

57 南华录寄马相伯政见函

惜阴主人惠鉴：别后于晚二时乘轮，顷已过澄江，近北固矣。想诸公犹在总会商进行之事，恨不与闻之。船中得王、吴招呼，至为关切，请释注怀。弟有愿商榷者二端，并昨在马先生处所录，寄奉公择。此书到时，计六岁傀儡已下堂，张勋首已离处矣。南华上言。廿三下午七时。啬公同候，梧冈行否？

马相伯先生说：

一、先集热心国士开国会(无薪资),共举临时总统(所不以华盛顿为法者,天下共殛之)。

一、假定政府既成立,即派专使要求列强承认,并宣布清政府僭权僭位。一面磋商赔款及借款。

财政

一、改换田地新契(约田一亩纳资五角,基地一元,坟不愿迁移者若干元)。

二、房税,消耗品税,自由印花税(无则不理词讼)。

三、盐仿外国法就灶征收,提倡大灶商改良煎法,虽二万万可操券。

军国民政策

一、学堂均有兵操。

二、人民均有团操。

三、男子当兵义务须一年。

四、最要者,自由制造军械,有能仿造者赏。外国有官厂而不废民厂,防漏卮也。近为中华最大漏卮。

宪纲

人道自由主义,各国所同。

藏多沙金,英人目的在此,须多用西教士往化其俗,以抵制英人,蒙伊①亦然(沙金畜牧与藏同,万不可弃,办法相同)。国民银行(听各国入股一半,半以留让华人)。

一、临时国会已电各省对于清政府前派之各国公使,应酌定通告,当与伍总长、温先生详议之。

一、现在德、美、日均有保护清皇室之成议,鄙意与其由他国出头,不如由我自行保护。如有妥善之法,急应宣布。

58 驻沪洋商团致袁内阁及奕劻、载沣建议七条译文稿

北京袁宫太保鉴:鄂密。上海洋商团电致内阁及庆、醇邸条议七条,今译汉文如下:

第一款:现在中央及西南各省,清廷之权力已成无效。且中国之大部分,该廷应按照条约所载,担任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者,业已失此地位,而不能尽保护之责。

第二款:纵有省分尚未显违清廷命令,但其所派代表到上海者,亦自认有权赞成共和政体。

第三款:现在乱事延长,中外商人同受影响。商务阻碍,华洋商一切合同,将归无效。华洋生命财产,不能保护。戕劫各案,屡次发现,因地方无相当保护之力,竟致匪类及不法

① 似应为蒙古,或蒙古、伊犁之意。——编者

人等目无法纪。

第四款：君主立宪与共和两党，因召集国会公决政体，彼此意见相背如此之远，非一时能以解释现在之事端。

第五款：除非彼此互商，暂设一临时政府，不能平息战端。

第六款：此项临时政府，按现在全国人民大部分之思想以共和为目的，且既声明反对专制政体，总须能偿其所愿望。

第七款：本埠洋商商会各董事，将以意见陈请庆亲王暨前摄政王，迅速转致宫廷并各皇族，立刻设法俯顺舆情，俾地方渐复秩序，专候召集国会决定政体，以保治安。并请民军领袖和平体察，商议一切，以保中国完全治安为前途最大之目的云。

驻沪洋商团公启

59 张謇致袁世凯电

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秩序不安宁，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孙中山亦已宣言，大局一定即当退位。北方军队因此怀疑，实未深思苦衷。若不推诚布公，急求融洽之方，恐南北相持，将兆分裂，大非汉族之福，心窃痛之。

国民会议解决政体，既双方承认，所须磋商者，止开会手续及地点耳。若因是再肇战祸，大局何堪设想！謇前曾以第三者自任，今危象已露，不容坐视。现以纱厂事，拟亲自赴鄂，借与段芝泉密商。一则表示南方设立政府，绝无拥护权利之思；一则酌拟国民会议办法数条，请其与黎元洪双方结约，作为南北军人之公意，各自电请政府照办。意既出于军人，设南北政府不允照行，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如是则南北政府得以军人为借口，可免许多为难。此事与敬舆密议数次而定，公如以为可行，请一面迅速电复，一面密告芝泉，俾可放胆为之。倘公不以为然，亦请明晰电示，謇亦不便再问。但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耳。所拟办法，大意如下：一、开会地点在汉口；二、议员由各省谘议局或省议会公举；三、各省议员人数暨票数，旧查人口之多寡为比例；四、蒙古即派在京王公，西藏或派北京雍和宫喇嘛，或五台山之呼图克图，或章嘉佛；五、开会期至迟不得逾一月；六、多数决定政体后，两方即须照行，蒙藏亦不得翻悔；七、政体决定共和，即另举总统。以上各条，皆极公允。望请酌核速复。千万秘密！切盼。謇。

60 □□致赵凤昌函

孙、黄二君见昨函后作何计划？顷见报载：陈景涛任财政。此则于亟需借债以供新政府之问题，适为正当办法矣。华洋义赈会又来以工赈治淮事相嬲，置答甚难；救旧扶新，同

时并举，而财力不副，如何如何！论表示新政府之爱民，则此事亦未可竟置不理。林、徐闻近又相猜，昨说亦一机会。南京昨有他象否？上侃叔讯送览，要处已○△；兄同意则加○，不同意则加△，或另志其要处。惜阴。知叩。十一。

61 汪精卫致黄兴函

克兄鉴：晤端吾兄筹商一切，慰甚。关于此事，肯尽心竭力而为之者，寥寥数人耳。非诚果而坚毅者，必不肯为此委曲艰钝之事也。静生去后，弟颇有踽踽凉凉之感。今得端吾兄相助，感何可言？静生今在津，关于此事，可为枢纽。惟必须小费以助之，此事端吾可面述。如兄能拨款数千交弟，当即设法汇去，其他一切，弟与端吾兄筹商，随时函告。端兄往来南京、上海间，专为此事和平解决，舍此更无他策也。此上，即请大安。弟兆铭再拜。元月十四日。

62 内阁传达隆裕太后诏谕电

初九日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内阁代递唐绍仪电奏，民军代表伍廷芳坚称，人民志愿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等语。此次武昌变起，朝廷俯从资政院之请，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告庙宣誓。原冀早息干戈，与国民同享和平之福。徒以大信未孚，政争迭起。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谘询，皆无异词，著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法妥拟，协定施行，克期召集国会，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以奠群生而弭大难。予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收之，原以一人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皇帝缵承大统，甫在冲龄，予更何忍涂炭生灵，贻害全国；但期会议所决，以国利民福为归，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愿我爱国军民各秉至公，共谋大计。予实有厚望焉。钦此。请钦遵查照，盖用御宝。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署名。

63 程大业复张、汤、伍电

唐绍仪君转呈张、汤、伍诸君鉴：电悉。共和在即，大业率同众侨商顶祝欢迎。联蒙一事，尚容缓图，遇机无不竭力经营，细情函详。恰克图商务总会会长程大业总叩。

64 袁世凯致唐绍仪等电

探投唐少川先生。湘。转伍秩翁、张季翁同鉴:现天下糜烂,经济困难。将来抚民治军,头绪万端。而外蒙问题,尤难措手,断非凯衰病之躯所能料理。共和之议已达目的,凯得勉尽义务,爱我者适足相害,务祈三公切商中山,仍以利国福民为念,始终其事,勿弃前功。凯俟接代有人,仍返洹上,务我农业,皆三公之大赐也。感且不朽。袁世凯。铣。二。

65 袁世凯复赵凤昌电

支电悉。国会一议,洵为要策。但事关国体,必须上下承认,非凯一人所得擅断。现正与皇族商办,急切未易定议。凯。微。

66 袁世凯复张謇电

张季直大人:鄂鱼电悉。国会公决,系朝廷存亡关键,须请皇宗同意,非行政官所能擅专。极多困难,连日协商,渐有头绪,已迭电少川矣。凯。阳。第一电。

67 谭延闿复赵凤昌函

惜阴先生左右:前承枉顾,久不报谒,罪甚。顷奉手示,敬悉忧国之忱,感颂不已。承示电文,已送西林处矣。秉公前有电主张联邦,盖亦欲借此解决时局。惟主战之声甚高,一切恐谈不到,为可惜耳。专复,敬请年安,余容面罄。弟谭延闿启。二月八日。

68 孙文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执事:民国初基,余膻未洗,万方多故,正待经营。文以薄质,谬承重任,思力

未精，从脞堪虞，非有硕彦相为扶持，惧负国人推选之意。素审执事器识宏通，体用兼备，拟藉高远之识，以为切磋之资，敢奉屈为枢密顾问。执事智珠在握，天下为心，想当慨然惠顾，共济前途，临楮驰心，毋任伫盼。即颂兴居，惟希炤察。孙文谨肃。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九日。

69 赵凤昌□□□复孙文函

昨奉手书，回环□诵，具仰虚怀若谷，不弃刍荛。□等学殖荒落，识短才庸，谬承奖饰，益用汗颜。窃维我公数十年困苦艰难，为四万万同胞力图乐利，□等亦国民之一分子，即无责任，犹当殚竭智虑，以赞高深。惟是枢密为最高机关，必须学识闳通，德望优裕，方足以副谘询。□等何人，敢膺斯选。矧昌体弱多病，久在洞鉴之中。顾问一席，万不敢当。但此后遇有重大事件，苟有所知，无不据实直陈，以为泰山土壤之助。区区之愚。想荷原鉴。专此肃复，敬叩公安。□□□□□□□谨启。

70 赵尔巽复张、汤、熊、二陈电

来电所云，稍有国家思想者无不知之。东省其势不同，千回百折，始归一致，即传闻之异辞，可知波之起伏矣。公等求仁得仁，然去岸尚远，望速谋统一，勿谓天下已治已安也。巽。（旧历元日到）

71 张作霖复熊希龄电

熊秉三鉴：肃、泽均不在奉。谣传勿信。弟亦有国家思想者，不至轻于一掷也。作霖。（旧历元日到）

72 张元济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有道：久未晤谈，伏想起居安善为颂。我公奔走国事，贯彻始终，实堪钦佩。弟匿迹阛阓，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实做一贱大丈夫，公得毋不屑教诲否？敝馆搜集新国名

人影片刊印发行,独缺季直,殊以为憾。想尊处当必有之,敢乞借用,决不损失也(如亦无之,拟求代乞一幅,弟与通函,久无复信矣)。敬颂台安。弟张元济顿。正月廿四日。

73 赵凤昌等致汪精卫电

南京陆军总长黄速转汪精卫君鉴:维密。内阁不速成立,危险万状,其原皆在陆部一席不决。南军队所主张,北方亦有万难。现内乱外交,均极纷逼,倘再迟延,必致不测。万不得已,仍当以克就参谋为调和计。弟昌前日又函致克切述之,现尚未决。乞兄向柏、洪等痛切陈说利害,令勿固执,并告克须力戒将士,共晓此意,以救危局。涕泣叩祷。□昌□仁。

74 统一党致赵凤昌函

敬启者:本党于三月五日在本部开职员全体会,公推台驾为基金监〈事〉。执事规模恢闳,同人素仰,务望即日就职,俾益全局,不胜祷盼之至。匆此,即颂大安。不具。统一党理事同顿。三月五日。

75 统一党致赵凤昌函

敬启者:本党照章应设参事若干员,由职员会公推名望素著者任之,以襄佐理事、纲维本党要务,党有大疑,即当咨决。昨开职员会,以执事精研政术,弁冕时贤,公同推举肩任斯职。谨具尺素奉闻,尚希随事指示,至为企祷,并颂大安。统一党本部启。

76 林述庆致赵凤昌函

述庆愚不肖,它事不敢知,惟一念敬贤之心未尝少懈。前者江宁之役,述庆以一武夫卤莽从事其间,混得虚名,蒙先生寄声郑重,以此感激,恒不去心。嗣有人从中播弄,冀便其私,甚至百计网罗于四方上下,务陷述庆于死地。彼时述庆心虽知之,然内省此心实洁白无它,以为即为人所陷以死亦适达所志。盖私计以述庆一身横当江北,实于大局有益,

非有所恋恋也。乃力薄能鲜，无德自将，途穷泪尽，始翻然而退。至上海时欲一拜清光，藉陈衷曲，逡巡次且不敢遽前，返止后深藏退避，绝未见人。顷间偶探头，闻民国消息，适北军之变见告，北军为袁公多年所练，尚有此失，南军素未统一，隐患岂复堪言。默揣前途，心焉如捣。今日之大患在人心各趋于自私自利，以为乘此纷扰占一位置，即可享无穷福利，致是非黑白混淆，莫可究诘，此大非共和初基之幸。先生领袖名流，一言之出，必有风行草偃之者。幸望有以潜移而默化之。蛰处倭屋，持笔而与当世名贤论列是非，自笑殊觉不伦。然本于敬贤之一念，以寄景仰之忱，想亦贤者所不罪也。答教之施则非所敢望也。干冒死罪，死罪。上竹君先生道安。林述庆上，三月十二日。

再先生成事不欲居名，庆前此屡违雅意，罪甚，罪甚。此书之上，实寄钦慕，非有它也，幸察之。

附记与克强辞职语，亦足知当时情况。

庆知徐宝山大盗必不足恃，思以至诚陶化之，免致将来糜烂一方。今既为人所遏，不得行，浦口有柏文蔚足以了之，且和议必有成效，实无所用此总司令为。至外人谓我为妒功、为嫉能、为野心、为暴躁、为争位置，庆皆不暇与之辩。惟公款一层是不能不为剖白。辩此亦甚易，公无论疑我不疑我，请公必专员稽查其出入账目是否切合，再密为查察，则事可水落石出矣。又总司令一席，实无益事实，虚糜公帑，公无论许否取销，庆必解敬之。

77　张謇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大鉴：叠函均悉。前以黎都督及夏民政长推举宪法起草员未就，复函谓宪法为民国根本问题，各国编纂宪法之先，多由二三学者以私家之著述，征全国之蕲向，以备国会正式起草员之取材。若由政府推举起草员，转易激成意见，辞不就举。顷黎、夏来函，亦有拟征集海上学者之著述，以供全国之研究等语，此事前与程、应二公曾面约章君行严、杨君补堂专为之，并经任款。不知近日作何结束？鄙意黎、夏之意未可搁置，拟请章君迅续前约，或更约一二学识兼优者共成此稿，借供全国之指针。时日迫促，未可再缓，不知章君意为何如？拟请先生代达以询。此虽闲中之著，然老子所谓“当其无，有车之用”者也。尊意如何？即希见复。专请大安！謇白。三月十六日。

78　袁世凯复赵凤昌电

赵竹君先生鉴：电悉。谦德遐心，弥深渴想，仍乞关怀大局，时惠好音，则拜赐多矣。世凯。盐。（四月十五发十六到）

79 黄兴致赵凤昌、熊希龄电

赵竹君、熊秉三两先生鉴:函悉。刘君之洁学问历练,素所钦佩。光复之时,勋劳卓著。前经委充陆军部高等顾问,正欲借重鸿才,密参机要,雪老拟以军事相托,可谓得人。已电致雪老赞同矣。谨复。黄兴。效。(南京四月十九日)

80 □□□致黄兴函

克强先生阁下:敬启者,昨见报载南北统一政府成立后公将高隐,犹冀其属于谣传也,未之敢信。继复闻于渔父,谓公去志甚坚。绕室旁皇,不释者屡日。窃维我公淡泊明志,昭若天日,今因大局已定,归隐林泉,愧末俗而励群杰,凡属通人,未尝不谅我公之苦心。然非其时也,各省纷纷,尚未统一;南北疑虑,尚未尽除。军队之复杂,党派之纷歧,无一不须调和,即无一不须计画,而其关系则在公身,公一举足而安危判焉。

不独内忧也。民国成立,列强既未承认,借款亦未妥贴。北俄东日,野心勃勃,无时不思蹈隙乘暇,以冀我南北之不统一。观于昨日《民立报》所载:日本加入四国借款团,有要求不准各国投资福建,并将去年前清借款合同内,删除满洲租税抵押及在满洲发达实业之条,即可见日人之处心积虑,并不以巩固国家待我也。外患如此,我国诸杰群策群力尚不能必其治安,何况互相引去,致使功亏一篑、得而复失乎?夫使公等果忍心如此,则何如当时不主革命,犹可以旧机关苟延旦夕,吾人尚有国土之凭藉也。今者天下未定,人心未安,万一有不逞者因公之去,复致扰乱秩序,甚或酿成交涉,使民国成不了之局,知公者尚为公惜;不知者则反有疑于公,以为公咎。则公一行血诚,将何以揭示于天下后世耶?

昨又有人谓公此次引退,实因报纸误攻南京政府,冀避权利之嫌,以明纯洁之志,弟尤不以为然也。公前在沪力主革命期短之说,并屡见北方代表,与袁总统密通消息,其苦心孤诣,无非欲保全中国完善领土,吾人在局中者,莫不深悉我公之磊落光明,毫无自私自利之见,即质之鬼神而无疑也。使公当时稍有成心,试问和议之局能如是之速耶?惟是时世风云变幻莫测,一发千钧,稍纵即逝。去年之元帅就职,因迟疑而致误;今年之建都问题,又以相持而生变。已往之事,公所经验,前后参观,即可为鉴。现在革命青年血气奋勇,一时误会遂忘利害,往往以善因而得恶果,以小事而酿大患,惟恃公等消弭未然,以诚相感。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苟利国家,无论若何为难,我公尚当屈己伸群,以顾大局,乌可再有蹉跎耶?

侧闻南北军队已及百万,支配编制,重在规画。参谋部为陆军最高机关,对内对外皆须有深远之政策。南北军人群以推公,弟虽知我公之高洁,然为时势困难起见,亦不得不

奉劝我公屈就此席，以系人望而靖人心。务望牺牲一己之高尚，以求共和基础之稳固，使弟等得享升平，免为犹太，受公之赐，岂有涯涘。区区愚忱，想荷察纳，临颖不尽依依，并颂台祺。弟□□□。

81 程德全致伍廷芳等电

伍秩庸、赵竹君、王采臣先生鉴：前拟并设政见商榷会，期以融洽意见，消弭党祸，经以简章送奉察阅，荷蒙赞同发起，至为钦佩。兹已赁定本会事务所于上海江西路，整理就绪。拟订本月二十七号开发起人会，为本会成立之期。敝处即派应德闳君赴沪代表，务望我公届期莅会，指示一切为盼。程德全。哿。（苏州五月二十日）

82 赵凤昌致熊希龄电

北京理财熊总长：南密。公独为其难，念甚。闻内阁摇动，公与唐有意见，想均不确。律师访有英人德雷斯，向与银团无关系，曾任法官，精法律条约；由严饴庭私询，拟订一月，每日费一百两，舟车旅馆另开支，全包每日加五十两，订定后三四日行拟订合同，言明主办何事，他事亦不另酬，严可陪送，候酌。再，统一借款，请向王揖唐兄收。昌敬。（五月廿四日发）

83 袁世凯致赵凤昌、汤寿潜电

赵竹君、汤蛰仙两先生鉴：国基甫定，凯以棉薄谬荷公推，夙夜兢兢，深惧始谋弗臧，无以范垂久远。倘非大雅宏达匡其不逮，何以广集众思，裨补阙漏。兹敬屈先生为顾问，以资矜式而备谘询，庶几勉策进行，幸无陨越。伏望念国步之艰难，不以肥遁而忘天下，非凯一人之幸，海内同胞实共赖之。临风延伫，敬迓高车。袁世凯。青。

84 赵凤昌复袁世凯电

袁大总统鉴：青电敬悉。辱加奖饰，至为感悚。民国新立，五族一家，实大总统之苦心

组织。吕得列公民已属幸福，乃荷不遗葑菲。昌顾何人，敢膺斯席。且近年来衰庸多病，未离申沪，有违台召，愧歉良深。谨电恳辞，想蒙鉴纳。惟祝大总统励精图治，巩固共和，受赐多矣。凤吕叩。

85 赵凤昌致杨廷栋电

北京前门内西城根石桥别业杨翼之兄：苏密。函悉。近闻冲突益甚，事实争持国之福，党派相轧国之祸，情形危险，公能从中和解，大局之幸。并乞速代弟密致少川、遁初、孑民、正庭［廷］、秉三诸先生，切勿遽言辞职，摇动观听，外氛甚恶，万勿为两邻利用。民国初萌，竟为党祸摧折，实所痛心。昌。宥。（五月廿六日发）

86 赵凤昌复熊希龄电

北京理财总长：南密。有、宥、感、俭电悉。借款受击意中事，久必白，祈镇定勿摇大局。国民攻击专对银团，现已密筹。俭电当照达律师，如订望查。弟敬电所议一切，及合同何人出名，须何日来京，均候电复。昌。艳。（八十字五月廿九下午二时发）

87 熊希龄致赵凤昌电

赵竹君：南密。此间外交风云日亟，两邻尤不可测，派人煽动，均有确据。而内顾则党见日深，无可避免。唐总理因王芝祥督直，于总统意见两歧，昨于十五早晨不辞而行，租居天津□界。总统特派梁燕孙、段芝泉前往劝驾，坚不肯回。现因人心摇动，秩序不可保，此事非得黄克强迅速入都不准［足］以解铃。弟虽因借款事与克强口角，然深知彼之肫诚爱国，必能顾大局也。望公设法敦劝为荷。希龄。洽。（六月十八到）

88 赵凤昌致熊希龄电

北京。急。理财熊总长：南铣电悉。即会议先由总商会电英、法、美、德政府，措词极妥，译英文已发。电费共三千三百余元，望速电中国银行，日内照付为盼。闻银团昨已交

三兆，确否并示。昌。啸。（七十二字六月十八日）

89 赵凤昌致熊希龄电

洽电悉。克强已电劝少川。近闻公与少川有隙，弟虽不信，亦颇滋疑。共和党中官僚派向好挤人，公必不为然，望表示以息浮议。少川于和议及合并，保全生灵，力全大局，功岂可没。今至避嫌出京，追想前尘，不禁泪下。借款事公切勿独肩，必求国院同意，尤望以诚感人。一切实情乞电示，以慰病友。昌。号。（一百廿六字六月二十号下午四点发）

90 熊希龄通电

赵竹君暨各报馆、各省都督均鉴：顷得竹兄号电，内称近闻公与少川有隙，弟虽不信，亦颇滋疑。今少川避嫌出京，望表示以息浮议等语，阅之不胜骇异。希龄到京后，与唐总理同事，并无丝毫意见，即与各国务员亦均和衷共济。嗣因党报互攻，龄乃委曲求全，商之唐、宋，谓不如大众脱党，以示大公，唐意不以为然。迨至攻击剧烈时，龄不得已登报宣布，谓借款实龄一人之咎，与唐总理、胡总长无干，冀以解内阁摇动之危也。黄克强反对借款电到，龄即自劾辞职，唐总理再三挽留。彼此颇有争论，在所不免，事后仍复如常。及直督问题发现，总理与总统各执一见，龄尚从中调停，并于会议时拟请王芝祥君担任国务。唐总理坚执不肯通融，卒因此仓猝赴津。外间不察，乃诬及龄，谓为排挤。龄一生庸愚，无所表见，惟关于个人私德，则持守甚严，从未为此倾轧播弄、蹈权利小人之弊习。何况国家值此危险，岂肯徇挟私见，贻误国是，甘为民国罪人？丈夫作事，磊落光明，若妒嫉排挤，是妾妇之行也。龄苟有此，狗彘不若。兹特公布天下，请公等转询唐总理及各国务员，证明希龄此言是否确实，有无虚饰，即足以见龄之为人矣。总理既退，解职在即，关系平生，用特奉告。财政部总长熊希龄。养。（北京六月廿三到）

91 张謇、赵凤昌致熊希龄电

闻公因愤时，屡以电文发泄。雪老非反对借款者，公与电亦有锋芒，徒启恶感。危行言逊，况在今日。恃爱密闻。謇、昌。宥。

顷晤孙、黄诸君，皆主责任政党内阁，于城北极诋之。昨述杨电，想达。昌附陈。（八十三字六月廿六日）

92 黄兴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大鉴:连奉手札,敬悉一切。先生深惧外债之速亡,又虑巨款一时难集,乃欲以取销末一条,权借此款为一时补救方法,用心至为委曲,殊极钦佩。惟垫款合同及监视章程各条,损失权力甚巨,外人诡计百端,倘我求之愈急,彼必要挟愈甚。原约所订稽核时期,不过掩耳盗铃之计划,当事者已受其愚弄,将来再借巨款,彼援案迫胁,我更无法对付。兴所为极力主张毁约者,正以国权损失,实无短期、长期之区别,匪独末一条断难忍受也。各省分借小款办法,前数日已电达中央。来示所云,允为至论。兴以为此时国内欲骤集多数现金,虽非易易,然除分借小款外,仍可速发不兑换券,以资接济。一面劝募国民捐作为预备金,于经济上实无恐慌,并由各省筹设国民银行及银公司,以维持政府永久岁费,于完全筹划,亦甚稳固。况各省协助中央,湘、蜀已首先倡办,若由大总统下一命令,他省亦必不甘居人后,则现时过渡,更无危险矣。其他如整顿地契税,实行盐专卖,岁入益可增加,将来何至有破产之患。乃当事者绝不为徙薪曲突之谋,而专走饮鸩止渴之死路,殊可叹也。我公明达,素抱爱国热忱,辱承殷殷见教,聊布下悃,惟谅鉴是幸。敬请伟安,不备。黄兴顿。六月十日。

再,弟不日即可来沪面陈一切,宁事已布置妥洽。雪老来,断无他虑,请纾廑念。昨夜偶伤右手食指,谨以左手代书。又叩。

93 赵凤昌致杨廷栋电

北京石桥别业杨翼翁:苏密。函悉。目前内阁仍以合集为是,唐不回京,陆对外相宜,似可真除。各总长必仍留以维现状,段不宜总理,城北尤万不宜,均足惹猜嫌,决非大局之幸,并致秉三兄。昌。敬。(六月廿四日下午发)

94 赵凤昌致熊希龄电

急。北京理财熊总长:南密。王督办感电早达,所陈宁、扬饷数及沪军办法,此老至诚动人,计划必能办到。早裁一日,省费一日。若来款断续,只应付欠饷,于裁留计划无益。昨王君偕宁、镇军长诸君来谈甚悉,望公速为筹汇,并乞先复一电。至盼。昌。冬。(九十五字七月初二日上午九点半发)

95 章士钊复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左右：昨示奉悉，电当拟好拍去，兹将原稿抄呈台览。复请大安。士钊顿。六月廿五日。

96 章士钊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左右：久仰宏识，未承教诲，颇以为歉。明晚七时拟约先生移玉敝寓一谈，并随意晚餐，此意已托胡子靖兄代达。先生不以为冒昧而惠临焉，最所望也。手请大安。章士钊顿。七月四日。

97 章士钊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左右：经武赠弟白马一匹，弟不料彼今日牵至弟寓，弟仓卒无备，拟寄在先生处马槽喂一二日，再作处置。顷间由电话说不清晰，特此函陈，琐琐奉渎，万望见谅。手请大安。士钊顿。十五日。

98 章士钊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左右：今日热不可耐，先生如能外出，甚盼即相过一谈，并随意晚餐。幼岚先生即北行，彼亦在座，或有切中时事之谈资也。手请晚安。士钊顿。十八日。

99 王芝祥致熊希龄电

北京财政部熊总长鉴：密。冬电悉。此次拨款，大部竭力筹画，维持大局，至佩。惟款项匀拨，仅能补发欠饷。三月以来，饷项未发，南军幸无滋扰，已属难得，若再迁延，实多可

虑。祥此次南来，实出我公所举，大总统而允由大部筹拨的款，以迅速蒇事为嘱。我公来电令祥赴宁，惟无款则无从规画。如大部一时无的款可拨，只得请大总统另委贤能，免负我公知人之哲。亟盼复示，至祷。王芝祥叩。（七月初六日上午八点发）

100 唐绍仪致赵凤昌电

电局转赵竹君先生：电感悉。贱恙稍能就道即南行，良晤匪遥，余面罄。仪。真。（天津七月十一到）

101 应德闳致张謇密电

南通州师范学校飞送张四先生：苏密。宁饷万急，罗掘俱穷，日内亟须凑发伙食等项。前存沪商会大生股票五十万元，已赎回股息四万余两，即乞先行核发救急。望前汇沪，一面补文备案，并盼公即日来沪面商要端。闳叩。昌代。元。（七月十三下午六点发）

102 赵凤昌致熊希龄电

北京理财熊总长：南密。文电借函已无效，甚慰。弟病暑杜门。克强来述中山铁路借债，亦国有之说，国家银行自不能交外人管理，皆传述之误。孙、黄二公拟办中外合资商业银行，亦尚未定，又拟以国民捐办国民兴业银行，尚在拟章。此二端皆商民事业，至币制应由中央主持也。日恙想已愈，念念。昌。铣。（一百十七字七月十六日发十七早送局）

103 黄炎培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赐鉴：炎培为教育会议来都，适目睹国务员联翩辞职，设法挽留，终属无效。昨陆总理提出新国务员六人，于参议院无一人通过。闻陆因此亦将辞职。此事危险，讵可终日。同盟派除挟私者外，其有意识之主张，所持以号召徒众者，纯为总统与国务员权限问题（因此问题创议非政党内阁不可，谓国务员属一政党，当有力以固其权限也）。参议院同盟派既执此见，统一共和党以通过任陆为总理案时，共和党尝许以国务员之位置，卒归

无效，愤而与同盟连。而共和党员内部，亦殊不一致，致有昨之怪剧(先一日，陆总理赴院之演说词，殊不见佳，此不过一小原因。又，是晚总统知六人难通过，函致议长，姑且收回，议长以示会场，众以未用公文不承认，益召激烈之反对，此亦其一小原因)。国务员席岂可久悬？况以陆总理比日渐入悲观，又受此猛烈之激刺，万一辞职，岂可设想？库储仅足支一月，两日来政界大震恐，而报纸犹闹不顾大局之党战。度总统或将另提出新国务员，然依此哄闹，恐永远不获通过。旬日来，炎培探各方面之言论，与深知政府内容而无党见者之评语，谓总统府之集权政策，确有使国务员难堪之处，凡有命令皆草自总统府，但示国务员署名，而事前全未商榷(唐在任即已如此)；于总统府设最高财政机关，而财政部之权反出其下(此间接得之财政部员)。语人必谓总统负完全责任，国务员之旧时官僚派亦从而和之。盖由总统府新人才太少，竟不知设总理后之总统，与未设总理时之责任迥乎不同。此义知者竟鲜。在吾辈论之，此办法诚不敢许为有当，第国势如此，无论总统府若何现象，但求经过临时政府时代，一切获渐就绪，再行按照法理，划清权限，亦无不可。而同盟派既持此甚坚，闹之不休，大局必致糜烂。而政党以外之人，亦有谓国务院办事确有难堪之处，则最好就此点设法解决：(一)向总统府剀切说明总统、总理与其他国务员之权限(不惟根据约法条文，又须知法意所在)。(二)推荐归自欧美有相当声望之新人才数员于总统府(有人谓总统实一极好之机器，惜无好机油，又无好机师)。此两法虽若无关痛痒，实为党争根本上之关系。一面就实质上设法补救，鄙意苟国务员屡提出屡无效，则竟由共和党组织纯粹(第总理以留陆为宜)政党内阁(同盟派诚有热心自组织内阁者，据较有意识者言，亦赞成纯粹共和党内阁，且同盟派实无人才)。此策诚险，只能作为最后手段。第恐舍此，永不得解决耳。闻啬老本将入都，为前二项设法，早来殊有益，大势已危迫万状。惟又须郑重，惧惹嫌疑，请先生依此现象下断。或促之早来，如何？凡上所言，虽不敢谓确凿消息，然十九当不误，又多探自党派以外之人，当不至有所偏倚。共和党之热心党事诸君，其论锋亦有足以增加反对程度之处，其行动亦有持之过急之处，最好宜稍稍敛之。在南时全无此感触，至此觉此间人论议，似不若南中之持平也。教育会议气象尚佳，然大局如此，忧喜讵足相敌？手上，敬颂道安。炎培顿。七月二十日泐于京师高等工业学校寓次。

104　林大任致赵凤昌函

竹君世叔姻大人赐鉴：昨午因海军饶子和钱精卫于消闲别墅，乃早出。归寓知有长者之命而不及往，至歉，且谢。稍晚当奉诣。近作一首呈正。专此。敬请道安。世愚侄大任谨上。八号晚。

105 赵凤昌、章士钊致沈秉堃电

北京总统府沈幼岚先生：湘密。克强决志北上，行时为同盟会激烈派力阻，势将决裂，彼只能暂留，免滋纷扰。大总统如能再派亲信要人至沪，伴黄北发，以杜激烈派之猜疑，更示大总统之局量，则南北之见，消弭无形，此事所关匪细，弟等迫切，乞即上达大总统，并电复。凤昌、士钊。啸。（八月十八夜）

106 赵凤昌、章士钊致沈秉堃电

北京总统府沈幼岚先生：湘密。皓电极佩大总统之苦衷。日来海上论张案，大半集矢于黎。弟等同访克公，渠因为舆论所缚，刻难成行，派人请暂缓。最好孙公到京，此案得解说后，由孙加电促行。余续陈。凤昌、士钊。箇。（八月廿一下午）

107 沈秉堃致章士钊、赵凤昌电

沧州别墅章行严先生鉴：湘密。竹老同鉴：祃奉箇电，呈大总统阅，极感。张、方案，中山先生持论极公。主破坏者利南北隔阂，仍不免造言播弄。大总统切盼克公来，弟已另电劝驾。神交千里，究不若把晤一堂。两公大局关怀，应有同意。竹公京电，大总统饬交通部转饬沪局，不收电费，已否接洽，并示。堃。俭。（八月廿八日发，廿九日到）

108 赵凤昌、章士钊致沈秉堃电

顷晤克公，遵俭电切达，渠适奉大总统密电，允即部署行李北上，并约钊偕行矣。凤昌、士钊。卅。（八月三十日下午）

109 赵凤昌致章士钊电

南京都督府秘书长罗谷志先生请速交章行严先生鉴：弟已晤子久，即拟北上，嘱电促公明日回沪，面商一切，勿延，至盼。凤昌。卅。

110 赵凤昌致张一麐电

北京总统府秘书处张仲仁先生：苏密。请译转啬公先生鉴：克公昨临行深谈北来宗旨，注重集权统一，力顾大局，并愿与共和党诸君子开怀畅聚。嘱达此意，即希转商范、熊、金、叶诸公发起欢待，至祷。惜阴。语。（九月初六下午）

111 赵凤昌致张一麐电

北京总统府秘书处张仲仁先生：苏密。系请转张季老，今计到京，即送交自译，至感。昌。（九月初八下午）

112 章士钊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大人左右：周报昨晚十时始送到舍，故此刻方克奉呈，歉歉。印刷太坏而又迟滞，第二期非换印刷局不可。报中内容，鄙意甚不满足，先生见有太纰缪处幸即指评，以便改良。庄思缄先生处恳即代送一本去，以钊适忘其住址也。如有他友欲阅此物，请即通知，以便分送，以第一期预备有样本若干也。手请即安。士钊谨白。廿四早。

113 林大任致赵凤昌函

竹君世叔大鉴：前书发后而少川先生辞职之信轰传都下，在事前绝无所闻，虽惕生、九

峰辈亦相顾诧异。胡汉民本与少川同行，电发（辞职之电）在汉民入京之明日，汉民亦未之知也（此据惕生言）。民党失少川，恐政局前途影响甚大。政府则视外交方亟，得人为难，各有赴津挽留者，未知尚可转圜否。武人干政事不足为，良足愤慨。为少川计，辞职自好，但在国会通过之后而北上，止于半途，谣诼方多，更予之以口实，微为贤者惜之。大任拟日内赴津一谒，恐少川去志既决，便尔南下，不复来京也。肃此，敬请道安。世愚侄大任谨上。九月廿七号午十二点钟。

114　程德全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道鉴：咫尺沪滨，竟疏麈海，蒲风梅雨，企想为劳。德全受事以来，衰病徒增，时艰无补。昨复移驻金陵，接洽军队，克公不肯暂留高躅，勉为步武后尘，昕夕兢兢，惧兹陨越，贻好我羞耳。月来屡得故乡书报，川事墨暗，笔难具述，非得威望之人持节西行，断不足出民水火。昨在克公座次，遇精卫先生谈及此层，雅与区区意合。顷又得项城密电见商，据云西林首肯入川，惟对于尹君尚须商榷。德全与岑、尹均未谋面，且自滥节吴中，乡事亦无从为力。执事闳识伟略，素所钦佩，克公及精卫先生均在沪滨，尚望燕谭时代致拳拳，惠加援助。倘得目的到达，不惟川中幸福，即神州大局，裨益亦非鲜浅。他日当为数千万乡人顿首奉谢于大君子之前耳。军尘匆促，言不缕悉，余容秋爽君面陈。惟希为国珍卫，不庄。德全启上。十五。

115　黄炎培致赵凤昌函

惜阴先生：奉教并名单内孙君，系旧时广明小学浦东中学生徒。兹遵缮致汪公使函，请转交。最好请嘱六君来会一谈（或一二人来亦好），因有友托询赴瑞士留学种种费用，欲请六君以此行预备情形见告，便转复也。如来，乞先示时日。如临行无暇，能将此问题函答亦好。渎神为罪，敬颂道安。炎培上。国庆前一日外函。

116　张謇致赵凤昌电

赵竹翁鉴：苏密。顷洹上来电谓：蜀中望西林如岁，鄙人亦望其出山，共扶民国，拟以宣慰相托，到蜀后即发表督川，惟未经首肯，不敢轻举。蜀事关系全局，除岑公威望，更无可替之人。祈转达鄙意等语。謇适患大吐泻之后，未能即日莅沪，请公即诣西林，代为劝

驾。沪上钦迟于西林者至殷，时势倚赖于西林者至迫，甚盼允诺。即以办事方面而有所商，不妨先为订约。举国堕漩涡，若听其自休，吾辈亦无以逃后世之责。云公必见及之，如何？即盼电复。謇。养。

117 赵凤昌复张謇电

面商西林，慨念危局，深愿为民宣力。论及川事，非不可为，惟内讧方炽，空言万难收效，自非握兵入蜀不可，衡量须可靠之兵三千，由龙济光随带同往，方足镇抚。饷需何指？能否应手？尹督如何位置？以上数节，均系棘手为难之处。自惟学识鲜有所底，加以病躯，正在筹备出洋访医，并资游历，以扩见闻，希转达前途为荷。

118 黄炎培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惠鉴：熊文极当，但观近两日时局，益无边岸。正论固不可无，鄙意一方不可不有临时组织，不偏不党之代表民意机关。公谓何如？植橡演说稿奉请教正，友人于此积有经验者，谓此说尚翔实。祇颂年祺。炎培敬启。一月六日。

119 □□致赵凤昌函

惜阴主人赐鉴：北京寄信极不易，因时时须防检查，故仅于雷、杨出京时托述近情。日来凤凰不稳之情势似已显露，但凤凰为人沾沾自喜，不认有此。以某观之，亦颇外强中干，去无足惜。但求去之手续则殊费研究。如欲借题而去，猎取高名，必不为当轴所许。矿务问题，啬所主张乃有限制的开放，外人入股不过半数，此本于前清成议，并无为人利用之事。湘人不得志于政府，造作蜚语，无足研究，啬老求去大不易。水利局乃金蝉脱壳计，但不应牵入默公耳。总之，啬既出山，无不牺牲名誉之理，如欲翘然自异，不甘牺牲，则所牺牲者更大，此实无可如何之事。若或有人非尽牺牲举世之有名人不快，不幸生于此国，存生于特殊势力之下，又不能与之脱离关系，则同一牺牲中择其轻而小者，斯为大幸。京师各方面对于惜阴感情极恶，污蔑无所不至，何以故？则不肯牺牲也。然惜阴与各方面可以永脱关系，彼等无如之何。若地位与惜阴不同，而人之恨之者相等，斯乃大可虑耳。某无名誉可以牺牲，在人视之不过为一种附属品，罕有注意及之者。偶因细故或遭攻击，究非目的物，一瞬即了。某亦深谅此辈，其本意非与我为难，故亦坦然。但身入鄷都，目击种种

不堪之现状，精神苦痛无可解释，再留三月必死无疑。见人死不救是为忍人，见已死不救是为恶人。某生性最善，竭力筹救死方法，已有把握，堪慰爱我者之悬系。无便不复寄书，亦不望公之复我。相见非遥，不尽缕缕。知叩。一月十日。

120 橐驰致赵凤昌函

来示并件均悉。据各方面来电，绝不至于出险。请转告前途，至叩。此请惜阴主人安。橐驰顿。

121 名心致赵凤昌函

竹君老哥惠鉴：来示并件均悉。秉电俟译成，当抄呈阅。前电因与函语词相同，故未抄送也。衡甫事惨极，到底由何方主使，各报均无提及，又系怪事。此请刻安。弟名心叩。又，兹送上熊秉三君今日来电两份，即请查入为荷。此致竹君先生大鉴。弟名另肃，二月十一日。

122 橐驰复赵凤昌函

午间降临，正在下楼迓接，据小女云，赵伯不肯入门云云。承赐问，谢谢。南方加兵于闽，盖主战者虽有此主张，然断不能〈成〉事实。日昨商团之宣言，倘始终能贯彻其主义，亦未尝不好。请看弟复其函，亦是绝无粉饰之语，想明早可见于报纸。尊意致段电，想必有效，姑去一电，看其如何答复。此请惜阴主人安。橐驰谨复。

123 汪兆铭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大鉴：惠柬敬悉。本拟趋赴，船忽改期，明早启行，各事棼如，未能就理，请恕方命之罪为幸。傍晚如暇，当来走辞也。此上，敬请台安。汪兆铭谨启，三月六日。

124 林大任致赵凤昌函

竹君世叔大人钧鉴:违教仰甚。大任入宁后,不幸家难相寻,每欲奉书左右而泚笔伤心,未能竟述。舍弟淮琛平生语次每及吾丈,盖其悦服之诚,与向来相与之意,有不能忘于中者。弟于旧腊十九日到此,是时家人患喉痧者殆遍,已亡一女。弟初无恙,已而病作,就医美医院,越四日而逝,为二十五日也。痛哉!弟体素健,归国后奔走革命之役,守汉阳,战金陵,冒九死一生,艰苦劳瘁弗自恤。大功告成,方将贡其所学,以图将来实业之效,不谓其赍志终古,可胜悲憾。其后有妹继捐,亦去岁归从东京者。嗟乎!骨肉凋零之惨,造物者遂令至是,不知果何道也。大任与舍弟祐光亦皆抱病,逾半月而后起。祐光承先容于季直先生,兹奉实业部委任林科科长,不日受职,敬以奉闻。耑肃,祗请道安。世愚侄大任谨上。三月十五日。

125 汪兆铭复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尊鉴:昨承赐馔,兼领教言,感荷无既。晨奉惠书暨季直先生手书,事隔三年,犹耿耿不忘,如此益服先生之卓越也。铭拟于明日回乡一省视家人,小作逗留,再图西行。检点匆匆,未及告别,歉何如之。命书各件,抵家后当一一如命汇寄呈教,决不敢忘。恕不走辞,专泐,敬颂道安。后学汪兆铭谨启,三月十七日。叔雍仁兄均此致候。梁君附笔候安。

126 黄兴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大鉴:钝兄被刺,想已详悉,痛于今晨四时四十七分绝命。知注,特此飞闻。弟兴启。二十二日。

127 张謇致赵凤昌函

竹公鉴:顷计电达。遁初以调和南北慷慨自任,无端被害,此必有不欲南北调和者。

乱人横行如此，世岂可问！拟挽以联云："何人忍贼来君叔，举世谁为鲁仲连？"不知联寄何所？想公亦必伤悼之也。应电寄览。此事迁延许久，而得此结果，不如听王之去矣。是又一可憾事。此次燕生来何语？行必甚速，弟不及晤之矣。即请大安。謇。三月二十四日。

128 张謇致赵凤昌函

竹公鉴：萃各省代表入京追悼亦正办，沪自应作罢。顷儿子自岛来讯言：近日德人新增陆军六百人，又迭增大战舰三四艘。据闻德人所言以粤、赣行离中央独立，故不得不为之备。儿子疑而问虚实，已告以南北谣言甚多，无此事实，可不必信。然固可见伺我有隙之人多，而我之愈不可有隙以供人之伺矣。究竟粤、赣近闻如何？以外间所流闻者测之，殆必有谣言之结果。世今愿乱不作汔可小休之思，不知国尚经得几翻覆也？无从而问。今之豪杰、参议员顷并谢绝矣。往来海曲，农工之事亦正忙碌。彦复处已寄一哀词。此请大安！謇。

129 汪兆铭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惠鉴：昨晚归寓，闻家人述及先生曾以电话询，铭自厦门归，未滋以为愧，滋以为疚。铭厦门之行，改期五六次，已买船票而复退回亦三四次，所损失于船公司之折扣亦将数十元矣。以诸事牵率，未获来谒，致劳盼望，抱歉无拟。日间有暇，再当趋前领教也。此上，敬请大安。汪兆铭谨启，四月二十一日。

130 林大任致赵凤昌函

昨日痛谈各节，而吾丈所见更为警切。盖海军部不能无在沪坐探之人，向有人疑及李鼎新矣。沈与李密，许又沈之流也，诚恐其狼狈为奸，以欺民党，务望向前途切实陈之。闻新铭可到，许必自闽来，来后必更与接洽，故事不可缓也。两隐。五月十八号早七时。

131 汪兆铭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执事：舟中曾奉一书，未知已达左右否？铭漫游匝月，复自南而北，过沪只驻一日，未及走谒，一望颜色，至以为歉。前命录旧作，兹已草就，谨呈左右。倘先生不以为不可教而辱教之，则幸甚，幸甚。铭在京师，略有旬余之逗留，倘再来上海，庶几再接光仪，以慰渴慕也。梁君汝高今在槟榔屿，铭濒行时再三嘱代达感谢之意，谨为代达，尚希鉴之。余不多及，专此，敬请道安。后学汪兆铭谨启，五月二十日。公子均候。

现寓北京东城椿树胡同王亮畴君家，又及。

132 张謇致赵凤昌函

翼电询上专函二尚未到。顷杨薇生来始见之。杨事不甚足怪，地方闻尚平静，唯国民党不免又负一重猜疑之点。兄言亦至是，恐独脚戏亦唱不成。兹先将致黄君讯寄阅，兄可先以示翼、陶，然后送去。此事病根须先杜谰言，以断侦探之资料，然不晓事人太多，如何能杜？此则为黄君辄唤奈何者也。三五日后可往沪晤商一切，请先与翼、陶、厚及应密计手续次序，调停诚亦其时矣。惜阴先生。啬庵。五月廿六日。

133 赵凤昌致张謇函

奉十七函并抄电均悉。汪已赴粤，劝导同志归于稳定一致。临行留信，如有消息与蔡、胡接洽。昨今两约蔡、胡过谈，出抄电，俱说电内最要在"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一语，此则定可无虑。然亦足见项城推诚，肯于说透。现在此间仍宗前议，不以赣、粤改辙。孙、黄必当表示以安定人心，惟待汪回沪商定表示之法耳。即请公先为酌复，俾知并无变动，免生枝节。汪回沪再详达。

134 张謇致刘垣电

速转厚生：季屡约江赴宁请见，江夜车至宁，先会于下关美孚油栈对门发公馆，并告

赞。謇。(南通六月初二发)

135 赵凤昌致陈陶遗电

南京都督府陈陶怡君:苏密。经武来商,精卫与切要处研究大局,已一致和平,对于前途,亦力趋稳定。惟望中央勿遽信伪谣,勿骤有更动,俾汪更易进行。请商雪、啬二公,速密电中央,免生阻碍。惜阴。歌。(六月五日九点五十分发)

136 赵凤昌致程德全、陈陶遗电

南京程都督、陈陶遗君,并转张啬公:邮电想达,季莘顷谈更近,惟须贯彻,务请坚邀啬公偕陶即日来沪至盼,乞复。惜阴。语。(六月六夜九时)

137 刘垣、陈陶遗致赵凤昌函

赣督免官命令已见,所事刻下是否可以进行?乞速与汪、蔡、胡三君接洽,以急电示知为荷。竹君先生鉴。垣、遗顿。即晚。

138 汪精卫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大鉴:顷晤经武兄,知陶怡兄已启程,慰甚。此数日内,专候回音。在沪无所事事,拟与诸人分赴各处,谋党见之一致,庶易于进行及易于归束。日内兆铭当往粤一行,十日可返沪,如有要紧消息,乞告孑民、经武二公为祷。此上,敬请大安。后学汪兆铭谨启。六月十日。

139 赵凤昌致刘垣、陈陶遗电

南通县。急。唐家闸大生厂。陈、刘:仍旧进行。昌。(六月十一下午三时发)

140 袁世凯致张謇、赵凤昌电

密。文电及两函均悉。下令禁军人预政,自当遵教续办。至谣传固多过当,然亦有确不可磨者。自共和成立以来,待遇伟人,倾诚结纳,即有以过于将顺来相诮责,在所不顾。方谓敬人者,人恒敬之耳。其依附伟人诸辈,气焰薰灼,俨同贵胄,亦不惜屏声忍气,曲予优容。而经年以来,彼党执拗,动辄骂人,肆意诬蔑,凡与鄙人稍有情感者,莫不吹求痛击,体无完肤。然且抱定不校之心,隐忍迁就,以冀其悔悟。非有所畏也,特以国计民生,不堪再扰,故降心相从耳。不意国会将开,党争剧烈,适有变故,借为大题,北伐乍闻,逢人辄告,煽乱之事,日有所闻,以及军事会议、暗杀分途种种奇闻,现于沪上。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进行,仍不住手,无非甘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惟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傥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精卫达者,已托燕孙转约北上。袁世凯。铣。

141 张謇致赵凤昌函

昨莼来示悉。今日午后得北京复电,抄寄阅后,请以一纸示陶、厚二君,一纸备示汪、蔡二君。昨去函时却未将孙、黄亦必有正当之宣布转达,今玩电令似令禁军人预政。可以办到而不能放心处甚多,非将孙、黄必有正当之宣布告之不可,但不知日内孙、黄之观念又何如也?如汪、蔡二君仍照前说,请公即来一电,走当即发(前之不即以此层说出者,诚恐事有变更,做不到成空话也)。女公子扇稍迟即写寄,日来颇冗也。惜阴。啬。六月十七日。

142 张謇致赵凤昌函

汪讯由易园转到，遵复一缄，仍另复汪一缄，以为可用，则交去；以为不可用，则拉杂摧烧之。吾终惜汪也。惜翁。啬。（六月廿二日）

143 □□致赵凤昌函

汪君讯转到，敬悉。焦忧之意与走正同；所处之苦，亦至可念。即欲去沪一谈，但病暑湿不能出门，须俟稍愈即可行路。请为致意汪君曲谅。头易眩，近日不看报，不知外间如何，惜阴主人。知叩。（六月廿二日）

144 张謇复袁世凯电

铣电敬悉。要旨在"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二语，当函转竹君，切询汪、蔡。顷竹复称："汪已赴粤劝解，两约蔡、胡过谈，俱云二语定可无虑。此间仍宗前议，不〈以〉赣、粤改辙。一面电汪回沪妥议孙、黄表示于其党人之办法"云云。谨据达。后闻续陈。謇。祃。

145 张謇致赵凤昌函

惜阴先生大鉴：昨函敬悉。业据电洹上，抄稿奉览，祈赐浃洽。即颂大安。謇。六月廿四日。

146 袁世凯致张謇电

密电悉。果如蔡、胡所云，是彼此释嫌，同图建设，如天之福，国赖以存。鄙人决不为已甚。汪何日回沪？孙、黄表示之法甚所愿闻。公苦心调和，成人之美，中央意见已有廿

二命令可证，请检阅便知。袁世凯。宥。

147 张謇致赵凤昌函

惜阴先生大鉴：顷得京电，语意颇平，是在南中表示之实行矣。照抄奉览，祈即与前途接洽见复为盼。即请大安！张謇。六月廿七日。

148 应德闳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尊鉴：闳今晚返宁，极思候啬公一面再首途，未知能待否？抵京当电闻。先生处有南密，通电可用此本。专布，敬请颐安。德闳奉状。卅日。

149 赵凤昌致张謇函

上月廿九日接廿八号大缄，录示洹上宥电，即约蔡、胡共阅，并密达前途。今两君过谈，前途亦深以电语开诚为幸，随时电粤催汪回沪，商表示之法。顷胡得粤省陈督电，汪已赴港候船即回，不日可到。俟商定表示之法，再行密闻。惟为时稍久，恐洹上盼复，拟请公先为酌复。至近日他处无意识之举动，想中央必不因此见疑，去电亦望略及，免得又生枝节。至祷至祷！肃此。敬请啬公先生大安。名心肃。七月二号。

150 赵凤昌致张謇函

七月二号寄复一函，想入台察。胡续得粤电，汪确已到港，稍有勾留，候船即来沪。此数日间，鄂中之风波忽起，幸即能平静。案中有宁、熊两君，北京刘、杨、孙诸君电黎营救，黎复电通告，语甚切直，已见《时报》。顷胡、章两君来信并过面谈，欲恳公与走电黎转圜。当告以黎既先有此通告，且云天职所在，虽亲不挠等语。断非他人可以进言，如有电去，彼亦不过再照发一电，于事何益！况走又向无私电往还，尤觉可诧。陶怡亦在坐，至再商量，拟请公密电洹上，然案情重大，措语甚难，或承上文以汪即可回沪，鄂案宁、熊两人，请密嘱黎宽缓，可藉收彼党人心，俾汪进行尤易得力。即希酌夺。兹将吴、章原信并剪出《时报》

内黎通告电文附上。垦牧处不能通电，请拟稿托妥人回通密发。此事宜极密。尊处来客，幸留意秘之。至祷！七月初五日。吴、章信不必寄还，存阅可也。

151 张謇致赵凤昌函

吾两人为人利用，信用失矣。实业生计大受损害，外交亦恐生危阻，殊可痛也。思缄晤否？精卫同至宁，殆不确，度又去海外矣。顷电约厚来，有说可告之。惜阴。处默。七月十七日。

152 汪精卫致张謇函

季直先生执事：兆铭此次还乡，漂留过久，事非得已。摒挡初毕，匆匆北行，不图甫抵沪滨，即闻江西战事，崩析之祸，一发而不可收。今日在惜阴先生处，读先生所示来往电文，且读且惭。先生苦心，如此辜负，何敢再言？惟江西战争，因军队相劘逼而起，非兆铭等意料所及。至于相连并发，则夫人而知之，以同舟共济之人而责其为对岸观火之事，人情所难也。事既如此，不能不思所以了之，此仍非先生出而援救，无以出斯民于水火。望为苍生计，勉来上海一行，不胜祈祷之至。兆铭仓皇回国，沦胥坐视，言之伤心。余生可厌，死所未获，先生倘进而教之，则幸甚幸甚。专此敬请道安。后学汪兆铭谨启。七月十九日。

153 熊希龄致赵凤昌、张謇电

南密。转赵竹君、张季直诸公鉴：赣宁乱耗，初意以为谣言，今则见诸实事。外患方亟，内乱忽兴，国土瓜分，人民奴隶，吾辈亦罹其刻。而蒙防吃紧，俄、日阴谋，岌岌可危。苟无内讧，尚可以兵力、外交于应赴。今若此，定非使蒙古九百万方里之领土概弃于外人乎？无论南方胜负如何，而领土灭削，外债增加，断断不免。诚乎知南方党人是何居心也。趁此勒疆回马，尚不为晚。切盼诸公婉劝孙、黄诸君，严戒党人，勿再暴动。希龄前与十九省都督通电天下，力保共和，□得再使帝制复活，此言必实践也。南望忧伤，即乞电复，希龄叩。箇。

154 张謇致赵凤昌函

洹上十六号复电顷方转到。宁、熊尚可商，可见无必用兵之意。然此间十五号事发生矣，发电时当尚未知南中况状也。此电抄寄奉阅，是否可与汪阅？公熟审之。或竟不与阅，以断其续起调停之想；或与阅，以示衅实南成。二意公为权之。程应苏已发表，镇又取消独立，沪、徐屡败，殆不能军，尚可言调停耶？沪上罔死之民之众，损失市产之巨，彼作难者何词以对吾民？即通实业之受损亦数十万矣。可恨！唐、汪、蔡调停之言，大受驳斥，亦无聊也。岑三犹去粤胡为？七月廿七日。

155 袁世凯致张謇电

张季直先生鉴：寒电悉。宁、熊就逮，即电宋卿详审。二人才具，颇可爱惜，现托人讽宋卿缓減，望转致前途。勿泄。袁世凯。铣。

156 钱恂致赵凤昌函

竹君仁兄大人阁下：沪上晤谈，深佩卓论，满拟续叙，而旅行事冗，枉顾又失迓，歉疚奚似。阴历五月杪，安抵京寓，乃不半月，南方兵祸骤作，彼肇乱者果不欲中国存立耶？可恨可恨。论定国之策，自以力平扰乱、不留余殃，为唯一办法，顾德化莫由，威镇难久，四瞻国土，固处处可危，事事授隙也。恂于各党派，均不赞成。一昨有一二无党籍人来谈，颇欲有以救平斯乱，劝恂回南一行者。恂自悔二十年所筹之策，所施之事，著著为振兴中国起见；乃其现象，转著著为扰乱中国厉阶，不敢再谈新理与新政矣。故救平之举，自谢不能，而前途用意颇殷。恂以其非党派所关，不忍峻却，因思不以名利为目的，而才又足调停党派者，非异人任，乃阁下也。故举大名以荐，前途谓事之聚定，非沪上不可，而事之先谋，一为北京，一为武昌，二地均枢纽也，请问阁下以何地为宜？阁下筹定，如以武昌为宜，此间有人赴鄂互商，且便与宋卿面谈；若以北京为宜，亦望旌旆一莅，再不然天津亦可。所商无非先弭兵，次修政，修政在用人，用人在去不孚人望者，果尔亦佳。南中人材亦缺乏太甚，恂所稔，惟崔廎一人，尚以多读书之故而可谈，崔廎与兄稔，伊有力祛除党见否？不祛党见，无下手处也。倘力排党私，专顾国本，有二三无党见人佐项城表国，国亦未始不可渐巩。兄如意允造福，先盼复音。恂自己酉归国后，久不愿闻国政，即辛亥冬如此狂热，恂仍寂守乡

间，不作沪上行，固知无善策也。今国本飘摇，心复不忍，故因来告者之殷殷，亦不免有冯妇之感耳，兄得毋哂之！手布，祗颂寂安，盼复翘企。弟恂顿。癸丑阴六月二十五日。

157 陈裕时、张厚琬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钧鉴：现南京主动诸人，如黄、章、洪、冷诸君，均已远飏。已奉都督命令取消独立，现由陈之骥担任秩序，应如何善其后？拟谒先生面陈一切，尚乞不拒为祷。陈裕时、张厚琬谨叩立待。

158 应德闳致赵凤昌电

南洋路十号赵竹翁：苏闻宁兵变，猛进之说，持之者盖有故。蝶云何？盼复。言。戚。（十五日）

159 陈裕时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惠鉴：顷恳各件，务乞程雪楼、应季中火速赴宁，以维秩序，并先电两军停战，以免无意识之冲突。万一即时不能赴宁，亦恳速电各军队稍安勿躁。一面设法给养，以安其心，庶不致有溃散殃民之虞。念及大局，五中俱裂，应如何处置，方可图目前之完善？伏乞示知为祷。即请筹安。裕时谨上。三十一日晚七时，棋盘街经武公司。

160 赵凤昌致应德闳函

季中先生大鉴：近事无可说，只可谓之恶梦，苏事全赖公与雪老不辞艰苦，苏民方有再生之望。孱躯怯暑，不能诣教，歉歉。顷在八师之陈君裕时、张君厚琬自宁来，已遵都督命令，取销独立，惟善后事急须面陈左右，嘱为代达，何时可见，即希传知。渠暂寓棋盘街经武公司，明日即须回宁也。手此，敬请勋祺。名心肃。七月三十一号。

两君所言，录另纸。

两君言，南京已奉都督命令，取销独立，现由陈君之骥担任秩序。一、主动诸人，如黄、

章、洪、冷均已离宁；一、请公与雪老速赴宁省，以维大局；一、必须先电两军停战，以免无意识之冲突；一、万一两公不能即往，亦请速电各军队，稍安勿躁；一、一面设法给款以安军心，不能发饷亦先给伙食，庶免溃散殃民，难于收拾。

161 陈裕时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大鉴：南京取销独立，已阅旬日，都督不去，又无别法处置，恐军心自生疑惧，将如镇江之变乱，大则波及于国家，小则害遗于地方。先生仁者，能勿动心？务恳设法极力维持(思缄先生允出否)。即区区救友之心，亦因以安，曷胜感祷。现因病不能支，拟入虹口有恒路吉住医院。特闻。敬请筹安。裕时谨上。七日。

162 赵凤昌致熊希龄函

秉三我兄先生大鉴：敬密启者：十号托中国银行附寄一函，想入台察。日来宁省怪象百出，人民之怨愤焦忧非可言喻。上海如《德文》、《文汇》、《大陆》、《字林》各西报亦一再切切言之，且有称南京公民哀吁各国元首书，则甚谬妄。路透电传伦敦《太晤士报》责洹上手段未合，未能禁阻殃民军队，英政府对于借款诸事当变更态度。内失人心，外失信望，皆张勋一人酿成之也。南京现在情形令人惊骇，至今不悬国旗、红旗，但见张字；见人礼节、称谓、局署名称，悉照前清，用人则以前清时曾办某事作弊者，今令仍办某事，其居心实不可测。但以形迹而论，似非我民国大总统所委任之人，其种种举动，责以显然违背民国，亦无从辩矣。吾辈自组织全国联合会，成统一党，力主统一之宗旨，拥护中央，至今如昔。今张勋之居心行为，必毁我江苏，毁我民国，且毁洹上。不及早图之，追悔莫及。公负全国责任，宜慎之于始，切勿以张为无足重轻。不去此人，各省效尤，万无统一之望。财政尤为其最，想公近与宁省交涉，必可得其大概矣。滋将今日各报剪出附上，请熟思而审处之。江浙人民同深愤慨，断非敷衍可以了事。谨密陈左右。手肃。敬颂勋祺。昌肃。

163 熊希龄致赵凤昌电

湘熊，南密。速转赵竹君先生：此次内阁关系民国安危，弟固不敢爱惜羽毛，勉强就职，若无人协力，亦必颠覆。现拟季直担任工商，郑苏堪或张菊生担任教育。除季直已经电商，乞公劝驾外，郑、张两先生求公转恳，迅速于明晨电复为荷。希龄叩。东。

164 赵凤昌复熊希龄电

秉三先生鉴：电悉。大局转安，惟公是赖。郑、张两君已分别切实劝驾。郑决意暂不入政界，张尤无心出山，同艳歉忱。季处当函劝。惜阴叩。东。（九月一日）

165 熊希龄致叶揆初、赵凤昌电

斜桥路叶揆初、赵竹君两公鉴：端密。南京事东人志在开衅，一方面阴主联合苏督，并有运动溥伟入南京为库伦第二之密报；一方面又要求革斥苏督，使中央与彼生恶感。现正在竭力交涉。而昌黎、长春各处中日军警冲突仇杀之案，层见迭出，国本日在摇动之中。南方各报似应在外交上注意，望勿专主攻击苏督，致令外人得手。此间业经决定调虎离山之计，幸秘勿宣。乞复，希龄。廿二。

166 林大任致赵凤昌函

竹君世叔大人赐鉴：累日未奉教言，但有仰念。顷接舍弟京师来信，附折略等，谨以呈览。舍弟赋性诚直，其平日任事，苟利于公者，率未肯迁就以阿附众意，以是或见龁于同辈。闻季直先生到部，颇有以飞语构者，舍弟前书屡及之。大任以为末俗之敝，排挤倾陷，习为故常。然以季直先生之睿鉴朗识，必有以察其人之贤否，审慎于黜陟之间，以为任事者功。悠悠之口，其不足以惑之，盖可决言。尝以此意函告舍弟，令其静待后命。承长者推爱，辄敢以舍弟之意摅以奉达。季直先生来书诚有所谓烦言者，度长者栽植后进之心，苟有以消释猜嫌而加以拂拭者，必不靳于一言也，曷任盼祷之至。适缘寒疾，未能造谒，肃此祇请道安，伏维垂察。世侄林大任谨启。十二月十二号。

167 林祜光致赵凤昌函

竹君世叔大人赐鉴：往岁获承颜色，遂蒙绍介于季直年伯。孤生末学，荷当世贤达之知，至深引幸。乃者季直年伯兼长农工两部，实行裁并人员。祜光以不习世故之身，处众

人嚣然相竞之日，事之去留诚未敢自必，而家兄来书告以世叔曾一再致书张、刘二公，为之先容而奖借之，感何可喻。日昨农工两部解散，合组农商部，祐光仍留部以效区区之能，微长者之力不及此矣。祐光游学八年，亲见东国森林之发达，苦心研究其学术，稍有所得，起而视吾国，则森林行政向来未有基础，惄焉忧之。所以厕身政界者，初不关利禄功名之地，诚欲贡其微长，为国家图宏远之利计。自今以往，惟有恪尽天职，无负所学，亦即所以副长者栽植之意于万一也。专肃鸣谢，祗请道安，并贺年禧。世愚侄林祐光鞠躬。十二月卅一日。

168　熊希龄致赵凤昌函

光阴如驶，又易岁华，方以一事无成，愧未副故人之期望，乃辱手柬，益为汗颜。然每思惜阴堂之风景，恍若高人、俗吏，判等云泥。未知世界何日太平，得以西窗翦烛，共罄积怀也。先此肃复，并贺新禧。此请竹君先生俪安，弟熊希龄顿。

季直到京，述及沪谣，殊为可叹。倾轧世界，几无人道可言矣。奈何，奈何。

169　孟森致赵凤昌函

惜阴主人几席：奉书所筹，一一俱以大局为前，似于当局本意未能尽合。昨示思缄，思缄于此事如隔云雾，既还责任制，闲曹固了无闻见矣。行严在感冒，假中尚未之见。尝携以示他同人并任公，任公尚未来京，姑待之。总之，凡空洞无他利害关系者，皆以尽筹为然，而当局则未可尽料。据弟所闻，彼中所要求者，惟棉、铁、羊毛三物出口免税，而以缓解赔款及改正税关物价表为报，此当局所谓条件利多害少者也。并声明决无他图，故当局甚放心。此为最秘之消息，倘他无发表，应与守秘。将来事实之变化，能否悉符原议；强弱之交，是否无随时发生之支节，吾辈诚不敢过信，但当局亦未必见不及此。察其内幕，似藉此解决自身之问题，交系、北系、国系目的不同，而同以有此事为有机会。国系则以接近当局者为然，而他派则反之，非国系者亦类是。而国系又似隔一层，恐终为交所愚，而北亦为交所用，要其出何方法，则断断不能侦知。逆意之谈，固不足述，惟知大势折入东海而已。我之所谓根本问题，即彼之所谓根本亲善，匪寇婚媾，其可信者，吾侪小人，姑以常理自尽吾心，则以手教多示有关系人，乃力所能及之事，余则不敢知矣。行严意与此相同，而《甲寅》则主张绝异。盖《甲寅》之主人，纯为杂质，中有徐恩等，皆利此牌号，以便送入其所鼓吹之旨。行严自称仅负论说之责，盖不过留此方尺之幅供其挥洒，且亦不问其是否矛盾。而论说亦不常见，见亦不必甚关痛痒，此其实状也。柏樵之行，恐必停滞，前见柏樵，约在都相晤，今已变更。惟柏樵之病亦非轻症，形貌竟大非昔比，近复何如？肃复。即颂潭祉。弟

制森手上。二月二十五日。

季孙之忧,不在颛臾。危亡之象,又人人知其非一身一家之戚,且人事纠纷,互相抵触,断不能自了。已事势必出于结援,而后能自固。此就吾辈观之,亦无可如何之事,盖不徒一派为然。苟其局固无派不然也。

170 孟森致赵凤昌函

信件均奉悉。顷啬翁来信,嘱与厚生、信卿商借债,还高、徐等路垫款及青岛兵费,与日议收回及毁约事。弟以为此事,非人民信用所及,以此意晓政府,正恐政府尚不愿。厚生昨奉啬电,已赴通。昨傍晚曾来谈,尚未知系此事也。拟请啬与厚生商用此意陈之政府,筹还此款。毁约亦不必,吕言借债以示代筹,一种办法,不听则已。钱有电告,以青岛万难争,或可争胶湾耳云云。必欲复钱,则即此而止,公谓如何?若沪上可别呼吁,竟由国民集资还日,或借美债耶,请公度之,赐一电话略告大意。天暑,车夫又告假,弟不欲出门,因来使之便,缕缕奉闻。复请筹安。弟期降森。

据厚生云,徐宽宁、李曹等必可罢,惟不欲出自学生要求,请督军开口乃可。李不允,云今见报。李已与王合词要请,则当有下落矣。银行钱业真正罢市,金融阻滞,足制全国要害,京津恐慌,可知此种人民能力之表见,不藉用武而可制胜,又添一种经验,商民当更不自菲薄矣。

171 黄远庸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侍者:此次到沪,过承宠待并辱明教,感幸之意铭于肝鬲,伏维台候万福为颂。远三岛之游,以事中止,匆促归京,未及诣辞,至为歉疚。京中政局,逐渐变迁,蜿蜒转化,以达于必至之途。明公巨眼,自能鉴及。《申报》通信颇有论叙,恨未详尽,此后当以所睹闻陈书求教。倘承不弃,幸时赐箴规,以匡益末学,专达谢意,谨叩年禧不一。黄远庸上言。初五日。

172 张謇致孟森等函

仁、莼二君鉴:客岁管生以事出,而取书人已来,故自书之。讯内取消之说,韧之曾言。弟意此二字冯尤易动听,好在出于党人同意也。此语必须为冯言之,另纸须人带去面递,

不入函内为要。謇。廿五。

173 赵凤昌致冯国璋函

华甫将军左右：大局安危，系于今日，尤系于将军之一身。盖国民之所以能讨袁者，以约法煌煌，名正言顺也。袁氏近日恐不能久据此座，已预备最后之方法，将宣言受之清室，还之清室，出其掌握中之清帝，以号令于国中。国中之坚持约法者，袁固无如之何。乃近日复辟之说，又颇有所闻，设各省主兵者，亦有为其所惑之人，一露复辟之口吻，正为袁氏所利用，势必将计就计，立与赞同，此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倡复辟说者自倡之，不能不服从之，袁仍居辛亥年总理之地位。倘再有龃龉，反使袁氏得以清帝之名义，责为叛逆，是讨逆而反为逆所讨矣。用约法则自脱于袁之羁绊，破约法即自投袁之网罗。约法之破与不破，举国皆视将军之趋向为转移。南省已发表之大义，自难压伏，即全国明达之士，孰非向义之人，岂肯自留革命种子，祸国家并祸清室？又况不反对复辟者，亦必不愿听袁氏之利用复辟以害同胞。复辟之说，果见实行，必不能久延其命运，而国则亡矣，清室亦同尽矣。赞助复辟者，皆为国民之公敌，而成万世之罪人矣。将军之明，必不为莠言所惑，但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陈众意，以渎聪听。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174 黄兴致赵凤昌等函

竹君、季直、蛰仙、秩庸、少川、思缄各位先生惠鉴：违教以来，瞬经两载，不意国事变乱至此，良可慨叹。弟自维孤陋浅躁，贻误滋多，一身失败，殊不足惜。去国以还，苟安缄默，不欲有言。今兹共和废绝，国脉将危，泣血椎心，哀何能已。先生等负国人之重望，往时缔造共和，殚尽心力，中复维持国本，委曲求全，今岂能掉心任运，坐视而不一顾乎？彼袁逆自谓权谋诡诈，可以欺盖一世，殊不知怨毒所积，终有勃发之一日。虽以法国拿破仑之雄才大略，自窃帝位，力削民权，然不久即归于共和，身流孤岛。墨西哥的亚士之阴鸷险狠，任总统三十年，犹不敢公然称帝，然最后亦为国民所驱逐，客死异邦。今袁逆之功业，远不及拿破仑；其谋叛作乱，激怒人民，又突过于的亚士，其败亡可翘足待。夫大乱之作，不有多数维系国家之人物居中而指导之，将一发而不可收拾。法兰西之恐怖时代、墨西哥之扰乱漩涡，诚可痛也。弟念国家多难，午夜旁皇，不知所措。非有乘时徼利之心，闻乱而色喜；亦非敢再试冒进，更误国政。所以哀恳于先生之前者，亦不外世乱思君子之意。贤者不出，大难终不可平，国之存亡，系于今日。海天西望，涕泪随倾，激切之情，不能自禁。诸希亮察为幸。弟黄兴谨启。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75 冯国璋复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足下：仰慕道范久矣，常以未能亲聆大教为憾。今屡奉手书，更见先生本爱国爱乡之真忱，发为至真至切之确论。捧诵之余，深铭五内。际此国势颠连，凡有血气，兴亡与责，况国璋职守所在，岂忍坐观？数月以来，焦心积虑，欲求一挽救之方而不可得。自得教言，以为印证，始信法律为国家之正轨，违法律而出乎轨，鲜有不颠扑陨越者，今欲纳轨于正道，又非依据法律不为功。惟是千钧一发，因循固能误国，轻率亦足偾事。国璋惟本此拥护民国、维持共和之愚忱，与海内外爱国诸君子同气相求，循序以进，对内对外，冀免不可收拾之虞，质诸高明，以为如何？此后风诡云谲，不可捉摸，毫厘之差，谬以千里，尚乞时锡嘉言，俾遵南指。望风临楮，不胜惓惓。肃此，敬颂道祺。诸维亮察不宣，名正肃。

济武、组安、伯英诸先生处统此，恕未另。

176 赵凤昌致冯国璋函

华甫将军钧鉴：元伯往来宁沪，传达盛意，具悉。将军为民国大局，为江苏地方，苦心主持，极佩极感。凤昌近隶宇下，目击时事，危急之状，不忍不贡一言亦大君子之前。方今内对全国，外对列强，惟我将军为具胆之准。北方威信尽失，罪状毕宣，以将军之明，不忍专顾私交而轻公义，此海内之所以归心，义军之所由诚服也。义向昭然，无烦词费久矣。惟北方不能鉴大势之所在，迅图引避以补前失，相持稍久，异议丛生，则如复辟之说是已。窃谓吾国立国之本，在乎约法，非徒全国遵守，莫能立异，且早经列国承认，无用更张。西南举义，舆论翕然，但僻在一方，得将军振臂，全国乃以底定。既定之后，吾国内之有力者，悉范围于约法，而国外之列强，亦尽复其所承认之旧。较之妄冀复辟、留将来革命之祸，犹可云患在异日，求现在列入国际，已不免大费周张。于此大费周张之顷，又为多数新人物所反对，及西南诸省之失望，岂非无事自扰，授间于忌我者，而坐视其大乱以称快乎？清帝以让德留思念于民国，国民以优待竭酬报于清廷，两俱仁至义尽，何忍化德为怨，祸及故君乎？闻有不明事理之徒，鼓煽此说，难保不冀荧将军之听。无论国民举不愿闻，即如彼辈之意，谓亦有一部分之效力，然充其量不过得南北分裂之恶影响，为外人所利用，构全国于鹬蚌之争，无非大恶。将军今日为同胞全体所托命，决不肯逆世界之潮流以餍一二老朽之意，而失同胞全体之心。据凤昌所知，江浙最负时望之老成，皆同此见解，固非仅为青年有血气者而言也。今日遵用约法，即措国家于泰山之安，彼少数徒知清室感情，而忘满汉种族之隔阂者，盲于世变，背于心理，其言绝不足介意，伏祈将军为国家大计而屏斥之。金陵居全国形胜，自古而然，北方若图久抗，南中恐当先立政府，其元首自依约法遥戴黎公，此

外之事正多，皆以金陵为根本，即以将军之当机立断为依归。否则不但迁延坐误，且思逞者多，危机迭至，工商学校，待命惶惶，稍有不虞，扰及辖境，恐虚江苏合省喁喁之望，而负将军夙昔相爱之心。又恐事机落后，将处被动地位，则于江苏物望大损，亦非此邦人士之所愿。至各省主兵者，皆待将军一言而决所向，亦望速以方针示之。其于宣布以后，本省所可为将军分忧者，惟力是视。凤昌实能代大众掬其心理，并能代本省人望所属之领袖数公，声明其必能负责。惟望立赐表示，以救桑梓，以慰云霓。凤昌忧患余生，终岁避人，岂愿喋喋多事，顾于全国生死呼吸之会，本省安危瞬息之时，重以元伯之诿垂，敬陈愚悃，惟希照察。祇颂钧绥。凤昌谨肃。

177 张相文致赵凤昌函

竹君前辈大人尊鉴：昨奉钧示，敬悉一切。敝乡赈灾事，多荷衡老筹募，无任感谢。复蒙长者吹嘘，尤深感念。故乡父老从此稍得生机，皆衡老与长者之赐也。外交事件，由一二妄人与少数之野心家鼓动，通过之后，不料俄国忽生变局，此后如何措置，尚难预定。当局似稍知悔意，然已至无可如何之地位矣。设想前途，恐无良果，此固千人一见也。《天地新学说》一书，尚未寓目，惟见报章登载一二篇，尚非完说，有无异同之处，容后再陈。肃此，敬请台安。晚张相文谨上。三月廿二日。

178 唐绍仪致冯国璋函

华甫将军仁兄左右：迭次与元伯诸君面晤，备悉公义行老谋，允为国家安危之所系。今日事势迫矣，外患未来，吾人尚有自动之余暇，万勿坐失时机，迁延肇祸。再闻外间颇有以复辟之说，立异于国中，以授间隙于国外者。吾辈同属国民，尤钦公之爱国极挚，自决不为此辈莠言所动。救国之道，惟有约法，对内对外，举无异言，所谓天理人情之至。但惟有大力者，为能发挥而光大之耳。夜长梦多，迟恐生变，临书无任迫切翘盼之至。敬仰大义，并颂万福。愚弟绍仪手上。四月十日灯下。

179 赵凤昌致冯国璋函

华甫将军钧鉴：前蒙采及刍荛，业经掬诚上达。今更闻事机危迫矣，袁氏恐总统一席，终难恋栈，所定最后之计划，将以受之清室，还之清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清帝在袁

氏掌中，自然归袁氏专有。所未发者，以民国用约法讨逆。彼虽挟有清帝，仍是悖叛约法，于讨逆之名义，并无增损。外间有复辟之说，若于此时适相应合，得主兵之有力者一加提倡，则适如袁氏之意，立与照行，彼自复辛亥之旧，身为总理，以号令于复辟以后之各省。果尔，则此后南方能讨贼者，惟有主张用约法之数省。其主张复辟者，自投罗网，倘不听袁氏指挥，彼得以叛逆之罪加之矣。将军老谋硕画，必不为莠言所惑。然希冀以复辟为捣乱者，惟视将军一言以为进止。以南方四省已发表之义声，与全国向义之心理，加以数百年种族之恶感，又为袁氏所利用之毒，计此而谓之复辟，岂有幸成之理？非牺牲清帝，糜烂全国而至于亡国，为万世之罪人而何？将军纵不为大局计，独不为一身之自由计，而作茧以自缚乎？今日之势，尚可再束缚于袁氏之手乎？清帝又何罪，而必使之玉石俱焚乎？临颖无任迫切待命之至。四月十二日。

再密启者，沪上倡复辟说诸人，有所谓宗社党者。日以仰外国人鼻息为事，并闻为某国人所不信任，必得将军及张上将亲笔为据。然则复辟说之成否，惟将军为众矢之的。吾国自用约法，根据在我，而复辟说则全仗外人，藉将军为取信外人之保障，是陷将军于卖国媚外之恶者，彼辈也。情迫词赘，不知忌讳，惟将军谅之。再肃。四月十二。

180 张謇致袁世凯及各省将军、巡按使、镇守使、都统电

袁公鉴：近日局势，外界消息日趋险恶，被人逼迫不可，被人保护尤不可。若犹以迂回作用应之，当局极苦，人终不谅。民国既已明白回复，则据约法，自有代理之人可属。此时如组内阁，如议召集，实违约法，各方决难承认。惟现无国会，则无请辞之地，但立颁一申令辞职，坦然示天下以诚，庶暂时组织可听替人，一切解脱不必更当，疑难之冲，一切斡旋亦可易得。去思之感，前途须审。来日无多，迫贡血诚，不胜激切。若再迁延，必更祸己祸国，尚忍言哉。

各省将军、巡按使、镇守使、都统：大局倾危，人心离散，更无时日容我盘旋。吾辈苟以爱国为心，岂可日视纷糜，坐待不可收拾？顷以鄙见恺恻迫，陈其电文如下：袁公鉴：近日局势，外界消息日趋险恶，被人逼迫不可，被人保护尤不可。若犹以迂回作用应之，当局极苦，人终不谅。民国既已明白回复，则据约法，自有代理之人可属，惟现无国会，则无请辞之地。但立颁一申令辞职，坦然示天下以诚，庶暂时组织可听替人，一切解脱不必更当，疑难之冲，一切斡旋亦可易得，去思之感，前途须审。来日无多，迫贡血诚，不胜激切。

181 钮元伯致上海□□函

此间正竭力进行，已通告独立各省，请袁退位矣。余省已得九省回电，一致赞成所发

之电。惟原电未显言退位二字，正设法补追，再行联名电京。徐、段、王已有回电，退位甚易，惟军、财应如何善后，须预筹画，以免交替时不及措手。此间因无善好办法，尚未回答。日昨已电京，要徐树铮来宁面商一切。此种情形，发自近数日。籍君良侪来疏通滇、黔、桂未通电之猜疑，且竭力陈说时局利害，有以致之也。如此看来大有生机，吾辈或可暂释杞忧。鹤笙之款，受之嘱务速交良侪。明日来沪时，若别无任务，亦拟同行，现在应研究之问题如左：

一、北京据二庵电即行退位，接替之法应如何，二庵已据独立各省意见转电矣。

一、退位后，南下之兵应如何处置，此条我觉甚易。

一、退位后，财政应如何筹措？袁已穷极，绝无□款。研究□速来信。

良侪另有函托转交。

少川、竹君诸先生处，请将良侪之信通知。

182　赵凤昌致冯国璋函

华甫将军钧鉴：前日见令侄，奉到赐复，具佩谅其忧悃，掬示坦怀。为国为乡，惟有顶礼赞颂，伫待成绩而已，岂复愿多所哓渎于台端哉？嗣再见元伯，忽示以北方来电，电中用王聘卿总长名义，假川探口吻，报告蔡松坡有违背约法、擅允留袁之条件。当时即一笑置之，信松坡历次所通此间音问，并其平日为人，断无此事。讵至昨日，又忽见将军宣布之件数种，始以王总长之电为根据，抹去川探字样，而视等实事，入之尊处会议之宣言中，继而又不名为王总长之电，直以其所捏八条，为将军与齐使之通电。然则此八条竟成将军之意见矣。沪上诸公见而大疑，有联名函询之举。该函想当入察。顷又发现一事，此间《时事新报》者，倡义有力之报也，其中执笔诸君向多相识，昨该报馆见尊处发布各件，于时局枘凿，撰一论说，颇有责备贤者之意。昌急商令缓登，告以将军或自有作用，不可绝望而与为难，致陷将军于无可转旋，而大局亦受其祸。特录其副本密陈座右，仍请将军有以慰国人喁喁之望，而消各界责难之声。惟事机迫矣，贻误外交，酿祸苏省，种种大患，昌之所见，人心惶惶，实亦同于该报之所云。当机立断，惟今日尚有此机会。密达清听，无任拳拳。敬颂钧绥。四月二十二日。

再，昨闻李英石来传述尊旨，并示铣电，深仰将军讨舆情之推诚，纤悉无遗，对北方之周虑，前后兼顾，其为钦服，曷用言宣。惟通告传布后，人心惶惑，不能不急思挽救，幸将军速图之。无任企祷。

兹又附上公函一缄，并请阅后一并代达。日来内地消息颇恶，长此因循，不知如何变局也。奈何。吾兄尚拟来沪否？十二兄何久留不返？均为深念。载颂台祺。弟又肃。四月廿二日。

183 赵凤昌致钮元伯函

元伯仁兄先生大鉴:近所发表通告,各派失望情形,十二兄来宁当面达。惟弟尚以为主者或有为暂时之作用,否则对于全局,对于一己,均为失策矣。今再进一言,并附另件,即希转达为祷。敬颂台祺。惜阴手肃。

受之军长并致候。

黄、姚二君代表,来宁进谒冯将军,仍希介绍,此函即烦带上也。

再,密请发表电文,必提明坚持约法,力护共和,使复辟谬说无从希冀,且可安定独立诸省人心,不致有异议,方能共图进行。未来各省亦可景从。对外足见义正词严,交涉有词可措也。想高明当以为然。关系匪细,希即进言至幸。惜阴又肃。十二灯下。

184 赵凤昌致钮元伯、陈受之函

元伯先生大鉴:前奉书并求转达各件,想蒙鉴达。顷张季老致冯将军一信,仍嘱请转陈。信内所求于将军者,欲将军顾念苏省人民惶惶待命之苦,能发一通电,令各属出示,俾众周知,特拟电稿数行,以待将军采择。此事须执事婉陈,庶尽委曲,屡渎祈谅。即请勋安。四月廿五。

受之先生台鉴:顷有要信,托元伯兄代陈将军。继思元伯有来沪之说,恐已在途,此信不便延搁,特恳执事浃洽。如元伯在宁,乞迅交元伯;若已离宁,即祈并致元伯之原函连封,径上将军钧座为祷。四月廿五。

185 唐绍仪等致冯国璋函

华甫将军大鉴:昨晚令侄来沪,传述尊旨,敬悉种种。此间各方面意见尚有不敢苟同者,已为令侄略述梗概,恐尚未能详尽,特再请胡子笏先生瑞霖、黄任之先生炎培来宁晋谒,面陈衷曲,即请将军宽假时刻,俾得从容陈说,无任企祷。专此,敬请勋安,统惟鉴察。唐绍仪、汤化龙、赵凤昌肃启。四月廿六日。

186 唐绍仪、赵凤昌致冯国璋函

华甫将军大鉴：日前令侄来沪，传述尊旨，敬闻种种。此间各方面意见，尚有不敢苟同者，已为令侄略述梗概，想蒙察及矣。近日外界消息更恶，干预主权即在目前，惟有立刻发表退位，悉照约法处理，使其无辞干涉，不能渡此难关。以约法系民国立国根本，曾由各国承认，仅此一着，堪以抵制，稍一盘旋，即无立足之地。凤昌即于今午专函元伯，附拟电稿转呈，当已入台览。迨下午四点钟，又得各界紧信，各国以此时江浙蚕丝正将收茧，如苏省锡、常各地，兵队往来，各报所载，不免滋扰，且闻调张、倪兵来苏地，外人尤多注意，以致中外商人，不敢运银入内地收茧，且知春蚕乡户畏兵胜虎，逃死不暇，置蚕事于不顾。计每年江浙产丝出口，值数千万，关系外国金融之流通，洋商将因之失业。江浙商民既失此数千万，外商亦因此损失甚多，不甘缄默。且丝业顿失，关税亦相因短绌，关税抵偿赔款，各国尤为重视，其情跃跃，必有发难之一日，恐不在远。东邻乘各国商情之愤急，闻已不待六月期限，即有不测之诘责，奈何奈何。我未独立各省，或观望徘徊，或迁延筹备，势必缓不济急，弄巧成拙，自必欲待东邻发难，一纸限文，始行解职，以后大局，尚有我主持之余地否？即不免听人处置，将军与段芝老尚有回旋之地否？国家存亡关系，能勿归咎贤者否？惶悚之至。密陈左右，大局安危，惟将军图之。绍仪、凤昌同肃。四月廿六夜。

187 赵凤昌致钮元伯函

元伯先生左右：今午一函，附拟电稿，想已荷陈达。顷四点钟，唐少川先生因外界消息太紧，来敝处面商函达冯将军，即邀黄葆昌兄来会谈，即草草作书，恳其带函来宁一行，仍希代陈为叩。

再，东方消息为期甚迫，未必有一半月之久，或五或旬，均可骤发耳。现在尚有人为大局计，从中捺住，以待宁省动静，然不能久，欲发即发矣。并密陈，勿致追悔，幸甚。四月廿六夜。

188 陈陶遗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左右：别后下一日搭神户丸出发，经青岛、大连、长春三埠，直达哈尔滨。沿途耳目所及，恍若重游东瀛三岛。哈埠为北满中点，市况尚盛，路界内俄商为多，路界外华

商居多。县治即在轨道东，名傅家甸，一大市集。惟道路不修，又值江水暴涨，满地琼浆玉液，交通几至断绝。垦事方在着手筹备，今年开冻较迟，不免失时之患。然投荒万里，能博得一清净境，已属大幸。欲成一事业，非吃几年辛苦不为功也。惠教由庸生转交，率布顺承兴居。陶遗谨上。五月九日。

交涉风声日急，此间更见恐慌，一般商民尚能镇静，国民忍耐性日进，差足喜也。然否？

189 黄兴致唐绍仪等函

少川、秩庸、季直、蛰仙、雪楼、竹君诸先生大鉴：不见三年矣。海天遥望，怀想时深。前上一函，谅蒙察及。迩维救国心长，扶世道重，忧勤之余，动定增吉，钦颂莫名。袁氏谋叛，帝制自为，去冬以前，国民蜷伏于淫威之下，莫敢或动。公等以海内硕望，翘然高迈，不受尘污。袁虽百计招致，而去之愈远，正义所存，中外倾动，自此民意稍伸矣。滇、黔起义，桂、粤、两浙继起，护国军声势愈振，逆势益穷，大局解决，当在不远。但袁尚负隅，乱犹未已，全赖公等合力主持，逼令早行退位，其他意见歧异之处，尤望从中斡旋，使趋一致，以便根据约法，早奠邦基。兴于国事负疚实多，学识未增，寸心不死。此次由美抵东，意欲于个人力所能为，竭诚图之，为国人补助。倘荷公等随时赐教，尤所忻幸。敬颂道安。弟黄兴谨启。五月十七日。

190 黄兴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大鉴：昨邮上一函，想已达览矣。兹有友人何君雪竹，于宁、皖、赣、鄂一带均有布置，而于鄂事尤有把握。今湘省既独立，机势紧迫，有如急火，尚望大力一为援手，俾得进行，不胜切祷。手此。即颂毅安。弟兴顿。五月十八日。

191 雨浑致□□函

承惦念，无任感谢。今早有事往晤税司，据云西人迩来尤反对独夫。倘宁议无好结果，中国必大乱矣。所传之件，容探明再奉闻。此请晚安。雨浑。

192 雨浑致□□函

惜□硃笔可恨，临时政府一说亦有所闻，只可作离奇新闻。顷有友人致电话：陈英士午后六句钟被刺，宝昌路同时亦有炸弹声。此请晚安。雨浑。

193 程德全复赵凤昌函

竹公先生大鉴：手示并克缄两件读悉。民国成立，天实为之，仍托天眷佑，赖以保存。诚如尊谕，但望共体天心，同趋正轨耳。毕竟克强脑筋清楚，读之令人欲泣，近亦想稍慰矣。咫尺相处，全亦未能诣教，想先生当亦见谅，略此形迹也。此复，敬请晚安。德全敬启。

194 赵凤昌复黄兴函

克强先生大鉴：去冬今夏，两奉手教，当为一一转致同人。对于尊旨，一体赞同，并深佩先生爱国热诚，不遗在远。今袁氏已伏天诛，黄陂继任，大局粗定，惟一般官僚盘踞要路，似是而非，谣惑众听。元恶虽已自毙，政治尚待改良，兹事体大，非集各派中心人物，化除私见，悉心研究，确定方针，指导社会造成正确舆论，实行监督政府，则前途祸福，正未可知。同志之士，均盼台旆早日归国，解一时纠纷之局，树百年远大之规，国家之幸，亦吾党之志也。张季老昨有复书，因便寄呈。思缄虽羁留北方，实与西南潜通声气，惟来函至今始得寄达耳。何日首途？幸先见示，惟万万为国珍卫。□□。

195 张相文致赵凤昌函

竹翁前辈大人尊鉴：在沪时备聆雅教，钦佩无似。日前北来，以束装匆促，未及走辞，忝在爱末，谅不罪之。京师市情已渐回复，然谈及前月初旬恐慌之状，人人犹有余悸，盖大行龙驭若复留驻一二日，则全局糜烂，真觉不堪设想。甚矣，天之厚爱中国也，迩者大江南北遍告水灾，而敝邑灾情之重，实为十数年来所未有。晚到京后，适接乡人告灾之书，而愈

不能不有望于丁君衡甫所允之赈款。晚已据情转告丁君，窃以前日丁君所言，长者亦与闻之，晚为此不揣烦渎，更乞长者于晤丁君时，勉为敦促，迅予筹措，以践前言。晚之感恩，诚不啻身受之矣。肃此，敬请尊安。晚相文鞠躬谨上。七月十九日。

196 黄兴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大鉴：昨晚归，本拟急趋〈奉〉教，因友来缠住不果，鹄候驾临，即颂筹安。弟兴顿。八月三十日。

197 林大任致赵凤昌函

竹君世叔大鉴：远辱赐教，敬聆一一。鄙事更费清神，感甚。少川先生尚寓津门，有三两日入都之说。大任以小病未获趋谒，抵京后当得晤及。此间风气既靡，怀阴谋者乘间抵隙，恣为诡言，以惑众听。然捕风捉影，当局者亦渐悟其非。民党方面诚能和平稳健以为进行，庶几不贻谗慝之口实，而政府亦终有推诚相与之日。每晤个中人，未尝不以危言相告如吾丈之旨也。徐州会议闻中央亦甚注意，阮忠枢、曾毓隽辈相属于途，多方疏解，以求统一，未知遂能就范否。《公言报》创办者梁士诒，而协助者各督军，经理为汪有龄，主笔则林万里、王世澂、梁仲毅、黄秋岳，皆帝制派也。当群言淆乱、是非未定之日，其影响所及，殆亦未可易视也。谨此奉复，祇请道安。世愚侄大任谨上。九月廿四号。

198 熊希龄致叶揆初电

端密。此次到京，探查外交情形，无一国不与我有恶感，近日交涉几至断绝。自去年帝制发生，五国劝告；近因老西开案，又有英、俄、日出而调停，协同谋我，根蒂已深。目前各外团希望者，专候伍秩老来京，均有万木无声待雨来之势。望公与竹君先生速劝秩老迅即到任，救此危机，或可苟延残喘也。盼复。希龄叩。马。印。

199 伍廷芳复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大鉴:接奉手示,并附熊秉翁致叶揆翁密电一通,均照诵悉。促弟早日启行,至为纫佩。弟准二十五日星期六早车首途,知念特达。原电附还,遵弗宣布。束装匆促,不克前来告辞,尚祈鉴谅。专此布复,祗颂筹祺。愚弟伍廷芳鞠躬。十一月廿三日。

200 熊希龄复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阁下:令坦到京,奉读手书并书照各件,敬悉近状康宁,精神矍铄,世兄又文采翩翩,箕裘克绍,望之真如神仙中人,不胜健羡之至。弟以庸才,躬丁乱世,辛亥为公责以大义,不得不勉效驰驱,虽明知项城权诈,然因时势所趋,百端迁就,冀其统一寰区,存此社稷,不料竟为所卖,几濒危险。择木之智,不如少川远矣。去年之变,见几而作,南北战事忽及梓桑,老母仓皇避难,弟展转奔救,始得迎养津门。更历世变,益知迂拙不足有为,深懔李氏报国日长、报刘日短之训,决志退隐,以遂乌私,或者知足不辱,聊以苟活草间耳。辱公期许,虽竭蹶国事,有负知人之明,然自两次登场,以未妄费国帑。两绾度支,第一次各部总长均未领薪,第二次则以兼任之故,不取兼俸。始终个人未向财部支用一文。此外,政党、报馆,亦不津贴丝毫之费,项城屡次深文罗致,终无如何。对于政治行为,亦未利用手段,播弄攻击,陷于政治罪恶。仅此消极洁己,足以远告故人而已。承嘱之件,行将与静生、澜生、剑秋、思缄诸君筹商,设法以慰拳拳,但须稍缓时日,方可有希望也。年来心绪恶劣,屡欲详陈一切,均以了无寸绩,愧对故人,非仅疏懒已也。日前与友人往游泰山,得诗两首,抄呈台阅,亦足以见弟近日志趣之所在。外间不知者,尚疑弟之观望时势,殊为误会,请公持此以观其后可也。专此肃复,敬贺年禧。弟希龄顿。一月五日。

登泰山绝顶观云海

故碑剥落已难传(即李斯立石,俗所称无字碑也),汉武秦皇亦渺然。自有清空无上极,何须立石最高巅。

云海茫茫一望空,无心出岫又随风。倏生倏灭刹那顷,大地山河幻影中。

201 张相文致赵凤昌函

竹君前辈大人尊鉴:客冬奉读手教,只以俗务稽迟报答,殊抱惭悚。昨又奉读来示,敬

聆雅言,欣甚。近今政局,自表面观之,似趋于平静,实则暗潮未减于昔。自美德失和之后,吾国几有牵入漩涡之势,执政诸公,有主张加入者,有不主张加入者,诚以各人所见之不同使然,固不能谓含有丝毫成见。然据道路传闻,竟有谓野心家欲利用时机,达其叛逆之目的者。若然,则吾国之国政,乃真不可救药矣。其他若财政,若内务,则皆补苴罅漏,弥缝一时,无有以久远计划进者。即有进者,亦未必能行,此所以识者兴叹也。丁衡老关心桑梓,为敝邑义振事尽力,晚闻之,私心窃感。又阅王君之函,称敝邑灾民苦况,亦系实情,如衡老能为敝邑更筹巨款,博施赈济,则泗邑之民,固皆感恩,即晚亦心谢靡极也。衡老现仍住沪否,如相遇时,敬祈长者将晚所望于衡老之心代为转达,毋任企盼之至。谨此致复,余容再陈,即颂台安。晚相文谨上,二月廿日。

202 孟昭常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赐鉴:别来无任驰企,伏计兴居,佳胜为颂。昭常抵哈后,曾因事至都门,小住兼旬。时以对德问题纷纷聚讼,曾一见任公,稍有所论辩。任就国际上情势立论,终以加入协约为便,一时名流多附和之。盖惑于交换条件之利益,而不知其非也,公行险儌倖之论,可谓切中时病,今益显然。及还哈,适俄国革命事起,东欧战局益不能支,又屡以书致都人,冀由君劢以达于任公。乃一不之省,反以为哈市所闻多不的确。今又各以文字促进第三步,以陷国人于险难之域,心窃忧之。公端居深念,感想何似?在京时曾从思缄处见公书,并附姚子梁电,可为一噱,然而都人不悟也。舍间用度,月后或将不继,恳以旧历三月初旬接济二百元,至四月望后更接济百元,五月南旋当能措缴。远客异乡,重以家口为累,心感不可言。曩得家人书,知公及夫人尝枉过存问,并有赐予,感谢感谢。内人体弱,益以儿女之累,极少出门,此时或未能报谢,想蒙慈谅。肃此,敬颂春融多福。孟制昭常谨上。四月三日。

正封缄间,适接小女信,云赵老伯母又枉过,并送来家用二百元。甚感甚感。俄政体已决定共和,并取法国制,但元首尚未有定名,其内部亦未能一致,识者危之。皇室问题,已向我国调取优待条件,将奉为蓝本,我居然先进矣。

203 熊希龄致赵凤昌电

康、张阴谋复辟已成事实,伪诏已布,黄陂逼退北方,段芝老即起反对,战事将起。其目前最要者,须电告民党,宜速释嫌怨,与北军联合,万不可于北军范围内发起革命军,恐北方将领畏有萧墙之祸,反致团结一气,投入复辟漩涡,则大局纷裂,难以收拾矣。望复。希龄叩。东。

204 熊希龄致赵凤昌电

南密。段芝老已视师马厂，即日出兵讨贼，惟后防关系重要，请设法运动海军六艘，开赴大沽，并载攻城巨炮接济前敌，足以震动北京军民，使南苑陆军与辫军携贰，亦一助也。望速进行，并乞将此电转南京冯副总统，无任感祷。希龄叩。支。印。

205 熊希龄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阁下：段合肥已起义师，即日进攻。惟北军各官脑筋简单，恐为张勋等通电所摇动。兹拟一公启登之天津《大公报》，稿呈台览。公能于上海设法通电，北军各省更为加劲，乞酌。希龄叩。七月四日。

206 赵凤昌复熊希龄电

天津英租界小孟庄十号熊秉三先生鉴：南密。芝老誓灭狂寇，力保共和，无任钦服。尊电即达副座，海军已派三舰来大沽，所需可就近商之。惟虑攻城恐为外人所阻。此变某国暗助无疑，或至征讨紧迫时，某国竟出为调解，俾张逆拥清室以热河为退步，且以内蒙为小朝廷，即某国主分南北之议。逆党不顾国家，适如其愿，真堪痛恨。公谓何如？祈注意预杜狡谋，并望电复。昌叩。歌。（中华民国六年七月初六日）

207 熊希龄致赵凤昌电

竹君先生鉴：歌电悉。今日拂晓，廊房开战，逆军已败退至安定，再退再撤铁路，我军仅伤数人，逆军死千余人。捷音一播，中外快心，可免观望。现在直、鲁均已会师，兵力甚厚，不待攻击，当易屈服。邻国军人对于铁路颇有责言，今见我胜，又随时修复，或免藉口。热河、绥远均已电请派兵堵截。段亦于本日回津，在省公署设立办公处。希龄叩。鱼。

208 赵凤昌致冯国璋电

南京冯副总统钧鉴：去夏通问，一年刚届，大局复扰，且生奇变，幸仗威信声讨，指顾奠定，无任祷企矣。昨接秉三天津来电云：段芝老已视师马厂，即日出兵讨贼，惟后防关系重要，请设法运动海军六艘，开赴大沽，并载攻城巨炮接济前敌，足以震动北京军民，使南苑陆军与辫军携贰，亦一助也。望速进行，并乞将此电转达南京冯副总统，无任感祷。希龄叩。支。印。谨即转陈。赵凤昌叩。语。

209 熊希龄致赵凤昌电

浙江兴业银行叶揆初兄鉴：端密。转赵竹君先生鉴：我军今日占领丰台、南北苑。陈光远、蔡成勋、刘金标三师均响应，夹攻逆军。陈已派为中路司令。北京电话，张勋辞职，并电段芝老，愿听处分。曹军正在跑马场接战，西路有三师足可灭此朝食。特闻。希龄叩。阳。印。

210 熊希龄致赵凤昌电

顷闻孙中山先生有电林公使，请送黎前总统由秦皇岛乘军舰赴沪等语。黎前不听龄言，颁发解散国会命令，已失元首之威信尊严。又发命令特召张勋入都，政变迁逃，居日本使馆，元首资格复失。日使亦正式声明，不令有政治活动。中山此举似欠妥协，望公密商至友。弟意此次南北双方趁兹机会，切宜化除意见，互相商议，万不可再生枝节，使海内□有纷裂之兆。目前重大事宜无过于此，弟□宗旨专注调和，决不自登舞台，公当见信斯言。再，一切电文望勿宣布。希龄叩。阳。印。

211 熊希龄致赵凤昌电

昨飞行队炸弹投入皇宫，炸伤数人，宣统惊病。现三路司令兵围北京，逆军释械投降，剃发裁遣。张勋逃入英使馆，清室通电表明被胁情形。段合肥日内入京，冯麟阁今日已在

京奉车上拿获，特闻。希龄叩。青。

212 熊希龄复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阁下：昨奉手书，敬佩仁言，承捐赈款，尤钦慈抱，谨为灾黎拜赐。此间现集各慈善团体，设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弟承众推为会长，美国红十字会顾临君（美国人）为副会长，经理账款，最为可靠。我公之款即交会散放，今先将本处收据二纸寄呈，日后支付即由联合会宣布登报。弟去年抚绥湘西，即深觉教会中办理赈济，不仅有舍身救人之宗旨，而一切办法亦较华人为有条理，故此次善后事宜，半委托青年会、基督教会为之，盖与我公所虑者有同慨也。北方救灾比南方为难，以衣食住均须设备，大水之后柴秸皆淹，即煤柴亦为筹济；而冬寒在迩，弟视事已迟，深虑稍有延误，不得不昕夕以图，焦灼万分，寝馈不遑，俟后得暇，当再将详细办法沥陈左右也。弟自隐津终养，决志不闻国政，此次目睹灾区惨状，心良不忍，且念出仕十余〈年〉来，从未直接为民做事，愧对吾民，勉竭驽钝，以当此艰难，亦冀稍赎政治之罪戾而已。时局益恶，双方均走极端，大皆亡国之臣，吾辈无辜被累（弟已为双料难民，天津寓庐为水所淹，家乡又为兵燹，无家可归）。兹将前今两电寄呈台阅，尚有多电，缮抄不及。佛云不可说，惟有付之太息耳。专此奉复，敬叩台安。弟希龄顿。十一月五日。

213 赵凤昌复熊希龄电

天津英租界小孟庄十号熊秉三先生鉴：南密。阳电谨悉。黎南[行]不成事实，继任须在合法。尊意双方商让，以免分裂，此实至要。近日察听所及，甚为焦忧，急宜推诚接洽，以见真意，调和空说，无济于事。鄙见两方应悔所谋俱误，当互相引咎，不争是非，绝不诿过一方，各平其气。现倘一方凭藉势力，一方更感不平；一尚意气，一尚智术，愈离愈远。当知国人之国，非一派之国，总想一融洽办法，勿使国人再受党祸。近见南北通电，均属客气之语，奈何？此次去尽辫逆，复辟亦永杜后患。论事实归束各方面作用，适有功于民国。公意趁此化除意见，时不可失，公速图之，并候赐教。电文向不宣布，请在京购复辟数日之公报、请愿文名单、各印刷品，寄沪为玩物。至祷，昌叩。真。（六年七月十一日下午九时三十分）

拟俟复电来再商调停各节，附记于此：一、复国会；一、遵约法；一、修宪法（另选未必能好拣，各党□旧员亦反对，如成一派，即为专制）；一、督团逼散，归罪于逆，与各方面对大局商妥发表；一、或督团请复国会，尤见顾国出之忠实，切勿恃势。

214 孟昭常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赐鉴:奉惠柬,感谢无已。新年吾辈互相祝颂,正不如世变伊于胡底。南北调和,未必出于诚意,安见其能有效耶?中央进退失据,各省分裂之势日益加甚,统一之期盖无望矣。俄乱益剧,惟高加索兵最有力,即报纸所称哥萨克者也。此部落主张联邦制,而自命为联邦之首都,将以力征经营,统一全国。而列宁政府以社会均产主义,号召下级人民,盖无往而不得多数,蔓衍于国中,致为可惧。德、俄议和,未必有效,德人择利而为之,不问其现政府为谁也。新印近思公司报告书,敬奉览。东井公司亦同时报告,并封去。中间有互相证明处,故并寄以便参观。近思新股大致已足额,可慰。廑注公所认之千元,除四百元由昭常还款内划拨外,余六百元拟请于旧腊中旬划付陶遗。盖此时遣人至奉天招户,陶遗实往主持其事,所有招户费用亦由陶垫付,故拟以尊处之六百元划还陶。腊月中旬到沪,必上谒,不识年内多一笔六百元之支出,尚无不便否?得暇仍乞见示。常意此款总在沪上拨付为便,沪拨则可省汇费也。手此,敬颂起居,并贺新禧。孟制昭常谨肃。正月八日。

215 孟昭常致赵凤昌函

竹老赐鉴:手教敬承一一。农产银行股份,记得公是四期缴足,此时自无须补缴。新股一层,本拟待陶遗到哈商之。陶公昨日到,谈及此事,以为新股以不加入为佳,盖谓羌帖之命运未知如何,不必使南人以有用之银币,易无用之滥帖,以致积重而不可返也。三、四期无须补缴,新股又不必增加,则此次所得利息一千五百余鲁布,自可取出。常意莫如趁现在羌帖价正高,就此易取银币,较为合算。不然则正恐帖价日益低落,所得银币之数愈少矣。公意如何?候示至即遵办。近思股份千元,先已得陶遗信,知六百元已于旧腊廿二日收齐,合之昭常应还欠款四百元,适足千元之数。股票所以迟迟未即填寄者,以银行事须待陶公来一商,遂懒作书,故迟迟到今也。俄币之害甚烈,我近思公司以大洋为本位,有若隔岸观火,差以为幸。农产银行股份多来自京沪,此时亦以改易本位为宜。惜营业部份积压太重,无转换之余地,遂无如之何,致可惜也。此间商人多有执迷不悟者,吾辈以政治之眼光观之,则俄乱之深,与俄币之滥,已为不治之症。除作废外,几无他法。及今不图,后悔无及矣。梁漱溟刻本,此间尚未之见。漱溟当是别号,不知其人为谁,问之蹇季常,亦不知也。曩见天津寓公杨君,作一文痛诋差弁、马贼之祸国;又闻徐君佛苏,曾在京纠合同志拟结成一团体,专以纠正武人为事,欲使差弁、马贼稍稍气慑。惜和之者寡,遂不复振。漱溟自是有心人,或恐其孤耳。秉三之联邦说,实无益于时局,只觉词费,不如正言厉色,

示以众情弗与，犹有所惮。一国之中，失其中坚，其祸必至于此。中坚何日可以造成，则天意冥冥，殊未可料。如何如何，余不尽言。敬请大安。孟制昭常顿。三月廿六日。

附上近思公司股票壹纸。

216 赵凤昌致熊希龄电

天津小孟庄十号熊秉三先生：南密。大局如此，国民不堪其苦，急宜讨论，以免浩劫。请公即来沪面谈，盼复允。惜阴。豪。（四十五字七年二月南洋路十号赵惜阴堂）

217 熊希龄复赵凤昌电

顷接沪电，姓名电码错误，似是彭静仁、谭组庵诸君联名所发，而借用南密，必与公有接洽。弟因工赈所羁，竟未能忍舍灾黎，抽身南下，望转达诸君见原。如有必须商榷之事，可否推举一人来津，此间亦正与章行严诸君筹划办法也。盼复。希龄叩。（二月六日发七日到）

218 赵凤昌复熊希龄电

天津小孟庄熊秉三先生鉴：南密。电系弟发，姓名为局改明码所误。因见大局日非，不至亡国不已，国人岂能忍心听之，欲于政界外有所讨论，是否听其亡国，抑尚有公理可言。公在政界外而又关怀大局最切，故特邀公来面谈，为函电不能尽也。今公顾灾黎，不能南下，怅甚。行严致意。顷见季老复李河间电，洵洽舆情。昌叩。阳。（二月七日下午三点发）

219 熊希龄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阁下：昨谈甚快。致组庵电抄呈台阅，幸乞秘之。此叩大安。弟希龄顿，三月二十四。

220 林大任致赵凤昌函

竹君世叔大人赐鉴：任于奉诣之后，遂决定来粤，十二晚附新宁行，十八抵广州。濂伯以一等秘书相属，今就事已四日矣。文字之役清简不繁，姑暂托于此，以观时变耳。粤中政局稍有变动，武鸣辞职，其影响也。惕生整顿兵工厂不遗余力，一旦受挤而去，时论或为之惜。然惕生无几微得失之见存乎其中，贤者于国家之事至公焉而已，殆非寻常之所知也。少川先生起居谅已复元，国事至此，可忧甚大。海军近亦宣言以促和局矣。专此，敬请逆安。世愚侄林大任谨上。三月廿四日。

221 林大任致赵凤昌函

竹君世叔赐鉴：大任以时事凌夷，不愿与攘窃权利之徒，竞旦夕得失于政潮澒洞之中，乃与同辈谋所以自立而立人者，收身壹志，遂有实业之经营，担任维持，各负其责。大任力所不足，以向来垂待不薄，遂为长者罄其情实，承允赞助，所以期其有成者，无任铭感。日内公司属有用款，拟即趋领见假之数，俾济所亟，至以为幸。专肃，祗请道安。世愚侄大任谨启。四月廿七日。

222 林大任致赵凤昌函

连日所接洽之事，尚未就议。本早专候吴淞人回，容得确实消息即驰报也。知关廑念。先此奉闻。敬请早安。任顿。十号早七时半。

223 张一麐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尊览：铸农到沪，鄙见当已代陈。麐之意，实有见于国际联盟成立，而吾尚不统一，其危险不可思议，届时追悔亦已无及。东京《时事新闻》，已为我预备南北两分办法。拙著评徐佛苏文所云：以他力加之，则相抵之，两力俱等于无。只有他力，无有自力，及今不为，后将奈何。所为穷思极想，而设此最公最平方法，绝无他种政治意味存焉。公试思

换总代表能和乎？局部能和乎？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耳。旧会制宪能成乎？人数即足矣，而定稿不知在何日也。即自行公布矣，谁其理之，有效力乎？否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国会所以代表人民者，信用耳。今之人民果信用旧会乎？若言信用，则二十二省之议会固有联邦议院之雏形，不分南北，亦无新旧，较双包案不较纯乎？若虑各省会代表不能免督军之暗掣，则走有连记投票回避本省之法。假如吾苏会之一代表可连记，其他廿一省之每省三人，而本省之三人，则让诸其他廿一省之各举三人，以最多数之票为当选。此法行，则无论何督不能运动廿一省之代表，即运动矣，而代表自身亦无预定何人当选之把握，因少一票即不当选也。他省而投本省人之票，必其名誉闻于全国者也，必其不捣乱者也。如是则此六十六人者，必最有价值者也。一切金钱运动、武力恫喝之恶根性，借此铲除。非之者曰：此种组织非驴非马，不合法。然吾但问其合民意而已。苟此六十六人者出和平，各会是之，商业、教育各团体是之，中外无派别之报纸是之，各界联合会是之，何不合法之有乎？自鄙见出而安福以为受河间之指使，实则个人单独进行，与河间无与。彼特患其拆王一堂之台耳，走以为正为一堂下台好看地步也。不然，触礁而不上不下，有何生趣？伯兰派则以为拆旧会之台，走以为正为旧会设法转圜，否则彼真能武力解决乎？恐与外人以两分之资耳。公于时局，如烛照数计，请一筹之。或虑议案出后，各督不遵则如何，走尚有说以处之，特今未便即言也。但走所少者，徒党与金钱耳，只有精神也。敬颂炉安。蔚芝、韧之诸先生致意。一麐顿。十一月廿二早。

224 熊希龄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阁下：昨日匆匆启行，未及走辞，至为歉疚。弟今日由宁北上，前在沪面告少川，将以近日所调查之财政各件奉赠，兹将英文四分先行寄上（中文俟刊竣再寄），请公转交，无任感祷。专此肃恳，敬叩台安，并贺新禧。弟熊希龄顿。一月廿九日。

225 张一麐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尊右：在沪诸承教益，屡扰郇厨，感谢之私，非言可喻。惟杖履康胜为祝。和平会议，公允作调人领袖，凡在桑梓，同声佩慰。麐因前月奔走，冒受寒湿，自南通返沪，小疾数日，致不能重莅高斋，力疾就道，大除夕到京。日来方回复旧状。庄思翁六日南行，想与公已晤面矣。两方代表有元宵前开议之讯，刻下外交紧急，亟盼国内早日统一，毋为他人抵隙。唐少翁开爽果决，七年以来沈滞抑塞，此次望其郁久必发，为吾国开一新纪元。日昨晤财政龚君，云借款来源已断，美使曾言，但使南北代表将裁兵计划发布，银团即可商量筹垫。盖军队哗变，则后事不可收拾（有谓任其溃散，援左文襄闻江南大营溃散称庆之

说,实则情事大异。吾国既无曾、左再出,若溃散后恐为白狼之续)。创未溃散,总以消导为宜,若急而相求,饮东鸩以止渴,则事尤不可为。请公晤唐君时,于此谆切注意,能于半月内,先将兵事前提解决。则探骊得珠,其余已属鳞爪。北方空气,与南方固有喧寂之殊,而渴望结束,以免夜长梦多,则大多数人心理所同也。麐因贱体不任奔波,南游之兴未免中阻。吾公关怀大局,敢以奉渎。贵族某君已询剑秋,另有高就,并闻。专此。祗请道安,世兄均候。一麐再拜。二月十日。

226 熊希龄复赵凤昌函

手示敬悉,嘱件缮就送呈,乞转交。另函因新年未即寄,大约数日内方能付邮也。此肃。即叩竹老春禧。制弟希龄顿。二月廿三日。

227 熊希龄复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阁下:昨奉手书,敬悉人日一函已到,惟未见发表,恐或有阻滞也。中国公学刘君复函送呈台阅。并颂大安。制弟希龄顿。三月五日。

228 储南强致赵凤昌函

竹老尊鉴:前日谒陈,名论韪言,闻所未闻,足令下风气壮。一二日来,与蔚老、任之、东荪诸公往复商榷,或主即进,或主稍缓,侄现致函仲老,略述上海各报接洽概状及各方意见,请其将自己意思再行整理一面。侄至南京,径与议会接洽。一俟机会稍熟,再行到沪续谒求教。惟南方方面,昨有旧国会议员通电,专论此事,未免误会。又正报方面,亦有反对之表示。吾丈傥有笔便,乞将仲老爱国真意纯出自动,并无他种意思羼杂,分为疏解,尤为祷幸。侄今午赴苏,住惠中,后日回。宜下月初六、七赴宁,初十以后,或更至沪谒候也。匆上数行不尽。祗颂尊安,统维垂察。世小侄储南强谨上。旧历九月廿六日。

229 张一麐致赵凤昌函

惜阴先生侍者：奉十六日手示并唐、黄两书，均已诵悉。苏会通电，彼昏惶恐，观其造谣之意，一则拉入党派，以生西南之疑；一则将借题发挥，使北派军民长官钳制省会，使不应答，甚且强力制止。公谓若辈健忘，尚是忠厚待人之论。走已多方与之暗斗，大约注意粤、桂、滇、蜀，使西南允许，则不允者可加以不爱国之名，群起而詈之，或为公理所屈。近作《答客问》一篇，请公教正。且深望公在上海登高一呼，群魔自退也。鄙见各团日形愤慨，正是人心可用，当局一方实已心许，而不敢言明，亦畏夫已氏之暗算耳。唐、黄二书，附缴请收入。冰鉴尚未到，到后细读，谢谢。李俊夫兄系浙省学界健者，兹托其携书上谒，乞延见为幸。李君同志，可肝胆相照也。肃复。敬请起居万福。一麐谨启。冬至前一日。

230 陈陶遗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大鉴：前自邗上还趋教，适驾出不值，怅惘无已，比维起居清胜为祝。哈埠农产银行，比得友人书，悉已完全结束，每股百元尚可收回三百卅余元。是项报告，未识已未寄到沪上，各股由遗函托哈友代领。离沪时曾托蒋君孟蘋代达，曾否已邀台浃，殊念。该行事，遗未尝与闻，而为庸生经手，各事中抱歉之一端，冒昧自任，欲代死友了此一重公案耳。专此，即承道履。陶遗再拜。一月六号，即己未十一月既望也。

231 熊希龄致赵凤昌函

竹君先生阁下：前胡子靖兄来津，承赐书嘱托之件，因在百日内未能为之转达，想荷原谅。且中、交两行，去年曾由弟函请各捐助二千元，为时未久，又有所求，恐反为前途所厌畏。昨子靖再来，已将此意告知，嘱其暂缓为之矣，公意当以为然。时局未靖，道路未宁，先灵久羁异乡，不能归葬，不孝之罪，百身莫赎。有友劝于南中觅一茔域，弟意甚爱浙江乡村风俗之朴俭温和，欲于彼间相度（再日内尚有一要函由外邮寄来），公详知杭情，乞示教，以便决定方针，无任感祷。专复。敬叩台安。制弟希龄顿。二月十七日。

再，公前托荐令侄于中国公学，弟因回津未久，即遭大故，不知名条遗存何处，乞公速示，目前正值年关，或可有机会也。

光复会领袖章炳麟、陶成章合传

樊光

樊光留学日本时名樊琳，与章炳麟、陶成章关系密切。此文写于1961年，未刊。此次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手稿抄写而来。——编者

章炳麟初名绛，字枚叔，号太炎，后以号著名，浙江省余杭县人。生来岐嶷绝伦，躯格雄伟，头特大，前后脑魁硕。性颖异过人，读书十行俱下，过目不忘。少时阅过之书，至老能指出第几卷几页几行。仁慈有大志，少师俞樾、黄以周，嗣即深究浙中先儒黄梨洲、龚定庵诸儒学说，富种族思想。因慕青田刘基辅佐明太祖朱元璋驱逐胡元，恢复汉族山河，对覆清革命大义，视为天经地义。而值清政不纲，帝国主义虐民过甚，国势颠危，尤以革命为振救国家当务之急，因著《訄书》一卷，大阐对满革命之旨。后其书不胫而走，传遍中国，宣扬之威力甚大。一日忽负行箧，独往浙东青田之南田山中，谒刘伯温墓道。青田在处州万山中，时道路阻隔，伏莽潜滋，千里长途，不辞跋涉，刘墓道上三宿其间，奏记通情。闻曾见文成公入梦，宛相晤对，记先生所著诗文集，《章氏丛书》中曾有文记其事。青田刘氏宗族，至今传为盛事。自是革命之志益坚，思潮日辟，渐进而为实行家矣。

初时在沪任《昌言报》和《时务报》等撰述，因论议激烈，为清廷所忌，已在设法拘陷。乃避地台湾，旋转至东京与孙中山先生聚晤，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亦与革命巨子黄兴诸人会晤，计议革命大计。以上海华洋杂处，易资为实行革命址基，乃回沪与蔡元培等组织教育会为革命机关，光复会即由此发轫。旋接南京南洋公学退学学生章行严等要求，为组织爱国学社，担任管教，更从而培养人材，发展革命事业。并主编《苏报》，即后来所最著名第一次在中国发现之革命日刊报纸，极端发扬革命主旨。是时，四川人青年革命志士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大张对满清革命激烈言论，词旨明显，人民都解。章先生为之作序，力为宣扬，更在《苏报》上日事鼓吹，该书销行甚广速，传遍全国，深入城乡。先生以爱国学社校务事，与吴稚晖有龃龉，乃为其向清廷告密，以书报革命全系先生为主，清廷即遣南京大吏至沪，勾结租界当局，由工部局逮系章、邹，且要求引渡归中国审办，立行封闭《苏报》，株连报主，欲广兴大狱，肆为瓜蔓之抄，为一网打尽之计，是即当时所喧传于中外之“苏报案”者。幸其时民气大张，舆情愤激，帝国主义者有所顾忌，而清廷以腐败

垂亡之局，外人亦不大为其卖力，且欲留些机会，使其内部矛盾，以为诈索利权地步。而章氏名大，更不敢轻易残害，乃以不杀国事犯为名，将章、邹关入西牢三年，封禁《苏报》，罪其馆主陈范，倾其财产。章先生乃与邹容同案共狱，两人更成莫逆，壮志益高，受尽狱囚劳役后，邹在刑期届满后瘐死狱中，闻系勾通狱卒于饮食内进毒致毙。先生义愤填膺，而又莫能援救，公谊私仇，覆清之志乃益切。

先生以刑期满届，幸得释出狱，步出狱门即由东京同志前来等候迎接，飞快送上轮船东渡，再至日本东京。时留学生同华侨聚集欢迎者六千余人。先生一场讲演，发扬覆清革命宏旨，闻者无不衷心悦服，斗志轩昂，大有剑及履及，即日进军北京、扫荡长白山之概。翌日传遍日本各报，嗣是留学界遂日以对清革命，光复汉土为事。而日本志士名流，前来访问者络绎不绝，多对中国革命思有援助。

先生既与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①人时相会聚，筹划革命大计，并即担任国民党②机关重要期刊《民报》总主笔，更阐发所著《訄书》大旨，于是而留学界革命思潮更蓬蓬勃勃，风起云涌。以与陶成章气谊相投，志趣融洽，乃开诚结合，已均为光复会领袖，亦入孙中山先生所组之同盟会和衷团结，共力革命。

陶成章，绍兴会稽人，博学多谋，强毅果敢，勇于任事，劳怨艰苦均所不辞。少时颖悟，迥异常人，六岁读书过目成诵。以在其乡久薰陶于黄梨洲、张苍水诸先哲之大义微言，并喜悦新书西哲革命名著，早富革命思想。又常见满清驻防旗人在各地方不时凌虐人民，非常愤慨，遂坚持革命宗旨，因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一书，署称为会稽先生。庚子年义和团起，拟潜入北京乘机刺杀满清西太后那拉氏。以起事不成，因又只身赴天津，历游蒙古东西盟各地，观望山川形势，以规光复。辛丑复至北京，不得机而返。壬寅再赴日本东京，拟入成城学校学陆军，能回国柄权，实行革命。时清廷驻日公使留学生监督汪大燮刺知成章有异志，畏其学陆军，以计调其赴北京而除其学籍。乃复折回国中潜入浙江东西各属，以联络会党组织实力，以为躬亲从事革命基础。又在沪专设机关，即锐进学社，由尹锐志、尹维俊、李燮和等主持，暗中输入革命书报甚多，以资启发，后来上海光复，即由该社为起义本营。在浙联结会党潜力巨子，如嘉兴敖孟姜，绍兴竺绍康、王金发，兰溪蒋禄山，金华张恭，永康吕戴之，台州王文庆，云和魏兰、张伟文，丽水阙玉麒，缙云周华昌、吕东升等，皆其显著者，嗣后皆在辛亥革命役中卓立事功。

成章先生与余等设计，以浙东各属万山丛杂，会党甚盛，容易资以起事，曾徒步三次潜入金、衢、严、处各属，组织起义，屡被侦缉破坏，不获成功。但先生愈失败愈不畏劳苦，草鞵箬笠，胼手胝足，了无所苦。事急时，望门投止，人皆争欢迎之，其得人心爱戴如此。历在浙江图谋起义，四过杭州，与其家绍兴相隔一江，从不回家。有一次将近除夕，人有劝其一返家乡度岁者，毅然回，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复能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其坚毅报国有如此。丙午岁潜结闽皖各同志，被任为五省大都督，分浙东浙西、江南江北、江左江右、皖北皖南、上闽下闽为十军，计划在杭垣

①② 应为同盟会。——编者

起义,作大规模行动。不幸为浙抚侦知,机关、器械和一切军备全被破获,与重要同志数人仅以身免,乃复东渡至日本东京。

初余到东京留学,即往见中山先生,畅谈革命,极承奖励加入同盟。嗣即与成章先生结识,介绍见章太炎先生,一见如故,称许备至,嗣后到老,见面时犹称我当时樊狆之名。时章先生居东京九段坂上一日本式房屋中,与刘光汉(申叔)一名师培同居。刘携其妻何震并其表弟汪公权(号汉溪)共居。成章先生与龚宝铨(号未生,浙江嘉兴人,后为章先生长女之婿)则每日同至,为章先生处理人事,并筹商大计。余间日常往,章行严、秋瑾、周树人(鲁迅)、吕复、陈独秀则亦常见入座。盖章先生既全以革命为职志,其居处不啻为东京留学生谈革命者之集会场也。

章先生和易近人,绝无城府,出言平和,恂恂然真为大儒者气象。躯干既雄壮,形貌奇伟,顾视不凡,一见即使人肃然起敬,知为伟人。论事每引经据典,有所指引,常能指出某书第几卷几行,丝毫不爽。富理想,高裁决,作文时手不停挥,少所窜易。语操杭音,滔滔不竭。日常不出门,目短视,且少时有羊痫风病,恐单独在路行动有危险,人亦有事辄往就之,以取决焉。而成章先生则果敢英断,遇事勇为,切实力行,不辞艰险。每遇有大事,由章先生论决,成章先生即为推行尽利,因而相得益彰,而当时革命成效乃大著。东京方面,气势极盛,中国留学生将近七万[千]人,革命雄潮,传播甚广。而东亚各国所来留学生亦不少,有志者并亦亲炙。成章先生乃与余于丁未夏组织一东亚亡国同盟会,潜结安南、缅甸、印度、暹罗诸被帝国主义压迫国家之留学生、侨民思想前进者均在内,相互支援,共同革命,推章太炎先生为会长(此事在中央文史研究会所编辑的《辛亥革命》一书中第一本五二四页内亦有纪载)。此会虽经日本当局严密侦察,未能公开大有发展,但各人均皆爱戴团结,颇多作用。闻有多人回国争求其民族独立建立伟大事功者,实皆由兹发轫。而光复会则内部组织宏大,坚实健全,内联留学生和国内学生、志士、会党,外结南洋群岛和欧、美、澳、亚、非各地华侨,传布革命宗旨甚广。初时成章先生游历南洋英、荷各属地,运动华侨,并募捐款接济国内起义,乃为同道者所忌,多方尼之。成章先生知难与共事,决计独任艰钜,忌者益切,散布谣言,诬为保皇党,遣人暗杀,幸得李燮和等力为辩解,得免于难。因将其所著浙事,即纪载浙江各同志革命事迹始末者编《浙案纪略》一书,以一部分登之当地《光华日报》,自是而南洋各地无人不知陶成章为久已声名卓著之人。遂先后在各地遍设光复分会,大加发展,是亦为光复会与同盟会分歧之一端。

光复会每年向华侨劝募来款甚钜,但均以用于革命事业,个人毫无染指,各人刻苦自励,生活极简单朴素。章先生居处极俭约,一身布吴服(即日本装),数年不换。成章先生尤俭约,耐劳苦,尝严冬来寓过访,适遇雨,日本旅馆均席地而居,须在门口脱靴方能进内,陶在门外脱靴时,水已漏渗其袜,脚跟暴露在后。日下女诮其穷小子,谓如何与此下等人交往。余笑语之曰:勿瞎说,彼实为最富之人,每年经其手进出者数百或至千万,彼特节约,不肯浪费,且逐日为国奔忙,无暇为添补衣服耳。

先是章先生初至东京任《民报》总编时,正保皇党势力在留学生、华侨间气焰澎涨最盛时。时梁启超在横滨发行《新民丛报》,推行甚广,大事宣传保皇,邪说繁兴。当时革命党则组织《民报》宣传革命,与之辩驳以抗之,但只胡汉民、汪精卫等主笔,何能抗衡梁启超手

笔？迨章先生任总编，亦邀刘光汉与胡、汪等均在内写稿，由成章先生为发行人(后亦任一时期为主编)，而总其成者则全为章先生。当《新民丛报》犹在《民报》势均力敌时，章先生每朝得《丛报》，即手不停挥，严词驳斥，使之体无完肤，连夕发行登出，人皆争阅，赞扬之声，遍地轰传于留学生及华侨众间矣。梁氏为之气夺，保皇党势焰乃大衰。一日，梁启超聚集其党筹备多时，在日本东京市中心神田区锦辉馆大开讲演会，以图再振。成章先生告章先生，是欲卷土重来，不可不设法迎头痛击，绝其野心，先生笑颔之。翌日，梁氏高冠礼服，如临大宾，扬声作保皇党滥调，不待讲毕，众哗然拥章先生上台针对其言语，一一驳斥，句句深中人心，掌声雷动，先生从容退出。梁氏不知进退，尚欲登台申辩，方说出保皇二字，忽听众中一声呼打，众声齐发，如山鸣谷应，震撼屋梁。张继身高力大，即将痰盂飞抛过去，梁氏侧身一躲，则不着脸而着背，众人蜂拥而上，梁氏抱头鼠窜，赖警察保护，跳出后门遁去。嗣是保皇邪说，再不敢有人宣诸稠人广座间矣，人民群众之权威有如此。

时东京革命志士多出入章先生之门，而先生亦诚心接纳，相与晤对座谈，终日在客座，仍无倦容。谈到革命事业，则意绪纷飞，热情发越，滔滔若决江河，使闻者鼓励奋起，如将临阵。成章、宝铨按日必至，传达内外事务，除余等常到外，其余留学界名流志士来者甚多，日人朝野名流亦常到。惟陈独秀虽常来，先生似无意接纳，谓其人语言摇动不定，见理不清，恐将为终身之累。刘光汉常会谈，其妇何震与汪公权亦常陪列。何年轻于刘，举动轻浮，而汪公权常借端逗与调谑，章先生每婉言规劝，欲以圣诚感化之。有一次看得无礼过甚，且正言诫汪，汪、何二人后竟串同，间刘与先生反目分居，复同回国向端方出卖刘光汉。先生迫切痛愤，盖惜刘之学，而竟为妖妇匪人所误而作汉奸也。汪后又潜来东京，夤缘至《民报》社，密在茶壶内放药，欲毒死章先生，盖受清廷贿款五千元，以此役自坚其信用，亦为进身之阶也。此案发觉，轰传东京，汪不能立足，溜回上海，为会党中人王金发所遇，被刺而死，完此一段公案。迨至辛亥革命成功，章先生首先致电武汉当局保刘生命，谓不可断读书种子，盖犹敦厚友谊而原谅其情境也。

留学生人数大增，中国革命火焰亦日以高涨，清廷大恐。乙巳岁，日本受清廷密约，特颁布奴化的中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与朝鲜学生等，缚束自由，酷无人道。我全体中国留学生大愤，余与秋瑾、吕复等往骏河台中国留学生总会，发起全体留学生大会，号召全会数百学生罢课回国以反抗之。日本报纸初皆讥笑谩骂，尽力破坏，日本《朝日新闻》并诋为放纵卑劣。而我留学生同人益自惕励整肃，奔走呼号，慷慨激昂，特组一总纠察队，由我等任之，自相戒饬，绝不逾矩，誓非抗罢不休。湖南革命志士陈天华素怀大志，卓荦不群，对此义愤填膺，痛不欲生，特写成万言绝命书昭告国人，独赴日本大森地方投海而死，轰传全世，势乃益张。章先生与成章先生等则暗中力为支援，作后盾主持尤大，遂致日本朝野上下大为震动，卒将中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取销，而学生革命思潮乃益大。清廷驻日公使杨枢乃以留学生欲假抗争取缔规则为名，纠众回国革命等语奏，奉清廷严旨驱逐余与吕复等首事八人回国，严加究办。是时王克敏为驻日使馆参赞，奏稿即出其手，盖其卖国戕害同胞根于天性，由来已久也。当时余等即欲回国亟起革命，章先生与成章先生均劝阻，以时机尚未成熟，倘此时回去，正好落其缉拿圈套，自投罗网，于事无济。况现目的已达，规则取销，不如改名，仍留学日本，待机而动。因此为余改名光，吕操元改名复，以示光复之志，其

爱护保全人才之盛心，永矢勿忘也。乃章先生对我尤特加青眼，推心置腹。

一日，成章先生来我寓，开口即云道贺。余愕然曰：现革命尚未成功，何事可贺？成章先生曰：贺君将作乘龙快婿，而得美满家庭也。因言章先生久赋悼亡，所遗长女最韶秀，知书饱学，能传章氏家学，今已届标梅时候，先生历相多人，以汝诚实，欲选作东床坦腹，嘱我为月老，故来传音道贺。余乃曰：此事实吾生之大幸，亦是最不幸。我出国前，已由外父相攸见爱，再三托人问我父母，欲以爱女见字，已由父母之命聘定，少余五岁，现正在家求学待年。今留学界中多有在外停妻再娶恶习，我已欲矫之，岂可自干其咎？因咏"纵是宋弘辞汉主，终然丁掾感曹公"之句以辞之。成章先生乃为我善辞，先生怡然曰，我固知此子有志，应当成全之。当时，我固一贫小子，学费不敷，且依靠夜间教书自给，而先生之钟爱若此，其平日奖励后辈，培护人材类如此。后其女嫁龚宝铨，在袁世凯称帝时，章先生被羁禁于北京，其女与龚偕侍在侧，因不堪袁氏威胁竟自缢身死。

争取缔规则成功，留学生反受严处，嗣是而革命势焰益炽，章、陶等和革命党人计划进取之力益大。章、陶等在东京更为清政府所忌嫉，既已收买刘光汉，在武汉端方幕中作耳目，复派多人假充考察政治教育或留学生，来东京渗入学界内部伺察，欲为根本消除革命之计，有大肆摧残举动。而袁世凯在北洋大臣任上，尤注意成章先生，谓此人将来必为我大敌，亟欲罗致之，密遣人来，甘言利诱。而成章先生绝不为动，一笑置之。但清廷对章、陶等阴谋益急，恶势益张，或劝须有戒备，或暂避地者，二人了不为意，谓从事革命，早置生命于度外，何能效小儿女子，畏首畏尾而能成大事哉。

革命潮流既澎湃于中国，革命党在内地起义者，如黄花岗等役，轰轰烈烈，声震寰宇。光复会则由章、陶诸先生严密组织志士英才，回内地谋职或捐官，渗入国内清政府机关握权，乘机从内部起事。熊成基在安庆起义，失败后又潜赴哈尔滨谋刺清贝勒载洵。成章先生又计使徐锡麟回国捐纳清室道员，在皖省恩铭处得权，办巡警学校。锡麟先是又与秋瑾等在绍兴开设大通师范学校，耑事收揽浙中各会党头目和革命志士，人材众盛。锡麟等在皖垣刺杀皖抚恩铭，一声霹雳，清室震悼，东南半壁，全体动摇。大通原约同期举事，因皖垣事有失缜密，锡麟恐全盘泄漏，大功败于垂成，乃先期举发，一击成功。惜皖垣各方接应未能得手，而锡麟等三杰遂以牺牲。清廷一面则来绍兴查抄大通学校，秋瑾被执。党中诸人各地逃散，仍传播革命种子遍于浙东。秋瑾被刑就义，绝口不言，临刑只吟"秋雨秋风愁杀人"一句，绝对不屈，闻者壮之。后人特墓于西湖，定时吊祭，并立风雨亭以纪念于不朽。知府旗人贵福，所谓贵翰香者，不久被秋瑾学生尹锐志、尹维俊姐妹乘机亲手杀死，为师报仇，是案实以褫清廷之魄，厥后中国革命成功，以皖、绍之举为最大转捩关键云。

自皖省及东南各处时有起义之后，满清南方各省都已震恐动摇。我东京革命同人以机会已届，章、陶诸位与余等计议，应即设法归国内活动，乃令我等党同志分途回国，从事宣传，组织策进，实行举事。戊申岁，余等归国，分途渗入军队、政界、工、商、学及地方自治各方面工作。以清廷宣布假立宪筹办地方自治，此方最易发动基层民众，联合地方势力。余乃入处州参加筹办自治，仍不时与成章联系，出外从事各方工作。时各地方会党及革命潜力日益伸张，浙江各地更因陶成章先生平日活动联络，益有蓬勃奋起之势。成章先生乃复潜行回浙，到金、衢、严、处、杭、嘉、湖、台、宁等处，结合各属，催促发动，分配多人普遍出

动部署。是时与陶时同聚议计划，虽屡有起义，未能成功，而其擘划经营，联络团结，发掘潜力，使都能实践，其成效则甚大。

武昌起义后，既由陶先生所设立之锐进学社为本营，以李燮和、尹锐志、尹维俊为首，会同陈其美等攻取上海制造局，光复上海。又由尹维俊、王文庆等赴浙发动朱瑞、吕公望等光复杭州，方干箸等在嘉兴反正。我与周昌华、吕东升等在处州起义。而浙江各旧府属均同时起义，各设军政分府，类皆为成章先生平日所布置策动之人。嗣又由朱瑞率领浙军敢死队北伐，以马郡等处进兵，百战攻克天堡城，驱使张勋宵遁，光复南京，得以召集各省代表，组织临时参议会，选出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推翻满清，改定国体为中华民国，宣布五族共和，颁布临时约法，以开民主共和基础，而结束二千数百年封建专制之局。

成章先生于辛亥夏曾又赴南洋各地，发动华侨捐款支援国内革命，又成立多处光复分会，陆续筹募钜额捐款，汇归国内作革命起义饷款，如第九镇统制徐固卿，上海陈其美、李燮和等，即得其接济以举事。其他如杭州并江浙各重要地方起事者，亦皆得其支援之力为多。是时在上海、松江、杭州首义之敢死志士，亦类皆成章先生平时推心置腹所联络之志士。

武昌起义，一声响发，四方响应，不久而东南数省全体解放。成章先生数十年来在东南各处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殚心疲体，力征经营之功为不少，其成效著矣。

武昌起义时，成章先生方在南洋募带钜款回来，浙中光复各同志，公举为北伐总参谋长，乃在沪维昌洋行设办事处。因奔走各处，联结同志，援助浙军北伐，进攻南京，竭力焦劳，几乎寝食俱废，因而旧病复发。本在卧病，以南京光复，国体初定，而北方未靖，朱瑞等督率浙军，仍在筹划进军北伐，强起视事，与朱瑞等计议进兵方略。时陈其美在沪督任上，声名恶劣，当然是大不满意，间有讥评，而陈其美又欲向陶分用其带回饷款，陶正色拒绝，以此为北伐饷需，当不敷支援甚钜，决不能移作别用，陈既衔之次骨。适是时浙江都督汤寿潜辞职，先是陈在沪督任上，中外攻击甚烈，早不安于位，意图调继浙督，曾遣蒋介石等到浙运动，浙人置之不理，迭次派人来迎成章先生继任，代表络绎于道，乃更触陈之仇忌，认陶为首要敌手，使蒋行刺。当时即有陈其美欲刺杀陶成章之风传，王文庆在南京已闻及，特来沪急劝成章先生避地。乃陶以北伐筹饷等事重要，未能摆脱，因累次迁居至法租界广慈医院养病，初甚隐密，而蒋介石到处寻访，遇到张伟文，谓有关北伐机密要件，须与成章先生面商，伟文以其本革命党人，想系实情，竟引至广慈医院和成章先生会晤，相谈款洽，不期当夜即遭其凶手也。

辛亥春初，余得东京成章先生来信，乃往杭州、上海、南京各方联络，在南京陶骏保之长兄陶宾南家住至半年，与其兄弟联络甚密洽，并与各方相关人士洽商多种行动。时陶骏保任南京军事要职，极有声势，其兄宾南亦在南京地方上执重要职务，与当局及各方面都甚联络融洽，故在伊家能活动甚顺利。后陶骏保于武昌起义时在江苏联络同志起义，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因陈其美在沪都督任上声名太恶，时有激变之虞，乃至沪劝陈脱离都督，词颇激切，陈竟恼羞成怒，乘夜捉拿陶骏保枪毙，此是后来之事。

辛亥五月间余得上海陶成章先生来讯，往参会议，与陈其美会聚，知成章先生已赴南洋活动募款，嘱余即回赴处州活动。到处州府城联系，由第一中学开绅商工学各界大会欢

迎。余讲演时,竟涉及全国革命将不时爆发之旨,为清知府肖文诏所闻,拟来逮捕,急逃而免。后在缙云假名筹办城乡自治,密结同志,组织团队,乘机起义,所有当地绅商工学及良农并营警各方,均已勾通,待时而发。武昌起义一声炮响,余等即在缙云城乡起义,所属城乡满清官军均服降,地方秋毫无恙,全民欢庆。惟与吕东升等意见不同,彼等欲在处州组织都督府,余与周昌华等则以处州已有同志,解决不成问题,东南各省县未底定,北方久为满清根据地,满清又向主"宁送外人,不给家奴"之旨,必当力图盘踞,而北洋军阀把持尤力,非共联合各省全力铲除不可,决即率师赴杭、沪参加北伐。时知成章已回沪,密使报之,当即分道扬镳。群众举余为参谋长,主持一切,余乃推周昌华为总司令,率军出发,以一日程,傍晚抵永康城,满城绅商工学界都来欢迎。驻地旧满清防营初亦来投诚,但未缴械,后不知被何项挑拨,或自猜疑,竟乘夜率军来袭,围攻屠杀,同志死难者马□□、应梧生等十九人。余等仅以身免,惨痛万状,间道至杭州,时已光复,得昭雪死者,诛杀防营。时陶成章先生已由沪来信邀余等,舍弟崧甫已在杭参加光复,翌日余等同到沪已傍晚,由张伟文来引导,余与弟崧甫往晤成章先生于广慈医院。见面即殷勤慰劳,谓太辛苦,幸能脱险,后来事业甚大,不必以小挫折撄心,且慷慨言曰:现时对异族革命,虽渐成功,但政治革命当甚艰钜,北方未定,北伐尤急,满清残喘,原不足惧,但北洋军阀势盛,尤以袁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可不有严重策略对付,当须国人加紧团结,一致铲除,免得再勾结帝国主义祸国加甚。言次并欲请我等回浙,代为布置,并约明早在维昌洋行办事处公晤,酌议一切。时见其已改易中装,穿长袍,体态从容,惟形貌颇憔悴,知其疲劳于国事过甚也。谈久已深夜,余等乃辞出返寓。翌早,余方起床,忽听街上卖《字林西报》号外声,急买一份阅看,突见大字登载广慈医院发生暗杀大案,陶成章被刺身死等字。真如晴天霹雳,头昏几乎晕厥,急至维昌洋行探视,则张伟文、龚宝铨等都已先在,泣不成声,闻龚且晕去过,现正哭得瘫痪,几不能起坐。始知陶死已确实,并闻太炎先生震惊失措,几乎晕厥,自此如失左右手,终身骂蒋介石为杀人犯不置。当时只好大家节哀,商量善后,措办丧礼。惟众人均皆愤不欲生,誓必侦查凶犯,执法雪仇。

陶成章先生为中国革命伟大领袖,大名传海内外,而凶案又发生在租界热闹之区广慈医院内。此事一出,轰传世界,沪英、法租界当局亦十分郑重其事,严急缉凶。侦知凶犯在沪军都督府内,为蒋介石,原为府内中校,刺陶后即已升为上校,众始详悉其行刺之因由与主从之要犯,只以碍于沪督特殊势力,工部局未便径行拿办。然因迫于多方舆论,并以被害者为如此著名大人物,外国有力权要名流均力督促,故已出手措施,待机发动,并已叠成案卷,拟即出票拿犯。陈、蒋闻风,乃急令蒋匿名躲入日本,避过多时,使缉凶期过,案已冷去,乃敢潜回。

章先生以失去心膂股肱之能友,终身抱恨,骂蒋为杀人犯。嗣后蒋在南京国民政府称主席时,百计设法,欲缓和章先生之情感,但章先生始终严峻拒绝,并誓不赴南京,且以此事心伤,平生志气亦渐此隳颓矣。章先生曾对此事著文以讨之,见《论衡》及《国华》杂志中。而当时浙江人士大起义愤,论议纷讨。浙江都督一席,乃迎蒋伯器继任。自此,陈、蒋乃见摈于浙人,久被唾骂不置也。

时袁世凯在北方闻之,抚案而起,掀髯大悦曰:自此莫予毒也已。然犹来电吊唁,亟致

为国惜才哀悼之忱。识者谓如成章先生不死，袁世凯不敢称帝，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此实天下公论。北方军阀方严惮陶才能，而凶人乃图个人权利之私，自坏其万里长城，又复何说？

陶成章先生才力过人，艰苦卓绝，革命数十年，以身报国，置家不顾，敝衣恶食，绝不厌倦；对人则谦和诚实，信义相孚，其肩负钜任，胆识过人，当时革命党中人才，实无出其右者。其学识亦独特先进。革命时，在国内所组织之龙华会，号召力甚广大，定有章程会规十条。其第一条内云，赶走了满清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并且要将田地收归大家所有，财产亦不准富豪霸占，使我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子孙，不生出贫富阶级，大家安安顿顿有饭吃。其檄文内引孔子《礼运》篇云：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使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安，幼有所长，壮有所归等，是真宗尚今日之马列主义，而能阐发其精神者。其檄文内又有一段，驳当时立宪党之主张云：且立宪实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私意，人民依然吃苦，将来天下各国，定归还要革命云云。是已把后来苏联社会革命和嗣后社会主义各国革命情势，都已预先言及，是何等胸怀，何等卓识，余辈所能记述其言行，实挂一漏万，不能道及其当年行动之什一。倘不遭戕害，其前途成就岂止计伯于当时；且对章先生之功业文章，当更能发扬宏伟，倍蓰无既，亦何至后半世生涯转入静止，如鲁迅先生所批评，自将其前此所成就之事业文章，如自筑高墙，使之划断与世隔绝，盖其丧心消极亦正有所激而然矣。

章太炎先生自陶被杀后，咄咄书空，以为革命成果乃如此，嗣后其思想动作，更无有才能如成章先生者为之整理抉择，推之施行者。嗣是清既逊位，孙辞袁继为总统，国会成立，国民党人要思改党内阁，可以擅权，对章当然歧视。而浙江等方面推选为国会议员，并由共和党推为领袖，暂作议会政党生活，但大半由人布置，非其本怀。袁世凯实忌先生声望太大，特任以筹边使之职，明知其文人不知兵，不派一兵，不给一饷。实与以孙中山先生督办中国二十万里铁路，不拨一款，同是一样手笔，调侃不少。章先生早洞悉其奸盗之隐衷，乃假为玩世不恭、佯狂笑骂之态。一日，头带高顶草笠，身穿农装，脚登草鞋，手摇大蒲扇，以大勋章之金牌縶在扇尾，大摇大摆，直至总统府前，戟指向内骂曰，是中包藏祸心，将必破灭云云，为友人扶劝而归。袁将称帝，忌先生更甚，一直软禁之在北京，不放出外。至筹安会出，及筹备大典时期，先生义愤填膺，亟欲声讨。袁已先事幽禁之，使卫戍司令雷震春管束，不许出门行动。其有人欲与会见，须先向警察所报名，待批准后始许入内谒晤。身边仅准其婿龚宝铨与其女侍从。一九一五年秋冬之交，余因在浙江禁烟总局内办理浙省禁种烟苗，肃清劣迹，奉省署保荐赴京候选，乃先由宝铨向警署关说，得见先生。欢�异常，语及成章，犹为唏嘘流滋，且命笔为书“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诎，车轮为之摧，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之诗一大中幅以赠，其幽禁之怀，亦于所书诗中见之矣。问余何往，当答以内务部分发云南任用，路远恐亲老不能往也。先生却欣然曰此大好机会，勉以速行，并谓现地气由南而北，而云南正处于发祥之地，大有可为，速行建功，为国先导。一似预知后日蔡锷由云南起义讨袁成功之举者，真有先觉之明已。

章先生被幽禁在北京，袁氏惧其将乘机反抗帝制，屡次阴谋欲害之，累濒于危。其女因不堪老人过受压迫，既将有身命之忧，当又遇威胁极急之时，即痛愤自缢而死。凶耗传

播中外，世论大哗，袁氏淫威稍戢，章先生得免于难。舍身救父，女之孝行，亦可著于千秋不朽矣。

余既在京，从各方观知袁氏内力空虚，其北洋军阀内部亦多携贰者，其势焰已成强弩之末，亦不过尸居余气耳。乃即摒挡出京，不赴云南，回到浙江，密与同志运动有力者，举义反抗洪宪。卒于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二日在浙江独立，推翻帝制所置之将军、巡按使等之封建余孽，和官僚等组织浙江都督府，成立浙江省参议会，决议省政，一切改为民主体制；一面组织军队，即行首途北伐。时苏、沪、宁等处，均属袁系，虎视眈眈，有欲来侵之势。而吾浙人匕鬯不惊，防护巩固，安堵如常，秩序甚好。时余任浙江省参议会议员，对于人民福利，颇有贡献。

章先生、孙中山先生先后来杭访问，参观一切新气象，我浙人开大会欢迎之。余因告章先生以不赴云南之故，先生掀髯笑曰：是亦异曲同工，更足以满余期望矣。为之浮一大白。

袁世凯于六月二日死，帝制肃清。章先生既得出京来沪，寓居狄思威路多时，厌倦政党政治生活，仍事著书。当时尚无子，悼亡已久，二女一死一已遣嫁，年事渐长，起居多不便，乃出启登报征婚，其文亦为世传诵。当即有湖州汤国黎女士登报应征，乃由孙中山先生证婚，假座张园结婚，贺者盛极一时①。婚后伉俪甚笃，连生子女，见及成长婚嫁。时四方从学者群来沪，拥其设帐讲学，乃竟以讲学著书为事矣。从学者每不远千里而来，及门甚众，俨有河汾遗风，惜未有能阐述发扬其学行，使更有以淑世泽民者，则以正当帝国主义殖民时代，西化东侵，为虎作伥之辈，方力用夷变夏、崇西毁祖，几欲尽摧我华文化，汉学垂阻发展，而房、杜之才，实亦未易得也。

蒋介石在南京盛时，屡遣人游说，劝之入京。章先生绝对不屈，发誓不入南京。日寇"九一八"事变出，先生曾大声疾呼，屡发严论，主张抗战甚力，时有诗文，讽刺不抗战之祸，将有宋徽、钦之复辙和晋帝青衣行酒之役等语。与张学良等函电纷驰，尤多伟论，举世崇仰。嗣是又一次见先生于沪寓，欢愉如旧，仍记得我樊翀旧名，谓我等为废除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斗争努力，犹不减当年革命志气，亦足见其老当有雄心壮志，而其精神矍铄，则弥老犹胜耳。先生晚岁以沪上烦嚣且有日寇威胁，乃迁居于苏州，创章氏国学讲习会，来学仍甚众。

先生自清末早为旷代朴学大师，绝不应清考试，革命根于天性，亦由饱学，自始至终，绝不动摇。为学无所不窥，继承历代传统，会明清之际王船山、颜习之、顾炎武、傅青主、李二曲、黄宗羲诸儒学说，而总其成。少时虽曾师俞樾、黄以周，但不为所囿。《辞海》称其早富民族思想，博涉群书，为朴学大师，治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尤为精邃；文宗魏晋，多古雅深奥之作；论诗不取宋人；著有《章氏丛书》等语，均是事实。先生曾综核诸儒之大成，而以考据为主，故盛著朴学之名。初革命时，所著《訄书》一出，革命宗旨大为昌明，为天下所宗仰。后来《民报》、《复报》上，多伟大议论，为梁启超和诸立宪党人所心折。平生著述甚富，

① 作者晚年追述，记忆有误。章、汤结缡系在 1913 年，而非洪宪帝制失败之后。——编者

专门著作尤多，读其古文一一作品，真如史汉。诗则离奇拔俗，声调铿锵，而复婉而多风，有三百篇、《离骚》、乐府遗音，富民间性，类从现实出发，对帝国主义勾结祸国军阀、政蠹、买办、地主、恶霸等压迫人民惨状，时有对之作深刻描写。读其诗者，每如对观民生疾苦、世道凌夷之流民图卷，而感叹悲伤，启发拯溺救焚之念，实当代诗宗。先生字宗古篆，一切大小字及行书，均以篆体为书，但仍运笔如风，盖其熟练专精所致，远出康有为书法之上，其高超之致，实为世所罕有。

平生著述，在浙江前藏书楼所刊印者，记为一百卷，名《章氏丛书》，其时龚宝铨为该馆馆长，刊版核校，都可称精密完善。其后在他处续刊《章氏丛书》，闻亦有百余卷，闻竟将少年时所著《訄书》删去，当亦如古人焚稿葬诗之类乎？其用心甚苦，亦悲伤之甚已。《辞海》载其曾作湘、鄂省之游，从事讲学著述，盖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在。当时北方军阀盘踞，勾结帝国主义，重重祸民，章先生在袁世凯时，已饱尝万恶凶焰，濒死屡矣，岂尚有丝毫泽民之望？南方各省亦各相水火，自难合作，期有展布，而社会环境所逼处者，则权军、政蠹、劣绅、恶霸、买办、地痞之流，彼辈上下一气，对于社会特别著名人士日怀猜忌，时欲设法使得承其玷污，而与之同流合夥。晚期，蒋介石在南京称雄时，尤不容其独善之身得安息，处境之危实甚，斯时如欲迎合世界政治新潮流，发展新政治活动，无论环境压迫，非老境所能堪，而世已无陶成章先生其人为之辅佐扶导，余人之来就者则概欲利用其高名号召，以图自营其私人富贵而已。事势如此，故应讲学之邀，出游异地，亦使各处民众得所瞻仰，而亦以解逼身之俶扰。归后，乃不得不仍标榜讲学著书之名，退藏于密，而移居苏州以终老矣。

章先生雍容大雅，名儒气象，以无疾言遽色，见之者如坐春风，终身悦服。惟深具悲天悯人之念，正气所钟，常愤世悯俗，疾恶太严，见有不善和狂妄者流，每天笑谈之中，婉出一言，或咏一诗以讽之，期其感化。惟其一言既出，有威于鈇钺者，彼辈衔之甚，乃相率朋谋，加以恶名为章疯子。实则先生时持正义主张，出言有典则，乃众疯而独醒者。彼造谣者，闻过不悛，乃真沦于永久下愚不移者耳，于先生何损焉？

章先生移居苏州后，仍以讲学著书为事，昕夕不辍。惟少壮时用世之志甚切，乃始厄于清，继厄于袁，后厄于帝国主义及蒋。平生内圣外王之学，本欲经纶宇宙、淑世康民者，竟不及一展见诸实用，乃悉著之于书，亦如刘伯温之《郁离子》，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等，留以待后耳。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寿终，赍志以殁，然其领导辛亥革命和传统中国历代绝学之丰功伟政，则固同辉于国史名山，永垂于千秋万世而不朽者也。

所传章、陶二先生合传，今由亲身所见所闻，率意写出，参考无书，友助莫得，挂一漏万，或记述有误，尚祈高明指教至感。

一九六一年十月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民革成员樊光敬述。

于右任先生年谱

台北陕西文献社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人。同盟会、国民党元老之一,诗文俱佳。早年自撰极简略的《牧羊儿自述》。1964 年逝世后,其旅台陕西同乡据《牧羊儿自述》及后之相关资料,编订为此年谱。此件据台北出版之《陕西文献》。为保存文件的原貌,对民国纪年未作改动。——编者

民前三十三年,先生生。

先生名伯循,字右任,以字行,陕西泾阳人,迁居三原。父新三公,母赵太夫人,先生生于三原东关河道巷。

据先生《牧羊儿自述》:"我的故乡是陕西泾阳斗口村。……我于家的始迁祖,已不能深考。但住此必有很久的年代,所以乡人称为斗口于家。三原县北之白鹿原,去斗口村约四十里,有一土丘,唐高祖献陵也,陪葬者三十余人。碑估售之市,有献陵八种,即濮阳令于孝显,燕国公于志宁,明堂令于大猷,兖州都督于志徽,共计于氏四碑,李氏□氏各二碑,我小时并不知此。靖国军时,三原学者问我与此碑关系,我答先人无任何传说。于姓本来不繁,在清朝中叶,尚有五家,回乱后只有三家。我生在三原东关河道巷,又在三原读书应试,因此就著藉为三原人了。"

民前三十一年,先生年三岁。

赵太夫人卒。时新三公商蜀未归。先生依二伯母房太夫人,寄居杨府村外家。据《牧羊儿自述》:"先严十二岁就步行入蜀,做江津典铺的学徒,后方转至岳池。那时我家生活日艰,由三原迁回乡下。及祖居被毁,又迁住村东湾子杨堡。先母生我后即多病,既感于家庭处境之艰,又无钱医治,遂郁郁以终。"

民前二十七年,先生年七岁。

先生始入塾从三水老儒第五氏读。

据《牧羊儿自述》:"自回、捻战后,农田半荒,乡人多兼营畜牧。表兄敏事,积岁钱买一跛羊,不久即产小羊。我亦絮絮欲得羊如表兄,伯母用三百钱复买一跛的。某日冬牧,我私随诸牧儿往,忽有三饿狼从荒草中跃出,诸牧儿和羊群惊散。我们两只跛羊,为两狼所

攫，在坟角啮食。时我方在坟东，专力掘野红根，一狼踞墓西，相距不过数尺。村人杨姓在田中望见，手持镰刀奔至，挟我归家。伯母闻警急出，匍匐道中，几不能前。事后，诸舅父因小儿无学校收容，溷迹羊群，甚为担心。于是乱后兴学之议以起。栒邑老儒第五先生（第五伦之后），年六十余，出山谋作衣佣，见乡人修学塾，自荐为师。我遂于七岁的春天，以一个流离的孤儿，入村中马王庙为学生。"

民前二十三年，先生年十一岁。

房太夫人携先生至三原东关，依三叔父重臣公，并就读于名塾师毛班香先生。开始学做古近体诗，间从太夫子学草书。是年新三公返里，继母刘太夫人来归，先生仍依伯母房太夫人。先生日间上学，晚间回家温习，父子常读至深夜，互相背诵。先生自言当时略识学术门径，得益于庭训为多。

民前二十年，先生年十四岁。

试往本县学古书院考课，第一次即得银二钱。先是先生家贫，有时竟不得盐食。先生于课余至炮房作短工，补贴家用，不久炮房失火，经济来源断绝。此后考课，时被录取，经济复形活动。

民前十七年，先生年十七岁。

赵芝珊督学陕西，先生以案首入学。先生在《牧羊儿自述》当时治学经过："毛先生谓我学已小成，应出从名师以资深造。所以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我都曾经住过。时读书稍多，诗赋经解，均略能对付，而所作八股文，则与当时的风气不同，以《书》、《礼》、《史记》、《张子正蒙》等书为本，只重说理，不尚词藻，见者多疑其抄袭明文。因此各书院会课，不是背榜，就是倒数第二，居恒郁郁不乐。"

民前十四年，先生年二十岁。

先生以岁试第一人补廪膳生。学使叶尔恺观风全省，得先生文，目为西北奇才。传见时，授以薛叔耘出使四国日记，先生因以渐知国际情势。是年与高仲林夫人结婚。

民前十二年，先生年廿二岁。

沈卫继叶尔恺督学陕西，值旱灾，筹办粥厂，特自宏道书院内调先生董其事，自此有服务社会之志。粥厂结束后，沈氏于庚子春保送先生入陕西中学堂。总教习丁保树精熟经史，影响先生甚大。庚子之变，西后母子入陕，先生欲上书陕西巡抚岑椿萱[春煊]，请其手刃西后，为同学劝阻。

民前九年，先生年廿五岁。

先生以第十八名登乡举。

民前八年，先生年廿六岁。

先生赴开封应礼部试。初先生刊《半哭半笑楼诗集》，中多讥议时政，且有"革命方能不自囚"之句，三原令密告于陕甘总督升允，指为革命党，升允即以"逆竖昌言革命"入奏。清廷下谕革去举人，并严令通缉。先生得世丈李雨田专差送信，乃亡命上海。马相伯先生召入震旦学院读书，易名刘学裕。

民前七年，先生年廿七岁。

震旦学院以外籍教员干预校务罢课，先生与同学叶仲裕、王公侠、张轶欧等筹办复旦

公学。后留日诸同志，以取缔风潮归国，先生复与王敬方、张邦杰等发起中国公学，兼任两校国文讲席。两校皆为后日革命教育之温床。旋为筹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事业。由康心孚之介，谒见国父，加入同盟会，国父授以长江大都督职。豫晋秦陇四省协会推先生为会长，集款为办报之助。

民前五年，先生年廿九岁。

是年二月二十日，《神州日报》出版。当时名流如章太炎、马相伯、黄晦闻等，皆对该报极为赞助，《神州日报》四字为张謇所书，执笔者有杨笃生、王无生、汪允中等。杨笃生因炅越刺五大臣案亡命日本，为先生特约归国者。《神州日报》废除清帝年号，代以丁未，宣传革命，痛陈时弊，出版未匝月，销路即凌驾各报之上。

是年先生以新三公病，潜归陕西省亲。

民前四年，先生年三十岁。

《神州日报》出刊不及一年，以邻居广智书局失火被延及。为再筹款事，内部发生人事问题，先生退出，另筹《民呼报》。是年八月一日，先生在上海各报刊登启事："鄙人去岁创办《神州日报》，因火后不支退出，未竟初志。今特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亦初创《神州》之志也……"

是年冬月，新三公病卒，先生复由沪潜归葬亲。

民前三年，先生年三十一岁。

是年三月二十六日，《民呼报》出版。《民呼报》首揭"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之宗旨"，持论较《神州日报》更为激烈。清吏乃假甘肃赈款事，陷先生于狱。其后虽以事实大白，及中外正论压迫下，先生得以获释，而《民呼报》竟以此停刊。先生无辜被拘，在押已达一月零七天，并被判逐出租界。《民呼报》出刊至六月十八日被封，计时不足三月，但其在当时影响人心至深。

八月十六日，先生创办《民吁报》出刊，亦即《民呼》之化身。先生之改呼为吁，乃暗示人民的眼睛被挖掉了。《神州日报》之持论，多为民族精神之发扬，《民呼报》则注重于内政之抨击，《民吁报》则又注重于国际正义之伸张。及韩国革命党人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件发生，《民吁》更以全力声援，终因日本驻上海领事之胁迫，苏松太道蔡乃煌札饬会审公廨，下先生狱，而将《民吁》封闭，自出刊至被封，仅五十余日。其后仍以停报为先生出狱之条件。出狱后，先生第二次赴日。

民前二年，先生年三十二岁。

九月九日，《民立报》出版。此为先生亡命时期所创办的最后报纸，亦影响革命力量最大的报纸。《民立报》持论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重点为揭发政府之黑暗，及资政院议员之无能；第二阶段鼓吹革命，报社成为党人联络指挥之中心。《民立》执笔政者如景耀月、吕志伊、马君武、宋教仁、范光启等，皆于民元出任政府要职。

民前一年，先生年三十三岁。

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之役，先生曾潜遣北方志士参加。先烈陈英士亦以《民立报》记者名义前往，惟甫至香港，黄花岗起义已告失败。先生则于《民立报》内对此次战事，极为宣扬，人心为之大振。八月，武昌起义，《民立报》更为联络策动之机构。是年冬，国父归国

抵沪，首访先生于报社，并以旌义状赠报社同人。

民国元年，先生年三十四岁。

元月一日国父就大总统职，先生任交通次长。当时火车仅于日间通行，入夜即“宿店”，先生开办火车夜车。

民国二年，先生年三十五岁。

三月二十日，先生送宋教仁北上，宋遇刺，先生哭之痛。先生与宋交甚笃，黄花岗之役，宋氏将往参加，商诸先生，先生谓：“文人前往，恐有助于彼者少，而报馆损失者大。”宋氏谓：“此为党之命令，我不去，人将谓我怕死，更无以鼓励青年。”及事败，先生翻译殉难党人姓名，至一宋姓，以为是宋教仁，几为晕厥。

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迫停刊。先生东走日本。

民国三年，先生年三十六岁。

先生至北京，此为革命低潮时期。读先生离北京诗：“泪渍征衫墨似缞，大风吹散劫余灰。穷途白眼亲兼旧，归路青天雨又雷。几见神龙愁失水，始知屠狗少真才。无端宣武门前啸，声满人寰转自哀。”过南京杂诗：“山围故国人安在，泪湿新亭客更多。再造神州吾未老，是非历历指山河。”读此二诗，可知先生此时心情之沉重，并知后之主持靖国军事，已谋定于此时矣！

民国四年，先生年三十七岁。

《民立报》停刊后，先生颇思致力于文化事业，筹办民立图书公司，并拟刊印善本丛书，亦藉以为革命工作之掩护。后以限于经费，乃将机器让于世界书局，而以善本丛书计划贡献与某书局。此时先生与学者、收藏家接触最多，自谓是“一生最难得的治学时期”。

民国五年，先生年三十八岁。

再北上。拟假道北平返陕。

民国六年，先生年三十九岁。

是年五月先生返陕，与井勿幕、张钫、宋元恺、茹欲立、李元鼎、胡景翼、曹世英、刘守中、樊钟秀、于鹤九、李春堂等筹商策应西南共起讨逆。先是先生鉴于时局之迫切，曾在沪与国父计议，以革命宜自北方着手，以突破北洋军阀之阵营，故有此行。后以陈树藩之阻挠，先生复黯然返沪。在陕时，曾为辛亥以来死难诸烈士纪念碑题词，其文曰：“大野伤麟，朝阳落凤，目极神州，忧来复恸。哀哀三秦，前后百战；垂老还乡，陵谷几变。凭高吊古，惟念国殇；但为君故，泣下数行。雨雪北门，天道宁论；山南山北，何处招魂。英雄万骨，塞潼关道；咸阳原上，血膏野草。万劫周回，万灵环绕；万朵黄花，香连岭表。丰碑参天，人伦此爱；岳色河声，并峙千载。诚铸国魂，血化时代；西北人豪，精神如在。”

时先生在沪偶亦鬻书自给。其海上寄怀京友诗：“画采云车梦里春，输君冷眼看京尘。天荒地变神州泪，闲煞江南卖字人。”盖记实也。

民国七年，先生四十岁。

陕西革命军事屡受挫伤，深感事权不专，力量不集。胡景翼等集议派遣代表王玉堂、张庆余、成伯仁等赴沪，迎接先生返陕任靖国军总司令。先生于五月抵三原，就职誓师，约谓：“余以革命党人，非为权利名位而来，实为救国家、救桑梓与诸同志共甘苦、同生死而

来。带给大家者非械弹，乃一腔热诚与总理革命精神。此种精神为革命党人无价瑰宝，一切均不足比拟。只要大家能确切认识，笃实履践，则革命必成，强权必败……”先生于主持军政外，更置教育处，以督促教育文化事业之发展，设立各级男女学校，介绍革命政治理论书籍。此有主义、有目的之西北革命军，虽孤处西北，独立无援，仍能以少胜众，苦持五年之久，树立西北革命之真实基础。

民国八年，先生年四十一岁。

靖国军受敌围击，更值岁饥，兵民争食，军中弹械窳竭，总司令部常至无钱买菜。先生致书海上友人谓：“故人厚我，当检我骸骨于战场灰烬中也！”其艰危可知矣。国父一月五日复先生书云：“比接惠书，以交通阻滞，故稽奉答。每念军旅贤劳，未尝不神驰西陲也。三秦居全国上游，夙为形胜之区，而密迩西疆，关系尤重。兄自创义以来，力荷艰难，毅力苦心，同深钦佩。近自和议之声日促，群为苟且之图，无澄清之远谋，思之岂胜扼腕。顾南方军政府亦仅有空名，欲期以饷械相助，势所不能。兄处此困厄之交，尚冀维持固有实力，保存现地盘以待发展之机，文苟有可为，亦必竭力相助，决不使兄独任其难。并望念国事之艰难，暨西陲之重要，万勿遽怀灰心而有引退之意。总宜以贯彻民治主义自任，持以坚贞，以待未来，所深企也。”则国父对于西北革命之重要性又可知矣，故当时南北和议，亦以陕西靖国军为争执点。

三月，先生致函南北和议代表，并通电全国，痛斥北军之违信。

九月，国父复函先生，对先生建设文化教育及改造社会之筹策，备致勉慰，并附寄《孙文学说》五册，嘱为翻印流传。

先生念旱灾频仍，为地方永久利益计，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并请水利专家李仪祉董其事。今之泾惠渠，即创谋于此时。

民国九年，先生年四十二岁。

旱大甚，先生闻乡人语诗：“兵革又凶荒，三年鬓已苍。郡犹横白骨，天复降玄霜。战士祈年稔，乡民祭国殇。秦人尔何辜，杀戮作耕桑。”王陆一注云：“计自八年九月，至九年三月，凡七阅月无雨泽。民间二谷未收，旧藏悉尽。军中向无饷金，将佐士兵皆日啖粗粝，战马亦刍秣不具。右任先生不忍重为民病，严禁有所征发，并急遽谋救灾，使地方耆宿董其事，俾不受政治影响，亦不限军事畛域。……其时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叶荃部，及陕西靖国军第六军卢占魁部均屯耀县，饥兵乏食，情势危殆。叶部远道来援，裹粮无几，间且馈食卢部，当时军中困苦情形，可以想见。”故部下多有阻命者，先生欲使儆觉，于是年冬离三原总部，独作耀县之游。

民国十年，先生年四十三岁。

二月，先生游耀县城东北之药王山，靖国军各将领环山而请，复返三原。先生由耀县入三原诗：“何事出山与愿违，无能此去欲依谁。兵当南北多争日，岁到青黄不接时。罝腹难偿诸将愿，空拳安慰万人饥？马前清峪盈盈水，且自临流照鬓丝。”时已内外困矣！

靖国军苦战既久，更经凶岁，军民并困。是年直军入关，多方煽诱，持志不坚者渐为所动。先生乃退居三原西关民治小学校园中，既愤诸将之互讧，复感无以答国父之付托，满目创伤，万家歌哭，其民治学校园纪事诗前后各十首，即作于此时。

民国十一年，先生年四十四岁。

先生离三原至武功，设总部于凤翔，拟复建靖国军。仍以各将领自相猜忌，为敌所乘。陕事至此已不可为，先生亦度陇而西矣！先生《嘉陵江上望云歌》云："……龙门浪急鼋鼍吼，华岳云埋鹰隼骞。间道忘身生命贱，孤军苦战岁时迁。灾深饿殍横三辅，痛剧国殇泣九泉。子弟前仆争后继，父老壶浆半含涕。将军歃血举义旗，中道反戈先变计。谁信李陵报故人，羞为于禁污家世。甑已破矣难苟全，秦无人焉望空祭。不哭穷运哭战场，一龙一蛇一螳螂。云横秦岭关门锁，梦落周原战垒荒。"靖国军史诗也。

先生由陇而南，泛嘉陵江，至重庆，居匝月乃东下。八月，与国父会晤于上海。

十月，与叶楚伧等创办上海大学。

民国十二年，先生年四十五岁。

一月二十六日，奉国父之命往晤段祺瑞。及陈炯明叛乱，先生招旧部樊钟秀间道来粤，击陈炯明，解广州之围。

民国十三年，先生年四十六岁。

五月二十八日，伯母房太夫人逝世，先生返沪成服。直奉战起，胡景翼密结冯玉祥、孙岳，派刘守中至沪与先生商询首都起义之策。十月十三日，胡景翼与冯玉祥、孙岳反直成功，电请先生北上。

民国十四年，先生年四十七岁。

国父至北平，命先生及吴稚晖、汪精卫等五人组织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党政。旋奉派赴奉天，晤张作霖。时国父病笃，而奉天之行又迫不及待，先生仅于行前视遗嘱草稿，及归，国父已弃世，至今引为遗恨。

七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采合议制，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胡汉民、张人杰及先生等十六人为委员。

十二月三十一日，段祺瑞改组国务院，以先生任内务，马君武任司法，皆未就。

民国十五年，先生年四十八岁。

一月十六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先生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三月，国民二军与奉军战不利，陕西告急。时先生居沪，今总统蒋公出师北伐，电请先生来粤，先生复以西北革命基地不可失，欲收旧部援陕，中央遂以北方革命事相委。先生乃由沪遵海假道苏俄，并走莫斯科约冯玉祥。归路在蒙古备经险奇，先生常语人："这一段旅程，对于我有很深刻的回忆，很重大的启示：就是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要在大沙漠中找出汽油和水来！只要干，只要有勇气，没有走不通的路，作不成的事！"后冯玉祥亦自俄赶回，先生相遇沙漠中，同至五原。九月十七日成立国民联军，誓师于五原，间道返陕，卒解西安之围。先生以总司令部兼行省府职权。

民国十六年，先生年四十九岁。

国民联军出关与北伐之师会。六月国民政府主席团在郑州开会，会后，先生与主席团南至武汉。八月，先生至庐山，出席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之庐山会议。九月十五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在南京开临时会，决定开除附逆有据之彭泽民、邓演达党籍；并决设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推定宁、汉、沪三方委员共三十二人，先生与张继

等五人行监察权。十七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开第二次大会,推先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扞格未就,先生游常熟。

民国十七年,先生年五十岁。

一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一二四次会议,先生被推为委员。二月一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之预备会,在南京举行,先生与今总统蒋公、谭延闿被推为主席团。七日为此次会议之最后一日,先生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二月四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条例》,设立审计院。三月,公布《审计院组织法》,特任先生为审计院长,其时审计院不隶属监察院。九月离京,游邓尉。先生邓尉看桂次木渎诗:“老桂花开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归舟木渎犹堪记,多谢石家鲃肺汤。”王陆一注云:“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后,先生复作邓尉之游。时十七年九月,先生由此离南京矣。”

民国十八年,先生年五十一岁。

三月十五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推先生与今总统蒋公、胡汉民、谭延闿等九人为主席团。

是年先生返陕。先生归陕次潼关诗:“迟我遗黎有几何,天饕人虐两难过。河声岳色都非昔,老入关门涕泪多。”王陆一注云:“陕西自十六年大旱,至十八年已三年无麦禾。……关中饥民发庐墓,先生伯母房太夫人之墓亦犯抔土。先生驰归负土,一也;吊问死难将士及诸先烈之遗族,二也;存视父老人民,三也。此诗系十八年八月作。”

民国十九年,先生年五十二岁。

先生一月十日夜不寐,读诗集联诗云:“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是时国事日急,证以“九一八”之事变,知先生早已鉴及之矣。此诗在先生诗集内,不甚为人注意,而世之学先生书者,每苦不知所从,于此可知所入门处矣。

民国二十年,先生年五十三岁。

二月二日,先生宣誓就监察院院长职。先是十七年八月三十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设立五院案,决议先草拟组织法。九月二十六日,中常会议对五院组织法从事审查。十月八日,任蔡元培为监察院长。十一日监察院组织法起草完毕,并即审查完毕。十二日通过监察院组织法。十八年八月廿九日,中常会准蔡元培辞职,选任赵戴文继任。十九年一月,国民政府令赵戴文限于十九年二月底将监察院组织成立,而赵迄未到任。十一月十八日,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推选先生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长。审计院改为审计部,隶属监察院。故监察院自先生就职后,开始遴选委员行使职权,并为行宪后之监察院树立良好之规模与制度。如监察委员之遴选,尽力使其普及各地区,与委员之独立行使职权等。十二月九日,中央政治会议推定先生等七人负责筹备国难会议。廿八日,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四次大会,推选任先生为监察院院长。

民国二十一年,先生年五十四岁。

一月十三日,中央政法会议特务委员会成立,先生等十三人为委员,负责处理紧要政务。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后,先生以中央之命赴粤,敦促港、粤同志入京,

共赴国难。先生抵粤后，曾至翠亨村谒国父故居。归时，值日军犯沪，战方殷，先生绕沪杭路返京。及政府西迁，先生亦至洛阳，任国难会议主席团。

民国二十二年，先生年五十五岁。

一月，监察院设监察使，夏末，先生返陕，有太白山纪游歌。

民国二十三年，先生年五十六岁。

标准草书社正式成立。二十年成立草书社，至是正名为标准草书社。

民国二十四年，先生年五十七岁。

十二月七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五次大会，仍推选先生任监察院长。

民国二十五年，先生年五十八岁。

七月，先生编著之《标准草书》第一次印本问世。自序云："今者世界之大，人事之繁，国家建设之艰巨，生存竞争之剧烈，时之足珍，千百倍于往昔。广草书于天下，利制作而新国运，此其时矣！此其时矣！"先生对于此书寄望之大可知。自《标准草书》书成，先生书法为之一变。

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十七日中央派先生任宣慰使，宣慰西北军民。

民国二十六年，先生年五十九岁。

抗战军兴，政府西迁。先生至汉口，目睹敌人之残暴，国军之苦战，内情之激愤，此为民元革命成功后之又一高潮。除亲赴战地巡慰外，发为诗歌，亦多为军中鼓吹。时并约集学人，成立民族诗坛。

民国二十七年，先生年六十岁。

战争益急，先生谓监察委员应分赴各阵地视察，时军风纪视察团犹未成立也。春间，先生亲至黄陂巡视，夜色未明前启程，渡某河，车行桥中间，忽一声急雷，电光闪照中，始发现桥已为日机炸断，车距桥之断处仅丈许矣。是年，先生一度返陕。

民国二十八年，先生年六十一岁。

一月廿八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组织国防最高委员会，先生任委员。

民国二十九年，先生年六十二岁。

十月，监察院设置战区巡察使。

民国三十年，先生年六十三岁。

二月，先生《论中南半岛之范围与命名》文章发表。中南半岛，即旧所谓印度支那半岛。此文发表后，中南半岛之名已为国内外学人所采用。是年先生并与在渝文艺界人士发起以农历五月五日为诗人节。秋间，赴陕、甘等省宣慰军民，并至敦煌及万佛峡等地。先生至处，西北人民有不远百数十里，裹粮步行，在寒风沙中鹄立终日候瞻颜色者。每一场所，不期而会者，率数千万人。在敦煌曾见索靖月仪墨迹残字，及西夏草书，对诸佛洞壁画尤为激赏。返重庆后即提案政府，设立敦煌艺术学院。

民国三十一年，先生年六十四岁。

先生三十年赴西北宣慰，深感西北旱灾频仍，人民依天过活，至为艰苦。是年向政府

建议西北数省十年万井计划，即今日台湾之深井计划也。当时政府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实施，后先生每一言及犹耿耿也！是年先生赴成都小住，并游窦圌。政事余暇，着手《标准草书》之修订。

民国三十二年，先生年六十五岁。

二月，先生《太平海》论文发表。是年七月，六学术团体在北碚开会，对先生卓见皆极为赞佩。先生因自号太平老人，请杨千里镌"太平老人"印。在抗战末期至胜利初期，先生所书字幅多钤有此印。是年某月，《标准草书》第五次修正本由说文出版社出版。先生为示范起见，曾于三十一年手临《标准草书》一册，亦由说文出版社印行。是年先生再至成都，并游青城。

民国三十三年，先生年六十六岁。

抗战初起，先生发起民族诗坛。是年复约卢前、张庚由、庆深庵及余，编辑《中华乐府》。并举行周课，有题分赋，先生必先成以为督导，再选集入《中华乐府》。更与乐府同人于每日夜十一时后为读书会。

民国纪元前，先生曾喜作词；民国成立后，甚少为之。抗战军兴后，以长短句适宜歌唱，乃于作词外，更作曲。是年先生有《黄钟人月圆》云："山河表里风云会，曾记我来思。买牛学稼，呼鹰结客，驻马寻碑。酸甜戏耳，苏辛为友，李杜为师。八年血战，不为名将，泪洒关西。"先生此曲，自述其诗、词、曲体之所近。研究先生作品者，可由此窥其渊源。

六月，先生至成都。七月，作泾原故旧记成。自叙云："余原籍泾阳，生于三原。始就傅于泾阳北乡。十一岁后入三原读书。十八岁后，往来泾原三大书院间（味经、崇实、宏道）。自髫年迄壮岁，一时志同道合之学友，以学问事功相砥砺者，多有所表见于世。其抑郁而死，墓有宿草者，亦不胜其悲。天定胜人欤？人定胜天欤？吾知之矣！环境之造成也以渐，而群生之感受也至酷。百余年来，吾国材智之士，力不能竟其业，学不能得其地，才不能致其用，穷苦困厄中道而仆者，乃社会之普遍现象，而北方尤甚。余之得友其人，及身闻见其行事者，特千万分之一耳！"

民国三十四年，先生年六十七岁。

二十七年先生《中吕山坡羊》曲末阕云："神圣战争当共负。兴，天定助。亡，人自取。"是年，日本乞降，先生作《中吕醉高歌》十首，末首云："自由成长如河，大战方收战果。中华民族争相贺。王道干城是我！"所谓"兴，天定助"者，此日收其战果矣！

民国三十五年，先生年六十八岁。

是年夏，先生奉派赴新疆宣慰军民。十一月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先生任主席团。

民国三十六年，先生年六十九岁。

四月十七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选任先生为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院长。七月，先生当选陕西区行宪监察委员。

是年，中共拒绝和平谈判，撤退留京人员，先生忧愤国事，往往夜不能寐，成《大战回忆歌》，都两千字。

民国三十七年，先生年七十岁。

三月二十九日，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四月二日，先生当选主席团。十九日，国民大会公告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为第一届副总统候选人。六月五日，行宪第一届监察院举行首次会议。八日，先生当选监察院院长。

民国三十八年，先生年七十一岁。

二月，先生赴广州。时大江以北业已弃守，而朝议犹未能定。总统府留京，行政院已南迁。先生谒黄花岗诗："黄花岗上有啼痕，白首于郎拜墓门。三十余年真一梦，凭栏不忍望中原。"在穗与戴季陶先生同寓东山招待所，返京之晨，即戴先生"殉国"之日也。四月，先生再至广州，时政府已全体南迁，十月九日来台。政府迁重庆，十一月，先生飞重庆。二十八日，重庆告危，先生飞返台北。

民国三十九年，先生年七十二岁。

二月二日，监察院提纠举案，政府官吏不得逗留国外。三日李宗仁电复先生暨全体委员，以接洽美援，在美遥领国事。十二日，监察院大会决议，致函李宗仁，指述其以代总统身份在外遥领国事之错误。二十五日，监察院提出弹劾李宗仁案。八月，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成立后，先生任评议委员。

民国四十年，先生年七十三岁。

二月，先生病，医生诊断为脑部微血管阻塞，卧床凡四十日。先生初至台时，每日下午必作郊游，步履甚健。此次病后，即感行动吃力。七月，《右任诗存》第六次印本由上海大学同学会编印出版，《标准草书》第七次修正本亦由中国公学校友会发行。

民国四十一年，先生年七十四岁。

是年先生共有诗十首，而仿杜甫"曲江体"有六首。"曲江"为杜诗创体，调古格严，颇似曲，后人少有继作。先生连仿其体，盖有提倡之意。先生自来台后，即有诗学革兴计划，四十年诗人节，先生课题为"台湾为自由民主之灯塔"，并作白话诗一首。又题郭明桥《由黑暗到光明》画幅，亦为白话体，此后屡有试作。三十九年重阳，先生约台北诗人于阳明山柑桔示范场登高，于签名纸之前端题记云："……敬望与会群公，咸以康济之怀抱，发为时代之歌声。为诗学开辟新的道路，为生民肩负新的使命。"此后，诗人节每遇讲话机会，先生必殷恳致意于诗体之解放，与诗人之责任。

民国四十二年，先生年七十五岁。

《标准草书》第八次修正本于是年六月出版，由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

民国四十三年，先生年七十六岁。

日人山田纯三郎来台，并携有国父遗墨。山田为国父及先生老友，其兄良政，曾殉惠州之役。山田返国时，先生赠诗云："白首相亲作远游，难兄难弟各千秋。樽前频下中山泪，犹是栖栖念亚洲。"

先生用律诗体和拜伦《哀希腊》诗三首。拜伦诗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皆有译本，或以白语，或以长短句，或以骚体，先生以此律体和之，不曰译而曰和者，和其意也。可为近日译外国诗者作一参考。

民国四十四年，先生年七十七岁。

是年诗人节，先生亲至台南参加诗人大会。此次先生在大会致词中，对于诗的革新指

出两点意见："一、发扬时代的精神；二、便利大众的欣赏。盖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摒弃；违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再进一步言之，此时代应为创造之时代，伟大的创造必在伟大的时代产生；而伟大的时代，亦需要更多的作家以支配之，救济之，并宣扬之。"最后勖勉诗人要有"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也"的殉道精神。又说："总之，一方面诗人的喉舌，是时代的呼声；一方面诗人的思想，是时代的前驱。以呼声来反映时代的要求，以思想来促使时代的前进。而诗人的生活，更当是实现此一呼声与思想的斗士。"

民国四十五年，先生年七十八岁。

是年先生得文艺奖金。

民国四十六年，先生年七十九岁。

春间，先生得民元国父辞临时大总统后宴客于上海爱俪园之照相。参加者先生之外有唐绍仪、陈其美、胡汉民、蔡元培、张謇、汪精卫、马君武等三十余人，皆已作古。先生题句云："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低徊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感可知矣。是年美国驻华大使蓝钦卸任归国，先生赠之诗云："人权与自由，是在人们造。世界之来日，祈祷成功早。节使世之贤，我亦知所抱。持节任取之，惟贤以为宝。"

民国四十七年，先生年八十岁。

诗人节，先生亲往台东参加。此次先生的演辞，更为诗学声韵提出具体意见。演辞中有云："诗应化难为易，应接近大众，这个意见，朋友中赞成的固然很多，但是持疑难态度的亦复不少。这个原因，一是结习的积重难返，一是没有具体办法。……我今天特向大会提出两点意见，这只是初步草草的设计，是否可行？是否能行？是否应行？请各位参考研究。一、平仄——近体诗的平仄格律，完全是为了声调美；但是现在平仄变了，如入声字，国语完全读平声了，我们还要把它当仄声用，这样我们的诗，便成目诵的声调，而不是口诵的声调了！所谓声调美，也只成为目诵的美而不是口诵的美。二、韵——诗有韵，为的是读起来谐口。但是后来韵变了。古时同韵的，读来反而不谐；异韵的反而相谐。如同韵的'元''门'，异韵的'东''冬'。而我们今日作诗，还要强不谐以为谐，强同以为异，这样合理吗？……现在国家推行的是国语，而我们作诗用的是古韵，这样一来，不知埋没了多少天才，损失了多少好诗！古人用自己的口语来作诗，其难易自见，我们要想把诗化难为易，和大众接近，第一先要改用国语的平仄与韵。这是我蓄之于心的多年愿望！"

民国四十八年，先生年八十一岁。

先生自题照相云："逆风而走复盘旋，卷起长髯飞过肩。一怒能安天下否，风云会合待何年？"又云："骨相惊人事有无，江湖侠子万人呼。镜中忽现虬髯影，惹得儿曹笑老夫。"八十余老人，出语犹自逼人。四月，先生临《标准草书千字文》出版，由林华堂印行。

民国四十九年，先生年八十二岁。

修订《标准草书》。

民国五十年，先生年八十三岁。

《标准草书》第九次修正本出版，由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

民国五十一年，先生年八十四岁。

一月二十四日，先生作歌预嘱身后事。歌分三节："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三、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是年先生生日，政府为发行纪念邮票。

民国五十二年，先生年八十五岁。

是年先生拟赴金门未果。

三月一日日记：“牙自相摩，难受，东西不能吃，以牙的事寻医生，皆无法解释。”自此以后，先生为牙齿困扰，不复如以前之健康矣！先生感目力减退，看书极费力。先生日记中时时言及。

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先生，于先生诞辰，在该院大成馆，榜以“右任楼”，以示崇敬。余编之先生年谱出版。

四月十八日，先生以喉部不适，住荣民医院。

五月一日，先生出院返寓所休养。

民国五十三年，先生年八十六岁。

是年先生生日，《右任先生诗文集》出版，由正中书局印行。

先生自去年患病后，迄未康复。逮今年八月，脚肿转剧，起坐皆须人扶持，喉部亦几至不能发音。乃于十二日进住荣民医院，至九月十八日，病况突然恶化，先生即入昏迷状态。初为肺炎，后以肝硬化并发症，众医束手，延至十一月十日下午八时八分逝世。十日，总统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德行醇厚，器量宏深。早与同盟，鼓吹革命。危身奋笔，风动四方。光复是图，大勋克集。民国肇建，国父嘉其贤劳，擢登枢府。嗣率靖国军，经略西北。北伐之际，戮力戡定，益显讦谟。行宪前后，长监察院，逾三十载。建立制度，维持纲纪，冠冕群彦，齿德同尊。方今复兴大计，实赖老成匡迪，遽闻捐馆，震悼殊深。特派张群、严家淦、谷凤翔、李嗣璁、王宗山敬谨治丧。饰终之典，务极优隆，以示政府崇报元勋，表彰耆德之至意。”监察院亦于是日大会决议休会三日，以示哀悼。

且顽七十岁自叙(节录)

李平书

李平书(1854—1927),初名安曾,字平书,更名钟珏,字通敏,号瑟斋,晚号且顽。江苏宝山(今上海市)人。早年曾署广东遂溪县令,组织民团反抗法军占领广州湾,被革职后入张之洞幕,又在江南制造局任职十年。曾参与辛亥年上海光复,"二次革命"时,主张"保护地方"。亦曾举办多项上海"自治"工程。《且顽七十岁自叙》1922年由上海中华书局以聚珍仿宋版排印,分两册。此次节录以其经历为主,只占原书篇幅四分之一。——编者

且顽姓李,原名安曾,字平书。三十岁改名钟珏,号瑟斋。六十岁别号且顽。

高祖璇采公,自苏州迁至上海西门内冬青园居住。曾祖春江公析居宝山县属高桥镇,公以商船航海起家,性伉爽,好施与,亲友借贷有不能偿者则焚其券。道光三十年,沿海水灾,公捐巨赀助赈,当道给"义敦仁恤"额,年七十六卒。

祖芗琳公习医,年未三十卒。

父少琳府君,……及长读书勤苦,……研究医理益精。……咸丰辛酉冬,李秀成别部自苏州而下,避难于崇明。乱平归里,则兵燹之余家产荡然。……

咸丰三年,癸丑。

十二月十六日,(余)生于宝山县之高桥镇。

十一年,辛酉,九岁。

是年十二月中旬,李秀成别部由柘林南桥东下,沿途焚杀掳掠,风声远震,争相逃难。

同治元年,壬戌,十岁。

二月渡海,住崇明之新开河镇。

三年,甲子,十二岁。

就读岳家赵氏,从朱麓春师。四月岳父少耕公去世。余妻于(癸丑)七月七日生,余于十二月生,遂订婚媾焉。

五年,丙寅,十四岁。

先考体素弱。……(三月)二十七日辞世。时祖妣在堂,家无储蓄。

六年,丁卯,十五岁。

经黄伯衍姻叔介绍于上海生义码头长丰春花行,从表伯程子康师学习。年终经业不佳,行闭回家。

七年,戊辰,十六岁。

改习小货行业,小货行者乃买卖豆饼米麦而不领部贴者也。……八月往龚镇先伯家中,就读于秦氏家塾。

十二年,癸酉,二十一岁。

赴宁省试。……是冬龙门书院招考,……余获取第四名,送院肄业。

光绪元年,乙亥,二十三岁。

是年十月下旬赴松科试。……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高桥镇所赁陆氏屋迎娶完婚。

二年,丙子,二十四岁。

赴京应北闱试。……七月,乃于三元寺中六人结金兰谊。(席)翰伯(青浦人)居长,(汪)药阶次之(风池,元和人),(左)子兴(秉隆,广州驻防官)、芝房(凤藻)又次之,余与(瞿)鼎卿(上海人)殿。

三年,丁丑,廿五岁。

四月赴郡应岁试,经古取列正取第五名,正场一等第二名,补廪生缺。

九年,癸未,三十一岁。

蔡紫绂谱兄主《字林沪报》馆笔政,邀余襄理。……是岁租界自来水厂工竣,余与同邑姚君安谷赴厂考察,乃议引水入城,……先在二洋泾桥南赁屋设局,承销法界及城中用水。

十年,甲申,三十二岁。

是岁……余以所拟《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表》一篇合意置前列。

十一年,乙酉,三十三岁。

是科优贡,余竟忝列第五名。

十二年,丙戌,三十四岁。

四月入都,六月应太和殿考。……榜发,名列正取第十名,引见以知县用。……十二月至粤东省城。

十三年,丁亥,三十五岁。

游港、澳、新嘉坡。……在坡两月,撰《新嘉坡风土记》一卷。

十七年,辛卯,三十九岁。

是年正月得臬署清厘积案局专办差。

是岁兼全省洋务局办事委员差。

十九年,癸巳,四十一岁。

三月臬台檄委清理南海县积案。……十二月委署陆丰县缺。

二十年,甲午,四十二岁。

十一月廿九日夜半,亲率差勇围捕(沙墩乡之三点会),拿获匪党郑亚佛、郑顺元及林乃炉之胞兄林乃因等。

二十一年，乙未，四十三岁。

五月初旬奉委署理广州府新宁县事，闰五月到任。新宁与新会接壤，距省较近，民富而盗多，在任一年，除治盗外他无可纪。

二十二年，丙申，四十四岁。

正月大儿祖庆回籍就婚于黄氏。亲家黄友林先生世居高镇南乡，地名楼下。素业商船，近则设行号于沪南。

七月下旬奉抚台许仙屏中丞札委清佃事，率水师学生赴香山、顺德、东莞、新会、番禺等县丈量沙田，清查田户。

二十三年，丁酉，四十五岁。

八月乡试，余充誊录官。

二十四年，戊戌，四十六岁。

清丈事毕，余调至抚署总局办事，仍兼香山分局。……十二月初一日藩司悬牌委署遂溪县事。……二十七日接事。

二十五年，己亥，四十七岁。

戊戌四月法兵轮驶泊遂溪海口，即登岸入海头汛炮台，……驻京法使向总署索划吴川、遂溪两县地四百余里并硇洲、东海两岛。……上年冬间，廷谕各省举办团练，遂民激于界事，集捐银四万两，赴善后局购领枪械。……余抵任，乃为挑选精壮一千五百名，分各乡训练，谕麻章墟绅士冯绍琮为团总。冯绅曾隶广西冯子材军门麾下，军事颇有经验。……(法军)乃于九月初五日派兵百余名攻黄略村，邻近各团闻警咸集。法兵寡不敌众，遂由海道退回。……次日仍严防以待，各乡相约禁售食物。……(铺仔墟)百姓已知该处乡村被割，连日纷纷聚议死守弗舍。……余于(十月)初三日黎明回署，一路闻炮声隆隆，以为法兵竟攻赤埠也。至署，始知攻打麻章墟。自晨至申，兵舰放炮二百六十余，陆兵与团练相持至下午四时始退。……十四日法军(乘乡民割二造稻)大队骤攻黄略村，并扼守各路，阻遏救援，自晨至申，枪炮声不绝。练勇死伤甚多。乡民向村外逃命，法军遂入村，焚民房数百间。……乡民激于义愤，力谋自卫。正值各省奉旨办团，乘此时机，集赀购械，踊跃从戎，其奋勇非由劝励。为邑宰者既不能禁止弗行，亦不能坐视弗顾，惟有时时以阅操为名，申诫生事。……十一月初二余奉督宪密电促回省。遵旨革职。

二十六年，庚子，四十八岁。

四月初旬挈全眷回籍，卜居高桥镇东海壖周氏宅。……(五月)二十五抵武昌，住布厂。入见香帅，详询遂溪情形，命至文案处办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作寓言一篇，言亚洲之东有一极大老店铺，因大夥计管理不善，出非常之变。以后重整旧业，宜去二蠹，除二秕，行四道。二蠹者，内而各部书办，外而各直省贪庸州县也。二秕者，捐纳、厘金也。四道者，即《大学》"生众为疾，食寡用舒"，谓当慎择各督抚，开矿垦荒，酌裁八旗口粮，裁消新旧营兵，考求制器，不输金外洋也。

二十七年，辛丑，四十九岁。

三月奉委为鄂武备学堂总稽查，未几改充提调。同事者有前署平原令蒋楷。

二十八年，壬寅，五十岁。

正月奉湖北签捐局总办札委办理上海签捐分局事宜,……当即函请总局加委黄君友林、孙君粟馨为帮办。

二十九年,癸卯,五十一岁。

正月奉南洋大臣札委提调江南机器制造局差。

三十年,甲辰,五十二岁。

是年与陈莲舫先生创立医学会于英租界小花园,研究医理,是为上海医学会之权舆。内地自来水公司初为粤人刘君问刍、唐君杰人等创办,以地方感情不洽,销水未旺,乃邀余等筹议推广用水,余举黄星阶君主持一切,渐有起色。

八月与莲舫先生会诊盛杏荪宫保疾,旋愈。

三十一年,乙巳,五十三岁。

张(竹君)女士素习西医,毕业于粤东博济医院,于辨症用药俱有神悟。因叹中国女医之少,议创设女子中西医学堂。

三月杏荪宫保檄委余与仁和王子展观察存善为通商银行总董。九月奉苏松太道袁海观观察树勋照会为城厢内外总工程局领袖总董。倡议拆城、办巡警。

三十二年,丙午,五十四岁。

是年曾少卿君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总工程局办事总董,宏才伟抱,所见远大,与余尤为契合,自创办工程局,因内地未有保险事业,特设华成保险公司,举余经理其事。余邀黄友林亲家主任会计,信用昭著,营业发达。

是年随袁海观大京兆赴粤东查办粤汉铁路官绅冲突事。回沪,与朱晓岚观察创办昆新垦牧公司。

三十三年,丁未,五十五岁。

是年辞通商银行办事总董,被选为招商总局董事。粤垣议办自来水,定为官商合办,举余为商股总董。邀黄星阶君赴粤,为常驻办事员,督工建设。

苏省铁路成立,被选为董事。

三十四年,戊申,五十六岁。

七月创设中国品物陈列所于英租界福州路聚丰园旧址,明年二月迁至张叔禾君之味莼园。

宣统元年,己酉,五十七岁。

前年始创议在南市建设医院。(是年)六月南市上海医院成立。

是年江南兴办南洋劝业会,余被举为松沪协赞会长,八月松郡设物产会于西门外醉白池。

关道蔡伯浩观察为争主权计,嘱余创办闸北水电公司。一时招股不及,乃借道署及各银行款,购地定机,先行开办。

二年,庚戌,五十八岁。

是年经营南京三牌楼劝业会场外模范马路商场,设立上建公司,购地二十六亩余,建筑楼房一百三十余幢,为商店旅馆之用。创设凤台旅馆一所。

三年,辛亥,五十九岁。

本年正月下旬由南京下关乘轮至汉口，乘京汉车至京，住西河沿中西旅馆。除同乡酬应外，日往汲阳尚书邸。时汤蛰仙、郑苏堪诸先生在京，日在陶斋聚谈。

上海自总工程局改为城自治公所，参考各国制度以为自治权舆，而地方商团由此联袂而起，至辛亥春已达一千余人，皆各业领袖遴选同业有志之士训练成团，并无游手之徒溷迹其间，故每逢开会及操演，莫不整齐严肃，绝无喧哗，识者早知其能成大事焉。自黄花岗一役，民党失败，乃规划长江上下游，吴兴陈英士君驻沪筹划，罕有知者。八月武昌起义，风声所播，咸动于中。南市信成银行主任沈缦云君与陈君同志，与余为莫逆交，介绍陈君定期相见。余约沈君信卿、吴君怀疚、莫君子经相与密商，佥谓时势至此，不能守闭关之义，当审察情势，以为进止。乃约陈君于贞吉里寓楼，相见之下，乃一恂恂儒者，咸出意外。初议上海视南京举动，既而第九镇退出城外，南京势难骤下，而汉阳有失守之信。九月十一夜，陈君改议上海先动，苏、杭应之，南京庶指日可下。吴君怀疚难之，时钮君惕生、叶君惠钧在座，咸主上海先动，钮君谓即往松江响应，遂从多数决议。十二夜，会于城自治公所，定翌日举事，当与警务长穆杼斋君商议保卫地方事宜，余又商请全体商团及救火联合会员，共同守卫城厢内外各重要地，以助警察之不及。

十三日清晨，陈君以军政府照会致余，劝任民政总长，又浼余劝驾伍秩庸先生担任外交。余往晤伍先生，初以年老辞，适温君钦甫至，相与力劝，乃受照会。此一著实为紧要关头，当日若非伍先生出任外交，各领事未必承认，而后日之南北议和、入京任职及至广东护法，始终不渝，卒以身殉，胥基于此。回想当日情形，可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之义，与日月争光矣。

是时主吴淞炮台之姜君，主巡防营之梁君，皆湖北武备学生，与余有雅，驰往说合，俱不反对。陈君乃订午后二时，集西门外斜桥西园进攻制造局，乃十一时闸北巡警先动，而制造局严备以待矣。当九月初，风声日紧，局中早筹警备，余力劝总办张弢楼观察勿再运炮赴宁，弗从，又微讽以人心瓦解，恐局中区区守卫，不足以抵制，不如别筹保全之策，又不听。至是，陈君亲率敢死队，乘五时放工之际，拥入局门。张观察素性仁慈，不忍轻伤生命，先放空枪一排，敢死队见无子弹，益前进抛掷炸弹，守者乃实弹以放，前驱死一伤二，后者欲退，陈君在旁挥众使进，并取怀中炸弹二枚授之，为巡勇所见，乃被拘，众遂退。

时余驻公所督率商团保卫地方，闻陈君信，乃偕英石驰入见总办，询知陈君，认为《民立报》访事。总办谓："书生不知利害，妄思革命，徒送死耳！"余察其意，不能即释，乃偕英石驰回。英石名显谟，同年子莲宗兄之少子，入学后，有志武备，由余介绍于南京陆师学堂，总办俞恪士观察一见器重，后转入将弁学堂毕业，送日本士官学校，入连队，备极勤苦。当陶斋督两江时学成归国，派入第九镇，徐固卿统制叹为奇才，未几委带马队。八月下旬，自宁来沪，余留以教练商团，是日乃佐余照料地方也。既而王君一亭又偕余赴局，以市公所、县商会名义保陈君，总办谓彼称《民立报》访事，即着该报馆具结，以后不再来局滋扰等语，意甚坚决。余等出与缦云商报馆具结事，时已十二下矣。时城中文武官僚俱已出避，由商团及救火会员看守衙署、监狱，居民安堵如常，毫无惊惶之状。

民党因陈君被拘不放，决计攻局。局中以机关枪抵御，防守益严，不得入，一部分商团助民党从枪厂后逾垣入，举火焚厂，局中慌乱，总办乃偕襄办乘小轮往租界。民党、商团入

局,见陈君未受痛苦,咸忻幸相庆。时已天明,余方假寐,陈君来公所相见,略商善后而去,此九月十三夜,上海光复之实在情形也。

自武昌事起,制局奉江督电谕赶造军火。九月初,由苏藩库领到库平银十万两,张总办与余商寄租界地方,适贞吉里有空屋一所,与余寓毗连,乃租以寄顿,派局勇四名看守,外人固不知也。十四早,缦云、一亭与余商筹饷救急之策,余举以告,喜出望外,乃促余引同浙江旅沪同乡会友偕往取出,运至东方银行。申规银十万九千四百余两,此为光复后财政一大宗。当时部署既毕,驰赴制造局,已午后一时矣。民党自入局,纷纷至军火处携取枪械,比余到局,所存新造毛瑟枪千余杆,已一扫而空,办公房前至浦滨,拥挤无隙地。问头目何在?有无名册?则人人司令,个个元勋,纷呶喧嚷,不可言论。忽闻人言,有北洋兵舰数艘已入吴淞口,鼓浪而来,于是去者大半;未几,又闻松江兵队已到龙华,则所谓元勋、司令、敢死队,各鸟兽散。余乃出公事房,与二三局员巡视一周,入总办住宅,所有细软物件一空,书箱倾翻,书籍满地,乃命人检拾保守;一面查询谣言所自,则所谓松江兵者,乃日前局中申请提督所派之兵二百,出发时两地俱未起事,及抵龙华,知已光复。当由营弁带同排长来见,余告以愿留则供饷,愿回则速去,咸愿服从命令,当即派人带往龙华寺驻扎。至所传北洋兵舰确有四艘,已在十六铺下碇。因思此舰若援局而来,当驶至南黄浦,不在十六铺停泊,乃派商团往询,始知此队兵舰在镇江已光复,因购粮食装煤炭来沪,与制局绝不相干。时已日暮,回寓歇息,此十四日纷扰情形也。

十五日早,设办公处于小南门内救火联合会,接洽城中诸事。各路敢死队聚集于求志书院,闻报往视,或有枪,或无枪,俱臂缠白布,不下一千人,纷纷索饷。告以余乃民政官,不干预军事,但目前未有总司令,余不能不为尔等筹一星期伙食。乃命各队举代表二人,每队共若干人,头目何人,开单各聚一隅,候点名毕,每人发七天伙食一元,各归原处,不得在外扰害百姓,俟举定总司令,再商编入军队,众皆听从。于是浙江、江苏、扬、镇、山东、安徽、湖北及本地各路民军,共发洋一千余元。及举陈英士君为沪军都督,余乃专管民政及制局事,移办公处于旧道署,请梅君问羹为坐办,沪事稍定。

时苏、杭、松、太、常、镇,俱先后光复,独江宁未下,程雪楼都督亲驻尧化门,扶病视师;浙省朱介人师长亦统浙军,由沪赴宁,扎朝阳门外。余以攻城需用巨炮,商诸炮厂洋员,在吴淞炮台拆卸四十磅之大炮二尊,装配车轮炮架,自九月二十二动工,至十月初五配就,试放可用,赶配子弹引火,于初十夜车偕前炮队营管带张玉发君押运赴宁。车抵镇江,浙军已闻信,派员迎接,及至尧化门,苏军亦已拱候,请示都督不能判断。幸同往之虞洽卿君谓予乃浙人,为大局计,浙军驻朝阳门,山路崎岖,设中途车轮损坏,炮即无用;苏军扎太平门,不若就近先交苏军,以便早日攻城。余谓局中尚有同式之一尊,明日亦可运到,以交浙军。虞君乃与浙军官说明。余即回沪,至镇站先发电饬局员,将炮速运至站装车。比余到沪,知炮已到站,尚未装车。询之站长云:小工已散。乃告车务洋总管立召小工,许给酒资,赶装上车。翌早运至尧化门,交浙军领去。而苏军领去之第一炮已安设太平门山上。十二日早,由张玉发亲自开放,至五十三响,城中震动。十三日早,由各国领事开太平门,持白旗止战,于是苏军入城,浙军亦由朝阳门入,而南京光复。

张玉发者,向在长江一带炮台教炮。制造局设炮队营,闻其名,招致到局,由帮办而升

管带。炮厂造炮既成，曳至西炮台试放，必由张君瞄靶，从无失事。此次运炮赴宁，余特浼其偕往，立此大功，未邀奖叙，余实为之负疚。

上海拆城之说，始于庚子五月，余返自粤东，沪城龙门书院同学为余洗尘，席间余言法人绘图，议拆城垣，推广租界，不如及早自拆，以保地方。维时闻者疑信参半。癸卯，言于袁观察，颇动容。乙巳，周玉帅莅沪，袁公告之，颇合帅意。时余在苫，乃由姚君子让领衔具禀，既而反对者电阻，事遂中止。戊申，蔡伯浩观察莅任，首询拆城事，谓当开会取决，于是在明伦堂开会，反对者知理论不足以取胜，乃扬言有人主张拆城者，演说时当飨以城砖，于是欲言者不敢言，一哄而散。时有调停者，请开四门以便交通，余以时势未至，听之。十月初四日，余召集南北市绅商于救火联合会大楼开会，余痛陈拆城之有利无害，谓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城之望矣！是否主拆，请公决。时到者二千余人，在席商团千余人，救火会员七百人，同声主拆，于是全体赞成，表决主拆。余即报告陈都督，都督命速拆勿迟。商团及救火员各自出资，星夜购具，翌日先将大小东门拆动，无人反对，不旬日而全城尽拆矣。

闸北水电厂于八月完工，九月初六日开落成会，中外官商到者颇多，新任关道刘襄孙观察亦至。工程师恩杰尔报告工程用款，由翻译王君译以华语。余演说谓闸北居民盼望水电，刻不待缓，此次各项工程俱以极速时期赶成，除借用道署及银行款项外，不敷尚巨，非从速招股不可，众皆赞成。乃正拟招股，而光复事起。迨大局粗定，已将岁暮，欠款日迫，请于陈都督，谓苏路公司正在借款，可连带借之。于是定借日金三十万以还各债。明岁又借十万，设水塔一座。

十月，程雪楼都督委余为江苏民政司长，沈君信卿为次长，驻苏办事。余则设办公处于上海，请贾君季英主秘书，凡松、太两属民政，就近在沪办理，有要事赴苏就商。

民国元年，壬子，六十岁。

上年十一月，南北议和，清帝逊位；孙中山先生为临时总统，建都金陵，民党中拔茅连茹登庸不少。然中山立贤无方，并非偏重民党，乃政客托词共和国不可无政党，遂创立共和党，由江浙而各省。迨项城为总统，利用党人推行于北京，于是民党觑破其隐，立国民党以相抵制。而政客之祸，至于今日，愈演愈烈，皆由当日共和党魁所种之因，成此莫大之恶果，可为痛心。余不敏，始终不赞成立党，十余年来，未尝与政客往还，盖履霜之警，早觉于当初也。

余自癸卯入制造局任提调九年。光复时，军政府令为局长，改去总办名称。向来总办月支薪水四百两，公费一千两。余以光复后海关应解之款不解，局中旧存之款为财政处移付军饷，库储一洗而空，而各处需械繁多，不能不应，巧妇诚难为无米炊。幸新聘会计主任黄君星阶，素有信用，四处张罗；余则力主节省，局长只支薪水，裁去公费，每年可省万余金。然入款毫无，终难支撑，迭电陆军部请款不应。至八月，一年期满，请部派员接办。十月，始派陈君榥来，余得卸仔肩。至今垫款数千，陆部虽咨财部拨还，延搁至今，分文无着。

是夏，陈英士都督自请取销军府，余亦请取销民政总长，程雪楼都督雅意挽留，至七月底结束，并取销江苏民政司长驻沪办公处。八月，英士先生拟出洋游历，同人公饯。余为文送之录左。

“中华民国元年八月，湖州陈英士先生既解沪军都督任，将游东西各国，考察实业，归以利吾国人，钟珏等分属公民，谊同良友，乃假一尊，以表依恋之情，相与执卮而言曰：

“先生之志，可谓宏大而沈毅矣。当其海外同盟，奔走国事，历十余年，艰苦备尝，佗城一役，几濒于危，仓皇出险，而志不衰。规划长江，以上海为枢纽，机关秘密，先生实主之而人莫知之。武汉起义，沪渎响应，近若苏、杭，远若粤、闽，崇朝光复，乃图金陵，曾未三月，南北统一，论者咸归功于先生，而先生歉然也。溯自开府之初，奋志北伐，此练一师，彼招一旅，屯军遍地，日需万金，益以江防要塞，海军舰队，秣陵攻坚之师，烟台扼吭之旅，左萦右拂，北讨东征，莫不以上海为饷源。然而海关之税既操之榷吏，道库之储又授之外人，先生曾无铢两利权，徒恃二三同志，密筹默运，尽力支撑。迄今军事告终，大都名城，或不免仓卒之蹂躏，而我上海一隅，晏然无匕鬯之惊者，伊谁之力欤？先生固不自以为功，媢嫉之徒，方且吹毛求疵，造言诬蔑，而先生视之漠然。因是而思辛亥九月十三之夜，先生被拘于制局，同人四顾旁皇，奔走图救，先生从容自若，与逻卒娓娓谈，告以专制之疾苦，共和之幸福，逻卒感动，咸德先生，而弛其絷焉。然则先生刀锯斧钺之不惧，何有于宵小之流言哉！

“闻之先生之言曰：革命者，尽我天职之事，今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建设之道，不可无学，吾往外洋求学，归而襄助建设，亦所以尽我天职也。大哉言乎！人以先生为功成则退，似矣，而不知先生之志有待也；人以先生为忧谗远避，似矣，而不知先生之志不渝也。白日之皎皎，巨川之滚滚，孤鹤之鸣九皋，大鹏之息六月，志士不忘在沟壑，幽人遁世而无闷，时而一往直前，时而千回百折，时而声施灿烂，时而韬光暗然，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盖皆有天职在焉。今者一堂酬酢，半属相从患难之侪。《诗》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又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同人安不忘危，实同此志。先生往矣，惟祝我民国日益巩固，我先生康强逢吉，日增益所不能。读《孟子》天降大任之章，不禁神往于欧美雄风，而尽消儿女离别之感也。是为序。”

上海自法界电车设至斜桥，后屡思通入内地，余与市政厅长莫子经君及市议会力主自办。因思陆伯鸿君才具开展，所办电灯，日有起色，乃与商议兼办电车。陆君虑招股不易，余谓此事宜先在余民政总长任内立案，招股易则速办，难则缓办，若失此不图，后恐难望。陆君乃毅然具禀，余即批准转呈，星夜备文亲往江宁谒程都督，陈明南市电车不能不自办理由，面呈详文请核准。都督深以为然，立即批准交余带回。乃行知陆君开始招股，一日之间，集股多数，公司遂成立。

十一月，辞民政司长职，乃设大观书画古董铺于静安寺路，将贞吉里所租之屋退还，并将创设之女子法政学校预科，亦迁至大观后面，由白克路出入。初，辛亥之冬，各省女学生以义务募饷团名义来沪者颇多。未几，和议告成，咸有进退维谷之势，余心悯之，乃商之同年刘葆良君，就贞吉里空屋设女子法政学校，先开预科甲乙两班，余与刘君任甲班国文，请王季贞君教授一班，律师秦联奎君讲法政大概，余内侄婿沈商耆君教授史学。壬子正月开学，余从妹华书、女儿明卿为舍监，刘君之女公子姊妹二人，余之侄女守勤、长孙女景昭、次孙女金钧俱从学。是冬放假后，山西柴生玉麟家住天津，闻母病亟欲归，年方十五，不能任其孤身独往，乃送往浦口，切托津浦车首沿途照料，临别依依，情若父女。回沪适余六十生辰之第二日，始悉两弟在贞吉里旧居空屋内布置寿堂，劳及亲友，到者数百，殊拂余意。

二年，癸丑，六十一岁。

本年四月，沈君缦云为银行筹款事，浼余偕张趾麟君复赴东京，住两星期。归途过神户，与王君稚虹言及东京书画会欲余携古书画来东赛会。……乃与哈少甫君约，订于阴历六月中偕往。未几而有二次革命之举，余以嫌疑而去国，住日本两年。

自国民、共和两党对峙，共和党皆旧官僚、旧学派；国民党则无一非新知识人，其中政治学识尤富者为湘宋渔父先生。袁氏忌之，乃使人狙杀于上海沪宁车站，民党大哗，初犹以为党争也。迨后征实政府所为，益动众愤。时余已不问国事。阴历六月初，英士先生两次过访，俱未晤谈。十三日风声益紧，县商会、商团公会、教育总会、救火联合会四团体公举代表，邀余赴南市设法保卫地方，余以无名义辞。公议设保卫局，举余为局长，但卫地方，不与军事。乃勉诺。未几，江宁举事，上海响应。余犹未到南市。十五日早，南市巡警起衅。警务长穆君已先一日辞职。余不得已，驰往解散。乃即在市政厅设保卫局，分派商团及救火会员各驻要地，防御匪徒乘机起事。……时英士先生已设司令部于南市，居民皆惧兵祸殃及。各团体于双方竭力调停，苦劝息兵。当事者不听。既而议公民电陆军部，请将制造局暂由地方公民封锁看管，双方不得取用军火。当事者谓南京已独立，上海为省属，已与北方断绝，人民何得电部，事遂止。余知兵祸难免，但望炮火不及南市，犹可勉尽保卫之责。二十夜，亲往各处巡视，慰劳商团及救火会员。天将曙，闻枪炮声。未几，炮子飞入市政厅左近，居民纷纷避乱。余见事不可为，乃回租界。翌日知民军虽失败，犹未止兵。余知沪上已不可居，乃收行装东渡，……时阳历七月下旬也。

四年，乙卯，六十三岁。

一月著《平泉爱国歌》一首，又著《爱群歌》一首。

闻北京筹安会成立，袁氏竟欲为帝，为之扼腕。适钮惕生君来居神户，日与商议倒袁之策。不倒袁，民国不五稔矣。是冬，闻云南起义，钮君偕何君子均先返国，约余明岁回沪。

五年，丙辰，六十四岁。

阴历三月初旬乘轮至上海，暂住法界花园里。时英士、惕生两君已在沪，同志俱住法界。晨夕商议，佥欲踵辛亥故事，由沪先动。余鉴于癸丑之役，极力劝阻。况三月底为南北市钱业归帐之期，一旦起事，地方不免纷扰，关系市面金融，于饷源亦大有妨碍。陈先生乃定先从江阴炮台举事，何君子均则往吴江一路动作。

四月迁居贝勒路，设议事会。每夕沈君信卿、黄君韧之、钱君新之、贾君季英等俱到会集议。五月上旬，闻项城殛，黄陂继，以为从此天地清明，国利民福，大有希望。乃公议两电：一请裁上海护军使缺，一请撤北军。俱不报。于是知袁虽死，而政府仍袁党把持，难望刷新，同人咸丧气，会乃解散。

六月登报警告进步党领袖梁任公、汤济武，共和党领袖汤季直，国民党领袖唐少川、张溥泉诸先生。文曰："立宪各国必有政党，尽人皆知。惟我民国尚在幼稚，保抱提携，宜归一致。癸丑大祸实由党争，当诸公兴高采烈之时，鄙人早怀厝火积薪之惧。不幸政客热忱，适资元凶利用，国脉几绝，民命大伤。乃曾几何时，鸟尽弓藏，同归捐弃。自反天良，能无悔恨？今者天殛大憝，复我共和，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痛尚未定，祸岂可忘？诸公慈惠

明通,夙负人望,当不致轻蹈覆辙,复生厉阶。报纸所传,或出臆度,惟是惊弓之鸟闻响魄飞,所望各发良知,痛惩前祸,切戒各党偃旗息鼓,少缓须臾,以巩国基而保民命。愚戆之见,堂冀三思。"

(八月)往昆山蚕桑学堂居住。

六年,丁巳,六十五岁。

是夏全眷皆来昆城。患难之余,天伦乐叙,幸何如之。

七年,戊午,六十六岁。

三月率大孙逢钧、次孙盛钧赴日本庆应义塾留学。

八年,己未,六十七岁。

三月复至日本,促印阁帖。

九年,庚申,六十八岁。

(上海)静安寺路有三层空屋一所,乃租设古董书画铺,名曰多宝斋。

十年,辛酉,六十九岁。

参药业领袖与神州医会会员商议将南市时疫救济社改为医院,……公推余为院长。

七月友人发起内地证券交易所,强余列名。……开幕不及三月,经纪人亏欠至二十余万,竟至不可收拾。而当时兴高采烈诸君,咸置不问。余一生所办之事,未有若斯之失败者。虽此心可质天地,而不可以对股东。年将七十,留此污点,可痛可恨。

余友广州左子兴君秉隆……谓中国药物原料富于外洋,功用亦多神验,惟煎药有不适于用者。……于是与医院发起制药之议,(余)极力赞成,相与组织。自公司成立以来六阅月矣,制成各药将近数百种,又制丸药三百数十种。赁屋于南京路,择吉开始发行。

十一年,壬戌,七十岁。

前年苏省选举国会众议院议员,余承地方公推应选。去冬十一省议员咸集北京,函电相招,不得不往。因于阴历二月下旬入都。……未几奉直开战,长辛店炮声入夜则闻,而京城秩序如常。当战事方兴,议员多数出京,无从集会,余于四月下旬返沪。

余自辛亥后从未一至北京,此次入都,所见景物非昔。自表面观之,道路、警察、电灯、自来水、车辆,无不改良,而中央公园尤为特色。惟政务之敷衍,官僚之泄沓,更甚于清季。纲纪日弛,道德日丧,管子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勿惧哉!

且顽老人作七十自叙毕,乃言曰:余少孤露,习贾不成,还学举业。年十七一衿倖获,自谓取青紫如拾芥,蹭蹬十余年始贡成均,廷试以知县用。壮心未已,犹两下南北闱,始绝玉堂之望。已丑掣签到粤,既为俗吏,誓矢清心。初绾县符,廖邀嘉奖;再三摄篆,益懔冰渊。既而罢职归田,未遂初服,鄂垣佐幕,武学兼提。量移沪滨,十年制造,梓乡服务,自治肇基。逮乎光复之初,摄行民政,勉力期年,仔肩获卸。癸丑一役,保卫闾阎,嫌疑蒙难,居东三载,始返故乡。近岁以来,两折雁行,鸰原抱痛,强颜欢乐,壮志销磨。日月不居,忽觉七旬已届,回念少壮,如在梦中。爰溯生平作一结束,事皆实在,语不铺张。庄子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余之所叙,皆詹詹之言也,阅者作一小说观可尔。

通敏先生行状(节录)

姚文楠

姚文楠为李平书姻亲,对李平书生平行事知之稔熟,故此《行状》对前之《自叙》有补充、证实之用。该件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手稿抄件。——编者

先生初名安曾,字平书,更名钟珏,字瑟斋,号且顽,姓李氏。其先由苏州迁上海者,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讳锡川,字春江,以商船航海起家。……考讳炳铨,字少琳,宝山庠生,以孝行称于乡,精医。……先生自幼岐嶷敏警,九龄、十龄时遭寇被掳,已能以智自全,从容脱归。频年乱离转徙,而趋庭就傅,未尝荒嬉。年十四,少琳公弃养。……两孀三孤,无以度日。明年从众议,废读习贾。习贾年余,族人曰建山者,于先生为父行,闻而悯之,力主弃贾还读。从挚往龚镇,从师课制艺。其明年应试上海。冬以己巳科案补县庠生,时先生年十七。自是课徒以馆谷给养者三年。谢去馆课,专攻举业者一年。二十二始入住龙门书院肄业。……顾犹以为未足,又求友四方,遂纳监应丙子北闱。当是时,京师同文馆为人才渊薮,遂与青浦席翰伯淦、元和汪药阶凤池、芝房凤藻、广州左子兴秉隆定交,相与上下其议论。既报罢,乃注销监照,南归回院。……丁丑岁试第二,补廪膳生。己卯南闱荐而未售。……(庚辰丁祖母承重忧),先生自是不理举业,专求经世之学。……旋襄理《字林沪报》笔政,日著时论一篇。……光绪九年七月英租界自来水厂工竣,先生赴厂考察,颇得肯要。乃就城北赁屋设局,代销法界及城厢用水。逾年,销水渐广。……服阕后,仍理举业,谢绝外务,遂结束水局,脱离报馆矣。……至甲辰科试时补之,旋取乙酉江苏优贡第五名。丙戌朝考一等第十名。引见,以知县用。回里后复航海南游,周历广州、香港、澳门、西贡、新加坡等处。……著《新加坡风土记》。……戊子南闱、己丑北闱皆报罢,乃呈部,分省签掣广东,时光绪十五年也。……十六年正月禀到,……得河南保甲差。十七年委臬署清厘积案局专办。十八年督委兼全省洋务局办事委员。十九年三月臬委请理南海积案。十二月委署陆丰县。……二十一年二月交卸回省。……五月委署新宁县。……二十二年五月交卸回省。抚委香山县清佃总办。……二十四年春沿海清丈竣事,调至抚署总局办事,仍兼香山分局。十二月朔,署委遂溪县。……(法欲强占遂溪,各乡办团自卫,先生甚费苦心。二十五年九月初五日,法兵百余人攻黄略村),邻近各团闻警咸集,法兵寡

不敌众而退。……(十月初三日)法兵攻麻章墟,其兵舰发三百六十余炮,其陆兵与团练相持至下午四时,不利而退。……(初十日)法兵犯平石,有下级军官二被乡民练勇擒获斩枭。……(十四日)法兵大队聚攻黄略村,自辰至申,练勇死六十余人,伤三四十人。法兵入村焚民房数百间,火光烛天,县城震动。马镇派兵六百人,各乡团练分半,得五百人,皆来城听指挥。十五日早,收复黄略村。……是晚得苏使电:界定止兵。……(冬月初二日)奉督院密电,促回省。……(法人要求以先生抵命),卒以交议革职了案。……

(鄂督张之洞电促,二十六年五月下旬抵鄂)。六月委督署文案襄办。二十七年三月委武备学堂总稽查。七月委武备学堂提调。二十八年正月湖北签捐局委办上海签捐分销,时学堂年假,先生在沪度岁。奉檄后,设定局所。……九月文襄移节两江。二十九年正月两江檄委江南机器制造局提调。先生于是离鄂回沪矣。……到局就职,即革除材料处及库房积弊,遇事公开,选料论价,剔除回佣。各厂工资实足给发,不扣钱码。……三十年春,创设初级小学于局后新公所,以便工匠子弟就近求学。……毕业后升入兵工学堂。……是年创立医学会……。三十一年三月创设女子中西医学堂……。是月奉招商轮电两局督办阳湖盛公檄委通商银行总董。……又倡设立总工程局、试办地方自治之议……。道署详准,以官办之马路工程局改办。……由道遴定领袖总董一人,办事总董四人,议事经董三十二人。于是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于十月中成立,而先生为领袖总董,是为上海地方自治之开始。(三十二年)……驻董之一为总商会会长曾少卿铸,因内地未有保险事业,特设华成公司,以先生为经理。四月总工程局以接收原官办电灯厂改为商办有限公司,招股六万两,……。五月以推广警政,于城外设东区、南区、西区三分办公处,公举区长。……是年袁公擢顺天府尹,奉命查办粤汉铁路官绅冲突事,檄先生随赴粤东。回沪后,创办昆新垦牧公司。三十三年省行遵旨禁绝鸦片。……先生定议设烟佣习艺所,又设烟具收买处。……(烟贩谋抗,居民恐怖),乃招五会体操员出任保卫。五会者,沪南有沪学会,沪北有商余学会,沪城有商学补习会,皆研究各种学术,但颇注重体操一科。继起者乃有沪西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则体操专修矣。初本各不相谋,至是五会联合,设司令部,分区驻扎,出队梭巡,历三昼夜,地方安谧,烟馆歇绝。巡道满洲瑞公嘉其义勇,赠银章各一。自是正名为商团公会。先生实总提挈之,遂被推为会长。五会毕业会员升送公会,由道给凭。其后闻风起者日增月盛,或称商团,或称体育部,或系以某业,某帮,或系以团体之名,皆与五会同受辖于公会。平时定期操练,闻警出巡。各员自备服装兼输会费,巡道拨给枪械。费不足,则由董募充;械不足,则由会购置。于是司令部、军需部、董事评议部次第成立,规模既具,声势灼然,而以禁烟一役为起点也。

八月上海内地城厢内外救火联合会成立,先生被选为会长。……当是时,租界保险洋商揽保内地火险,以我火政不良,请求领事转商关道,许租界救火会入南市施救。先生以主权关系,力持不可,亟谋改良火政。……是岁先生又被选为轮船招商局董事,又被举为广州自来水商股总董,又被选为苏路董事。三十四年创设中国品物陈列所于城北福州路。

(宣统元年,集资收回几为洋商并吞之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先生于南市创设上海医院。……是年,两江督院奏办南洋劝业会,先生被举为松沪协赞会长。……是岁之春,奉文遵旨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夏禀奉详准以城厢总工程局改为城自治公所。……二年

正月上海城自治公所议事会成立,选举董事会,先生当选为总董。是岁南洋劝业会开幕,先生就会场北经营模范马路商场,设上建公司,购地二十六亩,筑楼房一百三十余幢,支配布置,往返沪宁,轮轨仆仆。

三年正月,由宁溯江,取道京汉北游,留京两旬而归。是岁也,革命事起。……其时先生方任上海城自治公所总董,仍兼江南机器制造局提调,……。先是革命党人谋广州发难,事败改计,乃规划长江中下游。而吴兴陈英士其美实受下游驻沪筹划之使命,潜居租界爱多亚路《民立报》馆楼上,人罕知者。沪闻鄂变,全市震动。湘赣继起,风声益紧。陈乃介沈缦云懋昭,叶惠钧增铭,王一亭震求见先生。沈、叶、王皆城自治议员,而陈之新同志也。先生乃密商于议长沈信卿恩孚,副议长吴畹九馨一,驻董莫子经锡纶,咸谓世界潮流,全国趋势,非可抵抗,宜专以地方治安为重。于是订期九月初四日约陈相见于成都路贞吉里寓楼,告以保民宗旨,彼此随时协商,互相遵重主义,避免侵犯。自是每晚集议。沈、吴、莫、叶、王暨议员王引才纳善,警务长穆杼斋湘瑶咸与,而李英石显谟自江宁归,钮惕生永建自欧洲归,亦加入焉。钮、李皆邑南乡优秀,而陈之旧同志也,为先生详述陈之历略,于是先生对陈之信任益深矣。初议上海视宁垣举动。十一夜陈提议上海先动,苏、杭应之。执初议者多犹豫。钮曰:余当即往郡城,同日举义。于是赞陈议者大多数,议遂决。十二晚在城自治公所三层楼上开会,陈又携其两同志偕来,遂决翌日举事。是役也,先生先事之戒备,临事之应付,既事之建设,均有可述者。

所谓先事之戒备者,初七日城自治公所董会议决案五件:一、添募巡警,东区二百名,南区九十名,西区六十名;二、于沪车站附近办贫民习艺所,预备容纳兵事失业之贫民,以千人为度;三、购运米石,筹备平粜;四、商团准备出防;五、商请各乡自办团练。此民政之戒备以公布者也。制造局炮队营管带张某本由提调识拔,而淞沪巡防营管带梁某、主吴淞炮台之姜某,又皆当年湖北武备学生。故均由先生密授应变机宜,保民宗旨,允以勿轻发枪炮,勿伤害民命为第一要义。此军队之戒备以私告者也。十一日召集各商团大会于九亩地,行检阅礼。当场任英石为司令,述其军事上之学识经验,以介绍于全体团员,众皆悦服。其时商团二十三起,会员二千,外枪枝四百余。先一日已编配分防地段,每段各以商团为主,救火会员为辅,布置周妥,此地方社会之戒备,以团体名义部署者也。

所谓临事之应付者,十三日晨,陈以军政府公牍照会先生为民政总长,先生受之。又照会伍秩庸廷芳为外交总长,浼先生携牍亲往劝驾,伍亦受之。陈乃订午后二时赴道署及制造局举事,以请枪为名,以西门外斜桥西园为齐集出发地点。计画以定,而午后未及一时,闸北巡警先动,风声走漏。巡道避入租界,署已空无一人,制造局则严备以待。至午后五时,民军攻局不克,陈被拘。先生偕一亭两次赴局营救,不得释。十时民军入城,焚官署,火钟报警,立即救熄。十四日晨,天未黎明,商团一部分助民军,以道署卫队沪军营再攻制造局,克之。陈乃得释,来晤。至十六日下午,陈被举为沪军都督,以海防厅署为都督府,而局势始定。此对于军政府之应付也。十三夜,民军发贴六言四言告示,皆以"民政长官李平书发"署诸纸尾。十四日先生晤陈后,七时即至县署,宣布就职,部勒行役。随发命令两道:甲、裁免厘捐,撤废局卡;乙、斩决谋财害命罪恶昭著之狱囚三。甲令以苏商困,盖先生之素志。乙令以寒匪党,亦当时所必需。盖城外民办巡警照常站岗,而城内官办巡警

已全无踪影，虽有商团分段负责，难保无匪类伺隙潜图扰乱，故刑法威慑断不可少。此时于民政之应付也。缦云于十三日晨亦受财政总长之照会，至是偕一亭来商筹饷救急之策。先生告以贞吉里寓楼毗连之空屋中有库平银十万两，系苏藩奉江督电拨赶造军火者。制造局于月初领到，谋避兵险，故于租界赁屋寄顿，派局勇四名守之，外人固不知也。沈、王闻之，喜出望外，促偕往取出，运至东方银行申规银十万九千四百余两。盖十四日午前事，此财政之应付也。是日午后一时驰至制造局，则局中无主，军火处所存新造毛瑟枪千余枝，已被携取一空。办公房前至浦浜拥挤无隙地。欲问夜间攻克情形，则人人司令，个个元勋，莫得要领。喧嚷中忽闻北洋舰队进口，鼓浪而来，则去者大半。未几又闻松江兵已到，则所谓元勋、司令、敢死队各鸟兽散。先生偕二三局员巡视一周，有营弁带同排长来见，谓提标派兵二百援局，行抵龙华始知光复，愿听指挥。当派人带往龙华寺院扎候令，盖即所谓松江兵也。至兵舰四艘，乃光复镇江来购煤粮者，已在十六浦下碇矣。十五日早，敢死队调集南城求志书院，闻报驰往，则沪、苏、镇、扬、浙、鲁、皖、鄂各路民军千余人纷纷啾啾索饷。先生曰："余民政官，不干军事；但当为尔等筹一星期火食，人各一元。"于是各举代表，分队排列，开单点名。发讫，当场训话，饬令各归原处，不得出外扰害百姓；候举出总司令，编入军队。众皆听命。此军队之应付也。

所谓既事之建设者，十八日委任畹九为县民政长，行使旧时知县职权，就县署东偏分科办事。委任子经为市长，馨一副之。改城自治公所为市政厅，继续自治职务，而县市行政成立。委任鄂高级法官回籍之黄涵之庆澜为司法长，就县署西偏组织地方审检两所，就大堂布置民刑两庭，于二十一日开庭。并分设初级厅于南市各区及乡镇，而县市镇司法成立。迨中华民国元年一月，奉省颁地方制，县市各办选举，召集议会，而县市立法机关成立。此地方三权之建设也。自陈举沪督以后，编沪军第十师，第二十三师，而民军统系成立。但旧制水陆营汛弁兵，除最新之淞沪巡防营已编入第十师外，其余均与民军性质难合。乃请于都督，任英石为沪防全军统领。于是炮队营、盐捕营、大湖营、沪军营、巡道卫队及零星合并之队伍约六千余人，统合改编为沪防水陆全军，而旧制弁兵统系成立。令穆警务长节制城内外浦东各巡警，其后遂统一全县警权，而巡警统系成立。此军警之建设也。未革命以前，应办事宜受旧派之阻力有二：一即拆城；二则迁去城西义冢也。光复略定，先生毅然实行。……此则利用时机以为地方公益之建设者也。……①

……盖民政总长行使曩时兵备道职权，附近十余县之安危系焉。其办公处于十七日由旧县署移设旧道署。以梅问羹椽枨为坐办，梅本城自治名誉董也。十八日民政、司法、警务各长之刊发印信，均由此出。其时陈督专注革命进取，对于安辑地方，安全委诸民政，毫不干涉。而云阳程雪楼德全由江苏巡抚被推为苏军都督，仍行使旧时巡抚职权，召集临时议会，主持省政。故当时全省民政禀承程督，认为地方最高级焉。议会议决之暂行省官制，苏督设四司，同署办公，而民政一司以先生长之，信卿次之。信卿驻苏署中，摄司长事。先生驻沪，设办公处于贞吉里，以贾季英丰臻为坐办。贾亦城自治议员也。凡附近各县之

---

① 以下言借外债四十万建自来水厂，开办南市环城电车等事，从略。——编者

行政、司法长官，得以司长名义便宜委派。遇匪盗扰乱，得用兵备职权，派队弹压剿捕。盖沪防全军为地方军队，兼受民政总长节制。……

……先生为制造局局长，……十九日各厂一律开工。二十日商诸军府，将驻局之司令部及军队一律移开，以便稽查门禁，免与工匠混杂。……又查所失枪支，有商团取去者，有民军取去者，有附近居民取去者。饬市政厅布告，限期送缴者酌赏，过期查获者治罪。虽未能全数收回，而亦十得七八。……①……②攻宁既下，东南大定，而北方政府为袁项城所持。先生深察项城对帝国久潜蓄异志，对民国必难戢野心，故主张北伐彻底解决。当时不能用，乃至癸丑赣宁发动于约法既定、国会既开之后，则名言不顺，进退失据矣。先生赞成革命，而对之极不满意者有两事，一为政党，一为纸烟。……其论政党也，谓政客托词共和国不可无政党，遂创立共和党，于是民党立国民党以相抵制，而政客之祸愈演愈烈。……

……陈督自请取消沪军府，而民政总长随之取消。程督取消苏军府，而民政司长随之取消。于是南北两办公处均以七月底结束。……(制造局长)十月始得交卸。……是岁也，日本葬明治天皇，上海总商会县商会以国民外交议联合参加典礼，公举先生代表前往。……(民国二年五月)缦云因银行筹款事，浼先生东渡，于是又为东京之行，住东两星期，……

(二次革命起)，形势紧张。沪系宋案出事所在，尤为焦点。六月间已屡有暴徒图攻制造局厂。……未几，赣警传来，而沪上各官厅奉到程都督、应省长删电，宣布独立，众益汹惧。十六日，县商会集议。十七日各团体在商会集议。其集议之结果，由县商会、县教育会、救火联合会、商团公会合组上海保卫团，以市政所为事务所，而推先生为团长。先生自谢职设肆，不问政治，罕到南市。月初陈英士两次过访未晤，至是亦拟婉谢，而公众敦迫，……乃勉诺之。犹未至南市，而十八日英士被推为驻沪讨袁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南市，战祸已亟。穆警长又先一日辞职，警务无人主持，地方治安濒于危险。先生闻之，即于是晨驰往南市接受警务，部勒一切，以保治安。乃至市政所就保卫长之任，与诸同人计划弭战之策。佥议局厂交保卫团保管，将所有军火器械封锁，双方均不取用。双方军队移扎隔离，以免接触冲突。县议会开临时会，亦同此议。正拟分途商吁，……(而民军与北军纷至)……双方形势益紧。先生于十九日上午偕王一亭至制造局磋议和平免战方法。二十日下午偕地方各公团邀郑中将、陈司令在高昌庙水厂内开会，三面磋议。先生代表地方公众发言，极陈地方凋敝，不堪兵燹，租界密迩，慎防国耻，乃先提议局厂中立，交地方保管，双方不得互争云云。众无异议，而郑不允。次提议讨袁军驻扎沪北，以取北伐进兵航轨便利，而与局厂北军隔离云云。众亦无异议，而陈不允。先生愤激力争，至当众面斥郑，谓勿恃兵精，不顾民意。又恳切诫陈，谓今年之事，地方不赞同，非上年可比。上年保卫治安，地方戴德；今慎勿轻举妄动，使之反德为怨，致以后无从办事。忿争久之，郑允电部请示，陈允退与同志熟商，如是而散。二十一日晚间，各公团又自行集会，定议备具正式书面，推

---

① 以下言收容海军舰艇供差遣，从略。——编者

② 以下言制造局赶制军火，支援民军攻南京，从略。——编者

派代表多人,于二十三日赍往郑、陈两处,分投劝息。一面由商团及救火会各员分段防卫。二十二日体察情势已无免战之希望,但冀炮火不及南市,犹可勉尽保卫之责。是夜犹亲往各段巡视慰劳。至天将曙,而枪炮声大作,……先生乃退回租界。翌日知党军完全失败,尚谋再举,战祸未已,乃检点古书画,亟谋东渡。既而党军又一败再败,退至闸北。数日后,战事大定,北军完全胜利。当以钮惕生之松军占据龙华药厂,屡次猛攻,溯其由松来沪时,实凭先生函通过防线;故认先生为助敌,下令通缉。而领事团认此次战事,党军为戎首,凡党军要人住居租界者,指名限令迁出,先生亦在其列。然其时先生已在神户安排书画赛会矣。……

(讨袁之役既起),……先生居东已二年有半,遂于是时返回,仍居租界。主持倒袁谋议,至袁死而止。……①

中华民国十八年己巳之岁,春分后一日,姻年研愚弟姚文楠拜撰。

① 以下言在神户举办书画赛会事,从略。下无大事可参考,不录。——编者

沈缦云先生年谱

沈云荪

沈缦云(1868—1915),名懋昭,江苏无锡人。在上海经商起家,热心社会公益和革命事业,"二次革命"失败后在逃亡中忧愤病故。年谱作者沈云荪为沈氏后裔,原作于建国之前,1961年再作修改。此件原为沈氏家藏,后归上海图书馆。——编者

公元一八六八年,戊辰(清同治七年),先生生。

先生名懋昭,字缦云,江苏无锡人,原籍苏州,姓张氏,名祥飞。考讳炳南,母氏郭,兄弟五人:长,祥麟;次,祥豹;三,祥和;四,祥鹏;先生最幼。久居上海,入沪庠,补博士弟子员,嗣入清心书院肄业,于中西学业均造诣极深。少孤力学,无锡沈公金士雄于财,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奇其才,字以孙女,令居甥馆,教养如孙行。金士公殁,无后,先生为持承重服,遂后于沈氏。

公元一九〇〇年,庚子(清光绪二十六年),先生年三十三岁。

先生以前事业,略而不详,大抵学优而商,兼从事社会公益,其有岁月可考者,自本开始。

唐才常召开会议于上海张园,志士影从,先生与焉。未几唐氏首义于武昌,先生助饷一万五千元。综先生经营革命,前后所费计达三十余万两之钜,实以唐氏之役开其端。

公元一九〇五年,乙巳(清光绪三十一年),先生年三十八岁。

时孙中山先生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革命潮流澎湃全国,先生由于右任、叶兆崧两先生之介绍,宣誓加入。

先生鉴于各国银行组织完备,故能国富民强,商业蒸蒸日上,我国欲与之竞争,自当以广设银行为要着,乃遍查国中,国家则有户部银行,商业则有中国通商银行,劝业则有信用银行,惟储蓄银行独付阙如,因拟订简章,发起筹设上海信成储蓄银行。以无成规可循,由周廷弼先生前往日本考察,所有组织管理章程及营业规则,悉参照外国成例,而益求精密。

马相伯、于右任、叶仲裕先生等组织复旦公学于吴淞,聘请先生为校董。

公元一九〇六年,丙午(清光绪三十二年),先生年三十九岁。

先生与周廷弼先生等创设之上海信成储蓄银行开幕，是为中国储蓄银行之嚆矢。该行股本五十万元，先收半数。举先生、周廷弼、王一亭、孙鹤卿、徐子云、顾馨一、林虎侯诸先生为董事，总理为周廷弼先生，先生兼任协理。总行设于南市万聚码头沿浦，自建三层洋房，设分行于北市自来水桥浜北。南北两行开办后，营业颇呈繁荣气象。北市分行以附近商业较盛，故存款多于南市总行，但南市总行柜存者，皆集腋成裘，有心积聚之人，一经存入，日积月累，实符储蓄本旨，非若北市之旋存旋取者比。先生以该行为掩护，作为进行革命工作和筹划经费支援革命财政的机关。

先生筹款四万五千两，由三兄祥和经理之德商瑞记洋行向德国购枪三千枝，子弹五十万发，接济长江一带武装革命起义。及运抵香港，被港当局查没充公。先生组织上海南市商业体操自治会，自任会长，号召青年锻炼体魄，研究军事，会员三十余人，实为上海商团之滥觞。

先生与高翰卿、王一亭、李平书先生等，创办上海孤儿院于城内火神庙西之耶教雨化堂。原址只楼房两楹，爰集款三千元为开办费，添建大小楼房各四幢，聘请张廷荣先生担任院长。

先生与宋廷柱、尤秉彝先生等，创设竞化女子师范学堂于南市新码头里街，公推先生之德配沈钦苓夫人任校长，分本科、预科、附属小学三部，至上海光复后始停办。

公元一九〇七年，丁未（清光绪三十三年），先生年四十岁。

先生创设之上海信成储蓄银行信用日益卓著，除发行钞票外，并代收库银，相继设立分行于南京、天津、无锡及北京等地，业务进展一日千里。

先生创办之上海南市商业体操自治会联合商学补习会、商余学会，沪城体操会和沪学会体操部，成立为南市商团公会，后改组为上海商团工会。

上海南北市商会举先生为董事。

上海城厢内外工程局成立，局长李平书先生聘请先生为议董。

公元一九〇八年，戊申（清光绪三十四年），先生年四十一岁。

先生与李平书、李云书、殷侣樵、姚伯欣先生等为振兴上海城厢市面起见，商请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恒先生发起组织“振市公司”，筹设新舞台于南市十六铺外滩。开幕以后，编演新剧，开通民智，生涯鼎盛，十六铺一带市面藉以繁荣。每周并有学校、团体假座开会演讲，随时请马相伯、吴稚晖、宋教仁先生等演说，以宣传新思潮，鼓吹革命。后因院屋陈旧，筹划发展城内市面，扩充资金十六万元，改组为“兴市公司”，购地于城内九亩地，兴建新屋，壁垒一新，执上海各舞台之牛耳。（辛亥后）有一次，请黄克强先生与先生登台，同演革命起义《汉阳战史》一剧，哄动全国。

公元一九〇九年，己酉（清宣统元年），先生年四十二岁。

先生资助于右任先生创办《民呼报》，未几被迫停刊，乃改《民呼》为《民吁》，继续出版，以示民不堪命，声微力弱之意。未及一年，清上海道蔡乃煌藉故饬令停刊。先生前后投资万余元。

先生与周廷弼先生邀请大清、交通、中国、通商、四明、浙江兴业、裕商、信义、浙江各银行主持人，集议设立银行公会，召集首次会议于上海信成储蓄银行会议室，以联络感情、巩

固同业基础为宗旨。并调查各国银行公会成例，参酌本国银行习惯，订定章程，以备实施。

公元一九一〇年，庚戌（清宣统二年），先生年四十三岁。

先生与高翰卿、王一亭、李平书先生等创设之上海孤儿院龙华新院舍落成，由城内迁往龙华。该院初成立时，仅男性孤儿十五人，嗣以院务发达，房屋湫隘，亟图别建，乃在龙华购地二十余亩，从事发展。自一九〇九年秋后，至今年三月初次第竣工，计屋舍四十余楹，工场操场咸备。共支款三万四千五百余元，除募集外，不敷之数，先生概允代垫。扩充名额，共收容男女孤儿三百余名。学科一遵小学章程办理。至工艺方面，男院分藤工、木工、园艺、织布四科，女院分缝纫、烹饪、图书、造花、刺绣五科。每一孤儿年需教养费六十余元，由院董随时筹集。其旧院则留备与外界接洽及新入院孤儿临时留居之用。

先生经上海总商会公推为代表，进京往谒庆亲王奕劻，请从速召开国会。先生痛陈当时商界困难情形，谓：商力疲则国势弱，征税轻重不平，则商情避重就轻，而民情涣散。迩来挂洋旗、入洋籍者，日见其多，则国未灭而种先亡。语语沉痛，句句真实。语至请开国会，声益高，气益盛。庆王曰："子来为国会乎？"答："是。"曰："谈何容易，日本立宪俟至二十余年始得实行，岂吾国人民之程度较日本为高乎？"答："日本当时因不知立宪之为利为害，故迟回审顾，今吾国已见日本立宪之成效，有利无害何必迟疑？既有九年筹备之明诏，何不缩短期限以慰天下人民之望？"曰："子不见各国立宪之历史，岂一呈一奏所得而请求乎？"答："不革命不流血，足见我国之文明。"曰："国会能否速开，朝廷自有权衡，断非人民所得而要求之。"答："各国之立宪无不自人民之要求而得者。"曰："此风不可学，余不谓然。"言至此，庆王举茶示送客。先生乃叹曰："釜水将沸，游鱼未知，天意难回，人事宜尽，请自此辞。"束装返沪。

于右任先生继《民吁》之后续办《民立报》，先生独负经济责任，认股二万元，垫款三万元。主笔政者为宋教仁、范鸿仙、徐血儿、邵力子、叶楚伧、张季鸾、李伯虞、杨千里、马君武诸先生，并以此报社为革命军之总机关。

公元一九一一年，辛亥（清宣统三年），先生年四十四岁。

先生与宋教仁、谭人凤、陈英士、傅梦豪、章梓先生等组织中国国民总会于上海汉口路鄉嬛里，后迁至白克路五百六十二号，推举先生为会长，分会设有南京、江西、江都等地。该会成立后之三月，筹组国民模范体操团，上海光复时参加民军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民国成立后与国民党合并。

先生与宋教仁、叶惠钧先生等组织全国义勇队，设总机关于上海，由宋公编订章程，先生主持召集。成立有期，为清廷所悉，电饬沪道勒令解散。先生乃舍义勇队之名，行义勇队之实，与沪上有识志士创办上海商团公会。公举李平书先生为会长，未几改由先生继任会长，训练会员数千人，实行兵法部勒。所需经费除由各业分任外，不足之数悉由先生筹措。辛亥上海光复，得力于商团之助者居多。论者谓"商团公会成立之期，即上海光复基础奠定之日"，良非虚语。

武昌起义，组织军政府，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清廷派冯国璋军南下夺回汉口，而武昌、汉阳岌岌可危。同盟会中部总部召集紧急会议，计划立即响应步骤，毅然决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南京指日攻下，则不特武汉可转危为安，而东南半壁亦可传檄而定矣。并

决议争取上海商团参加起义，指派先生负责进行联络商团起义工作。其时商团公会会长李平书对于革命表示同情，先生随即相约李平书先生与陈英士先生晤谈，参加会谈者有沈信卿、叶惠钧先生等。此举对于上海光复起了极大作用。

十一月三日（农历九月十三日）上海民军联合商团，号召民众，武装起义，攻打江南制造局，清兵抵抗。陈英士先生只身入制造局，欲说服督办张士珩投降，被拘禁局中。先生闻讯，即驰往商团本部，集合革命同志，计议对策，痛哭演说，谓："英士先生冒险入虎穴，为我辈计，为上海合邑人民计，为民国前途计，关系至为重要，设有不测，吾辈生命不足惜，其如我上海同胞何？其如我民国前途何？"商团同志闻之，大为感动，乃率众千余人，立往援救，漏夜围攻制造局。次日黎明，胜利攻克，陈英士先生得无恙出险。上海光复，东南底定，全国响应，推翻满清，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先生极为重视上海光复，在自传中写道："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以促武汉革命之成功者，不专在一隅之地，而在各省之响应，我党之士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先后光复，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中山先生归国抵沪时亲书"光复沪江之主动"匾额，留赠先生，以彰其功。

上海军政府（后改称沪军都督府）成立，公推先生为财政总长。事起仓卒，军无夙储，前清所设各税捐局所，已于起事时明令裁撤，当事者均闻风挟款远避，以致饷糈无所出，而主客饥军集沪上者，无虑数万人。每旦署门未启，环而俟者辄以百计，群来索款，声势汹汹。先生首当其冲，黎明即起，深夜始归，晨夕不遑，艰困万状。而局外不察，尚多流言，恫吓侮辱之书，日必数至。军政各费，初由先生经理之上海信成银行筹垫，不足则毁家以继之，前后垫款达三十余万两。仍不足，筹备旬日，则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成立中华银行作为经济枢纽，发行军用钞票及公债票，以资挹注，行址设于南市吉祥弄沿浦。

江苏都督府委任先生为通阜司正长。

江浙联军总司令部聘请先生为特别担任筹款之职。

孙中山先生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农历十一月初六日）自海外归国到达上海，上海商团前往虹口码头迎迓。中山先生驻节宬虹园，商团会员又日夜轮值侍卫。其后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商团会员又奉召赴宁侍卫，分任总统府各股工作，并担任教练警卫军，至卸职返沪始止。

公元一九一二年，壬子（民国元年），先生年四十五岁。

是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以先生为交通部顾问兼驻沪理财特派员。民国肇造，诸待建设，中山先生复委派先生为劝业特派员。中国同盟会特派先生为本部理财部干事兼南洋群岛交际员。财政部委任为驻沪财政调查员。陆军部委任为募集公债特派员。第一军委任为高等顾问兼筹饷专员。

四月一日孙中山先生解临时大总统职，担任全国铁路督办，舍政治而从事实业，研究实业建国计划。并开办金融机构，以为实施实业计划的基础，发起组织中华实业银行。当时国内有力的同盟会会员多集中在上海，适南洋同盟会总代表吴世荣、美洲同盟会总代表冯自由、归国华侨陆秋杰等均先后来沪，响应中山先生号召，筹议一切。中山先生自任名誉总董，指派先生与陆秋杰先生为筹备主任，宋教仁、伍廷芳、陈其美、于右任、吴世荣、冯

自由先生等七十三人为筹备员。设立事务所于上海江西路B字九号,开始筹备,拟订中华实业银行招股简章及中华实业银行南洋临时总机关暂行简章,藉以加强国内与南洋各地之经济联系,为发展实业之先声。

先生奉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先生特派员名义,亲往南洋各埠劝募公债及为中华实业银行招集股款,设中华实业银行南洋总机关于新加坡。足迹所至,颇得南洋同盟会、各埠中华商务总会和华侨总商会,以及海外侨胞之欢迎,认购公债及投资银行者非常踊跃,历时半载始归。

蓝天蔚先生以十字军总司令名义率军进驻烟台,拟由蓬莱半岛渡海赴辽。孙中山先生因任命蓝为关外都督,负责经营东北。先生为筹饷八千两,以壮行色。嗣以南北议和告成,十字军遂遣散。

江淮同盟分会铁血军成立,以范鸿仙先生为会长兼总司令。先生先后为筹给饷款三万二千四百元。

先生于上海光复后组织的中华银行,公请孙中山先生担任该行总董之职,以民国第一任总统为民国第一银行总董。

公元一九一三年,癸丑(民国二年),先生年四十六岁。

先生自南洋群岛回国后,中华实业银行先后召开筹备会议及全体股东大会,订定中华实业银行章程三十二条,资本定额为六百万元,先收四成。董事会成立,公推先生为总理,吴世荣先生为协理,席荣先生为经理,陆秋杰先生为南洋驻行办事总董。该行于五月十五日正式开幕,设总行于上海江西路B字九号,设总分行于新加坡怒米之律街一百〇七号。除国内各地商业往来外,经营南洋各埠与国内之汇兑、抵押、借款等项,并代理中山先生筹设之实业公司招股,为中央及地方政府发行公债,兼代理各公司买卖债券,业务范围包罗颇广。

孙中山先生发起组织中日合办之中国兴业公司,召开筹备会于上海广东路中国铁路总公司会议室。中山先生自任筹备员长,先生与印锡璋、张静江、庞青城、宋嘉树、王一亭、朱葆三先生等任筹备员。日本方面有涩泽荣一、仓知铁吉、森恪和藤濑等人士,于东京设有中国兴业会社,建立两国经济关系。

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推举先生为名誉审议。

上海城自治公所议事会议长沈恩孚聘先生为议事。

六月二十六日为宋教仁先生安葬之期。先生与谭人凤先生主持设立宋氏营葬事务所,是日举行大祭,并筹建宋氏公园于上海闸北。

袁世凯以枭雄之资,纵横捭阖,窃踞高位,及宋教仁先生被刺,而逆迹愈彰。孙中山先生主持正义,起而讨袁。正当沪饷竭蹶,筹措困难,先生毁家纾难,筹款五万元,以济眉急,表示破釜沉舟之决心。于七月二十二日先生与陈英士先生带领上海民军再次起义,以强弱悬殊,未几失败。

孙中山先生远走日本,先生亦亡命大连。先生既离上海,中华实业银行乏人主持,遂停止营业,着手清理。

公元一九一四年,甲寅(民国三年),先生年四十七岁。

先生因癸丑二次革命失败，客居大连。奉孙中山先生命负责组织“三大兴业公司”，设于若狭町六号，为革命同志在大连之联络机关，共策革命大业之进展。

公元一九一五年，乙卯（民国四年），先生年四十八岁。

先生逝世于大连。先是辛亥光复上海之役，以大病初愈之身，独当筹饷繁剧之冲，忧劳内伤，体力已亏。癸丑二次革命失败，亡命大连，所经营事业率散败不易收拾。相与同难之逋客，又无术全济，坐是抑郁，触发旧疾，遂至不起，于七月二十三日（农历六月十二日）寅时，疾终寓所。先生生平抱负，十未一施。综先生一生，于奔走国事外，尤笃于友谊，故其殁也，当时同志莫不泫然出涕，如丧左右手。孙中山先生特题“如见其人”四字，以志哀思。胡汉民先生挽词云：“其死也哀，知君最深者莫如英士，而英士已殉国矣，斯世殆无人能白君之志者，悲夫！”于右任先生赋诗以哀之曰：“同遘伤心祸，难为后死身！招魂千万里，堕泪往来人。禹甸天方晦，湘累痛未湮。更深知己感，北望哭江滨。”又作七言诗以诔先生曰：“仗义扶危感一生，三民终奏大功成；青蝇墓上今犹昔，辽海魂归有哭声。”戴季陶先生则题“肝胆照人”四字，以志永思。朱执信先生挽诗云：“蚤年驰义但知名，今日披图百感并。尽道酖人无叔子，竟令伏地谩康成。盖棺薄俗难公论，把剑深情剩友生。最是霸图谁与说，葫芦岛向日边横。”而李平书先生哀文亦云：“君之功多矣，乃未叙一勋，未褒一语。至其革命垫用巨款，不获报销，致负重累，且以二次革命之事罗织之，既通缉之，而又诱致之。其死也，终莫明其所由，呜呼革命如君者，不亦大可哀哉！”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庶政聿新，当道诸公缅怀往事，追念前勋，于十七年经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九次会议议决，明令褒扬，付国史馆立传，推戴季陶、邵元冲、陈果夫三委员审议表彰。

无锡沈缦云先生墓志铭

王蕴登

王蕴登为沈缦云知交，故此《墓志铭》可与前之《年谱》对照。此件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手稿抄件。——编者

呜呼！君以二次革命得罪袁政府，亡命大连。四年之夏，距洪宪覆败约十阅月，而君遽病殁旅次，不及见矣。

君姓沈氏，名懋昭，字缦云，江苏无锡人。以久居上海，试入沪庠，为博士弟子。君之初，本姑苏张氏，名曰祥飞。少孤，妻祖金士沈公与语，奇之，令居甥馆，教养视孤孙。既而孤孙以瘵死，君遂为金士公持承重服，后于沈氏。君性明敏、沉雄，慨然思有所建立，但孱弱多病。偶得西人孙唐体操图说，购械凭图，昕夕习练。期年以后，隆冬不裘，盛暑不盖，徒行可数十里。体既壮硕，乃锐意营商业，旁及教育、商团、实业、慈善等事。时开会演说之风初起，君善以谐语比兴，谈言微中，雅俗叹赏，名乃鹊起。南北市商会均举为董事，隐然负海上重望。

有清之季，各省举代表入京，请愿立宪，沪商会举君。既入京师，睹朝政腐败，不可挽救，始倾心于改革。海上奔走同盟者，倚以通缓急。《民呼》、《民吁》、《民立》三报社递起，君皆与有力，而于《民立》投资尤多。辛亥之秋，沪军政府成立，被推为财政部长。事起仓卒，军无夙储，前清所设各税收局所已于起事时明令裁撤，当事者均闻风挟款远避，资无所出。主客饥军集沪上者无虑数万人，每旦部门未启，环而俟者辄以百计，皆来索款。时君为部长，主外事；余为坐办，主内事，均苦心焦思，张罗补苴。予因是彻夜不寐者可三十日。君则凌晨而出，深夜始归，每终日不得谋一面，惟于夜归会餐时，始得聚首，互道本日部内外各事。则见君两颊苍白，声亦喑嘶，疲惫之情，不言而喻。厥后一病不起，卒源于是。呜呼，伤已。局事既艰窘万状，局外不察，或揣管钥之司，必有余润，恫吓侮辱之书，日必数至。其时南京已下，内地响应者络绎，君知事必有成，因决意辞职，思一游南洋，藉舒困懑，别筹进取。会江南都督府成立，被任为通阜司长。临时政府又任为特别理财员，乃留居南京者数月。迨清廷逊位，南北议和，始往游南洋各埠，谋与侨商返祖国兴实业，所计划甚富。事未果行，而桃源宋教仁被刺。君素厚于宋，愤甚。海上诸同志亦慷慨激昂，不可复

忍，因是起癸丑二次之役，卒航海避大连。

先是，辛亥之役，君固大病初愈，以忧劳内伤。亡命后，所营业率散败，相与同难之逋客，又无术全济，坐是郁抑，触发旧病，遂不可治。君之抱负所摅者，殆十未及一，所谓赍志以终者，非耶？然于民国，于社会，已自有卓荦可传，不可泯也。兹卜于今岁十月葬君于杭县钦贤十三图老教山之原，午山子向，兼丁癸三度半。配沈钦苓，予妻之姊，才德懿淑，为君良佐。丈夫子二，祖章服务银行，祖荣幼学，遗命兼祧张氏后。先葬之两月，沈夫人来请铭。铭曰：劳不得逸材则骞，困不得休身则捐，志不得展天之权。共和之名十五年，战祸相寻民颠连，生者默默无勇拳，求治得乱咎孰肩？倘得黎庶高枕眠，再酌一勺慰九泉。

中华民国十五年夏历丙寅八月王蕴登拜撰。

潘月樵先生墓碑

潘月樵(1871—1928),江苏扬州人,上海著名戏剧艺人。曾投身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之斗争。碑文约写于1933年,作者不详。此件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手稿抄件。——编者

清季朝政不纲,亲贵用事,豪杰之士,群起革命,奋臂一呼,海宇响应,卒覆清社而代之。民国肇造,首事诸人,名字彪炳,香芝兰英,蒸为盛瑞,向之罹法网,遭党锢者,罔不腾茂蜚英,坐迹通显。英雄造时势,食德报功,亦固其所。然亦有高介推之节,励季札之风,敝屣爵禄,养望丘园,视世之浮云富贵,若无足当其一映者。此其人胸怀磊落,与天为徒,正与后乐先忧,自任以天下为重者异途同归。阐微发幽,尤当特致崇仰,以为浊世之表率。若潘月樵者,亦其一也。

君讳连生,字月樵,扬州甘泉县人,世居县之西郭外胡家村,仍世业儒,有官至云南、四川按察、布政使者,其高祖也。祖本立,父福云,太平军兴,家室残破,流徙至北方。七岁丧父,十四岁丧母,孤苦伶仃,遂托于伶官以自给。吾国积习,屏伶于四民之外,臣朔长饥,俳优贱蓄。独君禀天挺之资,神艺术之化,英姿飒爽,俊辩如云。年十二,即率梨园子弟,独长一班,声名鹊起。十六岁来上海,鉴于秕政之日乡,民智之丰蔀,潜与革命诸巨子沈君缦云、李君平书、陈君英士、姚君伯欣等,密谋起义。又排演《潘烈士投海》,《明末遗恨》等新剧,以灌输革命思想,《黑籍冤魂》等以改良社会。声音感人,速于置邮,沉暮气中,得此醒钟觉鼓,日夕作提撕之强聒,有如龙蛇之待启蛰,万卉之待春风,皆即一触而即发矣。

初,上海南市与租界,划若鸿沟,瘠陋与内地等。君与沈君缦云、李君平书、夏君月珊等谋,锐意振兴沪南之市面,以新舞台为其嚆矢。迨成,君任菊部头,新舞台之名,即君所题目也。不逾年,由十六铺迁至九亩地,蓬勃郁发,霞蔚云蒸,沪南凡有新建筑新设施,辄挽君在新舞台义务演剧,清歌妙奏,巨金夕致;经画百端,规模大具,聿开南市商业之新纪元。君尤重伶人道德,时毛伶韵珂,玉貌珠喉,名高芍药,有商人妇艳其色,私作文君之挑,贿茶役,以钻约指为微波之通,毛峻拒之。君廉得其实,当众宣布,斥役褒毛,以钻约指捐充善举。风声所树,余伶争以人格相濯磨,皆君诱导之力也。顾君意不自满,复创设苓菁初等学校,栽植伶人子弟,建设伶界联合会,振武体育学校,以资团结。

辛亥八月,武昌事起。君独居深念,以上海一隅,中外棣通,绾毂南朔,不得上海则天

下不能传檄而定;不得制造局,则上海亦不能唾手而下。积历年之经营,乃知时机已熟,乃于九月十三日之夕,秋风凄雨之中,单骑疾驰,首敢死队,次先锋队,三炸弹队,四警察队,五商团队,都三千人,君为之帅,抵制造局。重门加键,屹若长城,引满列戍,俨然大敌。门者多湖湘子弟,君排众直前,晓以大义,咸感垂而泣。局命储大炮反攻,顾能遏久,炮废不用,弹实不发。君于千钧一发之际,绕道后方,跃登雉堞,纵火启门,呼欢雷动,流血五步,伏尸无算。遇陈君英士于絷所,饬众援救,君仍奋迈进,捣穴犁庭,伤及于股不少馁。全局既下,返至商团公会,沥述进攻时情形,血痕缕缕自从皮裤褶中出,短后衣殷然,若自血池出浴者。君侃侃而谈,声震屋瓦,亦不自觉其痛楚也。事定,陈君英士都督沪军,录君功,辟为调查部长,君一笑颔之。捐俸从公,剿灭残丑;华灯影里,复说法于红氍毹上。或叩以前事,无一语自伐,曰:吾行吾素而已。呜呼!君之度量,自此远矣。

蓝君天蔚者,奉天革命健儿也,起事失机,来沪筹募饷械无著,愤欲自裁。君于报端见之,踵逆旅求见,坐谈一炊黍顷,沆瀣如旧相识,立斥已产,质三万金畀之,俾图大举。迨君遭项城名捕,流离颠沛时,蓝亦自新大陆遄归,尽力营救。蓝死,君哭之恸,曰:知己绝矣。朱、郭之侠,雷、陈之契,论者盖两多人。

民元之后,君迭受岑西林、黎黄陂之识拔,其所任职,则自旅长、混成旅旅长、监巡统领、监知事、统税局长、水上警察厅厅长者,以及屡膺中校、上校、少将之崇衔。顾亦屡遭困厄,一厄于郑汝成,秉承项城意旨,以五万金生购君之头颅。时君家常熟,尽室作瓜蔓抄。君先数小时易僧服潜逃而免,然家业自此倾矣。再厄于沈鸿英,君避弋人之慕,自桂林经湘之永州返沪,徒步行万山中,手足重茧,逾月始达。遇盗洗劫,仅以身免。君于革命之役,无役不从,既漫游南北,有大力者掖之起矣,又有媒孽者挤之使下。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虽本其豪情逸兴,凌厉无前,驯至毁家破产,不少顾惜,然鉴于世路之艰难,仕途之庞杂,垂老无成,白头故我,因浩然有归志,终厌弃其政治生活,而以舞台为其归宿之地。然十年湖海,豪气亦消磨尽矣,年五十六时,尝自作小传,详述其生平事迹,文长数万言,累累尽数十纸,嬉酣淋漓,犹可想见其著岑牟单绞时须髯戟张故态。

君于戏剧,天赋卓绝,如柳敬亭之评话,李龟年之弹词,一往情深,能使座客凄然下泪。自君入伶界,而后人始知艺术自有真价值,易俗移风,其收效且与经传文字相骖靳。然则综君之一生,虽未克大行其志,而收获如此,君亦可以无憾于地下矣。

癸酉冬,距君殇且星霜七易。李君平书,昔新舞台之董事长也,一日语予君之才艺、立身行事,皆卓卓可传,沈其久就湮没,盍谋所以传之世者。余昔佐沈君缦云记室,参与革命之事,与君雅故。闻李君言,慨然进曰:君他事不具论,新舞台之创,功在地方;制造局之役,功在民国,沪人其忍恝然置之?李君曰然,爰撮其大略,镌铭贞石以具来兹。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俾闻君之遗风者,咸可不阶尺寸而自奋于事功之域。至其终遇不遇,则天也,于人又何责焉。君友于之爱甚笃,无子,以弟之子为嗣。有贤女曰惠陵,适粤东苏氏。君生光绪七年五月十五日,卒民国十七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七云。

陆军中将李君英石行述

钮永建

李英石，生卒年未详，上海辛亥革命时任商团司令，于上海光复有功。作者钮永建(1870—1965)，曾参加辛亥革命。该《行述》初作者不详，因与上海光复的另一领导者陈其美的《纪念碑碑文》抵触太大，遂由治丧委员会主任请钮永建具名。详情可见文末注文三条。此件《行述》和《注》均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手稿抄件。——编者

李君讳显谟，字英石，上海县人。君先世自河南迁上海……。光绪中叶曾偕吴稚晖君等东渡日本，欲习陆军，以驻日公使蔡君抑不送考，懊丧而归。即入南京陆师学堂，受知于总办俞恪士观察，转入将弁学堂毕业。甲辰赴日本，历振武学校，旋入陆军士官学校，已酉毕业。后入联队见习事竣，君随毕业学员回国，编入武昌新军营。新军中有密谋兴汉灭清之组织，君亦参与焉。返苏后，应清政府特试，名列前茅，尝给举人，两江总督器其才，委君为第九镇马标第一营管带，授协参领。统制徐绍桢为君大义所感，亦密与参加革命，同意君经常去沪训练商团，密谋起义。

辛亥秋，武昌起义，各省震惊；与沪上音讯中断，内情隔阂，不明究竟。君与徐绍桢密商后，派君充赤十字会会员潜往鄂中探取实讯，拟与冯国璋觅取联络，以定上海行动。束装后抵沪，拟赴汉口，并密与李钟珏(平书)准备起义事。李钟珏介绍陈英士襄助其事。越二日，君获密电，"鄂中盼上海革命如期发动"。时沪上各商以保卫治安为名，编练商团千余人。由李钟珏等推举君为商团临时总司令，日夕训练，相机进取。计划既定，九月十三日午后随陈烈士袭攻制造局，全体商团继续挺进。团友张沛如、荣九松二烈士因以身殉。迄二日夜，卒成大功。于是诸省震惊，相继举义，为光复史上之卓卓者。

上海既定，制造局长李钟珏倩君襄办，布置事宜。局中大小管钥二百数十件，俱委君一人收掌。库内尚存金条计值巨万，有人献议分肥，君力拒之，悉交局充饷糈。……"上海光复后，众议推选沪军都督主持全局。商团全体及参与革命人士，认为商团司令任重功高，共推君为沪军都督。未料推选时，有人另有企图，稍有争执。君遂推让陈烈士为都督矣"。君奉命收回驻沪旧有水陆各营，检核军实，重加编制。同时委君为军务部长兼都督

府高等参谋，并任为沪防全军统领，与都督府参谋长黄膺白君和衷共济。陈烈士倚之如左右手，每遇大事，必殷殷谘询。时君辖水陆五千余人，扼守要隘。四乡各县迭肇匪乱，君亲往剿捕，旋即平复。各省光复之后，兵变匪警纷纷见告，独上海一隅安堵如常。"时予承乏松江军政，壤地相接，知之尤稔"。当时苏省军储匮乏，积欠军饷凡七个月，中华银行突然停止兑现，一时军心惶惶。幸君随时戒备，恩威并济，所属翕然。

民国元年，江苏都督程德全命改编为陆军第三混成旅，委君为旅长，仍兼统沪防水师各营。君益殚心防务。当苏宁兵变时，沪地谣诼纷起，君不为动。是时长江哥老会羽党数千人，首领刘彬自愿解散，输诚来归。即委为全军探访长，统制会友。并擒剿九龙山山主顾树铭，就地正法，解散胁从，谣诼顿息。以功特授陆军少将，并给予三等文虎章。二年奉命将苏省水师各营改组为水上警察，以长江外海各营为第一厅，内河、飞划、太湖、松军各营为第二厅，任君为江苏水警第二厅厅长。其时内河、太湖、飞划、松军各营共计七千余人，改组伊始，头绪纷繁。君擘划周详，规模大备，并奉军、省两署会委为江苏警备队总司令。三年，欧战方起，江苏都督冯派君会办江苏中立筹备处事务。八月，又委办海州、青口等处中立事宜。我国加入协约国后，德王子在青岛乘美机逃遁，坠落海州防地，身携贵重物件，人言藉藉。君排除众议，一并申送政府，蒙谕嘉奖。四年，奉委为苏、松、太清理台营官地局主任。上海城濠基地均属营产，东、西、北三面人烟繁盛，地价日高，人争购置。君竟丝毫不取，视荒浮云，其恬淡寡欲，尤足风世焉。五年，奉令给予二等大授嘉禾章，历充副总统府高级副官，督办江苏军务公署、察哈尔都统公署，淞沪护军使署军事谘议，长江水师总司令部高等顾问官。七年，奉令晋给二等文虎章。八年，奉江苏督军李派充南北和议办事处参议，兼办交际事务。又奉派随同长江巡阅副使王廷桢驻沪照料和议。以翊赞有功，奉令给予二等宝光嘉禾章，加陆军中将衔。历次军国重事，君靡不参预。十年秋徐总统以君襄助北五省赈灾出力，颁给"急公好义"匾额。"君对于革命工作二十余年，颇著劳勋。惜国事蜩螗，烽烟时起，民生疾苦，未能适君崇高志趣。"虽经当道多方罗致，亦无意进取。公务之暇，常乡居养晦，专致力于地方公益事宜。九年秋，……黄君谱蘅发起筹备创立沪闵南柘长途汽车公司。……十三年，江浙战事发生，沪地关系重要，……推君为全县保卫团监督。……十六年十一月，淞沪卫戍司令白委君为淞沪保卫团办事处主任兼沪南区第一团团长。……受任以后，地方安谧，盗风绥靖。……

注：

1. 行述因与陈英士纪念碑碑文抵触太大，治丧委员会主任王一亭不敢出面具名，后恳请钮永建（时任南京考试院铨叙部长）具名。钮只略加削改和添加文字。稿中有……符号者为钮所已削，有"　"号为钮所加。

2. 行述后为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姜怀素（兼淞沪保卫团执行委员会主席）所窜改，目的是为了强调陈英士之功绩。抄稿中凡有"……"符号内之文字，均被窜改过。此抄稿已更正。

3. 在李之后人李宗武所写的《李英石将军讣告撰印经过和有关问题的说明》(1961.6)中，提及过去均否认李参加过辛亥革命，其原因是蒋介石想假冒曾带兵攻打江南制造局来捞政治资本，从而否认李是攻打制造局的统领。

黎元洪年谱(节录)

薛民见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武昌首义前任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首义时被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后任副总统和总统。薛民见所撰《黎元洪年谱》,曾于1961年油印数百份征求意见,而未公开发表。198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之《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曾将该年谱中有关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及武昌起义前后的叙述摘录编入书中。此次收录即据此《选辑》。——编者

公元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三十二岁,在南京。

正月,湖北武备学堂创立,聘德人法理亨根为总教习。二月,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设延才馆,招水师学生。元洪赴宁投效。张重其器宇深沉,委以修建金陵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炮台工程。十一月十八日,清廷谕刘坤一回两江总督原任,张之洞回湖广总督原任。张命元洪随同赴鄂。

公元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三十三岁,在湖北。

正月十七日,张之洞交卸两江篆务。二十八日,元洪随张至武昌,张即回湖广总督任。奏调护军前营到鄂,扩充而为前后两营,聘德人为总教习,委津粤武备毕业生分任马步炮工兵种之分教习。以元洪擅骑术,任为马队管带。七月,湖北武备学校成立,录取文武员监候补员弁及官绅子弟入学,不限籍贯,并供膳食,月给另用。十月续招一百二十人,须举人贡廪、增附生、或在本省书院肄业者,备作将校之选。元洪即命胞弟元泽应考,获取。由是每逢假时,辄往访弟,对弟之功课与寒暖甚为关注。

公元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三十四岁,在日本。

正月,奉张之洞命,派赴日本考察军事教育,中秋始返国,仍任马队教练兼管带,能与士卒同甘苦,颇得所部爱戴(张彪忌之,数谗于张之洞,由是不获升迁者数年之久)。当元洪在日本考察时,曾游览东京、大阪等处公园,见大量陈列甲午战役中在我国及朝鲜所夺之战利品,触目惊心,尝集侨胞请求监督商之日本当局撤除,未获许。是年秋获二男,未及命名即不育。年终随张之洞至武备学堂考试。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三十五岁,在湖北。

张之洞阅及元洪报告日本军备情况,欲令长孙厚琨赴日学习。六月,会清廷旨饬各省督抚选派学生赴日,鄂派二十人前往。行前,张命元洪讲介赴日一切常识。八月,胞弟元泽与刘仁富结婚。刘氏生于1876年3月22日,现年二十三岁,长元泽两岁。九月,佐张之洞裁撤武胜新营右营、沙防营,并汰汉口缉捕营,以其经费为扩充新军之用。

公元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三十六岁,在日本。

正月,张之洞订定湖北练兵新章,并调护军营练习洋操,颇有成绩。于是令武汉各标营防营一体仿照操练,又饬防绿各营员弁听讲兵学于六营公所,观其优劣给奖或加薪,加委元洪权充各营教练官。张彪阴嘱所属不从命令,元洪察知其情,乃诣辕辞教练职。张之洞诘知,立召彪申斥。彪益衔之,思有以报而未得间。三月,会张召集诸将开会,元洪因患疟迟到。彪谗于张,谓有人在汉口见元洪醉卧南城公所某妓家,恐不能来矣。言甫毕,而元洪至,张责以来何迟,元洪据实以病疟对。张彪赧愧,恨之益甚。会同事冯少竹五十初度,元洪与张彪均随众往贺。晚筵初张,主人飞觞劝客,彪狂饮大醉,借故效灌夫骂坐,元洪绝不与较。既而彪烂醉如泥,元洪亲自扶持之以归。明日彪醒,自知理屈,频向元洪谢过。四月,法军官罗勃尔到鄂军参观,张彪设宴款待。席间,罗勃尔颇多询问,彪不能答。元洪不欲贻笑于外人,一一代张作答。罗颇心折。明日,罗诣督署辞谢张之洞,盛誉元洪为知兵之将。

五月,元洪又奉张之洞命,再赴日本考察军事,预期一年。

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三十七岁,由日本归国。

四月,奉张之洞电促提前归国。至武昌,报告赴日考察经过,奉命仍回原任,并兼训练新兵事宜。五月中旬,义和团倡议灭洋运动,风起华北,清后慈禧密谕各省格杀居留内地外人。鄂督张之洞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及鲁抚袁世凯共订江南互保条约。七月,各国联军入北京。清廷调黄忠浩率湘军驻汉口,由元洪任联络事宜。年终,元洪胞弟元泽在湖北武备学堂毕业。

公元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三十八岁,在湖北。

四月初十日申时,元洪胞弟元泽病殁,元洪哭之恸。五月初一日,长女绍芬生于武昌,长适徐璧文,育有子女各一。七月二十日巳时,继母崔氏病殁,伤益甚。

清廷宣布举办"新政",设督办处,以奕劻、王文韶、鹿传麟任督办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均遥为参与。湖北更加紧推行,元洪奉命协助将绿营防营结束,增招新兵,扩充武备学堂设备。

公元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三十九岁,在湖北。

二月,张之洞采纳元洪建议,令水陆各营所辖兵勇遇有重大过犯者,均交执法官审讯,不得擅杀。元洪引以为慰。四月,又建议将武备学堂及防营将弁学堂改为武备高等学堂,另设武备普通中学,张之洞许之。五月,湖北省会开办警察,即就各营选拔五百八十人训练组成之,经费以裁汰绿营节余之款拨充,元洪所部应选者颇多。七月,奉派赴日本参观仙台大操,归国后详具见闻于张之洞。九月,清廷令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九月二十一日,例行各军联合操练,各军事学堂学生亦参加。先一日,元洪冒雨检查枪械服装。十月初一,各同事以元洪东渡归来,且将随张之洞东下,因设宴为了接风并饯行。越日,元洪即

送张之洞登舰东下。初九日，清廷忽又下令，张之洞仍回两湖原任。十二月，清廷以北洋训练新军颇具规模，令各省逐渐推广。并谕河南、山东、山西各省派将弁到鄂学习操练。

公元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四十岁，在湖北。

春元洪奉命统带前锋四营。……闰五月十三日（阳历 7 月 7 日）元洪长子绍基生于武昌（至十六岁始字曰重光）。……秋，元洪升任清军协统，相当于副都统衔。因原已授副将衔，例无加授。

公元 1904 年（光绪三十年　甲辰）四十一岁，在湖北。

二月十四日，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元洪循例往贺。四月，奉命率师阻英德舰队入长江。六月，协助建立两湖劝业场及益智场（后改为学堂应用图书馆）。七月，元洪升任第二镇统制兼护统领事（张彪以总兵领第一镇兼护统领事），并提调兵工、钢药两厂。八月，协助添建省城外火药库两所（原已有六所）兼理丝麻纱布四局会办。十一月，清廷谕湖北溢收土膏捐专办练兵用费。十二月，清廷派钦差大臣铁良南下，在鄂阅兵并观察政务，湖北文武官员按日陪宴。一日，同僚假汉口南城公所某伎馆征花侑酒，元洪与焉。饮至深夜，元洪醉不能行，就宿妓女危红宝（江西贵溪人）室，后遂纳以为妾，并改红宝之名为黎本危，亦名危文绣。

附带说明当时湖北新军编制情形：湖北因地势冲要，清廷设置常备军两镇（即两师），每镇步兵两协（旅），炮兵三营，骑兵二营，工兵一营，辎重兵一营。每镇每年正饷银五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八两。募兵先取本省，每营一队，均选募一府或一县人丁，三年发照退伍。每镇暂虚步兵一协，酌减炮骑工辎各营，余俟扩充……（见张之洞年谱）。其官制共分九级，计提督（提台）、总兵（镇台）、协统（协台）、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九级。九级之外，尚有外委。自光绪三十二年起，清廷将全国军队编为三十六镇（即等于三十六师）。湖北原有之第一镇，改编为陆军第八镇，以张彪为统制官。下辖第十五协与第十六协。另将第二镇改编为第二十一混成协（混成协等于独立旅，步骑炮工辎各兵种齐备，较普通属于镇下之协为大），其协统则为黎元洪。

又闻划一全国新军编制，改设三十六镇事，当改编湖北护军第一、第二两镇为第八镇，张之洞欲以统制一职予黎元洪，终因内眷关系，仍裨张彪。元洪助彪改编，经训两月，规模粗备。成军之日，张之洞校阅满意，招元洪面加慰劳。元洪谢曰："此皆张统制部署之力，元洪何功之有？"时彪亦在侧，闻元洪不自居功，始释前嫌。旋清廷又饬湖北增设第二十一混成协，之洞遂委元洪为协统。因系混成协统制官，可以单独指挥部曲，不在第八镇管辖范围之内，并附以说明。

公元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四十二岁，在湖北。

正月，清廷据铁良所奏，以湖北所练新军成绩优越，自张之洞以下皆受奖，元洪亦与焉。二月，将湖北武备学堂改为武备师范学堂（清廷练兵处准各省设武备小学，南京北洋广州湖北则各设武备中学堂，另设武备大学堂及军官学堂于京师）。元洪奉令兼辖六楚舰队（舰名楚材、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等六舰）及四湖雷艇（艇名湖鹏、湖鹄、湖鹰、湖隼等四艇），均系上年向日本川崎厂订购，由饶怀文前往监造者。本年秋，先行接收楚材、楚同两舰。

公元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四十三岁,在湖北。

江西萍乡起义,元洪奉命与江宁第九镇会同前往镇压。将抵萍,元洪戒所部勿与战,以劝导解散为主。比至,起义者已溃散,元洪驻军二月回鄂。

八月,清廷派袁世凯与兵部侍郎铁良为阅操大臣,在彰德举行秋操。鄂军由张彪及元洪选队与操。元洪任指挥得体,克与各省新军争胜,鄂军射击技术获得最优等奖励。

元洪在军中爱恤士卒,士卒亦爱戴之。辛亥之役,元洪被推为都督,未尝无因也。

是年秋,又接收日本承造运华之楚豫、楚有两舰及湖鹏雷艇。十一月十四日(阳历12月29日),次女绍芳生于武昌,长适袁世凯第九子袁克久(袁世凯僭位前欲结好于黎,乃为其第九子克久求婚于元洪之幼女绍芳。元洪知不可却,遂许之。惟黎夫人不以为然,由是两人意见相左。绍芳性笃孝,以此忧郁不已,迨闻婚期,乃得精神病。婚后不为夫家所谅,入北京精神病院,至1949年绍芳殁于北京)。

公元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四十四岁,在湖北。

六月,清廷授张之洞为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任。七月,奉调入京。八月,清廷以东三省将军赵尔巽补授湖广总督。赵到任后,欲以元洪代张彪为第八镇统制官,元洪力辞。盖元洪于张之洞有知遇之感,雅不愿于张去鄂之后,即取其宠信张彪职位以自代也。十月,续收日本承造驶华之楚观、楚谦两舰及湖鹄雷艇。至此十艘舰艇已接收其八。

公元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四十五岁,在湖北。

春,元洪任中军副将,仍兼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四月,赵尔巽调补川督,由陈夔龙继署湖广总督,改委张彪兼充中军副将职。陈妻为庆邸(庆亲王)假女,张彪使其妻联络之,以图固宠。陈喜作诗,彪出百金丐李涵秋作律诗四首,颂陈功德。陈报以"儒将风流"匾额。陈督丧女(殇),其妻挟其治丧,张彪倡与部下集十万金,置珠衣为赙,元洪独持不可,仅送数元吊唁,彪嗤其吝。同时,汉口慈善会筹措赈款,元洪独出三千元。会有构其事于陈者,陈衔之,欲藉他故揭参,以元洪深得军心,恐激变,遂寝其谋。鄂中各报有纪其事者。八月,奉命率部至安徽太湖附近秋操,清廷所派阅兵大臣为荫昌、端方,总参议为冯国璋,副总参议为哈汉章,卫队管带为许兆龙,分南北两军:北军总统官为徐绍桢,南军总统官则为张彪,而南军实由黎元洪指挥,一切计划均由日本顾问寺西中佐主持。操演三天,北军三战三败,时人讥北军为"三战三北"。秋操完毕,元洪获清廷赏戴花翎。元洪由是与徐绍桢订交。九月,向日本订造六舰四艘之最后两艇(湖鹰、湖隼)到华,仍归元洪接收统率之。

公元1909年(宣统元年　己酉)四十六岁,在湖北。

兼任武昌陆军特别学堂会办一职。元洪每逢外籍教习在校讲课时,常列席旁听,与学生共求深造。先后听取日人教习矧方炮兵大佐及寺西步兵中佐等讲述炮兵学及诱导计划等课程。六月,元配吴敬君四十生辰,张彪具厚礼使其妻来贺,见敬君衣裙古朴,叩以胡黜华崇实乃尔!对以宋卿(元洪字)所入仅供堂上菽水及津贴贫困亲友之用,焉有余资事华饰。张妻归后即遣人赠以衣饰,尽却之。张妻又欲与敬君结盟为姊妹,亦婉言谢绝。

八月二十一日,张之洞在京任内去世,元洪感其知遇,闻讯伤悼,特电其子张仁、张侃暨孙厚琼致唁,并赠厚礼。

公元1910年(宣统二年　庚戌)四十七岁,在湖北。

三月，长沙人民因水灾严重，清廷坐视不救并加迫害，群情愤怒，攻毁衙署及捐局厘卡，并毁外国教堂。元洪奉命率六楚四湖舰艇会同清军统领沈寿堃前往弹压，至五月始返鄂。

霪雨为灾，湖北省谘议局筹设赈灾会，藉以缓和人民之革命情绪。元洪与谘议局副议长夏寿康两人为赈灾会之实际负责人（夏寿康于光复后任湖北民政长，继又任总统府秘书长）。

陈夔龙在湖广任内，贪赃枉法，声名狼藉，众论嚣然。汉口武汉新报主编张汉杰尝撰评讥之。陈怒，逮汉杰交执法处究办，欲致之死。得元洪力为缓颊，仅被判刑一年。既而陈夔龙去职，元洪乃营救汉杰出狱。一时报界中人士，对元洪均具好感。

公元 1911 年（宣统三年　黄帝纪元四六〇九年　辛亥）四十八岁，在湖北。

仍任清军混成协协统。

李国镛等成立铁路协会，李与元洪均被推为协会委员。

闰六月初六日（阳历 7 月 31 日），元洪次子绍业（字仲修）生于武昌。

革命组织文学社与共进会之力量在鄂湘迅速发展，深入及于军队下层，盖已面临向清廷决战之前夜。上年同盟会领导人谭人凤、宋教仁等邀集十一省分会主持人至东京开会，鉴于过去起义于华南及边省收效不大，决定今后在长江流域发动。二月，谭人凤至宁及九江调查。三月廿九日（阳历 4 月 27 日），广州起义又失败，七十二烈士殉难于黄花岗，由是更注意于长江流域。同盟会总部通过共进会向武汉活动，并与文学社合作。会四川铁路风潮扩大，清廷令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武汉防卫空虚，造成对革命有利形势。

八月初三日（阳历 9 月 24 日），革命党人孙武、彭楚藩、刘尧澂、杨宏胜、熊秉坤、蔡济民、胡祖舜、邓玉麟等三十余人商定中秋夜间（阳历 10 月 6 日）起义，事为江汉关道齐耀珊侦知，密告瑞澂事先防卫。会有南湖炮队中少数党人欲首先发难，革命领导机关以事出预定计划之外，立予制止之。同时因准备不及，决定推迟十日行动。讵知八月十八日（阳历 10 月 9 日）上午八时，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失慎，孙武头部炸伤，送至日人开设之同仁医院医治，俄捕即来搜查，将准备之起义文告、旗帜、印信等搜去，又将刘尧澂（应为刘公，此误）家属捕去，武汉军警四出搜捕。武昌革命总部以形势迫不及待，即由蒋翊武以总司令名义，于当天下午五时发出紧急命令，决定当晚起义。而彭楚藩、刘尧澂、杨宏胜等数十人不幸被捕，由瑞澂下令杀害。复从搜获之册籍中获得党人姓名。工程营士兵占半数，立召张彪、元洪按名传送严办。元洪见人数过多，恐酿巨变，请于瑞澂，别图处理。瑞疑元洪有贰，严词申斥，即饬张彪率宪兵驰往工程营搜捕。

八月十九日（阳历 10 月 10 日）——附注：自本年 10 月 10 日（阴历十九日）起，改以阳历记载年月——瑞澂、铁忠仍然继续按名进行搜捕党人，以致人人自危。当晚七时，武昌城内驻有第八镇所属工程第八营，后队熊秉坤、金兆龙、程正瀛等为谋应付紧急形势，首先发难，枪杀班长陶启胜及排长许[张]文涛、代理管带阮荣发、队官黄坤荣等，全队蜂拥起义。其余清军军官惊惶逃散。于是熊秉坤率众占领楚望台军械局，首先开库发枪，旋即进攻督署。时起义士兵愈聚愈多，测绘学堂学生亦纷纷加入起义。为谋指挥划一，公推吴兆麟为总指挥。是夜十时半，下令割断电线，再攻督署。瑞澂惊慌逃入楚豫舰，铁忠联甲继

之,张彪则逃亡汉口。至此武昌全部占领。当即肃清余孽,布告四方,办理善后,已是10月11日(阴历八月二十日)清晨矣。

当起义之初,清军长官纷纷避匿。元洪初匿刘司书寓所,夜半被部下侦知,即驰往吁请其出任领导。元洪踌躇不决,李翊东(字西屏,测绘学堂学生)以枪迫之。元洪不得已,乃出。遂相偕诣谘议局成立军政府,推元洪为军政府都督(刘司书寓所在黄土坡)。

元洪既就任军政府都督,以革命军事方兴,不暇兼理民政,请众另推人任之,于是汤化龙得以乘机取得军政府民政长之职位。11日(阴历八月二十日)清晨,祭告黄帝,集教育会开大会,成立都督府,推元洪为都督,下设参谋、军务、军令、编制、民政、财政、外交、交通、司法等九部,推杨开甲任参谋部长,孙武为军务部长(张振武、蔡绍忠副之),杜锡钧长军令,汤化龙长编制民政(冯开濬副之),李春萱长财政,胡瑛长外交,熊晋槐长交通,张知本长司法。又编制军队为八协(八个旅),由宋锡全、胡廷佐、张廷辅、杨再雄、邓玉麟、杜邦俊、黄申芗、蒋肇鉴等分任八协司令。熊秉坤、单道康、王国华、杜武库、杨选青、王宪章、黄振中、赵承武、黄继超等分任各协标统(团长)。即日通电并布告全国①。

当时有少数军士在鄂搜查服官之满人家属,且有杀之以泄忿者。元洪立即召集军士亲为演说,指出满人虐我汉族,乃少数有权势者所为,与普通满人无涉,不宜狭隘仇杀。经此告诫,仍有阳奉阴违情况发生,于是元洪下令军中曰:“敢有抗命者治罪。”

10月12日(阴历八月二十一日),汉阳光复,驻守之清军于缴械后或给资遣散,或送武昌改编入队,当晚即合力进窥汉口。

李国镛偕陈芝来访。李极言外交治安之重要,并言愿与外甥夏维松负外交折冲,与吕逵先组织地方保安社以维治安,许之。

10月13日(阴历八月二十二日),汉口亦告光复。惟因兵力单薄,以致土匪乘机掠劫,商人损失不赀。商会董事长蔡汉卿②及李紫云等来见元洪,要求设立军政分府于汉口,许之。由胡瑛推荐詹大悲为汉口军政分府长官,何海鸣为参谋长(詹大悲、何海鸣原为汉口大江报之正副主笔,曾因所撰时评中有鼓吹革命嫌疑,被瑞澂构以“扰乱治安,淆乱政体”罪判刑三年,拘押于“礼智司”即“督捕厅”)。武昌招募新兵,五日之内应征者逾四协(即四旅)之众,四方闻风而来者仍络绎于途。以限于饷械,遂即停募。

有胡人杰(石庵)者,以卖文所得之十千文,于起义之翌日自动发行《大汉报》,刊布光复军政消息,每张售铜元二枚(合二十文),一时争购者途为之塞。第一天销数即达二万余份,翌日倍之。于是招人合作,扩充篇幅。一日来见,元洪出五千元为助,该报基础乃固。三镇虽告光复,敌人之势力尤强,一时谣言孔多,时有清兵朝发夕至之威胁。有人建议拆毁刘家庙、滠口以上铁路,以阻遏清兵之来。元洪不以为然,即就当前敌我形势分析之,指出全局成败关键在于各省民气之能否迅速继起响应,而不在于一轨之拆否与一城一地之得失,闻者服之。

10月15日(阴历八月二十四日),原任二十九标统带张景良来见,谋得参谋一席,然

① 布告原文略。——原编者

② 应为蔡辅卿,此误。——原编者

心怀叵测。及闻清军增援,张景良阴谋挟持元洪作乱,夜半突趋元洪榻前,抱膝痛哭,晋以谬说。元洪怒,立命捕之,正军法。因部属蔡济民、高尚志之缓颊,遂下之狱。

李国镛、赵俨葳、张福先、王利用、张知本、罗兆鸿来见,请求组织红十字会,许之。

10月17日(阴历八月二十六日),清军荫昌所属施从滨部抵刘家庙,军政部令宋锡全会同胡廷佐率部抗击之。翌日拂晓,清军施从滨部及张彪残部败退出滠口。当施张等部败退时,沿途群众执斧荷锄,齐声喊杀,截获清军弹械颇多。汉口商民闻前方胜利,欢欣鼓舞,纷持酒肉至军前慰劳,并自动协助搬运战利品及救护伤兵。

10月19日晚间,清军四十一标一营前队司务长唐牺支(文学社发起人之一)与巡警胡冠南(为革命目的而充巡警)等在宜昌领导起义,清军管带戴寿山及巡防营统领仓皇宵遁。唐牺支被众推为"荆宜施司令",改编巡防军队为"光复军",消息传至武昌,人心大振,元洪当即去电道贺并联系。

10月22日(阴历九月初一日),湖南举义,焦大鹏(达峰)、陈作新率军斩黄忠浩而占领长沙。焦、陈被推为湖南正副都督,并即派兵支援湖北(不幸10月31日立宪派首领谭延闿阴谋发动兵变得逞,陈、焦遇害,谭延闿攫取都督职位)。元洪闻湘省举义,即派刘毅夫、余钦梯往洽,复派宋碧珍、萧国藻等赴襄阳联络驻军并策划举义。

10月23日,陕西张凤翙、张云山等举兵光复。同时,九江清军五十三标拥马毓宝起义响应,得阻清兵下游之增援武汉。各军闻之,声势益壮大。惟此时清廷已"起复"袁世凯,并率冯国璋第一军南下。同时,段祺瑞所率之清军第二军,业已直迫武汉。革命军与清军之大战序幕旋即展开。

10月24日拂晓,清军猛袭滠口,激战终日,相持不下。萨镇冰奉清廷之命,率海军炮击刘家庙,前线不支,退守大智门。袁世凯复亲率冯国璋猛攻汉口,于是武汉皆受威胁。元洪闻萨镇冰之来,具函动以师生之情,而晓以汉贼之义,未得复。而海军威胁如故,乃下令青山炮台还击,重创清海军"江口"、"利楚"两舰,敌焰稍戢。次日,元洪再致一书与萨镇冰①。

同时录文电分致清海军各舰长,又反复说明举义之真理,旋得萨复电,颇收影响之效果。

当武汉危急时,鄂省陆军中学学生,组织学生军助战。每出征之前,群集督府,饱餐而后出发。元洪日必躬与伴食,并约胜利归来再见。及返,稽其人数,减十之二三,询以何往?对曰:"均报国矣!"元洪呜咽涕下。于是下令学生军只任巡防城市秩序,以补保安团队不足,不许其再开前线作战。然而牺牲已重大矣!

10月25日,下令前线反攻。敌冯国璋军顽抗革命军,标统赵承武阵亡,士兵益愤激。胡廷佐督队冲锋,冯军不支败退。追击至三道桥,敌负隅扼要防守。元洪为统一前敌指挥,拟设临时总指挥部。部将蔡济民、高尚志力保张景良可胜此任作戴罪图功,遂委任之。至二十七日午后,张景良突然背信弃义,纵火焚烧粮台,以致前敌全线动摇,再退至大智

① 文略。——原编者

门。张景良被军士捕缚之归来，元洪下令汉口军政分府长官詹大悲斩之，以正军法。

未几，汉口失陷，革命军退保汉阳。詹大悲、何海鸣诣辕请罪，左右欲杀之。元洪以此次失败，由于后援不济，非詹何失机之责，仍令戴罪图功。适黄兴、宋教仁自沪抵武昌，因请黄兴出任总司令职。时敌军亦已易将，由冯国璋代荫昌。冯提重兵驻汉口，另分一军间道襄河而进驻黑山，复以一军屯驻武胜庙。冯国璋更自率一军布于歆生路以西，当龟山之冲，以窥汉阳。于是腹背受敌威胁。会湘军一团来鄂支援，即命开赴前线作战。因黄兴指挥失宜，乃有十〈一〉月二十八日汉阳之失。

10[11]月29日，敌军在汉阳龟山架大炮直轰鄂军政府，波及民房，一时军心动摇，颇有临阵脱逃情况发生。

元洪下令军中曰："今日之事，惟有与城共存亡，敢有倡言煽乱或临阵脱逃者，杀无赦。"即饬军士登城戒备，防敌渡江。

满族余孽铁良，派宗社党徒潜鄂行刺，为卫兵拿获。元洪鞫得其情，下令杀之。刺客涕泣求免。元洪曰：汝为破坏革命大局而来谋我，非关个人恩怨，故罪在不赦！竟杀之。

都督府初设阅马厂谘议局。汉阳失守后，督署为清军所炮毁，乃迁汉阳门旧藩署。会左侧青龙巷有某旅馆与军政府仅一垣之隔。宗社党人利用于夜间投掷炸弹入署，毁屋数间。卫兵查知弹掷自旅馆楼上，立往搜捕，奸人已逸。拘其店主来见，元洪以事与旅馆主人无关，命释之，惟责令歇业迁移，以免再为奸徒利用。并给资补贴其因歇业迁移而蒙之损失，旅馆主人泣谢而退。

11月1日，清皇族内阁辞职，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9日，袁世凯派代表蔡某、刘某携函至武昌谒黎元洪，开具谈判意见四条。元洪当即复函，并将复信原文抄送清军各将领以作"攻心"之谋略。

同日，元洪通电独立各省，促派代表至鄂会商，以组织中央临时政府。同时，汤寿潜、程德全、陈其美等亦联电各省，派代表至上海集议。11月15日在沪开会，定名为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推出伍廷芳、温宗尧为外交代表，并承认武昌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24日，在沪各省代表即赴鄂开会，讨论组织中央政府事宜。因汉口汉阳相继失守，武昌处于敌军炮火射程之下，不得已假汉口英租界内完成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会议进行五天，决定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组织大纲，并讨论袁世凯"反正"后之地位问题。决议袁如能背清"反正"，当推举为民国大总统。即此一事，即充分反映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之软弱性与妥协性矣。

12月2日，浙江江苏革命联军已攻下南京，摧毁清军在长江下游之主要据点。消息传至武昌，各省代表乃决定以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当武昌形势危急，而各省举义独立纷纷响应之际，元洪在鄂总揽兵符，抗击强敌，联络各方，荩筹大局。军书旁午，颇费勤劳。

11月21日，电复云南都督蔡锷，请其出兵定川，以解湘鄂西顾之忧。同日，复以现款十万元接济九江革命军用。22日，又派董舜琴到湖南采办军粮，致电请湘督谭延闿查照，并由九江马教督将海容、海琛、通济各舰所存弹药运鄂，应急抗敌。23日，通电各省都督，必须清帝退位让国，方能再谈优待条件。同时吁请各省派兵大举援鄂。

12月4日,陈其美邀集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同意以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惟推举黄兴为大元帅,而以元洪副之,嗣因苏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新克南京有功)反对,遂决定改推元洪为大元帅,而以黄兴为副元帅。

12月7日,因英领事递来北方(清军)条件,其第二条建议"北军不遣兵向南,南军亦不遣军向北"。元洪通电各省,暂停战十五天。惟另电各省一面援鄂,一面专力北伐,水陆并进,直捣幽燕,并主张速设中央临时政府于南京,以固根本。

12月8日,元洪电云南蔡都督,宣告在南京临时中央政府未成立前,鄂军政府权任中央政府办理所有外交。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即移归南京临时政府主持。

12月9日,致电各省都督,告以与清军谈判停战条件情形:(一)停战十五日,自12月9日至24日上午八时止;(二)袁世凯派唐绍仪为讨论大局代表;(三)嘱各省于实行停战期间,仍须严为戒备,以防军情之瞬息万变(10日唐绍仪至武昌晤元洪)。

12月13日,电各省都督,告以"现虽停战议和,仍当以援鄂为急。方略既定,自应趁此机会,各省援兵一律于开战前到达,始可决定计划……总之能战始能和,能守始能战,我军计划当从'战'字着想,和则视为意外结果……"云云。

12月18日,元洪通电承受大元帅名义,惟委请副元帅黄兴执行大元帅职务。

12月23日,元洪复电孙文,略称:"元洪才识凡庸,略无表现,此次发难,皆赖群策群力,共赴事机。元洪何人,敢叨天之功以为己力。先生首倡大义,奔走呼号,二十年如一日,薄海内外莫不钦仰。……武汉独当敌冲,任大责重,惟有夙夜孳孳,万不敢稍恃和议,致懈枕戈……"云云。

12月25日(阴历十一月初六日),孙文由海外回抵上海。先一日,十六省代表集会于南京,讨论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及选举临时大总统两条,宣布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

孙文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壬子)四十九岁,在湖北。

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孙文由沪赴宁,宣誓就临时大总统职。

1月3日,各省代表正式公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由各省代表具签名书。文曰:"宋卿大元帅钧鉴:兹于元月三日由各省代表开正式副总统选举会,我公当选为临时副总统,谨呈签名书,送呈钧座,即请就职。"并派杨时杰代表将印信送至武昌。

元洪于就任临时副总统后,仍兼领湖北都督及大元帅职。

1月4日,元洪通电南京临时政府并各省代表及各省都督,略谓"……现在和议未定,战事方棘,尚望诸君坚矢初衷,共襄盛业,勿争权利而越范围,勿怀意见而分门户,勿轻敌而有骄心,勿畏难而萌退志……"等语。盖当时革命阵营之政治中心虽在南京,而军事重心则在湖北。武昌当清军前敌之要冲,设一旦"和议"决裂,湖北首当强敌之威胁。元洪审度时势而有此电发出,乃"实逼出此"耳。

同盟会总部在南京开大会,重行选举孙文为总理,并选黄兴及元洪为协理。

1月16日,袁世凯在北京三次遇炸未命中。投弹者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薛荣等十人被捕获,当天被处死者三人。

1月19日,清廷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袁世凯托病未到,嗾其心腹党羽赵秉钧等,要挟清廷,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时,南京方面代表伍廷芳有电致袁世凯,提出下列要求:(一)清帝退位,不得干预政治;(二)政府须设南京;(三)在孙大总统解职前,袁氏不得干预临时政府事等款。22日,孙文亦有电致袁世凯,表明一俟清帝退位,立即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袁以自代之态度。自双方妥协后,1月27日,袁世凯复嗾使段祺瑞等四十七人,通电主张建立共和政体,并声言将带队入京。于是形势乃急转直下,迫使清廷于1月29日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则为准备清廷退位后之“优待”事项矣。

1月28日,南京临时政府将“各省代表会议”改为“临时政府参议院”,每省规定各为代表二人。

2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电段祺瑞,劝其率先更用革命军旗帜;2日段祺瑞派吴光新、徐树铮为代表,与鄂军代表孙武、余大鸿等接洽。

2月5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正式通过“优待清室”之五条件。

2月12日,清帝溥仪发表“退位诏”,清皇朝至此告终。

2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文即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

2月15日,南京临时政府举行所谓“南北统一共和成立”典礼。同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2月20日,临时参议院选举黎元洪连任副总统。先是,袁世凯既被“选”为大总统,元洪即于16日去电“申贺”,袁有复电致谢。19日复致电袁世凯颂其“功德”,袁再复电“逊谢”。

2月23日,孙文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钮永建、魏宸组等为专使赴北京迎袁南下就职,25日抵北京,袁开正阳门迎之。29日,曹锟受袁嗾使,以反对袁世凯南下为借口,在北京哗变,乘机掠夺,并声言将不利于五专使。五专使避入六国饭店。至3月1日,通州、保定、天津又发生兵变。黄兴在南京力主各省出兵靖难未果。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等北洋军阀通电主张,临时政府应设北京。袁世凯电请元洪代表其到南京就职,并宣称俟六个月后再行南下。

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被迫通过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

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完成“临时约法”七章,计分五十六条,并由孙文于正式解职前以命令公布之。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13日,袁任命唐绍仪权任国务总理。唐受命后,曾至南京晤孙黄等会商“组阁”事宜。在南京方面之妥协下,组成由袁系控制要津之所谓“内阁”。

4月1日,孙文正式宣布解职。解职前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

4月2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并即于29日在北京举行开院仪式。

4月6日,元洪自请解除大元帅兼职。9日,孙前总统应元洪之请,到鄂巡视,元洪盛礼欢迎。

10日,通电举出“十害”、“三无”事实,痛斥军人柄权之非,主张军政民政分治,以杜乱

源。

4 月 13 日，北京政府任命元洪以副总统兼领参谋总长，仍领湖北都督事。

章炳麟解去筹边使职，由京至鄂，与元洪相处欢洽。及行，元洪饯之，若甚依依，由是章心德之，见人必颂元洪为“诚厚长者”。炳麟心性狭窄，喜漫骂时人，于元洪虽称道之不绝，而亦时有规劝（元洪死后，章炳麟为撰碑文，有褒有贬）。

6 月望日，李国镛写起义日记出版，元洪曾为写序言冠书首。

7[8]月 24 日，孙文应袁世凯之邀请到达北京。

8 月 1 日，元洪令裁撤交通司事务，归民政府办理。并电京宣称鄂省“已实行军民分治”。

8 月 9 日，下令查封大江报，并严缉负责人何海鸣、凌大同等“法办”，盖以该报鼓吹“无政府主义”耳。当湖北武昌首义时，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乃推戴元洪上台之最力者，恃功而骄，元洪颇受挟制，心焉患之。乘袁世凯伪作“礼贤下士”之便，遽将孙武、张振武等十三人推荐于“中央”。张、方首先抵京，元洪电袁加张、方两人以“赴沪购枪、吞蚀巨款”，继复“煽惑军队，乘机思逞”等罪名，请将二人就地“正法”。袁据以将张振武、方维逮捕枪杀，并于宣布“罪状”时将元洪之电文录入。盖袁明知元洪欲假其手杀张、方，乃将计就计，揭露元洪之谋，使其与同盟会关系恶化，而不得不投靠于己，以求自全，亦各有千秋也。张、方一案，既晓于天下，元洪颇感内疚，乃通电全国，罗列张、方十五罪及其不获已者三，频向国人引咎自责。最后复有“赡其母使终天年，养其子使成立”句，更迎张等柩归籍安葬，并设奠挽之以联云：“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苍天鉴临上下，公情私谊，此生毋负故人。”

9 月 5 日，上海红十字会推元洪任名誉总裁。7 日，楚有舰长朱孝先在沪病逝，元洪念旧，由鄂省优恤三千元，并致祭文挽联。

29 日，电告所部各师长，严禁军人加入江湖会团。

籍忠寅、周大烈（原国民协进会）、孙武、蓝天蔚（原民社）、章炳麟、张謇（原统一党）等联合组成共和党，推黎元洪为领袖。

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授元洪、黄兴、段祺瑞三人为陆军大将。

元洪曾倡议以 10 月 10 日（九月初一日）为辛亥革命纪念日，袁世凯即于是日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国庆典礼，并下令改北京“大清门”为“中华门”，授孙文、黎元洪以“大勋位”，授唐绍仪、伍廷芳、黄兴、程德全、段祺瑞、冯国璋等以“勋一位”，授孙武“勋二位”，其余人员各给“嘉禾勋章”有差。

是日，武昌亦举行庆典，北京及各省均派代表参加，情况热烈。元洪复亲诣彭楚藩、杨宏胜、刘复基三烈祠致祭，并慰问其家属，命军政府按家恤赠三千元，更饬财政司按月各补给百元，以作赡养之费。

梁启超归国抵北京，元洪驰电致贺（梁启超在清末为维新人物，发表言论，启发民智，有其作用，湖北新军争相传颂）。

月中南湖马队兵变，迅即镇压敉平。鄂陆军执法处长程〈汉卿〉逮捕得“叛兵”百数十人，除当场格杀顾斌等三人外，程拟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元洪不许，仅杀其首要者数人，

余则给资遣散之。同时发还上年起义时没收之满人财产,阿谀者大加颂扬,称为"黎菩萨",而讥之者则谐其音而呼之为"泥菩萨"。

12 月 16 日,元洪电请取消"长江水巡总稽查"职。

是年终,瑞澂、宝英、铁忠等家属,以"五族平等"为词,吁请发还其被籍没之财产。元洪许之,并将所籍没之张彪财产,亦悉发还。誉之者或称其"厚道",而实徇私情、泯公义也。

上年阳夏之役,伤兵颇多,曾设铁血伤军院优恤之,月需万余元。遇供给不继,元洪解私囊补足之。或请撤裁,元洪不许。其后元洪离鄂,伤军院卒为段芝贵所裁撤。

首义后,武汉各报不下二十余家,党同伐异,不遗余力。震旦民报记者蔡寄鸥曾作"新空城计传奇",影射元洪于武昌首义时,避匿情形,并讽刺其匿于床下,左右请黎封其报而惩其人。元洪恐因此反贻外间以疑其"真有其事"之口实,竟不之究,谤言亦息。

四川籍革命党人黄桢祥,为元洪学生,有"游侠"名,以事见忤于元洪,声言将以"白刀子进与红刀子出"对黎,有人请黎捕之,元洪未许,后对黎极恭顺。

公元 1913 年(民国二年　癸丑)五十岁,在武昌。

2 月 12 日,元洪派哈汉章、张昉为代表赴北京,参加"建都北京第一周年纪念会"。

美国为支持袁政权,首先向袁世凯致贺,为承认中华民国之先声。

是年春,孙文赴日,宋教仁代理国民党理事长,袁世凯、赵秉钧密使武士英、应桂馨于 3 月 20 日夜十时,刺杀宋教仁于沪车站,元洪闻耗,迭电主张缉凶,并派员参加治丧。

胡石庵尝于起义时办《大汉报》,有功宣传。民国成立,鄂都督府月予津贴。胡性挥霍,时虞拮据,常来告窘求借,为数屡矣,元洪患之。或谓胡染有"烟霞癖",元洪尝面诫之,并下决心,此后不再资助胡。迨胡石庵来谒,见面之下,情不可却,又往往应之如故,但曰"此次姑助君,下次难如命矣!"胡唯唯,他日又至,至必求借,而应之亦如故。人谓元洪"仁厚过人",实出于此。

鄂省革命党人潜力颇大,佥皆不满于元洪之倾向"北洋",思欲有所异举。元洪惧,故于 4 月 4 日电致袁世凯,请其饬李纯派兵一团至汉"镇慑"。于是袁即命第六师李纯部"受副总统节制调遣",而北洋势力进入湖北之"大门"遂打开矣。

4 月 14 日,袁希洛由苏来鄂,征集革命纪念文物,元洪接待,并亲自检赠之。

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款,准备作发动内战之经费。

5 月 2 日,赵秉钧辞国务总理职,袁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亦即所谓"战时内阁"之成立。同时,美国及南美各国相继承认以袁世凯为首之"中华民国政权"。

6 月 9 日,袁世凯公然准备发动内战,下令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并以元洪兼领江西都督事,欧阳武任江西护军使。元洪"顺水推舟",保举欧阳武为江西都督,未许。

6 月 15 日,元洪亲书"东南朴学"匾额一方,用锦装池赠与章炳麟。

元洪督鄂两年有余,凡学校工厂开幕及各界重要集会,必躬自参加并作演说。每出轻车简从,不似同时期武人军阀擅作威福之风气,斯则颇足多者,且视事以来,从未患病请假,尝谓"分内之事,义所当为",故其在当时虽以依附北洋而见诟,仍颇负时誉,非无因也。

会"白狼军"起事中原,为势甚盛。元洪以武汉受胁,电请袁世凯派兵协助。袁令北军

王占元、萧耀南两部入鄂，由是湖北实权，渐渐转入北洋军阀之手。元洪与国民党之矛盾，亦由是日深。

元洪素主军民分治，在元年即已推荐樊增祥任湖北民政长，久未就，是月改任夏寿康。

因刺宋案及大借款案相继发生，袁世凯发动内战之奸谋毕露。前江西都督李烈钧（被袁罢免）被推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率所〈属〉师抵湖口，扼制要津，宣布“独立”，并推欧阳武为江西都督。至7月12日，与袁世凯所派遣南下之北洋各军战于沙河。

8日，湖南则有谭人凤、周震鳞、唐蟒（唐蟒后附江逆充汉奸，不齿于人。解放时逃亡香港，1955年1月以冻馁死于九龙沙田镇车站旁）、蒋翊武等坚持独立，募新军五师援赣，一面以兵攻鄂，皆失利。

10月19日（农历九月十九日）为元洪五十寿辰，由孙武、许兆龙等任招待。是日也，各省文武“官员”及鄂省“仕绅”咸来致贺，元洪设盛宴飨客，所有各方馈赠礼物颇多。袁世凯更派梁士诒为“专使”，代其至武昌祝贺，所馈翡翠钻石饰成之香烟盒，价值逾万。元洪即将礼物全部概行璧还，即至亲亦不受，对樊增祥所撰骈俪寿文则极珍视。

赣战以国民党军失败告终。元洪举鄂省之力北附于袁，实为此次“讨袁”战役迅速失败重要因素之一。战事既告一段落，段芝贵率北洋军进驻滠口、刘家庙，元洪设筵款之督署。芝贵自恃“功高”，目无余子，隐然有取元洪都督一席以自代之意。左右皆忿懑。元洪至此，颇有“引狼入室”之内疚，惟故作矜持，貌若泰然。

北洋军在鄂境驻扎，风纪荡然，肆行奸淫劫掠，人民苦之。元洪尝据情以告芝贵，请其严加约束。芝贵复电则自诩所部皆受教育者，保其无事云云。会青山镇乡民缚送北军第七十二旅之士兵来（因轮奸幼女爱囡致死案），元洪亲自讯得其情，派“宪兵”押解送与段芝贵处理。段知为窘己，遂杀犯事者数人，而心衔元洪。

袁世凯既以武力挫败民党，气焰愈张，犹虑元洪“名高望重，未可居于外藩”，欲招之来京以羁縻之，并使为助己之工具用也。12月8日，袁世凯特派段祺瑞赴汉迎黎北上，元洪即委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理都督（元洪犹在途中，袁即已下令以段祺瑞代鄂都督，时人谓之“霸王请客”）。一说饶汉祥是时适亦在京，袁先与商定并取得元洪之同意而为之。

当元洪应袁世凯之“邀”而赴京也，孙武、饶汉祥随行，其眷属亦由段祺瑞备专车送京。抵京后，寓于南海瀛台，警卫均由袁派。名为“警卫”，实则监视。逐日更番前往谒见者必数十人，表面虽曰“瞻聆风采言论”，实皆受命于袁世凯而来探询耳！

汤化龙行状

汤震龙等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清末重要立宪派首领。此《行状》署名作者汤震龙,为汤化龙胞弟,实则为当时“治丧同人”所拟。原载于1918年印刷之《蕲水汤先生遗念录》,此次收录亦据前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编者

先生讳化龙,字济武,湖北蕲水县人。曾祖讳英信;祖讳德澡,字兰生;父聘莘,字意诚,母氏张,以清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年十月十九日生先生。

自先生之上世,用商业积累百年,称富裕。遭咸同兵祸,骤衰。祖兰生公为邑名诸生,读书攻苦至失明,家计益绌。意诚太翁乃辍儒业,规以废居,复旧产,往来孔垅、九江、安庆间旧肆之毁于兵者,清其逋负而第其存废,凡屏营拮据亘数年,所料算稍有绩绪。

先生之生,盖际邑里兵燹之余,而家室喘息初定之后。堕地见光,声色异常儿。四五岁时,即好访变乱轶闻,往往溽暑之夜,席地踞坐,索老人谈故事及避兵历险状。抵漏分,倾听忘倦,时悸时泣时笑舞,呼菩萨不置,其留意世事而以振奇自喜出天性,自童龀时然矣。稍长,从族父庆辉受章句,聪颖善记,弱体而强于心,无童嬉之失。十四岁,随季父聘尹馆同邑蔡氏。一日,主人因事宴他客,忘视馆中餐。迨夜客散,知而责仆,则先生已竟日饿而读书自若,初未以为言,其强忍高旷如此。逾年,太翁建家塾成,先生归就家塾,与两弟俱治帖括业。每有所作,恒申旦不休。张太夫人数以劳苦伤生戒之,且曰:凡人存非分想,即非惜福之道;吾家累世无以科名显者,吾望汝不在此,且人轻重不恃科名。先生权词谢母毋忧,而治业益勤。

年十九,以县试第一,旋补县学附生。属有非意之讼,家几再毁,举债逾千金。太翁顾不忍质先畴于人,则敝衣缩食,肆力作苦,为偿债计。先生亦期以笔耕赡家,累邑中官师月课,一投辄十余卷,兼启帐授生徒,积奖金并束修所入,为太翁助。不三年,债竟毕偿,而志学之锐不因此中挫,且益涉猎群籍,识趣愈远。学使王同愈用时务试士,得先生文,大激赏之。年二十四,补廪膳生。黄州经古书院者,南皮张文襄督鄂时所设,先后聘罗田周锡恩、姚晋圻为院长,号以实学造人才,先生实及门焉。其学分考据、性理、经济、词章,条目繁

委,每课试非素穷极搜讨,能凿立心解者,恒有曳白之苦。先生旁午兼治刳心辩核,仍时与同学上下榷兑,证其乖合;一卷成,动愈万言,精博常为一院冠。当是时,国家外不宁而内窳,科举敝已极,忧危之士,欲颇矫学非所用之病。则唱治所谓实学者,自今视之,其去政学一贯之途盖远;而处政教严翳,风雪胶固之会,要非志气特异,不专专然弋猎科名者,未能与于斯。先生道德文章所以发扬光大,穷变化而不摇落者,即于斯植根柢焉。

清季,州县官残民之政,命案为最虐,无非土豪恶胥役与官因缘,凭死人为奸利。一命案出,旁近十里村落无完户。先生家尝两遭其毒,即所谓非意之讼者。方事之急,家人皆远避,独先生侍太夫人挟少弟毓龙留匿暗室中,塞门藉草而卧。灯才如豆,毓龙寒而号,太夫人曰:“忍之勿声。”先生强言曰:“儿将为御史者,必除此虐政。”盖推所身受而为天下不忍,而以革涤恶政重自肩荷,至于死不稍息,于是为涓涓之始。戊戌政变后,益治国闻,介然识革新之路。

光绪壬寅,乡试中式。甲辰,赴礼部试。出闱,应山西学使宝熙聘,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旋成进士,授刑部主事。见世变益亟,朝局至不可问,发愤谓:“政治不革新,国亡不可救;而欲救国,必更博求新知,止旧学不周于用。”先是,仲弟芗铭由湖北文普通中学中乡试式,因入留学法国之选,而科举犹未废,亲故多谓留学非计,有以异域难返相怵者。先生意独不然,芗铭亦自勇断辍礼部试,竟行。先生寻复令从弟丙南入省立农业高等学校,季弟毓龙入省立工业学校,而身自请咨送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听讲之外,博涉东籍,尤致力公法家言,尝著书曰《违警律释义》,骈罗诸家之说贯穿断制之,一洗剽窃转贩之陋。宣统己酉,毕业自日本归。归之前,与乡人留学者倡设湖北教育会,相约归而实行之,是为先生合群谋国之发轫。

己酉者,清廷所定预备立宪,开各省谘议局之岁也。鄂督陈夔龙以荐者言,奏调先生还鄂筹备立宪事宜;寻被举为湖北谘议局议长。预备立宪之诏,在清廷特姑用以缓塞国人号叫,非真有是意。故号称预备,而斤斤与国人争国会早迟。非独吝国会,即谘议局之权在章程者,亦为疆吏舞文横夺,无所能举;而于预算闭拒特甚。以是各省谘议局愈望速开国会,请愿国会之声遍全国,所在皆谘议局为中坚。明年庚戌,开谘议局联合会于北京,推先生主席。斯会以求开国会及结合谘议局争预算为职志,而因聚气类谋树政党基础,先生盖其中持议最恳挚者。会罢还鄂,鼓吹国会事宜力。舆论既激昂,先生复出入北京、武汉商团,时开会发电,与各省相呼答。辛亥五月,谘议局联合会再开,先生自鄂入京,发汉口时,送行者达万人。先生演说至愤激,誓不获所求不止。未几,四川以争路事,谘议局议长蒲殿俊辈九人为赵尔丰所逮,全蜀骚然,操兵反抗者麻起。联合会决议各省前期开会,图为四川争救。八月,先生还鄂,十九日遂有武昌革命之事。兹事发仓卒,初无完算。总督瑞澂既逃,首事者相顾莫适为主,始议戴黄陂黎公。黄陂以民意所萃在谘议局,再三让;乃群奔至谘议局,问汤议长安在。先生是夜适家宿,不在此。众则大哗曰:今事机危如一发,若议长又不出系众心,将不堪问。正惶遽中,先生自家至。众惊喜欲狂,即以都督相推。先生谓此非书生事,战且方始,必宿将有德望为诸军所诚服者乃可。众曰:“然则仍莫若黄陂矣。”乃坚请黄陂,而属先生为之辅。黄陂单骑至,军民大欢呼,遂定以为都督,建鄂军政府。发独立檄告天下,约先生同署名,而先生又自通电各省谘议局促响应,故时有讹传先

生为都督者。

鄂军政府既立，北军水陆狎至。日惟备战筹饷，内政外交，一切停顿。所属地方官吏不见文告，有携印窜去者，有入省城求解印若[或]以文告电请进止者。旁皇纷午，若纽驰兽骇。而新被大水后，流殍盗贼交错，满地蒿然，无谁何过问。先生乃言于黄陂，宣布义军旨趣，使吏民还职业，蠲全年丁赋，以纾困敝。檄移所至，人情帖然。先生又以百度草创，事无巨细，一一须咨白军政府。而军政府方用兵，自无暇问民政，非建军民分治之制，必以畸废害事。黄陂韪其议，就属先生为草稿，厘军务、政事为二部，部各置长，总成于都督，竟夕成事例若干条及图表以进。黄陂立颁行之，推先生为政事部长，军政府始井井有条理可观矣。

武汉地处全国之中，异邦人士所辐辏。自义军有武昌，其领事官访谒军政府者踵相接，数日不得要领。至二十二日，美领事又来，黄陂乃与先生亲接谈。其所问三事：一、清政府国际条约及债务；二、鄂省荒政；三、革命后国体政体。先生一一为具答，谓清政府条约债务若在八月十九日前者，军政府继之，非是则不承；鄂境各荒，当特举富绅筹赈济；革命后当废帝国，建民国，用共和政体。美领事欢然悉笔记其言去。次日，即以上其公使；复为文称美，载英文日刊遍布之，列国翕然，用国际先例，承认鄂军政府为交战团体。革命军被承认之速，无如吾国辛亥之役者。先生在政事部虽不久，凡所赞画，荦荦皆有立国规模。而尤措重者，以谓革命非立国之究竟义，国所以立，必有统一之法，以蕲循轨之政。斯时武汉战方亟，南京未下，各省未尽响应。而先生正日夜究心以制约法为一大事。四方豪杰才智之士集武昌者，如黄兴克强、宋教仁遁初，见先生皆交相爱重，而先生与遁初语此事尤投合，遂除室馆之夜分人寂，对灯促膝，所谈无非约法者。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而力避偏枯拘挛之病，其草稿出遁初手。厥后南京参议院定约法取材于此，其所增损或有大非先生志者。要之民国约法谓之权舆先生及宋氏，不诬也。

先生既以国家统一、政治循轨为蕲向，适仲弟芗铭以海军应黄陂，武昌战事解。先生谓此间事粗完，不烦屑屑，适又有不便先生居此者。先生遂解政务部长，去之上海，因黄克强约，同往南京视临时政状。政府用宋遁初为法制院总裁，用先生为副，先生未就。会南北议和成，民国元年四月，参议院及政府皆移北京。先生至北京，寻被举为参议院副议长。务持大体，不为琐细偏戾，而涉国计尤宏巨者，独不苟随和。在院尝一以财政事质问政府，为书五六千言，于国家岁出入，如亲握筹而数一二，批陈抵虚，受诘者几不能为词。二年，国会开，被举为众议院议长。立宪政治者，责任内阁者，政党议会者，皆先生夙所梦寐祷祈，谓非是不能救国图强。而今且庶几见之，因益愤发笃挚，誓撷其实。民国之初，党势既拙矣，谘议局联合会之蜕变曰民主党，先生实主干之。及是以同志人才不宜有区畛，遂约合共和党、统一党为进步党，与国民党并在会中，期攻错相成一会，而毕制宪大业属项城。袁氏自临时大总统被举即真，旋用九江兵变事连国民党，议员被夺职逾半数。国会一旦顿僵槁，先生痛之极，争之切，谓议员罪应黜否在法，总统得黜议员否，事须别论，要不能藉口仆国会，无国会非立宪也。今宪法尚未成，即国会竟寐罢，公将何以处民国？项城不为动，然尚姑与委蛇，冀终为国家得一当。三年为教育总长，抑郁已非其志，顾于教育事犹多所筹计，不孤其职。人有希项城旨，请以复古为教者，骎骎大变学校教法。先生具牍以去就

争，得格不行。四年七月，筹安会起，帝制议骎盛，先生始绝望，知不可将就，而项城亦诡先生终不为屈，侦伺甚密。先生先托就医至天津，以书辞职，仍置家北京，示无他适意，而密谋用计出黄陂，奉以讨袁氏。所虑画至奇秘，因而所牵梗未遂。十二月，乃改计附他国船纡道大连，间行至上海。时滇粤蜀桂已次第独立，用护国军名，设军务院于肇庆，方视湖南转移为大局轻重。湖南将军，先生弟芗铭也，以审度兵形未即发。先生既得脱，太夫人亦出居天津，无可虞，于是先生数使人往还期约，而湖南遂以五月二十八日独立。先生顾自谓兹役于西南军事无所尽力，不愿冒举义名，而抵排帝制，则心事无稍回曲。项城视事势渐不利，欲谢皇帝，复为总统，持此风示求罢兵。西南固不许，而先生执言尤切至，既联国会议员通电声击，仍自腾书抵项城及其左右，趣退位。大略言：护国军志在申讨叛大义、求真共和，项城辞皇帝留总统，不得谓大义已申，共和已复。兵罢否某固无能参与，假能参与者，方当力持不罢兵之议，一洒国民苟且薄弱之耻。义师而胜，某无纤毫干涉，若败则虽身殉之甘也。且谓项城脑筋为专制复古思想所弥布，年来凡百措施，务与世界大势相左。此而能自存，则历史公例、政理原则举不可信，否则非引咎退休，身且无自全之路。又规以引退时勿铤而走险，肆竭泽焚林之毒，留补救余地。五年六月，项城自病死，兵幸得罢，黄陂以副总统依法继位，合肥段祺瑞起任内阁总理，南北无违议。独恢复旧国会颇持异同。先生自意与黄陂、合肥有夙谊，愿以居间人干北京政府，为彼此沟通，声言不身参政局。而行至北京，见合肥，反复说旧会而复及有利无害状，合肥意为肯可，而左右犹有相尼者。先生以合肥意电告军务院，使再力争，谓必可得，既而旧国会竟得复。事已，返上海，旋归蕲水，治太夫人丧。……①

国会再开，起先生就议长职。往复敦迫，不得已于八月二十六日莅会。先生固坚信立宪政治，而制宪为国会艰巨之责。方其在上海，曾倡不党说，以谓壬癸之交，海内贤达尝欲毁党造党。比者帝祸作，士夫奔走呼号声讨无二致，诚毁党机会，抑国家新造，政治利害多全国所共者。舍小异，取大同，固无事分建旗帜，而官僚政治与民本政治若冰炭。国家既非用民本政治不济，而人才之郁此新思想者，实乃不多。分朋而自弱，适开旧派势力使蹂践政党，蹙国家新机，无宁不党，而用友谊结合，犹乘舟然，惊涛骇浪中，且图共济，待达彼岸而后分途，犹未为晚，凡以为制宪计虑至深远也。及开会，论战蜂起，若对严敌，帝祸时融喁相濡之情无复存者。内既以制宪龃龉，而外对德议与内阁相持尤急。至六年五月，遂有公民团围议院之侮。会合肥免总理，所谓督军团且阻兵示形胜，号兵谏于时，乃有欲交让求全者。先生谓交让当自我发意，今人方以威取，复何交让人云，与澳涊苟留，不如自退。乃具书辞议长职，而别联名通电，矢言共和国体、立宪政体必永保持之意。未几，安徽督军张勋遂入京解散国会，嗣遂有复辟之变。

方国会解散时，西南以督军团所行，破坏约法，宣告独立，与中央绝，所指目以合肥为首。乃复辟变兴，合肥奋袂自马厂誓师讨贼。先生在天津，蹶然曰：彼独立者为护法耳，复辟则民国且不保，何有于法。遂发电声张勋罪，偕梁启超任公皆应合肥请，与谋讨贼。合

① 下言治丧事，从略。——编者

肥初起，固已被黄陂命再为总理。旬日收北京，组织内阁，要先生及任公为阁员。先生念惟西南号护法，争共和；今北方讨平张勋，复民国，宜可以相解，更始谋国家统一，故就内务总长职。内阁之始建也，今总统河间冯公尚在南京，首发议开临时参议院，改组织法，召新国会。合肥意与河间同，其后竟成阁议，布明令，而先生实共副署。盖先生所惧民国几毁幸全，无国会，则根本犹未固。旧国会既为军阀所致死抨揞必不与并存者；而复辟之役，军阀又新有功，兵气方盛，势不容投刺喉必吐之剂，激生他变，致国体再动摇，重天下糜烂。今惟当斩截苦痛，使国会自无而有，以存民国跗蒂，再图其余。如是旁皇审虑，复博谘苦谈，皆以为舍是无他道，乃决赞成阁议。先生尝语人，冀假道以促新国会早成，为国家计久远。苟可消弭祸源，虽冒忌丛谤，不惜此事是也。顾西南不为解，而纠固转急，先生所谓以平和运政治者，一未及措施。阅四月，合肥内阁罢，先生及同志皆下野。于是颇觉所操持盖难合矣，然而志气不稍衰，常曰：使吾意想中之中国会政府一日见诸实事，而国家犹无治效者，则吾乃真死心削迹矣。吾政制师外国，不知彼固亦旧而新、恶而善者。方其自旧之新，自恶之善，必有层累曲折致力之所始逮。今而吾但取彼既新既美之制，涂附旧习恶政之上，以冀相入，其药不应病，宁足怪。而觇国者皆摭此遗彼，此良可恨，吾将亲察而求之，或有万一之获。遂以今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往游日本。行之前，为说以别同党，披漓肝鬲，十年来谋国论政之悫，指写注无宿留，乃今成长诀之谶矣，哀哉。

先生至日本，居二月余。日本与我有同出兵防德之议。先生去而游美洲，逾一月。戒[戎?]行将归，至英属坎拿大之维多利亚，待船且发。九月一日，汤之族侨其地者，宴先生于中华会馆。晚八时宴罢，宾主四十余人相携步华街。忽有贼从群人中以手枪迎击先生，中两弹，立仆地死。两弹一自口入，一自腹入。从先生者南海霍坚晕而苏，视先生已绝，而贼方突人求逸，立起，合警士追之。贼知不可脱，乃自戕。其人曰王昌，粤产，理发匠也。道远信不得详，据霍坚及我公使领事电报，今所知先生死状仅如此。先生卒年四十五。……①

先生为人惇厚旷远，处骨肉故旧不规规末节，而至性流发，迥非伪儒浮俗所望。慕士下贤，无间异同，虽仇敌有特长犹嗟赏不去口。遇人坦夷无城府，不因险易改度。初，避帝祸发天津，太夫人谓宜变姓名以避侦者。先生谓：儿此行殊磊落，无所用伪名也。今兹美洲之行，人颇有引黄远庸事相戒，且劝即至彼，万勿游华街。先生皆不为意，盖内视无馁而又不虞人情险巇。至是，且往尝数遭横逆不死，而竟以是快凶人意，使国家丧其良而莫之赎，哀哉。

先生于汉宋学家言皆能淹贯，治诗古文词尤深邃，已皆屏去不常谈，而专心国家政治为性命。其论政，谓必以民本精神与国家政策相调和发挥，而后可措国巩固之域，故力诋官僚政治。而于偏至之民权论，亦不为苟同，惧国家失统驭力，民权且无所附丽，而众庶政治之过，将成众愚政治，则国尤无幸也。其大归以统一固国基，以秩序求进步，虽更历万变，所挟持鼓吹无改，自信且益力。与人言，未尝不及此。于外国独通日本文字，凡著述涉国政民俗者，无问巨帙短书，旋购旋读，造次不释手。出门访客，车茵上累物皆是物也。长

① 下言子女家族事，从略。——编者

教育部时，尝发愤欲学英文，日昼二小时治之，以中年不任记诵，未卒业，异时常引为恨。又于陆军大学授国法学，恳恳如老儒，虽甚风雨不辍，学者服诵至今。盖在官事填委中，他人所视为劳止小憩之须臾，而不懈其志。如此比游日美所至，于政俗之原，一观辄能道其深际，虽留彼中甚久者，诧所未闻，盖神明专锐之效矣。先生平生行义，人所慕爱，非一二而足。以不自意猝死，未暇多著书。而随事论撰笔札在人间，复非旦夕绩缀所能备。今先生之丧且入国门，辄纂所知尤俊伟大端，以谂爱敬。先生为国家，哭先生者若夫编第其详，掞扬其美；而垂无穷，则有海内鸿笔渊识之贤之盛心公道焉，非简近所骤及已。

中华民国七年九月二十日治丧同人谨述。

跋章士钊藏黄兴书札

康有为

章士钊藏有黄兴癸丑年(即"二次革命"发生年1913年)前后手札一通,于庚申(1920)请寓居上海之康有为作跋。康跋即写于此年。康在跋文中对自己早就识破袁世凯野心,多次暗中策划反袁的行为显然有夸大之处,但仍属提供了若干鲜为人知的事件线索。此件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手稿抄录。——编者

革命党人以仗义起,以争权利终,致中国分裂,生民涂炭。然其中固有真爱国而不为利来者,若黄克强、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数人者是也。癸丑之夏,克强记吾门人麦孺博通好,谓中国民情国势皆不能骤以共和行之,愿从吾所主持,率国民党拥戴。时吾在日本东京割疡,汪伯唐为日使,日相见,劝吾受之,且劝以收财权兵权为约,君皆可之。惟吾总以时未可,却君意。君又劝吾另组党,愿赠三十万金为组党费,吾皆却未敢受,然因此知君只以爱中国为心,而绝无私意党见也。及倒袁事起,君复有电来往复,吾派徐君勉子良善伯者就近与君商合力讨袁,盖于时凡反对袁之帝制者,吾无不与合谋焉。

先是辛亥八月,武昌兵起,洵、涛两邸议起吾为总理,奕劻索吾百万贿。吾固不肯以贿进。故洵郡王为争此与监国拍桌,而奕劻受袁世凯重贿,遂用袁为总理大臣,吾即知袁将篡帝位矣。其称共和暂为总统者,不过行之有渐,涂饰天下耳目而欺人耳。及丙辰汤化龙、范源濂(静生先在沪)二君自京来见,怪谓不解袁世凯何为欲为帝。吾谓二君在阁日与共事,何尚不知彼以共和欺人,彼何所畏于人而不为帝也。吾早言之,而人不吾信也。

当是时,冯国璋鉴于赵智广(秉钧)之被袁世凯毒死而自疑也。门人麦孟华孺博者袁所敬礼,欲招为顾问,授以教育总长,延之见而皆不就者,冯华甫曾礼之入幕亦却之,至是吾言孺博就华甫江督幕府。门人潘博若海者有雄才,曾遍与北方诸将结识,吾以江督辖南北之冲,亦令入冯华甫幕。冯幕中尚有胡嗣瑗愔仲、汪钟霖甘卿,皆吾同年为倒袁同心者,日夕画谋,分遣人于各省镇将暗结合之,共十三省矣。若海使广西,与陆干卿深相结,陆干卿遣中将唐绍慧来报,吾令若海携之谒冯华甫。华甫见之于江督花园,布心腹。吾望华甫与陆订兄弟交,华甫一一从焉。盖以能举兵与袁抗者,惟有西南,故注全力焉。

于时梁启超自粤省亲北还,道过沪,吾问以袁称帝信乎?曰然。吾曰:汝为参政,劝进

衷必先上,然则汝将称臣乎?对曰:诚难免,然则奈何?吾留以勿北;如必北,惟速密令蔡松坡走还滇举兵,而汝亦宜即走,不则祸及。盖袁久欲帝而忌蔡锷镇滇拥重兵而得人心也。以蔡松坡为启超门人,故令启超诱致以继任总统,既至而幽拘于京师。松坡怨袁甚,故计西南抗兵者,非蔡松坡莫属也。及松坡得走脱至日本,乘丹波丸至沪还港,范静生走告吾,乃电徐勤君勉接于港而导入滇焉。已而梁启超走沪,潘若海得其与蔡松坡通电密码,遂伪为江督冯华甫举兵讨袁、恐距近力单请松坡同时举兵之电。是电文吾实主稿,而若海入冯幕盗印发之。松坡得电,兵未集而仓卒举事,梁启超恐其败,故怨焉。

当是时各党志士咸来入谋于辛园,吾亦倾家分济诸志士,分走各省募起兵。沈培老日夕共谋,而周孝怀、孙伯兰、谢敬虚亦日商事焉。既通海军而令肇英举事,已而有湘人龚超者为袁谋,知吾密与各省通,乃令阮忠枢往江南察冯华甫,勒令逐胡嗣瑗与潘若海。盖得若海与陆干卿往来书,为广西巡按使王祖光所访呈者,故捕若海尤急,既出重赏,又以二十万金捕我,捕海上诸名士凡七十余人,自瞿文慎、沈培老无免者。若海病重走避,吾乃遣还港匿吾家,呕血死焉。然当陆干卿未举兵前,人多暗匿也。陆既继滇兴兵讨袁,于是海内大震,然龙济光犹奉袁命。而先半年徐勤已募粤人起护国兵,咸应之,公举勤为总司令。吾舍香港亚宾律宅及澳门荷兰园宅,押款二万与勤集健儿,令门人赵楠伯劲通海军,与魏邦平同率数舰迫粤城。谭典虞中将,异才也,与警长王广龄实奔走其事。龙部将颜启汉设谋议和,聚于海珠而伏兵焉,将杀君勉。汤觉顿适自梧来会,乱枪迸发,觉顿遂与谭典虞、王广龄并将弁七人遘难。颜启汉先牵徐勤手入室掣枪,为乱枪中其手,枪坠。启汉见徐勤到地,以为毙矣,走出。尸压君勉,咸以为死,群走。君勉见无人,走匿床下,已而出,遇警船所识者,乃走沙面日领署匿焉。至今伤发尚无术医也。呜呼!袁世凯帝制虽倒,而于吾何所得!徒损吾良士,伤哉!

粤既独立,吾乃助吕公望令浙独立,又与沈敬裕公通海军谋闽独立。袁既内惧,盛宣怀告吾以庚子东南联省独立策,劝吾行之。吾乃贻书江西李纯、湖北王占元、安徽张勋与山东、河南、山西、江南七督,令联省中立。冯华甫听而主之,开大会于南京,七督各派代议,虽从袁背袁旨意或殊,而中立不预南北之战则同。袁闻大惧,遂决舍帝位,除洪宪纪元,已而疽发背死。兹事体大条理繁,非此跋片纸所能略具。

且诸志士各用力,岂吾遂若以一人专其事者。但以倒袁既成,不必居其功也,亦不必受其名收其实利也。若藉此争权利者,吾实耻之。戊戌变法,吾手推毂大僚十余人而已未受一官。袁倒后黎宋卿继总统,倒袁功人遍据南北势要,吾未受分寸之利,亦未尝作书言其事也。微尘世界,此何足道,而况争哉?行严之弟当丙辰冬来游,预闻吾事,行严知之,请吾跋黄克强手札一一述之。吾再三辞,而行严固请之,遂书其略,不敢有一字之虚辞,以传后之惇史焉。

庚申腊,新历正月二十二日南海康有为。

申江辛园冬日天晴,执笔书此,不觉成数千字。思章君行严何为力请我书倒袁事哉,盖行严癖嗜吾书者,欲藉此题得吾数千字也,不觉应之,亦因缘哉!更甡。

留学、归国日记

黄尊三

(1910 年 1 月 1 日—1912 年 7 月 24 日)

黄尊三，字达生，湖南辰溪人。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武昌起义后回国，以后主要从事教育。1933 年由湖南印书馆代印之《三十年日记》出版，书前有湖南老国民党人覃振的题字和周震鳞的短序。此处选取其中 1910 年 1 月 1 日至 1912 年 7 月 24 日的日记文字，并命名为《留学、归国日记》。——编者

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八年，西历一千九百一十年，清宣统二年。

一月一日 即阴历冬月十六日。五时起，静思往事，觉以前种种，犹如梦幻，来日方长，何以自立，作《自立记》：

呜呼危哉，余之生矣。幼而见爱于父母，养成骄纵之习；长而贻误于师保，受以无用之学。逆情昧理，长傲饰非，不识宇宙之宽，世界之大。蛙居于穷乡鄙邑，幸搏一衿，沾沾自得，夸耀于乡里，骄傲其妻妾，暖衣饱食，以为即此足以了我余生。迨二十有一岁，稍通世故，略识时事，忽而有四方之志，别父母，离家乡，学于外者近八载矣。变故屡经，忧患迭至，然此生犹存，而学问不加长；年事日暮，而气质不稍变。嗜欲物化役于心，忧愁愤狠形于外。天人交战，梦寐不宁，心魂之苦，莫此为甚。取古今东西圣贤豪杰嘉言读之，忽喜忽惧，忽乐忽悲，忽焉而悟，忽焉而震，忽而长太息曰，呜呼，危哉，余之生矣。昔孔子十五志学，三十而立，余之年二十有八也，去孔子自立之年，仅七百二十日，及今不立，时不我待。我其起而自决，作《自立记》。自爱爱国，为自立之基础。

吾人所处之时，为水深火热之时也，稍有血性，莫不扼腕兴嗟，痛哭流涕。故生当今日，爱国为先，身家次之。盖国不存，而身家未有能保者。

吾人所处之境，为颠连困苦之境也。内而见忌于政府，外而见轻于日人；有室家之怨，而无天伦之欢。苟不自爱，必至放辟邪侈，无所不为，遗笑邻邦，降低人格，何以自问？故爱国与自爱，即自立之基础，然欲巩固其基础，贵在学养。

爱国二字，言之虽易，实行最难，自非学养兼优，不足言此。吾人今日所学，即为后日

归国实行之具，不可误于功名利禄。若在功名利禄上着想，断非真心爱国，无真爱国心者，是不能自立，即不能自爱。故吾人平日求学，要专在国家上设想，方为有用，不然，立念一私，所学皆伪也。

自爱云者，非自私之谓，乃尊自己之人格，使不堕落。以圣贤豪杰自期，而不为流俗所化，且转能化流俗，开风气，挽颓运，遗大投艰，是由自爱而爱国爱群，并兼爱天下。故自爱者，即爱他之起点，非学之有素，养之有据，曷能致此。

学只要学得一个恒字。既为救国而求学，则此外与国家无关系者，可不空废时间与脑力。如学法律，则知法律为改良社会、维持风俗之要素。今日中国之不振，要由风俗之颓败，社会之堕落，而其颓败堕落之原因，即政治之不良，教育之不善，法律之不完。如何而后有良政治，善教育，完法律，非留心研究不可。留心研究，非专不可，能专而后能有恒，有恒而后能成功。

养只要养得一个静字。养之功夫，比学更为切要，古人之所以能竟其所学，莫不从修养中得来。惟养得此心明净无尘，活泼泼地，则外物不能诱，而志专效速。否则憧忧其心，无所安顿，虽在梦寐，不得休息，何能读书明理？处事格物，若心一静，则百邪听退，万虑俱消。《大学》云：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静之功用大矣哉。

养静之法，于早起时静坐三十分钟，不存一念；或于课余，将古人存养之言细细体认，字字参悟；或观天云来去，或听鸟语悠扬，或写字，或吟诗，皆足畅快胸襟，涤荡尘虑，是在有志者勉力为之而已。（二十六）

本日天晴。九时起，看报。同居日人池田君，以本日为元旦节，备酒请饮，以情不容却，勉强周旋一会。午后，至杏云堂看友人病，便道至坤元处一谈，在彼夜膳后归寓。灯下，读《荞苍苍斋诗》数章。日记毕，译格言二句，睡。

一年之计，在于元旦。

朝之一时，胜于夕之二时。

右格言，乃明治四十三年，即本年怀中日记所载。以后拟择其佳者，逐日译出，以为修养之资。

一月二日 天晴。八时起，阅报毕，备酒请池田夫妇，饮至午后一时方散。去早稻田同仁病院看张凌云，转至鄂社新寓，留晚餐。餐毕归寓，已九时也。检点毕，倦极，睡。

一月三日 天晴，寒暑表升至六十六度。九时起，看报毕，因西路同乡会办地方自治杂志，欲余担任文责，以义务所关，势不容辞，至书店买《自治要义》、《自治精髓》各一册，阅之。下午友人来访，三时方去。写字一时，夜膳后，至罗君处，谈至十时始还。心中郁结，译格言。

朋友易失难得。

人倒比起为快。

一月四日 天晴，气温七十度。八时起，看报毕，译《自治之趋势》二节。下午，邓皋生来谈，三时去。灯下与日友池田，闲谈至十时睡。数日以来，起居饮食，皆无节制，心亦不静，脑病大作，咳嗽不止，甚为危险。知非静心读书，不足以养之。

一月五日 天雨，五十度。十时起，看报毕，译《自治》一节。中膳后静坐一时，看《自

治要义》。夜膳，改正译文毕，已九时也。夜来梦魂萦绕，醒后深自忏悔，成自忏诗一首：

日日案头对简编，梅花消息又经年。大地怒潮随世变，经宵幻梦为情牵。生成顽石难铸佛，结就尘缘未许仙。夜静推窗望凉月，冷清清地且参禅。

一月六日 天阴，五十五度。八时起，看报毕，译书数页。祉新来坐，中膳后，同至早稻田，因芷斋有事相商故也。夜膳后，转。为芷斋事，寄少留一函，译书数页，格言二句，睡。

不用之器勿毁。

粗筛胜于不筛。

一月七日 天晴，五十五度。八时起，看报后，至周祝生处，为芷斋询事，顺道找房子。未获，转。为芷斋事，寄黄兆祥君一函，译格言二句，十时睡。

鸡鸟视大麦，比金刚石为尊。

肉食满胃，则学问不入腹。

一月八日 天晴，五十五度。七时起，看报毕，得仲书片，嘱至彼寓有事相商，余即至彼处。午膳后，与直隶李志敏（号修甫）君谈良久。与仲书回至余寓，伊偶不慎，失脚从楼梯跌下，人事不省。余吓极，即时送之回寓。稍休，同罗君送彼赴山田病院，医言无危险，余始放心，候至晚八时归，十一时睡。

一月九日 天晴，六十度。七时起，看日英报。未几松嵩来。午膳后，同至本乡馆看房，便道至青年会，听美国拉古列博士演说。转至罗君处稍坐，六时返。膳后，译《自治论》，十一时睡。自迁居小泉以来，课事无恒，心总不静，以后静坐之工实不可少。特定课程，于七时起静坐半时，看日英报后上课，下午温习日课，灯下看英法参考书与汉文书。

一月十日 雨，温度降至五十度。七时起，静坐三十分，阅报毕，因李仲书嘱，至芳荣馆取书，并至使署代领绍介书，送至山田医院，见彼病略好，更为放心。在院午膳后，转至学校取信。时为年假，学校尚未开学。回寓后，少留来坐，少谈即去。六时，收拾行李，迁居本乡馆，发函报告各友。函毕，已九时也，稍休，即睡。

黑鸡亦生白卵。

盲人不谢眼镜。

一月十一日 天大雨，寒暑表降至四十度。七时起，看报毕。因校未开课，译《自治之趋势》。未几，少留来，约食兔肉，余本不好此，勉强一行，稍食即返。松嵩来，谈至夜膳后始去。译书毕，已十时也，因病早睡。

一月十二日 天雪，四十度。发跻青、琴台、仲书各一片，阅报毕，译前书。中膳后，少留、杨玉林来坐，下午七时始去。又译书数页，九时睡。是日同寓傅君邀饮，思藉以发散伤寒，勉饮数杯，不料至晚大泻二次，被不能温，眠亦不安。

一月十三日 天雨，四十度。九时起，膳后，至小泉取报。转，看报。因病未大愈，故功课未能进行。夜膳后，译格言二句即睡。是晚复大泻二次。

傲慢与妄语，从吊也。

舌头之禁，修身之宝器也。

一月十四日 天阴，四十五度。八时起，看报后，写芷斋一函，所译《自治》稿，寄伊改

正。午膳后,看英法二时。积侯来,谈至夜膳后始去。再看英法一时,九时睡。是晚得仲书来函云,病已愈,不胜欣喜。

一月十五日 天大雪,四十度。八时起,是日病愈,看报后,复仲书一片。下午看英法,邓皋生来,遂沽酒二瓶,约同住傅君共饮,亦觉有兴,九时散去。独坐斗室,看雪月满天,如同白昼,对此佳景,有感于中,走笔成诗二首:

天上群龙戏,人间斗酒歌。月明瀛海夜,不遣旅愁多。

青春去不觉,白雪落无声。搔首望明月,故园不胜情。

又五言律诗一首:

对饮成三友,狂歌任一号。乾坤埋愤地,雪月玩花朝。文自凭人论,愁多借酒消。危楼欣独笑,万里海鸣潮。

又译格言二句:

手净,则不要洗。

有胆之敌,胜于畏怯之友。

一月十六日 大雪,寒暑表降至四十,是日星期。八时起,雪花满天,景颇冷艳。看报毕,午膳。以明天开课,冒雪至外买书包及一切应用文具,顺道至少留别墅一行,坐谈至五时返。学校本有德文随意科,以徒听讲而无温习时间,丝毫无益,不如专攻英文为上,遂不去。译格言二句:

愉快之一餐,胜于不愉快之两餐。

贪欲者,无益于人,有害自己。

一月十七日 天晴,五十度。七时起,看报毕。下午,至校上课,校门紧闭,不知因何休课。归看《德育鉴》二时,颇有领会,十时半睡。

一月十八日 天晴,五十度。七时半起,看报毕,看英文。中膳后,上课,五时转。灯下看英报,至十一时睡。夜半醒来,心中颇不快,以《德育鉴》置枕边看之,不觉又睡去。以后七时务必起,十一时务必睡,译格言二:

破钟不出善声。

曲杖唯留曲影。

一月十九日 天晴,五十五度。七时起,看日报后,至使署领费。转,至仲书处看病,就道至学校上课,交学费二月。日本人伊野同来余处,少谈辞去。入浴,晚膳毕,少休,看英报一时。看《德育鉴》,有悟,自撰联语二十二字,以铭左右:

制此欲私,坚心苦虑日濯濯;

莹其本体,临深履薄常惺惺。

一月二十日 雨,四十度。课事如恒,杨君玉林函催《自治》译文。晚,至彼处面告正在修改中,不日夹上,留谈许久而返。

金刚石不嫌粪土之污。

盲人妻不要化妆之品。

一月二十一日 天雨,四十度。课事如恒,晚同松嵩至日本馆访问希安。彼初从中国来,谈内地事颇久,十时返。

一月二十二日 雨。课事如恒,晚译格言二:

不登者则不落。

破船则无顺风。

一月二十三日 天晴,五十度。是日星期。上午看日英报。下午少留来,约至早稻田各同学处叙谈,六时同至新馆小酌,知交共话真有自然乐趣。九时散,返寓稍休,即睡。

一月二十四日 天晴,五十度。七时起,接山田电话,李仲书有事相商,即往,十二时返。午后至信盛堂买布,并买《一等国》杂志一册,上课二时,五时返。夜膳后,看报,心中恼乱,译格言二句,十时睡。是夕恶梦频频,不能安寝,知为心役于外之故,唯加刻励工夫,方足抵制。

诈欺之友,其害胜于敌人。

疾病者,游荡之租税也。

一月二十五日 天阴。七时起,上午看报,下午上课,五时返。同学彭刚民来,留晚膳,膳后始去。是日接内人一函,心甚为之感伤,即晚复函,并睿芝兄一函,十一时睡。

一月二十六日 阴历十二月十六日,大雪,寒暑表降至三十五度,寒极。八时起,看报至十二时。因雪大未上课,友人傅君邀饮。甫二杯,觉有醉意,归室,将《德育鉴》细阅,深明人生之危,恐惧交集,待过时又忘,真是根底薄弱,不堪造就,一叹。十一时睡,译格言二:

耳大者,舌当小。

妬心者,必不富。

一月二十七日 天晴。七时半起,膳后,寄《泰晤士》社一函,定看英文周报一份,从二月一日起,并邮寄洋四元。九时,邓昭袁君来,约至山田看李仲书。在病院午膳后,同至日比谷公园,赏玩雪景,亦颇有趣。三时转,看报。晚膳后,芷斋以电话请余至伊处商事,九时还。心甚不快,看《德育鉴》治之,十一时睡。

一月二十八日 天晴,五十度。七时半起,看日报后上课。教员缺席,田君永昌约至伊处,谈二时,十二时返。未几,少留来,膳后辞去。入浴毕已七时也,看英文二时,译格言二句,睡。

偿小债,得大信。

亲友易得,识友易丧。

一月二十九日 天阴,五十度。七时半起,看报后至芷斋处,谈至十二时转。上课二时,看英文。夜膳毕,同少留至上野公园散步,归时已九时半也,睡。

一月三十日 上午阴,四十度;下午晴,升至六十度。七时半起,看报。未几,友人来,谈至下午一时,同至子巽积侯处坐,五时归。膳后,静坐二十分,看英文周刊至十一时睡,译格言二:

无产之壮健,不异于多病。

为天所唾,则陨于面。

一月三十一日 天晴,四十五度。七时起,阅报后,看英文二时。下午上课。晚,看英法至十一时睡。是日因住居不如意,心中不快,虽在教堂听讲,而心不在,昏昏欲睡。

二月一日 七时起，看报后，至外看房，未就。课事无恒，脑痛甚，早睡。

二月二日 八时起，至山田病院看仲书。转，至近傍看房，未就。课事无恒。晚，译格言二。脑痛发晕，刻不能耐，即睡。

思之于心，而话之于舌。

贤手则不为愚舌而动。

二月三日 早起，头晕痛，不能用功。午饭后，进山田病院，施电气治疗。

二月七日 自三日入院，住院四天，病虽稍失，而精神上颇不愉快。以久住病院，徒耗公款，不如出院好，遂于早膳后收拾出院，仍回本乡馆。

二月八日 是日除看报外，不看他书。晚，译格言二：

舐蜜当用小指。

人之正直则尝[常]饱。

二月九日 在寓养病未出，仅看日报与小说消遣，译格言二：

懒惰者，贫门之键也。

千斤之法律，无一钱之慈爱。

二月十日 本日在寓休养。晚，译格言二：

细木燃火，大木则消火。

仁惠虽不武，亦能治国。

二月十一日 是日为纪元节。早起阅报毕，九时至早稻田张跻青处稍坐，转至凌云、北翔、季六、祉新各处访谈。晚九时方归。

二月十二日 早起，阅报毕，闻仲书已退院，九时至芳荣馆看彼，下午二时还。译格言二：

友与酒，以旧者为佳。

过爱一友，则失十友。

二月十三日 是日为星期。同学约每星期聚集一次，讨论学术时事，或讲演各人心得，用外国语中国语均可。本日先在余处聚集，到者八人，略备便饭。从一时起，轮流讲演，大抵关于学术者为多，颇有乐趣，四时方散。约定下星期下午一时，在凌云处聚会。

二月十四日 阴历正月初四日，天晴。七时半起，八时至十时看英报，十时至十二时习德文，休息三十分钟，一时上课，五时下课，六时休。七时至九时温习英文，九时至十二时温德文毕，睡。

二月十五日 天晴。上午看报二时，习日语。下午上课四时。晚膳后，看小说至十一时，译格言二句：

老蜂不酿蜜。

一鞋不适百足。

二月十六日 天晴。上午看英报二时，英法二时。下午上课二时，三时至罗君处稍坐。晚看日文二时，小说一时，译格言二句，十时睡。

贫乏者，壮健之母也。

一年为不善，则招七年之忧。

二月十七日 天雨。六时起，看英报三时，日文二时。午后看日报。灯下看德文二时，看杂志至十一时睡。

二月十八日 天晴，大风。看英报二时，上课二时。下午至使署领费，便道过铃木病院看李仲书，下午八时方归。稍休，译格言二，十时睡。

法律者，不可旦夕相同。

空囊之面，必生皱纹。

二月十九日 天晴。早起，看英报二时。十时至罗君处，与李君志敏谈至下午一时。复访少留，谈至下午八时方归。寄自治会捐款三元，买《约章大全》一部，去洋十元。灯下，看中报至十一时睡。

二月二十日 天晴，是日星期。九时起，赴同学讲演会，下午八时方散，顺道至神乐坂散步。十一时归，译格言二：

满囊则开口于人前。

老鸡鸣而雏鸡学之。

二月二十一日 天晴。八时起，看日报英报。下午上课四时。灯下看小说二时，英周报二时，十时睡。

二月二十二日 天晴。七时起，上午看报，下午上课。下课后，至红梅馆看房。因现住之地离学校太远，价贵而房又不明亮，势不得不迁。灯下译格言：

借人之衣不适体。

娱食量饮。

二月二十三日 天晴。七时半起，看报二时，看英法二时。下午上课二时。因经济困难，至西路会场左君仲远处借款，将通帐抵押。如借三十元，将通帐交彼，至期，彼至使署领三十三元，大概合月息十分之高利。留学生中之不经济者，大都借此以度日，愈借愈穷，既为经济所困，遂至荒废学业，比比皆是。余不幸，亦走入是途，平日之不节约，可以想见。

左君原陈姓，名淘溪，桃源人。因革命亡命日本，无以为生，不得已与日本资本家联络，代放高利于中国留学生，彼亦赖以为生。性慷慨，不拘小节，对于革命党亦颇能尽力帮助；惟不好读书，故稍带市井气，亦境遇使然欤。

晚膳后，邓皋生来，劝余不必搬家，余漫应之。然计已决，殊非他人所能劝阻，即自己亦不能中止。余之性情执著，于此足见一斑。

二月二十四日 天晴。七时半起，看报后，即至小川町学校近傍看妥房间。转，收拾行李。午膳后，迁居焉。二时至明乐园，赴学友会。校长岸本演说毕，拍影，六时就席，至九时方散。顺道至田昌领处少坐即归，收拾毕，已十一时，睡。

二月二十五日 天晴。七时半起，将房子检点干净。十时上课，十二时转。午后一时，同扶昌徕君至青山养生园病院看向铁仙，四时转。夜膳后，至罗君处稍坐。转，看《宪法》二时，睡。

二月二十六日 天雨。上午看英文三时，松嵩来，谈至下午五时方去。夜膳后，至本乡馆邓、傅二君处稍坐。转，赴本校学友会，余对校友自治问题及校友联络问题，略有意见发表，十时散会。归寓，译格言：

誓言者枝叶，证言者果实。

深水流于无声，浅水反噪。

三月七日 自二月二十七日至本日，共九天，工课如恒。晚，译格言：

百果及时，其味自甘。

空囊虽贤，其时已晚。

寡言者，妇人之美饰。

愚羊与豺狼谈身价。

三月八日 七时起，看《刑法》二时，上课。下午看英文二时，上课二时，看报一时，自治译稿修正毕，亲送至早稻田杨玉林处。即转，看《经济学》。夜来静悟平日所思所为，全是小儿行径，以后要作大人方可。大其眼界、规模、举动、思想、志虑，并大其气骨，方许讲学。

三月九日 课事如恒。夜，译格言：

甘言必非乐石。

长舌者短智之证。

舌虽无骨而能挫骨。

富裕者唯为金囊而已。

三月十日 课事如恒。晚，译格言四句：

舌虽无钢，然能斩人。

过量则裂袋。

商法不知亲友。

灾害不谄帝王。

三月十一日 从是日起停课，豫备试验。晚，译格言四句：

愚者与财之分离最速。

无产之才子，如无馅之饼。

正理无季候。

忠臣作仁君。

三月十四日 从是日起，试验。晚，译格言四：

百闻不如一见。

甘言者，非友也。

一痴生百愚。

妄语无足，诽谤备翼。

三月十七日 试验毕，放假。早起阅报后，至早稻田访同学。晚九时返，续《励志浅语》数则。

大丈夫要当挺然特立，置死生于天，听毁誉于人，安贫贱于命，以志胜气，以理制欲，以进取为志，以乐观为心，以救国为唯一之目的，以自治为下手之工夫，以圣贤为师，以豪杰为友，方不愧虚生此世。（二十七）

古人之成大功立大名者，都从千难万苦中得来。若毫不困苦，世间断无此容易之功

名。吾人亦不倖此无价值之功名。(二十八)

三月十八日 早起,看报毕,访明大各同学。晚十时返,独坐斗室,觉春意融融,撩人情绪,填词一首:

长相思(感怀)

风有声,雨有声,无限烟波路不平,天涯何处行。水盈盈,泪盈盈,梦到江南草又生,何日是归程。

三月十九日 天晴。看报后,同友人去上野公园散步。晚方归,译格言:

懒惰之心,恶事之工场。

节一钱,则有一钱之德。

常转之石不生苔。

一桃腐,而百桃皆损。

三月二十日 天阴。休息,未出门。

三月二十一日 是日自清晨至晚,友人陆续来访,晚浴后倦极,早睡。

三月二十三日 是日学校开学。七时起,八时上课,十二时下课。录明治大学大学部法科第一学期学科如左:

普通英法,法学原理,英契约法,欧洲政略,以上四科,俱系英书。

民法总论,民法物权,民法亲族,刑法总论,刑法诉讼,法学通论,宪法,经济原论,以上八科系日文。

除以上十二门为学校必修科外,自订课程,约分三部。

文学部:欧洲文学史,欧洲哲学史,《通鉴》百二十篇,《左传》,《文选》。

外国语学部:德语读本,英语会话。

杂志新闻部:《太阳》、《成功》、《国风》、《泰晤士》、《朝日》。

三月二十四日 是日课事如恒,晚续《励志浅语》数则。

心不怕迷,迷者自有醒时。神不怕散,散者自有聚时。若迷而不醒,散而不聚,或醒暂而迷久,聚少而散多,吾知其无成功也。(二十九)

抵制私欲,要拿出平生本领。若怕痛怕痒,不死不生,吾知其终为欲胜。(三十)

人当欲念炽时,能克制之。迨消灭后,灵魂非常快乐。(三十一)

三月二十五日 课事如恒,译格言四句:

见樽勿评酒之善恶。

愚者之眼,比大于腹。

一功足以伏万论。

犬之吠者,不必啮人。

三月二十六日 课事如常,晚续《励志浅语》数则。

余有一大病,才有一善,即欲告之人,惟恐人不我知。无论所谓善者,尚未十分见透,十分做到。即使见透做到,又何事亟亟告人。是谓无蓄德。(三十二)

度量果到极处,涵养果到深处,无不可与之人,无不可忍之事。与君子交,足以收人格养成之果;与小人交,亦足知人格堕落之因。(三十三)

出言如投石,起念如引火,皆一发而不可收者也。(三十四)

三月二十七日 天晴。本日星期,到外访友。晚归寓,阅报毕,译格言四:

毒蜂勿藏之帽中。

七年蓄积,必有一用。

与豺狼交,则学其哮叫。

智者不图难得之货,难成之功。

三月二十八日 课事如恒。晚,续《励志浅语》数则。

圣贤禽兽之别,只此理欲二字。(三十五)

人能于万莫奈何时,忽转一念,是何等本领,何等聪明。(三十六)

世界断无下流的英雄,亦断无英雄的下流。(三十七)

四月一日 阴历二月二十二日,天晴。课事如恒。晚来静坐书室,内审诸身,外观斯世,感不禁于余怀。

四月二日 天晴。课事如恒。晚,译格言四句:

美服能隐下愚。

人病而后知壮健之价。

名利难贮于一囊。

饿人不问菜肉之善恶。

四月三日 天晴,星期。是日为日本神武天皇祭日,放假。早起写家信二封,一寄内子,一寄侄儿。写毕阅报,载革命党人汪君精卫,因谋刺摄政王被捕,囚禁待决,不禁惊悼。汪君不独为革命志士,且其学问文章超越流辈。今被拘囚,十九必死。汪君固死得其所,其如国家前途何,书感言于左:

国家不幸,志士死焉。汪君者,革命之巨子,学界之明星,而文坛之健将也。其学,其识,其才,其文,其品性,其志气,皆有异乎常人。而其刚毅敢为,又为革命家之公认。以书生之才,而当荆轲、聂政之任,使一击而中,国事何不可为?今已矣,是天之不欲存中国也,呜呼!

四月四日 早起,熊芷斋来,以西洋历史稿嘱代译,并言四五日内来取稿。余以道义故,不能拒绝,当即接应。伊去,余即执笔,译至晚十钟成六千字,十一时睡。

四月五日 译历史五千字。

四月六日 译历史五千字。

四月七日 译历史六千字。

四月八日 天雨,早起,寒暑表至六十度。膳后改正译稿。下午友人来坐,未几辞去,仍执前事。夜膳后,改毕,共约二万余字,即持送芷斋。九时半回,稍休即睡。

四月九日 天晴。上午至东洋馆访谢祐生,下午至土桥俱乐部看中国学生演剧。表情既欠真挚,举动亦嫌粗陋,初学大抵如是,不足怪也。中日男女学生观者颇众,下女看护妇亦不少,流品复杂,人语喧哗,大有中国剧场之风。九时还。

四月十日 雨,六十度。午前阅报,午后访百仓,闲叙。晚,译格言四句:

鼠蛙相争,鸢鸟得而狙之。

有功能之丸药，不要金箔。

逐二兔者，不得一兔。

不得啮者，勿露齿牙。

四月十一日 晴，六十五度。七时起，看经济学。下午日友阿部君来送书，谈至一时去。倦极不觉睡去，醒来上英文课二时。夜膳后，友人来访，九时去。看报毕，已十一时也，睡。

四月十二日 天雨，五十度。七时起，看经济学。午后看报毕，上课二时。同学袁君泽民，约至彼处，述平生旅行事，颇有趣。袁君为人直厚，信基督最深，房壁遍贴基督，并世界伟人像，盖刻苦深思之人也。五时转，夜膳后，随意取《书经》读之，至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篇，颇有感于中，觉余之德业不进，志行不坚，每多由此。于是检出所有玩物，悉付主人贱价售之，精神为之一振。

四月十三日 天晴，六十度。是日学校因竞艇会放假。会场在隅田川，余亦往观。一组十人，分数组，同时以小艇赛渡，先到指定地点者为胜，并有赏品。惜余不擅此术，只有望川兴嗟而已。下午二时返，看经济学二时。晚膳后，译格言四句：

人保业，则业亦保人。

要善分别，当问老人。

勿用不入之财。

人无敌时，幸福亦忘其人。

四月十四日 天晴。上午上课。下午李仲书来，约至上野看樱花，红酣灿烂，正是盛开之时，侵以绿杨，分外幽媚流连。至六时始返。

四月十五日 上午上课。下午访周泽包，谈良久而返。晚，读英法二钟，续《励志浅语》数则。

唯铁石英雄能去爱欲。（三十八）

美性多从勉强养成。（三十九）

我之人格评价，与吾友有关。（四十）

唯善人能得善友。（四十一）

心术之正否，可于言语、举动、容貌求之。（四十二）

学圣贵实践，读书贵精研。（四十三）

四月十六日 课事如恒。清晨阅报，载长沙大暴动，不知因何而起，甚为焦灼。晚，定修养课表：清晨静坐二十分，读《英雄传》十页，晚静坐二十分，读《庄子》十页。

四月十七日 天晴，星期日。阅报，载昨日长沙饥民，因防谷令大起暴动，杀死巡抚岑春蓂，放火烧巡抚衙门及教堂、公所，湖南驻兵无力防卫。现各国军舰已陆续开往该地云。余意此事虽因防谷令而起，其内幕必有重大原因。各国军舰动即干涉吾国内政，无理之至，吾力能为，当先粉碎之也。是日，译《西藏》十页。晚，至友人处稍谈。九时返，译格言四：

信用者，斗争必胜之利器。

大树之阴，比善于果。

难消之火不可起。

学问者，心意之眼也。

四月十八日 课事如恒。晚续《励志浅语》。

凡事莫去求小人。若求小人，不唯于事无成，反于人格有损。（四十四）

凡话莫与小人争论。若与小人争，则己亦小人也。（四十五）

凡交莫与小人近。若近小人，有百害而无一利。（四十六）

四月十九日 课事如恒。晚，续《励志浅语》。

凡己有一善，当以铁匮藏之，不可示人。（四十七）

友朋堕落，即己之耻。（四十八）

思想复杂者，无成功。（四十九）

四月二十日 课事如恒。晚十一时，立个人自治规则：

一、以养成人格、求成学问为宗旨。

二、以奋斗为主义。

三、以救国为目的。

四、以广交善友、求善知识为工作。

五、以修养卫生为手段。

六、不可起妄念，读淫书，交匪人，说假话，为恶事。

七、以上六款，一生奉守，不得变更违犯。

四月二十一日 课事如恒。晚，译格言四句。

他人之过失，一己之师也。

人欲走，当先学立。

大船行于海，小船行于川。

爱愈少，则愈永。

四月二十二日 课事如恒。晚，草处世处己之七要诀：

一、以忠信爱敬处社会。

二、以真情和平处家庭。

三、以忍耐、淡薄、浑厚、净乐处己。

四、以奋斗处一切艰难困苦事。

五、以节欲寡虑、适当运动养健康。

六、以勉强求学问，而益之以专恒。

七、以灵心巨眼，观察世变。

四月二十三日 天晴，本日土曜。上午上课。下午无课，独坐书室，春风拂案，晴日照椅，思及家国，不胜感慨，成古诗十二句：

春日感怀

和风扇角帽，春日耀晴晖。国难知何极，支身忍见摧。凄凄结发情，十载苦分离。旦旦蓼莪悲，九原谁与随。出门费踌度，游子愿若违。搔首发长吟，此心终不移。

四月二十四日 天晴，是日星期。阅报毕，同友人游向岛，看樱花，此为第二次。旧地

重到，风景依然，当年酒楼屹立如昨，而侍酒人已非复昔年之红粉也。人事变迁，诚如梦幻。余与友饮罢，巡行一遍，五时回寓。晚译格言。

知自己之病，则易于平治。

犬得肉，虽打亦不吠。

学问者，金库。练习者，键也。

四月二十五日 课事如恒。晚来读谭浏阳《道吾山》诗，颇有所悟，并以见先生根底之深，录诗如左：

夕阳恋高树，薄暮入青峰。古寺云依鹤，空潭月照龙。尘消百尺瀑，心断一声钟。禅意渺何著，啾啾阶下蛩。

四月二十六日 课事如恒。晚来续《励志浅语》，并名吾居曰"庄严居"。倘吾志愿得遂，退居于帕密迩高山，著书传后，书"庄严世界"四字于山顶，以作记验。

庄严二字，乃养气下手工夫。人若处处庄严，时时庄严，事事庄严，则邪气不能入，而浩然之正气生焉。（五十）

威仪者，正人之代表也。（五十一）

观人先观其气宇，次精神，次谈吐，次骨格，次行为。（五十二）

一字不忽略，一时不怠惰，则学问之进步，一日千里。（五十三）

知识相等、人格相同之人，则有争论，有意气，有仇怨。（五十四）

四月二十七日 课事如常。晚来有三友来访，共坐谈心，一友言之津津，自觉理直气壮，而余不甚了了。一友默默不言，唯以眼观余。一友偶发一二言，而不道其所以，唯以目注视别处，若有所思。余皆不得其真相。然思三人者，皆有为之士也。友去后，续《励志浅语》：

平日不闻一逆耳之言，真是可惧。（五十五）

有道之人，不轻言道。（五十六）

嫉妒心第一难去。（五十七）

祸患之来，而不动心者，是金石男儿。唯女色亦然。（五十八）

四月二十八日 课事如恒。晚续《励志浅语》：

终日营营，总是食色两字，欲望其为英雄，难矣。（五十九）

天地造万物，如人之造器械。美人犹美器，其形虽别，其质则同。（六十）

人心稍不正，邪气即现于面。何其相感之捷欤。（六十一）

天堂地狱之分，即人心清明昏乱之别。（六十二）

人心所最不快者，莫过于强制私欲；而其最快者，亦莫过于强制私欲。（六十三）

四月二十九日 课事如恒。晚续《励志浅语》：

一日二十四时，名利酒色，占去十分之八，所得者几何哉。（六十四）

睹英雄之貌，看英雄传，而不动于心者，断不许其为英雄。（六十五）

若日以刀锯鼎镬加之于吾身，庶几乎吾其得免于禽兽也。（六十六）

十谋十不遂，焉知不是玉汝之道。（六十七）

病不至危不信医，国不至亡不悔祸。（六十八）

世界者，吾人之血战场也。（六十九）

四月三十日　天晴，寒暑表至七十度。上午课事。下午至芷斋处稍坐，收拾行李。夜膳后，迁至仲猿乐町北村。浴后，稍收检，十时睡。

五月一日　天晴，七十度。七时起，是日星期，看《曾文正公文集》，写罗棻及日本太晤士社各一片。中膳后，至邓昭袁处稍坐，四时返。晚，少留来云，本日见监督，谓有人报告吾兄不在东京，余闻之，甚为怪异。余平日不敢丝毫得罪朋友，何竟有此无影之阴谋？人情鬼魅，防不胜防，吾于是更常有所儆惕也。十时睡，一夜不能成寐。

五月二日　天阴。九时，至使署见监督，果如张君所言，当面声明而还。此种阴谋究出何人，监督既不说明，余亦不愿与小人计较，听之而已。下午上课二时。晚译格言：

不德之妻女，似无味之酒。

恶说之传播，速于驷马。

肥厨为瘦产之基。

能辩不足为智者之证。

五月三日　天阴。上午看经济学，下午上课。晚，心不静，续《励志浅语》：

吾人要以一日作一生观。一日成功，日日成功，则一生断无有不成功者。（七十）

最后之成功，唯实力与精神操之。（七十一）

美人之心未必美。（七十二）

女色者，吾人第一大敌也。（七十三）

五月四日　天晴。七时起，看《英雄崇拜论》十页，看经济学。下午上课。晚，看《成功杂志》，十时睡。夜半为恶梦惊醒，知系心虚神逸之故，唯静养而已。

五月五日　天晴。七时起，看《英雄论》十页，看经济学。下午上课。晚，译格言：

愚者之心意，踊于唇上。

度外之信，多受怨。

美貌恒隐丑心。

朋友之责，胜于相识之笑。

五月六日　天晴。七时起，看《英雄论》，经济学。下午，上课二时。友人来坐，留夜膳，九时去。看经济学至十一时睡。

五月七日　上午雨，下午晴。本日靖国神社大祭。七时起，看《英雄论》十页，看经济学。下午同友人至神社散步，五时返。看经济学至十时睡。

五月八日　天晴。七时起，是日星期，看《英雄论》十页，看经济学。午膳后，至外散步。晚来心为物牵，看书甚不了了，续《励志浅语》：

明明知是陷阱，而偏欲一试者，不智之甚。（七十四）

先乐者，后必苦。先苦者，后必乐。（七十五）

口甘者，心必苦。口苦者，心必甘。（七十六）

五月九日　晴雨。七时起，读《英雄论》十页，看英文。下午看经济学，二时至校。晚，看经济学至十一时睡。

五月十日　天晴。六时起，看经济学，十时至十二时试验经济学。午后稍休，上课心

不定，听讲不入，四时返。余友张、刘二君因事不和，余深悔不该多言。然语既出，悔亦不及，故晚来心甚不安。译格言四句：

亲友比亲戚为有价值。

骏马不嫌毛色之恶。

美貌不要粉黛。

名刃虽曲犹直。

五月十一日 大雨。七时起，读《英雄论》十页。因路滑未上课，将数日报纸翻阅一过。计暑期试验已近，若不豫先将时间分配，伏案用功，临时虽抱佛脚，亦无益于事。故将功课七门，拟分作三十五日看完，计五天一科，不可间断。自本日起，先看刑法。

五月十二日 天阴。早起读《英雄论》十页，看刑诉五十四页，看英文三页。晚，至本乡馆，八时转。快甚，译格言：

精于法律之人，则取厌于乡党。

舌甘者，心必苦。

乐多者，皱必少。

嫉妒之角，生于眼中。

五月十三日 天晴。七时起，读《英雄论》十页，英文三页，刑诉五十页。晚，至左君赋才处稍坐转，心甚不安。译格言四句：

快乐之夕，即有忧苦之旦。

小鸟造小巢。

短身能藏大胆。

小才则过失多。

五月十五日 星期。从是日起，每日六时起 ，十一时就寝，限定时间，预备功课，心不外放，课事颇能进行，亦无愁怀。一切杂书，皆束之高阁，专从事豫备试验。

六月十三日 自五月十五至是日止，一面上课，一面豫备试验。专心致志，毫不间断，所拟分习科目，完全看毕，且颇有心得。自是日起，停课三天，拟将前看者再行择要看过一次，以便试验。下午至上野公园，散步二时。晚，课事毕，译格言：

屡誓者，则屡忘。

活犬胜于死狮。

有胆略者，不赖刀杖。

残忍者，真神之仇。

六月十四日 是日豫备试验。晚，译格言：

土龙不需灯火。

直杖由水中见之，则亦曲。

富友如金库。

一俵之麦，成于一粒。

六月十五日 豫备试验。晚，译格言：

伶俐之头，持常闭之口。

钝石能锐刀。

妇人之权威，在于舌头。

女之心与冬风，易于变。

六月十六日　是日为星期。上午至日比谷公园散步，下午豫备试验。晚，译格言：

老雀难驯。

美貌招盗，比财尤胜。

口蜜之虫，其尻有针。

闻说人之富贵，只可信一半。

六月十七日　是日开始试验。

六月十八日　继续试验。

六月十九日　上午试毕，下午至使署领费。晚，译格言：

大乐在大苦之后。

薄命之人，不富亦不贤。

恶人亦不愿有恶子。

悲之一时，比乐之一日尤永。

六月二十日　天晴。早起，得内子函，以弟不发愤读书，家事亦待料理，欲余于暑假中回家一次，以便清理。余离家五载，亦颇思念家乡。卒业之期，尚隔三载，趁此暑假无事，回家料理，遂决计回家。早膳后，至各友处访问，报告归国之意。友人亦均赞成。晚十一时回寓，十二时睡。

六月二十一日　早起，各友陆续来余处，谈至下午八时辞去。余收拾行李毕，入浴，顺道买旅行应用物品数事而还，十二时睡。

六月二十二日　早起，至外买船票，去洋十八元。转，将行李妥为收拾。午膳后，至姚子巽处，将学校事托伊照料，并至罗百仓处辞行，三时返。午后四时，由东京起程，坐火车至横滨，因轮船未到，暂下宿高野屋。晚，译格言二句，写日记毕，睡。是夜非常安眠。

朝阴尚有夕晴。

被打而笑，不再被打。

六月二十三日　天雨。八时上船，十时开行。是日天虽雨，无大风浪，故无呕吐晕船等病。夜过太平洋，亦安眠如常。在船上译格言四句：

自读之物品，失之最易。

信任者，成功之友也。

黑色不再染。

美貌不算遗资。

六月二十四日　天晴。下午二时至神户，同友人上岸，至料理馆用餐。因船明早方能开行，故与友人散步中国街，再绕行日本街。六时回轮，写寄东京友人邮片数枚，十一时睡。晚来非常安眠。

六月二十五日　天晴。早起，饮牛乳一杯，看报。十一时开船，十二时食午膳一碗，一时至三时，看培根文集，三时至五时睡去。起来看英报毕，写日记，十一时睡。安眠无梦。

六月二十六日 是日星期。七时起，风虽猛，船行内海，无大影响。七时半至门司，饱看风景，畅快异常。下午三时由门司开行。晚，译格言四句，八时睡，甚安眠。

灾害者，胆略之试金石也。

净手不要石碱。

本心者，决断之主宰也。

思虑者，智慧之亲也。

六月二十七日 是日早七时至长崎。风景绝佳，余散步船板上，观览许久。回舱取《饮冰室文集》阅之。中膳后，续看《饮冰室文集》学术类。下午四时开船，晚来风稍大，然安眠如平日。

六月二十八日 雨。七时起，洗漱后食粥一碗，稍休，散步船板上。是日，船过黄海无风浪，饮食如常，晚来非常安眠，译格言二句：

胆略与决心，乃积德之精神。

无胆畏怯之人，恐人之见闻。

六月二十九日 阴历五月二十三日，雨。四时起，六时抵上海。八时起行李，至二马路上海旅馆。大雨如注，衣履尽湿。九时雨稍歇，至日本正金银行换钱。转，买中国夏服一套及零用物各件。十二时返，写家信，并函东京友人毕，与范君某至外买船票。范君安徽人，忘其名号，亦日本留学生，此次为东三省所派，运送动物至南京博览会者。四时返，以久未入浴，至左近澡堂，进室，臭不堪闻，仓卒洗毕而出。七时晚餐毕，收拾行李，八时上太古公司安庆轮船。因官舱客满，余与范君即在大餐间开铺。船上来往人等非常复杂，扒手尤多，范君嘱余注意皮包。说话间，见一女人屡在余之皮包近傍盘旋，范君告余彼非客人，乃女扒手也。范君旅行内地久，熟于江湖情形，机警异常。该女人见无隙可乘，遂舍之而去。十二时开船，船上热极，余因日来辛苦，疲倦不堪，遂就睡。

六月三十日 天雨。六时起，八时至通州，食粥少许，颇不洁。午膳稍可，食毕，写日记。过黄海时，得诗二首，并记于左：

大海潮终古，浮生此百年，黄龙如可见，附骥上层天。

祸水横流日，中原板荡时，潮音浑不改，天岂祚胡儿。

晚，范君出酒约共饮，且饮且谈，言若有物。十时舟过镇江，十二时睡。夜来甚安眠。

七月一日 天阴。五时至南京，范君上岸，余起送别。甫离坐，吕宋烟一匣即不翼而飞，可见长江轮上，小偷大骗之多也。八时，自南京开，下午三时至芜湖，风平浪静，借《福翁百话》消遣，饮食起居如常，十一时睡。

七月二日 天雨晴。七时起，八时至安庆，由轮上观望全城，长约五里许，有七重宝塔一座，人烟稠密，诚佳地也。船头立，觉空气新鲜，江风徐来，心地甚觉清凉。午膳后稍睡。三时过小姑山，山居大江之中，风景绝美，有同仙境。八时至九江，十一时睡。

七月三日 阴历五月二十七日，天晴。六时起，天气清朗，散步船之两廊，甚快。下午二时，至汉口，余拟下榻迎宾馆，因同行钟君熊、胡君杰，欲住名利栈，遂从之。至栈，见其房间污秽，甚为懊悔，然既来此，只好勉强居之。晚来臭虫、蚊子满屋，加以热蒸气逼塞，三人皆通夜不眠，苦甚。翌日钟君长沙行，余移住迎宾馆头等官房，清凉极，颇可栖息。

七月四日 天晴。早起，写日记毕，早膳。闻湘江船后日可到，只好静待。晚，静坐养息，九时睡。因数日大便停滞，食泻药少许，腹痛，不甚安眠。

七月五日 天晴。九时起，膳毕阅报。十二时至外问船，买物数事而归。夜膳后，写东京友人片并家书，即寄，十一时睡。

七月六日 天晴。湘江船到，买房舱票，去洋四元二角。下午收拾一切，晚至盆汤入浴，不洁甚。转，译格言四句，十时睡。

金刚石切金刚石。

天然曲者，人力不能直。

聋者眼佚而疑多。

巧手由磨练而来。

七月七日 天晴。十时起，至外买物。转，早膳毕，清算伙食，收拾行李，至六码头上湘江轮船。热极，静坐以待，至夜半二时，风大起，凉快异常，始安睡。

七月八日 天晴。上午六时开船，八时起。因取水不慎跌倒，脚手皮俱破，幸未落水，亦云危矣。早午两膳皆不思食，唯稍食点心而已。食毕清算自日本起身，至此日之费用，似不在少数，后当节之。下午十一时，至新堤，一时就睡。

七月九日 天晴。七时至城陵矶。起，洗漱毕，看小说消遣。矶边驻有楚同小炮舰一只。下午一时，从城陵矶开行。过洞庭湖，风大水浅，轮行颇不易，若帆船之过湖，危险殊甚。未几，余轮竟搁浅于萧公坝，夜即宿该处，蚊多而天热，苦不堪言，一夜不眠。

七月十日 天晴。上午船仍不能开行，同日本人梅田夫妇搭乘民船。梅田系药商，来往中国内地，卖药获利颇厚，足见日本人之企业心与其海外发展力。舟行至津浦，大雨，停泊于此，天将黑，雨如注。余等乘船，篷板漏水，不能开铺，余同梅田上岸，拟觅一民家借宿，问四五家，均被拒。后得一破屋，勉强容身。雨既不停，天晚又无处觅食，只好忍饥而已。屋矮小，热气熏蒸，加以蚊虫布满，睡不成寐，衣服被雨浸湿，受寒颇重，几至大病。

七月十一日 天雨。八时，有安庆小轮自长沙开来，余喜，遂搭乘之。下午八时至常德，下太昌栈。洗澡后，夜餐，倦极而睡。

七月十二日 天雨。九时起，十时至西路师范学堂，拜访校长毛君延龄及教务长张君葆元，谈良久。时学堂放暑假，侄儿传相已回家，当寄箱一件于葆元处，回栈午膳。膳后，至官钱局换洋五十元，得票洋六十三元，以便途中携带。辰常滩河险阻，水浅不易行舟，乘民船至泸溪快则半月，慢则二三十天不定，于是决定坐轿，走旱路而行。当包定轿夫二人，由常德送至辰州，工饭洋六千四百，拟明日绝早动身。夜膳后收拾行李，仅带手提皮包一件，毛毯一床。收拾毕，写日记，安睡。

七月十三日 天晴。六时起，八时动身，是夜歇桃源。从常德至桃源，旱路约九十里，路平坦，行人联络，不绝于途，颇不寂寞。

七月十四日 天雨。七时，由桃源起身，行十余里，即是山路，岭峦重叠，道路崎岖。加以六月暑天，气候炎热，轿夫叫苦连天，汗流浃背。兼以路少行旅，余颇有戒心，于是与轿夫约，嘱其且行且歇，早到地头，早下客店，伙食一切由余另外付给。路逢茶亭即出资买茶共饮，轿夫始有喜色。本日亦行九十余里，天未黑即投客店。店破败污秽，且无床位，藉

地开铺，饮食亦多不管，勉食少许，未几，轿夫均入睡，余则半夜不能合眼。狗吠鸡鸣，均是恐怖，至四更略为合眼，而天已报曙，主人呼余等起，用膳上路。中国行路之难，即此可见。

七月十五日 六时起，七时上路。越山麓行十余里，晴日当空，暑热可畏。未几，巨峰当涂，高数百丈，长十里许，轿夫苦之。余嘱轿夫抬空轿而行，余则徐行相从，行二时许，始达山顶。正午热尤甚，余等在山上树荫处歇息许久，再促轿夫前行，一轿夫中暑不能起，余窘甚。临时他夫由山之左近，另雇一夫。人地生疏，是否可靠，甚为怀疑，然亦无善法，只好听之。须臾前夫稍能行动，与以盘川使归，余等再上路。晚宿界亭邑。

七月十六日 六时，自界亭邑起身，山势尤险，天气加热，下午则热不可当，三里一停，五里一歇，未至马亭邑，夕阳已西下也。是晚歇于山上，既无旅店，又非庄村，仅一破坏不堪之茅屋，屋中唯一老妪。进屋，黑暗不见天日，余虽恐怖，然已至此，只好由轿夫处置。当将所携行李，完全交轿夫收管，以示并无贵重之品。彼等用饭后安睡，余亦席地而卧，半夜不能入眠，只听风声，雨声，虎豹叫号声，山鬼夜哭声，人足声，犬吠声，或远或近，惊怪异常，实有生以来未历之险境。强自镇定，不作他想，唯默祝神人保佑。未几，鸡叫，天微明，轿夫起，造火煮饭。余见危机已过，始稍合眼。未半时，天大明，彼等呼余起共食。食毕继续行程。

七月十七日 上午十时至辰龙关，为辰州门户，势颇险要，关上守之以兵。过关后，十二时至辰州。闻轿夫言，由常至辰，三百五十里，若水路则不止此。当下城内老名利栈，以平安至辰，十分幸慰，于是厚酬轿夫使回。至鸿顺号拜姚海峤先生，稍坐，至蔡金茂访砚友蔡君晓熙，留晚膳。膳后，访同学蔡君德斋，十一时回寓。

七月十八日 七时，由辰州坐包船起身，行九十余里，至泸城已十时也。山水如旧，城郭依然，弟侄辈开门相接，欣喜可知，而红颜少妇则衣垢头蓬，大非曩日容态。

七月十九日 早起，至老屋问大伯安，与芝兄谈良久而返。初至家，胃火大作，牙痛甚，不思饮食，亦不出门，静以休养。

七月二十日 八时起，火稍平，牙亦愈。早膳后拜谒前辈各亲长，及石焕章、胡蕴山两师，五时返。晚与弟侄辈略叙，十时睡。

七月二十一日 上午，为弟仲亭订课表，讲《孟子》二时。下午拜访各戚友，故旧凋谢，殊增感慨，而至友义国胡君之死，尤令人生悲。晚，胡信国、周凤鸣、石光勇、石光长等来坐，乡友共话，另有一番乐趣。

七月二十二日 天晴。十时起，讲《孟子》二时，写信寄张伯良、蔡晓熙，报告平安。下午，王修文、文省吾、石源渠诸君来坐。是日起，火气平复，饮食大进，心亦舒畅。

七月二十三日 天晴。早起，携家人去祖父母墓拜扫，下午二时返。稍休，函致东京各友，报告平安。晚，张鹏程来坐。

七月二十四日 八时起，天晴。讲书毕，家人闲叙，不执别事。晚，译格言四句：

难事者希望之基。

贷主之记忆，比强于借主。

贪欲者，胸富而身转贫。

狡猾者，贤者之猿。

七月二十五日 天晴。八时起，讲《孟子》毕，订一简略课表以自修省。下午，王教谕来拜访，略叙而去。未几，表兄李仙品自陇上来看余，留宿焉。

七月二十六日 天晴。七时起，讲《孟子》毕，写杨锡圭、熊雨生各一函。大姐闻余回，从陇上来看。三妹回家，亦均到，家人团聚，唯五妹不在，殊为哀感。

七月二十七日 天晴。讲书毕，雇宽生下浦市，为杨君送信。是日寒暑表已九十度，热极，呼城打通街大骇，全家素食，亦地方习俗使然也。

七月二十八日 天晴，九十度。讲书毕，胡祥智、龚本彰二君来访，未几辞去。日本人梅田来访，稍坐，为之买药数元而去。

七月二十九日 天晴，九十度，热极。讲书毕，梅田又来，要绍介友人买药，当为介绍数处。下午文省吾来，谈良久，甚快。去后，译格言四句：

鸟虽出没水中，亦不能白。

醉友信酒宴。

装药过量，则碎火炮。

勿溺已而救人。

七月三十日 天晴，九十度。讲《孟子》毕，杨希鑫来坐，一时去。宽生自浦市归，得回信二件。

七月三十一日 早起，讲《告子》。下午戚友请酒。晚，译格言四句：

鸟爱己之啼声。

暴饮导愚舌与恶心。

四方虽广，不如故乡。

升难下易。

八月一日 天晴。讲《告子》，未几张君宝田来坐。下午至小学校拜吴校长绩人，并参观各处。晚写日记，翻阅怀中日记，中有黄庚七绝一首，不独词美，且意亦长，爰录之：红藕花多映碧栏，秋风才起易凋残。池塘一遍荣枯事，都被沙鸥冷眼看。收二句意味深长，可以养心，可以处世。

八月二日 天晴。十时起，讲书，出二题，命弟作之。下午，同友人至城外武庙散步。此地为余十年前与胡君子宜读书之所，今风景依然，而故人已逝，曷胜感念。徘徊久之，下山沿溪流而返，归时已六钟也。晚，译格言四句：

无敌之城易守。

得马失鞍。

早起之鸟得饵多。

常饮者常渴。

八月三日 早起，讲《东莱博议》。下午赴各戚友之宴。晚，译格言四句：

有光必有影。

随于河，则入于海。

戚鸟者不捕鸟。

菓实之不易取者，其味甘美。

八月四日 天晴。十时起，为弟解文二篇。晚，与家人叙话，至夜深始睡。

八月五日 天雨。早起，讲书二时。下午赴各戚友之宴招。晚，清理家产及田契等事。

八月六日 天雨。早起，讲《告子》。下午，讲《博议》。晚，友人来谈，十时就寝。

八月七日 天雨。早起，料理收成等事。午后讲书，为弟出文题二。晚清理债务，十时睡。

八月八日 天雨。七时起，讲《博议》。下午请各戚友便餐，应酬至夜深，倦极，十二时睡。

八月九日 天晴。八时起，讲书。下午改文二篇，吴绩人、李成庆来谈。晚，译格言：

愚者犹知贤者之过失。

闻则博智，言则招悔。

妒心者，狙人而害己。

早熟之菓，亦早腐。

八月十日 天晴。七时起，上午讲《博议》、《告子》，出文题二。下午，译格言四句：

屡费者，必屡空。

善珊瑚不要着色。

健康胜于丰富。

勉强与节俭，乃幸福之手足。

八月十一日 （农历）七月七日，天晴。早起讲书。下午至石六屏姨丈处问候。石丈工医，年来学道坐禅，颇有独得，谓人生百事皆空，唯无后为大，并谆谆嘱余不可忘本。余谨领教，留夜膳，归家已九时也。七夕佳期，又匆匆而过。

八月十二日 天晴。早起讲书。下午砚友印毓奇来谈，非常畅快。言及子宜，又不胜共悼。印君与余及子宜，共砚最久，余与子宜入庠，彼独向隅，郁郁不得志，加以家境困难，改业入商，亦境遇使然也。

八月十三日 天晴。讲书毕，改文二篇。下午与弟侄辈谈论读书作人之道颇久。侄子传相，虽近成年，入常德师范，惜学校教育不善，于人格品性殊欠熏陶。其家教又不严，故不肯发愤用功，亦父母昵爱之过也。余弟仲亭，自幼失怙，全恃内子教养，天资虽钝，品性尚可，惜本地小学不知教育法，家庭又无良师，故年将长成，而文理尚欠清顺，亦余之过也。

八月十四日 天晴。早起讲书毕，出文题二。下午译格言：

躬行胜于巧言。

与其为愚人，宁为乞食。

不学乃薄命之基础。

防弊比革弊为易。

八月十五日 天晴。早起讲书毕，毓奇邀游观音庵。庵离城二里许，位于山之西偏，树木阴密，为消夏佳地。节母在日，颇信佛，余幼时常随往参。今十余年，老尼犹能识之，出茶点相招待。二人观览良久，漫步而还。

八月十六日 天晴。早起讲书毕,改文二篇。下午,译格言四句:

无鱼之所不下网。

荷桥之上数观盼。

破坏比建设为易。

顽固不异于慢心。

八月十七日 天晴。九时起,讲书毕,访高小校长吴永勋,商改良学校事。余陈议数事,一、注重学生品性。二、注重卫生运动。三、注重国文。四、多买图书教科书。五、注重儿童常识。六、组织教员会议。吴君亦以为然,惜其头脑稍旧,加以地方教育经费困难,恐难办到。

八月十八日 早起,讲读毕,出文题二。早膳后,译格言四句:

亲爱不见过失。

早留产,晚娶妻。

得鲤而后造汤。

毒心常毒自己。

八月十九日 是日即阴历七月十五日,所谓中元节是,家家烧化纸钱,超度亡灵。我泸有七月半鬼乱窜之谣,意谓是日百鬼出现,禁止儿童夜出。余留东久,对于此等迷信,本不相信,然习俗相沿,亦不愿公然反对,听家人为之而已。

早起讲书毕,至老屋,与伯父二兄共话良久。劝二兄对于侄子教育稍为注意,并劝其谋一正业。奈二嫂不德,二兄亦无决断,加以坐食山崩,境遇日艰,故不暇及于子弟教育,渐成骄惰之习,余隐为忧之。

晚来家人烧纸钱毕,早睡。半夜,内人唤余醒,云二侄传汉死于老屋门外。余听之吓然,急起至老屋,二兄嫂哭甚哀,云二侄遇鬼致死,已无救。余急至门外,见其子提灯笼,僵卧地下,满口流白沫,甚为怪异,当即命人抬回,置之卧榻,以掌力击之,甫二下,苏醒如常人。问何为至此,则云不自知。余思天地之间,真无奇不有,无怪不灵,余不信鬼,偏有此鬼怪之事,当余目而发现,以证其异,殊不可解。

八月二十日 十时起,讲《告子》毕,改文二篇,复出二题。膳后译格言四句:

勇于酒宴之兵士,必怯于战场。

主人者,有时而盲,有时而聋。

不以己之升,量人之麦。

记忆者,思虑之宝库。

八月二十一日 天晴。早起,讲《离娄》。本拟是日赴东,以赶开课之期,因思回家刚一月,应酬占去大半,《四书》一部尚未讲完,以后更无教弟之时,不如多住十天,将《四书》讲完再行。下午讲《东莱博议》毕,将余幼时读过之古文,选择五十篇,命弟钞读,并详细告以为人读书之法。十时睡。

八月二十二日 天晴。早起讲书,改文二篇,出文题二。自回家讲书一月,弟之理境稍明,文亦略有门路,足知家教之功,十倍于学校也。下午,得东京友人函云,课期将近,请速返东。当一一复函毕,译格言:

越思发财越失财。

水源浊则不下流。

汗衣虽近身,不及皮肤。

八月二十三日 天晴。早起讲书毕,膳事。下午友人来叙。晚译格言:

知养道,始娶妻。

愚者谋建城郭于空中。

老雀难得粗壳。

八月二十四日 天晴。早起讲书毕,改文二篇,出文题二。晚,与家人话家事,以节俭勤劳四字勉之。内子知余行期已近,心绪颇悲,余再三安慰之。

八月二十五日 天晴。早起,讲《论语》、《博议》毕。早膳后,同家人至亲戚家应酬一天,晚十一时还。

八月二十六日 天晴。早起讲《论语》、《博议》,改文二篇,出议题二。下午译格言:

勿求无过之谢罪。

勿投污物于饮泉。

腐败之水不住鱼。

裁判不可以人面为据。

八月二十七日 天雨。讲书毕。下午,整理家事。晚,友人来谈,十二时睡。

八月二十八日 天晴。上午讲《先进》。下午至亲戚处辞行,倦极早睡。

八月二十九日 天晴。讲书如常。下午至各友处辞行,十二时返,睡。

八月三十日 早起,讲《大学》。下午赴各亲友之饯别宴。夜半归来,颇有凉意,知新秋将近,促我行期,意颇凄然,睡亦不成眠。

八月三十一日 早起,讲《中庸》。大略讲毕,书《励志浅语》四句,嘱弟奉行,并改文二篇。一、发愤读书。二、谨慎为人。三、节俭治家。四、珍重保身。(七十七)

下午,赴各亲友之饯别宴,匆匆告别。八时归,整理行装毕,已十时矣。灯下与家人共话,不尽离别之情。夜深就睡,不能成眠,忆古人有"夜凉枕上梦频惊"之句,正合余此时情景。临行无话,一腔别绪,唯有黯然而已。

九月一日 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天晴。上午九时辞别家人,与侄子传相,搭货船赴常。同行者,有殷君惕雨。芝兄及谦弟亲送至码头。十一时开船,未数里,北风大作,舟不能前进,遂停泊于书溪,歇焉。秋风瑟瑟,武水迢迢,夜来江景,分外幽绝,南望家园,不堪回首,用前人念奴娇韵,赋《别人》一阕以遣之。

别人(念奴娇)

流光去矣,这茫茫情海,怎堪酣卧?万里与卿一聚首,匆匆分袂南浦。菱镜催妆,兰楼步月,莫欢华年暮。英雄儿女,一般都是辛苦,怜仆十载诗书,两肩家国,肯被红颜误。况值秋风平地起,红遍江头蓼,杜桐影摇魂,骊歌堕泪,万事何从数。心中缕缕,且留雁字传诉。

九月二日 天阴。黎明风息,船即开行。在船上与侄儿传相,讲《通鉴》二时。晚,舟泊辰州,因天黑未上岸。

九月三日 天微明开船。九时起，用膳。膳后为侄讲《通鉴》约二时。下水之舟行甚速，本日抵柳林汊。

九月四日 天晴。九时起，用膳，讲《通鉴》毕，稍休。下午舟中无事，详询侄以常德师范学校办理情形与教科，知学校于学生品性及实科不大注意，殊为非是，于是举数义以示之。

一、人格教育：如陶冶品性，涵养德操，习劳耐苦。

二、国家教育：如爱国强种，发展国粹国力。

三、社会教育：如互助爱人，为社会服务尽忠。

四、世界教育：如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

五、家庭教育：如孝亲敬长，礼让和睦，自治自修。

晚，宿青龙滩上。

九月五日 天微明开行。青龙滩为自辰至常之第一险滩，河中布满危石，水甚急湍，稍一不慎，舟即撞危石之上，登时粉碎。故舟子至此颇有戒心，而往来船只之坏于此滩者，触目皆是。余感此危险，遂约侄岸行，俟舟过滩登船。

滩长五六里，上有伏波庙，香火颇盛。据舟子云，神颇灵验，船行到此，必往敬之。滩上乌鸦成队而飞，随舟上下。舟子与以食物，毫不畏避，从空飞下啄食之。据舟子言，若乌鸦不随船，或不接受舟人所与之食，则舟必危。余姑信之，私念鸦神竟尔如是灵验，殊属异闻。

过滩后，余等上船，水手共庆平安，并大食其酒肉。闻说此酒肉搭客不可随意加箸，盖舟中规则甚严，若违犯之，往往招水夫之怒，而有性命之忧。故彼等虽请余食，余唯辞谢而已。过滩后，舟行尤快，夜泊桃源。

九月六日 天晴。上午十二时抵常德，下太昌栈。传相则去师范学校。用膳后稍息，即至某友家取款。因余前过常时，存款五十元于伊处，言定归途来取。不料某君托故不见，甚为吓异。余此次赴东，全恃此款作川资。若此款无着，何能动身？唯有决计坐索，不得不去。幸其父见事转圜，将洋五十元交出，方始出门。后思此事，余亦太欠斟酌，偶尔同舟，交情不深，何遽相信如此。当日幸有收条一纸，否则必白白相送，人情可畏，能不戒哉。

四时回寓，稍休。晚膳后，雇轿至师范学堂拜张葆元君，闻言堂长冯锡仁去世。冯君作京官久，富有资财。罢官后，长教师范学堂。彼于办学为外行，然因资望与金钱，西路人士多崇拜之，良可叹也。回寓未几，传相偕同县学生数人来看余。稍谈，伊等辞去，收拾毕睡。是晚脚痛甚，又因白天受气，三更始合眼。魂梦中依然如在故里，与家人欢聚，盖思家之念，耿耿未去余怀也。

九月七日 天晴。八时起，九时早膳。葆元着人送来书箱一件，洋十元，当付以谢片。栈主人来告，因水浅无往汉口轮船，唯有大丰轮今晚开长沙，余遂命定舱位。收拾行礼毕，觉心中不快，知日来感受风寒所致，唯静以养之。夜膳后，八时上大丰轮，十时开行。

九月八日 天晴。风顺，船行颇速，下午五时至长沙。栈房招待者报告有湘安轮开汉口，遂不下客栈，将行李移上湘安，买房舱票，去洋四元。收拾铺位毕，随意买点心食之，以当夜膳，食毕安睡。

九月九日 天晴。黎明船即开行，船中无事，追思家乡情味，历历在心，以《假归》命题，成七律一首，诗云：是真是幻是通灵，眼底家乡记窈冥。破碎山河亲检点，凄凉况味苦追寻。海天万里难为客，楚水一江惯护萍。夜坐秋风思往事，人生到处是飘零。

九月十日 天晴。上午六时抵汉口，与宁乡袁君华选同下高升栈。袁君为日本士官学生，现在湘任军职，人颇和蔼可亲，此次同船，多承照料。稍休，亲至三码头南阳轮买票，去洋二元四角。转，膳毕，即挑行李上船，将铺位收拾毕。船中无事，嘱茶房照顾行李，上岸至怡园听戏。四时转，买面包食之，下午十一时开行。

九月十一日 天晴。上午十一时，至九江，停轮约四时。下午三时至小孤，船中无事，与袁君谈论时事。伊虽武人，颇有政治思想，亦有用之材也。

九月十二日 天晴。上午十二时，至江宁，袁君上岸，匆匆而别。午膳后无事，译格言：

蜡烛不可点其两端。

不后悔者，不知乐。

不涉水者，勿侮浅濑。

天赐者，必不可嫌。

九月十三日 天雨。上午十二时至上海，下宿虹口乍浦路松崎洋行日本旅馆。稍休，至英公司码头，买瓦里打船票。转，洗澡毕，写家书。五时夜食。六时，洋行招待者早川龙雄君，送余至新码头上船，颇亲切。日本旅馆洁净异常，设备十分完美，饮食亦颇适口。尤可感者，即其招待之周到，取费之规则，丝毫不苟。上海流氓以及车夫水手，最怕日本人。日本人坐车不讲价，至目的地，与以相当之价，车夫不敢与争。坐船，船主亦听其送价。若遇中国人，则彼辈横蛮无礼，实通地球所未有。余书至此，不禁为祖国一哭。

九月十四日 天阴。上午五点钟开行。六时起，洗面，看小说。夜来风颇大，过黄海，大吐一次。

九月十五日 天晴。是日过长崎，不停轮，因为英国船不上货故也。

九月十六日 天晴。上午五时抵门司，下午五时开行。无事，译格言：

自己能做之事，不要委人。

得新誉则改旧弊。

夜间为思虑之母。

无春花自无秋菓。

人生无无苦乐之日。

美服不能隐失仪。

九月十七日 天晴。上午九时抵神户。上岸至海关看关毕，下田中屋稍歇。用膳毕，至山后洗温泉。泉清洌而微温，久洗颇快适，洗毕至外理发。转，稍休，用晚膳，七时至车站，乘火车赴东京，七时半开车。此次为急行列车，速度甚强，沿途不停。车上秩序整齐静肃，且颇清洁，足见日本交通事业之进步也。

九月十八日 阴历八月十五日，大晴。上午六时至静冈，七时至蒲原，对面即大海，未几至富士山下。富士山为日本之有名火山，山顶周年积雪不化，形似折扇，风景颇好。上

午十一时半至新桥。下车，径赴北村旧居，主人云房已另租，不得已将行李移至都馆。稍休，午膳后，收拾一切，与友人闲叙。八时入浴，浴后倦甚即睡。是日为中秋佳节，旅中匆匆而过，忆杜工部“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句，不禁低徊久之。

九月十九日 天晴。八时起，芷斋等来，坐至下午一时去。将行李稍事收拾，少留等来访，谈至夜膳后，同祉新去少留寓看诗，九时始返。

九月二十日 天雨。七时起，写家书毕，午膳。……①催缴学费，不得已将表与眼镜付当，得洋十元，至校交费，买应用物品数件而还。洗澡毕，夜膳，友人来，谈至十时睡。

到东以后，朋友应酬，行李检点，甚觉疲劳，故夜睡甚酣，电灯亦忘关闭。忽朦胧中觉有人拉余被，并贴近余之身。梦中惊醒，电光灼灼中，见一女子，身材面貌尚不俗，年在二十上下。问何人何为至此，女笑而不答，并欲关闭室中电灯。余起立阻止，婉词劝其下楼。彼见所欲难，遂恨恨而去，余始重复就睡。此余到东后第一次所遇，然余非无欲者，征尘甫下，辛苦之迹，与结发之情，犹耿耿于余怀也。

九月二十一日 天晴。七时起，膳后，至使署领余费未获。转，赴神乐坂买洋参。午膳后，李仲书来，托代至芷斋处借款，顺道将参付邮而还。夜膳后，至仲书处送洋五十元，谈至十时始返，稍坐即睡。

九月二十二日 天晴。上午积侯等来视余，晚松嵩、芷斋等来坐，至十时始去。

九月二十三日 天雨。早起，至早稻田看各友人，畅叙旧情，非常痛快。晚十时返，译格言：

防白发无门户。

无翼者不得飞。

损不大者益亦小。

九月二十四日 早起，上午至芝区养生院看刘积侯病。下午至本乡看芷斋，晚九时返。译格言：

繁昌之地不生草。

恶土台无善家。

九月二十五日 天晴。七时起，上午至罗百仓处借款，买参考书。下午至西路会场访友，晚写蔡晓熙、李霁青各一函，十时睡。

九月二十六日 雨。七时起，未几少留、向忠勋来，坐至下午一时始去。本日学校开课，上三时。稍休，寄太晤士社一函，嘱送英报。夜膳后，访符松嵩、袁泽民。八时返，写日记，筹备课程，至十二时始睡。

余自六月十九日大学部第一学年试验毕，二十二日从东起程归国，七月十八日抵家。九月初一从家起程返东，九月十八日抵东休息。九月二十六日开始上课，兹将功课表录之于左。

明大本科法律系第二学年功课表

---

① 因字迹不清，省略。——编者

民事诉讼	岩田	二时		
民法物权	横田	二时		
民法债权	横田	二时	饭岛	二时
商法总则	松波	二时		
商行为	青川	二时		
会社	三桥	二时		
刑法各论	三木	二时		
行政法	上杉	四时		
法理学	笕克彦	二时		
英法	立石	三时		
平时国际公法	高桥	三时		
战时国际公法	秋山	二时		
英语		二时		
德语		二时		

以上功课共十四门三十三点钟

功课时间分配表

第一期(自九月二十六至十二月二十六,共三月)

英契约法　物权　债权　平时国际公法

第二期(自十二月二十六至来年一月十五,二十天)

刑法各论

第三期(自一月十五至春假)

英契约　商总则　商行为　会社

第四期(自春假至四月上课)

行政法　民诉

第五期(自四月上课至试验)

英法理学

此外英报杂志,为每日必看者;普通英法,则为参考。

每日规定六时起,十一时睡。

每日六时至八时,看英报日报。

每日夜膳后,看日本杂志、中国杂志,读《通鉴》、《左传》。

每日十钟半后写日记。

每日白天上课,看豫定课。

每星期六晚休息。

每星期日,除看报外休息。

九月二十七日　天雨。五时半起,看英报毕,八时上课,十二时转。下午开始执行课事。膳后友人来坐,去后看《国风》杂志一时,读《左传》一时。译格言,日记毕,十一时睡。

无权力之人,无尊敬。

虽蔷薇之美，不得无刺。

一话再语，则无味。

寡言似愚，近于贤。

九月二十八日 天雨。六时起，课事如恒。晚，友人来谈。去后，看《通鉴》一时，日本《太阳》杂志一时。译格言，日记毕，十一时睡，夜来不安眠。

物无比较，则无善恶。

不劳而得者，唯贪而已。

夫之贤愚，观其妻知之。

恶种无善实。

九月二十九日 天晴。六时起，课事如恒。夜膳后，松嵩、少留、积侯来，同至外散步。九时返，读《左传》十页，看《通鉴》五页，日记毕，睡。

九月三十日 上午晴，下午雨。六时起，课事如常。下午，袁君泽民、王君保鋆，商演说会事。二君拟约同学组织演说会，以联感情而究学术，嘱余起草简章，当接应之。去后，执行课事，读《左传》十页，看《国风》一时，睡。

十月一日 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天雨。六时起，阅报毕，开雄辩会发起会于学校，到者数十人，推余起草简章。十时散会，上课二时。下午起草会章，约十余条，其要点如左：

一、学术之讨论。

二、品性之砥砺。

三、时事之研究。

四、感情之联络。

夜膳后，伯仓、志敏二君来坐。去后，看杂志二时，睡。

十月二日 天晴。本日星期。上午阅报毕，茂卿、琴台来坐。下午同秀轩至三岐町，与陆兰洲、王葆鋆，商议演说会章程事。转，夜膳，稍休，译格言：

老犬无事不吠。

思虑要老，手足要壮。

老狐不要师。

不劳则不获。

痼疡难愈。

十月三日 天雨。六时起，看报。八时无课，至病院看熊芷斋。十时返，执行课事。夜膳后，友人来坐，八时去。看《国风》一册，写日记。回忆在家时情态，如在目前，但恨来去匆匆，未能尽情耳。余自六月归国，一路幸获平安。然忧心如焚，鲜得一刻宽舒。一者忧家庭有变；二者忧路途遥远。抵家后，虽家人团聚，愉快一时，而学问光阴，复萦绕心意，故亟亟返东。自顾平生，总是忧患。今幸前途无恙，得以专心求学，竟千载一时之机，余其勉之。

十月四日 天晴。五时半起，执行课事。下午至光林寺看积侯病，转至医院看芷斋。下午六时返，看《通鉴》十页，读《左传》十页，睡。

十月五日 天晴。六时起，课事如恒。晚，日记毕，译格言：

油画与战争，当以远望为真。

一度为盗则常盗。

十月六日 课事如恒。唯因都馆三层楼房，正当北风，馆中人杂，招待不周，有他迁之意。晚，续《励志浅语》数节。

生来倘是禽兽，任他千变万化，总不出乎兽道。（七十八）

庄严二字，乃养气之下手工夫。（七十九）

一度自治常自治。（八十）

总总是想快乐，总总是招忧患，何如反转念头找忧患。（八十一）

十月七日 天雨。上午上课。下午因更房事，与房主几至冲突。因余房临街当风，又近电车，拟迁换他房，房主不许，故迁居之意更决。晚来梦寐不安，知系欠自治之故，以后力戒。

十月八日 天雨。上午上课。下午北翔来，同至芷斋处看病。转，即歇余处，谈至十二时始睡。

十月九日 天晴。星期无课。北翔去后，皋生来，同至积侯处看病，十二时返。下午王伯衡来，商雄辩会事。晚，至罗百仓处，谈至九时始归，译格言：

一片之云，能覆太阳。

网中一鸟，胜于飞翔之百鸟。

一智能胜百勇。

妇人之一发，比车牛之引力更强。

十月十日 天雨。早起阅英报，上课。下午，田昌领君来，约至袁泽民处商会事。转，刘君约至九段坂看房，未获。归途路滑，失脚踏泥水中，甚为懊悔。晚，续《励志浅语》：

快乐时苦短，忧患日方长。（八十二）

十月十一日 九月九日，天雨。上午上课，十一时下堂。道过松嵩处，以今日为重阳佳节，不可虚过，沽酒留饮，并命作诗。余勉成一首，诗云：

三度蓬莱客，驹光过眼忙。天涯逢旧雨，海国又重阳。花以经霜傲，人凭立志强。登高一眺望，把酒话扶桑。

下午四时回寓，执行课事，晚十一时睡。

十月十二日 天雨。课事如常。晚，续《励志浅语》：

善念作圣，妄念作狂。一念之妄，能害终身，故念头不可不慎。（八十三）

勿为衣食分其心，勿为酒色乱其志，勿为名利热其中，勿为一切俗事耗其神。沈默以养气，淡泊以养志，清静以养心，则精神聚而魂梦宁，思想一而学业进也。（八十四）

十月十三日 天雨。六时起，课事如恒。下午四时，少留来，夜膳后始去。读《通鉴》三十页。译格言：

左手洗右手，左右洗面。

今日之一时，贵于明日之二时。

主人一眼，胜于奴仆之四眼。

妇人之一次犯奸，则一生为淫妇。

十月十四日 天晴。六时起，课事如常。晚，读《左传》二十页，续《励志浅语》：

言莫空发，心莫空想，事莫空做，书莫空读。事事皆实，时时皆金，则精神不误用，光阴不错过，斯可以成学，可以成才，可以成德。（八十五）

交友不可太多，多则荒学；谈话不可太久，久则耗时。时耗而学废，所损莫大焉。（八十六）

十月十五日 天雨。六时起，课事如常。下午五时鸿渐来，夜膳后始去。看《通鉴》二十页，改正雄辩会章程毕，已十一时也。大风冷极，饮酒一杯，睡。

十月十六日 天雨。六时起，是日星期。看报毕，十时至田君处送会章。稍坐，至早稻田田茂卿、陈鸿渐处，夜膳后，同百仓坐电车而返。晚，译格言：

一策失而百誉损。

云雀之片股，优于一羽之鸢。

见狂态不可为狂人。

甲人之苏生，乙人之死亡也。

十月十七日 雨。是日为神尝祭，放假。上午客来，十二时去。下午三时，迁至北村方。未几，北翔来访，留夜膳辞去。收拾毕，洗澡理发，九时转，早睡。

十月十八日 天晴。六时起，课事如恒。下午到刘公元、熊芷斋处稍坐。晚，看《通鉴》二十页，看《国风报》一册，睡时已十一点钟也。

十月十九日 天晴。六时起，课事。下午写家书。晚，友人邓、傅二君，谈至十时始去。续《励志浅语》：

恶念一萌，即是堕落。故人总要养得无丝毫恶念，方算得真实学问。（八十七）

读书要终身受用，莫专为试验而读。若为试验而读书，是为人非为己也。奈何诸事为己，而独于学问为人。（八十八）

十月二十日 天晴。六时起，课事如常。下午为芷斋改学校事，至彼处共商，少坐即返。季六、积侯来，夜膳后去。芷斋复来，谈至九时始去。读《左传》二十页，睡。

十月二十一日 天雨。六时起，浴毕，执行课事，五时休。灯下接弟函，并附文二篇，当即为之改正寄去。因弟在学校，中文尚欠清通，故函嘱其每月作文二篇寄日本，庶得知其学业之长进与否也。

十月二十二日 雨。六时起，课事如恒。下午吴少仙、廖云波来坐。夜膳后，泽民、社新等来坐，十时始去。译格言：

人之同盟，非吾同盟。

甲人之过，乙人之师也。

人前开口，则见腹中。

思案者，多不能告人之事。

十月二十三日 天晴，星期。五时半起，浴后至九段公园散步。十时赴湖南同乡会。十二时至本乡访友，留中膳。膳毕同去上野看小学生运动会，秩序整齐，精神活泼，足见日本小学教育之进步，四时返。膳后，刘、邓、扶诸人来坐，七时去。看《太阳》杂志一册，十时睡。

十月二十四日 天晴。六时起，执行课事。下午二时，傅君来，约去上野看展览会。会场共分十六馆，其中国馆中，美术字画颇多，西洋馆则多油画，似不如中国画之自然伟大。看毕饮咖啡茶点少许，坐电车而返。稍休入浴，膳后看《通鉴》二十页，译格言：

今日之后无今日。

一鞍则足一马。

一阶失足，则落数阶。

十月二十五日 天雨。甫黎明，地大震，约五分钟。梦中惊醒，即起作功课。下午三时，至早稻田北翔处借款，同访季六。夜膳后，七时返，路滑难走，幸不跌，八时到寓。稍休，看《通鉴》二十页，续《励志浅语》：

见异思迁，喜新厌故，人之常情。余之性根不良，每于此见之。余好迁居，稍不如意，即不能耐。故留东数年，少有定住一年以上者。区区住居，尚如是不能忍耐，他日不如意事，不知有恒河沙数，其又何能忍耐乎？以后力改此恶性，非有特别重大事故，不得妄为迁动。（八十九）

十月二十六日 天阴。六时起，课事如常。扶松崙、邓皋生，下午二时来，膳后去。晚，读《左传》至九时半，续《励志浅语》：

衣服本为遮体，何必十分讲求。若稍有不合，即思另作，是亦恶劣之性。凡人多在衣食住上讲究者，必不能专心好学。故笃学之士，只在养心，不在养体。（九十）

余日来尝感经济困难，其弊在好舒服，住好房子；好体面，穿好衣服；好口腹，吃好东西。若不改良，何能成材？以后对此三者，当力戒之。（九十一）

十月二十七日 天晴。六时起入浴，执行课事。中膳后，芷斋、少留来，夜膳后辞去。晚，看《国风》杂志一册，十时睡。

十月二十八日 天晴，五时半起，执行课事。中膳后，黄立等三君来坐，二时才去。看国际法五十页。夜膳后，至外稍散步即转，看《通鉴》二十页，译格言：

虐政猛于虎。

快乐者，想像；忧闷者，事实也。

人多得利而忘劳。

见于眼者，不思于心。

十月二十九日 天雨。六时起入浴，食事毕，觉中寒头痛，勉强执行课事。晚，读《左传》二十页，十时睡。

早晨入浴之弊：一、易中风寒。二、占去最好时间。三、耗去最好精神。故以后入浴，宜于用功疲倦后行之。

十月三十日 天雨。六时起，课事如常。下午接侄传相函，附有《赏月记》一篇，诗二首。当即为之改正，并函嘱以后每月寄文二篇来东。五时毕，少留、祉新来坐，夜膳后，去。看《国风报》一册，十一时睡。

十月三十一日 天晴。六时起，执行课事。午后一时，至学校。三时返，看债权至五时。夜膳后，至外散步。七时转，读《通鉴》二十页，续《励志浅语》：

有屋住，有衣穿，有饭吃。尚思住好，穿好，吃好。其如无住无衣无食者何。（九十二）

人一能安分，则百恼俱除；一能集诚，则群魔悉退。忧从心造，祸自己招，可不慎欤。(九十三)

十一月一日 天晴。六时起，课事如恒。晚，至友人处稍坐。返，读《左传》二十页，译格言：

许恶行则害善行。

忍耐者，交通之胶漆也。

住于硝子之家者，不可投石。

迟疑者，盗贼之亲。

十一月二日 天晴雨。六时起，课事如常。中膳后入浴。转，看国际法三时，上课五时。返，夜膳后，至外散步。转，自思平日常因衣食住种种卑劣欲望，致使心中不快，殊甚无味，续《励志浅语》数则。

凡人不能去一切虚荣心、务外心、好奇心，不能成笃实君子。(九十四)

不有忍耐心、坚强心、知足心、进取心，不能求高深学问。(九十五)

不有奋发心、刚毅心、勇敢心、精细心、浑宏阔大心，不能举英雄事业。(九十六)

不有诚实心、侠义心、忠恕心、爱人责己心，不能交善良朋友。(九十七)

十一月三日 天雨。本日为日本天长节，放假。六时起，看英报毕，同友人至九段坂散步，转至杨树猷、蔡搏九处稍坐。返，中膳后，邓、扶二君来坐。至三时，同至罗百仓处。夜膳后，又同去青年会听音乐，九时始返。静坐自思，终日无事扰扰，为些什么，殊觉难解。并因日来受种种感触，心中郁郁不乐，得句云：年来无限伤心事，尽付秋灯夜雨中。

十一月四日 天雨。明日本校开运动会，本日放假。七时起，看报毕，思动，即至周祝生处。午膳后，同至日比谷公园看菊花，五时转。夜膳后，松嵩来，约至九段坂看电影，食牛乳一杯。八时转，心中胡思乱想，忽又思及内子，得句曰：事到无聊凭转念，悔当初何苦与卿识。万种情，一支笔，低徊良久，不能去怀。猛省，写《励志浅语》数节，始得安眠。

繁华之场，不可轻于措足。一措足，则纷纭其心。快乐之事，不可轻于著想。一著想，则迷乱其意。儿童之行，市井之言，卑鄙谄谀之态，毫不可有。有之，则品斯下，故君子之一举一动，慎之又慎。(九十八)

士君子立身，莫先于修心。心静，虽处尘市之中，不为世俗所扰，然后可以成学。否则心务乎外，营营不定，致神思昏昧，举动失常，言语失序，祸至之无日，又何学之可求。(九十九)

次贵立品。品者，立节立名之要素。凡人无品，则不知自重，轻薄之行，放纵之谈，无所不至。失一己之人格，即以召他人之轻贱，可耻孰甚焉。(一百)

次贵志学。凡人无学则不能立。不能立，则东偏西倒，昨是今非。处己既无定守，论事亦无定见，虽心如浮屠，而于人事何补。品高巢、许，亦与世道无关。况不学之人，亦未有真能修心立品者，不过装假道学伪君子而已，吾人何取乎是。(一百〇一)

十一月五日 天晴。是日神社祭，本校开运动会放假。六时起，看国际法五十页，凌云、少留来坐。中膳后，同去访芷斋，六时始还。看国际法至十时，阅日报，有宣统五年开国会之上谕，意清朝果能以庶政公之人民，未始不可挽回颓势。然恐其未必能行，不过藉

一道上谕以缓和人心，装饰门面而已。续《励志浅语》：

人生所最可惜者，以有用之光阴，消磨于无用之中，而无所事事。（一百〇二）

十一月六日 天晴。靖国神社祭日。七时起，同学来约赴本校雄辩会，十一时散会。卢师缔君来，留午膳。膳毕同赴教育会，五时归。看《国风报》一册，因日间受寒，九时即睡。

十一月七日 天晴。六时起，课事如恒。晚来心绪不佳，翻阅旧纸，得诗一首，不知何人所作，然命意措辞，感慨凄绝，爱而录之：残局湖山绝可怜，十年社燕故依然。酒旗画角斜阳里，独自殷勤续别船。

十一月八日 天晴。六时起，课事如常。下午看日报毕，看《国风报》半册。夜膳后，至外散步，七时归，将英法选择，拟每日看五页，则一星期可看三十页，计自今日至十二月末，尚有七星期，可看二百一十页。

学问一途，浩如渊海，虽举毕生之力，无有举世间之一切学问尽行穷究。若不量自己之才能，审当今之时事，就其中选择一二，为将来应用之地，则如是泛泛研究，恐卒业而归，无一门稍有把握，所失莫大焉。今姑就余平日学校所习者，选择数种，精以研之。

一　国际公法

二　宪法

三　经济学

十一月九日 天晴。六时起，课事如常。夜膳后，熊芷斋约至友人处，商议组织政团事。余以学业未就，为时尚早，不欲往。伊强约行，至九时，尚未议有眉目。余不耐久坐，恐误功课，先告归。看《国风报》半册，译格言：

宜向风而拂尘。

草木屡植则难繁茂。

愉快之时间，过去最速。

贫人之食事，终了最速。

十一月十日 雨。课事如常，晚看《通鉴》二十页，杂志半册，十时睡。

十一月十一日 天晴。六时起，课事如恒。下午四时，友人来坐，五时去。夜膳后，至外散步。八时归，读《左传》二时。

年来日困愁城，心魂少安，赖修养得以不坠。然抚镜自照，而颜色憔悴，华发日就凋零也。夜来读国风，载安吉吴仓石答友诗云，“屋和秋共老，愁与发为雠”，正中吾人心病。又越南遗臣陈桂山感怀诗云，“谁人更理临江楫，十载如今一钓蓑”，令人增感。

十一月十二日 天晴。六时起，课事。十二时，本乡馆傅君请饭。下午三时，同乡开会于聚芳楼，商议本府学务。九时返，译格言：

名誉者，德行之给金也。

从今夜赞明朝之日和。

耻辱者，自高慢之言而永续。

延引者，时间之贼。

十一月十三日 天晴，星期日。六时起，看报毕，至伏见馆访皋生，不遇。至芳荣馆访

罗君,同至太谷馆访风君,姚季六、张凌云在坐,谈至下午八时,步月而返。本日觉说话太多,殊非所宜。幸无失言,精神尚不疲乏,读《通鉴》二十页,译格言:

傲慢与繁昌不同宿。

繁昌出友,衰微则访友。

人不改过,难得繁昌。

人当语实事于善友。

十一月十四日 天晴。七时起,课事如常。夜膳后,至木村馆看公元。转,邬祉新来,送《货币论》一册,嘱分译,云有人买稿。余本无暇译书,以经济困难,加以朋友善意不可却,遂接受之。未几,邬君辞去,读《左传》二十页,十一时睡。觉日夜忙昏昏,不必一定干正经,真是不了。

十一月十五日 天阴。六时半起,课事仍旧。夜膳后,至外散步。转,看《通鉴》,至十时睡。每日中膳后,倦极思睡。看书时心中无故烦恼,于书中道理,不能十分精透,往往模糊看过,真是自欺,以后要注意。

十一月十六日 天雨。上午课事,下午至平井馆访胡学伸君,未遇。转,译《货币论》五页。夜膳后觉头痛,看诗消遣。

十一月十七日 天晴。六时半起,执行课事。夜膳后至外散步。灯下译《货币论》十页,至十一时睡。

十一月十八日 农历十月十七日,天晴。上午课事如恒。下午一时,学校开会,岸本长雄校长演说新校经过,并感谢中国学生捐款,及以后如何整顿学校种种,三时散会。转,看国际法六十页。夜膳毕,至外散步。转,译《货币论》。

本日为余二十八岁生辰,白天功课忙迫,匆匆过去。临睡忽忆及,占五古一章以自励:

我生二八龄,自问年非轻。父母既生我,何由酬此生。终日事嬉戏,学业何自成。少年不努力,穷老负修名。旷观古圣贤,励志如坚城。万物凭创造,百为重力行。疾风知劲草,无自萎其英。趁此千金夜,孤灯伴月明。

十一月十九日 天晴。六时起,执行课事。下午赴西路会场开胡学伸君欢迎会。胡君字屈臣,黔阳人,为湖南高等同学,留东学陆军,将毕业。因日本陆军部遗失军事文件案,受嫌被捕,拘禁约二年,辛苦备尝。今被释出狱,故同乡开会欢迎之。二时,胡君到会,演述其狱中生活,苦不堪言,闻之令人感泣。吴君少仙,演说人当先义后利,并言豪杰之士真能挽回风气,洋洋千余言,闻者亦多兴感。五时散会,同人为胡君饯行。席散,余送至其寓所,稍谈。十时归,倦极睡。

十一月二十日 天晴,星期。六时起,阅报毕,至本校开演说会。余演题为"团体意义与公共之目的",十二时散会。中膳后,友人约至上野公园散步,四时转。杨君玉林从祖国来访,谈内地事颇详,留夜膳,膳后辞去。译书六页,十时睡。

十一月二十一日 天晴。七时起,课事。下午译《货币论》。二时少留来,约同访芷斋,未遇。转,续译事,十时睡。日来心神不定,多借修养之力以持之,故课事不至荒废。以后更当加工修养,与吾心之恶魔战,不可一刻怠忽。切记,切记。

十一月二十二日 天晴。七时起,上午执行课事。下午至芷斋处取款,未遇。转,看

国际法。夜膳后，北翔、芷斋来，谈至八时。问款事，以未筹得告，只好待之。客去，译格言：

自己过失而怨命运。

大言欺人者勿友。

争论者，终于一方之忍耐。

顿知者，常高傲。

十一月二十三日 天晴。是日为新尝祭，放假。七时起，译书十页。膳后，刘积侯来，约至早稻田友人处闲谈，六时半返。看报后，译书四页，写芷斋一片讨债。因彼月前将余通账借抵，余之生活几至断绝。究竟押钱多少，年限久远，余全不知，似此真是进退两难。余对朋友过于要好，故有今日之结果，将又谁怨。续《励志浅语》：

无论何等朋友，不要有银钱交涉。（一百〇三）

十一月二十四日 晴，大风。七时起，改正译稿。下午至芷斋处取款，仅得数元。夜膳后，看国际法五十页，《左传》二十页，十时睡。

十一月二十五日 天晴。七时起，看国际法五十页，上课二时。下午，友人请至三岐座看戏，四时返。夜膳毕，看《通鉴》二十页，译格言：

现金有现功。

勿因贫而售其身。

正理能缚人。

移古木，是导之使枯。

月来为芷斋款事，致余对朋友信用皆失，奈何奈何。

十一月二十六日 天晴。上午阅报，不执他事。下午至芷斋处取款，未获。转，田懋卿来，谈至十时始去。因无款，致诸事不能了结，读书亦不能静心，今而后方知金钱之魔力。

十一月二十七日 天晴，星期。早起看报，写李仲书一函。皋生来谈，十一时去。下午旷若谷来，约至伊处看房，四时转。以其地过远，上课不便，函告不能迁去，是日课事荒废。

十一月二十八日 天晴。八时起，看报后，译书数页，复又思迁，再函旷君，请代定房间。下午上课二时，田君来谈，至九时去。就睡，一夜精神不安。

十一月二十九日 天晴。八时起，接旷君函，云房已租人，只好作罢。看报后上课，十一时转。便中至今井馆，觅得一处，当送定金，转午膳。膳后，译《货币论》四页，友人来谈。七时去，继续译事，十时睡。

十一月三十日 天雨，寒甚。七时起，上午执行课事。下午至左仲远处借款。二时返，收拾行李，迁至神田贺町十八番地今井馆。迁毕，入浴后，写邮片报告朋友。片发已十时，倦极睡，续《励志浅语》：

迁居一事，屡屡苦余脑经，若有神鬼使之，临时不能自主。事后思之，真是何苦。……①破败房间，有何不同。以后无论如何，总以安居为上，切不可见异思迁，将古人格言毫不理会。如是又何必讲修养二字。（一百〇四）

十二月一日 天晴。七时起，看英法至九时，译书五页。下午，去左仲远处借款，未获。转，续译事，邓皋生来谈，五时去。此日因受风寒，头痛。灯下看国际法二十页，《国风报》数篇，十时睡。

十二月二日 天晴。六时半起，课事如恒。下午去张君处送息钱。转，译书二页，邓君来取款。夜膳后，入浴。浴毕，将出入账目记清，亏累不少。日日为经济奔走，时间精神，两不上算，以后总以节俭为妙，译格言：

不讥人，只慎己。

己敬人，则人亦敬己。

赏罚者，贤政之基。

后悔者，愚者之鞭砭。

正理足伏贤者，而罪愚者。

十二月三日 天晴。六时半起，课事如常。下午至傅谷贻处略坐。三时转，译书三页。晚，看《国风报》一册，十一时睡。

十二月四日 天晴。七时起，课事如常。下午同田袖仙至新宿病院看卢师缔君病。转，译书三页。夜膳后，访芷斋，未遇。转，已七时也。是日，邬、姚、刘三君来坐，中膳后始去。七时半又来数客，九时去，看《国风报》一时，十时半睡。

十二月五日 天晴。六时半起，课事如常。下午至扶君处借款，代侄传相买书三册，加函附邮，译书至十时睡。

十二月六日 天晴。六时起，课事。下午友人来谈，二时去。至刘积侯处送款，三时返。译书二时。夜膳后，看《通鉴》二十页，译格言：

富人之污点，以黄金拭之。

财者如菜园之肥土，不散则无效。

富能助贤者而弄愚者。

苦乐常同一道。

十二月七日 天晴。六时半起，课事如常，下午至市买外套，即返。傅谷贻来坐，五时去。夜膳后，译书至十时，睡。

十二月八日 天阴。七时起，读德文一时，英文二时。十时左赋才来，云教习请假无课，谈至十二时去。膳后阅报。二时谷贻来，三时去。译书至九时毕，计共译三万余言。日来为译书阅诗，占时间最多。忆古人云，修德而留意于事功名誉，必无实诣；读书而寄兴于吟咏风雅，定不深心。吾于是当知所勉也，译格言后，十时睡。

言与行全为二物。

---

① 因字迹不清，省略。——编者

散于一手，集于二手。

再思最有价。

割鸡卵要用斧。

十二月九日 天阴。七时起，看德文一时，英文三时，上课一时。下午看英法，友人来，坐至四时去。觉感冒风邪，通身作寒冷，略用夜膳即睡，一夜幸能安眠。

十二月十日 天晴。七时起，读德文二时，上英课二时。下午至积侯处坐谈。六时转，田、张、白诸君来访，十时去。思今日所谈，多不及义之言，虚费光阴，消磨志气，以后宜戒之。

十二月十一日 天晴。八时起，课事如常。下午袖仙来，欲从余借使署通账，余婉却之。看《通鉴》二十页，夜膳后，忽起无端感触，心甚不快，草志愿豫决书。

余读书数十年。幼而家居，从事诗文八股，荒废若许岁月，所学皆非所用。二十而后入学校，研究不完全之科学，亦毫无统系，毫无心得；出洋留学以来，日为语言文字所困，室家所系，计今将六年，所得于学问者有限。转瞬卒业，将何以贡献祖国，而为尽责尽职之地？当此残腊将尽，独坐思维，真有不遑安寝，不遑安居之情。穷极思变，故有志愿豫决书之作。吾人之志愿，不外欲举所学，归而见诸施行。然古今东西之学问无穷，吾人之才能有限，既不能尽学，自必选择数种，于吾性之相近，及祖国之所急需者学之。今日第一急务，要为宪法，次行政法，次国际法。此三者，乃救国之要具，不可不特别注意及之也。

十二月十二日 天晴。七时起，课事。十一时，钟雄君来访，留午膳。下午接弟一函，文二篇，当为改正，附函寄去。夜膳后，看宪法至十时，译格言：

盲人之国，为一眼之人王。

女人耻公开之食，然多食于隐密。

船舶惧火甚于水。

十二月十三日 七时起，课事如常。下午，至早稻田，会商《货币论》改稿事。三时返，看宪法。夜膳后，读《通鉴》二十页，十时睡。

十二月十四日 天晴。上午课事，下午与同寓崔君云松略谈。崔君陕西人，年事稍长，尚有见地。二时，王伯衡、陆兰洲来，未几韩人李德奎来谈。李君一青年志士，其言颇有亡国之痛，惜其知识缺乏，昧于世界大势耳。

十二月十五日 自本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此半月中，课事一如平日。此外开雄辩会二次，赴青年会音乐会一次，别无他事可记，故略之，译格言：

人只知疾病，不知健康。

寡言示智，复增朋友。

地球六尺之下，则无尊卑之隔。

谗言即投石于自身。

细雨能压大尘。

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西历一千九百十一年，清宣统三年。

一月一日 阴历十二月一日，天晴，四十五度。六时起，早膳后，至外买加藤咄堂所编

《修养日记》一册。加藤为日本有数之修养家，创有修养会。会员千余人，皆积学笃行之士，会中并设有编集部，编集关于人生修养书类，此日记即由修养会编集部发行者。日记重要部分，分外的生活、内的生活、读书、社会时事各种，余拟仿而记之。

读书：看《莉那》二章，及日本太晤士，尚能得其原委。读《出师表》，深动爱国之忱，并明吾人之职分。

外的生活：晚膳后，同邓君皋生至外散步。凉风侵骨，行人绝少，市上寂静异常。便道过分留处，诸友群集，畅谈至九时归，十时睡。

内的生活：小说诗词宜少读，恐妨正课。吝惜与虚饰，乃人生大病，读书贪多与求快，终身无受用。以后均宜戒之。（一百〇五）

时事：德俄协商，（一）维持现在列国团结之状态。（二）在土耳其俄德二国之权利，以后两不相反。

格言：（一）取蝶不要小铳。（二）在家谈战场易。（三）香饵隐有钓针。（四）万国有万种之风习。

一月二日 天晴，寒暖表四十五度。七时半起，十时半睡。

读书：看英小说《月光篇》、《太晤士报》、《通鉴》二十页。

内的生活：昨日所悲之事，所订之约，今日忽欲改之，最足败事失信，故念头不可乱起。自放假以来，每朝自起床至十二时，精神尚能贯注，午后即思外出，不能安居，心放如是，可叹。（一百〇六）

外的生活：下午因友人之约，至本乡座听戏。

时事：日本贸易，昨年成绩最良。其最大原因，即银价腾贵与农产物丰饶。致其对中国、印度贸易之伸张。

格言：（一）言语之和不伤口。（二）速得者速失。（三）善俭者善费。（四）约于少年，遗于老年。（五）雀为他人之米而争。

一月三日 天晴，四十五度。七时起，十时睡。

读书：看杂志一册，读《左传》二十页。

内的生活：每日只是称慕他人笃学，自己总不好学；鄙他人无志，自己又不尚志。口中言之津津，心中总不脱一俗念，可耻孰甚。（一百〇七）

近日胸中虽不能摆脱一切，觉鄙陋卑劣之见稍除，此得力于朋友辅仁者半，得力于个人克制者半。（一百〇八）

外的生活：下午至各友人处畅叙，最后晤芷斋。伊言大凡才志之士，其举动总不枯寂，有时豪谈快饮，亦是不落凡套，言深可味。

时事：日本去年输出四亿五千万，输入四亿六千万，出入九亿有余，实为从来未有之盛。

格言：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基于志（阳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国语》）。己不厚而责人厚，己不正而责人正，子弟之不化，乃吾自责太薄之故也。（山鹿素行）

一月四日 天晴，四十五度。八时起，十时睡。

读书：日报，《太晤士报》外，无课。

内的生活：数日来忙忙碌碌，四处奔走周旋，致心放而不能休，思想亦复混杂。晚来睡事因之不稳，是志行薄弱之铁证。（一百〇九）

外的生活：与友人应酬一天。

时事：我国去年岁入增收四百九十万两，本年政费节减七百七十六万两。除此两项外，本年豫算，尚不足一千四百万两。

格言：（一）买牛见角，用人考言。（二）佳鱼泳于水底。（三）近东则远于西。

一月五日 天晴，又雨，四十五度。八时起，十时睡。

读书：看英报及《国风报》、《日报》，读《左传》二十页。《左传》一书，文理事实兼备，为余生平所最喜读之书。

外的生活：下午友人来谈，勉为接应，幸免慢友之咎。

内的生活：余有五短。一、欠阔达。二、欠豪迈。三、欠忍耐。四、欠勇敢。五、欠才华。（一百一十）

时事：昨年英国民储蓄金约三亿五千万镑，内一亿六千五百万镑用之于海外投资。

格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孔子）

一月六日 天晴，四十度。

读书：看宪法，国际法。余对上杉之主权解释殊不为然。日本宪法，固君主国之宪法，而上杉又官僚之学者，勿怪其然。

外生活：下午至外散步，夜膳于友人处。

内生活：同朋友谈论，自觉音促气急，稍多言，觉太苦。以后当平心静气，从容言之。（百十一）

时事：我国陆军，旧军约十四五万，拟宣统五年完全废撤。新军今已成十六师，每年需费三千余万，海军（船舰）现有四万五千余吨。

格言：摧刚为柔易，练柔为刚难，吾人在习练柔之道。（广濑淡窗）

一月七日 天晴，四十度。七时半起，十时睡。

读书：《左传》二十页，晋文公一生艰苦，恨未能亲历。

外生活：友人来，应接一天。

内生活：……[①]相交，不可过浓。四、银钱之交，总以吃亏为好。五、不要轻下评断。六、与浅交人不要说深话。与俗人交不要与多辩。七、不要管别人闲事。八、不要追忆自己过去，逆想未来。九、不要希图一切不悠久不高尚之快乐。十、不要将自己身分大贬损。十一、不可思浮于学。十二、要保个人人格及本来真性。（百十二）

时事：印度输鸦片于我国，全部三万六千六百担。千九百五年，《清英条约》每年减输五千担，本年谘政院提议修正条约，以明年六月止，全行禁止输入。

格言：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孟子）

---

① 因字迹不清，省略。——编者

一月八日 本日为星期。未读书，下午客来。晚，看电影。

时事：德俄协约，一、国际新问题，互相交换意见。二、现存之三国同盟或三国协商，仍然存置，德俄二国，不可加入于反对攻击某一方团体之内。三、俄国于小亚细亚承认德国权利，德国于波斯承认俄国权利。

格言：表正则影正。（荀子）

一月九日 读漱玉《断肠词》。

外生活：上午看报。下午友人来，约至外散步。晚，精神不快，早睡。

内生活：人一不执正事，则心放。心放，则种种无聊之思想生，可使精神呈异状，一切举动言语，改其常态。唯智人知防之于未发，时时以正自励，使此有用之精神，不为外物所役，即可收日进之功。（百十三）

时事：北京昨日开国民禁烟总会，到者七百人，马尔登有演说。

格言：一切之罪，皆由说非真理之口，及非认未来之心而生。（法经）

一月十日 大雪，寒暑表降至四十度。八时起，十一时睡。

读书：英报外，看行政法五十页。

外生活：本日开课，上课二时。下午友人来。晚，订功课表。

内生活：本日心静无尘。自一日放假，至是日，心始休。是知吾人真是学校之奴隶，一放假便堕落。倘得恒河沙艰难困苦事，加于吾身，反是吾人之幸福也。（百十四）

时事：清政府拘流国会请愿代表温世霖于新疆，其野蛮举动，不顾民意，真是可悲。

一月十一日 看英法，国际法。

时事：我国近来稍有活气，要为谘政院议员之热心鼓励所致。自温世霖被逐后，谘政院人噤如寒蝉，绝口不敢言宪法。日本报多讥评之，是可以窥我国之人心。吾固知非大破坏不能收建设之果。

格言：天者，人之始也。（司马迁）

一月十二日 看英报，英法，宪法。晚，阅杂志，有日本人某《秋感》诗一首，诗云：秋风鸣万木，山雨落高楼。瘦骨我如剑，一灯清哀愁。与"万木沉秋阴"句同一格调。足见日人于中国文学，颇热心研究。

日来自定课程，多不能照行。虽有时为应酬所迫，然心思不定，精神不振，不能刻苦，为最大原因。本日自朝至晚，大雨连天，非常沈闷，昏昏欲睡。得友人来谈，愁城为之一破，足见朋友大有益于吾人之生活。（百十五）

时事：各省督抚上奏三事。一、组织内阁。二、委本省全权于督抚。三、以巡警直隶于陆军部，未撤废之统营置于督抚管下。是名为图新，其实为督抚个人扩充权限而已。中国大官，有几人真为国家者？又因温世霖请愿被刑，谘政院本日闭会。足见政府所谓宪法纯是欺人自欺。

格言：不足则日益，自余则日损。（范祖禹）

一月十三日 看讲义毕，读太史公《上任少卿书》，文笔纵横，千古罕见。

外生活：夜膳后，至外散步。下午至中国留学生总会开会。

内生活：读书要有休息时。若久则倦，倦则神昏。不要求多求速，只要有定时、有恒，

则无学不成。(百十六)

时事:本日中国留东学生总会开选举会,熊越山被选为总干事。

格言:虽有千亩之田,日食不过三度;虽有大厦万间,夜宿不过八尺。(谷丰熙)

一月十四日 天晴,寒暖计四十度。八时起,十一时睡。

内生活:修心养性之谈,总觉干燥无味。一涉风月,格外兴致,生来性分不善,无可如何。况羡别人之幸福,悲一己之沦落,命之不知,又何学为。(百十七)

时事:浦潮之韩国人,共二百名,欲入俄国国籍,竟被拒绝。呜呼,韩人,竟不能与犹太人享同一之权利。哀哉。

一月十五日 天雪,三十五度。九时起,十时睡。

外生活:是日星期。阅报毕,芷斋来,约去早稻田开茶话会,欢迎前高等学校历史教授邹介人。邹先生演说约二时,五时散会。

内生活:生来性根不良,时时总是烦恼,总是自杀。读书说话,亦多不实在,将来到底成个甚东西。(百十八)

时事:天津设立海军大学。暹罗新设我国领馆。清上谕锡良以下各督抚参与编纂官制改革事宜。

格言:众生所有之苦,皆以欲为本。(佛经)

一月十六日 看《国家学》杂志一册,国际法讲义半册。灯下,看日本人某诗集,有"高秋悲发白,衰病梦颜红"句,颇有唐人风味。

外生活:下午,友人某某二君来,所谈皆陈腐迂阔无味之言,最是厌听,勉强敷衍之。

内生活:早晨,心中十分清明,安心读书。一至下午,便昏沉欲睡,一面读书,一面想他事,不能专一。意读书要下蛮去读,心中越不想读,口中只如是读去,久之自成习惯。(百十九)

时事:日本国会议员,以当韩国合并之际,政府用紧急敕令为财政上之处分,违反宪法第七十条,提出质问。

一月十七日 读英法五页,物权法四十页。

外生活:是日学校试验放假,午后至卢君师缔处,商雄辩会事。因袁、王二君欲将该会改为政党,田、卢及同人多以为不可。余以卢君之见为然。

内生活:卢君亦颇有性情,唯不知心地如何。其抑郁多牢骚,觉甚有类与余;有时豪放,非余所及。王君少年好事好名之心,亦余所不敢望尘。然无论任何朋友,总觉比余长得多。(百二十)

时事:谘政院议政院之预算决算,概归无效。伍廷芳公使主张开剪发大会于法国,到者二千人,当时剪发者三百余人。

格言:道者,为天地自然之道。人者,行之者也。(西乡南洲)

一月十八日 天晴,寒暖计四十度。上午看英法,看讲义。下午看英报。

内生活:每看法学书,觉苦于干燥;看英书,新字太多,不能一气看下,是以皆无心得,无进步,将来定无成功之望。(百二十一)

时事:俄国极东经营,着着成功。蒙古铁道交通改良,电信金减价。

格言:不贵尺璧贵寸阴。(文中子)

一月十九日 大风,寒暖计四十度。七时半起,十一时睡。夜来读《国家学》杂志,载有李鸿章马关订约事,日人愤其坚持,击之以手枪,而傅相悠然自若,毫不变色,是何等胆力。及与伊藤全权谈判,神气高亢,态度纵横,四座皆惊焉。

外生活:下午至杏云堂看姚季六病,转至芷斋处取款。夜膳后,至邮便局送信。

内生活:本日读法律书,初觉讨厌,久之亦觉有味。是知凡事总要勉强,性偏而急,量狭而才缺,自知非有作为之人;胆小而怯,心粗而思杂,断难办天下之事。(百二十二)

时事:日本社会党幸德秋水等二十四人,内妇人一,名管野平子,僧人一,名愚童,俱于本日宣告死刑,举国为之震动。余意此世界之大问题,东亚之大问题,不仅日本一国之问题。然此事既已发生,日本党会问题从此开端,而皇室根本动摇也。

一月二十日 大雪,四十度。七时半起,课三时,看英法讲义,读《曾文正公集》,颇激发志气。

内生活:愈打算,越作不去。愈思量,越昏乱。反是不打算,不思量,得过且过,今日只了今日,到明日再说明日为妙。读书不可外求,只要养得心气和平,容貌晶莹,声音明亮,举止从容,思想正大,一生受用不了。诸事不如意,虽勉强忍受,中心总不自在。读《曾文正公集》,有"不信君山铲不平"之句,我亦不信此生终身埋没,不能表现。(百二十三)

时事:本日为德意志建国四十年祭日。余意德国以如是四分五裂之邦,竟能联合一气,共同对外,建国四十年,蒸蒸日上。中国虽名为统一之国,而国势已浸浸至于零点。同一统一国家,而强弱不同,兴亡各异。故国家之建造,在精神不在体制。

一月二十一日 看讲义、杂志。下午至左仲远处取通账。夜膳后,本校办事人来余处借钱,以无钱可借答之,彼唯唯而去。思此日人,与余平日毫无交涉,忽然开口借钱,未免冒昧。

内生活:天下事无两得者,得名则不乐利,得乐利则不名。(百二十四)

时事:日政府发表对于社会党判定书,处死刑者十二名,余则处无期徒刑。

格言:顺逆者,人世之阴阳。死生者,昼夜之道也。(熊泽蕃山)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也。(曾子)

一月二十二日 天晴,四十五度。七时半起,阅报后,李仲书由中国来,送余笔八杆,留中膳。下午访友,夜膳后方归。

内生活:背地说人坏话,心中不能容物,多言而少中,交浅而言深,以随声附和为表同情,皆余之大病也。想侥倖、想快乐、羡富贵、爱名利,不从切实处作工夫,如何得有成就?所谓不种而望岁,愚也哉。(百二十五)

时事:日本政府对于舆论,无所不用其压抑。此次关于幸德秋水裁判决定之电报,亦被停止,日政府之用心,亦苦哉。

格言:言轻则招忧。(杨雄)

一月二十三日 看讲义、杂志、英报。下午至病院看友人,写字三页,友人来谈,一时去。

内生活:每日上午精神贯注,下午稍倦,至晚更甚,心中只是不快,不能读书,脑经昏忽

异常。月来屡如是,如何是好?生来如此性根,混得一口饭吃,已是侥倖,尚思意外幸福,岂不可笑?既如是蠢,又不安分,是真愚而不自知者。(百二十六)

时事:上海劳动者,因英国工部局取缔过严,起而暴动,被英兵铳杀十四名。哀哉,无智同胞。

格言:心者,天地生生之主宰也。故心为活物,常照不寂。(三轮执斋)

一月二十四日 读英法,看讲义、英报。下午至芷斋处,晚,定课表。

内生活:心收则读书专,专则有得。故读书所最忌者:一、无恒。二、不专。三、欲速。四、贪多。五、不循顺序。六、糊翻一顿。七、不得要领。八、不能贯通。九、不得统系。十、不能应用。若不矫正十弊,终是白读了。(百二十七)

时事:北京外交团,因防毕士特,遮断使馆界与外部之交通。

格言:瞋心甚于猛火。劫功德之贼,莫过于瞋恚。

一月二十五日 读英法讲义。下午友人来访,去后,写字三页。

内生活:读书要将精神贯注,胸襟活泼,则见理始明。若昏昏沉沉,何能得书中真意。说话亦有十忌:一、多言。二、大言。三、急切而言。四、过于深刻。五、言时手足乱动。六、言时耸鼻咬口咬牙。七、冷讽。八、作女人声。九、粗鄙。十、无伦次。(百二十八)

时事:埃及国民党首领穆汗默德·亚非利特,以作诗煽乱,处刑六月。安徽饥民二千余人,流入南京,掠夺商店。

格言:结口头之交,而生肚里荆棘。

一月二十六日 看英报、讲义。晚,看《谭浏阳集》,其就义诗末二句云:"昂头挥刀向天笑,乾坤肝胆两昆仑。"是何等气概,何等胸襟。下午,凤、田、姚诸友来坐。去后,代田君至袁君处和事。晚,王纯焘君来,言纸烟害生,已戒之也。余闻之,深为佩服。

内生活:每日客情来往,俗事纷纭,费去时间不少。然出于势不得已,不可不勉为接应,只自己不找事就是。最难交者,为金钱之友,不可不慎之于始。(百二十九)

时事:英国共和党中之进步派,反对多福统之施政,发表宣言,其目的欲上院议员亦行普选,造成完全由人民选出之政府。

一月二十七日 读英法,看讲义。本日客来二次,上课三时。

内生活:处世处身要言:一、和气待人。二、达观观世。三、活泼养心。四、刻苦处己。五、勿吝惜酒肉金钱。六、说话要看人是甚人,时是何时。七、吃亏莫作声。八、闹热场中,莫说冷话。九、大家痛快时要凑兴。十、要包罗得忠奸贤愚。(百三十)

人若仅打我钱主意,则于我何伤。今日之人,大约只要几个钱,就可卖身。(百三十一)

小器之人,断非可以作大事。拘泥之人,断不可以言权变。(百三十二)

今日有一种人,将世人看作玩物一般,恃一己之智能,而愚弄社会,愚弄朋友,究竟是何居心,不得而知。然余不愿见此种人。(百三十三)

一月二十八日 天雨,四十度。八时起,十一时睡。上午看英法、国际法,下午看报。至罗、刘二君处稍坐。转,发邮片十张,请同学吃饭。

内生活:晚来忽思平日待人之不当,心中十分不快,以后切不可冷待友人。心中要坦

坦平平,已往之事,要摆脱得开,方可以读书。稍刻苦,即怨嗟;稍有得,即自喜;稍临事,即失措,如何是可?(百三十四)

一月二十九日 天雨。是日为祖国除夕,又为星期。八时起,看报毕,至外入浴。午膳后,至病院看季六,芷斋在焉。谈至三时,同来余寓稍坐,即至明乐园。未几,同学皆到,畅饮至八时始散。归寓,书《励志浅语》:

善念一生,则心头爽快,胆亦为之壮。若一生恶念,则神志昏乱。(百三十五)

格言:刹那之苦果,人多难堪而厌之;永劫之苦因,则多欣然恣为之。

一月三十日 清宣统三年,正月一日,是日为祖国元旦。八时起,看报后,至卢君师缔处贺年,留午膳。余不善饮,主人量豪,而态度滑稽,嘻笑怒骂,举座大欢。膳后回寓,至中途,偶不慎,被自行车撞倒,几不能起,勉强雇车而返,觉腿酸痛,周身作寒。思新年出门,即遇此意外,虽无迷信可言,亦太不自慎也。夜膳后,续《励志浅语》:

人生天地间,死生忧患之来,不可预测。其未来应如何修养,静以思过,切不可自招忧患。至天然之忧患之来于吾前,乃非人力所能防。只有听天安命,坦然处之,庶于忧患外不再生忧患。(百三十六)

人一不读书即堕落,是知读书乃防贼之利器。(百三十七)

晚六时睡,脚痛腹紧胀,汗流透被,心中拟有万种苦恼,只是无人可说。一年之苦难,未有如此夜者也。

一月三十一日 天雨,寒暑表四十五度。八时起床,觉昨跌伤稍愈。膳后阅报,九时看英法至十二时,下午看讲义至三时。浴毕,写大字一时。夜膳后,友人来谈。六时读英文至七时半,补写日记毕,再看讲义二时,十时睡。本日精神非常困倦,心中时时打战。据友言,乃肾虚所致。幸读书尚能专心,唯一放书本,即觉无限凄凉况味,有危桥独立之势。《书》云,人心惟危,道心唯微。心一昏惑,则万事皆不能自主,诚如《书》言。续格言:

学业者,非有志、才、气三者不成。(真木和泉)

致知在知养,知养在寡欲二字。(程伊川)

二月一日 上午看英法二时,看报一时。下午看讲义三时。晚,至友人处稍坐,不觉失言,悔极。八时转,看英法至十一时睡。枕上默思,数月以来,未得弟侄书信,十分系念。又思以后无事不可常去友人处,非唯妨碍人之课事,且足招惹是非。有时讲人闲言,亦损友道,伤德性。本日报载俄国有派兵入我库伦之事,吾国当道,置之不问,国其能国哉?续格言:

心一驰于苦时,则乐事亦苦;心返乐时,则苦亦乐。(孙钟元)

二月二日 上午看英法二时,讲义一时。下午看讲义二时。看报后,写字一时,友人来谈。去后,续《励志浅语》:

美服招人指,美名招人忌,美食招病,而美人则亡国丧家败身之尤者。(百三十八)

自己好处,自己遮盖几分。故以知为不知,以能为不能,善辩若不辩,善舞若不舞,能处处隐藏自己好处,则处世庶几无尤。(百三十九)

二月三日 八时起,浴后膳事,芷斋来,共谈性理,其主张断绝人欲,退黜功利。余觉其陈义甚高,难见行事,十时辞去。上课二时。下午看英法、国际法。夜膳后,至季六处稍

坐。六时归，看国际法至八时，写字一时。拟以后专研国际法、国法学二科。日记毕，续《励志浅语》：

每日若将全副精神，安放在学问上，何患不成学问。放在国家上，何患不成事业。吾人生斯时，不过学问、事业二者而已，他何求哉。（百四十）

读书要切实，不可贪多。要句句求解，不可一字忽略。（百四十一）

格言：心者，人之神明善恶所由分，祸福所由召也。（犬西川）

二月四日 天晴，寒暖计五十度。七时半起，读英法，上德文课。下午来客，三时起，看国际法。夜膳后，至外散步。九时归，日记毕，写字三页，续《励志浅语》，十二时睡。

不要待养得沈静，方才读书。读书到有味不可放手时，自然沈静。是养静之法，莫过于读书。（百四十二）

近日心中无十分成见，只觉得书多读不尽，恨不得将胸中想读之书，一时读完。（百四十三）

近日心理稍进步。虽最足动心之言，听之亦似无事。是心有主宰，外物不得牵引。（百四十四）

格言：苟无心于诗歌，虽逢花月，亦不为之苦；无心造九品莲台，亦无落于八万地狱之罪。（前田前贞）

二月五日 天晴，四十五度。七时半起，是日星期，看报毕，写家信。下午少留来坐，二时去。入浴毕，至季六处看病，三时返。张禹侯、罗百仓、李仲书来，九时始去。看杂志至十时半，订功课表毕，写日记，续《励志浅语》，十一时半睡。

功课表

八至十时	十至十二时	一至二时	二至五时	六至八时	八至十时	十至十一时	三十分钟
英法	国际法	英报	国际法	英法	国法学	杂志	日记

欲求科学上专门学问，非外国文字成功、多看外国书不可。日本科学书颇少，一专科不过二三种书，两月工夫，就无书可看了。（百四十五）

读书要能贡献于社会，方有实用。以后拟选择一二名著译之，以为贡献之初步。（百四十六）

余近日处世接人，私见日减，尚知友爱谦和，对于老友，尤宜特别爱敬，而感情二字，更当注重。（百四十七）

时事：俄国提议将领海权扩充十二海里，英、日、德俱反对之。

二月六日 本日课事如恒。以后国学，拟熟读《左传》诸子。杂志本非专门学，不过供研究专门之参考耳。续《励志浅语》：

不将衣食住及男女之欲，置之度外，其人断不足与言学问事业。（百四十八）

格言：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原宪）

二月七日 日来读国际法，于主权二字颇有领会。我国名为完全主权国，实则一不完全主权之国家，任人保护，任人租借，任人协调。所幸对内主权，尚未完全落外人之手。若再并此而失之，虽不瓜分，亦不国也。噫，以数千年大汉之天下，今竟为孺子作牺牲，中国尚有人乎。

格言：学问之道，不在多言，在静坐澄心，体认天理。（李延年）

二月八日 天晴。七时半起，上午看英法、国际法。下午上课四时。晚得弟、侄各一函，文各二篇，改毕，已十二时矣。日记毕，睡。本日报载俄国进兵蒙古。又汉口英人击毙我国苦力若干。外人不以人类待我，不以国家视我，实我政治之不良使然，此后中国事更不易为也。

格言：过于仁则弱，过于义则固。（伊达政宗）

二月九日 上午八时起，写相侄、谦弟各一函毕，看英法。下午看报后，至百仓处稍坐。转，看英法。夜膳后，友人来谈，七时去。写大字四张，看国际法至十一时睡。日来因稍加工，欠运动，故大肠火旺不适，续《励志浅语》：

处世第一要胸襟阔大。第二要有责任心。第三要谨慎中有豪侠气，于淡泊中见性情，勿矜夸，勿卑鄙，高而不傲，俭而不吝，谨而不迂，豪而不放。（百四十九）

读书要求用世之学，不可仅谈理论，讲迂话。当求进步，吸取新知识。（百五十）

格言：不杀则生足，不偷则财多，善哉戒教，富国安家。（佛国禅师）

二月十日 七时半起，看英法三时，上课一时。下午看报与国际法。浴后，夜膳，至季六处看病。转，写字五张，日记，十一时睡。夜来一天凉月，如同白昼。回忆祖国，又近上元，日月如流，而于国于家，依然毫无补救，徒为一消食之人，真是无味之极。

闻友人言中国陆军种种情形，极其腐败，只耗饷需，贪安乐，如何能打仗。万事如此，国尚能为哉。

二月十一日 天晴。早起，看报毕，赴校友新年会，十二时散。午膳后，百仓、北翔来谈，夜膳后，同至病院看季六。九时返，写字四页，十一时睡。

夜静归来，凉月融融如昼，友人吟"良辰美景奈何天"词，为之凄然。是知人生斯世，总不能断绝情根，故到处都是苦海，如余聪明才学，举不及人。惟此一念，则牢不可破，亦天生使然欤。

二月十二日 天晴。九时起，本日星期，甫阅报，友人陆续来谈，至下午三时始去。写字五页。夜来月明甚，静坐窗下望之，徒闻东邻箫声幽咽，感而赋之：

人到蓬莱万事差，玉箫幽咽忆邻家。夜深怕作游春梦，独向空庭望月华。

格言：誉者，毁之本也。身后之名，更有何益。（兼好）

二月十三日 农历正月十五日。八时起，看英法、国际法，下午上课。夜膳后，至外散步。转，写字三十分，看国际法至十时睡。

是日忽思由法科改政科，以法科大半为法律，与自性不甚相宜，故研究亦少进步。转念入法科已二学年，今又改动，殊非所宜，遂作罢。

二月十四日 是日课事如恒。译格言：

身隐则功著，形息则名彰。（《吕氏春秋》）

以君子之言，发于小人之口，则天下见其邪不见其正。（吕东莱）

二月十五日 七时半看书，看国际法，下午上课三时。返，写字三十分，晚，友人约至醉华楼饮酒，至十一时还。日记毕，十二时睡，续《励志浅语》：

饮酒谈心，本是人生乐事，然偶一为之则可。若天天如是，则又不见其乐而见其苦，是

知苦乐本无定也。（百五十一）

二月十六日 七时半起，看英法至十二时。午后上德文课二时，友人来谈。夜膳后，看国际法至十一时，日记毕，续《励志浅语》：

与畏友言，觉得颇不自在；与狎友言，觉得十分放肆。是皆过也。（百五十二）

日来为人读书，毫无定见，亦不守一定规则。无事则读，来人则谈，虽无甚心得，亦无甚拘束，反觉悠悠自如。

二月十七日 天晴，寒暑表五十度。七时半起，上午上课四时。下午看国际法。晚，看英法至九时，写字三十分，日记毕，续《励志浅语》：

人生第一要将胸襟放得开，斯受用不尽。（百五十三）

今日报载俄人拟占领中国伊犁，今在进兵准备中。中国当道毫无闻知。昏聩至此，国其奈何。

二月十八日 上午上课二时。下午至友人处送款。晚，赴本校国民讲习会，因本校教员冈田，新自中国来，讲演中国法制。九时返，王君纯焘来，谈至十一时睡。续《励志浅语》：

生今之时，处今之境，国不成国，家不成家，个人又不成才，碌碌庸庸，与世浮沉，真是无味。（百五十四）

今日报载俄已进兵伊犁。英人又以保护商业为名，进兵云南。

二月十九日 本日为星期。早起阅报，载英、俄交涉愈益迫切，有旦夕破裂之势，中国政府尚无相当应付方法，真是不堪痛恨。掷报于地，即至早稻田赴谈话会，因伊犁事，特别发起者，到者十余人。吴君少仙演说，略言伊犁交涉，大抵以屈从为便，战乃不能，因中国平日既毫无预备，临时只有屈伏。吾人今日报国，唯有二途。一、就时事之重要者，专心研究，著为论说，以忠告政府而警醒国人。二、运动谘政院或谘议局，或陆海当局，遂行改革之目的，此外无别法焉。言时声泪俱下。余谓中国国事至此，除断行革命外，一切都是废话。革命重在实行，文字鼓吹，已非其时。吾人唯一方法，只有大家归国革命而已。芷斋、北翔均有演说，五时闭会，九时返。日记毕，蒙被而卧，一夜不能安眠。

余自受外交问题之刺激，为人读书，猛进一步。欲念一时尽去，只想如何方求得学问，救得祖国。续格言：

情为恩使，命缘义轻。（《后汉书》）

断人欲，学清净，异端之极也。欲之生于心，如云之生于天地。（太田）

戒者，一切善法之梯登，亦一切善法之根本也。（《涅槃经》）

二月二十日 天晴。八时起，看报毕，崔云松来谈，以读书要为将来著作用，最好将著者姓名、页数、发行版数记录之，并抄写书中大要，以为后日著述参考，其言似近是而实非。余意读书在求真理，不必沾沾于表现，即欲有所著作，亦不宜取目录之学。

日来为朋友事忙甚，致心中昏乱。本日除看国际法二时外，几无暇读书，然又无法谢绝，于是知处世之难。

中俄中英交涉，愈见决裂。闻英已进兵片马，不知当局如何对付，真是可痛之至。

俄人经营蒙古有年，平日不敢遽行占领者，以不愿为祸首耳。去年六月，日韩合并之

结果，与日人协调。故借日本安奉自由行动之前车，而断行进兵，迫我续行光绪七年曾纪泽之约，即千八百八十一年之约，借端发难，欺人已甚。然追溯祸首，爰在日本。日本诚中国之世仇也。

二月二十一日 上午看国际法七十页，下午上课。晚来心中烦闷，借临池消遣。又因日来痔疮大发，每大解鲜血淋漓，痛不可言。加以感冒，涕流不止，寒火交攻，不快之至。日记毕，十一时睡。

闻俄人要求六款，清廷均许之，其耻辱真有不堪言者，愤极恨极。回思人不受刺激，则无进步。此次受外交上之刺激，自觉孑然一身，他无希冀，只要能雪耻报国家，虽万牺牲有所不惜。而学问二字，又其末焉者也。余于是有退学返国之志。

二月二十二日 天晴，五十度。七时半起，上午看国际法，下午上课。四时校长来演说，大意谓求学时代，当专心求学，不要管国家事情，卒业后，再为社会国家服务不迟。余意此言对日本人说法则可，中国与日本国势不同，故观念不能不异。学问万能一语，似不能适用于中国。

晚，芷斋来谈，多为人处世之言。余询其对国事之主张，则不能明白答复，只云立宪即足救亡。余谓立宪不过一种制度，制度之运用在人。今之政府，能运用立宪之制度乎，吾殊未之敢信。况立宪之空名，政府亦未必轻与。以余拙见，简直说非革命不可。熊君听余言革命二字，勃然变色曰：宋遁初素称革命巨子，今日尚不言革命，汝辈何幼稚乃尔，可谓不知时务。余曰：宋之言革命与否，非余所敢知。不能以宋某个人不言革命，使天下人均不言革命。足下未免太迷信遁初，而轻视天下人。况遁初未必真正不言革命也。足下盖中立宪党之毒，而于国情为昧昧也。熊君闻余言愤甚，欲继与余辩，下女报客来，而余二人之谈判遂中止。续《励志浅语》：

读书不为功名富贵妻子衣食而谋，方能有用于世。（百五十五）

人不能绝去一切私念，断不敢言救国。（百五十六）

二月二十三日 七时起，读书。十时，友人来，十二时去。下午，至学校。转，看国际法。二时，写字一时。夜膳后，至仲书处略谈。返，看杂志至十一时睡。

数日来因外界刺激，神经非常不安，饮食男女功名富贵之念顿消。只想速成学问，归国以图补救，不知如何方能成学，如何方能救国，前途茫茫，令人心悸。

二月二十四日 大雨，四十度。七时起，写字三十分。八时至十一时看国际法。下午至校。夜膳后，续看国际法平时部，至十时毕，写日记。

读国际法，能养成国家观念，知主权之不可丧，而领土之不可侵。余读是法竟，于中国之领土主权，生无限悲观，因中国之领土主权，皆不完全故也，只可谓之不完全主权国。续《励志浅语》：

英谚云，好田若不耕耘，则蔓草难除。准是，若聪明人不加以学养，则亦成废材。（百五十七）

二月二十五日 天阴。八时起，看战时国际法至十二时。下午至校，晚至友人处计事。十时返，日记毕，续《励志浅语》：

不忆往事，省得许多感慨；不管将来，省得几多烦恼，是达观之要诀。（百五十八）

如此世界，如此国家，一才须得万才之用，学得些救时之学即可也。又何必成专门科学家，付全副精力于机械乎。（百五十九）

二月二十六日 天阴。八时起，看报。本日星期，为伊犁、片马事，开学生总会于神乐坂高等演艺场，午时到会者千余人，人人争欲上台演说，纠察员不能制止，几至用武。未几，秩序稍定，而演说者又多不得要领，或言独立，或言编国民军，简直想不出办法。而直隶学生则多袒护政府说话，加以立宪派从中捣鬼，几无结果。余睹此状，心为之寒，遂站立高处，大呼每省举代表二人，众赞成。以人多纷乱，无法投票，遂临时推举代表，南数省共推出二十余人，北省则多不愿闻问，一哄而散。当推举代表时，有人提议捐资办公，当时踊跃乐捐者不少，计收捐款约数百元，足见中国学生之热心国难也。六时散会，当散会之时尚有学生数百人，中有最热心者，力主非办国民军不可，非至使署请公使捐款不可。众赞成，即蜂拥至使署。时日本公使为李家驹，留学生监督为胡子静，闻讯先期远飏。余等至使署，候至十时，不得见公使、监督之面，只好散去。

余日来伤寒未愈，痔疮又下血不止，加以本日劳苦，翻覆不能安睡，思此事将来究竟如何办理。编国民军，非空言所能，亦非在日本即能办。国民军即革命军，公使何敢赞成？欲办此事，非有同志到内地活动不可。各代表又皆不大负责，如何进行，非细心研究不可。又思人生何以总是苦恼，此事去了，彼事又来，非愁即病，如何能求学作事？平日对于事情，不大留心，体格不知保重，到此时方知精神不够，展布不来，悔之何及。

二月二十七日 七时起，访各省代表，均云明日开代表会商议。再访遁初于山田病院，云因病未能到会，明日代表会亦不能赴。问对此事之意见，云革命党另有主张，对现伪政府只有推倒之一法。学生总会如赞成革命党之政见，只通电不承认此卖国丧权之伪政府，全体加入革命团体，去内地革命而已，他非所闻。余深佩其言。续《励志浅语》：

平日求学问，到得有事时，又无发表能力，要求此学何用？故吾人求学，当于致用二字，再三注意。（百六十）

读书要有恒致用，对人要宽厚和平。处己要刻苦忍耐，处事要果断公正。（百六十一）

格言：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荀子）

小事要分别，大事不可惊。（德川）

学者以不欺暗室为始。（伊川）

二月二十八日 六时起，得总会函云，本日上午九时在总会事务所开代表会，商议进行。余届时到会，各省代表到者十四人。十时开会，余主张二事：一、以各省代表组织外交后援会，即以该会名义通电全国，不承认政府之辱国外交。一面电政府，质问交涉内容。一、募款开办军事速成讲习所，半年卒业。凡学生有志军事者，皆可自由学习。虽无国民军之名，而有国民军之实。广东代表某君谓去电质问政府，必不得要领。外交紧急，军事速成讲习所，亦不济于事。主张全体退学回国革命。湖北代表则主张以总会名义，电政府质问。于是众议纷纷，不能决定。最后，决定暂用总会名义电政府，请坚决拒绝英、俄要求。俟各省代表加入后，再组织外交后援会，商议一切办法。此议乃总会干事长所提出，多数代表赞成，余亦默认，广东、云南代表则愤而退席，代表会议于是告终。

下午二时，同邓君皋生至日本众议院旁听。是日所议为陪审及外交问题，议场不甚宽

大，而秩序则颇整齐。政府各省大臣皆坐于前面，次官则坐长官之下，议员则坐台下，旁听席皆在楼上。凡议员起立质问，政府人员必逐一答复，而于外交问题质问时争辩尤多。余听至四时出场。夜膳毕，看国际法至十时，继《励志浅语》：

学问用不出世，不可曰学问。（百六十二）

不要因小挫即灰心，不要因小病即废学。（百六十三）

知而不能实行，一生亦是空过了。（百六十四）

三月一日　天晴。早起阅报毕，上课。下午芷斋来，略谈。未几，刘积侯来，谈至九时。二君皆以前日开大会，数百学生闹至使署为不当，余独不谓然。辩论良久，刘君甚至以余为过激派，余以二君过于老成持重，殊不敢赞同。

数日来因英、俄进兵事，学界异常激愤。余亦为之废学数日，虽梦寐之中不得安宁。本日勉强上课，奈此心不属，不知教习说些甚话。所谓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之听讲是也。晚来读《通鉴》十页，译格言：

心有自慢时，则不知人之善。（德川家宣）

恶人之害贤人，犹仰天唾吐，不能唾天，而反唾己。（《四十二章经》）

知人者自知，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不辱。（老子）

三月二日　天晴。上午八时起，心不静，不能用功。友人来，约至校看报，十一时转。午膳后，勉强将心收住，看国际法数十页。下午三时，开校友会，意见分歧，不得归结而散。中国人之特性，缺乏组织力与团结力，而二力之缺乏，即是无公共道德心、爱群心之故。余因此次留学生大会及校友会之经过，于以知中国学生之自治程度。续《励志浅语》：

因私怨私仇及嫉妒心而破坏大团体者，是禽兽；因私见私利不顾国家之灭亡耻辱者，是亡国奴隶。（百六十五）

晚来独坐，感慨时局，随意赋之：

禹域竟多难，恩仇志莫差。忧时空有泪，去国已无家。边塞来戎马，中原噪暮鸦。可怜征服地，不见自由花。

三月三日　天晴。九时起，读国际法八十页。下午读《左传》二十页。晚，精神疲倦甚，书不入脑，只思得一新事来换脑。于是思得一换脑法，即于书读倦时，或会友，散步，运动，不宜呆看。若呆看，不唯无益，反有害也。

三月四日　天晴，五十五度。上午看英法。午膳后，至江户川亭开对英俄外交大会。总干事报告电文，大概请政府坚持，不可许其无理要求，即以总会名义发表。前此收得捐款，由临时推举代表五名，发行一种单行本或杂志，愿作文者听。六时散会，友人约至料理店晚餐，十时返睡。半月以来，痔疮出血过多，又因消化不良，胃肠作痛，非常不快，至四时始合眼。

余平日对于国事，素持共同主义，积极主义，不敢因自己无能，而反对他人。故对于此次之事，认定起而奋斗，较之坐以待亡为佳。无奈人各有心，心各不同，余将奈之何哉。

三月五日　是日星期。早起，琴台、芷斋来谈，午膳毕去。二时，皋生来，谈及此次外交问题，二人意见相左，几至口角。勉强忍耐，五时辞去。续《励志浅语》：

个人主义，消极主义，乃亡国主义，奴隶主义也。（百六十六）

交友要从感情入手，未有感情不好，而能全其交者。（百六十七）

本日阅报，英占片马，尚未退兵。此次英人占领片马，不仅为境界问题，因片马为通印度、西藏、缅甸要道，英人为经营以上三处，故不能不占领其地。

三月六日 上午看英法四页，国际法五十页。下午上课。晚，续《励志浅语》及格言。

读书无恒心，断不能成学问；作事无毅力，断不能成事业。（百六十八）

人道恶盈好谦。（《周易》）

自奉薄，则为俭约；施人薄，则为吝啬。（贝原益轩）

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陈轸）

君子先择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择，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文中子》）

三月七日 上午看英报。下午至校，三时返。友人来，谈至五时去。晚，看英法三页，十时睡。本日友人言：当今之世，国家以先得人才为第一着，以事非人才不能办。余谓人才乃国家通素，罔无庸其否认。特今日中国所需要之人才，非艺能之士，乃笃实之人；非合纵连横、飞扬跋扈之辈，乃道德高尚、志行卓越之士。友亦为然。

三月八日 八时起，看国法学至十二时。下午上课。晚，友人来谈，以中国现局，非行国家万能主义，及中央集权主义不可。无论行政、司法及社会上一切之事，皆当本此主义行之。而杂志报章，更当守此主义，以为一致之鼓吹。言下若深信非此不足以救国者。余谓法制修明，土地狭小，人种单一之国，又得才智之士居于高位，则可行此主义，若中国则不然。中国地大而种族复杂，不易统一。古代帝王崛起，多经数十年之战争，始得暂时统一。今则思潮复杂，人心难驯，地方权利思想日益发达，欲以古代之统治施于现代，似不可能。目前救急，虽可暂行，然终非长治久安之道。友曰，子意奈何？曰：无已，唯有地方分权制。友甚为非是，争辩良久而别。十时睡，再四思维，觉中央集权，实不能永行于现代之国家而无弊；地方分权，又岂中国现制下之可能，根本上非改革一番，法制举无从实施。于是余之革命思想，更进一步。

三月九日 上午看英法，十时至铃木病院诊痔疮。十二时转，友人来坐，三时去。晚，看行政法至十时，续《励志浅语》及格言。

人生第一不可解之事，乃自己愚弄自己，斫丧自己，厌恶自己，埋没自己。（百六十九）

见人之非，知己之非。（熊泽蕃山）

舟无水则不行，水入舟则舟没。（孔子）

三月十日 天雨。上午看英法、行政法，下午看报，上课。晚来静坐，夜雨凝寒，感怀身世，赋绝句一首：

大好中原事可伤，群儿嬉戏门鸡坊。生前种下家国恨，夜雨春深枉断肠。

三月十一日 天大雪。早起，看英法。下午上课，看报。晚，友人来谈，总会对于外交事，拟推派代表回国。湖南同乡会前日开会，推定熊君芷斋。后经长沙某君反对，明日开会另推。余谓派代表事，余本不主张，然既推定熊君，何能以一二人之反对而取消之？以后之事，不敢与闻。九时，友人去，续《励志浅语》：

人到无耻，种种卑鄙恶劣不近人情之事，皆做得出。（百七十）

三月十二日 是日课事如恒。晚，读韩退之文，“有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

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千百年只一人而已”。是何等胸襟，何等果毅！唐以前唯子产，以后唯王荆公足以当之。

三月十三日 课事如恒。是日接留学生监督胡元倓来函，嘱将履历书钞寄，当钞送如左：

年二十八岁，光绪三十一年到东，入早稻田大学。三十三年普通预科毕业。同年特别预料毕业。宣统元年九月，改入明治大学本科大学部法律系，现在二年级，计明年毕业。

三月十四日 天雨。八时起，看英法二时，友人来谈。一时至校，五时返。晚，精神散漫，至友人处谈心。转，写日记，续格言：

欲洁己而乱大伦者，异端也；欲立己不顾众人者，不仁也。（山鹿素行）

天下之理，本最简易。顺其道以行之，则事无不成。（程颢）

三月十五日 天晴。早起看报、未几少留来，十二时去。午膳后上课三时。晚，续《励志浅语》：

放心不休，精神堕落，断难成就学问，造成完人。（百七十一）

三月十六日 农历二月十七日。课事如常。晚，续格言：

欲木之长，必固其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源。（魏徵）

平日好读书不求甚解，窥圣贤之道，不慕荣利，安贫而不避风雨。（《白幽子》）

名成每在穷苦之日，事败每在得志之时。（钗扫）

心之忧危，如踏虎尾。（《书经》）

三月二十三日 天晴。课事如恒。晚，接相侄一函，文二篇，当即改正复函，十时睡。

三月二十四日 课事如恒。晚，续格言：

三缄其口，安然于群争阵里。（绅瑜）

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惠盎）

积善三年，而知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

不能悦故即新者，弱也。（退之）

三月二十九日 天阴。课事如常。接弟正月二十六日函，及文二篇，当即改正函复。

三月三十一日 天晴。课事如恒。晚，续格言：

人各有能有不能，我不能为孔明，孔明亦不能为我。（伊藤仁斋）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樊哙）

有吾则无死，有死则无吾，吾安用惧死哉。（空海）

狂者走东，则逐者亦走东。走东则同，其所以走东者异也。（《淮南子》）

四月十日 天雨，六十五度。七时起，看报、行政法。下午上课。晚，日记毕，阅山阳诗，有“百事无成亲已老，等闲三十一春风”句，不竟悚然汗下。若余则一事无成亲已逝，可不痛欤？续《励志浅语》：

神经一不作主，比之打入十八重地狱更加痛苦。等到醒来，又是白过一生。（百七十二）

一月以来，功课荒废，即精神堕落之证。要到临时抱佛，又何苦来。（百七十三）

四月十一日 七时起，八时上课，十时返，钞录讲义。下午上课二时，在校阅报至四时

返，钞录讲义。饭后，至季六处送物。转，看英法至十一时睡，续格言：

烈士殉名，夸者死权。（贾谊）

愦愦悠悠，浪费光阴。人欲日长，病痛日增，终为小人之归，而不自知。（佐藤直方）

四月十六日 日晴夜雨，寒暑表七十度。本日为星期。六时起，膳后阅报，客来，谈至十二时，午膳后去。下午二时，至早稻田开茶话会，吴君少仙演说教育问题，略言教育不外二方面，一则必详悉外国教育进步之阶梯，一则当熟察本国教育之现状。日本之教育进步，分五期。自明治初年至八年，为教育萌芽时代，为第一期。自八年至十三年，为第二期。十三年至二十三年，为第三期。以上为强迫教育时期。甲午战争以后，国民自觉教育之必要，即第四期，为自觉时代。自彼时至今，为第五期。而其教育初起之时，无不赖于强迫。中国自甲午一战，废科举而兴学校，亦既十有余年，以国家不加强迫，故不收甚效果。以为中国将来教育，非行国家万能主义不可。又谓中国亦须如日本初期，注重小学校，分区分村。以此区之材，办此区之事。学校基金存于银行，以其利息为长年经费云云。余演说国家万能乃专制国之毒。教育为地方事业，当由地方办理。中国地方辽阔，中央政府纵如何万能，岂能事事干涉，事事代谋？况以现在之政府，更谈不到教育二字。张君凌云演说内阁制度颇详。六时散会。

四月十七日 雨。七时起，友人来，八时至校，十一时转。看讲义至三时，写校友会收据毕，友人来，谈至六时去。膳后，看《外交时报》，载欧洲外交大势，谓三国同盟，即所以抗二国协商也。俄国复加入协商，颇不利于三国同盟，是法之不幸，即英之幸也。迨波斯八占多铁道问题起，而俄忽与德协商，英、法之不利，即德之大利也。然而俄亦狡矣哉，既亲英、法，而又亲英、法之仇之德，又亲其不当亲之日。其亲日也，是欲肆志于蒙古也，欲藉德制英，以遂行其东方侵略之政策也。然而俄、德之同盟成，俄、英之协商解散有日；俄、日之协约成，英、美之协商成，日、英之同盟解散在即。异日日美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英德战争，德法战争，不旋踵将渐现于世界，亦可危也。按上之论文，虽未必尽中肯旨，然大致不差。各国既各以侵略为目的，唯各自之利益是图，则利益冲突之时，自不免惹起相互之战争。然中国处于列强积威之下，断无有幸者。据此，则我国前途，其危险岂不巨哉。

四月十八日 天晴。自是日起，放暑假十天。此十天中，拟专看学校讲义，每日看一门，十科分十天看毕。若待实验时，则又来不及也。

四月十九日 本日六时起，看行政法。夜膳后，至外散步，八时还。十二时行政法看毕，睡。

四月二十七日 自十九日起，每日专心看讲义，至本日止九天，共看八科。而国际法、英法，则待以后再看。

四月二十八日 本日开课，上午上课四时。下午至友人处谈话。晚，读《左传》二十页，续格言：

善游者溺，善骑者落，各以其所好而自祸。（《淮南子》）

若欲以争止争，究竟不得而止，唯忍能止争。（《中阿含经》）

女无美恶，入室见嫉；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妒。（褚先生）

美女者，丑妇之仇也；盛德之士，乱世之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之所憎也。（赵简子）

四月二十九日 天晴。功课如恒，晚，续格言：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

不居幽，则不能思远；不身约，则不能知广。（《老子》）

衣服清素，器用俭朴，宫室卑陋，是治家之法。（太田锦城）

仁者，由自然之生意而发。不涉于形气，故名为善。若由形气而出，则背于自然之本体，则谓之恶。乃一人之私物也。（三轮执斋）

五月十日 天雨。课事如恒。晚，读《左传》二十页，续格言：

今人以知行为两件事，谓必知了然后能行，故遂终身不行，终身不知。（王阳明）

陷阵先登，难而实易；犯颜直言，易而实难。（室鸠巢）

爱亲者不敢恶人，敬亲者不敢慢人。（孔子）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老子》）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陆象山）

五月二十日 天晴。早起，课事如恒。晚，续格言：

福至则心灵，祸来则神昧。（《朝野佥载》）

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汉书》）

立志之功，以知耻为最要。（佐藤一斋）

益已则损人。财者人之所同欲也，仅图己之得而招人之怨，则人情离。（荻生徂徕）

五月二十一日 天晴。本日星期。上午阅报毕，至早稻田开茶话会。下午至西路会场开同邻会，六时返。续格言：

人生立世，当规模广大，远识卓出。不论立朝在野，其德业称于千载之后。（胜海舟）

德善日积，则福禄日增，虽胜非满。（程伊川）

曲则全，枉则直，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老子》）

五月二十二日 天阴。课事如常。晚，友人来谈，去后续格言：

人非至诚公平，不能揽英雄之心。（西乡南洲）

不动则尊，心之坚固在一。（二宫尊德）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

立志欲高大不欲低小。（贝原益轩）

五月二十八日 天晴。本日星期，又为日本地久节，即日本皇后之生日，学校及各官署均放假。早起阅报毕，至早稻田访友，畅叙至晚十时始回。倦极即寝。

五月二十九日 天晴。课事如常。晚，读《通鉴》二十页，续格言：

贤友者，乃万福之基也，生能免王者之牢狱，死则杜三途之门户。（《观豫经》）

事以密成，法以泄败。（《韩非子》）

人有厚德，不问其小节；有大善，不疵其小故。（《淮南子》）

圣者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

六月五日 天晴。自本日起，停课十天，豫备第二学年试验。此期试验科目共十科，德文为随意科，不试。拟将十科仍分十天看完，自本日起，看战时国际法。

日本学生，对于学校试验非常畏惧。盖一落第，则学年延长，其经济力多不能继续，往

往因之半途废学。故于试验前，必多方要求教习示以范围，总以愈少愈好，大概以平日所教功课十分之五六为范围，此次试验亦然。

六月十四日 自五日至此日止共十天。此十天中，每日自六时起，照豫定功课逐日豫备外，不作他事。每晚膳后，至外散步一时。本日上午，各科俱已看毕。下午洗澡理发，七时归。夜膳后稍休，续格言：

知恶者非大恶，侮人者必尤人。（贝原益轩）

小人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丈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庄子》）

实相者，是三世诸佛之母也。（《般若经》）

上善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老子》）

若能转物，即同于如来。（慧道）

六月十五日 本日上午十时起，第二学年试验开始。每日上午试验一次，下午试验一次，共分五天试毕。

六月十六日 试验如昨日。

六月十七日 试验。因明日为星期，故于下午三时至外散步。在友人处夜膳后，续格言数段，十时睡。

思乐者，乐之本也。（松平乐翁）

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和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吕氏春秋》）

以管窥天，用锥指地，亦小也哉。（《庄子》）

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滴之膏血。（王阳明）

六月十八日 本日星期。上午豫备试验，下午至上野公园散步，五时返。友人来谈，八时去。续格言：

人常得咬菜根，则百事可为。（汪信民）

人犯我时，我当自反。或我敬爱彼之心不深之所致乎。（中江藤树）

一诚足以消万伪，一敬足以敌千邪。（曹靖公修）

经一蹶，长一智。（阳明）

求贤以德，求圣以道。（三略）

六月十九日 学校继续试验。

六月二十日 本日试毕。此次试验，因平日预备有素，临时又能按日用功，故答案尚能满足，足见读书非用力于平日不可也。下午试毕，归寓稍休，至外理发洗澡。膳后至市上散步，一时归来。阅报至十时睡。

六月二十一日 九时起，膳后阅报至十二时。盖自试验以来，所有之报，均未及阅也。下午友人来谈，夜膳后始去。至外散步，九时返，睡。

六月二十二日 早起阅报后，将书物整理。十二时午膳。膳后友人约至小石川植物园散步，因久未去公园，格外兴会，与友人就游鱼池边阴凉处呼茶品之。清风徐徐，流水潺潺，爽适无比，六时始返。

六月二十三日 早起看报，未几少留来谈。午膳后，同至浅草公园散步。此地不如植物园之幽雅，游人复杂，地亦不洁，唯多杂耍，取价甚廉可以随意入场，六时始返。

六月二十五日 是日星期。九时起，阅报。下午至早稻田开茶话会，各人随意讲演，五时散会。同人约赴维新料理馆晚餐，九时方散。十时归，续格言：

君子不轻于绝人，亦不轻于绝物，所以成其大也。（荻生徂徕）

使人愚弊者，爱与欲也。（《四十二章经》）

学问之道在知物。然不知己，则不能知物。（铃木正三）

六月三十日 早起看报毕，阅加藤咄堂《梧窗漫笔》。其自述云：余十八岁时读书越前今庄，终日静坐。一日遇一人谓之曰，君有学道之志，非常俗之学者，但学道有术，君知之否？予殷勤请教。其人云：术有二。其一每早六钟起，其二早晚二膳二菜。予初以为常理，至老始知为希代之妙言。盖唯能早起，则自成困学精勤之人；能制口腹之欲，则自能循天理之公，超小人之域。按早起节食二事虽小，关于人生之幸福，国家之安全，子孙之荣昌实大，吾人可不勉学之乎。

下午，向君北翔来，以天气炎热，邀去片濑避暑。余以胃病故，亦思迁地疗养，遂约定后日动身。

七月一日 六时起。阅报毕，至书店买杂志数册，及旅行应用品。转，午膳。膳后稍休，预备铺被。检点行李毕，去北翔处，约定明晨五时动身。九时返，续格言：

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之破釜，能打猛虎，而不能变蜂蟆。（东坡）

光明正大，是君子之心。（尾藤二洲）

七月二日 四时起，早膳，六时由东京坐人力车至火车站。北翔先到，同乘三等火车，七时开行，车上多旅行学生，人虽嘈杂，而秩序颇好。一路凭眺野外风景，悦目快心，比之笼坐东京旅馆中，正如人间天上。九时至离片濑约二三里之停车站，余等下车，雇二夫役扛行李，步行至片濑，下榻于山中旅馆。稍休，同北翔至外租房，因旅馆花费太大，不适宜于学生生活故也。遍觅村之附近，无适当者。后在一石匠屋觅得楼房一大间，宽十席，颇整洁，价亦不昂，且近海便于海水浴，遂定居焉。饭就主人食，菜则自做，每月房饭每人十元，较之东京生活，可谓廉甚。余等将房定妥，饿极，同至面铺饱食一顿，价廉而味美。食毕，至旅馆将行李迁至石匠屋，稍为布置，即亲手料理晚菜，七时夜膳。膳后至左近入浴，九时返，倦极酣睡。

七月三日 天晴。六时起，膳后与北翔至村市买应用物品。市长二里许，虽土路，尚清洁，铺店不多，而菜类如牛肉鸡鱼之类则尽有，价亦颇廉。村中办有高等小学校一处，余等入内要求参观，办事人许可。学生约百余人，男女同校，校舍虽不宏丽，然颇修洁，秩序亦甚整齐，余等稍为流连即返。

屋主人业石匠，每日外出作工。家有主妇，年在四十以外。有外甥女名小菊，年十六七，颇勤劳。每日余等三餐，即由小菊伺候，颇听呼唤，较东京人本色多多。

午餐后，同北翔散步至海滨。住屋离海岸约里许，沿途路平坦，树木颇盛，冰铺、牛乳店以及水果店林立，游人往来如织。况当休夏，东京士女来此旅行者亦不少，故生意甚旺。余等入冰店，各饮冰一杯，凉彻心田，快适异常。海岸浴场颇广，设备甚为周到。海水去岸数十丈，游人之入浴者，先将衣服替换，交衣服替换所，然后下海。沿海岸水浅可以见底，深处则立有标帜，入浴者不能越出标帜以外，恐有危险。余不善水，仅在浅水处试浴，约一

点钟，已觉痛快异常，为有生所未有。浴罢，振衣，二人漫步返寓，而日色已西沉也。小菊见余等返，即上楼代为作菜。未几，饭菜齐备，游久肠饿，饱食一顿，夜来与北翔共话，至九时安眠。

七月四日 天微明，即起。膳后，订旅行生活表。

每早五时起，至海岸散步，呼吸新空气，七时返，阅报。早点后，看英文文学史，十一时早膳。稍休，一时去海岸海水浴，四时返寓，作料理，五时夜膳。膳后至村野或海岸散步，七时返，看小说，写日记。九时睡。

六时同北翔去海岸散步。片濑在海港之北，南有岛，名江之岛，为日本名胜之区。岛之区域不大，而风景绝佳，树木岩石，皆成图画。旗亭酒馆，依山而立，并有贵族富豪之游墅别庄无数，占风景最胜处。富贵之人，即天之骄子，各国皆然，在君主贵族国家之日本，尤不足怪。接江岛片濑之连锁者，为一数十丈长之铁桥，桥宽约三丈，坚固……①观日出，及海潮之上下，景物异常美丽，而空气之佳，使人神酣气爽。十时，觉腹中饥甚，回寓作饭食之。食后，阅报未竟，不觉倦极睡去。二时醒，去海水浴，五时返。夜膳后，至近村散步。转，看小说至九时睡。

七月五日 天晴。五时起，至海滨散步。海风凉爽，胸怀为之一畅。渡江之岛桥，作登山之游。越岛麓而上，路颇弯曲，而净洁无尘，岛花媚眼，小鸟迎人。环行约半钟，至岛之最上头，孤峰挺立，海之全景毕现。旁有茶座，即呼茶小憩。流览海景，红日初上，水光浮金，一种灿烂幽美之景，非笔墨所能写照。晨游人不多，故二人一路用点，一面从容赏玩，至十时漫步而返。午膳稍睡，二时醒，觉暑气逼人，仍至海岸入浴，四时返。日记毕，夜膳。膳后，至近旁散步，八时返，续格言：

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求者求此心。（阳明）

义者，天下之公也。利者，一己之私也。公则善而福，私则不善而祸。（贝原益轩）

七月六日 早起，至海岸散步。八时寄邮片数张与东京友人，请来海滨消夏。阅报毕，午膳稍休，二时至海岸饮水一杯。本日天气炎热，海岸游人颇众，尤以男女学生为多，大抵皆由东京来者。日本人以暑期旅行为第二之生命，无论何阶级之人，均甚乐之。日本学生以夏期旅行，改变皮肤成乌赤色为荣。日本女学生尤酷好海水浴，以在海水中嬉戏为荣。故每至夏期，多结群成队，消夏海滨，成为风气。

北翔善水，每入浴必至水之深处，余则不知水性，故仅浴于离岸丈余之地。盖海水之力最大，无风波涌，稍一不慎，水力可推之由浅入深，甚至推出标帜之外而埋顶焉。中日学生往往因不慎而葬于波涛中者。余等正浴间，一日本女学生，为水推出于防御线外，危急万状，用力撑持，越撑越远。幸北翔与之距离略近，见状，急泳赴以一手引之，循循而入于安全之地。该女已魂飞魄散，面无血色，亦不幸中之幸也。又有男女同时入浴，男子执女子之手，荡漾海水中以为乐者。此在风气开通之日本女子，甚不为怪。若在中国，则又不知发生多少风纪问题。

---

① 因字迹不清，省略。——编者

五时浴毕返寓，用夜膳。自行海水浴以来，食量特别增加，脑经亦甚轻快，海水浴之有益于卫生，真非虚语。

七月九日 早起至海滨散步。转，得谦弟、相侄各一函，文各二篇。谦弟学校已放假，相侄则放假归里矣。即回函，并将四文改正，四时毕付邮。至海岸，北翔已浴罢将归，余随意入浴，约半时即返。

七月十日 早起，得刘积侯、姚季六函云，不日来片濑。喜极，当即复片嘱其早来。北翔与余约，从明日起，每上午浴一次，下午浴一次，因此机会不易得也，余甚赞成。阅报毕，用饭。膳毕，稍休。时正六月中旬，天酷热，海滨如此，东京更何以堪。余二人私议，甚以此次旅行为得计。二时至海滨入浴，约三十分钟上岸，卧沙上曝之。经二三十分钟，觉周身皮肤焦痛，再入水以巾擦之，擦后复曝。如是辗转，则盐水浸入皮内，日光透入骨髓，皮肤特别紧张，风寒不入，胃气分外健强，饮食消化。而海滨曝日，散沙作戏，另有一种天真，其乐诚不可以言状。海岸之沙，甚净洁而滑腻，身卧其上，如软玉然。日光为海气所吸，酷烈之性全消，故虽久卧，亦不觉热。海水微带温性，入口颇咸，知含盐质甚富也。五时浴毕返寓，夜膳。

七月十五日 早起，食面包少许，至海岸入浴。转，阅报。午膳后稍睡，醒来已二时。复行海水浴，五时转。夜膳后，续格言：

大海时起狂澜，大川时生横流，区区守常之士，不足道也。（春日潜庵）

士当嗜节义。节义者，非自私自伪之谓，乃心直而不饰于外之谓也。（德川）

我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从无涯，殆而已矣。（《庄子》）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

心存则气清，气清则理明，理明则气益清，气益清则心愈存。（敬斋）

七月十六日 天晴。早起阅报毕，至海岸入浴，十一时归。友人刘君积侯、姚君季六来，故人海角相见，分外亲热。二君从东京带有食品多种，于是添菜加饭，围桌而食。食毕稍息，同去海水浴。而刘君性尤直率，喜游戏，来海岸见男女学生杂然群聚，笑语赤膊，分外精神。四人同浴至五时而返。夜膳后，畅叙至十一时，始连床共寝。

七月十七日 天阴。十时早膳，四人同游江之岛。岛上有庙，本日为庙会期，游人如蚁，所有茶座酒屋，均见满员。余等至庙中，参观良久。出庙，至岛之临海一面，于壁立万仞之峭崖，得一酒馆。馆中侍者皆女子，颇修洁温存，告余等曰，今日海岛除庙会外，尚有竞艇会，若观竞艇，以此处为最佳，盖由此可以遥览全港风景也。余等呼牛肉锅与酒，围坐而饮，一面观看岛中风景，一面遥看港中竞艇，且饮且谈，快乐无极。五时出馆，徐徐下岛，渡桥，再绕海岸遍览一周，六时还。夜膳毕，谈至十时，倦极而睡。

七月十八日 早起，同至村市散步，约二里，至市之尽头，复折转而东，至一牛奶店，食面包牛奶各一分。返寓，午膳后稍休，至海水浴。浴罢，已四时也。归途一女生，风姿不恶，颇类东京人，见刘君，相视而笑，刘君亦以笑答之。余以为或系素识，后询之刘君云，素不认识。足见日本女子之笑，乃逢人而施，系普通之常态，不足异也。

夜膳后，同人纳凉共话。刘君言，人生最苦者，莫过于单调生活。女伴久疏，则阴阳为之不调，殊于养生有碍。姚君则谓人若能劳动，则血脉自然流通，勿需女色之调和。若饱

食不作事，虽终日近女色，只伤损身体，无益于养生。向君则以刘君之言为近事实，姚君之言为纯粹理想。三人争持，各不相下，欲余作最后评判。余谓刘、姚二君之言皆有理。刘言为自然之常理，以生理学为之基；姚言为人为之变理，以人事学济生理之穷，均是也。而刘说有普遍性。言毕，四人笑声齐发，楼为之震，谈至九时而睡。

七月十九日 早起，刘、姚二君欲回京，余劝其多游数日，于身体健康上殊有裨益。盖二君均有肺炎病，得海水浴之，或有功能。二君因有他事，不能久留，余与北翔送至片濑停车站而别。返，中膳。阅报毕，去海滨入浴，四时还，续格言：

镜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庄子》）

以春风接人，以秋霜自肃。（佐藤一斋）

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恶兽、怨贼、大火，故当制心。（《遗教经》）

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张子）

七月二十日 天晴。五时起，一人去海滨吸空气，清快之至。以江之岛胜境，虽曾游二次，尚未尽兴，乘兹早凉，日犹未上，再作胜游。于是沿海岸而北，过桥，小立观潮水往复，播荡有声，海风过处，凉爽透骨。未几，随小径登山，野草垂露，朝气宜人，巡回周转，渐至山顶。一轮红日从海角初升，金光四射。海潮挟日而趋，兼以岛鸟幽鸣，山花露发，静坐聆之，清香扑鼻。久未作诗，至此诗兴勃勃，成七律一首。

三游江之岛

飘然三上蓬莱颠，恍似江之岛上仙。山色迎人入胜境，海潮捧日到层天。他乡况味从头取，故国烽烟次第传。高阁凉多炎暑尽，金波荡漾画桥鲜。

诗成看表，已十时。腹中觉稍饥，就左近之牛奶店饮牛奶一瓶。饮罢漫步下山，过桥，于桥头徘徊良久始返。午膳后，以诗示北翔，伊言海潮捧日句甚佳，谈良久。稍睡，三时起，同去海水浴，五时返。

七月二十一日 天阴晦，大风。早起，同北翔至海岸散步，远望海涛汹涌，风呼呼有声。近岸潮来，推沙丈许，余等不敢下水。行至桥上，观潮水涨落推移，颇有兴趣。正议论间，忽旋风一阵，水由桥上奔泻而过。余吓极，趁潮奔落时，拼命与向君狂走。到岸，始觉衣履尽湿，亦危极矣。仓卒回寓换衣，幸为暑天，毫不觉寒。稍息，午餐后，看报。睡至下午四时起，复至海岸，风息潮平，余等照例入浴。浴毕，五时已过，返寓夜餐。向君则据案编小说，余单独去近村散步。值该村夜市，村人群集，歌管嘈嘈，虽不如东京夜市之热闹，然亦颇足消遣。

七月二十二日 十时，至海岸入浴，十二时转，下午三时睡。睡醒，汗流浃背，复至海岸为海水浴，五时还。

余自到片濑旅行以来，每日行海水浴，以前所有脑病、胃病、伤寒病，完全医治。食量大进，身体发育，精神健旺，于是知海水浴之功用，胜于医药百倍。故余对于浴事，刻刻注意，不敢怠忽。自思若再浴过二十天，则余之身体必更强健，大有久留之意。

七月二十三日 天气晴暖。早起阅报毕，至海岸入浴，波平浪静，水温宜体。十一时返，午膳。膳后，仰卧凉席阅书，未几睡去。三时起，复至浴场，游人云集。因天气过暖，故入浴者更多，沙上几无隙地，盖皆浴后横陈沙上以曝日也。余二人照例入浴，因浴久余亦

暂知水性,可以至水之较深处,水越深而浴更有趣,其水之盐力愈厚,健身更奏奇效。五时半,浴者皆陆续归去,余等亦著衣而归。今日之浴,时间比较为久,而浴法比较精进,足见天下事久而愈精。

主人有女戚某,昨由东京来。膳后,至楼上和余等谈东京事,颇有意趣。该女曾受高等教育,品性知识颇不恶,而世情亦复洞达,谈话亦多理智,畅叙至十时辞去。余与北翔收拾就睡,且睡且话,至十一时,尚未合眼。静听楼外风声呼呼,俄闻雨滴声。向君曰,古人造宫室以避风雨,造福人类不浅。当此风雨之夕,假无宫室以避之,吾二人将何以堪,言下重为叹慨,若深有感于古人者。正论议间,风声越紧,雨点亦越骤。俄划然一声,楼门一扇不翼而飞。风从隙中卷入,巴刺一声,四五扇门一齐吹去。狂风暴雨,掀天翻地而来,所有房中之铺帐书籍零品,均一时不知去向。余二人抱柱狂呼,无有应者。正当九死一生之时,余忽得一计,拉北翔急趋于便室,因便室有门,可避风雨也。幸此楼之基为石造,坚固异常。若为木基,则余二人之生命,纵不为风所卷,亦必葬于楼之下也。避入便室约一刻钟,风稍弱,余等遂高呼主人。主人居室紧靠楼左侧,闻声,命小菊导余等下楼。时风雨势稍杀,而天黑如漆,不辨东西。余二人紧随菊子而下,急避入主人室。主人妇待余等颇周到,出净衣给余等换之,并给被盖,安置余等就睡,云俟天明,再为寻君等失物,余甚感之。危境既过,遂仍蒙被而睡。海边气候,值夜颇凉,经此狂风暴雨,其凉殊甚。幸得温被,故复睡去。未几天明,有巡警数人来室,送余等之行李书物多件。北翔之小说稿,则片纸无存,非常懊悔。天灾如是,人力又何以济。于是方祝余等之万幸,而日本警察之办事认真,且敏捷,余所十分感佩敬服者也。

七月二十四日 天阴。五时起,大风。与北翔至楼上检查行李,书物失去大半,幸铺盖由警察拾得。收拾毕,至村市一观,周围所有房屋,多数倾倒,儿啼母哭,状甚凄惨。行里许,至海岸,海水涨起数十丈,只见一片汪洋。近海之房屋村落,一洗而空,前日浴场之种种设备,俱化乌有,巨大之江之岛铁桥,亦随波臣以去。闻近海渔舟,没于波涛之中者,数百以上,村民之死难,则不知其数,为状之惨,从未经见。余二人幸未住于近海岸处,否则同此浩劫。事后思之,毛骨耸然。闻地方土人言,昨晚大飓风,为从来所希有,十年前曾起一次,尚不如是之甚,盖彼时江之岛桥尚无恙也。此次风力之大,真能卷屋入海,言时颇现恐惧之容。十一时,余等归寓。午膳后,将昨夜之事,函报东京友人。因晚来未得饱睡,遂复入睡,下午五时醒。夜膳后,至近村散步一周。返,阅小说。

七月二十五日 早起,天晴,同北翔至海岸观潮。潮水全落,仍复旧观,唯岸旁之屋宇及浴场,则一无所有。海水无情,一霎间能消毁若干人力,若干生命,若干财产。今水则依然,而人命财产则不可复,岂非天地间之大恨事乎。二人且谈且行,至近岸,则一岛岿然独立,而桥已没,岛民俱借小渔船以渡。余虑危险故未去,流连沙际颇久,十一时返。

饭后无事,北翔约去洗浴。行至海岸,有若干类似工人者,在海水中测量。巡警对余言,自经此次飓风,海水深度变化,非经测量后另立标帜,入水则危险殊甚。明日下午,可以入浴。遂在海岸散步一周而返,续格言:

人须有盖世之气。(朱子)

国之正法坏,则奸诈日炽。(《金光明经》)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之佛，当观法界之性，一切唯心所造。（《华严》）

积疑之下有大悟，大悟之下无奇特。（伊藤仁斋）

七月二十八日 早起，同北翔至海岸入浴，十一时返。膳后阅报，三时复行海水浴。夜膳后，同至海边散步。此日三至海岸，入浴二次，非常疲倦，八时即睡。

七月二十九日 六时起，膳后，余一人至外散步。十时归，得芷斋函，约余归京，折事方得清了。因余领款折子为芷斋借去，押于左仲远处，并收得左仲远汇兑日钞十元。余不得已，于中膳后，即收拾行李归京。五时抵京，去向阳馆访芷斋，请其先向左君理论，彼若不服，余再想法接洽。伊是之，留膳。膳毕，访皋生，即宿于彼处。

七月三十日 本日星期。六时起，邓君留早膳，膳后至少留处稍谈。中膳后，至芷斋处，言已二次请人理论无效，左君申言要君亲去。余想此折本熊君所押，本应熊君去取，与我何干？今左君既要我亲去，为友情故，勉为一行，幸不费辞，左君将折退余，得和平了结，不伤情感。五时返，将前情转告芷斋。夜膳后，至神田各友处略为周旋，复至皋生寓寄宿焉。

七月三十一日 六时起，早膳后，同子巽访茂卿，谈良久。留中膳，膳毕，至神田取表。转至少留处未遇，遇松嵩，约去大森。余因初从片濑回，又与茂卿有他约，故不往，至茂卿处歇焉。

八月一日 天晴。六时起，至面包店食早点。本想再去片濑，因校友会事须调查，又因个人经济困难，遂决意不往。出外觅房未获，暂于田君近邻西川方定居焉。屋虽旧朽，幸有古树数株，足可避暑。夜膳后，即函告北翔，以不能再来。并调查捐款寄于刘君，因余为校友会会计也。九时毕，倦不可支，就睡。

八月二日 天晴。七时起，早膳后，看报。未几午膳，膳毕西路会场函告，本日下午一时开会，欢迎张君葆元，并饯别卒业归国诸君，即欣然而往。开会后，葆元报告西路现有成款一万余，秉三先生主张办一农工学校，特派彼来此考察农工业情形，并报告西路师范学校经过一切。四时同至太和馆晚餐。餐毕，余不胜暑热，先返寓。饮水一碗，浴后，已十时也，睡。

八月三日 天雨。六时起，看报毕，茂卿来，共谈良久。午膳后，倦极睡去。三时起，将书籍衣服一切收拾，拟于明日从事功课。若终日如此嬉游，不唯有荒学业，亦徒耗精神，殊非作人之道。故拟摈斥一切外来俗务，专心读书。晚，续格言：

少思其长则勉学，老思其死则务教。（绅瑜）

君子以道合为贵，以身安为富。（周子）

非静不能成学，傲慢则不能研情，险躁则不能理性。（诸葛武侯）

夸善则失善，夸能则失能。（贝原益轩）

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行者谓之病。（原宪）

八月四日 天雨。六时起，早膳后，得邓、卓、刘三君片，当一一片复。看报毕，稍休。中膳后，茂卿约至九段公园散步。余因前月旅行片濑，生活异常快乐。归京以后，心烦虑乱，日事奔走，虽事皆了结，而身体精神，两皆受损。今当雨后，天气清爽，故亦乐为一游。公园有人造瀑布，颇美观。水从池中喷出，池周围布以椅凳，游人围坐以观。二人静坐二

时，觉心头稍带活气，精神为之一爽。二时转，至少留处谈及冈本事，伊感慨频频，若不胜其累者。少留辰谿人，与余同学最久，感情亦最投，本年六月，毕业明大。冈本，其日妻也，爱情颇厚，生子女各一，少留盖不忍舍之而归也。余劝其筹款一同归国，作长久计，他乡虽好，吾人之事业更为要紧。少留是之。三时访禹侯，未遇。返寓，将归京以来日记补写毕。夜膳后，稍休，至外访松嵩，未遇。天欲雨，快步而返，看《今古奇观》至十时睡。

八月五日 天晴，八十度。七时起，早膳后，看报至十一时。稍休，午膳后，少留来，谈至夜膳后方去。入浴后，百仓、百宜来，谈至十时就睡。是晚接同学卓君观澜一片，为校友会事。

八月六日 天晴，八十五度。七时起，早膳阅报，觉晚来伤寒头痛，买药少许食之。开窗蒙被而卧，中膳起来，觉稍愈。膳后看《汉书·光武列传》毕，看行政法，此放暑假后第一日看书也。夜膳后，至松本照相馆送写真十三枚，作铜板。因高等同学陆续卒业回国，制此以作纪念。顺至琴台处取相片，未遇。至坤元处，又未遇，留字而返，续格言：

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者，人之身也。（中根东呈）

夫火性烈，民望而畏之，故丧身者少。水性弱，民狎而玩之，则死者多。（孔子）

夫物理不外我心，外吾心而求物理，则无物理。（阳明）

天下纵有难处之事，若顺理而处之，不计较利害，则本心亦自泰然。（敬斋）

八月七日 天晴，八十五度。六时起，膳后，闻邓君皋生从片濑回京，同田君去访，坐良久，邀邓君至余寓看房，伊欲迁来同住，十二时去。中膳后，午睡至二时起，看报。夜膳后，至公园静坐一时。还，看小说，至十时睡。甫就枕，刘积侯来，说明后日归国，余留共寝，谈论之间，不觉睡去。本日得坤元一片，嘱余为同学写真帖作序文，余复函请伊主笔。又得北翔函，邀再去片濑，复函因经济故，不能自由。

八月八日 七时起，同刘君早膳毕，看报，至田君处稍坐。午膳后，睡至二时起，看小说消遣，四时至禹侯处稍坐。夜膳后，至皋生处，因伊前言初七搬至余处，房间已定，未见其来，询问究竟，伊言不欲迁也。转至百仓处，遇仲书从大森来，为积侯送行，并言大森海岸海水浴之乐，至十时归。续格言：

与古人相较量，则日奋励。与流俗相较量，则不免颓𪨊。（邹文庄公）

人无妄念，则可质神明。中庸不愧屋漏，只是慎独。（薛思庵）

有心求名，固非。有心避名，亦非。（佐藤一斋）

八月九日 上午阴，下午雨。六时起，膳后至新桥送积侯、坤元归国。九时同仲书、茂卿至大森海，行海水浴。天气阴凉，稍浴即罢。未几雨忽作，余等坐茶亭观海景。男女学生浴者，遇雨均仓卒来茶亭避之，人甚拥挤，即冒雨至仲书居屋。屋虽陋，但周围荷池颇幽雅，余去池边钓鱼良久，殊多趣味。在彼夜膳，鱼味颇可口。饱食毕，松嵩来，同去外面散步，十时还，即歇于仲书处。

八月十日 六时起，膳后雨歇，同友人至松、皋旅寓，共谈良久。中膳后，余同田君坐电车返京，道过百仓处稍坐。转至少留处未遇，归。稍睡，洗澡后，夜膳，少留来，谈至八时半去，写日记毕，睡。是日得胡信国一函，报事。北翔一片，报归京也。

八月十一日 六时起，膳后访北翔，谈二时许，同至张凌云处，留午膳。膳后代仲书至

使署领费，未获，转函复仲书。夜膳后，少留来。未几，凌云亦来，共谈至十一时。伊等去，余亦就睡。

八月十二日 天晴，八十五度。六时起，饭后看报。八时，北翔来，谈至十二时，中膳后去。天气尚恶热，倦极稍睡。醒来洗面烹茶，静坐绿荫中，听蝉声若断若续，树枝摇曳，凉风阵阵拂面，心中十分爽快，一切烦恼，扫除净尽，得诗数句。

夏日午睡

日高觉午梦，静坐听蝉鸣。几箪散微凉，清余俗世情。此心若止水，至道黜浮名。一曲薰风引，槐荫暑不生。

暑假以来，学业荒废，精神堕落，不可收拾，故一日不读书，古人以为耻，良有以也。

八月十三日 天晴，八十度。七时起，膳后看报。未几琴台来，言十七日归国，谈良久，留午膳，三时别去。写寄胡子诚及谦弟各一函。夜膳后，至九段神乐坂散步。八时转，写日记并《励志浅语》。

暑中休假，每日总要看些正经书。若英文一日不读，则易忘记，故必须继续为佳。科学不用功，则学识不进，每日必须看二小时为上。看报可以知时事，写日记时间不虚过，而百事不妄为，可以自省。散步浴身，则身体健康。起居有时，饮食有节，思想不乱，则精神健而脑经灵，学业进而品格高，斯不负此夏日，亦可以对清夜也。（百七十四）

八月十四日 天晴，九十度。六时起，膳后看英法，看报。午膳后，同茂卿至子巽、百仓处稍坐。五时转，写字一时。夜膳后，少留来，谈至八时去。读心理学至十时，写日记。

晚来心中郁郁不快，看心理学感情部，悟感情之快否，要皆心理作用，如能了解心理，自能抑制感情。

同学某君，因娶日妇，人多非难之，以不该停妻再娶。而某君则又隐匿不肯示人，隐之愈深，而非难之者亦愈炽。可见天下事以公开为上，若不能公开，则可不为。

八月十五日 六时起，膳后看英法，阅报。午膳后，写字一时，入浴。北翔来，谈至四时去，看行政法。夜膳后，至九段散步，遇雨急归，看心理学至十一时，写日记。

以后凡关于金钱之事，不可轻易合作。合则不成，成必有争。关于著述翻译之事，要独立为之，不可多人分译。分译一书，文字内容，必难一致。译成以后，负责无人。如余与数友共译《货币论》及《西藏》等书，其结果皆不良是也。

八月十六日 天阴，八十度。六时起，膳后阅报。九时至使署，为仲书销假，并领余费。至新桥送凤君琴台归北京。返约芷斋来余处稍坐。中膳后，扶君松嵩从大森来，商议译稿事，以送羽侯带去北京为好。议定，接北翔来片，言羽侯要求限定时间改正。余即持稿至北翔处，说明余意，谈良久。北翔言，人只要个人发挥其能力，不必讲外面应酬。余以为人若绝对只从个人方面用功，绝断外缘，于个人学业，虽有长进；倘一出世，则不知人情趋向与变态，未免有世故不化、与人情不通之弊。若一味应酬，则学业必荒，不免有务外之弊。故当先立定独立自助之志，不依赖外物，一面于不妨碍修学之限度内，为相当之应酬，庶学成而世情亦悉。

芷斋言，人只行其自然，不要人为，一切荣辱，皆有命存焉。余谓自然固属本来面目，如食物之本质优美，自能养人。但若纯任自然，不加以人工烹煮，亦不能供口腹。故自然

之中，要有三分人工，庶成大器。

余之病在信相对论，事事求图通，故少决断。处小事用心太过，而学业精神为之受损。每于事来时，一思再思，难得真理，是欠阅历，欠才局，欠学识之故。（百七十五）

八月十七日 天晴，八十度。六时起，写大字四张。看报后，子巽、皋生来，谈至十二时。膳后稍睡。二时醒，将半月之新闻摘录毕，稍休。夜膳后，同茂卿至神乐坂散步。八时转，写日记并《励志浅语》。

余来日本七八年，平日昏昏过去，故学问毫无所得。今卒业将近，欲看之书，不下数十百种。如不按期决算，赶急用功，则转瞬又是归国之期，将何以见诸施行？故以后要猛进。（百七十六）

八月十八日 七时起，膳后看报，十时访少留，十二时转。膳后，睡至三时起，田茂卿来谈。夜膳后，同至神乐坂散步。七时返，静坐，忆暑中之失败有六：一光阴耗费，二精神耗丧，三经济耗失，四学业欠缺，五神经衰弱，六居住不安。以上种种损失，缘于求快乐而反得烦恼，志不立，心不专，目的不定之所致，后当自省。

八月十九日 天阴。看报后，张、李二君来，谈至下午三时去。未几，少留来，托代报考，五时去。夜膳后，至神田散步，九时返，续《励志浅语》：

日日想读书，总不实行。琐细事故，竟能扰乱胸襟，欲摆脱竟不能摆脱，真是没志。（百七十七）

八月二十日 上午至左仲远处取款，未遇。过吴少仙处，畅谈至十二时，中膳后返。少留来，邀至福岛县旅行，余辞未去，彼偕芷斋同去。晚，续格言：

圣人之大道，不在文辞而在德行。（中江岷山）

诸烦恼之贼，常伺而杀人，甚于怨家。（《遗教经》）

上德不失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老子》）

友不必要选才智，只操守坚固者足也。（雨森芳洲）

敬义立，则德不孤。（《周易》）

读书贵心得躬行。（大盐后素）

八月二十一日 早起阅报毕，再至左君处，借学费十三元。因前在片濑时，曾借伊二十元也。

八月二十二日 是日张禹侯、朱穆堂归国，因他故未得送行，歉甚。

八月二十三日 是日八时，至神田照像馆问铜板事。便道过北翔，留中膳，二时返。晚，北翔偕克米科来坐，十时辞去。

八月二十四日 本日上午至神田看房，下午迁至木村方。北翔于是日再去千叶县旅行，约余同往。余因经济所窘，不能同行，甚为怅然，续格言：

所谓制心者，非不起念，只不随心之所欲而已。（太宰春台）

志自满九族乃离。（《书经》）

非知之难，处知则难。（《韩非子》）

人外无道，道外无人。以人行人之道，何难知难行之有哉。（伊藤仁斋）

八月二十五日 早起看报，下午茂卿送到少留自福岛县来片，刻当即复。同至邓皋生

处,六时返,读《左传》三十页。

八月二十六日 是日白天未出门,看《通鉴》三十页。晚,邓皋生来,同至上野公园散步,九时返。

八月二十七日 本日星期。下午皋生来谈,十二时去,看《左传》三十页。晚,百仓来,九时去。

八月二十八日 早起看报毕,至外访友。下午同友人至御茶之水桥散步,晚看《通鉴》二十页。计自暑假后,已近二月,学业荒废,精神不振,可谓达于极点。然幸稍知自爱,不至得病,亦云幸矣。

八月二十九日 六时起,至外散步。转,早膳后,看报、英文四页。中膳后,茂卿来,稍谈辞去,三时看历史至五时。夜膳后,彭君世功约至料理店小酌。九时返,写日记。本日读西洋史,知中世纪欧洲各国法制之基础,出于东罗马帝国士琴鲁斯所编纂之三种法典(T. P. A.)。而中世史之开端,法皇与皇帝唱宇宙主义,其末叶有国家主义相反映。又封建分裂之倾向,其末叶有中央集权主义相对立。

本日阅报,桂内阁倾倒。此次桂内阁之倒,虽有多因,而其究竟,不外财政问题。因彼不能实行整理税制,即彼所称之非募债及偿债主义,亦不能继续,而官吏加俸、陆海军扩张问题则置之度外,人怨沸腾,遂行辞退。究之桂太郎为日本有数之政治家,有大功于国家,不恋恋于权势,进退非常光明,实为难得之人材。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而后,当以桂太郎为首屈一指。

八月三十日 天阴。六时起,散步转,早膳。膳后看报,邓皋生来谈。去后,看英文四页,田袖仙来,去后,中膳。入浴后,稍休,看历史至五时。夜膳后,至陈兆襄处稍坐。八时转,看行政法至十时,写日记。

日人谓我《帝国日报》所载亚细亚协会有侵略中国之意为妄言。余谓日本有野心于中国,不自亚细亚协会始,户水宽人之“支那并吞论”,早已倡之十年以前也。续《励志浅语》:

欲收放心,唯有将书展开,勉强去看。虽不十分入理,亦可以渐渐收心。(百七十八)

女色之害人,甚于鸩毒;金钱之困人,比之纲罗。唯有读书到极有得时,可以打倒财色二贼。(百七十九)

八月三十一日 天晴。六时起,饭后看报,八时至左君处借款,未遇。散步至小石川植物园,独自徘徊金鱼池边,游鱼逐波,清风激水,爽快之至。十二时再至左君处,借洋十元而返。中膳后,至卓观澜君处送款。转,稍睡。浴后,夜膳毕,至九段坂散步,沿皇城内河而返。罗百仓来,谈至十一时,写日记,续《励志浅语》:

凡人一想快乐,想富贵,断作不出一个豪杰来。(百八十)

吾人当于暗地用死功,不要外面装正经。(百八十一)

古人云,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吾谓欲救活国家,莫求生富贵。欲成大人物,当抛小快乐。欲成大学者,须下死功夫。(百八十二)

九月一日 六时起,散步。食后,阅报毕,看国际法至十二时。下午接谦弟、刘积侯、王伯衡各一函,均作复,并为弟改文二篇寄去。入浴,夜膳后,至神乐坂散步,八时返。百仓来,谈时事良久,后复论到性欲问题。罗云,留学生所最难解决最为困难者,即此性欲问

题。余云，岂仅留学生，世界人类，谁无性欲？若无性欲，则世界无人类。食色天性，不必勉强抑制。唯留学生均属青年，性欲最为发达，加以孤身海外，其势不能不稍抑，然亦非绝不能解决者。罗甚为然，十时半去，续《励志浅语》：

读书要在静处，制欲要在初发。（百八十三）

九月二日 七时起，看报后，看历史至十二时。季六从平冢来，留中膳后，同至皋生处稍坐，即去本校图书馆，看国际私法至五时返。浴后，膳事，北翔来自千叶，谈至九时而去。看行政法至十时，续《励志浅语》：

读书如行舟一样，稍一不用力，则退步。（百八十四）

处世要用省事法，读书要用下蛮法。（百八十五）

报载云南省七县矿山采掘权，于千九百零二年卖于英人，此次以百五十万收回，亦快事也。

九月三日 六时起，至外散步。转，看报。九时至校图书馆，以未纳本月学费，不许入，足见日人办事之认真。回寓，看行政法。中膳后，访北翔，各友均在焉，谈至夜膳后而还。因日来伤风，头痛，涕流不已，早睡。

九月四日 早起，阅报后，因伤风未出门。晚，至外入浴。过武田屋，见有明房一大间，颇清洁而价廉，思迁去。返寓，询之主人，主人以为卖淫之所，遂中止，续《励志浅语》：

处尘嚣之中，不觉有尘嚣，始见涵养，惜余未能。（百八十六）

读书要指定一书专读。若东翻西翻，断无一字可得。（百八十七）

九月五日 七时起，看报毕，友人来，谈至十二时始去。因居室人多嘈杂，天雨房黑暗，不能看书，搬家之念，憧忧于怀。暑假以来，所居之地，总不如意，故颇影响余之用功。明知居无求安，为士人要义，然余根性不良，不能奉行，奈何奈何。

九月六日 早起。看报毕，至武田屋，见房主，将不能迁来之意说明。归寓，心安理得，决计忍耐不迁。仲书来余处，亦告余不必他迁，于是静坐看《谭浏阳诗集》。正有兴趣，友人陈君来，以饭生馆有佳房见告，并约一看，遂同伊至其地，甚合意。送定银后，至松本写真店取像片，九时转，睡。

九月七日 七时起，为仲书至校退学，皋生约至早稻田，十二时始返。于凌云处遇姚季六，见其形容憔悴甚，问何以至是。据云，日医以其肺病已至三期，非迁地疗养不能治。余劝其即速归国，以日本地气卑湿，多雨，不宜于疗养肺病，季六亦以为是。夜膳后，迁至饭生馆。因检点书物，倦极，静卧椅上，见一轮明月，如同白昼，杂念全消，为自片濑归后未有之快意也。

九月八日 七时起，膳后稍休，邓君来，谈至十一时。中膳后，入浴。趁天气凉爽，取中国宪法大纲看之，不觉睡去。四时醒，编定课程表。夜膳后，至早稻田借《国法学》，同北翔谈良久，九时返。写日记，十时睡。

余此学年欲看之书，计国法学二册，国际私法、国际公法、比较财政学、财政学、比较宪法、行政法、比较行政法各一册。以上九册，本学年毕业以前，非看毕不可。

九月九日 七时起，膳后看报至八时，看国法学六十页。午膳后稍休，看行政法二十页。浴毕夜膳后，至外散步。转，静坐椅上，看唐诗，秋月正圆，凉风袭肌，心中颇是清凉，

觉暑假来专心读书，稍有心得者，从是日始。

闻医言肺病最易传染，与有肺病之人处，最要注意。姚季六、向希安、姚靖卿三君，均为肺病。然靖卿病时，余几无日离病榻，亦未见传染。可见人之死生，皆有分定，但医言亦自有理。续《励志浅语》：

人非绝断一切外缘，则学问终不能成。（百八十八）

交友之道不一，即坏人亦有可用之地。（百八十九）

本日看报，载中国南京一带，因闹饥荒，石米十二元，人心非常混乱。天灾如是，人事可知，一叹。

九月十日 是日星期。六时起，看行政法三十页，看国法学四十页。看报后，午膳。膳后至皋生处取图章，遇百仓，约至早稻田看季六。伊已入养生园病院。至北翔处，谈论国事良久，众口一声，以为中国政府，万无振作之望。欲中国不亡，唯有我们努力将国家重任担负起来，牺牲一切，以救国为唯一之目的，或者有一线生机。虽朋友偶话，颇足掀动爱国之情。九时归，写日记，续《励志浅语》：

余生平大患，在无大志，无自信力，不肯牺牲，不持定目的，恐将来一事作不成。以后若不将全副精神放在国家上，学问上，则是亡国之罪人而已。（百九十）

九月十一日 六时起早膳，看国际法四十页，下午看行政法五十页。看报后，仲书、罗百仓来坐。去后，入浴毕，夜膳。膳后至外散步，八时归，看《宪法大纲驳论》一册。十时写日记，续《励志浅语》：

消磨志气之场不可走，扰乱心绪之事不可作。（百九十一）

日来心稍养定，但不能一切淡然。知涵养之功不深也。（百九十二）

是日学校开课，因无钱缴学费，不能上课。国家年费巨款，送余辈留学，学费尚不能缴，留学之意义何在？言之汗下。（百九十三）

九月十二日 天雨，七十度。五时半起，在寓看国法学五十页、运命观半册。夜膳后，看杂志。八时至外理发毕，至李君志敏处，见其安居三席之室，专志读书，非常惭愧。若我则居室八席，独不知足，真是志昏。九时转，改定课表，拟每日看参考书百页，看英法四页，续《励志浅语》：

无益空想，不如运动为佳。（百九十四）

心思有安顿，则魂梦也安。（百九十五）

本日报载英国劳动者大罢工，是世界劳动革命之导火线。又四川省反对铁道国有，起大骚动，是亦中国动乱之起因。

九月十三日 七时起，看国法学、行政法各五十页。下午赴校缴学费，至校友会看报。二时出，访皋生，谈至四时返，将功课表抄好。夜膳后，看报至十时。拟自明日起，一定要看英书，否则十余年之功，付于流水，岂不可惜。

九月十四日 五时半起，看国法学五十页，浴后稍休。中膳后，看行政法五十页。看报毕，得卓君观澜函云，校友录已刻出，款尚未敷。阅毕，将余款数清交彼。稍休，写日记，续《励志浅语》：

凡关金钱之事，无论为公为私，切莫经手。余因为明治校友会会计，私人经济颇受影

响。(百九十六)

余自去年九月返日本,尝受经济逼迫,光阴为之耗费,脑经为之吃亏,至今尚欠债累累,书无钱买,学费无钱缴。而家中又常发生事故,堂兄琼圃因穷所迫,将余分田出卖。谦弟年幼,力争不得。余甚忧心,恐其无知而得祸,去函戒之。

九月十五日 日晴夜雨。六时起,看国法学六十页,复刘锦孝一片。中膳后,入浴。转,松嵩、皋生来谈,四时去,看报至五时。夜膳,仲书送来鸿渐自北京来函一件,足见故人情厚。膳后,至外散步,八时归。看行政法四十页,日记毕,续《励志浅语》:

人不希权势,不想富贵,不好女色,不好虚名,则是天上神仙。(百九十七)

为人终日忙忙,以求合于人,不如坐在家中读书,较为有益。(百九十八)

人非万不得已时,不必管他人闲事,可以省精神与时间。(百九十九)

夜来风雨凄凄,颇有秋意。志士悲秋,更当及时奋发为上。(二百)

报载四川为反对国有铁道事,非常激烈,副议长被捕,并枪杀数十人。政府野蛮举动,中外古今未有,一叹。

九月十六日 六时起,看英法二时,国法学至十二时。下午至校领证明书,看报至三时。至李修甫处,谈论四川铁路风潮事颇久,李君亦颇不以政府举动为然,谓恐因此而酿大乱。八时归,思人生苦多乐少,吾人目前唯有苦无乐,唯自己所定之课,能一日作完,是亦一快乐事也。

报载四川为反对国有铁道事,数万人包围省垣,满廷命岑春煊带兵平乱。此事盖因满政府欲强夺人民所有权而发,政府无智,人民岂真可欺哉。

九月十七日 八时起,入浴,是日星期。早膳后看报,四川铁路风潮越闹越大,武汉有响应之势。或云此中另有作用,究竟情形如何,不得而知。十一时,至百仓处谈颇久,同至养生园看姚季六,下午四时返。夜膳后,因伤寒头痛,早睡。

九月十八日 七时起,看英法二时。因昨晚伤寒,不大爽快,卧于藤椅上睡去。下午看国法学至四时,入浴。夜膳后,至外散步。转,得傅谷贻函,云明早回国,拟去停车站送行。写日记毕,十一时睡。

九月十九日 早起,膳后至新桥停车站送谷贻归国。十时返,看国法学六十页,下午看英法,晚至外散步。八时转,看财政学五十页,续格言:

水滴虽微,渐盈大器。(《涅槃经》)

正道而行虽迂远,然先遵由,成功自早。(西乡隆盛)

有誉于其前,孰若无毁于其后。(韩退之)

君子屈于不知己者,而伸于知己者。(越石父)

九月二十日 本日课事如恒,夜续格言:

为学虽多端,要归于心之一字。一心正,则性与命皆全。(大盐后素)

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张子)

甚矣哉,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有欲诱之。诱之而不知,至于天理埋灭而亦不觉。(孔子)

学问之道贵思。当其思时,虽佛老皆足为我助。(荻生徂徕)

脱淫怒痴是谓道。(《阿阇世王经》)

九月二十一日 本日课事如恒。晚,续格言:

除欲不在外物之上,乃在一念之上。(春日潜庵)

毁誉得丧者,人生之云雾也,能使人昏迷,拨此云雾,则见青天白日。(佐藤一斋)

己无过失之人,对人动辄过酷。(抱言)

真有大志者,能勤小物;真有远虑者,不忽细事。(佐藤一斋)

忍者,万福之原也。(《六度集经》)

懈心一生,是自暴自弃也。(程子)

教无信仰之人,如种于石。(荻生徂徕)

十月三十一日 自九月二十二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此四十日中,课事如常。唯四川铁路风潮日形紧张。革命潮流亦随之播荡,日甚一日。留东革命党人,向内地进发者,日有多起,不久或将有大事发生。果尔,则余亦将从此逝也。

十一月一日 本日为星期。早起阅报,载川省铁路风潮,因满廷派兵压迫,人心愈愤。川督赵尔丰承清廷意旨,惨杀代表。省民数万围督署,赵卫队开枪,伤毙无数。人民愤极,拥入督署,执赵杀之,一时秩序大乱。据此,则风潮愈不可收拾,天下未乱蜀先乱,此之谓欤。

十一月二日 早起,阅报,武昌革命军起,占领省城。总督瑞澂弃城潜逃,各机关均入革命军之手,革军首领为黎元洪,提督降焉。阅之,欣喜欲狂,绕室彷徨,不知所措。同居日本友人某君来余室,以最恭敬之容,为余贺曰,贵国革命军已占领武昌,前途颇有望,足下之感想如何?余笑而答曰,此当然之结果,余无他愿,唯祝早日之成功。余不久亦将归国效一臂之劳耳。茶罢,日人辞去。余出门,至各处探听消息,共议归国之计,十二时返就睡。一夜翻来覆去,不能合眼。天将明,始模糊睡去,梦魂颠倒。时而梦入革命军,奋斗于炮火之下;时而梦占领南京,开庆祝大会,醒来时天已大明。

十一月三日 早起阅报,清廷以武昌失守,非常震恐,任荫昌、段祺瑞,统大军南征。消息传来,同人之在东者均为革命军虑,盖恐其不敌也。余意荫昌庸碌无能,段为汉人,未必肯十分效忠满清,似不足虑。只要占领上海、南京,则大功成矣。革命党闻讯,纷纷归国。余思去武昌观看形势,友人多劝阻之,以为俟上海占领后,一同归国,否则危险实多。余因友言,又以旅费无着,只好暂为观望。下午接弟一函,文二篇,余心思缭乱,勉强涂改数字,附函寄去。晚,去外探听消息,十时返。

十一月四日 早起阅报,革命军占领汉阳、汉口,黄克强为总指挥,军势颇盛。日本各报同发号外,日本人心为之震动。留学生之在东京者,几全体罢课,到处开会庆祝。总会亦于是日开大会,研究回国办法。到会者数千人,群情汹涌,一致主张归国,为革命军后援,五时散会。

十一月十日 革命军声势日张,清廷知荫昌不足有为,乃以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以代之,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以冯、段两军属之,使图恢复。自袁世凯起用消息传来,学界同人深为革命势力危。因袁氏颇负人望,且多机谋,如为清廷效死力,则成败究难逆料。余意袁为汉人,前此受清摄政王之猜疑,几不保其首领,今虽起用,岂遽效忠满族?然自有

袁世凯起用之说，而清廷之危运为之一转，可见人才之关乎国运也。

十一月十五日 革命军占领上海，设军政府，以陈英士为都督。上海既入革命党之手，江浙为之动摇，革命势力有一日千里之观，余于是决计归国。斯时民党要人，均已离东京赴上海，留学生亦纷纷归国。公使与留日监督早已不知去向。各省官费亦停，筹措川资颇非容易。同盟会人左君仲远，假余三十元，衣服书籍典质三十元，共得六十元，于是至邮船会社买船票。据云此一星期内之船票，早已售尽，非至下星期一不可。余无法，只得静待。

十一月十六日 早起阅报，蓝天蔚协统在关东独立，称关东大都督。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在滦州电请实行立宪。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驻兵石家庄，首先发电赞成共和，而清廷尤为震恐，日数急电促袁世凯出山，而袁氏则故形矜迟。中外人士大都视其出否，以卜清朝之运命。斯时袁氏之声价，可谓并世无两。

十一月十七日 冯国璋与革命军战于刘家庙。革军败，弃汉口，退入汉阳。北军入汉，大肆抢掠，继之以火，十里商场，尽成焦土。清军据汉口，与革军相对峙，武昌为之震撼。

十一月十八日 湖南独立，举谭延闿为都督，以响应武昌革命军。余至是归国之念尤急，遂购定二十二日船票，以无论如何，不能再为耽误。票既购定，遂至同学各友人处探听消息，并问彼等行期。吴少仙谓同人中欲行而无川资者颇多，意在结合团体，共同行动。余甚为然，即请其即日结合，在二十一以前，务必动身。熊君芷斋，则拟赴奉天，运动赵尔巽反正，亦促熊秉三南下，为革命活动，余亦甚韪其议。而北翔、凌云，均愿结合同行，余遂促其速买船票，豫备一切，十时返。

十一月十九日 是日报载汉阳有被冯军夺取之讯，武昌危急，因民军仓猝起事，组织尚未完备故也。消息传来，甚为忧惧。盖汉阳龟山，正对武昌，居高临下。汉阳若失，武昌何能久守，是可深虑。未几，得号外云，云贵相继独立。四川总督端方，被革军枪杀于重庆，四川亦宣告独立。闻之甚喜，下午至学校请假二月。转，收拾书籍行李，十时睡。

十一月二十日 早起，少仙来，云南京不日可以占领，广东亦已独立，闻之喜极。问彼团体组织是否定妥，共若干人。伊云，已组成，共约二十人，船票亦已买妥，后日准定动身。谈良久辞去。膳后，少留、陈兆襄等来，云湖南官费久已停汇，使署无人负责，湖南学生无川资归国，困居此地者不在少数。前日同人私自会合，拟推代表去湘，催款接济，苦无相当之人。即有人亦无川资，是以不果。拟请足下至湘时面恳组庵，即日汇款来东接济云云。余答以事本可行，不过余在沪恐因事耽误，不能救急，反误君等之事，君等何妨先去快信催之。俟余到湘，再与组庵商量善后之法，并请调查留学人数，以便据实报告。二君亦以为然，未几辞去。余至外理发洗澡，九时归，睡。

十一月二十一日 六时起，至新桥送熊芷斋去奉天，八时归。阅报，浙江独立，南京震动，将军铁良有出走之讯，喜极。膳后，将所有书物衣箱，均寄存于张少留处，因彼不回国也。转，稍休，续格言：

言出行发，一字之画，一器之制，皆其全体相表里，岂可不自警哉。（山鹿素行）

心虚，则内外合一之气象也。（薛子）

人之一呼一吸，天地之气也。（范文简公）

不慎细行，终累大德。（三轮执斋）

十一月二十二日 五时起，由东京动身，赴新桥乘火车，同人一行约二十余人。途中推吴君少仙为代表，并推二人为公共会计，二人为管理行李者。八时至横滨，即时上船，九时船即开行。同行有北翔、凌云、季六、茂卿、子巽、赐余、少仙、百仓、仲书、皋生，及鲁君日昌、袁君泽民等，船中颇不寂寞。三等舱均占满留学生，船中高谈阔论，喜气洋洋。船主对余辈特别优待，虽坐三等舱，均开二等伙食。同人在船上或演说，或看电影，或听留声机器，颇为快活，不觉旅中生活之苦。

十一月二十三日 续格言：

可使天下后世信仰悦服者，只真诚两字。（西乡南洲）

贫不足羞。可羞者，即贫而无志也。（吕坤）

光阴有限，笑谈毁誉，反掌皆空。（联瑾）

天地者，活物也，当用活智于活物。（太田锦城）

十一月二十四日 续格言：

昔人师其心，今人师其迹。唯不师心，故今不及昔。（梁川星崖）

勿妄认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圆觉经》）

得饱便休，身外之黄金，为无用之物。（联瑾）

病由口入，祸由口出。（傅玄口铭）

十一月二十五日 续格言：

局量宽大。虽住于三家村里，不失光明。（绅瑜）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为通之。非鬼神之力，精气之极也。（管仲）

学问之道非难，在不骇耳目，不拂世俗，从容和易，乐善不倦。（伊藤仁斋）

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所能受。（《菜根谭》）

十一月二十六日 续格言：

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明心宝鉴》）

木强则折，革固则裂，齿坚于舌而先蔽。（《淮南子》）

大丈夫立世不可不正直，即守其义而不变之谓也。（山鹿素行）

仁为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之极至，故唯仁然后能公。（朱子）

十一月二十七日 午前十时至上海。余与季六、北翔等下榻高升栈，因该栈廉价而交通亦便利故也。至栈后，知南京已为革命军占领，市上五色旗高悬，到处开会庆祝，景象焕然一新。余等稍为收拾，同至外洗澡。膳后稍休，买新闻阅之，千篇一律，无不歌颂革命军之胜利，或鼓吹北伐，或主张组织政府于南京。而武昌消息，则反寂然也。

十一月二十八日 九时起，膳后至吴淞中国公学访黄兆祥，谈良久。闻黄君云，中山先生不日来沪，南京政府不久将出现，满清之倒，不成问题。而建设则颇不易，来日问题正多也。在彼盘桓一天，至下午八时始返寓。阅报至十一时，睡。

十一月二十九日 早起阅报后，早膳。膳后访吴少仙、王赐余，谈颇久。下午同至张

园赴国民大会，到者数千人。有朱熙、吴黑兰等演说，主张组织北伐军，从事北伐。临时捐款颇踊跃，夫人小姐们将随身所带金器捐助者不少。余仅剩数元，亦乐捐一元，以表赞同。五时散会，返寓。

十一月三十日 九时起，阅报后至外访友，并探听各方消息。闻袁世凯不日将出，扶助清廷，而与革命军相对抗，冯、段二军，听其节制。果尔，则武昌或将不守，而南京新复，人心未安，革命前途，颇觉危险。而日本某报社论，竟倡干涉论调，阅之愤慨，当即致书以警告之。

十二月一日 九时起，闻左仲远从日本来，住日本旅馆。膳后去访，谈良久。左君约余去南京一行，问伊何时动身，云今晚即行，余应之。归寓后，略为检点，夜膳后即至左君寓。七时从沪起程，乘沪宁车，天微明至南京，下交通旅馆。

十二月二日 稍休，阅报，袁世凯受清廷总理大臣之命，及讨南军司令之职。闻中山先生本日到沪，南京要人均纷纷回沪迎迓。余用膳后，同淘溪访宋遁初。据云，现正筹议组织南京政府，拟举中山先生为第一任大总统，召集各独立省代表会议。余问袁起之讯确否，彼云甚确，但袁不见得为清廷效力，将来必归服革命军。余当陈二义：一南京政府自当早日组织。然仅一空政府，不足抵制北廷，亟宜联络各独立省，每省出兵若干，从事北伐。而中央政府亦不能无兵力，宜亟组织基本军队。二、袁氏既出，虽未必效死清廷，亦未必效命吾党，宜乘其羽翼未成，以剪除之，无留后患。遁初甚韪余言，答以俟与中山见面后，从长计议。并云今晚拟回上海欢迎中山。余先辞出，至街上游行一周，见满街五色旗，飘荡空中，煞是好看。唯兵士布满街衢，横冲直撞，大有无人之概，是亦一新气象也。回寓用膳毕，左君来云，在此尚有数天耽搁。余因无事，加以川资不多，不能久留，即日乘夜车返沪。

十二月三日 十时起，闻中山先生昨日已到沪。沪上各界，明日开欢迎大会，届时余拟亲去一观。未几，芷斋来云，昨日从奉天到此，现住秉三公馆。奉天之赵，另有所图，不易为革命军驱使。若各省成功，奉天自无问题。秉三则已辞职，不日南下。并谓拟组织一团体，以促进共和之成功。余甚是之，并忠告曰，若组织团体，彩色要特别鲜明，勿使人疑为立宪派，于国与己，两皆不利。彼亦为然。

十二月四日 本日下午一时开欢迎中山先生大会于张园，到者万人以上。中山先生三时出席，演说颇长，大概以此次归国，人人均以余带来几千万现款，实则余一文未带。所带来者，仅此革命之精神耳。并言革命尚未成功，吾人更要向前奋斗。南京政府，现正在组织，各省代表到齐，即可开会。希望国人表同情于革命军，以促成共和国家之实现。五时散会。

十二月十三日 袁世凯到京就总理大臣之职，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与南京政府议和。

十二月十四日 南京政府成立，外交为伍廷芳，财政陈锦涛，陆军黄克强，教育蔡元培，法制院院长则为宋教仁。民党要人未获参加政府者，亦颇不少。

十二月十五日 秉三由东三省来沪，余去拜会。秉三风采翩翩，神气颇为活跃，见人殷殷招待，无官僚习气，洵应世之才也。同秉三来者，有刘百庚、刘逮英、何绶铭等，皆同乡随秉三宦于东省者。

十二月十六日 廖名瑨、刘揆一来沪，闻为湖南都督所派，为南京参议院代表。廖君为余同县，当约王君克家去访。据云，参议院不日开会，选举总统，制定约法，为代表唯一之职务。言时意气颇盛，态度非常匆忙，余稍坐即辞出。

十二月十七日 芷斋来言，今下午在秉三宅开会，商议组织团体事，邀余等同人赴会。届时余与北翔等同往，到者数十人。萧立诚、向构父在焉。秉三亦到，众推之为主席。芷斋发言，谓当此革命尚未成功，国体尚未大定，同人正宜有所组织，为国效力。讨论会之名称颇久，吴少仙、张溶川、萧立诚等相继发言，未有结果。余言当此鼎革之时，国体未定，人心动摇，团体名称，宜明白揭示，不宜稍有含混。莫若趁全国人民希望共和之时，即以共和二字立名，较为妥善。众赞成，遂议决名共和协会。于是继续讨论会章，全体通过，五时散会。议定后日选举正、副会长。

十二月十八日 中山先生本日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全市悬旗庆贺。同人赴南京去者不少，余因川资缺乏，加以协会开正式会在即，遂不往。当函湖南都督谭延闿，大意谓湖南官、自费生，不下数百人，尚留滞东京，欲归无资，欲留无费，请速汇款接济，并告本人不久回湘。函就即发。复函东京友人，报告近状及代催款事。信发后，与凌云、季六，至外散步，十时返。阅报至十二时睡。

十二月十九日 早起，与同学诸人谈论共和协会事。余言今日下午选举，诸君之意如何？季六言此会既是芷斋受秉三意旨而发动，会员中与熊有关系者占多数，会长一席，当然非熊莫属。问副会长，季六言，某君颇希望此席，论资格本无不可。不过其人不大可靠，不如芷斋之有血性。茂卿等均主举芷斋。余言同人此次归国，目的在希望共和国家之成功。对人问题，本无恩怨。凡热心共和之人，皆吾之友，否则皆吾之敌。会长、副会长，只要能热心为国，信仰共和者皆可，不必一定谁何。既同人主张芷斋，余当然无异议。盖余此次回国，唯一希望，只要革命成功，共和实现，于愿已足，绝不想在南京或上海活动。拟去湖南一行，催请学费，继续东渡。并愿同人未毕业者，同回东毕业。至个人之事，毕业后再说。有国家在，吾人断不至无事可做，无饭可吃也。大家均以为然。下午二时，至熊宅开选举会，秉三当选正会长，张溶川为副会长，芷斋、少仙俱落选。

十二月二十日 早起，在寓看报。王赐余来谈，云宋遁初在虹口设有同志招待处，凡属革命同志，愿意入该招待处者，彼处皆热烈招待，现在该处人颇不少。正笑谈间，李君著强来，云大家都去南京活动，公等尚安坐寓中谈天，那里来得饭吃。言时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二人去后，芷斋来，云秉三明日请余等吃饭，并商议会事。余告以将回湖南，芷斋言回湖南我们可以同去，过几日俟会务稍有头序再说。夜膳后，鲁日昌来，约同去沧州旅馆访宋遁初。据馆中人云，已去南京未回。出馆，顺道访左君仲远，亦未遇，十一时回寓。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午阅报，南京政府派外交总长伍廷芳为全权代表，与北方全权唐绍仪议和。清廷有愿意退位并赞成共和之讯，果然，则共和之成功定当不远。下午二时，同人赴共和协会之宴。秉三作主人，座中有范静生、罗仪陆、杨德邻。静生为北方全权唐君之随员，人颇漂亮，善为说辞，席中演说共和二字由来及意义，并深赞成共和主义，全场为之鼓掌。秉三请三君一致加入协会。最后静生言，北方亦多赞成共和，项城尤为赞成。唯一国总不能有两政府，南京非建都之地，都会要以北京为宜，并说明种种理由，众多是

之。余聆范君言，命意颇深，真可谓善于辞令者。五时散席，同人连袂回寓。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是日章太炎、张季直、程德全、熊秉三等，开共和联合会于某处。下午余特去赴会，到者数百人，太炎主席。太炎道貌奇古，表示一种学者之恒态，且拙于言词，其演说多难了解。说毕，秉三相继演说。未几，选举太炎、德全、秉三、季直等数人为理事，选毕散会。归寓无事，与同学闲谈，群以某公诚不愧为官僚政治家，富于常识，有应付拉拢之才，并善于趋时会而取功名，余亦为然。余言中国要得真正共和之实现，须多得牺牲利禄、忠实为国为民之士。若口头讲共和，而衷心崇拜权势，共和虽成，亦有名而无实。虽然，事实共和，谈何容易，目前能作到名义共和，也算不差。若某公者，亦造名义共和必要之人物也。众人均一笑而睡，余亦就寝。

十二月二十八日 自二十三日起，同学多去南京。余因经济困难，本不想在南京谋事，故不去。然对于国事，有所见解，自不忍缄默。是日早起，草述意见，函遁初、笏唐，谓约法为民国根本法，不可草率，或对人而设。行政权不宜过大，制宪权不宜付之国会，陆海军大权不可寄之元首一人之身。大元帅非得国会同意，对内对外，不能宣战，且不能调动陆海军。国体自以共和为宜，奠都以南京为当。总统任期不宜过长，有功民国者皆可任总统，不必存南北之见。二函均由快邮寄南京。函发后，觉余之责任已了，留此无益，而回湘之心更切。加以天气严寒，自东京来此，并无御寒衣服，仅服单薄和服，日奔走风雪中，欲添制冬衣，奈双手空空。旅馆伙食尚无所出，甚至零用车钱，亦无处取借，留此何为？于是商之芷斋代借数十元，以作赴湘川资。芷斋坚不许可，以再过三五日，候赐余、少仙、北翔等归来，大家一同赴湘。共和协会，秉三意拟迁至湖南，愿大家帮忙去湖南开办。余无奈，只好静候。晚来自念金钱困人，豪杰不免。余因穷困，即行动亦不能自由，殊可叹也。

十二月二十九日 闻刘百庚兄弟因事被都督府拘捕，现禁府中，非有巨款，不能取赎，不知究为何事。下午遇芷斋，云为捐款事，并约余去探视，余慨然同行。禁门颇严，再三交涉始得入。刘君形容惨淡，状况颇苦，略为慰藉数语而出。盖当时之都督府，财政无出，陈英士为筹饷起见，不能不取之南北阔人。对于北来官僚之有资财者，尤为注意，即某公亦几几乎不免。

十二月三十日 是日赐余、少仙、北翔等，均从南京归，云南京政府虽成立，然秩序纷乱，竞官者如鲫，政府则一钱不名，军队不能养活。中山先生以贫民式之总统，应付颇属困难。民党缺乏经验，内部意见纷歧，一言不合，动辄用武，遁初在南京，几与马君武决裂。对于政治既无办法，军事亦一筹莫展。袁世凯以武力为后盾，与南方议和，意在消灭南京政府。闻之甚为国家前途抱无穷之忧也。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即冬月初十日，本日无事。

民国元年，开国纪元四千六百十年，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岁次壬子。

一月一日 同人既不在南京就事，留沪无益，均拟回湘，于是商同芷斋，代筹川资。芷斋云，协会事此间已结束，明后日即可动身，船票由协会代买，诸君可自料理一切，届时一同上船。余喜行期已定，即将未了事件了清。至外访友，在联升店晤某君，云欲回湘，未有资斧。余当答以若果如是，我们可以同回，船票亦可代为设法，彼欣诺之。八时回寓，膳

后，与同人至外散步。

一月三日 上午芷斋来言，今晚有船开行，船票均已购妥，下午上船。余请多购房舱一位，告以某君亦欲同回。彼云可请转告，下午一同上船。余即至联升，将此意告之。某云，现有他事，拟去南京。余遂返寓，收拾毕，膳后与同人上船。同行者约二十人，武冈李静臣父子亦与焉。李在赵尔巽幕府多年，为人性颇直率，尤长公事笔墨，秉三在东省时颇倚重之。吴少仙行李已上船，临时变计，不知何故。七时，秉三亲来船上送行，余当请其代电组庵，催留日学生学费。伊许之，未几船即开行。

一月四日 续格言：

仁者，人道之大本，众善之总要。人道之有仁义，犹天道之有阴阳。（伊藤仁斋）

君臣朋友，皆当以敬为主。（程伊川）

人之嘉言善行，即吾心中之善；人之丑言恶行，亦吾心中之恶。故圣人不能外视之。（大盐后素）

小人企恩，恩虽过而不知感；君子不轻受人之恩，受则难忘。（绅瑜）

一月五日 续格言：

胸中无一物，其大浩然无涯。（薛子）

非静不能为学，傲慢不能研情，险躁不能明理。（诸葛亮）

学为人之道，必竟不外实知实行。（冈田寒泉）

大丈夫不学则已，若一日欲学，则穷高探深，誓彻大道之源，尽人欲之私。（白隐）

一月六日 续格言：

下气，治色，柔声，匪特事父母而已。凡处己待人，皆当体会。（吕子）

营营一生忙里过，不知屋上有青天。（戴复古）

小人之学，入于耳，出于口。耳口之间，四寸而已，曷能善七尺之躯哉。（荀子）

懈怠者，众行之累也。（《本行经》）

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可谓勇也。（孔子）

一月七日 本日正午，至汉口码头，秩序乱极，苦力横行，强拉行李。余仅携一皮包，坐黄包车至迎宾馆。因人多仓卒下车，车夫则将余之皮包拉走，所有一切零星用件，尽随此包而去。友人中失落箱件者不少，可见汉口租界，俨然一强盗世界。盖此时南北和议尚未成功，北兵驻汉口、汉阳一带，武昌时在威胁中。而北兵又毫不守秩序，到处放火打劫。冯部入汉时，凡商店民户，无不被劫，间有一家搜劫至四五次者。尤以花牌楼一带为甚，抢毕，纵火大烧，十里商场尽成焦土，损失之数殆难计算，光景之惨，真不忍睹。

一月八日 本日下午搭湘江轮赴长沙，水浅轮行颇缓。

一月十日 是晚抵长沙，下榻大吉祥巷吉祥旅馆。膳后稍休，即安眠。

一月十一日 早起天寒极，余除随身所穿之日本和服外，无衣可加。从友人借洋数元，买来卫生衣裤一套穿之，始觉温暖。膳后至外理发洗澡。斯时省城治安已复，惟街上兵士，触目皆是，且颇骄横，故有丘八爷之号，盖市人不敢提兵字也。街道颇狭，大雨时行，泥淖载途，颇不便于行路，此种省道，非改良不可。

一月十二日 本日至外访友一天。

一月十三日 本日偕芷斋至外租赁共和协会会址。

一月十四日 本日至明德学校访胡子静。

一月十五日 本日同学过江，至岳麓山，参观高等学校，畅游一天。

一月十六日 本日芷斋、静诚等迁居共和协会，约余同住。

一月十七日 明德校长胡子静请余等吃饭。参观学校，规模尚觉整齐。

一月十八日 下午余同北翔至都督府，拜会谭组庵。府卫森严。未几组庵出见，态度和蔼，不失文人本色。首问东京近状，次及上海情形，再次述湖南财政困难，诸事均不易办，并问余等是否愿留湖南尽义务，抑仍去东京毕业。余先述东京同人之困难，请速汇款接济。次述上海政情及南北和议。最后述同人志愿仍去东留学，俟毕业后再回桑梓尽义务。谭言东京方面，已汇款接济，唯为数无多，现正极力设法筹汇。次对吾人之志愿，非常赞同。云俟筹有相当款项，派员与诸君同时赴东，请宽住数日。言讫，余等退出。

一月十九日 本日不出门，在寓写信寄东京同学，报告与谭督交涉情形，并寄家信二封。

一月三十日 自十九日以来，每日帮助芷斋进行共和协会事。此时省中除同盟会外，无其他团体，故吸收会员比较容易，会务亦颇发达。组庵亦加入为会员，故办理颇为顺手。芷斋、静诚则倾日夜之力，奔走计画，会务大有希望。

一月三十一日 本日同茂卿访刘积侯、向北翔于财政司。司长为陈树藩，积侯任该司科长，颇得陈君信任。北翔为科员，据北翔云不愿久干。余劝其凡事忍耐为是，北翔颇为首肯。

二月一日 本日共和协会开谈话会，到者数十人，决定设西南二路支部，南路由李静诚，西路推张葆元。散会后，用茶点。笏堂亦自南京回，加入斯会。据云，南京政府不久取消，中山愿将总统让于袁世凯，请袁南下，另组新政府。因南方无力北伐，清帝又不愿退位，非利用袁世凯，共和目的不能达到。若不与袁以总统之位置，袁氏不能满所欲，岂肯为民国效忠，赞助共和而推翻清室。战事一开，武昌即不能守，南京又何能支持。不如将大权让于袁氏，以换得不流血之共和为愈。余聆其言，若深有信赖于袁氏者，不禁为民国前途忧也。

二月二日 本日至都督府贺年，并催学费。转至教育司，会吴少仙，告以同人仍回日本，请与组庵商议作速筹拨学费，俾便早行，免旷学业。少仙允之，并深以余之去东卒业为是。

二月十二日 自二月二日至此日，因天气寒冷，风雪颇加，不能外出，每日围炉谈天，以待学费，虽心切行旌，而学费不得，亦不能起程。本日复函组庵及少仙，请速拨给。晚，季六来谈，谓学费事三四日内即有办法。现教育司已派定熊知白为湖南留日学生经费管理员，不日起程，君等可以同行。余闻之，欣极。

二月十三日 本日得谭组庵回函云，学费事已筹妥，嘱同教育司吴司长接洽。当去晤少仙，彼云知白三十动身，费已筹妥交彼，君等可与彼接洽可也。

二月十四日 本日会知白，云中历三十动身，并约一同起行。余诺之，当从熊君处支洋百元回寓。

二月十五日 早起，至外理发洗澡，下午料理行装。季六、积侯、百仓来谈，至夜深而别。

二月十六日 本日至各友人处辞行，奔走一天，非常疲乏，晚早睡。

二月十七日 是日上午，共和协会为余等饯行，芷斋主席，到者二十余人，三时散席。下午罗百仓、刘积侯、姚季六，为余等饯行，将别之宴，分外留连，饮至夜深而散。

二月十八日 中历正月初一日。下午，余同北翔、茂卿、子巽、凌云等上湘潭轮，积侯、百仓、芷斋、赐余等均到船送行，并送路菜多样，七时开船。余思自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由东京起程归国，至今将近三月。此三月中，对于革命事业毫无贡献，碌碌依人，问心实觉抱愧。满清虽可望推倒，而共和国家之前途暗礁尚多。革命尚未成功，人人眩于目前之安，不肯从根本打算，争权竞位，意气横天，国家利害反置之度外。倘根本不加革改，政治岂有光明之日，思至此，不竟感慨。

晚来无事，与北翔等闲谈。以今日为中国元旦，家家炮火过新年，余等飘泊生涯，重游海外，对此佳节，不竟同感，取酒共饮，至十二时而睡。

二月十九日 即正月初二日。续格言：

觉日间之工夫纷扰，则即静坐。觉懒读书，即且读书。（王阳明）

自反，慎独，治万病之圣药也。（中江藤树）

万物一体也。人之得失死生，固不足以乱其心。（列子）

恩里由来生害。故快意之时，须早回头。（《菜根谭》）

下午一时抵汉口，即时上德和轮船。是晚因中寒不快。

二月二十日 上午五时开轮。是日因伤寒，沈睡不能起，头晕发热，不进饮食。

二月二十一日 下午一时至南京。北翔因在南京有事，下船而去。是日余病稍愈，唯饮食毫不知味，心中苦甚，只好忍耐。

二月二十二日 本日十二时抵沪，下三马路美仁里鼎升栈。下午稍休，至共和协会访刘百庚，未遇。转至一兴旅馆取信，还，早睡。

二月二十三日 上午七时，同凌云至协会访刘百庚、熊秉三，留中膳。秉三且食且言，将来拟作律师，余姑听之。饭后至熊知白处少坐。辞出，至日本邮船会社买票。转至共和联合会事务所访黄美涵，六时回寓。夜膳后，百庚来谈，又同去访美涵，谈良久而还。收拾行李毕，安睡。

二月二十四日 上午八时，百庚着人送旅费二十元。九时黄美涵、谢国藻来访。十时上博爱丸，寄芷斋、少留各一函。下午二时半开船，风平浪静，愉快之至。五时夜膳，膳毕，续格言：

小人固当远之，然亦不可显然与之为敌；君子固当亲之，然亦不可曲为附和。（《参体集》）

贫乃士之常。贫而能乐，清净之福，自我受之。（联瑾）

貌言，花也。至言，实也。苦言，叶也。甘言，病也。（《史记》）

大丈夫当容人，而勿为人所容。（朱子）

二月二十五日 本日过黄海无风，舟中无事，看《琵琶记》，颇足消遣。晚，续格言：

朝不食，则昼饿；少不学，则壮惑。（佐藤一斋）

自危者，则能安于其位。（老子）

克己，须从性偏难克之处而克去之。（谢上蔡）

爱人利人，天必福之。（韩子）

二月二十六日 上午六时至长崎，七时看病，八时早膳，十二时午膳，下午二时开船。是夜小有风浪，阅《长崎新闻》，项城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中山派蔡元培为欢迎专使，汪兆铭、宋教仁、魏宸组、钮永建为副使，欢迎项城赴宁就职。

二月二十七日 是日上午六时抵门司。看病后，食粥，十一时开轮。未几因大雾船不能行，停轮无事，续格言：

百川东流到海，何时复归西。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沈文林）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

恬淡虚无，则真气从之；精神内守，则病无由而生。（《素问》）

二月二十八日 上午七时开轮，下午六时抵神户，下榻田中旅馆。餐后九时，乘火车从神户开行。车上无事，看《欧美自治》。

二月二十九日 天大雨。上午六时，经过静冈，十一时至横滨，十二时至东京。

阅报，北京、天津、保定，同时大兵变。北京为曹锟统率之第三镇，天津为张怀芝之第四镇，变兵即此三四两镇，并放火抢掠，人心大为恐慌。

三月一日 上午八时至少留处，晤谈良久。晚十时返寓，稍休即睡。

三月二日 上午十时至城西馆访熊知白未遇。下午再访，谈良久而归。稍休，夜膳后，访关坤元、成时湘、鲁兆庆诸君，八时归。

三月三日 午前十时至青山病院访罗质瑜。下午一时转，看报。夜膳后，鲁君来谈，九时去。

三月四日 上午河南关君坤元来坐。去后修函致熊秉三、刘百庚、罗百仓、姚季六、李树森、朱穆堂、贺星南、卓观澜、张禹侯、何绶铭、邓皋生等，晚十一时毕，付邮后睡。

三月五日 上午函致王克家、熊芷斋，下午函黄美涵、廖笏堂。函毕，北翔来，云在南京住二天，中山政府正办结束，专等项城来宁就职。袁如不来，则政府将在北京。前政府官吏正待款遣散，将来再来东者必不少。谈良久，留夜膳，膳后辞去。七时访葛宗干、向忠勤，八时返。写黄琼圃一函，谦弟一函，十一时睡。甫就寝，闻明治大学新校起火，至夜半尚未全灭。该校建筑未久，今又焚如，再建似不易易，殊可惜也。

三月六日 上午向忠勤、鲁兆庆来谈。下午函王世龙、向北翔。晚，续格言：

远吠之犬不啮手。

难之一字，不在吾辞书之中。

庖厨小，则家产大。

多一滴，则溢出酒杯。

三月七日 上午至学校取规则，代傅安贞买《经济大意》一部，抄功课表。第三学年学科共八门，一英法，二票据，三债权，四海商，五国私，六承继，七保险，八财政学。

午后访汤铁樵，为罗质瑜借款。罗君为百仓胞弟，久困病院，无款不能出院也。转至

杨少惕处，未遇。至卓观澜处少坐，复至葛宗翰处，商罗君出院事。归寓后，接熊知白一函，许代设法筹款。复致林鹍翔一函，林君为留学生监督，故以罗事商之。

三月八日 本日至校取学校章程二份，转寄傅安贞、刘积侯各一函，附寄章程二份，《经济大意》一册。下午同子巽访向北翔，夜膳后始返。

三月九日 上午为罗上宽事，再与熊知白、林鹍翔接洽。午后同子巽至外租屋，未就。晚续格言：

有用之键，常有光泽。

末流不得高过于水源。

甘美之酒，有猛烈之酢。

蜗牛虽小，能达高塔之顶。

三月十日 是日复至青山病院看罗上宽，并商量出院事。晚，续格言：

不足胜于有余。

极美之花不香。

多食者无美味。

赤热之铁始能打。

三月十一日 是日在神田近旁看房，无如意者，至小石川苍龙窟看就。

三月十二日 是日至早稻田信水馆搬行李于苍龙窟。晚，续格言：

有用，始知器具之价。

溺酒之人，比溺于海者为多。

三月十三日 是日大雪。晚膳后，迁居小石川苍龙窟，收拾毕睡。

三月十四日 上午北翔来，同至小石川植物园散步，数月尘气为之一清。晚，续格言，本日译毕。

昼有眼，夜有耳。

恶行之旅，其气臭。

聋者之眼，能助耳。

火伤之儿，当惧火。

三月十五日 上午至校上课。转，至芳荣馆看邓皋生。下午检点书籍，调查课表，开始用功。自去年八月武昌起义，至今半年，回国三月有余，亦未有丝毫效力，徒抛弃光阴，愧极惭极。

三月十六日 是日至早稻田访张凌云，畅叙一天。

三月十七日 星期。早起，以自武昌起义以来功课耽误太久，现距卒业期不过两月，若不着手豫备，到时必来不及。拟将八门学科，尽此两月看毕。自本日起，先看票据法。

三月十八日 上午至神田邓皋生处，下午上英法二时。三时返，看票据法。

三月十九日 上午看票据法，下午上课。

三月二十日 上午看票据法，下午上课。由小石川至学校，约四中里，往复徒步，虽云习劳，然时间则颇不经济也。

三月二十一日 本日皇灵祭，放假，在寓温习功课。

三月二十二日 上午至校，下午访少留于台町。

三月二十三日 上午看票据法。下午邓君来，同至早稻田访友。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上午看票据法，黄墨泉来访，下午去台町访少留。

三月二十五日 上午至校。转，得刘百庚函，托买早大讲义。

三月二十六日 本日票据法看毕，债权法开始。

三月二十八日 上午上课，下午同邓君至高等师范访吴家镇，留夜膳。衡阳唐君能治在坐，谈良久而返。

三月二十九日 本日课事如恒。下午北翔来，畅谈至夜膳后始去。

三月三十日 上午上课，下午看债权，晚，斗室静坐。回忆自九月民军起义，仓卒返国，至沪上，则见所谓志士者，莫不花天酒地，利海名场，终日昏昏，几忘国家大计、个人本分，不胜诧异。以为纵使革命成功，中国人心非从新改造，国亦必亡。居月余返湘，而湘人之意见冲突，权利竞争，较沪上为尤烈。余固无心谋事，人亦不余注意，默念既不作事，又不留学，归家何为？于是极力运动官费继续，幸得成功，故于中历腊月三十日再渡日本。课余自省，觉人固如是，已亦缺点良多。若不深自惕励，亦与他人何异，书《励志浅语》数条以自警。

一宗旨要正，二目的要定，三志行要坚，四思想要纯，五嗜欲要寡，六人格要高，七性情要真，八胸襟要阔，九眼界要远，十气魄要大。（二百〇一）

前十条为个人立身之要道。至于处世，更须有包括一切之量，信义为质，和平为度，并须顾全大局，牺牲小我。（二百〇二）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上午去神田访郭、陈、鲁、王诸人。下午因张少留、杨少惕归国，余饯之于维新料理店，十一时还寓。

四月一日 上午上课，下午看债权。晚，成诗四首送少留。

携手蓬莱岛，春风送客行。半生家国恨，两字故人情。海水横舟阔，樱花到眼明。知音从此去，谁与话平生。

儿女情何限，英雄志自强。逢人须慷慨，遗爱莫凄凉。大地一春梦，中原几战场。头颅知有价，未许付沧浪。

多难推今日，撑持赖此身。人才看我辈，兵火痛斯民。劲草知风疾，樱花感岁新。绿醺今夕酒，聊醉海天春。

此日别君去，去去且莫嗟。东风吹折帽，流水泛桃花。车走笛声急，烟明树色华。海天频伫立，遥楚梦云遮。

四月二日 本日张君少留回国，余送于新桥停车站。其日妾冈本，携子女各一，亦来送行。汽笛一鸣，故人分手。斯时最难堪者，维冈本君之热情耳，为之慰藉久之。

四月三日 是日从小石川苍龙馆迁至鸣凤馆，以彼处离校过远故也。

四月四日 本日课事如恒。

四月五日 本日得上海黄美涵一函，即复。

四月六日 课事如恒。

四月七日 是日星期。同友人至上野公园散步，颇有春意，惜天微寒，樱花尚含蕊未

吐耳。下午五时返。

四月八日 本日课事如恒。从是日起，订中国日报一份，以自到东以后，仅看日本报，内地事多隔膜故也。

四月九日 本日债权法阅毕，阅海商。

四月十日 上午，无锡蔡子平来谈，云联合会有改为政党消息，未知确否。

四月二十一日 本日阅报，上海联合会已改名共和党，知政党之争，将从此始。

四月二十二日 上午，北翔来，以国家既改共和，政党一物，为共和国家所不可少，且为民众政治之集团，我辈既研治政法，当然不能脱离政治关系，余是之。未几向君辞去。

四月二十三日 本日海商法阅毕，阅国际私法。

四月二十四日 本日起，学校放春假十天。

五月四日 自二十四放假以来，每日除看国际私法外，与北翔、茂卿、子巽、凌云、袁泽民及一班同志，商议团体进行事。

五月五日 课事如恒。

五月十三日 本日国际私法看毕，看承继法。

五月二十一日 本日看承继法毕。

五月二十二日 本日开始看保险法。晚至友人处闲叙，十一时返。

五月二十七日 保险法看毕。

五月二十八日 本日开始看财政学。

六月四日 本日财政学看毕。

六月五日 本日起，放豫备假十天。

六月十四日 自五日起至本日止，每日豫备实验，未执他事。

六月十五日 本日起，开始实验。

六月二十四日 自十五起至本日止，实验毕。

六月三十日 是日为星期。同馆罗君棻，约去大森旅行。余亦以试验以来非常辛苦，精神为之疲劳。今试验已毕，趁此至海边稍事休养，亦未始非计，遂约定明日动身。

七月一日 天晴。六时起，膳后，同罗君坐电车至大森。海边风景绝佳，空气新鲜。在海岸左近，看定明房一间，席十二铺，宽敞净洁，位置颇宜，而价亦不昂。房主妇林姓，人颇和蔼，当交定洋二元，言明明日准定搬来。辞出后，至料理店用午餐。餐毕，同去海岸入浴，游人云集，颇有兴趣，五时仍乘电车回寓。

七月二日 早起收拾行李，买办旅行用品。早餐后，同罗君乘电车至大森，时早潮初退，日光未升。二人沿海岸而行至林家，将行李安放，房子打扫干净，油盐柴米锅灶碗筷，一一备置妥贴，自炊而食。食毕闲谈，罗君云，看我们此地，对面则碧海长流，绿树环绕，清风徐来，暑气不生，所谓水晶宫不过如是。我二人何等自由，何等快乐，比在东京每日应酬朋友，闹得头脑昏昏，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余笑答曰，此话虽是，然亦仅有半面真理。人之性情不同，嗜好各异，那能强世人的性情嗜好均如你一样。人生问题最为复杂，又岂仅山水美人所能尽其性。人生既落形骸之中，即不能超乎形骸之外。若要率性而行，除非与世无求。自然主义不过一种理想。若讲到事实，未见能行。罗亦以为然。三时至海岸散步，

五时返。买鱼一尾，煮食之。食毕，略休，即安睡。

七月三日 早起作饭食毕，已十时也，至海岸散步，入海水浴。此地浴场设备，不如片濑之周到，海岸不广，且欠净洁，海水盐性稀少，且含尘垢，因离京不远，交通便利，故游人众多。四时浴毕，返寓稍休，造饭而食，食毕安睡。

七月四日 早起照例做饭。食毕，洗濯碗筷，颇感油腻。罗君云，煮饭犹可，洗碗实觉污浊，如此旅行，乐少苦多，实不合算，非雇一下女不可。余亦赞同之。罗君遂请主人妇来，告以自己不能做饭，须雇一下女。主人妇云，此地下女不好雇，我去打听打听。去后，二人仍至海岸入浴。浴毕回寓，勉强将饭做好，食毕，稍叙，即睡。

七月五日 早起，罗君以无人做饭，实是困难，请主人妇至，问下女已否雇好。云已代雇一人，今晚定有回信。余等无法，只好静待。至料理馆用饭毕，回寓，稍休。阅报后，得东京友人函，知学校已发榜，余幸及第。九年辛苦，至此遂告一段落，从此脱离学校生活，而入实地生活。言念前途，殊为恐怖，盖余虽卒业，学问二字，尚为门外汉，而经验亦丝毫无有也，奈何奈何。下午二时，至海岸洗澡，五时返。随意煮粥而食，食毕，稍休，即睡。

七月六日 早起，主人妇来，言外面下女不易雇。如你们急于要做饭，我家有一亲戚，名玉子，暂至帮忙如何。余等亟待人用，遂答应之。未几主人引一年约二十之女子来，貌虽中人，而性极活泼，盖一乡里女子，曾在东京高小毕业者。余等既得人做饭，非常高兴，将烹事交付与彼，遂同至海岸散步。十一时回寓，饭菜均已齐备，且颇合口。饱食后，阅报稍睡。三时起，至海岸入浴，六时返。夜膳后，写东京友人函，报告旅行状况，八时就睡。

七月七日 早起，写家信二封，报告学校已卒业，不日回国去北京，嘱家中以后不必寄信来日本。写毕，用膳，膳后阅报，三时去海岸入浴，五时返。膳后，同罗君及主人妇谈天。主人妇年事虽老，世故颇深，东京情形亦甚熟悉，颇足助吾人谈兴。

七月八日 早起至外散步，沿堤行里许，观渔人在海岸网鱼。海鱼颇肥而价廉，沿岸渔人，均恃此以为生活。余买鱼二尾返寓，以佐午餐。餐毕阅报，而罗君则酣然睡去。阅报毕，散步院中，流览海景。忽一年约二九之女子，自主人屋中出，至院之西偏井中取水濯面，发蓬松，衣服半旧，而态度雅静，无乡俗气。余等来此数日，未见有此女子。询之阿玉，云为主人之女，名菊子，昨晚新自东京回者。乡村之间有此雅人，亦足为海屋添几许风景。下午三时，罗君醒，同去海岸洗澡，五时返。

七月九日 本日早起，拟去海岸散步，行至门首，主妇之小儿与菊子站立门外，观望来往行人。菊子见余来，略鞠躬点首，表示敬意。余照例回敬而出，游行海岸一周。返，早膳。下午罗君接东京友人函，嘱回京一行，余送至电车站而归。稍休，阅报毕，至海岸入浴，五时返。夜膳后，主妇来言，阿玉明日欲回家，炊事伊家可代作。余个人饭菜本可随便，从明日起，即请其代烹。

晚来新月半钩，格外幽静。罗君既去，独处斗室，颇感寂寞。携杖出门，观望沿海夜景，至海角，月影暗淡，景色迷离，颇有独立苍茫之概，得七绝一首：

落日黄昏海气凉，一天星斗立苍茫。怪他夜夜潮来去，底事销魂在异乡。

诗成，低徊久之，慢步而返。

七月十日 早起，主人妇引菊子来见，菊子执礼甚恭，礼毕静默无语。主人妇称此其

亲女，肄业东京女子高等学校，现因暑假，回家休息。言毕，稍为周旋，即辞出。饭后阅报，倦极，沈沈睡去，下午四时方醒。因天气阴凉，时间不早，故未入浴，静坐看小说消遣。晚，接北翔函云，月末拟回国去北京一游，问余可否同行。当复函云准定同行。盖余既已毕业，留此殊无谓也。十时睡。

七月十一日 早起，主人妇来言，罗既去，君一人之饭可以不必另做，由彼家送饭如何？余亦以为便，遂许之。未几送早饭来，虽一菜一汤，颇洁净而合口。食毕，看报，稍睡。二时起，至海岸洗澡，五时返。膳后，主人妇言今晚祭日，本地夜市颇热闹，可同小儿辈一往。余甚欲一观乡里风俗，遂同行至市之西头，人山人海，喧哗异常，百货陈列，市旁买卖正盛，有唱戏者，有唱歌者，管弦之声，不绝于耳。菊子云，此地人太多，不堪拥挤，可去市外一行。余随之出市场，绕过古庙，沿海岸而行，且行且话。菊子言素有脑病，不喜喧哗，一遇人气嘈杂，即觉头痛，不如海岸清凉肃静之有趣。时皓月一轮，照澈海岸，如同白昼，海水亦澄静不波，空气流动，夜景格外清丽。静游至十一时返寓，十二时睡。

七月十二日 早起，盥洗毕，阅报。主人妇来言，今早买佳鱼二尾，作成日本料理，颇新鲜，请去彼同尝。余不便推辞，即随之往。主人妇室宽八席，颇净洁。鱼则以白饭包之，作成丸子，是日本人所谓嘉馔。余不食生鱼，取火烤而食之。食毕回室，稍睡，二时至海岸洗澡，五时返。

七月十三日 早起，出洋二元，请主人妇代办数菜，回请其母女以答意。食毕阅报。下午至海岸入浴。是日天热甚，游人格外踊跃，余尽兴而浴，浴罢返寓。夜膳后，看小说消遣。

七月十四日 早起，得罗君函云，京事将毕，十七日准来海岸，当复函请速来。膳后阅报。是日觉心中不快，故未去洗澡，在寓沉睡一天，夜膳亦不想吃。主人来问疾，送暑药少许，服之，觉稍愈。

七月十五日 早起，得北翔函云，十七日准定动身，嘱余即回京。余因病尚未愈，拟休养一日，明日动身。

七月十六日 早起膳后收拾行李，告主人以去东京有事，请照料一切。十时动身，主人送余至停车站。未几汽笛一声，余与大森从此别也。

十一时至馆，晤罗君，告以明日回国。一面仓卒收拾行李毕，至使署领证书，及川资八十元，转至学校取文凭。晚，访北翔，告以明日准定同行。十时返，倦极而睡。

七月十七日 早起，将行李收拾妥当，书箱五大件，交邮船会社转运。十一时，赴各友人之饯别宴于骏河台。下午三时五十分，坐二等急行车，由新桥出发。同行有向北翔、张凌云二人，送行者有田茂卿、王镕、邓皋生、罗棻、姚子巽、萧鹤云、雷賔、鲁兆庆，及房主人舒君。汽笛鸣处，余辈遂于欢欣鼓舞中离开东京。五时至横滨，因天津船明日开，遂下田中旅馆。膳后入浴毕，非常轻快，与向、张二人至横滨市散步。八时，修函东京各友，以谢饯送之情，并函罗君棻，函云：

棻兄左右：游兴正浓，而骊歌忽唱，有心人孰能遣此。非君知我，将谓我为太上人也。国难方殷，青春岂容自误。吾兄亦宜早日返国，共救危局。莫谓匹夫匆责，而久滞海外也，匆匆欲言不尽，诸维伟鉴。

七月十八日 上午十时，同人从田中屋起身，搭大疑丸，十二时开行。余等坐三等舱，颇拥挤，余铺位即在夹板之下层，殊感不适。过太平洋，风浪滔天，头晕欲呕，加以腹中作痛，蒙被而睡。心虽清白，奈动作不得，饮食均不能入口。余之上层即一日本妇人，再上层为日本商人，嘻笑喧哗，致全船之客为之不安。商人只知重利，毫无公德心，中外古今皆然，又何怪焉。

七月二十三日 下午五时至大沽。自十八日至此日止，共六昼夜，播荡海中，加以船小而风浪险恶，饮食不进。自横滨甫开船，余即大病，船中又无医药，情形十分危险，百计无出，只好静以待死。一日人送余丸药数粒，食之，幸略轻减，但仍不思饮食。六日之中，如待决之囚，无生人气，张、向二君，几为之累。至大沽停船，余遂起床，洗面，进粥少许。以明日到天津，即可就医，心中稍安。

七月二十四日 上午六时从大沽开船，下午三时抵天津。本思在天津旅馆略事休息，奈囊中一文不名，即至北京之车费，尚无所出。张、向二君亦余款无多。盖从东京动身，所领川资仅八十元，除买应用书籍船票及开消旅馆伙食外，实无钱可余。不得已请向君代买火车票，同车赴京。四时由津上车，七时半抵京，北翔去永靖会馆，余与凌云则下榻前门外草厂八条辰沅馆，时即民国元年阴历六月十一日也。

袁 世 凯

［日］佐藤铁治郎

该书为众多有关袁世凯传记作品中的第一部，数十年来众多研究者闻其名而未得一见。作者为当时在中国的日本记者，1909 年 12 月由天津日本租界闸口西大街“时闻报馆”印刷，故有关袁世凯生平只写到当时为止。此次收录系据从日本复印回来之原书，对于分段、标点及错讹之处作了订正。——编者

目 次

第一篇　著者之旨趣及袁世凯之历史

　第一章　著者之旨趣

　第二章　袁世凯之历史

　　第一节　青年纨绔时代之袁世凯

　　第二节　援韩庆军先锋委员时代之袁世凯

　　第三节　驻韩庆军营务处时代之袁世凯

　　第四节　大院君归韩护送委员时代之袁世凯

　　第五节　驻韩办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六节　驻韩公使时代之袁世凯

　　第七节　日清战后无政事关系时代之袁世凯

　　第八节　练兵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九节　戊戌政变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节　护理北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一节　山东巡抚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二节　调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三节　母丧归籍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四节　总揽清国种种要政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五节 军机大臣及外部尚书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六节 免官时代之袁世凯
第二篇 袁世凯免官之原因及其作用
第一章 免官之原因
第一节 远因
第二节 近因
第二章 作用
第一节 练兵
第二节 剿办拳匪
第三节 警察政度之设施
第四节 兴学
第五节 留学生之奖励
第六节 培养裁判官人材为改良法律及监狱之预备
第七节 主倡立宪
第八节 外交手腕
第九节 筹办农工诸政
第三篇 袁世凯与支那种种关系及东西古今人物之比较
第一章 袁世凯与支那种种关系
第一节 袁世凯与支那国家之关系
第二节 袁世凯与西太后之关系
第三节 袁世凯与光绪帝之关系
第四节 袁世凯与摄政王之关系
第五节 袁世凯与庆亲王之关系
第六节 袁世凯与铁良之关系
第七节 袁世凯与李莲英之关系
第八节 袁世凯与其徒党诸人之关系
第九节 袁世凯与支那外交之关系
第二章 袁世凯与古今东西人物之比较
第一节 袁世凯与刘裕、曹操之比较
第二节 袁世凯与伊藤博文、毕斯马克之比较
第三节 袁世凯与曾国藩、李鸿章之比较
第四节 袁世凯与张之洞、岑春煊之比较
第四篇 袁世凯之轶事及结论
第一章 纪袁世凯之轶事十二则
第二章 结论
第一节 为袁世凯惜
第二节 概论袁世凯之将来

第一篇　著者之旨趣及袁世凯之历史

第一章　著者之旨趣

著者东瀛下士，谫陋不文。三十年来回翔于日、清、韩三国之间。审东亚时局，昉然于支那大患，一原于政教混合，强词傅会。一原于重视古人，自甘愚陋，咸逋逃于理学，自文空疏，遂造成一般麻木不仁之官吏。前英使威佗玛谓支那政界如五十年未经洗涤之牛栏，亮哉斯言。念唇齿之义，蒿目兴嗟，愿呕出一腔热血，唤起我同洲同种同文之友邦。

固天道无百年而不变，巢穴变为宫室，纤绚变为冠裳，井田变为阡陌，封建变为郡县，专制变为立宪共和。欧风美雨，普遍大同，力保平和，已设海牙公会。最近学者尤唱弭兵，可谓文化之机，与时俱进矣。号五千年文明古国，一旦舍己从人，维新变法，谁曰不宜？乃名变而实不变，朝变而夕改，终至朝野骚然，如无舵之舟，可大惧也。溯支那近二十余年内治外交，为兴亡之绝大关键者，曰甲午之战，戊戌变政，庚子联军之役，丙午五大臣游列邦考查政治，袁世凯呼倡立宪。

右之四端，皆相乘而起，因果相生。欧洲学者谓经一番破坏，必有一番建设，不料支那现状，恰成一反比例。甲午之役，只成一哄。不欲自炫祖国兵威，述同种同文相残惨剧，非由支那自大，旁若无人，乌能兴此干戈？媾和之后，朝野上下酣嬉如故。南海康有为知国亡在即，倡言变法图强，清帝嘉纳。数月之间耳目一新，百废将举，乃倏然政变，至六君子流血国门，康党皆窜身异国，成党祸一大纪念。清帝早朝晏罢，勤政爱民，亦成梦幻泡影矣。康徒梁启超以国事犯留滞横滨，犹以满腔热血，著《新民丛报》，叫起国魂。乃顽固党人满布朝右，痛恨康、梁如疽附骨，欲提解治罪，而公法不许；拟暗行刺杀，而应召无人。因怒成痴，由痴生妄，排外之念愈牢。明知势力不敌，甘信邪说，掷孤注于义和拳，其敢以垂危弱国挑衅全球，作非种必锄之举。当轴者雄心伟略，较法皇拿破仑似高出寻常万万矣。洎乎八国师来，京津并陷，两宫西狩，万民涂炭。虽联军牵制，和议易成，负四万万赔偿，变干戈为玉帛，而创钜痛深，聚九州铁，难铸庚子错。

迨和议成，銮舆返，京津还，联军退，而俄肆侵蚀，东三省又岌岌不保。我日本仗义兴师，数千万义胆忠肝赤子血肉横飞，争回土地，支那又思坐享渔人之利。迨日俄之和议甫成，日清之谈判又起，清廷计无复之，遂下五大臣考求列国政治之诏。袁世凯乘机利导，立宪首倡，如风鸣九霄，凡鸟戢翼；狮吼大陆，百兽慑伏。论者谓支那屡受激刺，康有为事前论定不爽毫厘，种善因于当年，将收良果于旦夕。喁喁望治，久旱逢甘，曾几何时，又见袁氏演下台之剧。

著者因有感焉。闭关数千年，其国势有治乱兴衰，其风俗无改弦易辙，莫支那若也。谈进化者皆以欧洲为中心点。当十六世纪以前，暴君污吏何尝不草菅人命，专制自雄？及十七世纪一变而为宗教竞争时代，十八世纪再变而为君民竞争时代，十九世纪三变而为科学竞争时代，今二十世纪四变而为通商殖民竞争时代。愈剧烈，愈文明，独支那奄奄一息，毫无生气。官如神圣，民如蝼蚁，天然阶级，罔可逾越，较诸近世文明国势，非风马牛之不相及乎？改革果实行，则贵族缙绅，官吏胥役，无从作其威福。遂合力破坏，犹冀幸存，以保卫其私。康有为、袁世凯皆欲以少数敌多数，投身漩涡，而至凶占灭顶也固宜。著者二十年新闻记者生涯，凡目见耳闻者众矣。

第二章　袁世凯之历史

第一节　青年纨绔时代之袁世凯

袁世凯，号慰廷，河南项城县人。祖若父皆显宦，固世家子也。幼失怙，性放诞，不事家人生业，笃好交游，上自骚人侠客，下至屠沽者流，皆相友善。凡乡里有以势凌人者，辄代不平。世凯兄弟六，嫡母刘氏，只生其次兄世敦一人。凯与世昌、世廉、世辅、世彤皆庶出，其兄多恶之。又见其挥霍无度，恐为所累，因与析居，未几而家产荡然，诸兄不齿。日与诸无赖游，生端好事，渐为乡党所不容。其胞叔保庆以道员宦江苏、山东等省，颇有战功，老而无子，拟立世凯为嗣，遂往依之，而故态不稍改变。淮宁令杨某，于考试时虐待生童，世凯闻之，率众挺身与之抗辩。保庆恐其惹祸，命其仍回原籍。适河南地方凶旱，其堂叔保恒倡办赈济，世凯遂襄助之，全活甚众。灾歉之区深感其惠。然好为大言，常侮辱绅者，恒面责地方官吏过失，以是官吏乡里衔恨切齿，思阴陷之。斯时也，世凯内不容于家族，外不容于官长及乡里云。

支那有提督吴长庆，系世凯父执，时统领庆军等营（清国营制，每择统兵官名氏一字为统带军队名称。吴名长庆，故其军曰庆军）。世凯既不能容身故里，乃率其党往投吴。吴虽武士而性耽翰墨，广罗海内名流。殿撰张謇时即居吴幕内。吴见袁雄姿英发，卓荦不群，窃喜故人有子，又以其正在英年，遂命与其公子辈同肄业于张謇氏门下。夫世凯之出山也，呼朋引类，谓此去从军定可立功异域。乃仍令其读书，大非来意，然世凯处此莫可奈何之际，只得姑且安之。

且袁携来党伴居于旅邸，费用皆仰给于袁。是既受拘束于师长，又困于经济，日坐愁城，更何能安心向学？始则托故废学，继则以书室为游戏场，遂为张謇氏所不容，告吴以世凯不堪造就。吴氏固古道君子也，视故人之子如己子，培养世凯之心甚热，固请张氏善诱其向学。嗟呼，以意马心猿之袁世凯，使从事于子曰诗云，乌呼可？未几诸种状态皆萌，张謇遂以去就之意告吴曰，如不使袁氏子离书室，只有敬告不敏，辞席之他；如专课公子辈，仍惟命是从。吴因张之坚请，命世凯居外舍，于是袁世凯遂为张謇屏出门墙之外。

世凯为张謇所排斥,乃以初意陈吴曰,世凯性不嗜学,独喜武备,非敢违长者命也。且处今竞争世界,非学万人敌不可,岂读书始可立名哉?如公之建伟业,立奇勋,又何尝得力于诗书耶?如蒙俯鉴下忱,虽执鞭亦所心愿。吴壮其议,心颇嘉许,以袁年齿太幼,碍难位置。

世凯叔时充旅顺船坞炮台等工程总办,遂往求之,思得若干金加捐官级。其叔又命其回籍读书,袁大失意,不得已取其叔数百金捐升同知。复往见吴,伪称其叔亦然其志,命仍投宇下,吴因予帮办营务委员,令随营学习,以资历练,然终不假以权,第有其名而已。袁经此种种磨砺,一切纨绔恶习去其大半,方针稍变,与吴左右相结纳,遇事多为人排解,而营员中贤袁者甚夥。袁遂得安处其营次矣。

第二节　援韩庆军先锋委员时代之袁世凯

袁世凯厕身军界,嚆矢于朝鲜壬午之变。壬午变乱之原因,基于日清两国之争点。故欲知世凯事实,须先详日清交涉及朝鲜变乱原起。朝鲜在我明治初年,一意倚赖支那,抱闭关自守主义,不与他国交通。我国君臣见东亚时局艰危,有唇亡齿寒之忧,劝韩变法自强,勿存倚赖心。支那以韩为藩属,用干涉主义,凡韩廷一举一动皆须遥商李鸿章。然清果能赫然振作,修兵备,御外侮,使韩服从,犹有可说。乃内政不修,筹边无备,自顾不遑,夜郎自大。以是日清两国对于朝鲜之意见大相龃龉,而韩之识时务者得我国之忠告,有独立自强之志。而顽固者受支那之笼络,仍是倚赖性质,以事大为宗旨。由是有二党派起焉,得日本之忠告而省悟者曰独立派,宗倚赖支那之旨者曰事大派。

日本明治十五年春,支那光绪八年,美利坚派海军统将雪啡儿为全权大臣,驶军舰东渡,要求朝鲜结约通商。以朝鲜内政外交皆受支那干涉,遂先到清国见李鸿章,此美利坚外交手腕也。李鸿章不知其用意,以为美利坚与朝鲜缔约必先通知我,系明认朝鲜为我藩属,遂许之。并请在天津议订草案,一面嘱韩王派大臣金允植到天津,一面为两国拟条约草案,满拟执牛耳主盟,首条即载韩系清之属国。美大臣见此草案,严词拒绝,李鸿章莫可奈何,于美大臣到韩时派水师提督丁汝昌赴韩,强韩于约内声明藩属字样。韩迫于势,于条约外另给美大臣一照会,声明归清藩属。是约不利于韩甚多。美约订后,韩人皆衔恨支那,又知支那不足恃,欲离其牢笼而独立者颇不乏人。惟韩王昏庸愚懦,王后闵氏专横且淫乱,朝政大权多出闵氏族。韩王父大院君李昰应者,久为不平,欲清君侧以整朝纲。加以受支那逼迫,结美之屈辱条约,群情大哗,大院君乃阴为煽惑。适韩京因合并军营,短缺饷项,又给军士以不堪之食,七月二十三日兵士啸聚,直入长官私邸,大肆屠戮,闵氏族被害尤众。渐至侵我使馆,我花房公使几被其祸,我商民财产亦受侵害,幸公使逃至济屋浦,遇英船救始得归报政府。时清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母丧回籍,代理者为张树声,张闻韩警报,遂飞檄吴长庆带队赴韩,以清韩乱。此袁世凯发现于军界之一大时机也。

袁世凯久居吴军,磨砺以须,未获一试,一闻军事,遂向吴报奋勇。而吴军久驻多疲弱,一旦整军,官则借故规避,兵则流窜逃奔,营务处及诸营员均纷纷请假。吴方恨诸人退缩,适世凯有奋勇之请,大嘉其志,遂派为援韩先锋委员,兼带亲兵二百名前驱赴韩。世凯

既得权柄，诸党伴亦得所委任，遂长驱赴韩。抵韩即大肆杀戮，知变乱之起点由大院君之煽动，阳为派兵保护，而阴实困之，静候吴全军与丁汝昌水师军舰皆抵韩境，再行发落。乃我国花房公使亦拥陆海军长驱韩京，问罪韩廷。韩许我赔款五十万元，并约设置守备兵二中队保护使馆。当我公使与韩廷谈判时，袁世凯多方侦探，闻我公使与韩廷议结，又得赔款，大为不平。时袁之权力尚不能直达清政府，惟鼓吹吴长庆、丁汝昌辈，羽檄奔驰，以我索赔款于韩廷报告清政府，欲施干涉手段。清政府遂令驻我东京清公使及丁汝昌出为调停，而我国决然不许。袁乃请吴曰，可先将大院君拿问。遂于八月二十六日将大院君拿交丁汝昌水师军舰，送天津交李鸿章审讯。嗟乎以国君之父，无故被逮他邦，已属罕闻，而又由李鸿章审讯，非妄诞暴虐之支那不能有此事故，非昏庸懦弱之韩王亦不能甘心。

清兵驻韩，名为肃清韩乱，实则借事生端，加以袁世凯所带亲兵多其家乡无赖，穷困数年，自以从征属国，遂肆行暴虐，无所不为，韩国几无尺寸干净土矣。故当时各种新闻纸皆纷纷登载，而清御史张幼樵亦上疏弹劾吴长庆，清政府乃命李鸿章责吴治兵不严，令查办营中闲散人员，资遣回国。吴本端谨人，在清国军界颇负时名，既受言官及各报之笔伐，又受政府之申训，遂传集营员，极力整顿。时有参将黄仕林者，从吴军历有年数，颇著功勋。其帐下人向获一民女，颇美丽，拟献黄，为袁帐下人所夺。黄往告袁，袁置不理(或谓此女为袁所有)，黄以是衔袁。适吴集众会商，黄乘隙禀于吴曰，所有种种不法事，皆袁所带亲兵小队为之也，我曾目睹告袁，竟置不理。袁闻之隐忍不发，次日率队巡查，适有黄营弁入韩民宅强奸，为袁所获，遂就地正法示众，旋诣吴禀报。而袁所杀者乃黄最亲之私人，黄切齿，持手枪径往袁所。袁诣吴未归，黄愤不遇，毁其室而去。袁从者诣吴营禀报，黄亦至吴营，吴度黄来意不善，令袁暂避。黄至愤不一语，必欲得袁而甘心，虽长官亦无顾忌。嗣吴因调黄移兵他所，与袁隔绝，困始解。越数日袁有马夫随袁出巡，怀女衣一袭，袁察觉，盘诘由来，言语支吾，即就地枭示。庆军自袁两次重惩后，纪律一振，即袁爪牙辈亦大悚惧，韩境稍安，吴大奖袁能办事云云。

明治十六年，光绪九年，支那法越事起，将有战争。筹备海防，本欲调吴全军回国，因我国驻韩公使馆有护卫二中队，欲与我国相持，遂调其大半回防，至金州大连湾等要害处。留千五百人驻韩，隐与我抗。然此千五百人须有统率者，吴遂向李鸿章密保袁世凯才能智略，足胜此任。李鸿章准吴所请，派袁为庆军营务处，遂有总辖三军之权。而袁世凯三字，亦遂达于李鸿章之耳中。

第三节　驻韩庆军营务处时代之袁世凯

吴长庆移师内渡，袁世凯遂为驻韩千五百人之首领，乃大施诡秘方略，内结好于李鸿章，以达其迁升目的；外嗾韩人分党，使事大、独立两派自形畛域，互相倾轧。独立派首领为金玉均、朴永孝等，事大派首领为闵泳翊。袁与闵族多订密切交，闵为袁通消息，凡韩王之一动作无不报知。而韩朝野俊杰之士均以受清压制为恨，其全国人民亦以受清兵之凌驾为苦。惟昏庸之韩王犹豫不决。总之除闵族外，无不欲脱支那而自立。清法衅起，法海军攻福州、台湾，清势甚危，韩欲离支那之谋日彰，袁世凯虽运用诡谋，亦只能探韩王之秘

密，奈人心何？袁见事机将败，遂密禀李鸿章，录其原禀于左：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向王前煽动，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而独立。探其本原，由法人衅起，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起衅俄人。欲乘此时机，接引强邻，称雄自主，不受制中国，亦不俯首他邦。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闵泳翊等意见稍歧。似此情形，窃虑三数月后，形迹必彰。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殷忧。该国王日事嬉游，不亲朝政，复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来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移。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后患实非浅鲜。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开后，人心渐歧，举动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卑职日夕焦思，寝兴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近闻台、福两处告警，讹言四起，恐韩人不久必有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本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也。

李得袁禀，即转告清廷。明治十七年，光绪十年甲申冬，韩京设邮便局，大开祝宴。独立派首领金玉均、朴永孝等，预约党人，乘机举事，并窃通声气于我竹添公使。是日祝宴甫开，而金、朴等羽党齐集，遂杀事大派首领，六大臣同时被戮，韩京大乱。韩王恐怖，照会我竹添公使保护，我公使应韩王请，尽率保护使馆之二中队入宫守卫。袁世凯闻变，遂率兵往袭王宫。以我公使先在宫中，乃致书于我公使，其旨谓应韩民之请，率兵保全王宫，约我公使面商保护方略。书甫入，我公使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枪。时韩兵守宫门，我兵驻内院，清兵入门，先击毙韩兵数十人，继与我军相接。清众我寡，势不敌，我公使势甚危，幸韩军携轰雷一具入宫。我军知清兵性贪财物，取时计系轰雷机，袁兵果争取，触机爆发，炸伤多人，毁屋数间，袁兵始不敢前进，我公使乃得乘间出。韩王为袁世凯拥至清营，其宫遂大受清兵蹂躏。汉城大乱，我国旅韩商民遇害者四十余人。竹添公使逃至仁川，报知政府。金、朴等仅以身免。甲申之变，在金、朴等不过欲锄灭昏顽误国之臣，使韩自强独立，亦谋国之忠也。讵臆袁擅入王宫，肆行杀戮，致成一大变乱乎？此袁激韩京甲申变乱之大略也。然世凯所以出此暴举者，实大有深意焉。世凯既拥韩王至军营，遂飞电报告李鸿章，转达政府。其作用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录其报告李鸿章之电文于左：

十八日晚逆党金玉均、朴永孝等，藉日本兵力，戕杀大臣六人，汉城大乱。臣民纷纷来营禀报，据称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国王吉凶莫测，乞求援救。卑职闻报，即派兵前往，并先致函日使，略云应韩臣民之请，派兵保护王宫。劝其将兵队退出，以靖人心，勿受乱党之愚，激成大变。候其复答，自辰至未，该使竟置不理。复饬营弁持名片往询，日兵竟开枪击毙我弁兵各一名。我兵甫入宫门，日兵即放排枪迎击，持战一时之久。幸我将士奋不顾身，拼命攻击，伤亡共十四人，日兵不支，由便门逃出。我军遂入宫搜拿余党。不料日人狠毒，预伏地雷，兵丁误触雷线，炸毙两人，毁殿屋九间。于宫侧庙内寻得韩王，惟乞救护。询问六大臣何罪被杀，推以不知，皆日使与金、朴诸人所为。王不敢居住宫内，乞为设法安置，遂议到营暂住。卑职一面派员访拿乱党，保护宫殿，弹压地方；一面严申军令，有敢擅动臣民一草一木者杀无赦。党首金玉均等，闻已随日使逃窜，余党潜伏，人心惶惶。查此次变乱之原因，系竹添与金、朴等谋使韩王叛我以自立，因此六大臣平素皆恭顺于我，遂先杀之以决主意。窃思数十年来，我国家糜饷劳师，保全藩属，仁至义尽，该国王昏庸暗懦，

暮楚朝秦，若不急早图之，后患何堪设想。第思日本既能废琉球，我又何不可废朝鲜改为行省，许各国往来通商，各国必不与我为难。所与我争者日、俄耳。俄不过欲在太平洋得一不冻海口，可虚与饵之；我之海陆军尚可与日本抗衡，日苟与我起衅，尚左券可操。卑职居此日久，密迩东瀛。彼国虽偏小，上下一心，其图谋并吞高丽，形迹已彰。若复数年，羽毛丰满，则难图矣。且此次之变，日本擅自带兵入韩宫，戕杀大臣，其荒谬无礼，亦公法所不容。时哉不可失，惟宪台裁之。

李鸿章得袁禀，意颇嘉许，遂密商总理衙门。当时清国电报转折甚多，是电露透，为我东京新闻访事人以重金购得，揭载报端。我国遂开临时阁议，研究此事，预备一切。清政府遂派吴大澂、续燕甫二人为钦差查办大臣，带战舰二艘，驰往朝鲜，欲收改行省之效果。不料我政府已先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带兵千人，直捣韩京，与韩政府谈判，征收赔款。事平，续、吴始抵韩，见我国与韩廷交涉已定，且探我国尚有数千兵预备续渡，又见报纸遍载袁、李往来函件，知事机已泄。清政府遂密授意与吴、续二人，阳为查办致乱之原因，以了此局。我政府以清此举虽中止，而袁久驻韩终必为患，于是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赴清廷，大旨约请彼此撤退驻兵，并请清查办擅杀我人民之弁兵，共保东亚和局。

明治十八年，光绪十一年，四月，我全权大使会李鸿章、吴大澂，于天津谈判。李、吴谓我竹添公使不应带兵入宫，擅杀韩大臣。我两全权大使谓袁世凯不应先行开枪，并纵兵妄杀我商民。李、吴袒袁特甚，彼此互辩不屈，议将决裂。逮十八日，清忽变计，容我要求，结彼此撤兵条约，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约内载明互撤驻韩兵，将来遇有派兵事均须先行知照。条约结后，在表面观之，两国感情系已融洽，究之实有不可已之势。盖清始欲用袁谋以图韩，兹不但不能遂欲，而转受人牵制。在我日本以清政府欲谋朝鲜，有唇亡齿寒之忧，须臾不能去。故我君臣上下自此益加意提防。两国交际上有此种种触绪，加以朝鲜藩属问题未能解决，遂生出以后之恶感。

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即我日军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剽悍之手腕哉。虽然假令清胜而日败，则我日本必图恢复；清则战胜而骄，兵备益弛，后此之败，较甲午或更有甚焉。设清败而日胜，是甲午之役移诸十一年前，则清之沈沈酣睡又当早省也。

《天津条约》定后，两国之兵均于是年七八月间陆续撤退，袁世凯亦随营归国。当束装时，遍交韩之事大派，如执要政之金允植、金炳始辈，皆与订莫逆交。盖袁之精明狡猾，知清国迩时大局，国内恐难立功，欲求立功，当于异域。故袁虽归，其心仍恋恋朝鲜。及归，一面交李鸿章左右亲信，使道其才智，一面将韩事条陈于李。今择其要事数则于下：

（一）韩王昏愦糊涂，最易受人煽惑，又复见异思迁。我国家不派明正大员驻彼监督，久必为日俄所愚，叛我独立。

（二）韩之臣民多数皆主独立自主，欲脱我范围。今驻兵全撤，独立派之范围，必日见膨胀。

（三）我国家现派驻韩之陈树棠，其名为办理商务委员。东西各国皆有特派公使。以

委员对于代表国家之公使，名分相去甚远。遇有外交，进退皆难，且久为各国公使所鄙。虽上国对于属邦，不能同于各国简派驻使，亦当酌派位分稍尊之员，增其权限。且我国家在朝鲜应办之事，实不止于商务，今仅定名为商务委员，是自缩其权力，可否仿照元朝故事，派大臣监国。

（四）大院君智谋才略，实胜其子数倍，颇为其国人所尊敬，且深明大义。光绪八年不得已而虏归，兹宜晓以大义，赦其回归，使其父子同心协力，于其国计颇有裨益。

袁世凯以上之意见，颇为李鸿章赏识。加以李左右人又多赞袁才略，于是李将袁条陈并附己之意见，达知清政府。政府主政诸人不加断决，嘱李鸿章自行出奏。李以政府既不反对，遂将袁两次在韩功绩并其条陈及大院君赦回与清国有益之旨，奏达清廷。奉旨赏袁世凯以知府用，并加三品衔。所有赦回李昰应一切事宜，著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妥商具奏。李鸿章得清廷谕旨，遂会商总理衙门，派袁世凯为护送员，赦大院君归国，并密授机宜。袁告大院君曰，汝今得归，皆我于李中堂前力保，慎勿负中堂恩及世凯意。并令大院君盟誓，归国后当令韩王永远臣服。并有种种约束。

第四节 大院君归韩护送委员时代之袁世凯

是年秋九月，袁世凯奉清廷命，携赦书送大院君返国，名曰大赦还乡。呜呼，以国君之父，虏之归之，皆出自他国，已属公理所无，又曰大赦还乡。故各国报纸皆以此四字题著为论说，訾议繁兴，韩君臣皆耻之，而王妃尤甚。抵汉城日，王妃使杀壬午变乱所牵涉者三人，以耻大院君。袁世凯送大院君归，其意欲使韩王父子相牵制，以紊其朝纲。韩多变故，清可藉以侵吞，袁之才略亦可藉逞。故先请李鸿章致书韩王曰：袁世凯两次带兵贵邦，扶危定倾，人民信重，大皇帝以其深悉韩之情形，派充护送委员。庶使殿下父子融洽无间，保全天伦云云。至是闻韩杀此三人，遂恫吓其王曰，天恩高厚，赦回太公，皆凯向李中堂前力求。今太公抵国，毒杀三人，不但太公无色，即凯亦无颜对大皇帝与李中堂矣。一旦天威振怒，凯窃为大王忧之。且贵国每岁上书，哀求天恩释放太公，兹如愿赦回，即有此举，匪特大皇帝视大王上书非本意，即各国亦皆耻大王无父子恩。彼昏暗韩王，安能当袁之辩论与其恫吓哉？遂求计于袁。袁告金允植曰，天朝久知韩王不孝，无父即无君，恐将来必调兵至韩。前此派我送太公，即拟留为监国大臣，凯力辞，故未明降谕旨。第命李中堂谕我探王举动。此事我如直陈，即天恩高厚，不加征伐，亦必派大臣监国。即我辞，而国家人材众多，必另简贤员，恐不能如世凯一再包容，为王曲讳也。韩王大恐，使金允植再求袁计。袁密告金曰，王果改过自新，惟有仰体大皇帝与李中堂意旨，请派贤员襄理朝政，非此不明心迹，然亦实于贵国有益。金等揣知袁意，请其王函达李鸿章，称袁驻韩最久，情形熟悉，获益良多，乞李转奏派袁驻韩，俾得将伯之助。袁所谋既遂，又于金允植等口内探得韩之秘事，归报李鸿章，并编陈节略，称此系与韩王及执政诸大臣笔谈，统呈于李。此袁世凯充驻韩办事大臣之原因也。录其呈李笔谈节略，以见袁之作为云。

与韩王笔谈札记：

李中堂因屡接殿下遣使省问太公，并密恳代奏放还，因感大王孝思纯笃，迭为具情奏

恳。兹蒙大皇帝锡类推仁，恩准赦还，全大王仁孝之名。李中堂深谋远虑，恐无知愚人从中播弄，激生事端，选使不才护送东来。名为护送，实则调和贵国家庭之变。不意抵汉(城)未经二日，即闻毒杀一人，大辟二人，俱言为治壬午乱党。闻之骇然，殊有负大皇帝厚泽、李中堂苦心，即区区亦与无光焉。凯明知不才，不能胜任，惟愿宣布皇帝大德、中堂厚意，不料如此爽然失望。询诸执政，均云非干太公，只为治乱党耳。然何以不先不后，而独于太公甫至之日，打草惊蛇耶？太公在李中堂前，自誓归国后绝不干预朝政，惟有杜门谢客，以终余年而已。如今所为，将何以安老者耶？中国当道惟愿朝鲜君臣父子各自相安，庶无东顾之忧，此俱为朝鲜计，岂为中国计耶？凯所以呶呶不休者，为大王伦常大节、君国大计起见，其实与凯何干？愿大王洞鉴此意，俾免他国非笑，后世訾议，则幸甚矣。

与朝鲜执政大臣笔谈节略：

金允植云，初认穆麟德，尚属明白，有向韩之心，谁知包藏祸心。今春充副使往日本，与俄公使订约，竟敢瞒同行之徐秋堂，与俄公使私结密约。继俄使来韩，自撰一约稿，密呈于王。内载有由俄派教师，教练江华等营兵，并保护韩国自主独立，韩以某地为酬等语。王云可召金允植、徐相雨、金宏集三大臣及俄使入宫，连王共五人，即可议定钤押互换。其用意在先诱王答应，然后挟王命以劫植等画押。事出仓卒，不敢不从。幸穆透于其友，为植侦知，惊骇极矣，遂邀诸大臣入宫谏王。以事关重大，万不可轻许，王亦心异之。穆知事不成，告植云，此朝鲜大利益事，国王何故犹豫？颇有怼色。植以此事太大，何不告政府转商天津？穆曰中国其如俄何？此约若成，韩之幸福无量，岂但中国不敢小视，西洋各国亦不敢轻韩。如不决，恐祸将至。许多恫吓之语。继经植等与俄使三次会谈，俄使色怒。穆又倡言韩每事皆屈于人，而独逞强于俄，殊可怪也。俄不甘休，必至兵连祸结而后已。凯告以俄听穆诡谋，以为朝鲜不娴外交，大施恐吓，即可依从。君须抱定宗旨，牢不可破，俄必以穆言不可听，转交好于韩，此离间之一法也。凯当设法诱穆到天津，求李中堂另派差委，俄方搆兵于英，断无分兵向东之力。且亦明知如此大事，果兴兵，中国必全力助韩。日本共处亚细亚卧榻之旁，岂能容人鼾睡耶？亦必并起而攻。英截其海，土耳其蹑其陆，俄势虽大，必不能敌中英日土四国也。若再以大言相吓，可对以宁亡国亦不允此鬼祟之谋。此事自可收束，无足虑也。

以上两笔谈，均袁实在之谈耶？却不敢必。人谓袁铺张失实，于兹可见。李鸿章得袁告韩种种情形，密奏清廷，大略谓韩王暗弱无主，易受人愚，此次为穆麟德所卖，苟非袁世凯向其执政诸大臣开诚布公，晓以利害，即与俄结密约，大局将不堪设想。现韩王虽已猛省，穆麟德为袁诱回天津，而俄人仍施恐吓手段，未肯甘心。韩人不娴外交，遇事无所措手，自移师内渡后，仅有陈树棠驻韩为办理商务委员，与其朝政多隔越。韩果受日、俄之愚，后患不可思议。袁世凯久驻韩京，熟悉情形，两次肃清韩乱，其君臣大相钦佩。此次因袁世凯送大院君归韩，韩念袁从前驻韩获益良多，函称袁世凯离韩数月，如失左右手，请为代奏派袁世凯驻韩襄助一切。查其所请，系出至诚，袁世凯忠亮明敏，心地诚笃，倘准如所请，改为总理办事大臣，现驻韩办理商务委员陈树棠已经期满，应即调回，以袁接充，实于御外抚藩两有裨益。清廷降谕旨著照所请。

第五节 驻韩办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明治十九年春三月，光绪十二年，袁世凯奉清廷命，充驻韩办事大臣。由李鸿章致书于韩王曰：

前奉琅函，以袁守世凯两次带队贵邦，扶危定倾，为贵君臣所信重，鸿章亦深契许。殿下欲留为将伯之助，已具情奏达天听，奉旨命驻汉城，充办事大臣，兼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该守素性梗直，夙叨挚爱，遇事尤能尽言，殿下如不以为逆耳之谈，则幸甚矣。（下略）

袁世凯此次到韩，较前自大不相侔。既奉清廷简命，又得李鸿章函称襄助一切，凡内治外交紧要事宜，均须与之商榷，俨然监国体制。世凯自命其权力地位，亦在各国驻韩公使之上，遇有各国公使会议筹商事务，则派翻译唐绍仪充代。车马服从亦极丽。至韩宫府行为，外交动作，事无大小，悉加干涉，韩无一事能自主。而又布满腹心，举国执要政者皆阿附之。黜陟大权尽为袁有，甚至韩王欲换一宫内小臣不令袁知，辄曰任用小人，必去之而后已。我国闻袁世凯待韩种种行为，大相惊吓，开议数次。热心国事者谓袁此等举动，势将并吞三韩，不可坐视，宜忠告袁世凯，如不听则戎衣相见。老成持重者云，袁既明奉清命，不知此举系清政府之令与否，国家大计，不可轻于一掷，伤东亚和平。且我国甫改官制，内政纷繁，加以经济困难，亦不能轻举，俟默察清韩间关系。于是乃从伊藤侯、井上伯议，结好清国，由政府致书驻日清公使徐氏，联清日两国盟好，同谋韩国进步，以全东亚和平。嘱清政府命驻韩袁世凯就近临东京，与我执政诸臣面商一切。清政府得徐氏报，即电饬袁世凯定期赴东，以敦和好。是年五月，袁抵东京，晤我内阁总理伊藤及诸大臣会商，我国提出忠告十二条，头绪繁多，不及备载。大意劝袁勿损害韩自主权，宜劝韩变法以图自强，日中两国有唇齿谊，宜协力图谋，果韩亡亦非中日幸福，我两国苟欲并韩，恐资西洋各国口实，使坐收渔利耳。世凯阳表同情，其心终以韩为清属国，非他国所能干预。我国当时亦无如之何，而我国君臣见清于韩种种虐待，实代不平。而袁之专横仍不稍减，卒致韩不能耐，求助于俄，数赴俄使馆密商。俄使欲韩王用国玺书为凭，韩王不得已予以密函，盖用御玺。其大旨在脱清独立。录其致俄使密书于下：

密启者，敝邦偏在一隅，虽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国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君主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未协，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实深景仰于贵国也。内务总理大臣沈舜泽，谨致大俄国钦命大臣韦阁下。

韩王甫萌是念，袁即侦知，盖王近臣多阴附袁而王不知也。闵泳翊又密报袁。及韩王送密书与俄公使时，袁已函电李鸿章，谓韩王此举不韪。择录李、袁函电数则于下，而袁世凯外交手段于此可见一斑。

袁致李鸿章电一：

顷得闵泳翊密告，韩王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深以为耻。二十余群小因而附和，

蛊惑日深。近派人至俄使韦贝处密约，求俄相助，保护自主独立，与天下各国皆平等，巨文岛亦求俄助韩防英。俄使因而愚之，欲要盖印国玺文凭为证。泳翊苦谏不入，孤掌难鸣，大局将从此决裂等语。泳翊词意迫急，求凯电禀钧前，速设法挽回。或已予俄公文，亦未可知。惟韩廷谬妄，至死不悔，忠言难入，乞早筹备，以免落俄之后。

袁电二：

闵泳翊各语，已详前电。顷又来云，王首倡意，群小附之，蓄意已深，牢不可破。如拂之不但为王所疏，必为群小所害，徒死无益。不如阳顺联俄，阴密通华，庶可扫除群小。有此一变后，或可奠安社稷。求俄保护文凭似已送过，云云。凯管见韩纵送文凭与俄，俄兵未必速来，不如待其联俄之举暴露，先派水师稍载陆军，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重兵继渡，俄见我先入韩，已易新君，或可息事。若待俄兵先入，恐难措手。凯庸愚浅陋，无能补救，苟有一得，未敢壅于上闻。

袁电三：

顷电局陈令（时韩电局皆归华员管理）面称，有俄使寄该国长电，不知何事，因线断未发。当即招泳翊至，诘问再三。翊云李中堂如告人，翊必先死。中国问罪韩王，我无以对吾君。凯至再开导云，必求中堂秘密，亦不问王罪，不过去群小耳。翊始偷公文附本送来，并呈宪鉴。

袁电四：

俄久欲在亚洲觅一水师出路，韩有此举，俄喜出望外。而不能甘心者，英与倭耳。可否乞速派大员核办？并密商英使，派水师帮巡洋面，嘱倭不可因华动而妄动。宪意如何办理，乞密示。以便密谋英、倭，联络一气。

袁电五：

俄使韦贝及韩廷尚不知中国已查觉，意欲待俄兵来，再明告各国，与华平行。窃揣此时俄意，不过愚弄韩人，欲先得一海口，而徐图并吞。如华出其不意，先发速办，则事易了结。迟则俄必纠缠，纵可挽回而韩难完全。明日有倭商船开往烟台，俄前电虽因线未修好，未曾发寄，兹必由烟寄回，调驻亚兵船来仁川，以壮韩胆。现西人纷议俄将有兵来韩，东方不久必有战事。查此语系俄使慰藉韩之群小，以致传出，必无大兵东渡也。

李鸿章得袁世凯种种电告，乃密筹对待。一面征兵，一面电嘱驻俄清使刘瑞芬，令密探俄政府举动。并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请代奏清廷。录李鸿章致醇亲王函于左：

连接袁守世凯密电，言朝鲜奸党私送信于俄使韦贝，请俄保护。并欲与各国一律平行，如他国有所未协，请俄派兵相助等语。俄使韦贝必将此函电达俄廷，想俄廷未必拒而不受。即此时碍于中国和谊，未便先发，必隐留此案为将来吞并之计。鸿章于此事熟思审处，诚如前日钧谕，既难无题作文，又虑棋著落后。今事虽秘密，机缄已露，碍难迁就。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但由中国派兵往办，显系拒俄保护，而各国疑忌更多，口舌愈大。现拟派前管朝鲜电报陈守允颐驰往朝鲜，以查看电线为名，密与袁守世凯及其国大院君李昰应筹商一切。如果李昰应有诛乱党之力，即属其一面正名诛除群小，一面电报北洋，由鸿章相机酌办。仍查照上年日本约款，令徐承祖知照该国外部，再派兵东渡，以资镇慑。应否简派钦使，至废立之事，须俟察看情形，请旨定夺。苟李昰应能自诛乱党，应

由袁守密嘱其小心防维，勿伤各国。英、俄、倭闻韩有内乱，必派兵船前往巡护。俄、倭甚或派陆兵登岸，第我兵闻乱即至，先扎王京，彼亦莫如之何，不敢谓我师出无名也。且英、倭必不愿俄人保护，似不至与我为难。俄人虽有不乐之隐，亦不能怪我多事，与我开衅。即或纠缠不已，将来或效巨文岛故事，亦欲占永兴湾，或与中国共立保护之约，然不能使中国此时认奸党一信为保护的据，而步法越后尘也。惟是事机变迁，非可预度，将来能否如鸿章所料，可发可收，诚不敢必。自念北洋兵船不足，饷力艰窘，何敢冒昧从事？尚祈殿下筹画主持。……此时韩信初去，俄信未复，正在人不及防、事未发露之时，尚可由我密为筹措。袁世凯迭次密电，及鸿章与刘芝田电，均另钞奉阅，敬祈酌示机宜，俾有遵循，是所祷盼。再此事关系机密，不得不径陈殿下。总署枢廷王大臣，均乞转到为幸。

附李鸿章致驻俄清公使刘芝田电：

顷驻朝鲜袁世凯密电，韩政府求俄保护，已送密函请韦贝转达俄廷，允派兵船来助。韩为华数千年属邦，天下皆知，俄华素好，望密探商俄勿受此文，韩无事，尤勿派兵为要。

清总理衙门得李鸿章据袁世凯各报，即密奏朝廷。奉清廷旨曰：

本日奉懿旨：醇亲王奕譞进呈李鸿章信函各件均悉。此时情事未定，先以整军备俄为主。李鸿章务将调兵事宜赶紧预筹，为朝发夕至之计。先事宜审慎，不可大意。临事宜决断，不可犹疑。一面酌调兵轮赴朝鲜海面，不时操巡，以联声势，并电催陈允颐询问之事有无把握。刘瑞芬诘问外部若何情形？一有确复，即电闻请旨办理。钦此。

李鸿章奉旨后，即派丁汝昌水师，及暗雇商船装运陆军前往。袁世凯知事机已动，即明向韩廷诘问。韩王本属无脑筋人，一时为袁所逼，乃出此走险之谋。至袁诘问，知事已泄，惊惶失措，父子君臣相顾而泣，概委不知，派诸大臣求袁容量。不知袁久已电达政府，问罪之师已经在道，又知韩王无能，俄政府未必开衅东方，复电李鸿章速其实行。

袁电六：

韩王使送文凭人蔡贤植逃，而幽害之以灭口。欲抵赖匿凭，以待俄兵。然文凭有韩王国宝，将不知从何抵赖？鬼蜮情形，殊可切齿。此时臣民交哄，举国鼓沸。如有五百兵，必可废王，擒群小解津候讯。查王及妃托俄已深，事必通俄，勾引串谋，愈去愈深，华难胜防。凯本庸愚，谬叨委任，际此非常，瞬息千变，日夜焦急，伏乞宪台密授机宜，庶无陨越。

李鸿章连接袁报，兵已首途。兹接袁电，又添四兵舰驰抵仁川，以备乘机举事。时日本各报多载此事，民间大哗。而伊藤、井上诸氏，持静以待动宗旨，盖深知清政府有始鲜终。一切皆已准备，适丁汝昌所带定远舰队触石受损，驰往我长崎石坞修理。而国民深恨清对韩举动恶劣，见清水师兵登岸，聚众杀伤多人。丁遂电禀李鸿章，谓日本群情汹汹，韩事宜审，不可轻举。于是日清两国杀伤水师军人问题又起。李鸿章前顾后盼，使果废韩王，恐我国必不认可，又因屡询俄政府韩求保护一事，俄皆答以不知。韩又推系小人所为，已拿金镇嘉等治罪。驻俄清公使刘芝田向俄政府极力探询，毫无影响。李鸿章遂密示袁世凯趁风收帆，令韩政府索回与俄使原文，严惩群小，权了此局。而调将惩兵之举，亦遂消灭。袁得李示，阴使韩民怨谤其君，迫韩王索回联俄公文。韩王不得已，往求俄使。俄以此事袁世凯不应干涉，倘再催索，即电俄政府戎衣从事。韩人左右为难，而俄使任支那多方鼓动，佯为不知，支那终无之何，只得因循了结。嗣世凯令韩逐去近臣数人，韩派宰相徐

相雨赍国书赴清廷辩诬谢罪，并照会袁世凯，声明韩廷实不知情，设有此事亦小人妄造，实非公文。又起用金允植，其事遂寝。录朝鲜致袁世凯照会于下：

为照会事，照得本政府屡蒙贵总理诘问本政府有公文送俄公使求其保护等情。查此事国王暨政府皆不得知，闻之实深惊愕，立即差人向俄公使探索此文凭。该公使只云诧异，并无影响。盘核无从，曷胜焦灼。窃小邦服事上国，蒙皇上字恤，恩同罔极，而小邦感戴亦可质诸神明。不意奸细之类平地构诬，欲兴离间，祸及下邦，下邦不胜惶悚。乃谕本政府将此事实密告贵总理详悉，并由国家派丞相徐相雨携带辩诬书诣天廷谢罪，并乞诸王公大人及北洋大臣核办鉴原，俾小邦伸其诬枉，实为德便。合此先行照会，请烦贵总理查照施行。

韩廷照会后，即派丞相徐相雨赍辩诬书赴支那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两处谢罪，其大旨亦如给袁之照会。清阅韩书，咸向徐究此事原因。徐恨袁专横，指为袁凭空结撰，韩俄并无影响，又讽袁平日种种暴躁。清廷诸大臣多认袁无事生端。总理王大臣嘱李鸿章另觅妥人接充，速撤袁世凯。幸韩王妃侄闵泳翊偷盗韩廷致俄公使盖印公文副本给袁，袁乃寄呈李鸿章。闵泳翊又逃在天津，求救于李。人证皆在，李鸿章据实函达总理王大臣，为袁辩白。总理王大臣得李书，复以世凯遇事张皇，举动暴躁，嘱李严申训戒。李如所嘱，转知世凯。袁受训诫，兴致大阻，韩间得自由。平心论之，以韩廷谬妄，虽无袁世凯之逼迫，而簧鼓满朝，势必有附俄之谋，不过袁促之使速耳。但袁能造端，即能结果，使其不能实行，不得不称之曰能。袁于此事功过两可相抵。特其功名热中，不明时局，又不得不谓之躁。使当时清国兵力足抗强俄，其谋废朝鲜也固宜。乃当时英侵西藏，法并暹罗，识者几为清忧，有岌岌不能自保之势，而徒拥朝鲜备藩之虚名，并阻挠其进步，自误以误人，殊可笑也。

袁世凯结束此事后，并未得功，转受政府斥责，其专横举动亦渐收敛。故明治二十年至二十一年间，日、清、韩三国国际上亦甚和平。但袁虽收敛，不过于韩廷事不多干涉，至与各国公使交际，其初位置自高，势难中落。尤其俄公使以其干涉韩之文凭事衔恨尤甚。各国公使因袁自大，亦多不满意。俄使嗾各国公使开议，举美公使报告美廷，请美廷直达清廷。盖知袁为李鸿章所信任，非动国际交涉，不能使袁去位。美使承认后，各国公使均将袁专横自大之举动函告各国政府。至闵泳翊者，前为袁盗韩王致俄使密书副本，事发闵即逃至清，求李鸿章保护。李不加意，闵衔之切齿，又逃之英，逢人辄告谓密书为袁捏造，欲起两国交涉，从中邀功，故陷我于危，含冤莫白。于是欧洲各报多以袁捏造国家印信，例应治罪。又以袁非公使，无治外法权，故美廷接其公使禀，即电知驻清美公使，向清廷诘问。录美使照会清总理衙门文于左：

为照会事，照得本大臣接准本国外部来文。嘱询中国派驻朝鲜袁姓官系何等职任？闻在该国无论各国驻京大臣有何公事会议，彼均弗肯与议，惟派所用之通使前往。屡有事件，自以为与韩廷相近，与他国大臣不同。其所用官衔，按英文译系办事大臣，本国于此事将有行知本国驻韩大臣之件。故嘱转询中国所派驻韩之员，是否即系办事大臣？抑系二三等钦差？希即照复，查照施行。

总理衙门接美公使照会，即函知李鸿章速觅妥人驻韩，撤袁回国，并嘱李代拟答美使照会。李接信即答以袁世凯办事热心，颇有血性，见忌外人，多由于此。极力为袁解免，且

谓复美使照会应严词拒绝，美之此举系受俄所嗾使等云云。并代总理衙门拟就照会，录如下：

（上略）朝鲜为中国属邦，其国政凡与大局有关系者，则中国不得不派员往驻，就近谘商，以期妥协而防流弊。是以钦奉谕旨特派员驻扎朝鲜，办理事务，原与出使各与国名目均不相同。现派驻朝鲜之袁世凯，即系奉旨饬派者，其职任虽不便显分二等三等公使等职，而其应有之权利，实与驻朝各国公使大臣权位相等。遇事均得平行往还，朝鲜固不得慢待，即现驻朝鲜之各国大臣，亦不得轻视，庶可共敦睦谊。至各国驻朝鲜之公使、总领事等，若有公事会议，自应由中国驻朝之员随时察度办理，其应否前往预议，应听其自行酌办。此本无一定体例，本衙门未便遥度，贵国似不必过问云云。

美廷接清总理衙门照复，亦无异说。俄使知此举无效，其谋驱袁之志更切。初有英人某，韩拟聘充顾问官，嗣为袁阻，遂深恨之。至是俄公使怂其回国，运动英廷，诘问清政府。又有向充世凯英文通事清人姚某，以袁苛待，亦甚恨袁，与英人某同至伦敦。姚某与闵泳翊本旧相识，闵时亦至伦敦。姚携有袁手书密信等稿，闵与姚谋，嘱彼为证，请英人某说英执政大臣。闵具冤状，并有袁亲笔密书暨袁通事姚某为证，请转知驻英清公使转达清政府，以雪其冤。清公使不允，闵遂将其事揭载伦敦报纸。英人某又将袁私造韩王国玺密书及闵泳翊诉冤广告，统呈于英外部大臣，嗾外部大臣转告驻英清公使，密达清政府调袁回国。英外部某臣早接驻韩英公使函，言世凯之恶劣，加以闵泳翊逃至英国，英难安置，即将各报汇送驻英清公使转阅。并云闵泳翊逃窜敝国，似国事犯而非国事犯，本部碍难布置。究其情由，实袁陷害。拟请贵大臣密告贵政府调袁去韩，本部送闵归国，实为两便。虽然本部为贵政府设想，事已既往，实难根究，乃一再思之，贵政府可于此时藉故迁袁之官，或以任满调袁回国，均无不可。第此等事本系贵国内政，非外人所能干预，不过贵国与敝国素敦和好，故敢远献刍荛。贵大臣如以不谬，希即转达，贵政府当有权衡也。清公使闻此，似与国体有关，如其所言，直达政府。

袁世凯此时横被群情之攻击，其原动力皆由俄使。俄使之意，是恨袁破坏其密谋，势非使袁离韩不能达其目的。时韩倚赖俄亦甚笃，俄使与袁各欲谋增势力范围于韩，其势自难两立。在俄使出此全力，意可逐袁离韩，与韩人重申密约。乃俄使韦贝氏机事不密，其谋多泄，驻英清公使告清政府书未到之先，而东洋已纷纷传说俄韩私结密约，俟袁任满即将实行，为袁侦知。袁又另换一副手腕对待韩、俄。以此次之事若再自行举发，转觉不妥，遂暗使经商东洋之欧人传诵其事，使闻于清政府。上海各英文报亦著为论说，事果闻于清政府。李鸿章遂电告袁世凯密探。录其电文于下：

顷外人纷纷传说，俄现与韩立密约，俄允保护韩，韩允予俄利益。岂陆路通商约外又有密约耶？可确查密探。

袁世凯接李电谕，时驻韩将届三年。遂乘机复答韩俄密约事，历诉驻韩功绩暨招怨之由，乞李觅员代己。其大旨谓韩廷受俄愚弄，蓄依俄之意已久，密查此事，实有俄员马秋宁来韩议约，继又有俄皇族弟到韩代俄皇签押，其内容如何，无从探访。要之三韩一隅，东有倭人之窥，西有俄人之伺。凯自蒙委任，时凛冰渊，每一思及，寝兴俱废。三年来竭尽愚忱，不计劳怨，惟思顾全大局，所挽回补救者幸尚不少。此凯招尤致怨所由来。韩廷视凯

几如目中钉,必拔之而后快,故屡次明陷暗害。幸蒙宪恩烛鉴,不为所动,而凯实时时自危,现届三年期满,惟有叩求速派贤员,来韩瓜代云云。李接袁禀,即据情转达总理衙门,并叙袁驻韩颇任劳怨。节录原函于下:

顷接袁世凯禀,以在韩三年届满,请派员更换等情。查阅来禀所言,自是实在情事,兹将原禀抄呈察览。该员素有血性,驻韩三载,能任劳怨,惟少年气锐,初到时间有涉于疏略及过当之处。鸿章一再告诫,近来历练较深,尚能慎重自持。往年两次遣兵定乱,该员身在行间,为彼中士民所信服。旋经派往专驻,遂觉久而愈亲。韩王之心日离,其政亦日紊,该员随时纠正,补救颇多,为韩王及各西员所畏忌,亦正坐此。详绎历陈各节,该员亦以此自危。此时若更换得人,既有成规可循,又可暂释韩王及洋员畏忌之心,或者较易措手。鸿章再三审度,实无其人。(下略)

李如右之意达总理衙门,适驻英清公使述英外部大臣函亦到。时总理衙门领袖醇亲王与李鸿章意极融洽,凡外交事件悉依赖李。李亦不敢擅专,遇事必商醇许可乃行,故能和衷共济(迩时东西洋多有天津二政府之称)。袁世凯之黜陟,本属总理衙门之权限,醇亲王因李鸿章屡言其才能,故欲撤袁,必商之李。虽有驻英清公使之函,仍是与李熟商,嘱其酌度,可否作为三年期满奏保来京引见,调袁回国,另派妥人。李接信仍不稍动,更代袁历叙被陷原因,深言驻韩得力。节录原函于左:

顷奉公函,以黎莼斋函称某大臣所言各节,商及袁世凯任事出力,保奏引见,暂行调回,另派妥慎可靠之员往代等因。莼斋函致敝处,大略相同,彼固不深知此事颠末也。闵泳翊向与袁世凯交好,惟与李昰应世仇。自乙酉秋世凯护送昰应回国,该国王与泳翊至亲,其父子参商太甚,遂疑世凯阴助昰应。泳翊竟捏造废国王起用昰应之说。姚赋秋者,上海人,与德尼素识,往投朝鲜,帮助德尼倾陷袁道。以曾在袁处从事,旋被撵逐,挟嫌诬称有袁道手书为凭,实皆空中楼阁。闵泳翊与袁生隙,在韩自危,于丁亥夏间出奔,径逃香港,不敢归国。鸿章早有所闻,曾密诘袁世凯是否曾有此事,该道指天誓日,忿激不平,请调回津与闵质对。该国王偏信泳翊,又极力庇护,不欲其赴津面质,计无复之,去秋乃有藉词请更派之咨。敝处前三次上书钧署,屡以更派得人为难,袁道暂留为是。若轻信谣诼,而使任使者抱不白之冤,以后稍知自好顾全国体者,孰敢蹈此危机哉?姚赋秋赴英,显系泳翊招之,使播弄于不知颠末之星使,以上闻于左右耳。(中略)鸿章再四审度,驻韩一席,实无有再妥于袁世凯者。尊处如有其人,即乞明示,以便更调。

总理衙门接李鸿章复信,其言似有愤意。明治二十二年,光绪十五年春,适李鸿章入都陛见,总理衙门遂与熟商袁之去留。李又历表袁功,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除袁之外,尚未见其人也。于是总理衙门承李之意旨,遂以袁世凯驻韩三年,办事得宜,奏请奖叙,仍留韩为钦差大臣。奉清廷谕旨赏以道员升用,并加二品衔,余着照所请。李与总理衙门议妥,即电袁云:

顷在京晤邸枢,代达汝能不辱君命,操纵得宜。邸枢亦知汝熟习情形,许为会衔具奏,请奖二品衔升用道,仍留为驻韩钦差。不日当奉明谕。

按:袁世凯几番受外界攻击,卒不去韩,转迁升官级,虽袁善运动,而众口铄金,微李鸿章与醇亲王,能不为外界所动者,亦几希矣。

第六节 驻韩公使时代之袁世凯

袁世凯历经种种风潮后，卒未去位，而转迁官。虽李鸿章屡屡护持，而谆谆告诫亦随之。自此以后，袁之学识亦大进。其宗旨以和平接物，对于各国公使多极力笼络，大度宽容。至对韩之方针，其干涉仍不稍松，但不轻言废昏君改行省之事。是知侵吞之计不行，乃变而为吸收精神上之权利，举凡电政、邮船、造币、借贷等权利，思一网打尽，后当详叙。又以小智小术哄骗韩王以结其欢，袁世凯可谓能矣。俄公使向不甘心，嗾各公使帮扶，出此全力，仍未能逐袁离韩，于是又函告政府，痛诋袁非。俄外部大臣遂告清公使洪钧氏，转告李鸿章。李接洪函，即电告袁世凯曰：

洪使函告云，去腊俄外部大臣向洪言，袁某性情急躁，办事过火，殊欠和平，与韩官及各国公使不睦。韩王每作一事，袁即疑他国怂恿，与俄使亦甚不和，似非所宜。我屡告诫韦贝，不要干预韩事云云。所言汝之毛病甚是，务要痛改。

袁世凯接到李之训令，即复电云：

齐电敬悉。恪遵痛改。惟凯自去秋叠奉谆诲后，与各国人极力联络，曲意将就，德、英、法、日员均甚相洽。惟美使丹以韩派使事，曾相诘见绌。俄使韦以陆路商约，凯暗持数年，均存憾忌，外虽无间，内终难合。韦去夏请公宴，故缺华旗；上月大婚公宴，凯故张俄旗，示尤较。至韦劝韩派使，并托言华使将构衅，请韩派德尼充五国副使，均有证据。且韦阴狡无礼，与德、英、法员亦不睦，俄廷未之闻也。凯惟有懔遵慈诲，倍惩躁急过火等病，仰答恩遇于万一。

先是韩修电线，借贷清款，一切电报人员悉由清派。至是拟还清款，请撤回各项人员，袁世凯不许。俄拟修元山线与清线相接，袁又多方阻挠。继与李鸿章、盛宣怀往复函商，以清无资本，始行放弃。

是年韩派使臣朴定阳赴美，清政府责其违章，大犯不韪。盖清以韩为藩属，凡韩使臣到他国，须先到清公使馆，由清公使携同谒见他国君主。有关于交涉事件，亦须禀命于清公使。乃朴到美，直赴美廷，故谓违章。袁世凯先则张大其词，迫韩廷撤朴回国，而各国均不承认此举。韩廷屡以是请，清亦不许。即调朴回韩，求清廷宽宥，先商诸袁，袁又不许。谓必照例惩办，方足重体例以整将来。然朴之使美，实韩王所命，韩王以公法所载通使常例，并无先谒他国使馆者，更无携同往见君主之理。韩廷至是实为两难。不惩朴则清不许，惩朴则后此专使各国不愿接待，不得已仍求袁世凯斡旋，并道其难处情形。袁乘机应变，生面别开。录其致李鸿章电文于左，以证明之。

韩人素行玩狡，非权术实难有济。凯因假作宪威，必欲严究此事，而凯为韩调护，吞吐间若极难了局，并谆嘱洪谈不可泄。如宪查知，凯罪甚大，不但尊宪体制，并可相机布置。姑待先革朴职，再行究办，似不必遽令政府覆，恐韩以此局已结，数日后又授朴显官，尤损事体，是用一办一托法，方可操纵。至洪云王与妃悔前此疑凯，亦诱凯之术，凯姑作堕其术中，而促其先办朴案，后继以诚，似易为力。惟乞防金明圭伺察，谓凯诱王办朴，王易变卦。是否有当，乞训示，凯因此案棘手，参用谲术，有违训令，无任惶悚。

袁世凯用此手段，韩王果受其恫吓，治朴以罢职罪。明治二十三年，光绪十六年七月，韩廷照会袁世凯，其文曰：

为照复事，照得十五年八月间，叠准贵钦差文函，查究驻美使臣朴定阳违章一案。适值该使抱病经年，未能面核，至延数月，日切惭恧。近来该使病痊，因详加查核，据称各节多涉支吾，概难凭信。惟坚称到美后，实不便遵照定章首端办理，且实值偶病，未能进谒张大臣等语。本政府据查该使至美，即不便遵照，自应电告本政府转启请咨，妥商改定。或进谒张大臣面商归正。敝邦仰荷天朝厚恩，无微不至，必有以妥为变通，全交际而息谣疑。该使何得竟自擅违，并谓有病不进谒张大臣妥商办理，其在事体，岂容若是。已由殿下施以罢职之典。惟本政府约束无素，至生歧议，殊切悚愧。相应照复贵钦差，请烦查照，转禀北洋大臣鉴核。

韩廷受袁世凯之愚，治朴违章之罪。继其任者，皆裹足不前，或则藉故规避，或则中道而回，均以朴为前车之鉴。续派者亦然，至数年韩无奉使之人。韩受清廷之迫挟，至此可谓极矣。

韩之税关，皆李鸿章派西人征收，其薪工极贵，自数百元以至千元一月者。韩欠各西人之薪饷，积近数万元，财政又为清所把持，不能自主，窘不可言。适有一经理仁川税关之西人，契约届满，韩拟辞去，嘱我国代延英人(尼信得)接充，并央尼由伦敦代募国债二百万元，以海关作抵，清偿积累。事已成议，袁世凯侦知，多方阻挠，破坏其议。且倡言韩之海关管理权属于清国，不能抵押。尼诘问韩廷，韩言并无其事。尼遂请韩廷印公债票，携往美利坚代募。袁先电告美使，谓韩廷发印之公债票，恐非出自韩政府，盖向来韩之货币皆用清历，此票独无，必韩有小人伪造。至韩之海关管理权本属清，不能承认其抵押借贷。此电一至，复有何人敢应募耶？至尼折回东洋，向韩诘问，韩因问袁。袁曰，贵国既不练兵，又不筹饷，何故贷此巨款？苟窘急所需，我可轻利代募，免受他人剥削。但须指出实在用项，若无正用而贷国债，窃为贵国不取。他人不计贵国存亡，为王代募，投王所好，凯则不忍为也。韩之募债，实即还清国及各西人之薪工，闻袁之言，亦莫可奈何。

是年九月，韩太妃薨。韩与清有一种野蛮礼节，凡韩皇族丧，讣告清廷，清派员行吊，韩王须出郊行郊迎天使礼。王思免此野蛮礼，先使人商袁世凯，以国库奇窘，无力供应，拟辞吊唁使。袁决然不许。盖袁正欲藉此示支那之威，遂答以上国与藩属，本有休戚相关之谊，所有礼节均载典章，数百年奉行无缺，焉有大丧不吊之理？韩知与袁商无益，乃遣使告讣，就便求清政府，恳辞吊使。政府商之李鸿章，李复电询袁世凯。袁复电云，揣韩此意，非求免唁使，在避郊迎礼。财政支绌固有之，但韩向储接待天使款，现积至数十万。无款实属藉辞，万不可许。在韩恐认藩属，贻各国羞；在我正宜证明藩属之谊。李遂据袁电直答政府。

时韩廷以国体所关，每于清施种种难堪之举欲掩饰，以防各国讥诮。而袁遇此等处独不将就。适韩使臣由北京电告清廷谕旨于韩王，有难堪字样。韩王私易数字，交外部备办供应清之吊唁使臣。袁阅谕旨不符，遂电禀李，谓韩告讣使臣擅改谕旨。李达清廷，诘问韩使。韩使请礼部向电局抄底，只字不错，不知系韩王所改。礼部复奏，奉旨责斥曰：李鸿章两电均悉。朝鲜告讣使节录谕旨电其本国，并无改易字句之处。袁世凯遽以不符电告，

殊属冒昧。著李鸿章传旨申饬。袁既奉旨申饬,益加意难韩。清吊使至,韩廷预备供应由马山浦登陆。袁谓由马山浦登岸,欲避观瞻,不可。谓必由仁川。韩廷只得屈从。清使臣两人,随从百余员,即此一唁,韩廷费去数十万金。当此国库空虚,以唁吊浮文又费此钜款,亦可悯之甚也。

明治二十四年,光绪十七年八月,袁世凯嫡母病,请假回籍。将起程,电告李鸿章曰:

顷韩王派郑秉夏来称,闻将归省,殊为怅念,未知何日起行,并盼速回。凯答以俟宪咨到,谒辞后行,韩无事可在籍稍久,倘生枝节,或中道折回。请王勿听邪说,务求安静,凯得抵籍展省,亦深铭感。郑又云,如居民知凯去必将骚动,纷逃四乡,请晓谕为要。凯告以不便出示,俟行时韩民来送,当面谕以不久必回云。

袁将行,遍谕各关员及电局人员,韩如派人接充,不可交代,言必须俟我回可也。把持之严,亦至于此。至袁应办事,均交唐绍仪代理。

是年十一月袁母即逝,因电请李鸿章代奏开缺。李商总理衙门,谓朝鲜交涉重要,袁世凯在彼十年,情形极熟,竟无人可派接充,可否请代奏,赏假百日治丧,假满仍饬迅回差次。现虽由袁派同知唐绍仪暂行代理,不可持久。总理衙门代奏,奉旨允准。袁在籍居丧百日,次年假满回韩。韩王赠奠敬千金,袁一再却之。并电告李鸿章。

时韩廷财政支绌,屡募国债,皆为袁阻,至是实不能支。议由我国商借银圆五十万圆。将成议,袁回韩,告韩曰利息太重,不可。果需款,可由中国富商代借,利约六七厘。韩诺,袁禀李曰,韩贷他国款,以海关作抵,后患甚多,我宜设法借贷。既可全保护藩属之义,又可固关税管理之权。且有海关作抵,款虽巨亦不蹈空。我若不贷,各国争贷之,贻患方长。李乃准由政府公款内拨银五十万两,嘱袁假华商名为贷主,七厘行息。电复袁,袁告韩,韩知袁谋在吸收其海关管理权,不肯以海关作抵。袁又疑我公使指点,向我国使馆诘问,我使臣置之不理。袁与韩相持甚久不能决。适韩近臣郑秉夏出任转运御史回韩京,袁使郑秉夏向韩王曲达,展转筹商,其议乃成。袁电告李,又告总理衙门曰:

袁世凯电,上月韩转运漕米御史郑秉夏自任回汉,力主贷华款议,迭谏王毋信邪说。王坚持不允由海关抵偿,令郑来商,另筹偿款,凯迭驳拒。顷来称已得请由转运御史出名贷款,仍由外署印押,海关分偿。请饬另具合同草,以便呈王核定云。查韩欠德商债,系运漕船值运员出名,亦无甚妨碍,即另具草交呈云。贷款既成,韩王转感袁甚。盖王素不亲朝政,日嗜玩乐,得此巨款,遂欲购西洋各种玩具。袁投其所好,谓何国之器皿精,何国之价值廉,及清之颐和园现购何物,如何陈设。王遂嘱袁代购,并请指点陈设。于是韩王宫中焕然一新。王由是信袁,倚之如左右手,袁遂乘机吸收韩之各种利益。

先是我国有小蒸汽船两只,行驶韩内河。袁欲夺我利益,要求韩王,由韩、华商人合募资本,组织内河小蒸汽船会社。王即谕外部与袁结约,并包载韩之饷项粮米,许二十五年为期,期内不得再许他国。约成,袁电李鸿章,李告总理衙门曰:

袁道电,小轮条规要节内载,同顺泰集华、韩股分,每股百元,限四百股。造小轮四只,作为韩接运局船。仍由同顺泰管理,不由韩节制。往内地各口及运漕换挂韩旗,韩官妥为护助。每年运韩漕十万包,每包付脚力洋八分。不许再与他国定约接运,限办二十五年各等语。鸿章查系因日本已有小轮行韩内河,故为此约。

袁世凯智谋权术，韩入其彀而不知。一意扩张清驻韩之势力范围。录袁致李之密电以证之：

顷晤王及世子，情甚殷洽，嘱凯遇事指教，务期中东无稍芥蒂。现深知凯待韩甚厚，已往各事请毋介意，等语。近自两次贷款七十万，韩君臣感悦，凯乘机联络开导，与权贵闵泳骏、泳达、郑秉夏等均善。骏等迭谏王及妃诚事华，信待凯，以图自保。王、妃均渐感悟，倘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云。

韩王既得西洋各种玩物，乃招优伶数百人于宫中，饮酒纵乐，而军人饷项欠至数月不发。民怨沸腾，加以甲申乱党皆流窜他邦，袁因恫吓王曰，金玉均、朴永孝等阴结日本为外援，韩事岌岌可危，王何不虑及耶？王恐，因问计于袁。袁为画策，使饵以重赏，激近臣诱杀之。王如所教，致有洪钟宇刺金玉均于上海，其事后当详之。

明治二十六年，光绪十九年，袁世凯驻韩又届三年期满。清廷以袁补浙江省温处道，暂免赴任，仍留驻韩。袁以次如唐绍仪辈，皆得保奖。是年春，韩境人民怨声鼎沸，全罗道等处聚众数万，揭竿起事，韩廷派兵往剿。兵至则散，兵退则聚，久之兵亦间投于匪。韩王令地方自办团练剿抚，亦袁世凯之画策也。

明治二十七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春二月，韩廷遣宫内臣洪钟宇，由日本计诱金玉均同赴上海，至美租界日本旅馆刺杀之。洪为美界捕房所获。洪本与袁通声气，闻洪刺金成，袁遂代韩电求李鸿章设法救护(是恐美领事以洪为妨害租界安宁秩序，不肯交中国)。李鸿章接袁电，遂电谕上海道曰：

袁道电，顷韩王遣赵秉稷来告，昨申刻有韩人洪钟宇在沪杀金玉均，洪为租界巡捕获囚。其志可嘉，乞饬沪道设法救护云。金系在韩谋叛首犯，来华正难处置，今被韩人在租界刺杀，罪有应得，可置勿论。外人如有饶舌，宜直告之。

上海道接李鸿章电谕，即委上海县往验金尸，向美领事索洪钟宇归案讯办。洪甫出美界，即乘以四人肩舆，并不以凶犯视之。旋与金玉均之尸送交韩。同时有韩人李逸稷、权东寿，亦宫内臣，至我东京谋刺朴永孝，不成。朴遂在我东京地方裁判所控告。司法警察往捕，李、权皆匿于韩公使馆。裁判所向韩公使理索，韩使臣以权、李均为馆员，坚执不交。我政府以使馆有治外法权，莫可奈何。适闻金为洪刺，金尸载回，韩仍加以野蛮之刑，裂其尸。并不治洪罪，且将授显职。遂动我国民公愤，拥聚千人至韩公使馆，曳出李、权两人，交裁判所审讯。噫，谋杀金、朴等一举激我国民义愤，是乃促日清战祸之一大原因。

是年五月一日(阳历)，韩之东学党乱起。东学党之目的，在制官吏横暴。徒起于古阜(全罗北道)，啸聚至数万之多，夺全罗道全州。韩廷派京华兵往剿，大败，器械尽为贼劫夺。京兵丧胆，势将及韩京。韩廷畏甚，一面防叛徒北上，一面具文求袁转告清廷调兵助剿。录韩致袁公文于下：

照得敝邦全罗道所辖之泰仁、古阜等县，民皆凶悍，性情险谲，素称难治。近月来附串东学教匪，聚众万余人，攻陷县邑十数处，今又北窜陷全州省治。前经遣练军前往剿抚，该匪竟敢拼死拒战，致练军挫败，失去炮械多件。似此凶顽，久之殊为可虑，况现距汉城仅四百数十里，如任其北窜，恐畿辅骚动，所损匪细。而敝邦新练各军现数，仅可护卫都会，且未经战阵，殊难用以殄除凶寇。倘滋蔓日久，其所以贻忧于中朝者尤多。查壬午、甲申敝

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勘定。兹拟援案，请烦贵钦差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并可使敝邦各兵将随习军务，为将来捍卫之计。一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自不敢续请留防，致天兵久劳于外也。并请贵钦差妥速筹助，迅赐施行，以济急迫，至切盼待。

袁世凯接韩廷求救文，即转禀知李鸿章。李会同总理衙门具奏清廷。清著李鸿章筹备，迅即调兵助剿。李奉廷谕后，即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劲旅三千，乘招商汽船由牙山登陆。六月七日，清公使汪氏始具清廷出兵之旨，知照我国出兵，盖依《天津条约》也。文内叙为保护属邦起见，我国十数年来与清对韩未解之问题至是遂起，盖我国认朝鲜为自主国，清必认为藩属，以及袁世凯历年在韩扶植清之势力，夺我权利。我国当日虽渐退缩，然未尝须臾忘也。加以金之被刺事，又动我国民义愤。远因近因，一齐聚集，故尔时我国民均有跃跃欲动之势。清料我必不能出兵，不知我国历年来整军经武，待之久矣。盖我政府于未接清知会前，六月二日已决定出兵。故清公使照会文内仍称韩为属邦，我外部遂严词拒绝，绝不承认韩为清藩属。我驻韩之大鸟公使时适归国，直乘八重山舰赴韩，本月十日抵韩京，十二日第五师团混成旅团之先锋部队千余人由仁川登岸，直捣韩京屯驻。继又渡马步炮工辎大队，陆续到韩。

东学党之乱，不数日即散。袁世凯见我大兵源源至韩，屡谘商我大鸟公使，谓韩乱已平，依《天津条约》，二国均须撤兵。大鸟公使当时以局势未布，兵尚在途，遂虚与委蛇，而大军续渡仍不稍停。袁恐甚。择录其致李鸿章各电于下：

袁电一：

前与大鸟约订，华不加兵，日续到兵稍息即回。今卸完船回，兵将久驻。且韩余匪以数百兵可除，何须五千兵久驻？韩人迭以公法条约驳诘，各国员亦迭诘，均不理，惟称护馆，自属狡辩。各洋人亦谓华应预备，未可信日。乞筹备。但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倘见我将大举，或易结束。否则非有所得不能去也。然前言俱食，后言何可信。况日廷意在胁韩，鸟自不能主，且日本图韩蓄意已久，恐非口舌能了。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事机已迫，乞宪度迅赐施行。

袁电二：

迭据仁电，日大队陆续来汉。日间以自主革政告说，韩人颇眩惑，盼革政者尤多。察韩人语意，渐有携贰，如日队至汉后，骗吓均易著手。我以空口动韩，恐无济，势已未易挽回。日称扶韩自主，不但韩王及群小乐闻，即各国亦多默许。韩今特拔金嘉镑为内参议，金为附日之尤黠者，韩意已见一斑。

袁电三：

急电。日续来兵三千余，下岸加千兵来汉，鸟照诘韩系华保护属邦否，限明日复。据称备兵两万，如认属即失和。韩怯贰难持，乞速设法。

袁电四：

韩忽派金宏集为总理外务大臣，两日未遣人与凯商事，坐鼓中难知。韩意以华不可恃，将派金与日商改政，凯难干预。日在韩专忤华意。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胁凌，具何面目？如大举，应调凯回询情形，妥筹办法。暂不举，亦应调回，派末员仅坐探，徐议后举，

庶全国体。日载兵十船,昨由日开,又遣电工数百,分抵釜,决无息和意。乞速示遵。

观袁各电,谓事已迫于眉睫,而李鸿章深知当时清之海陆军实不能与我抗,持和平了结主义,其意欲运动各国调停。故袁虽发种种急电,而李终嘱其笼络韩王,延时日以待调停。迨我兵麇集,韩之各要害皆已先得,清只叶志超之军驻牙山绝地。袁见事迫如此,复电告李鸿章曰:

日兵万人,分守四路各要害及我陆来路,均置炮埋电。每日由水陆运弹丸雷械甚多,兵帐马厩架备多处。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意,似将有大兵续至。日蓄谋已久,其志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日虽允不先开衅,然削我属体,夺韩内政,自难坐视。阻之即衅自我开,日既以兵来,定不肯空返,欲寻衅何患无隙?叶军居牙山,势不能接济。日再加兵,显露无忌。应迅派兵,商船全载往鸭绿或平壤下,以待大举。韩既报匪平,我先撤亦无损。且津约日已先违,我应自行。若以牙军与日续来兵相持,衅端一成,即无归路,乞速裁度。

李鸿章接袁世凯电,即转达总理衙门。时清总理衙门亦与李同意。李已运动俄、英等公使抵韩,邀各国驻韩使臣出为调停。先是我大鸟公使迫令韩廷改革,韩王已许诺,至是又行反悔,要求我先撤兵。原韩所以变而食言者,一则听袁大言哄骗,恃清援助;一则依赖欧美干涉。我大鸟公使得驻东京及北京之俄、英等公使出为调停,遂提出与清协力谋韩之改善案五款,交各公使转给袁世凯。如承认,限即日答复。袁得我之五款,遂电告李鸿章曰:

顷英、俄使交鸟议略。第一款(一)政府六曹,各尽职守,革揽权旧制,内府不得与闻国政。(二)外交以权重臣掌之。(三)政令去繁从简。(四)并汰地方各邑。(五)汰冗官。(六)破格用人才。(七)禁捐官。(八)增禄俸。(九)禁贿赂。(十)止营私。第二款(一)量出入,昭定制。(二)明会计。(三)定钱制。(四)丈地亩,定租税。(五)减冗费,增正用。(六)设铁路电线。(七)税司由韩自管,不容他国干预。第三款(一)法律宜详明参定。(二)裁判宜公正。第四款(一)兵官宜作养。(二)原兵概裁,量力新练。(三)各处设巡警。第五款(一)各邑分设小学。(二)再推广设中学。(三)生员游历。乞宪核速示。

提案五款交袁世凯,数日不复,我公使遂拒绝各国使臣之调停。仍以强硬之态度对韩,责其不信,促其确答,终不得要领。七月二十三日,我公使遂拥混成旅团一部,径赴韩之景福宫,击退卫兵,直入关内。事大派皆出奔,大院君由国王召入朝,与我公使议改革内政事。王允所请,并嘱我驱逐驻屯牙山之清兵。时七月二十五日也。

袁世凯见我兵势汹汹,量难了结,而华兵又不来援,遂藉病请假,乞李鸿章准其离韩。其电曰: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力办公,今均逃去。凯病如此,惟有一死。然死何益于国?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右电后,又有唐绍仪致李鸿章电云:现在汉城两署办公,只余二员。今闻南北进兵,均已逃去,无法挽留。仪一人译电办公,已难料理,而袁道病又须照拂,势急情迫。乞速示遵。李鸿章接二电,即为具奏,奉旨允准。李鸿章即电袁云:本日奉旨,袁世凯着准其调回。钦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绍仪代办,即回津。

袁世凯得电,即回天津。噫,以俄公使运动全部使臣之力,不能离韩之袁世凯,仍待我

五大师团之力，始能驱逐。袁世凯果何如人？自此以后，清韩之关系遂绝。而袁世凯十余年之权谋，尽随太平洋之潮流而东逝矣。以上所纪之事实，皆仆耳闻目见所最确者。此后述袁事迹，不能如以上之详细。日清战事亦自此始开。

抗敌之动作，实由我大鸟少将所率之混成旅团发于龙山本营至牙山。自七月二十五日开始，在牙山冲丰岛附近，我舰队遇清舰。清突炮击我舰，我舰队应战破之。我陆军亦于成欢驿大破清兵。往驻牙山之清兵遂逃之平壤，我军尾之。见清兵全挂方布一片于枪之刺刀上而逃，其色非白非黄，我军人多不解其意。即捉俘虏而诘之，始知清人知败北挂白旗乞降之例，以白旗无觅处，遂代以包足白布。清兵之弱，于此可见，我军中多传为笑谈，抑亦真可笑也。

我军三路进攻，由平壤直捣盖平，由旅顺陷牛庄、营口，辽东全部皆为我有。海军自击沉丁汝昌四舰后，黄海上之管制权亦均属我。翌年攻陷威海卫，丁汝昌乞降，仰药自尽。山东半岛亦为我有。时我谋攻台湾及澎湖列岛，又任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大总督，将大举而北冲清京。清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诣马关议和。此日清战争之概略也。

袁世凯由韩归清，郁郁不自得，深怨李鸿章不用其谋，大不以李为然。虽有热血满腔，而大势已去。时清有太傅李鸿藻，为袁父执。袁往谒，痛陈时事。訾李鸿章旧制之军队腐败，道我军训练之精，并自言驻韩功绩。李重其才，遂向督办军务恭亲王前道袁韬略。恭亲王乃派袁充前敌营务处。时宋庆等已败至田庄台，望风而逃。清营旧制，营务处本无事之名目，加以前敌诸统将官职多大于袁数倍。清之政界，素以位高为尊，才能非所计也。咸轻视袁。依当时清军队之溃弱状态，及军械饷需之情形，虽任袁世凯以重职，亦无能为也。不特一袁世凯，即千百袁世凯又何从补救？故袁虽在前敌，亦无所设施。及日清和议成，清之兵队解散，袁世凯仍旧赋闲。李鸿章自此遂成全国之公敌，欲食其肉寝其皮者颇不乏人，即素知李之西太后亦为众口所惑，李遂去位。而袁世凯更无栖止矣。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日清和议成后，清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我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及陆奥宗光坐谈。李谓人材难得。我伊藤大臣问李曰，袁世凯现任何事？李曰小差事无足重轻。伊曰，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重轻小事，无怪无人材也。李之书记遂纪入李日记中。岂知一语闲谈，遂影响于袁世凯者不浅。

第七节 日清战后无政事关系时代之袁世凯

袁世凯自日清战后随营解散，徘徊于京津之间，无所事事。适李鸿章由马关议约回，李书记辈编李与伊藤、陆奥之谈词以闻，清各报亦多载李日记。清之朝野上下睹我伊藤氏答李鸿章之言，皆以袁世凯为一时人杰。于是袁世凯三字遂振振有声，留心人材者咸欲一睹其人。袁知负时名，遂干当道名公，希有建白。清方大挫之后，二三老臣为国求贤，于两宫前保荐袁之才略。旋奉旨召见，详询时事，袁奏对多中肯要。自负必可得志，即旁观亦谓袁必邀异数。不料召见后即交军务处差遣，袁大为失望。由是日奔走于王公之门，亦无效果，久之军事已毕，军务处亦不能存立，尚有何差可任？袁心灰意阻，加以数月来奔走酬应，支绌异常，债负累累。时西洋人贸迁中国，尚不甚久，尝以言语不通，情形不熟，多雇用

清人为经理。业洋行者又须运动官场，方能发达，凡充西人洋行经理者，清人曰买办。清所需军装器械，皆仰给外人，盖不善制造故也，即今尚然。充买办者常居间收利，有暴富至数百万者。袁世凯以不能迁官，即求治富，颇羡买办业。适有西人欲开军装洋行于天津，拟聘熟习官场人为买办，盖知清此次之败，海军战舰、陆军军装器械全数告尽，势必再置。置则必须仰给外人。西人以有大利可图，故争先恐后设行以图招揽。袁欲应聘充买办，奈须保证金数万元，时两袖空空，无从措手。

先是袁充前敌营务处时，与奉天举人王英楷结莫逆交。王本巨富，其人为野蛮中之最开化者。与袁畅谈时事，两情相洽，引为同调，至是途穷路迫，遂将其志愿作书告王，乞其援助。王得袁书，遂挟重金北上，晤袁于天津。责袁曰，君何不志其也？袁曰，欧人国务大臣退位后，以充当工商业会社经理为荣，君何责我不志也？王曰，是乃自谋其本国之生业，有独立性质。若买办者，乃外人雇佣，君又不通西语，且买办手段在奔走官场，狗苟蝇营，皆非君所能。君盛名倾中外，方王师败绩，正朝廷梦醒之时，君不思乘时兴起，大展长才，乃欲谋此奴隶事，非不志而何？袁曰，区区微名，虽达当轴，奈不用何？王曰，当此时世，虽有经天纬地之才，徒以空言诘纳，焉能成事？君其继以金钱，敢必有济。袁曰奈赤手何？王曰，君如以鄙言可采，当代谋以成君伟业。袁曰惟命是从。于是王英楷侦知袁从人中有河间赵姓者，与阉宦李莲英系属戚谊，王付以资，授以意，嘱其入都代袁结纳李氏。李以袁本各大臣保荐之人材，简在帝心，舟行顺水，遂满应之，嘱赵告袁静候时机可也。自此以后，宫庭动静，大臣奏对，皆随时密报袁知。数月后适清两宫命筹饷练新军，袁得报，遂密遣人告李莲英曰，兵事我所最稔，子曷为我图之。李乘机说西太后，西太后于召见大臣时，遂问袁世凯知兵否？拟命其与聂士成各练三十营劲旅，各大臣均赞成旨意，遂诏命袁督练新军。

第八节　练兵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袁世凯自得练兵大臣后，知支那政界非金钱不能济事。既入其途，必行其术，于是广结交游，凡政界当大权负时名者，皆相结纳。时北洋大臣系浙江仁和县王文韶。袁至天津，于王之三公子并其诸幕友，皆曲意联络，至在津现任、候补各道员，亦多订金兰。然后乃选将募材，择天津小站地方为驻屯所。向知清国军队弊端百出，特先改营制，次订规则，均井井有条。惟清国精通军学者甚少，必须藉材异地。有某某等国闻清练新军，争先运动清总理衙门及军务处，为代延教习，欲揽清军教练权。总理衙门等多不明此术，遂商之袁世凯。袁颇习外交，痛陈用外国人之弊，力主不可。继由袁自延普鲁士兵目充总教练，结雇佣契约，且极严密。其重要须恪遵营规，受统将管辖，如违命令及契约，虽所规定之期未满，可以随时辞退。故袁虽用外人，终不受挟制。按：此类事皆袁识见过人处。袁世凯平生作用，练兵为赫赫之一端，特色甚多，兹不具论（后当于作用章详言之）。特择录其募兵规则以见一斑。袁向知清军旧习，多老弱残疾，滥竽充数，故严订募兵之资格。其募兵格式如下：

（一）年限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一）力限平托一百斤以外。（一）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

以上。(一)步限每一时行二十里以外。(一)取具邻右保结。(一)报名家口住址。(一)曾吸食洋烟者不收。(一)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一)五官不全,足手软弱,体质多病及有目疾者不收。

支那绿营旧制,每兵一名月仅给饷银三两三钱。加以种种克扣,不敷军人用度,视饷为可有可无。其军人多赖窝赌架娼为生计,遂订优给军饷。其募兵饷章如下:

(一)中选待齐以前,发小口粮,每日大钱百文。(一)募齐开差后,小口粮每日发大钱百五十文,头目二百文。有能粗通文义者,口粮照头目例。(一)到营正头目每月饷银五两五钱,副头目五两,正兵四两五钱,伙夫三两五钱,长夫三两。米价在内,柴价在外。

支那募兵,往往于未成伍之先,即酿成变故,袁谓严订刑律。其募兵律令如下:

(一)强奸民女者斩。(一)擅取民物者斩。(一)聚众哄斗为首者斩。(一)沿途逃亡者斩。(一)强买民物者插耳箭。

兵律既定,遂募兵成伍,一切皆仿照东西各国兵制,一洗清国营伍旧习。时清之朝野上下,开通寥寥其人,见袁所为或者骇异,或者腹诽,甚或明加指摘。训练未久即生种种谣言。加以袁重用天津武备学堂及山海关营兵学堂之学生,往日之所谓统领、提督者既经遣散,无术营生,又不屑投袁门下。而袁虽兼用旧日勇敢将士,奈选择太苛,卒使此辈布散流言,多方运动。翌年即有御史上弹章,谓袁世凯虚糜国帑,训练新军形同儿戏。盖顽固辈从未见操演训练之法则,故皆目为儿戏,少见多怪亦至于此,支那办事之难,于此亦可见一斑。未几又有参袁肆意杀戮,视民命如弁毛,军心涣散,其军恐不可用。当此之时,袁虽有李莲英在西太后前为调护,奈诸大臣为众口所惑,不知袁究竟若何,多不敢赞一词。袁经诸御史之弹劾,虽不获究,其实亦栗栗可危。迨直隶总督换满洲人荣禄,荣系西太后至戚,又素稔袁之才能,袁遂大施其运动手段,拜荣门下,倚为泰山。荣思袁以道员充练兵大臣,似属望轻任重,至资物议,适直隶臬司出缺,荣遂保袁补授。尔时清国议论,多谓袁补臬司,运动费用去十数万金,不仅荣与都中当道,及荣左右人亦皆有贿遗。袁此后隆隆直上,皆基于此。暮夜馈金,无实据之可稽,不能必其有无,要之在清之官场,亦甚无怪事也。

袁既补直隶臬司后,事荣甚恭,亦若前此之事李。不料西太后退居颐和园娱老,归政于光绪帝,袁之内援李莲英遂无权可施。适戊戌会试,有广东南海县志士康有为者,以举人公车上书,邀光绪帝之优容异数,赏康军机章京。政无巨细悉以谘之。数月间百废俱举,全球皆侧目注视,谓支那将来必有所振作。袁亦欣然向慕,奈与康素无一面,不能通其悃愫。适袁书记生举人阮忠枢,时亦以公车入都,袁遂以慕康之意告阮,嘱其遇机代达。康自上书得意后,遂邀集举人中之声服素著者组织保皇会,有合会中资格、又赞成其宗旨者,皆收为会员。阮忠枢方以无门可入,莫由通居停主人之款曲,至此遂浼同会试举人为之绍介,附入保皇会,结纳于康,徐将袁慕康之忱达知。康以袁兵权在握,其人又勇敢有为,甚愿结纳,亦嘱阮达其心慕之忱。两方面皆由阮绍介,函牍往来,情意甚洽,遂结金兰之契。此一事也,即演出戊戌流血之大活剧矣。

第九节　戊戌政变时代之袁世凯

光绪帝既得康有为，言听计从，变法图强，凡能有裨新政赞成变法者，皆不次超迁（厥后因此而殃及其身者，如刘光第、康广仁六人是，惟袁世凯幸免）。尔时袁得候补侍郎，并得专折奏事之旨。原旨录下：

上谕：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忠勇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钦此。

戊戌变政之主动力，系出自康有为。而康仅得军机章京，至阿附康者转得显荣爵位，颇郁郁不自乐。加以尚书许应骙、御史文悌先后数上弹章参劾，康有为自知为在朝诸臣所不容，此有截句云“未必汉庭容贾谊，恐妨江夏杀祢衡”。康于此时知群臣之力不足破坏其谋，群臣之言亦不能动光绪帝之听，能挟制光绪帝者惟西太后耳，深恐群臣以蛊惑光绪帝者蛊惑西太后，则大事去矣。故康以欲立非常事业，非鼓动光绪帝大义灭亲不可；欲行非常之事，又非藉兵力不能成功。而统兵将帅敢为非常者惟袁世凯。康有为遂有谋及袁世凯之思想。其时之说有三，试分甲乙丙并言于左：

（甲）说康有为自以变政为主动者，他人随而附和之，均得显荣爵位，实有不甘。以光绪帝幼弱可欺，窥窃神器，其思想为人所不及料。一面平空结撰，密告光绪帝，谓由西太后内监处探来消息，后将害帝，另立某贝子为帝；一面假传光绪帝密谕，召袁世凯，命其带兵三千入都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袁问有皇帝诏书否？康答面奉口诏。袁曰我须面君。康阻之。袁知康伪传上意，阳许从容计议，阴急报知荣禄，遂破其谋。

（乙）说光绪帝密诏康有为入内，泣告以太后不久将行废立，命康设法救护。康有为叩头流血，对以臣当牺牲此身，保皇上万全。帝又谕康宜自保，勿久居危地。于是康与帝密谋，藉往上海办报为名，脱离虎口。帝遂授康以亲笔诏书，其大意命其联合疆臣及统兵大将，起义勤王。康得天子手诏，遂与袁世凯图谋。袁主缓图，约俟秋操，两宫巡幸天津，乘机举事。康主急行，欲袁世凯即日带兵起事，两人虽同谋而意见各歧。袁为个人禄位计，恐康事败累己，阴泄其谋，康事遂败。

（丙）说谓康有为早蓄阴谋，嗾光绪帝下诏，于是年秋侍西太后至天津举行大蒐之典，乘机起事。兼以康所设之保皇会旨趣，有保光绪不保大清之语，为顽固党与裁黜之官员藉口，密陈于太后，请复垂帘训政，太后许之。李莲英密告袁世凯。袁以曾入康党，往来函牍甚多，恐为所累，遂往谒荣禄，密陈与康曾通往来，近见其种种妄谬，其人心地叵测，恐有不轨之谋。荣亦闻有种种传说，深以为虑，袁言正触其萦绪。荣遂嘱袁入都，密侦康有为之举动。康之为人本无一定宗旨，时又郁郁不自得，袁以利害探之。康不知袁之来意，遂信口而谈，谓皇上曾谕我与君密谋弑太后，去维新之阻力，事成予不次之超迁。我因向未与君晤面，未敢造次相谋。今君果具此热心，愿先报知皇上。袁曰须得皇帝手诏，方为名正言顺。康曰事宜慎密，当嘱弟广仁见皇上图之（时康广仁在上书房教光绪帝英文）。迁延二日，袁以不能久留北京，向康追问消息。康以既已许袁乞皇上手诏，无手诏似不能取信

于袁，度谋诸皇上势不能得，只有伪造皇上手书付袁。袁得书不赴寓所，直至火车站，搭车奔天津，密报荣禄，并呈伪手诏。康有为予袁手诏后，见袁行色匆匆，知事不妥，旋往访袁，已无踪迹。遂追至天津，遇袁途次。康呼之，袁乘肩舆，佯为未闻。康知袁必有诡秘之谋，即乘汽车至塘沽，搭汽船往上海。故康有为之行，康广仁亦不知其去向。荣禄得袁之密报，遂持伪手诏直赴颐和园见西太后。后得荣之密告并诏书，即起驾，直造光绪帝之寝宫。帝已卧，后就床前责之曰，尔与康有为干得好事！我自热河遭肃顺等之叛，以迄于今，不知几何艰难险阻。迨又抚养尔成人，方谓可以自立，撤帘归政，我有何罪？尔与康有为谋杀我。帝闻是语，如平空之降霹雳，碰头泣对实不知情。后遂掷手诏于帝前曰尔可自看。帝百口莫辩。于是遂下诏拿康有为，而康已抵太平洋海中，惟获康广仁及刘光第等六人，刑于市。

以上三说，甲说见《民报》，广东某诋排康党之著论。而康党之机关报于此一说不稍辩白，似乎默认。乙说见《戊戌政变记》，丙说见支那当时香港、上海各报。虽各有异同，而康有为为袁世凯之破坏则一也。按诸甲说，袁世凯是大有功于皇室。按诸乙说，袁世凯系光绪帝与康有为之公敌。按诸丙说，袁世凯以机变之术，速康有为之败。仆于此三说颇滋疑义，不能解释。后当于光绪帝与袁世凯关系章详细言之。

戊戌八月之变，康有为流窜他邦，清廷惟株连其党，西太后复垂帘训政。召荣禄入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袁世凯暂行护理。

第十节　护理北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袁世凯以新进之候补侍郎，望浅资轻，辄护理首领之总督，其时流言四起，谓袁与康同谋，且尔时抄康南海会馆邸寓，得袁与康密信甚多。康党皆株连，朝廷所以不罪袁者，以其兵权在握，防其变乱也。故令护直督以羁之，俟徐撤其兵权，遣散其军队，再治其罪，而袁若未闻也。但此语传至军中，兵以将被裁撤，众心惶惶。袁令其执法营务处下令悬赏，有拿获造谣言惑乱军心者，赏银五百两；知情不举者同罪。旋即将此种谣说禀告荣禄。荣以朝内方生变端，风波未息，宜安军心。遂奏请于西太后曰，皇上前用康逆之谋，曾下幸津校阅之诏，兹宜收回成命。以该军等操演勤劳，赏银若干，以安军心。清廷遂下诏云：

前经降旨，择于九月初五日，朕恭奉（中略）皇太后慈舆启銮，先赴南苑，再往天津，以次阅操。第本年节令较早，现在天气渐寒。朕侍奉慈躬，允宜旋宫颐养，以卫兴居。所有巡幸天津之处，著即停止。惟念国家讲求武备，本期亲临校阅，鼓舞戎行。近畿各军业已次第预备，该官兵等平日操演，不惮勤劳，朕心良深轸念。（中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著赏银四千两，（中略）以示体恤。该侍郎等仍当督率将士，随时认真训练，总期纪律严明，缓急足恃，毋负朝廷整军经武之至意。钦此。

袁奉旨后即具折谢恩，领赏分给将士，并安军心。其谢恩折云：

窃臣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钦奉上谕云云。（中略）跪聆之下，钦感莫名。当即恭设香案，率领将士望阙叩头谢恩。伏念臣猥以樗材，忝司兰锜，枕戈矢志，愧无尺寸之微劳；负弩前驱，恭待銮舆之巡阅。兹复钦承上诏，崇护璇闱，聿隆孝养之心，暂缓大搜之典。

九重端拱，弥殷瞻天仰圣之思；万众铭恩，远过挟扩投胶之乐。皇仁共沐，列校腾欢。臣惟有益励戎行，精求武备，督率将士，随时认真训练。务期兵皆可用，饷不虚糜，以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袁世凯护理直督虽无多日，而凡事均尚认真，不存五日京兆之心。时有福靖兵轮在海洋遭风，遇难员弁，袁为奏请抚恤，其遗族均感称袁德。北京虽人心惶惶，天津尚平静。迨裕禄到任，袁仍回小站练兵。然袁此时亦一危险境也。录其交卸折于下：

（上略）窃查新任督臣裕禄于八月二十日行抵天津，接印任事，臣即于是日交卸。伏查臣所部新建陆军，现驻小站一带，拱卫畿疆，是臣专责，巡缉操防，在在均关重要。臣拟即驰回防所，督饬将领暨臣营武备各员司教习，认真训练课导，精益求精，以期储备将材，悉成劲旅。搜卒补乘，敢忘绸缪未雨之谋；秣马厉兵，冀收袍泽同仇之效。

当时支那之论袁者，仍以向与康同谋不轨，朝廷虽暂不究，终必发作。是年十月，袁世凯忽奉旨陛见。当袁入都时，咸谓袁恐不能生还矣，而袁之左右及其军中亦皆惶惶。计袁于是月二十三日抵都，二十四日召见。二十五日奉谕旨云：候补侍郎袁世凯，著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钦此。召见后袁仍安然回营，论者谓系荣禄力保，不然恐难免祸云。

清光绪二十五年春，荣禄疏称新建陆军经袁世凯勤加训练，现届三年期满，颇著成效，请准奖励。奉旨云：荣禄奏新建陆军训练三年，著有成效，请将出力员弁择尤保奖一折。新建陆军经候补侍郎袁世凯悉心擘画，按照泰西操法，训练精勤，现在已历三年，确有成效。该侍郎勤明果毅，办事认真，深堪嘉尚。袁世凯着交部从优议叙，所有该军得力员弁，著荣禄传知该侍郎，准其择尤酌保。

袁世凯自得交部从优议叙，于五月初九日奉旨：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著袁世凯补授。钦此。时光绪帝忧闷成疾，不亲朝政。袁之迁升，皆西太后之旨意（斯时也即康有为在新加坡倡言西太后监皇上于瀛台，享以玻璃粉者也）。袁得补侍郎，即具折谢恩云：

奏为叩谢天恩，恭折仰祈慈鉴事：窃臣伏读邸钞，（中略）自天闻命，伏地增惭，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伏念臣一介庸愚，毫无知识，昔奉使于海外，叨拜监司；继典兵于畿南，谬陈臬事。愧乏涓埃之报，叠邀高厚之恩。超迁远过乎寻常，班列遽跻诸卿贰。实形尘忝，时切冰兢。兹复渥荷温纶，真除水部，职考工而六官幸附，稽圜法而九府兼司。自顾铨材，膺斯宠遇，鹈濡益忧其不称，鳌戴弥觉其难胜。惟有趋叩宫门，跪聆慈训，瞻天仰圣，稍纾依恋于九重；竭力殚心，冀答生成于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具奏，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圣鉴。

按：时人见袁之谢恩疏，谓其目无皇上。不知袁仍有谢光绪帝一疏。兹并录于左：

奏为叩谢天恩，恭折仰祈圣鉴事：（中略）伏念臣中州下士，材识凡庸。浙水分巡，愧无坠露轻尘之报；畿疆陈臬，常懔素餐赤芾之讥。未建寸功，谬膺内转。一心兢业，五夜惭惶。兹复钦奉温纶，祗承特简，率百工而兴作，忝职司空，合六府以交修，兼综圜法。凡此宠荣之叠被，惧侔捣昧所能胜。臣惟有趋诣阙廷，叩求训诲，仰聆天语，冀稍宽陨越之愆；俯励冰心，当奋勖从公之志。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具陈，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

西太后此次临朝，内倚李莲英，外任荣禄。李、荣两人皆与袁有密切关系。故袁慈眷

极隆，其权亦日渐澎涨。是年冬山东拳匪倡乱，巡抚毓贤被御史弹劾，荣禄遂保袁世凯办事悉合机宜，才堪大用，得署理山东巡抚。奉旨曰：毓贤著来京陛见。山东巡抚著袁世凯署理，即行来京请训。钦此。

溯袁世凯自戊戌秋至此，仅期年耳，由臬司开府畿疆，可谓不次之迁，而在袁犹有未洽意者。袁世凯练新兵煞费苦心，一旦移交他人，势必变更，使数载经营尽归乌有。西太后与荣禄亦虑及此，故著袁来京请训，时于新建陆军并未派人接统，俟与袁面商。袁召见时，西太后问新建陆军归何人统率合宜？袁对以数年来如何训兵，如何练将，如何选械，皆中国从来所未有，虽不敢称劲旅，但所有军队，均可与东西各国相比较。近常有外国兵官到臣营看操，亦皆啧啧称赞。惟旧日统兵大员，多不以臣之训练为然，接统之人，臣实不敢妄拟。臣之部下虽有一二精通兵学之员，亦皆望浅资轻，难胜巨任。盖将不得人，有用之兵皆为无用，臣数年心血固无足重轻，但数百万国帑似宜珍惜。袁奏对后即往谒荣禄，谓山东土匪猖獗，又加以义和拳邪术惑民，势诚可虑。本省防营皆老弱不堪，如准将新建陆军带往山东，既可剿灭土匪，又可随时训练，实一举而两善备焉。否则世凯实不忍舍此数年训练之师，坐令废弛也。愿仍司练兵事，并详言历年训练之苦衷与新军之大可恃，中堂若见世凯所著之兵书，便得其详细矣。荣遂转奏西太后，于是遂准袁带队赴任，以资训练。是袁既任疆寄，复绾兵符，盖以一身而兼两任矣。

第十一节　山东巡抚时代之袁世凯

袁世凯奉命后，遂由小站拔队直赴山东巡抚新任，舳舻千里，顺流而东。当袁告荣禄表其练兵方略，有兵书一语，荣奏西太后极言袁训练之精，皆取法西洋，非他人所能及，其所著兵书甚详。又格外说得热闹，西太后闻之，亦甚好听，遂诏命袁世凯进呈兵书。

论袁世凯之训练，不过粗具规模，其所著之《练兵要则》，于兵事上各种方略亦不过得其大概。虽然当支那军事幼稚时代，创始改良谈何易易？能得其大要，微袁世凯尚无其选。苟能从此研究，是亦未可限量。以最近例比之，我日本军学自明治十七八年间发明，至光绪甲午将近十年，始收其效。袁世凯之《练兵要则》，成于光绪二十五年，迄今将近十年，使当时上下一心，力求进步，不难与世界各国齐驱并驾。惜哉清国人凡事皆浅尝辄止，亦不仅军事一端也。以向无学术之袁世凯，竟能立说著书，发明军事，虽不尽亲手制造，然主动者袁也。考支那发明科学，编辑成书发行问世，在迩时除侯官严几道译英文著述外，当推袁世凯为首屈。严几道系本成说翻译，袁世凯犹独标新意，虽其说不甚精究，要为支那军事改良进步之起点，袁世凯亦居然清国之著述家也。

考支那军队改用枪炮，嚆矢于李鸿章之长胜军。然能道枪炮之源流，应用之利害，本本源源见于著作者，则仅见于袁世凯之《练兵要则》。若尔则袁世凯者，又为清国发明军学家也。袁世凯奉诏后，即具疏呈进兵书，录其原折于下：奏为遵旨进呈练兵图册，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在德州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某日奉上谕，著将该军平日训练情形详悉陈奏，并将各种操法绘图贴说，进呈备览。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承准此。仰见我皇太后皇上轸念时艰，精求武备，并蒙指授方略，训诲周详。跪诵之余，莫名钦

佩。伏念臣一介书生，不谙军旅，缺乏兼人之众，并无殊众之材，前由督办军务处王大臣联名疏举，以臣知兵。钦奉谕旨，饬以仿照洋操，严加训练。受命以来，夙夜竞惕，深惧上负恩遇，下玷戎行，勉策驽庸，力图报称。窃以为治兵之道，纪律为先，而技艺亦在所当重。纪律存乎训诫，技艺资乎练习。臣抵军之始，即与将士申明约束，务期痛除积习，恪守营规。将则训以忠勇廉洁之大闲，兵则训以恭顺勤奋之要义，使皆知奉法循理，以端其志而正其趋。至于技艺则由浅入深，循序递进，始练以步伐身手各法，次练以布阵变化诸方，再练以行军、驻扎、攻守、调度之道，此则步炮马工各队之所同也。若夫步队以起伏分合为主，炮队以攻坚挫锐为期，马队以出奇驰骤为能，工程队以尽地利备军资为事，则又在乎各致其精。臣训练三年，懔遵圣谕，实事求是。并承王大臣遇事指示，又赖诸将士勖勉从公，现在悉心体察，觉技艺日渐娴熟，尚不至相形而见绌，纪律咸知遵守，当可望相与以有成。惟是各国讲武已久，将弁之学术阅历似较我为优。而中土民气最驯，士卒之奉公耐劳亦非彼所及。但使就我之众，练我之兵，实按战阵之规，作平时操练之式，即以操练之法，备异日战阵之需，自然劲旅能成，缓急足恃。臣殚竭心力，与诸将士孜孜讲习者，要不外本战法以为操法，庶使兵皆归于实用，冀可仰副圣朝经武整军之至意。但臣学术囿于粗疏，智识限于浅陋，日夜经营，稍具规模，而区区报效之心实不止此，谨将臣军平日训练各条详晰汇辑。语不雅驯，惟期核实。并督选兵学素优之同知段祺瑞、直隶州知州冯国璋、守备王世珍等，将各项操法绘图立说，计共造成清册十二本，阵图一本，图说清单一件，一并恭呈御览。所有遵旨进呈练兵图册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袁世凯既进呈后，遂将所著兵书名曰《练兵要则》，发行问世。

袁之抚山东也，其所办之事，当分寻常、重要以说明之。寻常事如河工吏治，概言之则剔除积弊，实事求是，足以当之。为此言者，固疆臣应尽之职务，纪之似无意趣。且此八字恒见于支那公牍，实行甚难，敷衍则易，大都有名无实，直支那官场之口头禅耳。然以此概袁寻常之办事可也，以其尚能实践，非若支那官场人，仅托此八字虚名以欺人耳。

重要事则办拳匪、对外交两端最为卓著。及袁后任直督，为外人所钦佩，鼎鼎大名亦赖此两事。要而论之，拳匪者，不过国民蠢动耳。外交者，清政府已许德意志胶济间建筑铁路权，不过人民惑于迷信，从而阻挠。总此两事均由民智闭塞，始有此无意识之举。有地方教民之责者，但能解散之，开导之，即无难了结矣。若在开化之邦，本属平淡已极，特较之支那督抚，以钻营为能，以粉饰为工，以颂祷太平为事者，而袁独能防大患于未萌，息风潮于既起，洵庸中矫矫，铁中铮铮者耳。

义和拳本无知愚民，惑于邪说。当时巡抚毓贤不独不知禁止，并提倡之，放纵之，风靡一时而蔓延全境。一经袁世凯以训练之师数十营，分屯各州县，匪众自望风而息影矣。盖袁自光绪己亥冬到任，至次年庚子春即报拳匪肃清。二月十四日即奉清廷谕旨云：上谕贵州巡抚著邓华熙调补。毓贤著调补山西巡抚。山东巡抚著袁世凯补授。钦此。

阻修胶济铁路，绅宦士庶，悉力为敌。袁用两种手段，对绅宦则开诚布公，告以利害；对民则挟之以威。时有莠民欲藉端生事，袁悬千金赏，擒为首者处以法。其事遂寝，德人甚感之。义和拳及土匪经袁剿办后，本境不能存身，遂流窜直隶。直隶地方官始亦严加禁止。庚子四月间，曾见直督裕禄出示云"义和拳，是邪教，尔居民，当知晓，子弟犯，责父

见"。观此亦似知义和拳之本末。其后董福祥助之，端郡王深信其术，刚毅随声附和，而清廷当道诸人多为迷惑，信为神拳，遂大起排外主义。溯义和拳倡乱原因，系由民教相仇。民教所以相仇，由地方官遇民教讼事不敢凭公判断，是非颠倒。群情汹汹，卒致民怨沸腾。而义和拳起，托名助清灭洋为宗旨，鱼书篝火，煽惑蚩蚩群起揭竿，云集响应，其势遂不可向迩矣。

端郡王所以利用义和拳者，又由皇位之继统问题而起。盖清之同治帝崩无嗣，按诸统系，应立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子端郡王。西太后以醇亲王之妃是其亲妹，有手足关系，遂立光绪帝，端郡王衔恨已久。至是虽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光绪帝皇太子，兼祧同治帝，而不使之摄政。适端王代庆王之位，当政府之要，遂思利用义和拳与董福祥以扶植其势力，事成则夺回皇位。故端王在西太后前，极称董福祥直今之黄天霸也（事后美国报纸论清廷握大政之满洲人以及王公大臣，其平日本领，不过豢养二三瞽者，讲演几部无稽小说，在其胸中脑中耳。语虽太苛，以之赠端郡王与刚毅，亦确论也）。义和拳之事迹，详见于支那各种著述，兹不赘叙。择录当时清廷之敕旨数则，及直督裕禄保义和拳之奏疏，以明当时之形势，兼证袁世凯所处之地位诚不易也。

谕旨一：

裕禄奏，洋人启衅，猝起兵端，连日接仗获胜一折，览奏实深喜慰。我华与各国和好有年，乃因民教相仇之故，竟至决裂，恃其坚甲利兵，攻我大沽口炮台，又由紫竹林分路出战。经裕禄四处分应，经我义民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躯与枪炮相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击坏兵轮两艘，杀敌不少。众志成城，民心既固，民气亦扬。所有助战之义和团人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至髫龄童子亦复执干戈以卫社稷，此皆仰托祖宗之昭鉴，神圣之护持，使该团民万众一心，有此勇义。著先行传旨嘉奖，余俟事定后再行加恩。尔团民等惟当同心戮力，御侮效忠，始终勿懈，朕有厚望焉。

谕旨二：

现在中外已开战衅，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会同官军助战获胜，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督抚如能招集成团，藉御外侮，必能得力。如何办法，迅速复奏。沿海沿江各省尤宜急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通谕知之。

谕旨三：

现在中外开衅，业经谕令各督抚招集义和团民，藉御外侮。各省现有快枪快炮，仅能供防营之用，著各督抚将军分饬各营旗，将旧存枪炮刀矛各种军械赶紧修理，并添造子药，酌带专件，以备民团领用，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谕旨四：

前因兵勇改用洋操，以至服饰一切均用洋式，贻误匪浅。当经谕令各省一律仍归旧制。惟恐各省或因改练业已成军，惮于纷更，仍沿用洋装洋号，将来必致为害。著再申谕各路统兵大臣，务即悉数更换，统归中国旧日兵勇服饰。是为至要。

裕禄附奏片保义和拳头目疏：再，各属义和团民先后来津，随同打仗。兹有静海县独流镇团总张德成，带同所部五千人，于本月初二日到津，谒见奴才。察看其人，年力正强，志趣向上，现饬择地驻扎，听候调遣，并酌给军火粮食。除候立有功绩，另行奏奖外，理合

附片具奏。此次各团总，如静海之曹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均尚可用。合并陈明。

观以上各上谕，一则曰童子能执干戈御外侮，社稷祖宗之福。一则曰义民所在皆有，令各督抚招集成团，必能得力。观裕禄前出禁拳匪之告示，后上保拳匪之奏折，先后判若两人。其所以然者，恪遵廷谕也。然有此种种敕旨，为支那之疆臣者真难于设施矣。而袁世凯适当义和拳发起之地，其难更有甚焉。虽然，尤不仅此也。京津拳匪蜂起，山东亦闻风相应。袁所练之各军队皆分扎各州县，屯驻防范。忽奉廷谕云：袁世凯着率领所部，迅速来京勤王。（中略）此旨著裕禄转传，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袁之军队，自训练以来，皆取法外洋，服饰器械，以至号令一切，毫未沿用清军旧制。时山东人民见袁军人，辄呼曰"二毛子"（以其衣服短小似洋装也）。至是欲其全行改变，岂仓卒所能办？袁世凯之难，其一也。煌煌谕旨，命其北上勤王，不去则显违明诏，以臣子而不赴君父之难，岂君主专制政体之所能容？去则以数千兵焉能当八强国之劲旅？且袁为义和拳之公敌，时正恶焰嚣张，绝不能为若辈所容。明明步许景澄、聂士成之后尘，同归于尽。其难二也。

故当庚子五六月间，为袁世凯生平最困难最危险之境遇。而袁虽奉到廷谕，仍诿以军报不通，藉故延宕。其左右人有为之忧者，告以利害，袁若罔闻。斯时京津一带，哄传袁为汉奸，欲据山东而自立，袁亦若未闻也。加以裕禄受义和拳之愚，捏造战捷，并夺回大沽皆义和拳、红灯照之神力，均信为真，电告袁世凯，嘱其转告东南各督抚。袁接此种军报辄付一炬。当此时也，不仅顽固党不知袁之作为，即袁之左右亦不知袁之用意。凡由北避乱至山东之官绅，莫不劝袁勤王，袁概置之不理。惟剿灭山东之拳匪不稍懈怠。

至六月中旬，各国联军齐集，天津危在旦夕。裕禄不得已，遣道员陈以培至山东乞师。袁谓陈曰，寿帅以义和拳神术广大，今何至此？既要山东出兵，又何不请旨施行？且亦宜先行通知，使我可预备一切。现上谕禁止军队洋装，以未接明谕，不敢擅改。果尔，我所练新军皆属洋装，焉能北上？陈知其一意支吾，不得已效申包胥乞师故事。袁曰公勿尔，山东旧制营兵，只夏辛酉十营，当派其北上赴援。实则此时云、贵、四川勤王之师，均已北上，有一战而北者，有不战而溃者。山东与京、津最为密迩，岂有未接上谕之理耶？

陈去后，袁阴嘱夏辛酉缓进，切勿直捣天津。夏行至中途，津、京并陷，两宫出奔。袁遂飞檄夏辛酉，迅率所部赴山西护驾。津、京陷后，八国联军屯驻北京，两宫奔至太原。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兼充议和全权大臣。袁世凯知两宫所在，即派员解银二十万两，方物数种，至行在叩请圣安。当时北方数省均受义和拳蹂躏，糜烂不堪，惟山东一片干净土。清廷得与东南各省通消息者，皆赖山东传递。袁世凯得议和之旨后，遂派提督姜桂题率兵北上，剿办义和拳之余孽。于是清之朝野上下又咸谓袁世凯为能臣。

清光绪二十七年夏五月，袁世凯生母终于山东巡抚任所，遂上疏恳请开缺，回籍终制。疏上，奉廷谕云："袁世凯电奏恳请回籍营葬，情词哀切，具见孝思。惟山东地方关系全局，该抚势难一日暂离。务当勉抑哀思，用资坐镇。一俟大局定后，再行赏假回籍营葬。该抚之母教有义方，朝廷甚为褒许。该抚更当感激奋发，移孝作忠，共济时艰，以副倚任。钦此。"

袁接右之电谕后，复上疏续恳。奉谕云："袁世凯现丁降服忧，理应守制。惟山东地方

伏莽尚多，交涉尤关紧要。袁世凯抚东以来，办理一切，均臻妥协，正赖该抚统筹全局，以济时艰。袁世凯著赏假百日，即在抚署穿孝，假满后改为署理，照常办事，用副委任。山东巡抚著胡廷干暂行护理，遇有要事，仍著商同袁世凯妥为筹办。钦此。”

是年秋九月，清直隶总督李鸿章薨于北京。八国和约甫定，惟俄之东三省退兵问题尚未解决。俄清之另约亦甫提议。李鸿章遗折力保袁世凯才堪代己。是月二十七日，由山西行在电传谕旨云：“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著袁世凯署理。未到任以前，著周馥暂行护理。钦此。”

袁世凯奉谕后，仍以母丧在身，疏请收回成命。诏旨不许，且促其迅速就道。盖自李鸿章薨后，一班顽固党皆以两宫回京，恐有不测者。先是清国向各国求和，派李鸿章督直为议和全权大臣。李由广东抵上海，晤某国全权大臣，告李鸿章曰，清之皇位属满洲人，而满人多无学识，屡酿野蛮之祸。今有倡议废其统系者，以公代之。其有意乎？李以双手掩其耳，示不敢闻也。其后各国全权大臣在北京会议，某使复申前议，复有某国全权大臣首出难之。盖某国欲媚满人，以占领东三省也。此议虽成子虚，然东洋各报纸已纷纷载之，早闻于西太后之耳。至是清廷上下议论纷歧，西太后行止旁皇，凡事皆取决于袁世凯及岑春煊矣。

第十二节　调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袁既奉旨催促，遂由山东北上。节录其接印视事奏疏于下：（上略）臣于本月十一日自济南束装就道，星驰北上，十六日行抵高阳途次，准护督臣周馥将钦差大臣关防、直隶总督关防、长芦盐印信各一颗，并王命旗牌文卷等件。（中略）赍送前来。臣于十七日恭设香案，遥望行在叩头谢恩，敬谨接收。即于是日驰诣保定省城，到任视事。伏查直隶居天下封疆之首，北洋当各国交际之冲，在平时且措手为难，至今日尤仔肩倍重。臣驽庸自顾，蚊负堪虞。惟有殚竭血诚，勖勉夙夜，举凡军务洋务，以及地方善后更新各要政，次第规画，切实经营，知公家之利无不为，酬高厚之恩于万一。

袁莅任后，一面与各国议撤兵事，一面密请两宫回銮，并嘱李莲英转禀西太后，回京可保万全。于是回銮之意遂决。复下诏云：“现在时局渐定，回京有期。袁世凯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画，卓著勋劳，自应同膺懋赏，署直隶总督袁世凯，著赏加太子少保衔。钦此。”袁得诏，知回銮有期，督修跸路。路成，遂往迎銮。十一月十五日申刻，遇清之两宫于顺德途次，当即召见，温慰良殷。时两宫之视袁世凯与岑春煊如左右手。是月二十五日下诏云：“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山西巡抚岑春煊，著加恩赏穿黄马褂，并在紫禁城内骑马。钦此。”两宫回銮后，安然无事，联军亦退出北京，复睹太平景象。西太后之信任袁世凯，及眷注之隆，得君之专，为从来疆臣所未有。是年十二月二日，复下诏云：“现值时局大定，亟宜整顿路矿，以开利源。著仍派王文韶充督办路矿大臣，加派瞿鸿禨充会办大臣，张翼帮同办理。其关内外铁路事宜，改派袁世凯接收督办，胡燏芬会同办理。务各认真筹画，实事求是，以保利权。钦此。”是月初七日又下诏云：“袁世凯着参预政务事宜。钦此。”联军退出，义和拳之余孽又有死灰复燃之机。然支那之朝野上下，经一番挫折，长一番知识，一切

要政皆任袁所为，并无阻力。至西太后之于袁，无不言听计从。乃袁以伏莽未靖，非兵不能镇摄，于是上练兵疏。袁此次练兵，其学问又进一步，居然仿文明征兵之制度，清廷许之。

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春二月，袁以母丧未葬，疏恳终制营葬，疏云："窃臣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山东巡抚任内丁本生母忧。经一再渎陈愚悃，恳请开缺守制，并回籍营葬。叠奉温谕，赏假百日，即在抚署穿孝，假满后改为署理，并允俟大局定后再行赏假回籍营葬。天语煌煌，仁至义尽。既廑念地方之重，策励优加；复曲体臣子之私，矜怜无已。圣恩高厚，帱载同深，臣复何辞，敢违明诏。勉抑哀痛，忍泣效忠，冀俟时局稍平，再申前请。不图甫经销假，忽奉九月二十七日上谕，（中略）眷注愈隆，任寄愈重，益惊惭于非分，弥跼蹐以难安。当复披沥愚诚，仰恳收回成命。诏旨弗许，敦促就道。时方多事，义难固辞，遂以素缞，玷辱高位，负咎衔恤，迁延至今。伏念臣薄植庸材，本无经济，叨承宠遇，叠沐殊施，碎骨糜躯，不足云报。夙夜自警，感激驰驱，但有为国尽瘁之心，从无瞻顾畏难之念。惟是忠孝大闲，名教攸关，不有其亲，即不可以为子；不可为子，尚安能以事君。昔曾国藩剿贼江西，寇氛正炽，律以金革毋避之义，宜可墨绖从戎，然一闻讣丁忧，尚且抗疏再三坚求终制。胡林翼起复视事，然奏明出都办贼，以军事为己任，公文悉由督臣主持。彭玉麟以咸丰二年丁母忧，未及终丧，出而讨贼，同治七年请补守制。疏称士大夫出处进退，关系风俗之盛衰。又谓天下之乱，多在士大夫之进无礼而退无义。李鸿章身任北洋，其母病殁，正值海防吃紧之际，然犹奔丧营葬，两次回籍。臣之驽下，略无才望可比诸贤，而于亲丧自尽之忱，方寸萦回，末由自解。溯自上年遭罹大故，即荷圣慈曲加慰留，虽经赏假治丧，臣究未尝一日离乎官所。既而奉命北上，仓猝成行。惟时臣母停榇山东，仅由臣同母兄世廉等扶侍回里，臣并未得匍匐奔送。方今窀穸未安，先灵未妥，慎终之事缺略尚多。追念劬劳，抱憾何极。况臣体素羸弱，忧患余生，益多疾病，气血亏损，肝脾两伤，头晕心悸，不时间作。自揣精力实不足再任巨艰。徒以世局纷纭，臣又屡奉移孝作忠之谕，不敢以私废公，干冒不韪，栗栗恐惧。兹幸仰赖皇太后皇上忧勤所积，默挽天心，銮舆复返乎京都，宗社永绥于磐石，中外修和，遐迩悦豫，太平之象，拭目可期。皆非臣愚所能赞助，有臣不见其多，无臣亦不患其少。矧中兴大业，缔造方新，正当惇叙彝伦，明示中外。而督臣职司风化，直境地领畿疆，尤为百官所具瞻，实系四方之观听。如以衔忧患病、疚以不祥之身，长此觍颜充位，下重微臣贪位忘亲之咎，上负圣朝孝治天下之隆。内而惭疚百端，外而指摘交集。即使勉强从事，恐措施失当，贻误滋多，是于国家实为丝毫无补之人，而于微臣徒有一息难安之隐。进与退皆失其据，忠与孝两溃其防。臣心益悲，臣罪更甚。且臣接阅家书，拟于秋初举行葬事，屈计启窆之期转瞬即至。而卜地修圹以及一切附棺之需，安厝之仪，均须预先审度经营，方足以昭详慎而免率略。惟有吁恳天恩，俯加原谅，准开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署任，俾臣回籍终制营葬，稍安愚拙之分，曲全母子之情，用赎罪愆，藉宽清议。臣今年甫四十有四，居庐之日有限，报国之日方长，一俟大事粗完，即当泥首宫门，力图报效。决不敢自等废弃，仰负生成，蝼蚁微忱，号泣上诉，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疏上，清廷以伏莽未靖、天津未收，谕云："袁世凯奏恳请回籍终制营葬一折览奏，情词恳挚，具见孝思。值此时局多艰，直隶地方紧要，办理交涉及善后一切事宜，正赖该署督悉

心筹画，宏济艰难。所请回籍营葬之处，著俟秋间查看情形，再行赏假。该署督务当仰体朝廷倚畀之意，移孝作忠，力图报称，用副委任。钦此。"是年春二月，直隶威县土匪起事，广宗县匪首景廷宾亦聚众万人。时清以俄约事欲商袁世凯，遂藉扈銮谒陵为名，召袁入京与枢府密商。袁闻变未果行。

广宗县之乱，袁派清河道袁大化，大顺广道庞鸿书，候补道倪嗣冲，陆军统领知府段祺瑞等率兵剿抚。擒景廷宾刑于市，余党解散。遂报肃清，并请奖各员。是役自起事至靖事，仅阅月。论者谓袁张大其词，其军人多妄杀无辜，希图保奖。又谓景廷宾本属良民，因该县令魏祖德纳捐，无力输将，聚众抵抗，并非叛党。比有御史弹劾，廷旨交袁查明复奏，无稍隐护。初魏未到任时，景即聚众数百。该令请兵弹压，兵至则匪散。袁以该县妄报撤任，以魏祖德代之。魏到任以赔修教堂无款，欲卖学田，众绅力阻。嗣又欲按亩摊捐，均未实行。景即藉抗捐为名，连合威县、巨鹿等处匪众，揭竿啸聚，数日间集众数万。又以魏办理不善，奏参革职以了此局。嗣后袁以将士用命，剿抚兼施，旬月间擒散数万众，不求有功反为得过，将来无从措手，遂反复思之，西太后慈眷虽隆，而政府无援，终难任事，盖深知清廷积习然也。乃一面明白复奏，一面藉扈跸入都运动云。

袁于三月入都，觐见后即往谒庆亲王。时荣禄已死，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庆亲王当轴，梁鼎芬参袁(原折载第三篇第二章)。袁世凯三谒不得见，甚恐，即此时也。按：袁以参预政务大臣之资格，奉诏入都，与枢府密计要事，庆亲王为枢府领袖，谓为三谒不得见，其孰信之？顽固党好狂吠，信然。但是时袁之直督尚未补实，乱后王公多贫乏，谓袁馈以重贿，为补缺之赠敬，或可信也。袁世凯晤庆王后，情意甚洽。庆为人长厚，俄约一事，袁密授机宜，庆颇然之。迨袁扈跸东陵回，五月初四日遂奉谕云："袁世凯著补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钦此。"

当此时任直督者，其势实非易易。而袁世凯赖抚山东之资望，各国颇重视之，故与各国交涉，尚不棘手。而袁折冲于樽俎间，亦尚无遗诮。迨至七月，袁与各国统兵官议实行接收天津，昔天津之为联军占领也，照战时公法，归统兵官管理。至是均遵公法退出，所有支那国家财产，以及临时收入各款，及地方之管理权，概行交袁收理。袁将一切收清，遂具疏申报清廷云：

"窃臣查天津交还一案，应由臣率同在津文武地方各官前往接收。当经檄饬文武各员弁先期赴津，于七月初五日与各国驻津都统及各执事司员业经晤面。各都统接见均甚欢，任华官在天津地方部署一切，并准各委员至该都统署考查各司员所办之事。查天津自各国创设都统衙门治理地面，自天津全县以逮宁河县境、塘沽、北塘沿海各处，均归管辖。该都统署内划分八股办事：一总文案，一汉文案，一巡捕，一河巡捕，一发审，一库务，一工程局，一卫生局。其外复划分四段，一城北段，一城南段，一军粮城段，一塘沽段。每股均各派员分司其事，此各国在津治理地方之大略也。现既议定接收，所有各股均经臣预先遴员接替，并将臣前在保定募练之巡警队两千人，预调来津接办。其各国原设之华捕一千余人，亦暂行酌留，免其流落滋事。复在附近津城二十里内，按东西南北及四隅，分设保甲局八处，每局派文武员弁各一人，统带马步巡丁稽查匪类。其二十里外，则分拨营队，扼要屯扎。海口及附近铁路各处，酌派水陆巡警队分布弹压。以上各项，均饬由唐绍仪等先期筹

商，布置就绪，议明于十二日一律任事。臣于十一日陛辞请训后，十二日带兵乘火车启行，有印度一队在京火车站排列相送。午刻驶至天津，各国都统均至车站迎迓，派有华捕一队站班，另派华捕作为护兵。臣当即带同文武各员，径赴该都统署，将所有地段及官家各产，一一接收，并由各都统当面呈交各件，一会议日录，一财务簿，一银款票据，一各案犯卷宗，一各工程卷宗，一各合同底卷。其出入款项，除各都统支用外，计实存银十八万五千余两，洋银四万余元。均留备地方各项善后工程之需，由臣与各都统签字画押。彼此交割完竣，各都统肆筵设席，款劳如礼，致敬尽欢。即将都统衙门裁撤，各联军巡捕队一律开拔离津。该都统等复至臣处告别，臣即于是晚延请各都统暨各司员宴会酬酢，雍容樽俎，藉固邦交。此臣驰抵天津接收地方之大概情形也。复查天津自归各国辖治，迄今已阅两年。深宫时廑宵旰之忧，编氓日切云霓之望。兹幸仰赖朝廷德化，感动远人，是以各国敦尚信义，如期归还。臣莅津之日，绅商士庶夹道欢迎，咸以重见汉官威仪为幸。而市廛阛阓，多有升举国旗，悬结灯彩，以志庆贺者。中外辑和，四民欣悦，实足仰纾宸廑。惟天津为南北通衢，五方杂处，宿奸藏蠹，良莠不齐。现虽收回地面，而应办善后各事纷如，稍一不慎，弊端立见，且不免贻人口实，措理良非易易。臣惟有督饬所属文武各员，酌度机宜，妥筹办理。并拟趁此变乱之后，将从前各项积习痛予刷除，务期弊去利兴，庶以仰副圣朝整顿地方至意。"

袁世凯接收天津后，大局粗为布置，以生母葬期在迩，疏恳赏假两月，回籍营葬。奉旨云："袁世凯著赏假四十日回籍营葬。该督之母刘氏，教有义方，加恩赐祭一坛，著河南巡抚派员前往致祭。钦此。"

第十三节　母丧归籍时代之袁世凯

袁世凯奉旨后，遂具疏谢恩，起程回籍。疏云："伏念臣自遭大故，叠次陈情，仰蒙温言慰勉，糜躯莫报，刻骨难忘。溯臣母弃养以来，备沐饰终之典，义方教子，九州共闻天语之褒；封诰荣亲，一品特极朝班之贵。凡此恩施之渥沛，均非梦想所敢期。兹以卜兆之届时，复荷恩纶之下逮，深宫垂眷，备及岁时飨祭之周详；慈母承恩，永为宗族交游之光宠。在圣人孝治天下，礼莫大乎尊亲；在微臣身有自来，感尤深于生我。子孙世世，荷高天厚地之隆施；寒食年年，奉清酌庶馐以告献。虽恩荣之备至，惭报称之无由。臣惟有谨将应办事件从速清厘，克日束装，戴星就道。故乡千里，履霜露而倍觉怆凄；帝陛九重，恋阙廷而敢有濡滞。一俟葬亲之事毕，从此报国之日长。"

袁回籍，随带官员、仆从及护卫兵队至数百人。盖袁自出山以来，迄今为第二次还乡。或谓袁昔丁嫡母忧回籍，曾受乡里侮辱，即矢题桥之志。故此次格外铺张，炫耀乡里。夫以现任堂堂之总督，奉命葬亲，在官场已属应接不暇，又加以袁好张煌，遂使直豫两省簪缨之辈，袍笏联翩，肩摩毂击矣。时北京有《公益报》，曾著有衣锦还乡论以讽之，遂触袁之怒，其记者皆被捕，《公益报》亦消灭。

支那虽有多妻之习俗，而嫡庶之界限亦极严重。袁氏家风，尤重礼法。世凯本为嫡兄辈所轻，其仲兄世敦，人极严厉，袁初甚畏之，凡事皆须请命于其兄，不敢稍越范围。世凯此番回籍，官居极品，领袖封疆，既荷天语之褒，又赐祭祀，为袁氏从来未有之殊荣。一切

丧葬礼节，世凯多不禀命于兄，有所僭越。其仲兄常援嫡庶之制以限之，世凯置若罔闻，世敦难之益力。初其兄命地师为世凯生母卜地祖茔侧，世凯以非吉壤，又另延地师卜择他处安葬，由是手足遂参商云。

袁世凯葬亲既毕，遂绕道长江一带地方，回直隶本任。盖袁此时虽总封圻，而于东南各督抚皆无一面。自温处道至总督北洋，仅数年间耳。南省各督抚如张之洞者，皆资深望重，其所以不识袁者，由袁迁升太速之故。或谓袁特枉道江南，系联络各督抚也。当袁世凯回籍，北洋大臣交直隶藩司吴重熹护理。袁世凯回津，疏陈接回印绶，即奉谕云："袁世凯著派充督办商务大臣，与张之洞会同办理。并会议各国商约事宜。钦此。"十一月初九日又奉谕云："现在八旗挑选兵丁，已逾万人。著派魁斌、溥伦、桂春、景沣、荣庆、铁良于所挑人数内，再行挑选四千人。并著姜桂题随同遴选。所挑之人数，先派三千人交袁世凯认真训练，期成劲旅。其未经挑入之兵丁，如有尚堪充选者，著一并记名，俟著有成效，再行轮次分派前往，俾资练习。钦此。"

袁得训练八旗兵丁之旨，即请训入都陛见。召对之顷，面陈无兵不能立国，各省绿营除湖北一省外，仍多旧制，徒糜国帑，非各省通力合作不可。此时西太后视其为股肱心腹，言无不听。遂下诏云："练兵之道，最忌纷歧。曾经迭次降旨，饬各省督抚整顿兵制，期归一律。乃近来各省奏报仍多搪塞，绝少切实办法，殊难望有成效。查北洋、湖北训练新军颇具规模，自应逐渐推广。所有河南、山东、山西各省，著速即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成后即发回各原省，令其管带新兵，认真训练，以资得力而期画一。每年由湖北、北洋请旨简派大员，分往校阅，按其优劣严加甄别，用副朝廷整饬武备、实事求是之至意。其详细章程，著袁世凯、张之洞妥议会奏，请旨遵行。钦此。"是月二十七日又奉谕云："正阳门工程，著派袁世凯、陈璧核实查估修理。钦此。"

十月十七日又奉谕云："前因电务为军国要政，应归官办。已谕令袁世凯、张之洞筹还商股，将各电局悉数收回，候派大员经理。著即派袁世凯为督办大臣，直隶布政使吴重熹，著开缺以侍郎候补，派为驻沪会办大臣。该局改为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仍准照旧合股。朝廷于维持政体之中，仍寓体恤商情之意。该大臣等务当通筹全局，认真办理，将从前积弊一律剔除，以期上下交益。钦此。"

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春正月，奉廷谕云："三载考绩，为国家激扬大典。京内外满汉诸臣，有能恪供职守，劳绩最著者，允宜特加甄叙，以示优异。兹当京察届期，吏部开单奏请，朕详加披阅。（中略）直隶总督袁世凯，（中略）尽心规画，劳怨不辞，均著交部议叙。钦此。"是年三月二十五日又奉谕云："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前据政务处议复，载振奏请设商部，业经降旨允准。兹著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例则。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其应如何提倡工艺，鼓舞商情，一切事宜均著载振等悉心妥议，请旨施行。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启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有厚望焉。钦此。"

是年十月，京师特设练兵处。又奉谕云："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迭

经降旨饬各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画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著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近在北洋，著派充会办练兵大臣，并著铁良襄同办理。该王大臣等受恩深重，务当任劳任怨，认真筹办，以副朝廷力图自强之至意。其应办事宜，著该王大臣等随时妥议具奏。钦此。”以上所纪袁世凯叠荷恩施，专差兼责，万绪千头，知遇若此，又不得不为袁幸也。

第十四节　总揽清国种种要政时代之袁世凯

袁世凯在专制政体之下，得君若此，可称罕有。秉笔至此，直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而袁世凯当时任事之繁，亦可想见。试列举其责任于下：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兼管长芦盐政，一督办关内外铁路，一参预政务大臣，一督办商务大臣并会议各国商约，一督办芦汉铁路公司事宜，一督练八旗兵丁，一督修正阳门工程，一督办电政大臣，一会订商律大臣，一会办练兵大臣。以上十一种，莫非任大责重之事。铁路、商务、练兵、电政，各有专门。参政务，订商律，又不仅专门学识，尤须通中外情形，明社会习惯。凡此种种，以一人而能胜任愉快者，敢一言定之曰，不但袁世凯无此才略，即东西各国，旷古及今亦无其人。

袁世凯自叠奉恩纶，频加差委，自知力难兼顾，遂上疏恳辞。疏上，奉谕云：“袁世凯奏差务太繁，请酌开去各项兼差一折。前因庶务殷繁，以该督向来办事认真，特加倚任，先后派充商务、铁路、电政大臣，并会订商约、商律各事宜，及督修正阳门工程。兹据奏称兼差太繁，力难兼顾，自属实情。除商约尚须续议，铁路时有交涉事件，均关重要，著毋庸开去。电政甫归官办，一切正资整顿，仍着该督督办。至商务、商律，现已设立商部，即着责成该部详议妥定。正阳门工程，著陈璧就近督饬。俾该督于应办各事专心经理，以示体恤。将此传谕知之。钦此。”

袁奉谕后，复上疏云：“窃臣云云，（中略）仰蒙宸训周详，嘉矜备至，跪聆之下，感悚万分。查商约、铁路、电政三项差使，既未蒙允开去，臣不敢以此烦渎宸听。惟臣近日体察情形，会办练兵一差，事宜繁重，更有非臣所能兼顾者。反复审计，深虞陨越，不得不沥陈于圣明之前。伏维臣才庸识暗，资浅望轻，粗读文书，未谙韬略。渥蒙殊遇，谬领兼圻，顾分循涯，已难胜任。徒以遭时多故，受恩至深，明知弗克负荷，不敢意存规避。特过多功少，夙夜惭惶。乃者朝廷念时局之艰危，图自强之至计，特于京师设立练兵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各直省军制操法悉归一律。仰见皇太后皇上惩毖多难，锐意振兴，国势安危，在此一举。薄海钦仰，罔不振奋。而臣猥以驽下，奉命授为会办大臣，罔不殚竭血诚，勉思报称于万一。第思责任重大，才力实有所不胜，头绪纷繁，智虑不能遍及。事属创举，为向来所未有，则物情易骇，势处两难。欲认真整顿，则窒碍多端。而臣本为统辖营伍之人，而练兵处实有纠查军政之责，以统辖与纠查而并诸一身，则又未免易启嫌疑。纵使悉泯偏私，一秉大公而任怨任劳，亦岂能尽如人意？毁誉之来，固不必计；措理之难，讵弗自知。况臣以北洋冲要，常居天津，既不能分身驻京，又不能专心经理。而兹事体大，不容膜视，使因循以贻误，臣何以对朝廷？使粉饰以塞责，臣何以对清夜？臣非不知现在时势为危急存亡之秋，整顿练兵为同阛保邦之计。及今为之，已嫌补牢之晚。受恩如臣，曷容卸责而不为？

特无如称职甚难，求效匪易，糜躯原不足惜，覆饰何以自安。即谓圣明在上，格外优容，而扪心内省，讵敢欺饰。臣并非矜辞让之小节，博谦退之美名，实因力薄材轻，责艰任巨，恐丝毫无补，转令丛脞滋多。与其偾误于将来，曷若陈明于此日。合无吁恳天恩俞允，将臣会办练兵大臣一差开去，俾臣之事权稍轻，免臣之愆尤日集。是朝廷之保全臣者愈大，而臣之勉报朝廷者亦愈不敢宽。感戴慈施，永永无极。"

疏上，又奉谕云："袁世凯奏请开去会办练兵差使一折，现在时事艰难，练兵为当务之急。前有旨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宜，以袁世凯近在北洋，派令会办，原以该督于兵事夙所讲求，特加委任。惟当任怨任劳，挽回积习，认真整顿，毋稍推诿。所有练兵一切事宜，著随时会商庆亲王妥筹办理，以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所请开去会办练兵差使之处，著毋庸议。钦此。"清廷加此种种大权于袁世凯者，要亦不过令其高掌远蹠，若事事认真，则难矣。兹将袁处此时所行之政策，略言数端于下。

袁世凯兼差虽多，究竟直督是其专责。而袁设施措置，亦以地方事为重。计袁所举之政策，首推裁撤书差、额定工食为极要。当时支那州县书差，有一县自数百人至千余及二千余人者，名为白役，以无工食故，即名曰白役。至书吏则恃舞文弄法为生计，差役则赖讹索诈骗以营生。积习既久，民不聊生。袁洞鉴此弊，首自天津县创办征收讼费，额定工食。时支那文化尚弱，社会不知司法、立法、行政之谓何。初张之洞亦知此害，曾条陈政府，拟裁书吏，雇读书安分者充当书手，募勇丁以充差役。卒以无款可筹，徒为空谈。而袁竟敢作敢为，而又明征讼费为工食，隐含文明裁判所之义。创办伊始，群起流言，谓从前官吏索贿，尚知避讳，今则当堂要钱，成何政体？绅衿士庶，众口沸腾，即有御史具折参劾。时清廷任袁之专，非区区弹劾所能动，虽有弹章亦皆留中不发。袁则决然行之，不问其他。特加考验，分别去留，共用百名。差役之积习过深者悉数遣散。壮勇六十名，皂役四十名，此外不许另用散役一人。勇役均改穿号衣，悬挂腰牌，俾民间易于识别。应需用工食银两，酌收讼费，按月开支。讼费画分三等，上户限交制钱十吊，中户八吊，下户六吊，令理曲者当堂交纳，贫户酌量免缴。和息案交钱十六吊。遇有控追欠债，统按追出之数酌提一成，作为公费。并将限定数目悬示晓谕，俾众周知，以免额外需索。民间乐于去弊，且有定额，莫不甘心输纳，交口称便。自上年八月试办起，以迄今日，官无废事，役无贪索，民无扰累，业已著有成效。(下略)

支那官场陋习，凡小吏明送大吏者，另有一种贿赂，名曰陋规。三节两寿，视缺之肥瘠为轻重。相习成风，至为定例。袁以此风不除，吏治不能起色。而道府等官俸给甚微，难供眷赡，专恃州县陋规。于是拟增俸给，裁去陋规（现又回复），议定章程，具折奏闻。疏云："奏为整顿吏治，现将道府厅州所有各项陋规，一律酌改公费，以端仕习而维政体，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维国家设官，大小相维，非第以辨等威，亦所有以示防检。故民受治于官，而官之小者又递受治于长官。长官不能正己以率属，斯下僚益务媚上而剥民，求其弊绝风清，必不可得。传曰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近世仕习日坏，吏治日偷，其贿赂潜通者，或当慑于公，益怵于人言，而不能公然婪索。其有明目张胆，昌言不讳，与之而俨为成例，取之而不觉其非者，则莫如收受陋规一事。查直隶道府并四路厅六直隶州，均有表率僚吏、考核属员之责，然惟直隶州尚有粮赋平余，其道府厅除廉俸外别无进款，禄入既甚微薄，而办

公用度又甚浩繁，乃不得不取给于属吏。于是订为规则，到任有费，节寿有费，查灾查保甲有费，甚或车马薪水莫不有费。此等风气，大抵各省皆然，非仅直隶有之。虽相沿已久，不同苟夜苞苴，但平时既受陋规，即遇事不无瞻顾。设一旦见有不肖之属吏，为上司者欲破除情面，据实纠参，或往往为其下所挟持，不克径行其志。吏治之敝，所由来也。当此修明内政之时，必以整顿官方为当务之急。然平情而论，又必须先有养人之廉，而后可以止人之贪。使举所有陋规扫荡而廓清之，而不筹给办公之费，则一切应用之款均无所出，势难责其治理地方。现以国帑空虚，诚不能另增公费，莫如姑就旧有之陋规，作化私为公之一法。臣通饬道府厅州各将每年应得属员规费，据实开报，和盘托出，即按其向来所得之多寡，明定等差，酌给公费。拟定大顺广道月支银一千两，清河道月支银九百两，通永道月支银七百两，天津道月支银六百两，口北道月支银五百两，霸昌道月支银三百五十两，保定、永平、河间各府均月支银六百两，天津、正定、顺德、大名、广平、宣化各府，均月支银五百两。东路厅月支银二百五十两，南路厅月支银一百三十两，北路厅月支银一百一十两，西路厅月支银一百两。赵州、冀州、深州均月支银一百两。遵化州、易州、定州均月支银五十两。其各州县仍将向来应出节寿等项，一律径解司库，不加耗费，另款存储。道府厅州应支公费，按月赴司库请领，不准折扣，闰月不计。司库统计出入，如有不敷，另筹弥补。自此定章以后，道府厅州不准与所属州县有分毫私相授受之事，倘敢巧立名目，藉端敛派，及不肖州县设计馈献，尝试逢迎，均准随时据实禀揭。查实后按赃私例严参治罪。其别经发觉者，与受同科。如此一转移间，化暧昧为光明，廉吏既不病难为，墨吏更无所藉手。长官不必有额外之需索，自可洁己以正人；下僚不敢作非分而钻营，相与奉公而勤职。庶几大法小廉，而吏治可期蒸蒸日上。臣为端仕习而维政体起见，除咨顺天府府尹外，理合恭折具陈。"

支那绿营防勇，向属有名无实。盖由饷项不足以养赡，其兵丁多以窝赌架娼为生计。甚至暗通盗贼，坐地分赃，不但不能保卫地方，反为害民之蠹。袁亦上疏裁撤，移此饷项充办警察费。

清人迷信佛教，庵观寺院财产甚富，多为无用僧道所盘踞。袁世凯又上疏着改庙宇为学堂，收庙产为学堂经费。驱逐僧尼，招募学生，广行教育，化无用为有用。

直隶地方自遭拳匪乱后，民贫土瘠，凋敝不堪，至是百废待举，筹款为艰。而支那国家素无信用，自昭信股票有借无偿之后，民间更不敢再放债于国家。袁以款无可筹，只得仿照公债例，招募公债。遂妥订归还章程，疏请特颁明谕，取信于民。疏云："查外洋各国，遇有军国要需，率皆临时募债，不分本国外国，而踊跃输将，常逾定额，固由国民急公效义使然。而最要关键，尤在上下相孚，绝不失信。中国历来办理公债，半由官吏不务远图，鲜克践言，以致民间公债，辄多观望不前。即或勉集巨资，亦率视为报效，不敢希冀偿还，只求取便一时，而于国民维系之机相去甚远。利国便民之政，转为误国病民之阶，臣诚私心痛之。今欲开募债票，宜自公家严守信实，俾民间便利通行，方足以挽浇风而示天下。然示信之道，非可空言，又宜预筹的款，备偿本息，无论何项，不得挪用。又准其交纳本省库款关税各项，随时皆可兑用。信如四时，令如流水，既易筹集，尤便推行。在国家无利源外溢之虞，在商民得子母流通之益，维持民心，恢张国力，皆在此举。经臣详酌中外章程，以取

信便民为宗旨，就本次筹款，岁可得银一百二十万两，计可贷公债银四百八十万两，以一年按七厘付息，逐年递加一厘，分六年还清。以所筹之的款，备付本息，有盈无绌。其期限、数目、章程暨筹定款项，另缮清单，恭呈御览。抑臣更有请者，此事系属创行，计在久远，一或蹉跌，继后为难。中国积习，往往始事者备极艰辛，而当新旧代易之交，辄鲜后先规随之美。不以率由定章为难，即以推卸责任为事，号令不行，官民不信，断由于此。此项公债票，如蒙俞允试办，拟请降旨作为永远定案。并责成臣暨布政使、盐运使并继任之督臣等，倘有违改定章，失信于民者，照误国病民论，予以应得之罪。庶天下士庶知朝廷于公债一项实力信行，断无愆改，方足以俾助国用，收集利权。”

疏上，奉廷谕云：“袁世凯奏拟试办直隶公债票一折，外洋各国遇有军国要需，临时募债，无不闻风踊跃。独中国办理公债，辄多观望不前。良由官吏不能践言，民信未孚所致。兹据该督奏称，开募债票，以取信使用为宗旨，洵为扼要。所陈筹有的款，按年付息，分年还本，发给票据，准其交纳本省库款关税各项，并随处皆可兑用。拟具章程，尚属周妥，著即准其试办。仍责成直隶总督暨藩运两司，无论现任接任各员，一体认真经理，实力信行。经此次奏准之后，作为永远定案，断无改易，倘该官吏违章失信，仍蹈前辙，或启弊端，定行从严治罪，决不姑宽。钦此。”以上数端，乃袁世凯政策中最显著者。然此数种弊害，诚支那切肤之痛，袁世凯能骤然改除，亦人所难能也。

时北洋新政，实有可观，袁即具疏奏闻，两宫亦甚欣悦。下诏奖袁办理之善，通饬各省一律仿行。于是各省有派员来直考查者，有派学生来直肄业者。而北洋新政遂啧啧称道于各行省。至于支那警察制度之施行，陆军之改良，科学之输入，固当排袁世凯为首功。以此三端为袁功业之最显者，当于后章详之，兹不赘述。

北洋政治锢习驱除，袁遂思大兴科学，凡具有科学知识，皆优奖重用，学者皆闻风兴起。明时局者，知空疏文字无益社会，弃举业入学堂，并游学外国者亦日渐发达。而我国教育家亦多热心，以支那来游学者多年华老大，使必循序渐进，则时不我容，于是特设法律政治速成科，择科学之精华，授支那之学生。袁亦极力提倡。厥后北京进士馆诸人，以及各省候补道府，更有清贵如殿撰夏同龢，尊贵如蒙古亲王，皆至我邦就学。其极盛时有四万人之多，于是支那之文化，遂大有勃兴之气象焉。

尔时留学我邦者，多数皆鼓吹支那立宪。袁世凯亦赞成其说。而孙文之党派又鼓吹种族革命，其风甚炽，清政府忧之。袁陛见入都，两宫问袁抑制革命风潮之策。袁乃陈各国宪政之善，当此时会，非行宪政不能免革命之风潮。故其时有五大臣考察列邦宪政之命。及五大臣归国，皇族中最开通之泽公，遂疏称立宪政体利国利民，惟不利于官。其余四大臣亦皆以立宪为然。而顽固党反对甚力，两宫为众论所惑，又召袁入都决议。袁力排众论，主张立宪，谓非此不能图强。两宫之意乃决。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秋七月十三日，遂颁预备立宪之诏，翌日又命袁世凯等会议改订官制。诏曰：“昨已有旨宣布立宪之预备，饬令先行厘定官制，事关重要。必当酌古准今，上稽本朝法度之精，旁参列邦规制之善，折衷至当，纤细无遗，庶几推行尽利。著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袁世凯公同编纂。该大臣等务当共矢公忠，摒除成见，悉心妥订。并著端方、张之洞、升允、锡良、

周馥、岑春煊选派司道各员来京，随同参议。并著派庆亲王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候旨遵行，以昭郑重。钦此。”

预备立宪之诏既颁，彼顽固党人益肆口雌黄。于是梁鼎芬暨诸台谏皆交章劾袁，有谓其谋为不轨者，有谓其权高迈主者，有谓其天下兵权在握者。相传劾袁之疏多至数十份，两宫皆留中不发，特命庆亲王示意于袁上疏辞去兼差，以息浮言。袁将官制议定，遂回天津，疏辞各项兼差。疏上，奉旨云：“该督办事均尚妥协，现定改订官制，各专责成。着照所请开去各项兼差。钦此。”

先是昨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袁世凯曾上疏恳辞兼差，奉诏慰留。兹并录迩时诏旨于下，以资考证。旨云：“袁世凯奏请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任事实心，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毋庸固辞。钦此。”

观以上两诏旨，相距仅数月，一留一准。一则曰公忠夙著，任事实心；一则曰办事均尚妥协，何其迥不相侔也？究其原因，虽由顽固党之诋排，亦由袁之自取。盖袁此次辞差疏中（疏见四篇二章）间有牢骚语。夫倡立宪即应辞兼差，乃为唯一之宗旨，至辞兼差而语涉牢骚，则人疑为揽权也固宜。且袁系首倡立宪之人，权限不分，乌能立宪？顽固党所以藉口者，皆职是故也。袁之不学无术于斯略见。或谓此种奏疏多出自其书记辈之手，虽然，使袁左右有人，亦何至于此也。

袁世凯本具有坚忍性质，虽迭经挫折，屡负毁谤，其宗旨仍不稍变。自辞差后，遂一意经营地方新政。首创审判厅，次立自治会，皆由天津试办为起点。其他一切立宪应预备事宜，无不首任其难，不辞劳怨。乃其左右之人则不然，审判自治，皆属在地方之范围，自应委任于府县，而凌福彭辈不知新政之谓何，乌能胜任？特迫于袁之命令，不得不立一名目，以欺蔽人之耳目。故袁虽雷厉风行，终不过敷衍塞责，至袁甫去任，其所创之各项新政，即败坏不堪言状，实由于用人不当，遂断送于三五小人之手。至袁所位置之人材，惟花天酒地，纳贿循私，无所不至，人皆谓今不如昔。岂知创办之初，即有名目而无精神，故至今百弊丛生，现象之坏，不堪设想矣。嗟乎袁世凯有办事之热心，无知人之能力，是又不得不为袁惜，更不得不为袁咎也。

袁自倡立宪后，圣眷即不逮从前，两宫之意，非恶其倡立宪，实为众口所煽惑也。众口所以能煽惑两宫之听者，又基于袁胞弟世彤之恶作剧。欲知其兄弟嫌隙之原因，须先说明袁世彤之佚事。

世彤系世凯之同母弟。彤为人放诞不羁，文字秀雅，常鄙视世凯。彤喜作狭邪游，闻上海为天下繁盛之区，遂携资往游。楚馆秦楼，夜游几遍，久之金尽囊空，遂为无赖子所卖。盖尔时上海有名妓胡宝玉者，丰姿绰约，领袖群芳，与彤最为密迩。又有某贵公子，腰缠十万，觅玉寻香。而诸无赖献佛借花，做出风流骗局，唆宝玉与某公子伪践三生之约，藉索万金之资，而某亦如愿相偿。方拟买屋藏娇，彼人而桃花遂不知何处去矣。即赴英廨指控世彤与胡宝玉及诸无赖子（某家丁侦实宝玉逃避彤寓）。英廨巡捕即往拿彤与宝玉等，时诸无赖早已蛇惊兔逸，惟彤与宝玉尚交颈比翼于温柔乡中。而巡捕无情，遂将此酣睡鸳鸯双双扛去矣。事详载于当时《申报》，并注明袁世选系袁世凯胞弟（世彤时名世选，后改世彤）。时上海道聂缉规与世凯有旧，遂谕谳员为世彤解脱，专罪宝玉。世凯闻之，遂禀知

其母，使深责世彤，兄弟间遂成嫌隙。会世凯练兵小站，彤请从事，凯畏人言，不便位置军中。凯兄世廉，时充聂士成全军营务处，遂荐之聂军，俾廉可就近教导。聂会世凯意，遂派世廉帮办营务。

后胡宝玉多方营谋，亦得解脱。闻彤在直隶，寻踪而至，求天津候补知县龚某代通消息，重圆旧梦。彤闻信即至，龚亦与焉。据龚告人云，宝玉虽罹讼祸，对世彤绝无怨言，晤面时惟叙离踪，情好逾昔。其来意系因自嗟老大，厌倦风尘，志在从彤以终（当时有个中人云，彤与宝玉缱绻数年，不但未曾浪掷，并得护花之资数千金。其感情之深，概可想见）。彤既重逢宝玉，而雪泥鸿爪，遂勾留于七二沽头，不忍舍去。嗣为世凯所闻，遂嘱世廉代彤辞差，以母命召彤至小站。彤见其母，历陈宝玉之志，并赞其贤淑，求母命世凯给数千金，藉完此局。世凯闻宝玉向有夏姬之妖，且年长于彤，力主不可，是亦忧弟意也。乃彤愿不遂，无颜复见宝玉，遂作书与宝玉长辞，驰回原籍。宝玉得彤书，眷念故人，抑郁成疾，未几而一缕香魂遂长归于杨太真虚无缥缈山矣。彤闻玉耗，感深知己，赋悼玉诗百韵以哀之，当时曾闻人传诵，惜未留稿。

宝玉既死，彤以为生平遗恨，衔世凯切齿，即拟终老林泉。昔袁任封圻，彤并未一至任所。当世凯之抚山东也，值拳匪肇乱，京津谣传袁将盘踞山东为己有。彤遂上书于豫抚景星，请转告荣禄，谓世凯行为，素不与闻。倘将来欺君枉法，请免株连。景知其兄弟参商，并未转达。至是闻交章弹袁，复上书于政府，并致书于世凯，劝其改行。书载《大公报》，顽固党即引为口实，列入奏章。清廷以袁胞弟竟有是言，亦为所动，故于撤袁兼差后，犹以为虑，又调袁内用。节录世彤致世凯家书，以资考证。书云："兄弟不同德，自古有之。吾家数代忠良，数世清德，至兄则大失德矣。二十年来，兄所为之事，均与母命相背。朝中劾兄之折盈尺，皆痛言兄过。兄抚心自问，上何以对国家，下何以对先人？兄能忠君孝亲，则为吾兄，不尔则非吾兄也。弟避兄归里，于兹十载矣。前十年或通信，后十年片纸皆绝，今关乎国家之政，先祖之祀，不能不以大义相责也。兄显达后，一人烹鼎，数人啜汁，然弟独处僻壤，始终不敢问津。兄为总督，弟为匹夫，兄固不加爱，弟亦不敢妄邀。挑灯织屦，次晨市之，虽然清苦，犹荣于依托老哥为人指责曰，此某弟也，某爪牙也。弟视大义如山岳，富贵如浮云，惟谨守父母遗训，甘老林下。辛丑春，弟曾上书于河南巡抚景公，祈转禀荣相，以朝中无能制兄之人，恐将来尾大莫掉，莫若解其兵柄，调京供职，正所以保存功臣之后也。其言昭昭如在目前。今日之后，但愿彼苍有灵，先祖有功，兄能痛改前非，忠贞报国，则先祖幸甚，阖族幸甚。临笺挥泪，书不尽言。"

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秋七月二十七日廷谕："外务部尚书著袁世凯补授。钦此。"同日又奉谕云："大学士张之洞，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均著补授军机大臣。钦此。"

第十五节　军机大臣及外部尚书时代之袁世凯

袁世凯奉诏后，即具疏恳辞，并密求庆王代为设法转圜，朝命不许。袁此次恳辞，实出于至诚。何也？盖自表面观之，以总督入枢府，系属超迁，且转瞬即可大拜，位极人臣。而袁所以不愿内用者有三，一自知国文甚浅，枢密往往拟旨，实有不能。二以北洋一席，咫尺

天颜，其权柄不减于军机。且其经营数载之新政，彼时具有端倪，不忍弃置。三则军机分位虽尊，禄俸甚微。袁虽久任北洋，而其宦囊不但无余裕，且有亏累。有此种种原因，故辞之甚力。

清廷意旨，一则以众口嗷嗷，袁世凯究竟居心若何，不能窥察。调归内用，方可钳制。又以安徽有徐锡麟之变，云南有河口之乱，革命风潮日炽，非实行立宪不能以节乱萌。立宪为袁所主倡，调其当枢府之要，加一老成持重张之洞协同助理，袁亦不能专擅。此清廷调袁内用之大旨也。

袁既坚辞不获，庆亲王不但不为挽回，且劝勉甚殷，惟有勉为其难。而种种困难，只有设法对待。国文甚浅，则延其旧书记辈为之辅助。北洋一席，则力保其门人杨士骧接代，约定长芦盐政以及直督应有之漏卮，仍归袁弥补在任时之亏累（或谓此语系杨士骧捏造，袁不但无分文亏空，当交代时北洋公款实存一千余万元）。但杨逢人辄作是语云。袁当枢府要冲，杨虽反复无常，尚不敢显违原约。惟北洋一切新政，虽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间，已属有退化无进步，而杨士骧接手之后，又偏置私人，遂腐败不堪言状矣。噫嘻后来不类，诚非袁世凯初意所能料者也。

袁既入军机，多倚赖其书记阮忠枢、张一麐二氏为左右手。通常事则倚阮，新政则赖张。欲明袁在军机大臣时代之事实，不可不先明阮、张两氏之概略。

阮忠枢自袁在小站练兵即充书记，其人虽无大才具，品尚可取，在少年时代亦颇好事。自为袁绍介入康党后，深自愧悔，历随袁由山东迁直隶至入军机，尚无劣迹为人所指。迨后洋烟之癖甚大，故除为袁述文外，亦无暇涉及他事。论者谓阮忠枢尚不失读书本色。

张一麐之为人，无所不为，不可思议。初袁本不重任，仅充督署书写员。迨光绪三十一、二年，袁世凯因留学我邦之学生鼓吹，遂有提倡立宪之思想。张有弟名一鹏，亦留学我邦，时以条陈寄张，嘱转陈袁，为他日进身之计。麐遂据为己有，又润之以康、梁著述，投袁之好，自命为新学家，同人多鄙薄之。及观其述文多东抄西袭，毫无根据。袁世凯遂为麐所愚，以其实有心得，凡新政一切（如自治裁判等），皆命一麐拟稿。嗣一鹏亦来北洋，麐多转乞其弟。于此又不可不略述一鹏之劣迹。

一鹏学问固优于一麐，至其为人，则小人之尤者。窥其外表似端谨士，而心地之奸毒实不堪问。有一种阴险绝技，常陷人于危，令人不测者。有道其留学我邦时，印伪报纸，造捏名禀，陷害知府李丙吉一事。其手段之离奇，用心之狠毒，有笔墨所不能形容者。迨后李丙吉侦知底蕴，屡控不直，盖皆为一麐阴抑其禀，使不能上达。李丙吉惟有咄咄呼冤，吞声忍气，投效至奉天。赵尔巽悯之，委以财政局差使。后赵陛见至北京，庆亲王问赵，新政何不仿照北洋办理？赵曰我虽不善办新政，幸东三省尚不似北洋之暗无天日。盖指此也。一麐招一鹏来北洋，本拟引入袁幕，因恐劣迹败露，为袁所知，转与己不便，意遂中止。一鹏之为人，无利不往，即麐有笔墨事属之，苟不予以相当之酬谢，亦不肯为。遇事招摇，兄若弟朋比为奸，其声名遂狼藉矣。

一麐既得袁之任用，遂补天津同知。一鹏以主事分法部。兄弟定约，麐每岁津贴鹏千金，遇新政事即由电话招鹏来津。至是袁世凯忽调内用，杨士骧署理北洋，麐、鹏两人之种种劣迹，杨知甚晰。麐知督幕必不能容，而同知一缺又极清苦，且一离袁所即不能狐假虎

威，遂求从袁入都云。

袁自入军机后，两宫眷注较前尚无大异，而一般顽固党排诋甚力，袁之热心遂渐退缩。加以张一麐时盅以模棱两可之说，其意多退然自阻。以退思铭其室，事事谦让，见者多以为袁学术大进。窃谓不然，凡为大臣者，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固贤人学问，然岂支持支那危局之大臣所宜哉？故于此目袁为退化时也。袁在军机年余，殊碌碌无所表现。惟关北洋事则甚注意。奈杨士骧本风流名士，其平日不可少之功课，惟是一局围棋，两枝二簧，三杯烧酒，四圈麻将。而又内外宠俱全，日夜宣劳，更何有须臾之暇以料及新政哉？且其心本不以为然，因顾全禄位，不得不存其表面。或谓袁每闻天津新政失败，辄嗟叹再三，由是英雄气短，遂实行模棱两可之主义，即于首倡立宪之大问题，亦只好随波逐流，虎头蛇尾矣。

袁任军机大臣，其重要事，惟订立宪年限之问题。立宪年限，袁本主速行。当在北洋尝与人言曰，人苟实事求是，三年之久，何事不可预备？其主三年立宪，固早有成见矣。及入军机后，朝命决此问题，袁遂谋之一麐，命其创稿，筹画预备事件。麐又谋诸一鹏，鹏时方欲迎合某尚书意旨，某尚书谓人民程度甚低，非期之十年不可，痛诋袁为躁进。又谓欲速则不达。鹏遂承某尚书之意曰，袁本不知立宪为何物，一切皆倚赖其兄，其兄又非赖彼不可，此事必能使袁从公，遂代麐创稿。后诸大臣协议，袁出稿与某尚书相同，遂以上闻，于是遂有十年预备之诏。北京报纸遂著为论，其主笔者为汪康年，谓袁前后如两人，并隐讽麐、鹏之鬼蜮。麐遂嗾袁令某厅禁止京报出版，即此事也。时北京知其事者，谓袁为皇上之枢密顾问，麐又为袁世凯之顾问，一鹏又为一麐之顾问。多称张一鹏为第三级顾问官。此等绝大问题，竟败坏于一二宵小辈，是不得不为袁慨也。

清光绪三十四年，春正月初一日奉廷谕："袁世凯著加恩赏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钦此。"

是年秋七月，清光绪帝患亏损症，日渐增剧，至十月病势危笃。西太后亦患痢疾。遂诏群臣议继统事，袁世凯辈不赞一词，后意甚急，根问再四，袁对候庆亲王由陵回京，臣等协议再行上奏。后怒甚，命拟旨，著留养醇亲王之子(即今清皇帝)于宫中。

冬十月二十二日，清光绪帝崩。西太后懿旨，命今宣统皇帝入承大统。醇亲王为监国摄政王。令宣统皇帝为同治帝继嗣，兼祧光绪帝。当时北京谣说纷纷，宫闱秘密亦不详载。是月二十四日西太后宴驾，时光绪帝崩后二日也。两宫先后宾天，今宣统皇帝入承大统，登极礼成于十一月十六日。

当时支那朝野之议论，多以西太后宾天，袁世凯必有奇祸，众口同声。某日袁退朝稍迟，忽传袁已杖毙。与袁有关系者，麇集袁寓探问，北洋公所车马络绎不绝，未几袁归始各散去，时大有草木皆兵之势。十二月十一日，果奉免官之诏云："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钦此。"

第十六节　免官时代之袁世凯

免官有诏，时袁尚在朝房，早有所闻似不仅免官。内阁值日官捧诏告袁曰，皇上有旨，袁退然色变。未及读诏，张之洞自内出，告袁曰，上以公足疾，命回籍养疴。袁读诏毕，连呼曰天恩高厚，天恩高厚。袁回寓后，张一麐遂藉故逃避。袁之仆从见张逃，亦皆惶惶。或谓自免官诏下，袁之寓所风声鹤唳，处处惊惶，若不知祸之终极矣。翌早袁入朝谢恩讫，即乘快车至天津。有英人海鲁君与袁同车，曾作《车中纪事》，译录数语于下：(上略)头等车内仅三数人，予觅一近暖气处坐定。旋来一人，衣素服，发毛参参，随从甚多。坐处与余相对。见其仆辈置似新闻类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阅有四十分钟，其人端坐未行动。旋有仆人又置似酒类一樽于几上。车上之仆均事之甚谨。余察其人举动异于常人，以英语询车中检票人，知为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四点三十分，车至老龙头，袁下汽车，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行去云。

袁到天津，先至德国饭店。饭后至杨士骧衙门，住署后花园。其眷属于是日晚车亦到天津，住德国饭店。十三日早车，袁世凯复回北京，其眷属于午车亦同京。闻其来天津，一则与杨士骧有密商事件，一则支取银行存款，汇往河南。至其眷属来津，实因惶恐所致。袁去后杨士骧遍戒从人，切不可云袁住署内，岂知其仆从多逢人辄告云。袁回京后，于十四日清晨即携全眷回籍。闻其时不特随从无多，送行者亦寥寥。是后都中谣说不一，或谓将籍没其家产，或谓祸仍不止此，或谓袁所练之兵将暴动。袁本多子，然多幼稚无知，闻此谣说，茫无头绪，甚有逃而隐匿者。其景象亦甚可悯。

或谓袁事败，有问张何故逃避者？张谓袁宅内藏有快枪数百枝，设被藉出，其祸尚堪问乎？我辈月得若干金，系以心血与文字换来，无他感情，焉能与彼共祸？问其知袁宅中藏此利器何用，张曰乌知其心(又有谓此语系闻诸一鹏者)？噫，人情冷暖，固世人之常态，如张一鹏之兄弟，又罕有其俦者也。

以上所纪袁世凯免官时之事实，系据当时之访探。其余事实，当于后免官原因章详言之。而支那最有价值之《时报》，论袁世凯事则大异其旨趣。兹择录《时报》所纪新闻二则于下，以资参考：

(一)“摄政王斥袁之意，于初十日前已决，庆邸知不可挽，故自初十日即请假不入内，至昨日始消假。十一日召见，独世、张两军机。王出所拟罢袁谕旨，令张视之，张大惊，为袁缓颊。王曰尔勿预此事，但视谕旨妥否，酌改可也。谕旨原文本有指斥袁罪处，张为删去之。”

(二)“袁世凯开缺后，自知罪状暴露，乃逃至天津。(中略)后知摄政王宽大，张、那两军机同保其无事，即于是夜返京。向人犹称被某侍御参劾，亏空北洋官款三百万两，故至天津调查账目，以防后难。或又称恐有暗杀之者，故深防之。其实彼畏罪逃匿之迹，章章不可掩也。故此次之许其归田者，在袁实为莫大之宽典云云。”

第二篇 袁世凯免官之原因及其作用

第一章 免官之原因

第一节 远因

袁世凯免官之远因，今可一言决之曰，基于戊戌破康之谋。然当时之说及事后之评，莫衷一是。总之康谋为袁所破坏，众论皆然。但袁、康两人，皆一时杰出，至康之如何谋画，袁之如何破坏，在当时非理想所能测也。著者于此问题，十余年来萦回莫释。兹值西太后崩，光绪帝之胞弟醇亲王摄政，袁遂免官，由是推之，袁、康之事故，亦易明矣。

康有为当日之给袁，必谓有光绪帝诏书。而袁之告密于西太后，亦必谓有诏书。其母子之嫌隙即因此而起。诏书果出自光绪帝乎？又一大问题也，敢断之曰，必不出自光绪帝。何以言之？盖当时西太后已经归政，尽卸大权，自娱晚景。光绪帝苟谋大逆，无所不可，何必密谋诸康，而复令康转谋之袁，多生枝节耶？不待智者可决也。然当袁之在位也，只知康为袁败，不能明致败之原因，兹袁亦以是免，则手诏之说，又似有之。不然袁破康谋，不独有裨光绪帝，并有裨清之社稷，方感之不暇，何衔之有？且衔之而终必免其官，其间似不能使人无疑意矣。虽然，光绪帝亦冤矣哉。

光绪帝自负此冤，康即流窜他邦，光绪帝之心迹，遂不能白于西太后，成终身之隐恨。其心总以祸机之发于袁，而袁又因此得西太后之宠任，故其母子间嫌隙终不能释。是袁之祸机已伏于十年前矣。但袁世凯去位后，康党人报纸论当时事实，訾袁世凯者，似不能掩人之耳目。特节录于下，以见一斑。“戊戌秋间，先帝慨然变法图强。首从事于讲武诘戎，以觐耿光而扬大烈，而中外文武，实乏貔虎干城之选，环顾朝列，无一人足当圣意者。夫已氏（指袁世凯）以负虚声，遂得保荐。上乃立时召见，破格录用，以臬司超授侍郎。不次之恩，虽戮力疆场，裹尸马革，曾不足报涓埃于万一。岂意非为不知感恩，而反卖主求荣，负心反噬也哉？先皇帝纯孝恭谨，虽汉之孝文，宋之仁、孝两宗，曾不能逮其什一。奉事东朝，问安视膳之礼，未尝一日稍阙，天地神明，实昭鉴之。两宫之间，岂尝有丝毫意见之不惬者？胡来此不根之辞，造成弥天嫌隙乎？”

第二节 近因

袁世凯免官之近因极其复杂，概而言之可分为二端：曰御史之弹劾，曰复杂之影响。

试详于左：

（甲）御史之弹劾。支那最近著名敢言之御史，曰赵启麟、江春霖、赵炳麟。先是赵等纠参庆王父子与段芝贵事，并牵涉袁世凯。其三人本约糊名摸索，使一人先行弹劾，二人依次继之，为首尾环攻之策。赵启麟名独居先，遂首上弹章，以疏劾不实免官。赵炳麟疏又继上，西太后仍是置之不理。都察院陆宝忠亦继之。迨陆以事免官，或谓袁之所使，而台谏之衔袁益甚。至两宫宾天，今皇帝御极后，江春霖又上疏劾袁。闻所参有二十款，奈原折留中，无从证验。惟江疏上，即召见，摄政王谕江曰，我向未经历大事，此次奉孝钦皇后遗旨，令予监国，甚愿尔诸臣匡予不逮。往令言官议朝政，本欲集思广益，乃者两年以来，毫无建白。因国家向无加罪言官之例，余当恪守成规，望尔转告诸臣，均须直言纳谏。言有可用者即用之，即不可用，或与同僚有关系者，亦留中而不加责。至汝素戆直，余甚嘉许，尤宜始终如一，毋负尔职。江曰，凡为大臣者，皆能休休有容。小臣为国家计，罔知忌讳。春霖曾告同官，留中一节似可不必。王曰，今之大臣，非古可比。虽然，尔当勉为其难。因命江详言劾袁各款。原折内容其大略云：自摄政王监国以来，薄海人民殷殷望治，咸谓朝政肃清，昔日贿赂公行之恶习，今兹定可革除。不料因崇加太后徽号，竟予庆亲王世袭罔替。夫亲王之世袭，皇族之关系，非朝政之关系，似为无足重轻。顾有不能不言者，盖朝廷赏不得其直，适误天下之趋向。彼庆王在庚子时，虽稍有微劳，而自当国以来，政以贿行，官以私进，如袁世凯、徐世昌、杨士骧、赵秉钧、冯汝骙、唐绍仪、袁树勋、增韫等，莫不各以重贿破格录用。而袁尤为其心腹，藉新政为名，引用私党，遂令官场相习成风，以奔走为事，钻营为能。今者摄政王监国，此风少息，盖以摄政王素有贤声，将进贤人而退不肖。今庆、袁等又邀巨宠，不知者以庆宠不替，而宵小之徒可复望弹冠之庆，权贵之门又如市矣。造端虽微而关系甚巨，我摄政王其慎思之云云。江折上即蒙叫起，军机甚惊怪，次日访知大略，庆即请假。袁亦知不免，预备一切。十一日赵炳麟、陈田又追论之。摄政王本不喜袁，丙午秋即欲击以手枪，连得数折，遂令开缺。

（乙）复杂之影响。或谓支那两宫宾天后，北京人心惶惶，杨士骧欲逢庆、袁之意，由驻屯马厂之军队拨兵丁二百名，命濮姓兵官携带，又派天津巡警官龚姓亦带兵若干，均暗藏军械，潜赴北京，保护庆王与袁世凯之邸宅。濮行迹极秘，未为人察觉；龚带兵乘火车至黄村，由陆路分途入城，为前门税局盘诘，查出军械，遂将龚及警兵等数人送交巡警厅。步军统领衙门同时在西直门、东华门等处，亦盘诘出数十人，均携带有军器，步军统领衙门系那桐管辖，那遂讯问拿获之警兵，供称系由龚携带来京，缉拿要案。那遂向巡警厅提龚，龚见那，称系奉杨士骧命来京，缉拿革命党，带有公文，被巡警搜去。那又向巡警厅索要公文，其文系天津巡警总局，语甚含混。遂以电话询问杨士骧，杨答以龚某实系天津巡官，想系巡警总局遣派来京缉案者。那桐为人颇明断，不欲深究此事，当日即商车站，派加车命龚带原来警兵回津。北京巡警厅隶属民政部，事为民政部某尚书所闻。某尚书本欲彻底根究，迨闻那释送回津，颇拂其意，乘隙禀告摄政王，谓袁世凯擅自调兵入京。摄政王询问那桐，那谓事实有之，究竟是袁调来与否，不敢确指。但袁素畏刺客，或系天津巡警局人员迎合袁意，派为护卫袁者，亦未可知。但兵丁所携皆手枪，且人数无多，似无他意。当此多事之时，此等事不必深究。摄政王颇奖那能办事，然阴益防闲于袁矣。适有江春霖之弹劾，

摄政王遂决意去袁。

此外有《神州日报》记载袁开缺之原因，兹并录之："北京函云，袁宫保此次开缺，其原因实种于戊戌政变之时。而最近军机中及各部大臣，又存满汉之见。自醇王摄政后，袁颇不自安，然又不敢遽行请退。初五日因保举起用某员，大受申斥，庆邸亦窘。袁遂请假不入直庐。越数日袁忽与荣庆、张荫麟商通，思怂恿垂帘，为转圜之地。事为铁良所知，密告摄政王，王深恶之。度支部拟查各省报销款，袁又从旁力阻，泽公衔之。初七日江春霖召见，面劾袁二十大款，尚未发觉。初八日袁由私宅发一电致唐绍仪，用军机处出名，摄政王恶其专擅。十一日陈田又专折劾之，遂降旨开缺。张、世两中堂留后独对，力求良久，摄政王坚执不可，有如此已是便宜他之语。谕旨系由摄政王亲拟，故有蓝笔缴进字样云。"

第二章 作用

第一节 练兵

欲明袁世凯练兵之事实，当先详叙支那军事之历史，及器械输入之源流。

支那在甲午战役之前，战事最剧烈者惟洪杨之乱。曾国藩、李鸿章辈，不过同种操戈，互相残杀而已。当时所谓湘、淮两军者，亦第朝成军，暮御侮，以乌合敌乌合，无所用其训练也。所谓军械者，至精惟抬枪火炮，次则刀矛戈杖。所谓枪炮者，即打牲所用之乌铳，而且寥寥无几。其交战则以血肉相薄，若不知世界尚有利器也。迨洪杨之焰渐炽，李鸿章驻兵上海，始购置西洋器械，延西人练兵。支那兵器文明之输入，固当推李为鼻祖。李之大功告成，罔弗赖此兵力。迨洪杨乱平，李鸿章能识时务，遂置械练兵不遗余力，而湘、淮两军亦皆大名鼎鼎。考其实在，李鸿章之所谓训练，不过使兵丁持枪能扳机耳，其奥妙尚不能得。第洪杨乱后，支那亦无大兵役，其军队日渐废弛，百弊窦生。概言之，官则克扣军饷，兵则作歹为非。所谓统兵官者又多目不识丁，苟得统兵之权，虽数百人之长，不数年间，家资即若干万，其舞弊可想而知。迨甲午一战，淮之精锐，湘之余勇，一败涂地。而李鸿章数十年购买制造之利器，半皆为我邦靖国神社中战利陈列品矣(靖国神社类支那之昭忠祠，甲午战胜所得支那军装器械及各种物品，皆陈列于此，以为纪念)。

袁世凯当此大创之后，承乏训练陆军之任，既棘手将才，又乏器械，其措置之难，亦可想见。袁之练兵，当分两次以详明之。

(甲)练兵于小站。袁世凯初次练兵小站，其军名新建陆军，后改为武卫右军。入手之初，即一洗从前军营之锢习，一切军制概改旧观，事事创始。录其军律要则于下：

(一)军律不明，则赏罚倒置，纪律亦因而废弛。故节制之师，必以申明军律为第一义。亟宜照兵律成宪，参订简明军律，刊发各营，使兵丁皆得持诵。并遴派执法营务处，秉公纠察，毋许偏袒，庶使人尽知法而兢兢用命。

(一)新军饷项制造，不许营员经手，期可专心训练，不至营私。每月届发饷期，由粮饷

局员调集各营司粮饷委员,按包秤准,掣签赍批,分往各营。俟操后架枪,会同营员按名点发。操演生疏者,查其是否顶替,缺额者扣发禀究,病假者是否属实。各员均由局总节制,随时甄别,倘有舞弊者,准各营员弁指控参追。

(一)各营器械均归一律。每五日军械局员调集各营司械委员,掣签分往各营逐一点查。如有生锈及损坏未经报明者,兵丁则严予惩治,该管官则禀请记过申饬。该员等由军械局随时甄别,必须曾习械学者充当。遇有各国精造新式器械为行军所必需者,亦由该局员查访考校,请示添购。

(一)泰西各国兵学甚精,中国将领学习者极少,亟宜创设学堂造就,分班出洋游历。一面提择曾经战事之将弁,有朴实耐劳及敦尚气节虚心受教者,均令躬亲历练,知用兵用械各法,再随时考择任使,亦可备目前捍御之选。

(一)士卒须以忠君爱民为首务,全在为将者勤加教训。宜设听令公所,时集将弁于一处,分类讲训,令其分训所部。又按忠君、爱民、亲上、死长各义,编为四言文字,刊发各哨,令兵丁熟诵,随时考查。复以兵法要旨编为歌词,令各哨书晓谕士卒。

(一)练兵自以步法、手法、阵法、操法为要务,然其尤要者在于听号令,便分合,知地势,及枪炮用法之奥妙,行军攻守之变幻。每年春秋必须演习行军于数百里外,或约会他军作对垒遇敌之状,使将卒习知战法,历练劳苦。遇有征调,立即拔队,不复有迁延遗误之虑。

(一)兵丁在营三年,因事请假者,予假三个月,发给三个月本饷。官弁各减半给饷。逾限不回者开除。遇有军务不准请假,报病者须派员验实,酌量开除。

(一)官弁兵丁因劳成病及打仗受伤者,由医局诊治给药,分等给赏,仍照旧支饷。在营病故者,兵丁给埋葬银十两,官弁给薪水三个月。其阵亡者,官弁兵丁均赏饷薪二年,抚恤家属,另支造报。

(一)每届年终,择其操练勤能者,分别赏给功牌,达部注册。每计足三年,视其操练有成者,择优请给奖励。惟每百人只准保一人。凡官弁到营日期,均须随时报部,以杜浮滥。

(一)运用枪炮,必须衣服窄小,方能利便。拟另定军中衣制,分别等次,各列记号。凡军操场战场及听令公所,自分统以下,概不准著长衣。平时统带均可任便,领官以下常著短服。

袁世凯向以将才缺乏,即于本军内设一军官学堂,以培养人材。当时支那之八股时文尚未废弃,稍通文墨者多不肯入学堂,名学堂曰洋学。而武学尤为人所轻贱。袁皆竭力提倡,优其奖励,许人以不次超迁。于是五、六品文官以及举贡生监则愿入堂肄业。支那此风之开,实自袁始。录其试办兵官学堂条规于下:

(一)千军易集,一将难求,本军添设学堂,专为造就将才起见。挑选学生必须质敏体健,相貌魁梧,性情忠实,兼能粗通文艺者,始准入选。倘有不堪造就者,即随时降革。

(一)诸学生应学兵法、枪炮、算学、测绘、地理及战阵攻守各法,按季汇考,分别擢奖。诸生等须视为切己之学,认真研求,力图上进。

(一)学生季考有连列三次优等者,遇有哨官长缺出,当即派补。倘学业仍有未竟,或年纪太轻者,酌加薪水,以资鼓励。

(一)学生均系本军兵弁,应恪守营规,并将训条律令熟诵牢记。如有过犯,除幼童量加戒斥外,余均按军令责办。

(一)学生除支本营底饷外,每名每月津贴菜钱制钱一千文,由各学堂司事人分桌供给。各监督时常考查,倘有偷减等弊,立将司事等严办。

(一)每月考试,按每日功课分数,汇入月考分数内,评定甲乙。列优等第一者,奖银十两,次则分等酌给。凡考列第一者,除给奖银外,仍记赏功牌,俟周年大考后分别请给,二年汇请保奖。诸教习并宜各立簿册,分别详记诸生功过,考时汇查功过多寡,分数亦随之加减。

(一)堂中设有监督、教习、学长,均有约束之责。无论规矩、功课,统应稽查指示。如学生惰傲不驯,随时申饬,倘再不悛,即禀请究办。学长宜在诸生内择资深学优者派充。

(一)在堂讲授功课时,当端坐静听。其未能悉明者,亲诣教习前请质,不得踞坐叩问。功课抄毕后,呈请汉文教习圈点句读,讲解文义。如有伪字,改正后不得再错。授课之时不准离位,如在应歇时刻内方准饮茶等事。

(一)凡洋教习所授功课,应先四日写出洋文,交翻译详细译出,与汉文教习反复讨论。务期理明词达,始可书于黑板,以便转教。

(一)学生一日不到,即少一日功课。除年节定限放学外,凡请假者按日扣饷,限每月不得逾五天。若有要事出门,亦须呈单核准,不准任意出入。病者应由医官验明是否属实,条送监督加盖图章,告知汉、洋教习,登入号簿。如有捏病及无故不到堂、不出操者,严办。

(一)凡考试由监督命题,会同汉、洋教习扃门面试。不准交头接耳及夹带课本,交卷后放出。次晨再验看操演各法,评定甲乙。其每月课卷由监督分派诸汉文教习,改正文理字画,并缮写格式。

(一)教授操法、功课均有限期,倘逾限不能通熟,即查明是否教者不力,抑学者不勤,分别申饬。

(一)洋枪为护身军器,各宜认定自已枪号,加意珍惜。须遵教习指授各法,细心经理,务期洁净灵活。倘有损伤,令自赔修。至所发功课应用之物,亦不得任意糟蹋毁坏。如有遗失,扣饷修理。

(一)诸生军衣靴帽,均系公款制给,各宜小心,不准污破,亦不准私自改换。

(一)退归卧室后,或温习功课,或记诵古训,不得聚处闲谈,喧嚷争吵,及赌博酗酒私看淫书等事。倘经查出,立即重惩。各生门首分贴名条。每晚十点钟后均即寝息,由监督委员轮流巡察。如有擅离者,查询确实,分别究责。

(一)公中所有图书,准各生指明某本,呈条借阅。追缴还时,由该管人查点,如有破损污秽,即令照样修补。倘查点不力,即由该管人认赔。以上各节,系创设试办条规,将来如有未尽妥善之处,仍应随时参酌增减。

又以种种锢习不除,军队不能起色,遂严订规条,概行禁绝。录规条于下:

(一)馈索陋规,最为恶习,旧染污俗,胥合剔除。各军每遇委差,及刊颁关防各件,或投文差弁,需索赏资;或承委之员,馈送茶敬,事虽甚微,渐不可长。如有此项弊端,受馈者

除按拿监押加五成追罚外，仍按军法从重惩处。其赠馈者加二倍勒罚，并即撤差参革，以肃军律而清营规。均宜各知自爱，庶几弊绝风清。

（一）刑罚为治军大政，纠举为刑罚肇端。必纠举实得其情，用法始无枉挠之失。必刑罚委当其罪，使人各生警惧之心。晚近以来风俗浇漓，人心谲诈，恒有捕风捉影，挟嫌搆诬。又或借言事邀功，设倾陷而妄思干进。种种恶习，流弊滋多，若不严禁预防，则谗慝从生，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势将人人自危，上下何以相安？众志何以能固？军中大忌，莫此为先。各分统及统带等，当严饬所属员弁，遇有承查事件，必须指出实据，始准具请转达。倘涉挟嫌倾陷各弊，一经澄定，严反坐之罪，申诬讦之刑。决不容任意鼓簧，诪张为幻。

（一）勇营素习，恒有官弁亲友贩运货物来营，派价强售，兵丁不堪扰累。创练新军，即宜严除积习。倘有官弁亲友贩物来售者，无论价值低昂，概行禁止。如本管官强派，准该兵指控，彻究严办。

（一）兵商交易，兵每赊物暂顾目前，商以欠价倍谋厚利。久之逃债骗诈，渐滋弊窦，兵商两受其害。各营附近处所多有零沽支店，在营门交易，难保无赊欠等弊。不但兵丁负债，恐致潜逃，且恐逃债渐多，并累商民。应申各分统、统带、执法营务处、稽查局委员出示严禁，不准商民赊予营兵，尤不准营兵向人赊欠。再由各领官、哨官长认真稽查。如蹈此弊，除将兵丁随时重惩外，并不准商民在营门及入营索债。倘商民忽视公文，即送交稽查保甲委员严行惩办。

（一）军器所以御敌。远施枪击，近用刺刀。领发之械，足可制敌，无须再存私械。各兵丁有自购手枪、腰刀等类，限三日内一律搜查呈缴毁销，各按价值估计发还。倘再私购，无论大小，均予严惩，并将原物充公。如各队、哨搜查不力，至被检发，自领官以下，分别究办。

（一）各营兵目因事赴市，必须穿本营记号操衣，以便查街各官分别辨认。操衣之外，不准再著自制杂服。致与有记号操衣定例不符，均饬各营各官长认真查看，随时督饬。倘告戒之后，兵目仍蹈此弊，定将该营各哨官长严责，以肃军规而杜弊混。

时支那明兵学者寥寥，训练一切，皆延用西人。袁世凯鉴从前受外人要挟之弊，不堪其扰。虽练兵须藉材异地，而不经政府接洽，可免一切扰害。袁遂陈明政府，自行延用，结雇佣契约，使其遵照军律，受范围于统帅。录其规订洋员遵守条规于下：

（一）各洋员在操场稽查队伍，擅责兵丁，准由各本队官弁随时控报。凡洋员在营当差，自应遵照合同，恪守礼法，定章尤宜遵守。若意在吹求，肆打华人，殊属有违礼法，玩忽功令。亟应按照合同撤退。如洋员平日办事勤奋、初犯此禁者，加宽扣罚一月薪水二十分之一，以示薄警而观后效。

（一）凡本军当差各洋员雇用华人，如有违犯等事，准由各该洋员将违犯情由叙明，移交地方官按律严办。切不准擅打华人，致失体面。倘违定章，则非但不守礼法，且实不遵约束，定按照合同撤罚。

（一）每遇考阅各队及比较各营之期，由督操营务处知会洋员，随往操场，将各营队操演弊病，分析注记，即日送呈核办。

(一)查操时刻应照督操营务处知会限定时刻,不可迟误。

(一)往稽查所带翻译及同往官员,见统带领官,均用平行礼接待。

(一)每到一处,督操官或领官应将该管各兵调列横阵,告知人数。哨官长归队立正,即查验人数是否相符。年貌衣服军器是否一律整洁,并所操各法是否合法,详细注明。每日晌晦前呈送核办。

(一)查操至操场时,下马与各官见礼。受人数单后,准其骑马稽查队伍,惟不得驰骋,以防伤人。

(一)稽查各事只可注记明析,呈送酌核。妥定后发交各营照办,克期改正。不得擅自传调。

(一)应往各营地段,由督操营务处分日指明前往。

(一)须遵守督练官所发规条办公,不得干预他事。

训练成军之后,遂订军律,以备折冲御侮。录军律于下:

(一)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伍者斩。(一)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者斩。(一)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斩。(一)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一)守卡不严,敌得偷过,及禀报迟误,先自惊走者斩。(一)奉命怠慢,贻误戎机者斩。(一)长官阵殁,首领属官援护不力,无一伤亡,及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徇。(一)临阵失火误事者斩。(一)行队遗失军械及临阵未经受伤抛弃军械者斩。(一)泄露密令,有心增减传谕及窃听密议者斩。(一)骚扰居民,抢掠财物,奸淫妇女者斩。(一)结盟立会,造言惑众者斩。(一)黑夜惊呼,疾走乱伍者斩。(一)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一)有意抗违军令,及辱本管官长者斩。(一)夤夜窃出离营浪游者斩。(一)官弁有意纵兵扰民者,并斩。(一)在营吸食洋烟者斩。(一)酗酒赌博,不遵约束,均由该管官酌量情节轻重,分别插箭责罚。(一)凡兵丁犯法,情节重大者,该管官及头目均分别轻重,参革责罚记过。

以上所举,系其训练时立法之一斑。至其操法图说,以及枪炮源流,及应用、保存、整顿器械等法则,虽未能尽美,要能各得其大旨,皆载在其所著训兵书,兹不详载。可推为支那兵学发明之嚆矢。

袁世凯初次练兵,最可取者在能扫除积弊,赏罚分明,言无不行,令无不遵。兹所以录其种种条规者,以其皆能实行,违者辄以军法从事。至迨后任北洋,所订大学堂条规与审判厅章程,论价值尚重于练兵各种规则。而大学堂有丁维鲁侵吞公款,全堂学生解散;审判厅有苏姓委员与部长张某之受贿(详后教育普及与法律改良节内)。本人规订之法规,在本人权力之下,尚不能实行制裁,虽有价值,亦属空文。故于此等规条,概不选录。所以选录其练兵各种条规者,以其能实行也。

袁世凯热心任事,以初次练兵为最。其经营惨淡,不遗余力,亦以此时为最。闻我邦观兵式大典,先后派吴长纯、段芝贵等前往参观考查。我天皇陛下以支那从来未有之举,命特别优待二氏,准其往陆军省以及各军队参观考查,俾输入文明于支那。又特赏二氏以相当之宝星以奖荣之。吴、段等归告袁世凯,我国军队组织之完善,军学之发达,于是袁遂有遣派学生至我邦留学陆军之谋。袁以此意告外部,外部商我驻北京公使,公使遂商陆军省,特设振武学校,以为支那学生学陆军之预备科。振武毕业,再入联队与士官学校,俾养

成支那陆军高尚之人材。

袁世凯初练之兵仅三千人，故亦不能收若何之效果。虽然，支那军界知研究陆军学与器械学者，实自此始。

（乙）练兵于保定。袁世凯第二次练兵，系在总揽种种要政时代，军队驻屯保定，其兵学较前又进一步。军制一切，较前亦大加变更，多仿照我邦师团制度。以从前招募之兵，属于雇佣，居然仿征兵之制（昔支那有谚语云，人到兵，铁到针。以铁造针，仅成极细微之器，人之充兵亦然。其贱视军人概可想见。较诸文明军国民以不尽当兵义务为耻者，俨有天渊之别）。袁世凯有鉴于此，特创征兵制度，重视军人资格，使军人家族与绅衿平等。凡入军籍者，得享种种特别权利，并免其差徭课税。具疏奏明，然后施行。录其创募征兵疏于下：

窃臣于上年十二月间，业将直境亟应募练新军情形，并拟在顺直赈捐结存项下拨款一百万两，暂作新军饷需等情，附片具奏。恭奉硃批着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在案。自应钦遵拣派得力员弁，迅速分途选募。而招募之始，又必先须妥定章程。查从前湘、淮各军创募之初，其选择亦备极慎重，所有格式保结等类，非不条理精详。厥后日久弊生，失其本意。近来武备愈弛，疲弱冗柔，比比皆是。固由于训练之无法，亦实始选募之不精，大率就地取材，滥竽充数，非市井游惰，即散勇逃卒，混迹其中。操防稍严，辄不耐勤劬，远飏潜遁。而为官长者复漫焉不加顾惜，或缺额不补，或随时募充，若视兵丁之去留有无关轻重者也。往往成军数年，而精练之熟手十无二三，无异新集之师，几类乌合之众。一旦有警，仓猝出征，兵刃未交，望风先靡，兽骇鸟散，不可收拾。又其甚者，失伍而后，恃众滋事，往往挟械持枪，到处扰民，剽掠焚杀，无所不为，恣意妄行，莫敢阻诘。近年用兵各役，覆辙相沿，历历可征。国家岁糜巨饷，乃不获一兵一卒之用，转使闾阎受逃兵溃卒之害，臣诚私心痛之。无他，由选与练之皆失其方，而未尝立法以预防也。考古昔盛时，兵民合一，聚则为兵，散则为民，不待征发，而师徒之数按册可稽。故无游民，亦无冗卒。方今泰西各国兵制犹为近古，又其风气尚武，虽贵如王公子弟，亦必身入行间。使凡民一隶军籍，即与贵族子弟编伍同列，故人人以当兵为荣，而兵亦皆人人自重。现值中国贫弱之际，纵不能追踪隆古，抗衡东西，亦宜略师其意，参用其法，以力挽晚近军营积弊，冀可逐渐整顿，化冗弱而为精强。臣受恩甚深，任寄至重，军符忝握，责有攸归。谨就筹画所及，厘订募兵章程十九条，遴委臣部武卫右军营务处候选道王英楷、王士珍等，分赴正定、大名、广平、顺德、赵州、深州、冀州各处，会同各该地方官，按属均派精选壮丁六千人，即令该道等分领训练。兵必合格，人必土著，应募之后，按名注册，交地方官分存备案，以便稽考。并分饷以赡其家属，计亩以免其差徭，显示体恤之心，隐寓防维之意。其有入伍尝试私自脱逃者，则责成地方官分行查缉。倘承缉不力，即按军政缉拿逃兵例则，分别参处。庶兵少逃亡，技皆娴熟。不至虚耗训练之功力，不至空糜国家之饷糈，实于经武整军，不无裨益。俟试行有效，再当渐次推广，总期日新月异，仰副圣主振兴武备、力图自强之至意。谨将拟定募兵章程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一）兵丁捍卫国家，保护四民。前程未可限量，断不可以游惰之人滥竽充数。此次招募，应参仿各国征兵章程，及汉代调兵、唐代府兵规制，由各府直隶州督同州县，查明所辖

村庄若干，每村庄户口若干，责令各该村庄庄长、首事、地保等，酌量公举乡民数人，必须确保土著，均有家属，方准举充。倘或滥保溃勇游民，查出重究。

（一）应募之兵须由庄长人等向该州县报名，在城居者，由首事、地保报名。报名之后，该兵丁仍在家守候。俟收足一哨人数，委员到境，再点验收取，注册编伍，并写抄一册，移交地方官存案。

（一）募兵之时，各守令先期出示晓谕，附列募章，定期报名。必须严禁吏胥及庄长、地保等藉端需索，违者重惩。一人数足一哨尚未成营暂住候调者，每名每日发给小口粮大钱一百文。募齐开差时，发给一百五十文。

（一）兵丁到营，头目每月饷银五两，正兵每月四两二钱。应募之后，即各给其家属执据一纸，盖用营务处关防。入伍三个月后，头目每月扣银一两五钱，正兵扣银一两，由饷局按六个月一次，派员会同原籍地方官，牌示定期饬各该家属持据亲身赴领。该委员即当面发给，并于该执据注明何年何次领讫字样。倘将此执据遗失，必于发饷前一二日，由庄长人等向地方官及发饷委员报明缘由，如查明实系遗失，再行补发饷银，并补给执据，以免误领。如承发委员有克扣短少情弊，准由该家属函知各兵在营呈诉，定当尽法究治。

（一）该兵丁宣力行间，以身卫国，必无内顾之忧，方可专心操练。其家属人等，原籍地方官自应妥为爱护。毋任土豪痞棍肆意欺凌。倘该家属遇有涉讼案件，准其援照生衿一律遣抱，以示优异。其革退长假者，仍以平民论。

（一）各该兵丁入伍三个月，候查明堪胜操练，即饬知各该州县，照绿营马兵例，每名准免差徭三十亩，以示体恤。倘该兵丁有包揽情弊，查出严惩。

（一）此次所募之兵，嗣后请假斥革离营者，由该营管带发给假单，盖用关防，登明长假、短假及永革字样。按月呈报营务处，行知各该管地方官注册。如有永革字样者，以后不准回营再充。即再遇招募，庄长人等亦不得再行举送。凡永革及请长假兵丁，差徭仍照旧征派。领饷执据由地方官追缴。

（一）兵丁潜逃回籍，除各营认真查拿外，并由营务处行知该原籍地方官，督饬各庄长、地保并家属人等，严密查拿。倘庄长、地保隐匿不报，查明一体惩办。如查拿一个月仍无下落，即由营务处饬各该州县，将该家属分别究追。

（一）潜逃兵丁，如该地方官查缉不力，即将该地方官照军政缉拿逃兵例则，分别参处。

（一）兵丁有选升官长者，由营务处知会该原籍地方官填注原册，以便查考。

当时袁世凯正荷两宫眷注优隆之际，故凡事皆得随所欲为，以运应其手腕，虽小有阻力，亦不能碍其进行。继又将其从前所练之军队概编成镇，以归一律。于保定又设将弁速成学堂，延我邦陆军大尉木堂等充当教习，以储将才。袁迩时虽驻天津，不亲历行间，而所委任之王英楷、段祺瑞等，均尚能实事求是。故虽遥为控制，均能就其范围。此无他，乃其任用得人也。迨六镇之兵均训练纯熟，袁思鼓舞尚武之精神，奏请于河南省彰德府举行秋操大典。奉旨允准后，袁遂邀请东西洋官商前往参观评判。袁与铁良充南北两军主帅，应对攻守，均尚合法。东西人士不惮遥远，往观者以千计。袁预筹款数十万，以为操演接待之资，并设内外宾接待供应所，亦均有条不紊。是役也，可称支那从来未有之奇观。

征兵制度既有成效，清廷遂谕各行省仿行。于是望风相应者，有两江、两湖等省，复使

支那十八省统成二十八镇。陆军之制，概仿照袁世凯所规订者施行。支那征兵制度之能行于全境者，当推袁世凯为首功也。

第二节　剿办拳匪

义和拳本萌芽于直隶之故城、清河、威县、曲周等处，流入山东之冠县，由冠县蔓延东昌府全属，由东昌又蔓延至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等处。山东巡抚毓贤不但不加防范，转放纵之，卒至潜滋暗长，凶焰日炽。遂出没于黄河迤西，而以直境为逋逃薮，此义和拳萌芽之概略也。袁世凯之剿办，当分两次说明之。

（甲）己亥冬初次办拳匪。己亥冬袁抚山东，下车伊始，即以调和民教、缉命拳匪为首务。彼义和拳散则为民，聚则为匪，又无大股。按支那定例，凡边防戒严各省分，须照行营章程，拿获匪徒，不待奏明，即行就地正法。腹地各省，则须奏明，请旨施行，有时尚须解交刑部审讯。世凯以山东在腹地之列，不便擅杀，拿获拳匪，若不即行正法，实不足以镇摄地方。一面具疏恳请援照边省例，疏上奉旨允准；一面严订拿办练拳章程，通行各州县一律遵行。录章程于下：

（一）禁示拳匪，总在各州县勤加访查，认真缉办，以遏乱萌。嗣后倘该境内有拳匪设厂教习者，即将该管州县照纵匪例从严参办。

（一）禁止拳匪，并须责成该庄长、首事及地保，令其随时禀报。如有拳匪设厂教习，扶同徇隐不报，经官查明，即将该庄长、首事拿获监禁一年，地保监禁三年。倘地保与匪相通，及在官人役与匪通气者，查获讯明，即行正法。

（一）父兄纵听子弟学习邪拳者，除将其子弟正法外，仍将该父兄拿获，监禁三年。

（一）拳匪设厂聚众教练之处，经官查出，即将该厂毁平。如在人家设厂，除将该厂毁平外，勿论何人家产，仍将其家产充公具报。

（一）如于人告发拳匪设厂之家，经官查拿后，验讯明确，即将该犯家产提出一半赏给告发之人，一半充公。其有拿获该厂匪首即送案者，将该犯家产全数赏给。

（一）村内设有拳厂之邻人，如虑拳匪报复，不敢出名告发，应即通知庄长、首事及地保，密报到官，以凭拿办。倘知而不报，以致酿成焚杀重案，定将该邻右提案严办，窝留者与匪犯同罪。

（一）此项禁章系为嗣后习拳者而设。其从前拳匪，除著名匪首及曾犯焚抢重案者仍应查拿外，其余被胁之愚民，如无案犯，但能悔过自新，一概从宽免究，亦不准差役、地保藉端扰累株连。

（一）倘有挟仇诬告，希图分赏者，查讯后毫无实据，即行反坐科罪，决不宽贷。

章程颁发之后，又粘章剀谕，先后十余次出示。张帖之次，旋为拳匪所揭。袁以此辈顽梗不化，非实行剿办不可，遂派道府大员，率同其所练军队，分往捕拿，并悬重赏，严缉首犯。又重申严令于各府州县，有不遵规定章程，稍事疏忽者，严参不贷。嗣果拿获匪首王立言等数十名，均置以法。不及两月，匪徒息迹，山东地方一律肃清。袁又派员分赴各属，确查被害之村庄户口，不分民教，概予抚恤。是为袁初次剿办义和拳之概略也。论者谓庚

子之役，东境奠安，能维持大局者，实基于袁下车伊始也。

义和拳既不能混迹山东，乃潜至直隶。翌年庚子春，遂在莱水县境内刺杀统兵官杨福同，啸聚京津之间，大张助清灭洋旗帜。清之两宫初命军机处询问袁世凯，义和拳究竟有神术与否？袁遂引今证古，痛陈义和拳之邪术，洋洋千百言。而端王别有诡谋，欲利用之，力言其神通广大，乃天助之神兵。清之两宫遂为所惑，竟冒然与东西数大国，不分黑白，大启衅端，致招八国联军之祸。而山东拳匪又闻风而起矣。

（乙）庚子夏再剿拳匪。京津之间拳匪猖獗，又窜入山东。山东临清州属之武城县，与直隶故城、清河最近，故拳匪窜入最先。有匪目王玉振者，与清河某村有仇，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羽数百人，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掳掠。夏津令屠乃勋率队捕之，匪又回窜清平之松林庄，旋又旁窜武城之杨庄。武城令龚敦仁电禀袁世凯，遂派武卫右军马队前队统带王开福督队剿捕。未及成行，哨长阎凤鸣率数十骑至杨庄一带巡弋，突与匪遇。匪等即列阵以拒，阎以该处村舍太密，非用武之地，佯退以诱之。匪以为却，从而追之。阎见相离较近，突返戈麾众，枪弹齐发，匪徒逃避不及，中枪而毙者数十名。适东字前营管带戴守礼自北面来，左营哨官李文成由西面来，前后夹击，又毙悍匪数十名。匪首王玉振、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均在其内。当场擒获朱西公等十一名，由龚敦仁禀明袁世凯，发交知府洪用舟讯明，分别正法监禁。是役也，阎哨长能以少击众，论者多称赏之。

济属禹城与临邑、陵县、平原、恩县等，毗连直隶边境，拳匪亦不时出没其间。王玉振一股平后，忽有外匪王立东、李传和纠同山东王文义、张得胜、宋朝义、宋仁义等，各集徒党百余人，窜入临邑之田家口。即经袁访悉，飞饬各营县，限五日获案，逾限撤参。匪众闻官兵至，又窜入禹城之王彩武庄，及临邑、陵县交界各村庄，肆行掳抢。禹城令许源清会同济康营哨官马占元，武卫右军马队哨官吕长顺，率带马步五十余人赶往追捕。匪又窜至临邑之庞河，正劫抢该处村庄，吕即率众兜捕。匪亦列队抗拒，竖立黄旗一杆，匪首数名，乘快马指挥其间，余匪皆裹红巾，结发袒胸，形同狂惑，枪矛竞进，势极凶猛。官兵仅五十余名，众寡悬殊，许源清与吕哨官等身先士卒，马步环攻，先击匪首王文义，枪弹贯其胸。张得胜见势不支，即伏地叩头，口诵真言，状将作法，偶一抬头，又为流弹所中。马队遂乘势赶上，手刃宋朝义、宋仁义，并生擒李九芝等四匪，余匪四散。夺获枪三十余支，刀七十余把，大旗一面，神像一轴，符咒多件，红布花名册一本。内载有统领前敌、总办粮台及某哨、某队等名目，僭封伪职，形同叛逆。而煌煌谕旨以义民目之，不亦异乎？

时直隶境遍地皆匪。山东武定府所属之乐陵、海丰，则与直隶盐山、庆云壤地相接，窜扰既易，煽惑遂多。于是乐陵境内之范家屯等数十村庄，皆为外来拳匪所惑，揭竿而起。海丰所属各村亦望风响应，迨沂州府属各县亦有匪踪，但其时已见明谕，命各督抚练习义和拳，以御外侮。当时直隶盐山聚匪数万，欲扑山东，谣传已犯三间堂、朱家寨等处。

袁世凯以拳匪所恃以惑人者，惟助清灭洋四字。于是一面派兵遣将分赴各属，协同地方官弹压剿捕；一面分遣干员，驰赴有教堂之地方，劝谕传教西人速赴青岛。或回国，或驻青，均听其便。所有教堂概行交地方官保守，并派劲旅沿途护送，各教士亦均乐从。并严

檄各地方官,所有教士财产,务当妥为保护。保护不力,致有损失,即责令赔偿。

当时已屡奉明诏褒奖义和拳,而袁世凯独剿办之,将何以自解?且其檄属下公文札饬,亦将何以措辞乎?而袁世凯妙想绝伦,闻当时所出告示,其中有数句云:“真正义和拳,现俱在津京,有志报国者,均宜往北行。”盖袁谓真义和拳皆能避枪炮,不能避枪炮者皆假义和拳。其公文一切皆称为假义和拳。或问之曰,上谕命保护义和拳,公何独剿之不遗余力?袁曰,我所剿者皆土匪假托义和拳。上谕所谓义和拳者,皆能赤身与子弹相拒,岂有应枪而倒,尚得谓之义和拳乎?于是传遍山东,遂有假义和拳之名。嗟乎!义和拳皆匪也,何尝有真假?袁非用此权谋,乌能抗旨痛剿哉!

袁自送教士出境,严饬各府州县皆筹款,各募防堵兵,境内遂无匪迹。惟直隶之盐山匪众数万,时思越境。袁遂派副将张勋、孟效曾、张奉先等,各率重兵,分屯各边界防堵。又派马队两营,作为援应游缉之师。计张勋等先后与匪接仗十余次,斩获不计数。而直隶境内之匪,亦遂不敢越雷池一步。微袁世凯曷克臻此。

第三节 警察政度之设施

支那人能知警察二字作何解者,在迩时千万人中恐不得其一二也。袁世凯初调北洋,值天津海河一带盗贼蜂起。与各国缔结善后条约,距天津六十里内不准驻屯军队。时天津尚未交还,袁驻保定,未雨绸缪。以闾阎不靖,无兵焉能捍卫?因问计于西人某君,某君推诚告袁曰,各国缔结之条约虽不准驻屯军队,未尝不许办警政。袁问警察之意安在,某君曰,警察者维持社会之秩序,保护公共之安宁幸福者也。公如能行警政,各国不但不能訾君违约,且必多赞成。袁乃将前小站所训练军队,选精锐两千人,延英国警官某君,暨粤人入英籍之王昆士等,教以警察大义。即就保定地方先行试办。迨天津收回,又带至天津,布置警署,施行警政。此支那警察制度之嚆矢也。

袁至天津,初行警政几乎失败。盖当时知警察学者无多,雇用英人训练,势须有通英语者总其成。唐绍仪荐其同乡曹家祥充警察总办(曹通英语,系海军学生。甲午逃将,李鸿章曾令通缉悬斩者)。曹接办后,克扣警兵饷项,讹索闾阎。曹充总办仅年余,家资暴富至数十万。向者曹在紫竹林某粤人处闲居,困顿不堪。某洋行买办荐与某英人司账,英人嫌其龌龊,挥之使去。有谓曹昔在海军,专兑小洋圆发给军人饷项,其剥削手段概可想见。

曹家祥总办警政,闾阎大受其害,腐败又不堪言。有富户某被其讹索,冤无可伸,乃数其劣迹,陈之言官。言官即弹劾之。当时袁受唐绍仪等蒙混,曹之劣行概不知也。既经弹劾后,唐又为曹掩饰,仅使撤差。乃曹得腰缠数十万,遂于河北购买地皮,大起屋宇,傲然作富家翁矣。继又出其剥削之资,大营产业,创设房产公司。并与唐绍仪、凌福彭辈合资,立兴业公司,在天津县、青县、盐山县等界内,侵占官民荒地千顷,开垦成熟,据上游水利,夺穷民利益。致葛沽、大小站等处,已成之膏腴稻田,皆为废产。唐、凌因与曹合资,又有其他之密切关系,不得不为曹作护符。故民间屡控皆不得直。海河一带怨声载道,视此而唐、凌、曹三人朋比之罪,不问可知。其他袁之误于唐、凌者,尤不可胜数。兹以述袁办警察之历史而牵连及之,亦斯民直道而行之意耳。

袁世凯自撤曹家祥后，始知警政种种之腐败，乃遣赵秉钧继曹之任，并锐意改良，处处考核，不稍松懈。有谓袁常于晚间微行，至警察出张所考查。赵以袁认真若此，遇事多兢兢业业，故天津警政乃大有可观。

袁又以警察人材缺乏，特设警察学堂以培警员，延我邦警察专门名家三浦君等充当教习。又特设警察译书局，购取我国各种警察教科书，译为汉文。又依支那之风俗习惯，编出警察通行章程，上疏奏闻。西太后以成效既著，遂下严谕，通饬各行省一律仿行。谕云："前据袁世凯奏定警务章程，于保卫地方一切甚属妥善。著各直省督抚仿照直隶章程奏明办理，不准视为缓图因循不办。将此通谕知之。钦此。"于是北京亦遂试行警政。赵秉钧遂得赏侍郎，办理警视厅，于是入支那之国都，窥其制度，亦大有文明景象焉。

迨警察学生毕业后，遂无乏材之虑。袁又大加推广，由城市而及乡村，创设海河四乡警察，办有头绪，遂具疏历陈办理警察情形。疏云："奏为天津及海口一带设立巡警，谨将先后筹办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臣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间，创办保定巡警，业经奏明在案。天津地处海滨，民俗强悍，大兵之后，人心浮动，伏莽尤多。其海口一带商旅骈集，海盗出没靡常。臣于莅任之初，即预筹津地收回，必当有以善其后，而尤虑华洋交替之际，匪徒乘间思逞，较内地尤为紧要。是非举办巡警，无以靖地面而清盗源。查各国都统衙门，驻津时本有警察，而中外情形隔膜，流弊滋多，未便仍其旧制。臣前驻保定，即经陆续招募警兵，勤加训练，限以速成，为未雨绸缪之计。惟津郡及海口地方，或负山控海，或华洋错居，在在均须设备，得非四五千人不能分布。无如饷源支绌，罗掘为难，不得不立以始基，徐图开拓。因先招募三千名，编列十局，于二十八年五六月间先后成队，暂驻省垣，拟俟地面收回即分驻要区，以资捍卫。迨至交涉有期，各国订立条约，维时天津盗贼繁多，疮痍满目，兵力既不能到，则惟赖巡警以镇摄而绥靖之。臣即于接收之日，饬派巡警一千五百名，留津驻扎，就津设立总局，考察情形，督饬巡警，以专责成而收实效。其余一千五百名，分布西沽、唐沽、山海关、秦王岛、北塘等处，即归大沽、山永两协副将暨北塘游击等管带，俾可就近钤制。查各国警务，本为专门之学，臣设立各处巡警，事属草创，且期在速成，亦只粗具规模。欲其精益求精，非设学堂不足以资考校，当于二十八年冬间，在津设立警务学堂，饬令各巡局官弁兵丁分班肄业，延订洋员充当教习，编译外国警务诸书，立定课程，为之讲授。务令一兵一弁，皆由训练而成。现在头、二两班均已毕业，仍当续招三班，如法教授，以供任使。至各局办法，虽均遵照奏定章程，惟地方有繁简之殊，即薪饷应有多寡之别，而局制亦不能不因地制宜，变通酌定。天津及各海口为水陆冲衢，且系通商巨埠，华洋互市之地，巡警保护弹压，责任匪轻，与内地情形大有区别。查各国以警察为内政要务，其视警兵至重，故其定薪饷亦至优。即就天津而论，各租界雇用华人充当巡兵，其口粮自洋银十余元至二十余元不等。中国警兵若照保定饷章，则数不及半。相距咫尺而厚薄悬殊，不免相形见绌。且津地百物昂贵，实不敷口食之资。自应量予加增，以示体恤。其官弁人等亦皆优给薪供，庶可严核功过。各局名额，因津郡海口等处，非地广人稠即边关要隘，自巡官以下，均以保定之局人数作为一局，计每局二百九十五名，凡此皆系体察情形，量为增益。其余如山永协所属之山海关、秦王岛等处，辖境绵长难于控制，添练马巡五十名。天津市廛繁盛，火警频闻，捍患救灾，本警察应办之事，另设消防队百名，以防火患。

又由各国都统移交小轮三艘，专为巡查海河之用。（中略）现在巡警开办两年，规则大备，盗风屏息，民情乂安，实已成效昭著。仍当设法扩充，以期周密，仰副朝廷保卫民生之至意。”

凡事皆难于图始，而警政为支那从来未有之文明，创始尤难。乃袁当创始之初，即为曹家祥所破坏，其势几难再振。而袁独百折不回，力求进步，竟能于破坏之余，得收美备之效果，微袁世凯曷克臻此也？支那一般议论，谓袁办警政不为无功，然试诘其功之何在？则又不能言其所以。敢揭以告支那一般社会曰，袁办警察之精神，在能译警察学之书籍，输入专门学问以享受社会。使后之学者苟能因既有之学，专心研究，以继长而增高之，其进步尚有穷极耶？

第四节　兴学

袁世凯凡举办一事，必兴一学堂。以求其学问，尤必编译书籍，以输入文明（练兵有武备兵官等学堂，即有《练兵要则》之编纂；办警察有警察学堂，亦有各种警察书之编译）。凡此皆其识见过人处，绝非支那官场以敷衍塞责者所能梦见也。

袁任山东巡抚时，即竭力兴办各种学堂，以图教育之普及。奈迩时支那之八股空文尚未废弃，袁虽大声疾呼，亦无大效。又惜其抚东未久，不能达美满之程。至升督北洋，大权在握，又值朝野上下大梦初回之际，乃得遂其手腕，倡废科举，广设学堂，改庙宇为学舍。自普通以至中高等学，及各种科学专门学堂，无一不备。而又皆由袁创订章程，先行试办，迨有成效，奏明立案。即京师设立学部，半皆仿袁规订之章程，以为基础。其办学堂尤注重外国文学，窥袁用意，系以支那所谓国粹者，不过本国文耳。支那最高尚之学问，如鼎甲，如翰林，其生平学业，亦不过本国文字而已。至各种精神之科学，皆阒寂无闻焉。盖欲吸收文明之精神，为救急之图，非造就通达外国文之人材，以翻译外国各种科学书不可。此等思想，亦非支那当国大臣所能念及者也。

袁莅直之初，即首先创立外国文学大学，延英人丁家立君充总教习。丁君不但精于各种西文，于汉文亦甚精通，以西洋人而能著述汉文书籍者，实为当世所难得。丁君在支那多年，颇有著述，英文汉译，尤为丁君素所讲求。袁特以重资聘请，教习一席，可称得人。所规订之章程，以及学生之资格，亦极完备，尤为吾人所注目。如此兴学，可谓美备矣，使该校生徒，皆能照章毕业，支那之科学必大有起色。惜乎袁虽具兴学之热心，而委任非人。袁以学堂总办必须文学中人，乃特委翰林出身之道员丁惟鲁充当总办。在袁之意，以此堂系为造就译材而设，得惟鲁总其成，诸生中外之学必可驰驱并进，而孰知事有大谬不然者。试将丁之行为揭明于左。

夫丁惟鲁者，矢口不离道德，居心多不堪问。除八股楷书外一事不知，腐败顽固达于极点。向本以学堂为公敌，以八股已废，无督学文衡之望，不得已乃就一道员为衣食计。其心虽视学堂为仇敌，而因月得数百金之优薪，又不便显然反对。到堂未久，即将其故旧亲朋子弟十数人，硬行补入。彼袁初命丁家立君考选之学生，资格甚优，其程度之高于丁惟鲁者不知凡几。而丁续添之学生，不但外国文未曾寓目，且多目不识丁。丁家立君以其

人皆不类，即无法教授，又加以恶习甚深，有志诸生皆不愿为伍。丁家立君无可奈何，为设特班以教之。而此辈又多不学，久之则牛鬼蛇神，不可言状。同学中有滑稽者，遂加此班学生之徽号曰“胡混少爷班”。惟鲁以诸生之异己，遂肆意苛刻，始则减其菜钱，克其油烛，诸生皆置不与较。惟鲁计无所出，又多方作难，以其老生常谈之八股文考试诸生。彼稍知科学之学生视此种文，直粪土不如，然始亦尚未反对。既以不胜其扰，言语之间多含讽刺。惟鲁遂以诸生不堪造就，谓停试未久，即不能知国粹，焉能称为通材，意欲概行革退，另募新生。而诸生于此亦皆有解散志。适值年终，惟鲁报销本年用款于袁，其司账某甲亦甚衔惟鲁，尽泄其侵蚀公款之私，为诸生所觉。教习与学生遂联名公禀于袁，天津《大公报》亦侦知其侵吞公款之劣迹，遂详载于报端。袁派人查办，惟鲁即将所侵蚀之款运动掩饰。复求某报记者为之洗刷，竟将程度极高之学生概行革去，以遂其野蛮专制之心。丁家立君忿不能平，亲到天津谒袁，痛数惟鲁之非，并问袁培养人材之谓何，既恶程度高尚之学生，何故设此学堂？袁大怒，撤去惟鲁差事，复派员查办。惟鲁又出大运动力，极意弥缝，袁遂为左右人所蒙混，仅撤差以了之。丁家立君以堂中所剩仅胡混少爷班之学生，亦不屑教导，遂辞席而去。如是完美之学堂，遂败坏于惟鲁之手，岂不大可惜哉？嗟呼！支那八股出身之官，如惟鲁者不绝迹于官场，谓支那能富强者，敢必其不能也。谓为亡国之根株者，敢断言矣。

按：大学堂为惟鲁所败坏，袁世凯事先既无知人之哲，事后又罚轻于罪，特不能不为袁咎也。虽然，袁在直隶提倡之教育，仍当推为各行省之冠，亦不得不赞袁之功。至其督饬各府厅州县举办中小等学堂，以及鼓舞地方绅士立公私各种学校、研究所、宣讲所，皆为广兴教育之基础，其有益于社会实非浅鲜。节录其奏办理学务情形疏，以见一斑。疏云：

“臣维五洲之强弱，视其教育之重轻，治国要图，莫此为巨。臣忝膺疆寄，责有攸归。数年以来，勉力经营，稍获就绪，改良进步，尚无穷期。所有现办学务情形，敬为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臣于光绪二十八年到任之始，大局甫定，人心思治，即督饬省会暨各府厅州县，遍办学堂。先后设立学校司、大学堂、师范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等，奏明在案。嗣于二十九年奉到学务大臣奏定章程，遵改学校司为学务处，裁撤专门、普通、编译三局，分设六课，各专责成。以天津大学堂设立多年，程度颇高，业经分设专科，照章作为大学，即名北洋大学堂。改省城大学堂为高等学堂，其余实业中小各学堂，名目课程，俱改从定章，以归一律。数年以来，剀切晓谕，惩惰奖勤，公益渐明，浮言不起。官绅协力，风气潜移，故以凋敝之余，而捐资设学者不绝。公立私立，月有所闻，随刊发表式，分别填注。通计现有学堂数目，计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堂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二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一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等学堂不计焉。合诸将备、巡警等学堂，以及册报未齐，总数不下十万人。惟是政由草创，前无所因，愿力虽宏，措施匪易。计年课绩，效止于斯。入手之初，人不知学堂为何事，编制无法，教授无方，错谬杂糅，亟须厘订。于是设研究所以求其精。官绅之视学堂与

书院等，敷衍苟且，几成具文，甚至造作谣言，横生阻力。非严加考核，则曷树风声，于是派查学员以纠其失。东西各国学校林立，若尽仰公家，断难遍给。是宜家喻户晓，因地设区，董劝兼施，强聒不舍。于是立劝学所以作其气。乡愚暗于外事，蔽于咫闻，化导无人，遂成隐患。虎门读法，太史陈诗，厥意堪师，事半功倍，于是立宣讲所、阅报所以破其蒙。凡此数端，皆此五年中苦心进思，以图进步之实在情形也。顾从前未设专官，事权不一，兹由学部颁定官制，奉旨遵行，嗣后直省兴学事宜，当责成提学司一手经理。除重要学务仍由臣随时督饬外，其余寻常文牍，应由各属与该司直接，以省承转而免稽延。抑臣更有进者，教育之道，无智无愚，必使人人有普通之道德、知识、技能，而后国民之程度增高，国力亦与之俱进。近世言统计学者，历数地球强国，必百人中有九十余识字之人。外国文字一端，力求浅显，英、法以二十五六字母为本体，日本以假名五十字为切音，体用兼赅，妇孺易解。吾华文字艰深，未能普及，中人以下，习为颛愚，其难一也。五方之民，言语不通，闽越吴楚，音必重译，因是参差，遂生畛域。定章虽云各学堂皆学官音，而官话一科尚未添入，各操土音，动多扞格，其难二也。各国之民，视国如己，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故民数不多而皆足自立。我国民俗以不知国事为常，危难当前，熟视无睹，稍加裁抑，横决为虞。惟于学校之中，寓开通之意，使中外大势，法则大纲，童而习之，长而官之。对于内有同舟共济之心，对于外有亲仁善邻之志，则国民主义亟待昌明，更非旦夕所能收效，其难三也。至于推家庭教育之原，则女学章程必须颁布；以尚武精神为重，则兵式体操必须通行。综是数端，皆关全局。是在圣明主持于上，部臣赞化于下，臣自当勉竭愚忱，督同提学司实力整顿，使邑无不学之子，家无失教之童。积以岁时，或得稍效尺寸耳。”

第五节 留学生之奖励

袁世凯自主张教育普及，以各种科学师资缺乏，延外人充当教员。一则以语言文字之不通，有不能直接授课之苦，既防虚掷光阴，又有讹传之误。一则以甲国之师对于乙国之徒，其鲜感情，难望热心教授。一则以外国科学专家，学问优长，虽予重聘，亦恐不易罗致。至肯就聘而来者，亦不过普通之人材。有此种种困难，遂思奖励留学生。当时支那留学东西洋之学生亦颇有人，以政府不能任用，多有毕业后流入歧途者。袁思提倡鼓励，一面具忠告于政府，一面谘商驻各国之公使，要求调查毕业专门科学生人数。适有金邦平留学我邦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清公使杨枢遂函告袁世凯，称金心地纯正，学识俱优。金留学我邦时，本尚安分，袁遂招金至其幕内，未几即附片密保其学识，并恳朝廷优予奖励。于是金遂得廷试，钦赐翰林院检讨。金得翰林后，袁即为制衔牌两面，曰“留学日本政治经济科毕业”、曰“钦赐翰林院庶吉士”，并令乘绿呢肩舆，鼓乐导其前，仆从随其后，耀武扬威，招摇过市。袁之所以宠金如是者，盖欲使人知学堂毕业之荣，以鼓舞人之向学也。袁又使其机关报鼓吹，各报皆详载其事，遂大著功效，向之不以学堂为然者，亦皆联袂游学。而我国各种专门学校，无一校无支那学生。由是游学之风遂盛行，其国内之各学堂招生亦易。而政府又颁发考试留学生之规则，凡有由外国毕业专门者，袁悉罗致之委以优差。在袁之用意未尝不善，惜此辈一入支那官场，睹车马衣服之丽都，姬妾宫室之美备，遂落其彀

巾,与贪污卑鄙之官吏同其趋向。向之自命为支那之主人翁,及自负为再兴中国之人物者,皆付太平洋之潮流而东逝矣。至今遂有黎渊者,侵吞法政学堂公款,种种现状之暴露,反为顽固党所藉口,诋学堂徒糜巨款,供留学生之挥霍而已。噫!吾爱留学生,吾敬奖励留学生之袁世凯,敢献一言告忠曰,公等一入官场,幸勿效八股、捐纳、保举出身之官吏,为亡国之罪人。

按:袁世凯提倡奖励留学生,精心积虑,谋科学文明之输入,实为急救要图。金邦平辈苟出其所学,谋社会之进步,结果之良,固未可量。乃若辈要其所以固属丧心病狂,而按其原因,又不得不为袁咎也。盖金邦平等之学问,系专门科甫经毕业之学生,毫无研究经验。若以我邦各专门科之学士、博士(如清之举人、翰林)例之,由专门科毕业后,尤须研究所学若干年限,确有心得,或尽义务充教习于学堂,或立说著书以享受于社会,始能进为学士。由是再加潜心研究,能发明一科,著书寿世,为一般社会所欢迎,始能成为博士。再以登用官吏与辩护士之例比之,法政专科毕业后,须研究所学若干年,又加以实地之经验,尤须经几番考试合格,始得登用授职。以我邦维新之萌芽,固基于诸志士牺牲性命,大声疾呼,及留学西洋之学生,立说著书,闻风相应,始有今日。从未有甫经毕业之学生即予以政事之大权者。

金、黎诸氏本属有用之材,袁世凯果能加以陶镕,使之不弃所学,各加经验,研究以求进步,则支那之科学大兴,人材蔚起,可计日待也。乃袁世凯需材孔亟,不遑及此,所谓欲速则不达,转使有用之材,流为不肖。袁之苦心虽可谅,袁之用人实太疏。在支那官场能如袁之奖励留学生者,固当崇拜,而袁之不能甄陶学生,亦分所应咎。使袁不去位,闻斯言,必可有以补救也。

第六节 培养裁判官人材为改良法律及监狱之预备

袁世凯以领事裁判权不能收回,即不能成完全主权之国。而从前支那与各国缔结条约,不知此与主权有碍,漫许各国,明载约中。袁思仿效我邦维新之初,收回领事裁判权之手续,先养成裁判官人材。适我国法政大学为支那学生设速成科特班,袁世凯遂命杨士骧、朱家宝、凌福彭等考选官绅五十人,送往我邦学习。在袁之意,视此举为极重且大,而杨、凌、朱三人之脑筋,只知若干八股文,焉知其他?以长官之命令,顾个人之禄位,为迁官蓄财计,不敢显然反对,究何暇认真考选,不过各选一二私人,以敷衍塞责而已。致支那候补官之卑猥恶劣状态,遂发现于我日本东京矣,试言其一,以见凌等欺蒙袁世凯之一斑。有邓永烇、徐永启者,皆候补知县,系凌、朱等之私人,抵我邦凡政治、法律一切制度,皆所不取。惟我东京有一种极下贱之待合所(荡女淫男狐绥鸨合之所)营业,大为欣羡,邓、徐两人遂合资赁屋,为待合所之营业,招集淫贱下婢,日居其间,除邓、徐二人苟合外,并为其他之支那留学生媒合,征收媒介宿泊金。此种下贱营业,我邦法律本禁止甚严,而警官以留学生皆属志士,格外优视,不甚注意稽查。久之见徐、邓等形迹可疑,遂加侦探,明治三十九年春,适有一广东张某藉邓等媒合,在该待合所淫合,为我警察拘获,送至裁判所审讯。徐永启人极巧猾,事前即在下宿屋赁一住所,预为掩人耳目计,是日适他出,遂得漏

网。我东京《朝日新闻》及《万朝》等报，遂照邓、张及下婢等在裁判所之供词，暨邓、张等姓名、年籍、学业，逐一详载。我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遂令邓永烇退学。迨我东京报纸又追论此事，并忠告我文部省，规定留学生取缔规则，俾免染坏我邦学界。清公使杨枢氏遂函告袁世凯，袁遂具疏劾邓永烇革职。疏云：

"直隶试用知县邓永烇，云南恩安县人。光绪三十年九月给予官费，派赴日本学习法政速成科。兹查该员忘廉丧耻，任意浪游，经该大学总理勒令退学，由出使日本大臣杨枢查明属实，咨会前来。臣维近年游学日多，学风日坏。邓永烇身为职官，似此不知廉耻，若非严加惩禁，不足以清学界而杜官邪。除饬司勒缴官费外，相应请旨将直隶试用知县邓永烇即行革职，以儆效尤。"邓永烇革职后，徐永启得凌福彭保护，竟得逍遥法外，尚不足奇，且竟得优保，补授饶阳县知县。今则俨然南面高坐，为民父母矣。夫凌、朱等选此种人游学，已属不类；败类至此，复以私交，援引其得优保，任实缺。丧心病狂如凌福彭者，真罕有其俦也。北洋新政根本上之败坏，当以凌为罪魁也。

尝闻朱家宝在清苑县任时，因被控有案，恐为言官所劾，藉游历我邦以避之。乃到东京甫数日，又弄出种种不类事，为学界所不容，直揭载其恶劣事实于报端。朱不能久留，只得折回上海，出重金藉某甲代撰条陈六事，陈于袁世凯，遂大邀袁奖。四年之间，由一知县而开府矣，其才能则倩人所撰之数则条陈，其政策则广纳苞苴。或谓其前数年衣食均不周，今则其子以一部曹假馆都中，其车马之价约值数万金，其他概可想见。袁所拔擢之人材如是，宜其于事无成就，于己亦大有损失也。

袁世凯自官绅、学生由我邦毕业归来，遂拟规定试办裁判所规则，派凌福彭、金邦平为总理。乃凌与一班候补官皆茫无措手，不但不明法理，即于袁改良裁判之用意亦不能知，皆推之与金邦平。金谓我系总理，不能任起草事。凌福彭只得委一班候补官会商起草。岂知此辈虽在我邦食粟年余，究竟于法律定义，均茫不知为何物，焉能起草？以致面面相视，延迟多日。幸有浙江举人王仁铎，亦由我邦留学归来者，学问本有根柢，而又潜心研究，颇有所得。见凌与诸人皆互相推诿，遂慨然担任起草事，始得有百四十六条裁判规则。袁世凯遂具疏奏明试办，委凌为厅长。凌则遍置私人，其举动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初袁命凌仿照我邦登用官吏规则，派提学使试验，以分数之高低，定差使之优劣，本极正大。凌乃反其所为，且有未经试验，一事无知之辈，亦派充裁判官。嗣为袁察知，遂严札凌福彭，命其具实禀复。录原札于下，以明凌福彭蒙混袁世凯、败坏政治之一斑。札云：

"为札饬事，照得天津试办裁判，业经核定章程，所有预审、检事、审判各员，前曾札饬该守按照试验程绩分别酌委。兹据该守禀称，(中略)所拟派充高等审判官之候补知县韩树梅，高等预审官之候补知县龚世昌，地方审判官之知县李骏，候选通判方大年，地方预审官候补知县胡中英，乡谳局承审员候补知县徐永启等六员，试验程绩皆在四十分以下。而五十分以上之张祖熙、心田、姚和燮、李泽宸、李松材、王祝三、胡献琳、金复生、张允翰、李重光、刘思鉴等十一员俱未拟派，是何缘故？又所拟高等检事长候补知县孙家瑜，高等预审官候补知县张一鹏，地方审判官试用知县苏鼎铭，地方检事长候补知县蔡济勋，乡谳局承审官知县王树泰等，查试验程绩表，均无其名。该守须知裁判之试办，系为收回领事裁判权，挽回主权而设，理应一秉大公，方可收得人之效果。乃该守将试验程绩恶劣之员以

及既非出洋游学、又未经试验之员，均委要差；而试验程绩良佳之员转屏弃之，用意何在？应由该守秉公具实遴选，另拟详候核委，毋得瞻循情面致负委任。此札。”

凌福彭经袁如此严札，仍敢肆意掩饰。其禀复遂称韩树梅等考试程绩虽低，而经验甚深；孙家瑜、苏鼎铭、蔡济勋等，虽未出洋游学，而法政系素所讲求，颇有心得，均属学问渊博，素称干员。张祖熙等试验程绩虽高，均素少经验。总之支那大官对小官，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何况去舍哉？以袁世凯风行雷厉，竟为凌福彭所蒙蔽，亦深可慨也。

或谓凌福彭于试办裁判所，遍置私人，欺蒙袁世凯，实怀有鬼胎。盖凌福彭与唐绍仪等，侵占官民地千顷，夺尽下游水利（详载本章第三节），民间切齿，屡控不直。彼僻壤穷乡之小民含冤莫白，仅以一纸诉讼于州县。而州县皆以夤缘得官，又焉敢准控声势赫赫之唐绍仪及作威作福之凌福彭耶？创议裁判之始，凌闻诸留学生，论及司法独立之性质，深恐位置得人，或有不畏权势之裁判官，一秉大公，使小民屈抑一伸。则静海、盐山以及天津海河、减河一带被害之家，一旦讼直，不仅其兴业公司数千顷占来之产不能保存，而首领官阶亦都可虑。故出此死力以欺蒙袁世凯，于拟派各员中，苟非凌之私人概不录用。王仁铎以有起草之劳，为袁世凯所特委，呜呼仁铎，吾恐其死期近矣。

审判厅开办未数日，弊端百出，人言啧啧。本馆连接来函数十封，有称赌豪蔡济勋新负数万圆，赊得某皮货店皮衣数十件，值价数千金，送天津府以极美之貂皮外褂，得委审判官。已预与某某等约定，将来翻控某案，四六分赃，以偿还赌负。有谓苏鼎铭购得极新西洋家具一堂，送至天津府署，得委审判官。已与卖油某甲约定，俟翻控多年成案，占得某孀妇房产，送苏鼎铭住宅一所。有谓天津县知县某，绍介其至戚龚世昌拜天津府门下，得委裁判所差使者。有谓冒充直隶候补知县李骏，特回家乡筹款贿买书吏，为舞弊注册。更有以猥鄙不堪之事，献媚于厅长，得委审判官者。有谓方大年送张一麐日本名人画屏，得充检事官者。诸如此类，不堪枚举。以支那人素好狂吠，且事属暗昧，而无佐证。又以袁素能整顿，果为侦知，必能从严整顿，期望支那新政之进行，悉未为登载。未几而弊端百出，遂有胡中英受贿，李骏、龚世昌当场出丑，而热心办事疾恶如仇之王仁铎遂痛陈其害，上改良裁判所十二条密陈于袁。嗟乎仁铎，欲求死矣。其条陈洋洋千余言，择其大纲于下：

（一）曰委员宜甄别（即指明胡中英受贿，李骏、龚世昌当堂出丑及各劣员之现状）。

（一）曰书吏宜约束。

（一）曰用刑宜慎重。

（一）曰判词宜刊登官报。

（一）曰谳案宜调查确实。

（一）曰外人宜优待。

（一）曰确定判决宜实行。

（一）曰合议制宜确守。

（一）曰检事长两厅不宜派一人。

（一）曰预审官不必派专员。

（一）曰部长宜久任。

（一）曰两厅宜建筑。

仁铎条陈达于袁世凯，袁又严札凌福彭与张良暹辈，略谓有人条陈整顿审判厅十二条，语极切实。仰该守等彻底根究，按照所指，逐条详细禀复。所有贪污各员速急斐除等云云。在王仁铎所陈，无一语不从学识与热诚中流出，言人所不能言，道人所不敢道。乃凌等接袁之札饬及条陈十二事，无非具官样文章，欺瞒掩饰，丧心病狂，力阻新政之进步，袁世凯遂为其蒙混，至审判厅败坏不堪言状，凌实罪之魁也。

初，袁世凯札饬凌福彭，凌尚不知上条陈者何人。后侦知为王仁铎，衔恨切齿，而丝毫不露，转与王益加亲切，乃阴施狠毒。温谓仁铎官阶太卑，作事甚难，现捐纳将停，可速加捐，如无力，代为设法挪贷。王以为善意，遂称贷数百金，告凌尚短千余金。凌曰易易，我为君向捐局担保，先行填照报部，后再设法偿还。及捐局追款，凌不但不助分文，转严逼之。说者谓其意在使王索贿偿负，入彼彀中。迨一般贪吏，皆知条陈为王所上，仁铎如居荆棘，终日无与立谈者，遇事掣肘。一班小人明讥暗诮，不得已遂将所拟之章程著成理由书，禀陈袁世凯，并辞去差使。禀云：

"窃卑职前条陈整顿审判厅事宜，干黩威严，诚惶诚恐。伏思今日审判厅所以至此之由，则一言可以括之曰：无法。夫法岂未善乎？徒有法不能实行也，故曰无法。使现行之章程果窒碍而难行，是无可知何者。卑职供差三月，目睹情形，蚩蚩之氓，惟命是从。况乎起草之际，亦既煞费苦心，全从程度著想，未敢高谈法理。复蒙宫保屡予删改，夫固无一条一字不能行者。乃厅局各员，半属旧日发审，开会讲习，为时未久，对于章程实少研究。其旧日之一切作为习惯已成自然。欲其一朝骤改，不可得矣。整顿之法，端在得人。（中略）卑职爰编成审判厅章程理由书一册，深愧不学，未敢自信，曾请凌道、黎举人阅过，佥谓尚无错误。谨缮清本呈候宪鉴，倘蒙审定后饬发两厅刊行，似于研究不无裨益。卑职更有陈者，现在两厅不分民刑男女，但知一味刑求，近数日之现象，有不忍为宫保言者。厅长本以知县兼充，县署事冗，势难兼顾。部长额设二人，自胡守离厅后，至今尚未补人。张守兼理刑事部长，近复时有小疾。各员恃厅长、部长之不到厅也，除承审员外，其会审与书记各官有数日未到者，有一到即归者，有承审员私委托书记官承审者。名为合议，而公堂之上一人也；名为免刑，而扑责之声四闻也。且有两造与证人齐到，令其候至次日始行审讯者。卑职供差之地密迩于地方厅，是以知之最悉。明知多言易于获罪，厅员皆属同寅，不知者甚且目其人为邀功。然正惟如是，卑职知而不言，窃恐更无一人为宫保言者。况卑职又蒙逾格之殊遇者乎！此时及早绸缪，或可补救。故卑职愿据实直陈，以报宪台。愿开去差使，以答同寅，以明区区之心。此则公私两益，大局幸甚。"

袁世凯接王禀，知其为众所不容，遂改委一差。批云："据禀已悉。详核所呈审判厅理由书，以局中人言局中事，准情酌理，足以析疑。候行官报局印入法政学报，并单印二百本，发交高等地方两厅，分派研究所各员悉心评议。该牧遇事直言，正可拾遗补缺，业经改委地方审判厅审判官，毋庸再请开去差使，以资历练。仰即遵照。此缴。"

观其禀牍，知王仁铎为人纯正，热心国事，可概见已。其告袁世凯曰及早绸缪，尚可补救，细味其言，用心实可怜可悯。其所以著理由书以详解条文者，因所有在厅人员多不解此条文，竟成虚设。彼凌福彭、张良暹辈，皆自恃正途出身，满腹腐败八股，自恃为平治之具，且谓堂堂中国，有汗牛充栋之典章，岂屑研究此百四十六条之条文耶？故皆一句不能

详解。夫规则不明，焉能实行其规定？嗟彼井蛙，不知此审判厅百四十六条条文，为世界人所公认为文明规则，乃支那数千年未有之奇观，其价值关乎支那之存亡。果不能实行，支那去安南与朝鲜亦不远矣。余敬袁世凯，并敬王仁铎能不负袁之委任。余忧支那之亡，余恨凌福彭辈惟恐其不亡。余所以津津乐道者，尽同种同文之忠告也。

王仁铎自著理由书经袁世凯发行，其境遇更不堪设想，公私交迫。一日群小暗使人从楼上泼秽水浇其顶，仁铎万难忍耐，诉于部长张良暹。张曰，审判厅自官至役，无一当君意者，只有请君密禀袁宫保，悉行裁撤。以君一人任两厅官吏兼书役等差可也。仁铎孤掌难鸣，气愤填胸，归寓后呕血斗余，遂至不起。嗟呼仁铎，遂长辞群小矣。

王仁铎死后，群小相顾而庆。自此以后无复有言改良审判厅者。部长与厅员遂朋比为奸，审判厅改为纳贿厅矣，种种现状罄竹难书，略举一事以志之。有卖油某甲与李张氏因房产纠葛，结讼多年。李张氏有契据可证，某甲遂伪造契据，早经贿通苏鼎铭，并许送住宅一所，苏预先搬入。部长受新式西洋马车一辆，遂将此案派归苏鼎铭判断。苏遂强制执行，转以李张氏契据为伪造，硬将李张氏房产判归卖油某甲执业。并诬李张氏以不洁之名，判以监禁重罪，欲治死以灭其口。于是乃大动学商两界之公愤，女学堂教员均率全堂学生代抱不平，公呈其冤于袁世凯。部长知事将败，密求凌福彭援手。凌遂谒袁世凯，面陈此事正在查办，即使审判官有错误，明订有上控之条，学生无干涉政事之理，况女学堂乎？此风万不可长。袁世凯为凌所愚，乃通饬学界不得干预政事，以压民气，派天津道周学熙与凌福彭彻底根究。周、凌两人本欲昧良丧心，敷衍了事，使李张氏衔冤以死。赖商界热心诸人将一切受贿证据调查确实，加以卖油某甲畏罪潜逃，凌福彭无可欺饰。又经袁世凯密饬探访队于北京某废庵内缉获卖油某甲，凌等始密商，将原产全行断归李张氏，并罚某甲重金，以塞人口，概归罪于卖油某甲一身，仅予苏鼎铭以撤差之薄惩。所有通同受贿一切事实，概行掩饰，部长竟得逍遥法外。或谓凌福彭与某部长有密切关系，不得不为其偏护，而该部长竟乘其车，怀其技，奔营钻进于权势之门矣。

袁世凯试办裁判，同时并创监狱改良。其入手之初，故从根本上做起，若非用人不当，其成效至今实有可观。至监狱虽亦用人不当，尚不似审判之一败至此也。因节录其创办罪犯习艺所疏于下："奏为创设罪犯习艺所办理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中略）臣因事属创始，不厌求详，业经督同司道悉心体察，次第筹办。（中略）至一切制度，如建造房屋应合卫生之道，而尤以便于防范管束为要；教导之法贵在宽严得当，劝惩并施。凡此皆改良狱制之急务，前经饬天津道等参酌东西法制，拟定章程条规，并令省城仿照办理。其工艺一事，拟令精粗并习。天津为通商地面，似宜精美。省城风气未开，先事粗浅。要在因材施教，就地取材，尤易于销售。获利较薄者为最易，现在津所开办数月，极行整齐，成效可观。省所自当择善而从。至天津等府厅州县罪犯，应解所习艺者，已饬自本年正月起，一律办理。保定府等府州县属罪犯，应俟省所工程告竣，再行饬解。（下略）"

袁世凯提倡养成裁判官，改良监狱，在吾人视之，实与支那前途有莫大关系。奈一再皆误于凌福彭之手，始有邓永煃、徐永启等之败类，袁仅参一邓永煃而不究其他；再误于群小，致视王仁铎如目中钉，卒使赍恨而死。迨苏鼎铭等事实暴露，袁又甘受欺蒙，不治以相当之罪，先后如出一辙。遂令各项新政因之窳败不堪。使当日袁能仍似在小站与山东巡

抚时之风厉，何至一败至此也。

第七节 主倡立宪

支那自庚子变乱后，人民担负四亿兆赔偿之义务，创巨痛深。溯厥由来，皆为少数满人之所致，遂兴起排满革命之风潮。袁世凯乃乘机利导，谓非立宪不能抵制革命。甫莅北洋，所行政策即隐含立宪之预备，而当时盈廷谣喙，谓为乱谋。迨清之两宫无所适从，惟取袁一言为决。当袁奉诏成行之际，其左右有黠者密告袁曰，公本位极人臣，大权在握，立宪不利于公者甚夥。且朝廷决不能慨然立宪，不过姑作此画饼耳。尝考东西各国改革史，未有专制君主能成立宪法，轻予人民以种种自由权利者。公幸勿作傀儡，为举朝公敌，致罹不测之祸机。袁一笑置之。迨召对时，居然力排众议，痛陈利害于两宫前，遂有预备立宪之诏。闻此时弹袁之疏盈尺，为众所不容，洎乎八项兼差裁，大权退去，圣眷亦不似从前，袁回天津任所，仍不弛其初心。独行其志，创地方自治，以为预备立宪之基础。录其试办自治奏疏于下。疏云：

“窃臣惟周制六官之数，约五万余人；而乡遂之官多三万七千六百有奇。分职愈繁，故与民相亲，而事无不举。汉之三老、啬夫，犹存古意。自隋以后，尽废乡官，以数百里之地，寄诸牧令之一身，遂使猾吏奸胥因缘舞弊，治道之隳，胥由于此。乃者东西立宪诸国，雄长大陆，稽其历史，则地方制度必先乎立宪政治而兴。德之建国，发轫于州会；日本之维新，造端于府县会。选举有定法，议决有定程，人民以被选为荣，斯民德日崇，类能辅官治之所不及。比隆三代，有自来矣。臣夙昔讨论及此，窃谓非行地方自治，无以补守令之阙失，通上下之悃忱，爰饬于天津设立自治局，委升任天津府知府凌福彭、翰林院检讨金邦平会同筹办，招集法政各员暨明达妥绅拟议章程，往复辩论，至本年七月初十日，天津县议事会始克成立。计一年以来，惨淡经营，规模略具，谨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地方自治为我国创办之事，非先以预备，则不能实行。目前教育未周，识字之民尚少，设有误会，流弊滋多。及遴派曾习法政熟谙土风之绅士为宣讲员，周历城乡，宣讲自治利益；复编印法政官话报，分发津属州县，以资传习，并将自治利益编成白话，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振聩发聋，此派宣讲员与编官话报及白话报广告之情形也。各国自治章程，俱有法理，研究比较，责在士绅，乃设自治研究所，饬津郡七属选送士绅之阅历较多素孚乡望者，大治八人，小治六人，并招旁听生入所研究。四个月毕业后各回原籍，筹设自治学社通则，以研究所得者传习之。该绅等于自治理法乡俗，略能详俱，有期望实行之心，可收因势利导之效，此设自治研究所与自治学社之大略情形也。实行自治，立法为先，公听并观，理无专断。乃仿日本期成会，合该局全员，并由局公举绅士七十二人，学会公举二十人，商会公举十人，组织全会。又委派服官本省、饶有经验者四人为谘议。先由该局草拟自治章程，于开会时拟稿员宣述理由，会员逐条驳诘，多数赞成，方为决议。计开会议十有九次，议成章程百十一条，此设期成会与谘议员会订章程之大略情形也。自章程批准之后即实行，入手之初，选举者与被选举者，既须有一定之资格，不可无调查之机关。乃设选举总、分课，总课以本局人员兼任，分课以研究所之毕业士绅分任，散给选举人被选举人格式纸，令其逐项自行填

注，送还选举课，换给执照。计给照者一万二千四百六十一纸，其中有被选举资格者二千五百七十二人，此设选举总、分课，调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之大略情形也。调查既毕乃照章先行初选举，其法凭执照掉换初选举票，各写所举一人，投入票箱，当众公开。先按被选举人所住区域划成八区，分拣各本区得票最多者四人，共三十二人。复将所余各票合拣得票最多者一百三人。以上一百三十五人，为初选举当选人。初选举既毕，乃照章举行复选举，其法亦凭执照换给复选举票，凡初选举当选人各互举三十人，记于一票，投入票箱，当众公开。分拣每区拣为一人，共八人，合拣减为二十二人，以上三十人为当选，即议事会之议员。此分别初选举、复选举与分拣、合拣之大略情形也。所有当选议员，经该员备函通告，并赁定议事会地址，于七月初十日行开会式，互选议长、副议长。其议长为在籍度支部郎中李士铭，副议长为分省补用知县王邵廉。此后即由该议事会自行筹设董事会，各按章程办理。计设自治局以讫议事会成立之日，适已经年，盖事关兴革，发端务极周详；理可贯通，循序自能普遍。暨有天津为之模范，其余推行各属，当有事半功倍之望。臣已督饬自治局，计划全省地方自治法，期以三年一律告成。仰副朝廷预备立宪之至意。”

稽东西各国进化史，由专制政体而趋入立宪者，其原因莫不由人民颠覆旧政府、以立新政府而成之也。即或事出和平，亦由全部人民指陈利害，几经要求，几经挫折，断几许头颅，始可达其目的。若干宪法条文，岂轻易所能享受耶？若由专制国大臣而倡立宪，考世界各国改革历史，罕有其伦。袁世凯处支那专制政体之下，身为大臣，充最重要之机关，握种种之大权，而又系出汉人，竟不畏满汉之嫌，及其他各种之障害，一意为国家谋生存，为人民增幸福。首倡立宪，以一身为怨府，苦心孤诣，为开明专制之预备；首创自治期成等会，虽有东西各邦之成规可仿，要亦人所难能。虽其间用人不当，为左右所欺蒙，而袁能立入手大纲，有条不紊，为支那各行省树此先声，作模仿改良之成迹，微袁世凯曷克臻此。

支那之立宪能达其目的与否，姑不具论，惟二十世纪中，专制国断难生存于世界。由是言之，支那立宪之成不成，即前途兴亡之关系也。支那苟亡，袁世凯亦湮没无闻矣；使支那立宪果成，将来雄长东方，为地球强国，则最近世界进化史中，袁世凯三字，亦必能占一特别地位矣。

第八节　外交手腕

支那国际，遇事失败，本无可纪之外交。例如驾风船者，遇风扬帆，行驶于河川中，本非难事。设驾破舟于惊涛骇浪之中，能使之不及沉没，此事即大非易易。若尔者即支那近年来外交现象也，究亦不无可纪。袁世凯之外交，约有数端，试分别说明于下：

一、袁当戊戌变政后护理北洋大臣，各国以清之北京有此非常变乱，均拟派兵往北京保护使馆。照会袁世凯，袁独决然不许，谓外兵无擅入国都之理。各国统兵官再请于袁，袁以北京无事，各公使既驻我国，我应有保护之责，绝不至有丝毫侵扰。一面电达总理衙门，派兵守护使馆，一面饬津榆铁路不准装载外兵入京。

二、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时，津京拳匪势焰甚炽。山东与直隶接壤，袁恐联军攻山东，遂倡首邀东南各督抚，与各国结不侵犯之约。订明境内不任有拳匪踪迹，凡各国人民生命

财产,任保护之责,各国联军亦不得越境。故津京虽陷,两宫出奔,北数省蹂躏不堪,而东南数省尚得剩有一片干净土者,实赖此维持之力也。

一、袁世凯督直,请假回籍葬母,吴重熹护直督。有奥大利商人等以奥国租界内医院学堂种种公益事亟须组织,因无款可筹,拟设彩票公司。商之领事官,禀明奥国政府,允准在天津租界内开设宝元彩票公司,余利办租界内公益慈善等事,即由奥国驻津领事函知津海关道唐绍仪,转禀吴重熹。拟在清国内地各处设局卖票,请通饬地方官一体保护。吴、唐等不知交涉为何物,接奥领事知会,奉如神明,即一一遵诺。录唐绍仪复奥领事公函于下:

"敬启者,八月二十四日接贵领事函开,贵国商人在租界内公共组织宝元彩票公司,余利办理界内公益慈善等事,拟在中国各内地设局售票,烦转禀直隶总督部堂通饬各属一体保护等云云。准此即转禀护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吴,顷奉批示:据禀已悉,奥商设立宝元彩票公司,拟在内地各处设局售票,事属善举,自应饬各属一体保护,以敦睦谊。奉此,相应函复贵领事,请即查照施行。"

奥领事接唐绍仪公函,即转知该商于天津、保定、北京及各州县地方,粘贴广告,设局售票。迨袁世凯假满回津,见遍地均粘贴宝元彩票公司广告,以彩票近于赌博,各国皆禁之甚严,即传唐绍仪照会其领事禁止,始知颠末。因奥商曾禀明其政府许可,又经吴、唐两人应允其在各内地售票并承认保护,颇难办理。不禁则后患不堪设想,禁则措手非易,于是乃电调上海同知蔡汇沧氏来津。蔡深明公法,久任外交,袁遂令其悉心研究。蔡谓欲禁止外人,须先从自家入手,否则不但不能实行禁绝,转伤国际感情。盖当时清国亦有顺直赈捐彩票,系李鸿章奏明开办,余款充赈,设公司于烟台,总办系道员黄某,时已弊端百出,并无余款可充赈捐。袁以道台充总办绝不能办有成效,万不能与奥商齐驱并驾,遂决意先禁顺直赈捐彩票。商之户部,由袁另筹善后赈捐款项附片奏明,将顺直彩票禁止。

袁未禁止顺直彩票之前,命唐绍仪先行函致英、日两国领事,问租界内准售卖彩票与否。盖袁知英、日两国彩票之禁甚严。奥商虽在英、日租界寄卖,亦属于私,不敢俨然粘贴广告。英、日两国领事不明其用意,遂具实答复,谓彩票系国家法律所禁,虽租界不同于领土,然亦属于本国法律范围,决不准售卖彩票。袁既得英、日两国领事复函,遂将顺直彩票禁止。然后命唐绍仪照会奥领事,转知奥商,不准在租界外粘贴广告设局售票。一面通饬天津、保定巡警局,将所有宝元公司广告概行揭去,凡有售票分局限即日收歇,亦不准商号寄卖。奥领事以曾经商明唐绍仪准许售卖,始行开业,该商赔累数万,不能中止。与唐绍仪磋商多次,袁命严词拒之。奥商只得往北京告知奥公使,奥公使遂函商袁世凯,请其续准半年,以轻赔累。袁答以如英、日两租界能准,中国亦即照准。盖英、日租界始尚有寄卖者,自两国领事接唐绍仪函后,查禁甚严,寄售亦皆绝迹,焉能准许?奥商无可奈何,只得停歇,据《泰晤士报》云,该商实赔累十余万元云。

以上数事屡见报端,系最显著。余则如日俄战事,袁世凯严守中立条规,嫌疑之际,亦颇费绸缪。总之支持积弱之支那,遇外交能从容对待,不伐不矜,使各邻邦能不越范围。支那当国大臣,李鸿章后有能如袁者,尚寥寥其人。

第九节 筹办农工诸政

支那森林甲天下,矿产富全球,温、寒、热三带之物,无一不有。二十万方里皆有矿田,足称沃壤。乃地利未兴,百工不作,而官场只知朘削民膏,以图自饱,不第不知提倡奖励,转为各界之蟊贼。故农、工、商人亦只能为个人计,以求衣食,遑问其他?此支那国困民穷之所由来也。

袁世凯竟能于倡立宪、兴教育之外,又经营各种精神上之实业,为富国强种之基础,其识见诚非支那当国大臣所能及。录其奏筹办农工诸政疏于下:

"奏为直隶筹办农工诸政,谨将开办次第、办理情形,恭折汇陈。(中略)伏维农工为商务根本,而商之懋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欧美日本,商战立国,而于农业工艺,精益求精,经营董劝,不遗余力。直隶地瘠民贫,兵燹以后,元气凋伤,民生困敝,非于农工诸务切实讲求,不足以辟利源而资生计。臣先在保定创立农务局,于城西设农事试作场,业经奏报在案。旋饬道员黄璟、李兆兰,商同洋教习,考察东西新法,购办农器,就场试验。附设农工事务学堂,分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考取学生二十名,教以种植蚕桑及制造糖酒等事,课程以一年为限。目前头班学生已将毕业,续取二班二十名,旗生十名,山东附学八名,亦皆入堂肄业。又预备科考取学生四十名,教以算学、理化、地理、历史、金石、种植物学暨各种农学,限五年毕业。科目较备,肄习较精,为农学高等程度。在省城西郊旧有桑秧二百余株,小站营田旧有四百数十顷,并归该局经理。至津东一带荒地甚多,并饬逐渐招垦,以兴地利。又就该局加筹商股,立烟草公司,官商合办,冀收利权。此直隶兴办农政之大概情形也。臣于上年莅津以后,即先筹设工艺局,就草厂庵附近地址建工艺学堂,延聘中外教习,厘定课程。初次录取学生三十名,教以化学、染织暨普通各科,约三年毕业。继收八旗官兵学生四十名,近又续行招考,拟再取三四十名,视各生年岁性质,分高等、寻常二级。其秀颖者课以精深之理法,庸钝者授以浅近之技能。派道员周学熙等综理局务,并酌采日本章程筹办考工厂,搜集各处土产,陈设中外商品,使商人入厂辨览。于工之良窳,价之贵贱,货之畅滞,皆可一一研究,以资感发。又另度地一区,为游民罪犯羁禁习艺之所。此直隶兴办工艺之大概情形也。抑臣更有进者,凡创办一切新政,不过由官为之模范,任提倡鼓舞之责,要在民间风气渐开,始可兴大利。现臣督饬各属,劝谕绅民,各就本境农工艺设法考究,并令该局员等将农工应办事宜认真整顿,次第扩充。庶于土货出口渐期畅旺,即于洋货进口稍筹抵制,上佐国家富强之业,下开闾阎乐利之基,实与商政不无裨益。"

按:袁所筹办农工诸政虽为时未久,不能即收效果,要其基础已立矣。继袁后者果赞成而提倡之,各种实业之兴,当可计日以待。而不意至今则不堪言状矣,所谓试验场、农务局、实业学堂、烟草公司、习艺所者,皆变而为逐利营私之所,位置闲散冗员之处,不过徒费百万之脂膏,增小民之担负已耳。能不深长叹哉!

第三篇　袁世凯与支那种种关系及东西古今人物之比较

第一章　袁世凯与支那种种关系

第一节　袁世凯与支那国家之关系

支那五千年老大帝国，专制达于极点，四百兆之众，如居水深火热之中。自洪杨变后，不但无民气可言，直喘吸皆无。国家视人民又犬马不若，人民与国家亦漫不相关。其组织国家之机关，最高人格不过科举出身，仅通一本国文字而已，几不知世界有所谓国家学、社会学为何物。若各种科学则更无论矣。次则以杀戮同种、滥邀奖励之保举。此两途外即朝纳缗钱，夕登仕版之捐纳，大都目不识丁，藉官场为营业所。而掌支那中央大权之皇室，其人又多好奢华，惟宫室、车马、饮食、衣服是求，甚至庙堂之上有公然纳贿者，若国计民生则非所计矣。吁，二十万方里之幅员，仅供强邻之肉食，可胜慨也。而支那之居高位、拥厚禄者，尽漠不相关，惟求个人财产而已，且有为外人作傀儡、充间谍者。前如翁某之孙，月得某国五千金而充奸细；近如日俄之战，某尚书之子，某将军之婿，洋务局某道台，皆得某国重金，为暗通消息。噫！有官如此，其不亡尚何待乎？

袁世凯者，亦捐纳保举出身者也，其任一事必革故鼎新，积虑处心。倡导立宪，鼓铸国民，尤敢独抒所见，置一己之利害于度外，为国家谋生存。卒能动专制君主之听，使立宪萌芽。若袁世凯者，诚未可轻视支那捐纳保举之无人才也。惜乎袁以外竟无其人。兹际袁已去位，继袁而谋支那之生存于世界者，曾有其人否耶？旷观支那政界，藉新政邀荣誉，托新政谋发财，则举目皆是；知改革则兴，不改革则亡，恐不多其人。或曰，如子言，支那十年预备立宪之明诏，将中止乎？曰是则未也，将来必有立宪之名，而无立宪之实。人民应尽纳税之义务，则实行；应享有之权利，则虚名。试观天津、北京两处改良之审判厅，则可知支那将来之宪政。其门额大书特书何尝非审判厅三字耶？奏定章程，又何尝非仿照文明法律耶？惟诉讼应纳印纸税，照章实行，此外曾有一实行事乎？支那将来之宪政实行，亦不过似审判厅章程而已。是即支那宪政之模形也。或又曰，支那岂尽无后起学生出而任事，热心如袁者乎？曰此更无望矣。不观夫金邦平与黎渊诸人乎？一入官场，其营私舞弊，较科举、保举、捐纳三项人员更有甚焉。即有一二热心时局之士不肯敷衍粉饰，群以不类目之，彼留学生者又焉能不为高官厚禄计乎？不但此后无人，即迟之数十年，恐亦不能绝此根株也。今之金邦平辈，即后来留学生之模形。金邦平辈既蹈旧日官吏积习，而后来

学生又焉能不蹈金邦平辈之故辙乎？或又曰，如子言，袁世凯去位，则支那灭亡必矣。曰非也，金邦平辈非袁世凯培养之人材乎？审判厅非袁世凯组织之文明乎？即袁犹在位，使尽如晚境之宗旨，亦不能保支那之不灭亡。所以谓袁世凯与支那国家关系者，系以袁为有数人物，为改革之主动者。袁既去位，原动力亦即消灭。非言袁去位而支那即灭亡也。果有二三大臣，抱坚忍之志力，屏除旧习，宪政未尝无望，特恐无其人耳。近世界无灭国之公理，要不过扬子江、珠江上下游，长白山东西之土地，恐不能保。将来山、陕一二省，必可为支那完全地土，为保全国粹之区，可预定之矣。

总之支那人之性质，惟利禄能动其心。欲激发支那人之良感，莫若高官厚禄，其他皆非所计。苟袁世凯以党祸之衍，不能不使其去位；若因新政皆为其所提倡，为国家存亡计，姑宽其究，使图新政之进行。则向之附袁以粉饰新政者，或可不改初心，以存表面。今袁虽实行新政，终不能免党祸，向之附袁者将曰不如仍守旧文明，以保全禄位，国亡则与我何干也？《神州日报》论袁之去位为极当，特录之，以证舆论一斑。

"今日之中国，非所谓存亡危急之秋乎？列强环伺，咄咄逼人。路矿则交涉屡起，教案则层出不穷，大局之危，如群虎扑食，期其必得而后已。俄、日窥东北，英、法促西南。德踞胶州，欲以经营东亚；英、法占威海卫、广州湾，以待时机。祸患中于腠理，吾国民方引以为弥天之痛，而当国者视之漠如也。今试溯道光壬寅至咸丰庚申，香港则割夺矣，上海则入各国势力范围矣。由庚申以至光绪甲申、甲午，越南则挠败矣，台、澎、三韩则失我属土矣。由甲午以至今日，赔款则负债百千万两，有形无形权利之丧失，更不可以臆计。吾国民糜其膏血顶踵以供在上者之挥霍，然犹曰冀太平，一发抒国民之气。痛深创钜，在政府亦既备受之矣，而卒瞶瞶不惜于国，第诈取术御以率天下，便私图而忘公义，滔滔皆是也。尝观古今国家之败亡，未有不起于朝臣之互相倾轧，即所谓党祸也。欧、美以政党历政治之革新，而吾国乃以成败利钝，固非浅识者所能逆睹。然不用于政治之公心，积而成为种族之私见，置天下大器于艰险之地，此岂朝廷之福耶？夫以万人之命寄之君主，而受其统治，君主乃分任之大臣，君主无责任，惟大臣代负其责。大臣者，行政机关所最要者也，贾子曰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显之近主乎？今进退大臣不以礼，而所谓大臣者，复以私废弃其责任，吾国民意识机关尚未组织存在，举国无负责任之人。党祸日益演进，外患日益凭陵，国民忧乱之心，不胜其望治之想。呜呼！可不谓危耶？今者袁世凯因党派之趋势与满汉潮流而开缺矣，继之者为大学士那桐。那之贤否，国人当有以灼见，记者不敢赘一辞。而夙持满汉政见之铁良，又有入军机之确耗，袁党且将排斥以去(昨日西报谓梁敦彦任外务部尚书实暂局，可见一斑)。夫去一汉大臣，而进两满大臣，在朝廷虽或不存畛域，而草野私党促国事之紊乱，快恩仇于一朝，贻恶果于千祀，误国之咎，谁实尸之？夫汉有桓、灵二朝及之党锢，唐有清流、白马之烈祸，宋以伪学之禁煽毒于元化，明以东林之党水火于万历，党同伐异，显行于好恶之间而人莫敢议。彼党派之立，大率以君子小人之互相纷争，未闻有以种族争也。以种族争者，自本朝始。国初植其因，近今刈其果。私虑窃疑朝廷于震撼危疑之际，不顾强邻之默伺，不念政局之前途，其举措犹似畛域之未化，不免有党同伐异之见存乎其间。记者日希望朝廷之革新，而为是鳃鳃过虑，盖远念历朝之党祸，近觇列国之野心，心之所谓危，不敢不以告也。"

第二节 袁世凯与西太后之关系

欲明袁世凯与西太后之关系，当先说明西太后之才略。

支那当咸丰之末，英吉利、法兰西两国军舰犯大沽，陷东西炮台，入天津，逼通州，焚圆明园。时肃顺、载垣、端华三奸当国，请咸丰帝行秋狝大典，巡幸热河。盖肃顺等久蓄不臣心，以热河行宫湫隘，内外无甚防禁，可便出入，乘机举事。迨英、法和议成，三奸又陷帝以声色，阻下回銮之诏。咸丰崩于热河行宫，同治帝以冲龄嗣位，三奸矫遗诏，自署为赞助政务王大臣，又禁留京王大臣恭亲王等不得奔丧，中外惶惶。而肃顺横暴不臣之种种事实，已不可控制。西太后以青年少妇，抚冲龄幼子，寡妇孤儿，困边圉行在。遇此非常变故，乃与东宫太后俯巨缸从容筹画，外示优容，以羁縻肃顺，密召恭亲王赴热河行在，暗授机宜。率同治帝星夜回京，留肃顺于热河使任善后。甫抵京即谕解三奸之任，革职拿问，比刑于市。肃顺临刑曰，不料此妇人竟能先发制我，悔无及矣。

观西太后在少年时代，其智谋才略已如此敏速。后又屡经变故，至甲午败北，盈廷诸臣无不归罪于李鸿章，而西太后独能毅然不摇，卒使李受恩感激，尽瘁鞠躬，死而后已，以成庚子旋乾转坤之功。如西太后者，诚不可轻视之女王也。

袁世凯受知于西太后在戊戌之变。康有为当时究竟之宗旨固不敢断，要之利于支那四亿兆人民，而不利满洲皇室，尤不利于西太后，可断言矣。袁世凯破坏康谋，即所以保全西太后，使西太后能享其余年，优游于颐和园中以娱晚景，谓为袁世凯之功也可。迨庚子之变，袁世凯独能奠安东境，出类拔萃。适李鸿章遗折保袁，正中西太后之意，遂大用之。于是袁遂有位极人臣、权高迈主之讥。溯袁自迎銮回京以迄今日，西太后宠荣之优，眷顾之隆，有逾家人骨肉，可谓异数殊恩，人臣罕觏矣。

袁之所以报答高厚者，第以外患日迫，二十世纪之世界，非立宪国不能生存，乃惨淡经营，首倡君主立宪。苦心孤诣，不顾其他，谋万世一统之皇基，以奠安于磐石。由专制政体下之大臣，敢倡立宪之议者，历数全球，当推袁为首屈。袁报西太后之知遇，亦足称鞠躬尽瘁矣。西太后与袁世凯君臣之间，可谓两无遗憾。

使当日西太后信袁不专，任袁不力，袁虽有才，亦不能展，支那焉能复有今日？斯言也，非有偏于西太后与袁世凯也，可举实事以证之。西太后不专任袁世凯，焉能有训练纯熟之陆军？支那人之梗顽不化，直令人不可思议。以受袁世凯甄陶之弟子杨士骧，奉命阅操之句尚云“大树飘零髦俊始，夜阑愁听鼓鼙声”。使杨士骧稍知大树将军遇战之丑态，当藏其面于袴，以效牛鸣，不复作人言以行吟咏。嗟乎！时至今日，尚有如此聩聩之语，以此类推，西太后稍鲜定力，袁世凯乌能运其手腕？不有陆军，日俄之战焉能严守中立？又焉能复有完全之东三省？此外如天津、北京之警察，与直隶全省之学堂，又焉能有此程度？立宪之制度，又焉能望有萌芽？可以二语括之曰：微袁世凯，支那不能有今日之景象；微西太后，亦不能使袁世凯得运用其手腕也。

第三节 袁世凯与光绪帝之关系

光绪帝亦英明君主也，惜乎在位三十四年，应虚名而无实际。自戊戌归政，数月间社会耳目一新，百废俱举。奈康有为宗旨无定，铤而走险，大政复归于西太后。统计光绪生平，仅得此数月自由行动。追后母子参商，西太后更施种种缚束手段，郁郁终身，不能展其怀抱。论者谓光绪帝虽贵为天子，实一凡人不若也，其原因皆基于戊戌之变政。就表面言之，袁世凯实光绪帝之罪人也。自光绪帝宾天，袁世凯去位，支那某报所登论说新闻，谓袁罪不容诛，甚至庚子之乱，立宪之倡，皆为袁罪。是只能认为私怨之诋排，不能目为公论。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兹录其关于此问题之某报新闻二则于下，以资考证。

其一：

"京师近信，德宗亲笔遗诏，有四五百字之多。起句为朕为醇贤亲王之长子也，收句系袁世凯宜即处斩云云。"

其二：

"日本东京《时事新报》云，据北京某报谓袁世凯之罢斥，有谓其过于苛酷者。岂知袁之罪状，固有出人意外者乎？当上谕发布后，于大行太后之手箧中，发见戊戌以后袁之奏折甚多，无非离间两宫，谗谤大行皇帝者。此等罪恶，即处死刑，尚不足以尽其辜。"

观右二说，光绪帝遗命非杀袁不可，而袁亦罪不容诛。虽然，二说皆不足信也。前说德宗遗命有四五百字之多，而只录其二语，深宫秘密，报馆乌得而知？即知之，何以仅录其首尾二语？且云遗命有四五百字，又不能详其大略意义。由是推之，必乌有事也。后说袁离间两宫，有谗谤光绪帝之奏折，在西太后手箧中发见，彼又乌得而知姑置勿论，使果有此种奏疏，摄政王何不布告天下，明证袁罪？而必藉足疾以去袁位乎？是又等于子虚也。要之，是二说者不出于想像之谈，即出于凭空结撰，无疑义也。支那人一般风说，谓袁破康谋，为光绪帝之罪人。究竟康有为之谋，利于光绪帝与否，利于满洲人与否，多不能道其所以，仅作囫囵语，不肯推演其真相。今试将仆十余年固结不解之问题，而一决论之。

康有为之结会有二说，一曰保皇，一曰保黄。康初到北京创保皇会，其宗旨曰保中国不保大清，是中国与大清显有界限，截然无疑。中国者，汉人中国也；大清者，满洲人大清也。康之会保汉人不保满人，是即种族革命也。及康事败后，其党人又云，康知光绪皇帝孤立无援，故入手之初，即以保皇为要图，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语，实系误会。由是言之，则保皇者，保光绪帝也。光绪何故藉康保护？必因西太后侵蚀其权利也。是又非种族革命，乃家族革命也。后与帝母子之间既有界限，即康党所谓大义灭亲也，岂其然哉？今试就事论事，光绪帝乃西太后爱立之子。当同治帝崩，西太后力屏吴可读之尸谏，决然独行其志，十余年教导抚养，母慈子孝，毫无嫌隙。追其成立，即以政归之，是西太后于母懿毫无缺憾，何用康保？且迩时又无他人欲图皇位，康之保皇，是明明对西太后一方而言。乃当时西太后归政出于至诚，毫无强迫。是保皇之旨，已令人不可思议矣。所谓久知光绪孤立无援者，不识从何而知。所谓无援者，光绪自亲政后，朝臣无不敬谨奉命，何谓无援？即将此语质康自解，当亦无辞以对也。

迨康事败，逃至新加坡，有问其保皇之意者。康曰我所立之保黄会，乃黄帝子孙之黄，非皇上之皇。则又似排满无疑。既而闻光绪帝病，又谓西太后日使人进玻璃粉，欲害光绪帝，因藉保皇为名，倡会敛钱，满售富有、贵为等票，得款数十万金。及唐才常被逮后，仍谓为勤王计。康之为人，机变百出。唐固受其愚，究竟其会为保黄种耶？保皇帝耶？终无一定宗旨。忆前年春孙文党人《民报》，曾与梁启超《新民丛报》互相攻讦，梁于《新民丛报》中大书特书曰"我昔年固亦主张民族主义中之一分子"，是康、梁曩昔主义有不能自掩者，已可概见。康、梁既主张民族主义，凡支那四亿兆人民皆当崇拜康有为，惟满洲皇室应仇视之，光绪帝尤当不可两立。是康即光绪帝之雠仇也。康既为光绪帝之雠仇，有袁世凯独破康谋，是袁甘以一身为支那四亿兆人民之公敌，而独为满洲皇室之忠臣，光绪帝尚何袁仇之有耶？虽然，此特就改革公理上言之，非论光绪帝与袁世凯之私感也。欲明光绪帝与袁之恶感，须从袁破康谋事实上求之，方能得其真相也。

论康结会之二说，保皇既无正大之理由，保黄亦无一定之宗旨。而袁世凯因破康谋，遂与光绪帝结为恶感，其故安在？曩闻支那人相顾而言曰，西太后崩，光绪帝必不能容袁世凯。以康之宗旨推究之，实不敢信其说。今则袁果去位矣，光绪帝与袁之恶感，基于戊戌无疑。但此问题非因改革而起，乃由私怨而生，亦无疑矣。由是追本穷源，光绪母子毫无嫌隙，康之结会宗旨，光绪帝必未与谋。光绪帝之用康者，系用其谋以维新图治，谋国家之富强，非用其计以图西太后也。第康不肯久居人下，欲乘机施其英雄手段，利用袁世凯之兵力，以成伟大事业，特袁不能善为人利用，非假天子诏书不能动。不料熟计利害之袁世凯，不但不为所动，转据其假诏书以败康谋。是无假诏袁亦无据以败康，即光绪帝母子亦无因而生嫌隙。嫌隙既因诏书而生，而诏书实不出自光绪帝之手，光绪帝以是抱憾终身。事为袁所举发，袁又因是得邀西太后之宠荣，十余年来袁又不能于其母子之间解其嫌隙，是乌得不为袁罪耶？光绪帝又乌得不恨袁世凯耶？且康有为之谋，光绪帝既不得而知，弥天之祸，无因而起，在光绪帝之想像，彼诏书之从何而来？康有为之伪造耶，抑袁世凯之伪造耶？既不能使康、袁对质，亦即不能自白于西太后之前。诏书之伪造，必为康、袁两人，康耶，袁耶？若二人者，均在光绪帝想像疑似之中矣。今日论之，敢决此诏书系康所伪造。观唐才常事败之后，华侨某举人在上海报纸所登广告，谓康有为称奉有天子诏书，命其联络义民以及各疆臣，兴师勤王，骗伊巨金，始终未见诏书等云云。迨后《民报》又以伪造诏书痛诋康、梁，而康、梁之各机关报无一字辩白。由是言之，康之利用诏书已非一次。诏书果出自光绪之手乎？袁世凯当时亦不得而知，是光绪帝与袁世凯皆在康有为葫芦中矣。而光绪帝独受此不白之冤，成终身之遗恨。虽然，光绪帝诚大冤也。光绪帝之冤，西太后冤之乎，抑袁世凯冤之乎？皆非也，乃康有为使受此奇冤也。独袁世凯未受丝毫损失，转得非常荣誉。今光绪与西太后先后宾天，袁世凯已属大幸，设西太后先光绪帝而死，袁之不测风云，恐尚不止于此也。此固专制政体下之大臣应有之危险也。论以世界公理，证以光绪帝与袁世凯所受影响之事实，袁之去位，系私怨而非公理，以当国之大臣因私怨而去位，似乎未当，故袁之去位亦冤也。而袁之冤，非光绪帝冤之，非摄政王冤之，亦康有为使袁有今日之冤也。

如右之解释，光绪帝与袁世凯之恶感昭然若揭。光绪帝固负奇冤，袁世凯亦受屈辱。

虽然，袁世凯者，光绪帝之臣子也，以专制君臣关系言之，主忧臣辱，君辱臣死，乌可不为袁咎也？

第四节 袁世凯与摄政王之关系

摄政王与袁世凯之宗旨本不甚合。论者谓摄政王为亲王中之最贤，老成练达，内断于胸，言不轻发，有大度雍容之慨。袁世凯独豪迈自喜，往往高谈雄辩，旁若无人，其性情故不甚合。最近上海《时报》要闻，载有摄政王与袁世凯关系事，择录一则，以供参考："摄政王之不喜袁世凯，已不自两宫晏驾始。当八月时，袁五十寿期，举朝显贵多预备庆祝，而摄政王及其弟涛贝勒独于数日内，预行请假，绝不闻问。其心之不相洽也可知。"

摄政王与袁世凯宗旨不合，系个人之意见，非政治之目的可断言矣。盖支那最近改革之主动力，当首推袁。而摄政王亦主张改革者，是王与袁对于国家抱同一之宗旨也，即政治上绝无反对之事实。今支那处此危急存亡之秋，人材难得，袁为当国大臣，新政多赖其组织，王必能舍个人之私，以计国家之大。而卒至于去袁者，非有大不可忍之故，必不能轻出此也。或谓王与袁之恶感极其复杂，光绪帝之遗言，王引为兄弟之仇。当光绪帝病笃时，西太后以建储问袁、张、世诸人，时后已成竹在胸，欲征诸臣之意见。张、世等不赞一词，惟请宸衷独断，袁独谓国家多事之秋，宜立长君以主社稷，但事关重大，应俟庆王回京，再行决议。其持论亦甚正大，时庆王赴东陵未回，不意光绪帝竟已宾天，西太后遂决然独行其志。袁之议虽未行，袁之谋已为王侦知。迨改派驻美大使一事，袁又专擅发电与唐绍仪，王亦深恶。据此数说，摄政王虽宽大，亦不能无芥蒂也。是王之驱逐袁世凯，亦势所必然者也。

为摄政王一方著想，骤膺重任，内忧外侮，应接不遑。袁世凯身任重寄，不啻王之左右手。为国家计，未尝不思宽其既往，以望将来。观新皇御极后优赏袁衔，虽曰例所恒有，而袁所膺者特优于诸臣。王之用意，已明示大度包容矣。奈其后谣言纷起，君臣之间势难融洽，所谓物必先腐而虫生，人必先疑而谗入。摄政王当此之际，自不能再相容矣，而犹踌躕再四，善为解脱，以足疾令袁去位，回籍养疴。心虽极愤而外示优容，并能为国家留有用之材，待异时缓急之召。公义私情两无遗憾。且使袁虽去位，亦无丝毫之恶感，并有无限之余望，此中妙用，非熟思审处，万不能得其奥旨也。王之位置袁世凯，可谓措施得当矣。

第五节 袁世凯与庆亲王之关系

庆亲王者，本无甚才具之人。论其学问，亦如美使之论端王等。以满洲亲贵次序推之，得领枢要。虽庚子之变，与李鸿章同任议和全权大臣，亦不过依李以成事而已。自回銮后得晤袁世凯，一见倾心，深相结纳，如胶如漆。遇事则袁谋于外，庆应于内，庆于袁之谋猷筹画，无不言听计从。且袁世凯种种维新举动，一般顽固党人排挤之不遗余力，而庆王独能不为众喙所摇。数年来使支那社会一新，宪政萌芽，虽曰袁之力居多，实赖庆之赞助。或谓庆、袁之交全属金钱，但庚子之后支那王公一贫如洗，袁世凯藉黄金以结交，亦想

像中所应有之事实也。最近某报讥庆、袁之往来非礼，谓袁五十寿辰，庆之祝寿联竟自称曰愚弟奕劻，振贝子自称曰世弟载振，众目共睹，为从来王公对于汉大臣所未有之称，引为訾议庆、袁之材料。虽然吹毛求疵，乃支那人之长技，目为无价值之讥评可也，究非庆、袁关系之真相也。

庆之为人，外虽端谨，内实精明。至于贪墨，本为支那人之习惯，不独庆一人然也。观数年来，奔走庆之门下而飞黄腾达者，必其人之资望名誉有一二可取者，即顺水推舟，使其登进。既可邀因材任使之名，又可免外人之口实。庆之伎俩可谓巧矣。庆与袁交，亦如是也。既得钱以中饱，又得人以利用。要其志愿，不过在盖几所花园，藏若干珍宝而已，岂有他哉？论者谓庆、袁狼狈相依，具有特别之思想，未免重视夫庆矣。

袁之所以依附庆王者，亦势所必然也。盖袁以山东巡抚，骤承李鸿章之后而当此重任，内无援助，外多指摘，势成孤立。观其葬母回籍，枉道东南各省，其意在联络各督抚。不意首为张之洞所轻薄，于主客酬酢之间，始则高谈经史，以文学自矜；继则凭几而卧，慢不为礼。袁之难堪，有非人所能受者。袁见张矜才傲物，意以为与其受屈辱于疆臣，曷若上承顺于亲贵？且联络疆臣，不过不为异己；而承顺亲贵，并可藉为内援。此袁之所以事庆之深意也。

以上系就庆、袁私交言之，若就职务上言，军机大臣与督抚亦应有密切之关系。庆既为军机大臣，袁任疆臣领袖，亦非和衷共济，不能达政治进行之目的。且尔时支那疆臣，或自恃武功，或自矜科甲，夜郎自大，旁若无人。袁世凯骤肩重寄，一举一动多为全国视线所注，使军机无人调护，则北洋残破之局，欲使焕然一新，亦诚难矣。

第六节　袁世凯与铁良之关系

铁良亦碌碌无所表见之人，以资格推升内阁学士。初事袁极恭，适袁因督练京旗兵丁，须得一开通经练之满人相助为理，遂奏保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铁由是遂留心军事，加以大权在握，不难运动。居支那政界，有金钱即无不成之功业，未几即迁户部侍郎。而袁视铁之表面于军事亦尚留心，遂上疏保其知兵，录袁保铁奏疏于下："内阁学士铁良，前经臣奏请派为京旗练兵翼长，奉旨允准，钦遵转行在案。查铁良到营以来，选派兵丁，联络将士，遇事和衷商榷，深资臂助。惟现蒙恩补授户部右侍郎，职位较崇，似未便仍令参佐军事，可否请旨特派该侍郎会办京旗练兵事宜，出自圣裁，谨附片具陈。"疏上奉谕云："户部右侍郎铁良，著会同袁世凯办理京旗练兵事宜。钦此。"

最近《神州日报》著论袁、铁之关系一篇，特选录于左："自项城罢黜之信一布，议者遂谓铁良将有再入军机之望，此殆以袁、铁平日之不相能，今见袁既屈矣，则以为铁必获伸。故遂疑铁必入军机，以此揣测高深，其用心固不免于浅陋，讵朝廷黜陟之大事，仅为一二私人恩仇、我尔之见所利用乎？岂意前日北来消息，乃竟有铁将入军机之报。呜呼！使斯消息而出道路悠悠之口，一如上言之揣测也，则岂但国家之福，而新元之政府亦将有以显白其心于中外。若此消息而竟确实可信也，则中外人心必将日即于疑贰，而国家受弊必将不可胜言矣，吾又安得不一陈论其不可哉？"

"按戊戌以后,至今十年,政局之变故纷纭,可谓急矣,所造就者乃为一项城,吾前已历言之,亦就汉员言也。若夫庚子至今,变故尤急,而所造就乃为满员中之一铁良。凡此皆就其显贵甚速,权势赫耀者言之也。于是世人遂至袁、铁并举,乃日播于众多之口,俨若两贤相厄,万难并容。不意其言乃大验于今日,讵不可异乎,讵不可异乎!"

"考铁良本为内阁学士,碌碌无所短长。自庚子后,项城晋督畿辅,锐意练兵。其时铁以手无寸柄,乃日亲媚项城,项城即引为同调,急加拔擢,曾几何时,位至卿贰。方京师练兵处设立,项城犹以铁为顺己,而急位置之。不意铁既获兵柄,乃叛项城,日与为难,以自表见,至今未已。此为袁、铁相与之历史,中外共知,无烦缕述。铁之为人,虽若有任事才,而实因人成事。且其与项城之翻覆云雨,尤所谓二三其德,而颠倒于恩仇者。今新元之治,方欲涤瑕荡垢,以期日进于清明,如此人而置之枢府,其何以号令天下?其不可一也。"

"外人对于项城之罢,未明朝廷真意。欧洲舆论已视政府为扰乱和平,且更指为不能实行新政之证。无他,以所去者为汉臣,所进者为满臣,且与庚子乱事大有关系。彼外人念念不忘庚子,执此成心,遇有感触,即以清政府又将演排外之剧,吠影吠声,所关至巨,岂可以铁入军机乎?盖外人久有刚、铁并称之口头禅,以铁良之情状,颇似刚毅,而又曾经南下搜括,一如刚之所为故也。归纳论理,固可如此判断。今当人情向顺,群欲结好与我之时,岂可忽有此举,以启人之疑乎?其不可二也。"

"今日民生至困,闾阎愁苦,吏治废弛。欲举一事,革一弊,均有财力不周之患。东南各省无不悉具此种苦状。即求所以至是者,则因刚毅南下,大行搜括;以兴义和拳,乱延无已,更令东南担负前古未有之赔款,其数实逾明季亡国之兵饷,致使东南诸省陷入危运。天未厌祸,方数年前又复有中央集权之谬论,铁良实主张之。又复躬冒不韪,自蹈刚毅覆辙,再行南下大加搜括,刳肢剔髓,膏泽遂竭。经此两次吸收,乃现枯槁之象。夫夺百体之养,专滋腹心,何以能生存乎?此种谬策,乃竟行之而不疑,其愚诚不可及。然在东南之民,创痛至今,犹复忍死须臾,不敢谤怨,无非望朝廷终能自强,以为尚有桑榆之补救。今见新元举措,已不胜其满汉之疑,况又加以实行朘削之人置诸政府。不疑朝廷将再行中央集权,以演种族巨祸,即疑将历己而更事追呼。昔人有言,民弱而不可胜。祸机一动,其溃可立而待。其不可三也。"

"以上三端,仅衡理势以陈说,冀当道之一悟而已。狂夫之言,圣人所择,深愿不弃葑菲,一加垂察也。夫近日台谏亦颇有一二忠直之人,而道路之口尚谓其出于被动。记者固不愿以不尚待人也,今对此恶气,未审更有如朱云之面斥张禹、阳城之阻相延龄者,以与昔人争烈否耶?"

铁良叛袁世凯之事实,系得袁兵权后,尽易旧日兵官,引用其私人凤山辈。夫袁所用之人虽非尽当,然未必皆不可用。而铁概屏弃之,以素不知兵之凤山辈充当,亦不足以塞屏弃者之口。卒使多年训练著有成效之师旅腐败不堪,实咎无可辞。或谓袁之军队中,军装器械不能应用者甚多,皆由于购置时为王士珍辈侵吞剥削所致。铁之攻袁不遗余力者,实确有所指也。是又不得不为袁咎也。

以支那之现势论,自甲午一役后,黄海、东海中久无海军帆影。彼二十万方里之帝国,惟此陆军,国家之存亡恃乎此,四万万人之生命亦恃乎此。袁、铁个人之关系固甚轻,铁承

袁之遗业，为千万人统帅，关乎支那存亡则甚大。处今日之世界，无海军而仅陆军，已不能自立于群雄之侧。虽袁训练多年，无大成效，而日俄战事，虚张声势，严守中立，实赖此陆军。欲与世界陆军抗衡，固属梦想。支那三五年间，战事可必其无有，设遇外界之侵扰，不过任其脔割而已。但严守中立，亦意中事也。倘兵力稍不如前，一旦黔驴技尽，则城门之火将殃及池鱼矣。吾爱支那之锦绣河山，吾虑铁良之仔肩任重，吾不忍睹支那脔割之活剧，吾因尽同种同文之忠告于铁良曰：亟图整顿，切勿以军界为逐利营私之场，存满汉之界限，而引用私人，终必将不知兵，惟利是图，则二十二行省将危命脉，断送于君之手。铁良，铁良，曷一省诸？

第七节　袁世凯与李莲英之关系

李莲英者，一阉宦也。溯支那之历史，阉宦夺权，败坏政治，紊乱朝纲，无代无之。西太后执政之初，即有权阉安得海种种僭妄，幸有铁中铮铮之丁宝桢，诛安得海于山东，自是阉宦之专横遂稍敛迹。李莲英乃继安而得西太后宠任者也，时人以李总管呼之，宫中大事，多在其掌握，任用之专亦不减于安得海。在昔一二十年间，专权纳贿，内而尚侍，外而封疆，藉李之门为捷径者，不可指数。说者谓袁世凯亦其中之一分子，盖袁自甲午之后，满腔热血，无从措手，赖金钱力结纳于李，得充练兵大臣。

或谓自袁任北洋，遂与李约，每年津贴其若干，此外有特别之需，袁亦任之。袁时戒李慎重名誉，李尝以其侄辈嘱袁，袁谢曰，君侄辈视同我侄辈，伊等年皆幼稚，毫无经验，万不可使厕身政界。且人皆知我与君交情甚密，何必以此贻人口实。君之财产遗伊等足为富家翁。幸勿为子孙计，不为名器重。此后不但请君勿以此委我，更望君勿以此强他人。无论觅何珍玩，须何款项，均可唯命，独此不可。时袁系有玻璃翡翠玲珑带扣，价重连城。李曰欲君带扣可乎？袁遂慨然解赠。李知为袁所最爱，乃笑而反之。

袁剿办土匪，将开保案。李有戚人崔某，乞李函于袁附保。袁明知函出自李，故责其为伪造，并致书于李，嘱其警戒族戚，不得托名生事。李知袁机警用事，遂置之。后李荐其侄及崔某随使赴美，东西洋报纸訾议繁兴，美廷议将拒绝支那公使。袁世凯百端筹画，易以他人，其事始寝。遂致书于李，深责其不听忠告。谓此事若经发觉，不但与君不利，且有碍国家体面。李自此亦遂不干外事。论者谓李莲英晚近十余年，恪守礼法，服役宫中，无声无臭。皆袁世凯默化之功也。

支那一般议论，谓袁之出处不甚光明。第此种事实，在近世文明诸邦固属罕见，若支那之贪墨政府，恶劣官场，直寻常事耳，岂一袁世凯已哉？不过袁因之而起，结果甚大，故讥之者亦愈烈。于此可以一语以评于袁曰，律以丈夫出身大节，分所应讥；论其所处社会之情形，势当原谅。夫处黄金时代之支那国，无论何等人物，苟无金钱力，其不与草木同朽者亦鲜矣。使袁世凯当时不运用金钱，藉李莲英之吹嘘，亦不过一温处道终身而已。

第八节 袁世凯与其徒党诸人之关系

支那近十年来举行新政，破格用人，由末职瞬迁大僚，不可胜数。殊荣异数，迥异曩时，间皆由袁拔擢。其间果有一二奇才异能，袁世凯亦堪自解。乃袁所拔擢之人材，可一言蔽之曰，牛鬼蛇神，无奇莫有。即将诸人之状态返质诸袁，恐亦无词自解。贻顽固党之口实，皆袁自取之，亦即袁失败所由来也。考袁世凯拔擢诸人之原因，殊多歧异。诸人进身于袁之影响，亦甚复杂。诸人之历史虽不同，其恶劣状态则一也。

支那积习，最重翰林。不问其人之若何，只须一得翰林，即群以才堪经世，此辈亦自命超绝寻常。袁世凯既非正途出身，骤膺重任，遂为一般社会所轻。当袁练兵于小站，仅罗致一徐世昌，尚在若离若合之间。当时论者谓曾国藩始创练兵，即有李鸿章等襄佐戎幕，所以得成中兴大业。袁世凯幕内并无一翰林，焉能有效？朝野上下，异口同声，袁遂为之动，此所以拔擢杨士骧、陈昭常、朱家宝、徐世昌、荣庆诸人之原因也。

支那政界，又重资格。不论其才若何，身体完全与否，第计其历官久远，即曰资深望重。此素餐尸位，滥竽充数之所由来也。袁本超迁甚速，无资格之可言，时有弹袁为新进少年者，谓老成持重之士皆不屑为其所用，此袁所以汲引周馥、姜桂题诸人之原因也。

因事需材，又一端也。袁当练兵时，需通兵学之人材；办新政，需法律、政治知识之人材。此拔擢王士珍、段芝贵、金邦平等之原因也。

因私交而引用，由私人而更荐私人，弊之最烈者，莫此为甚。凡随袁在朝鲜及袁之亲故诸人，虽曰私交，亦恒情也。此袁拔擢唐绍仪、刘永庆、王英楷诸人之原因也。

由唐绍仪等又转荐其故旧，所谓由私人而引起私人是也，其中则不堪言状矣，此曹家祥、凌福彭等进身于袁之原因也。此辈既由侥幸而进身，一旦厕身政界，遂无所不为。袁只凭左右人一言，又不计其人之贤否，致北洋官场遂演成种种猥鄙不堪之活剧，使顽固党人訾议繁兴，弹章屡上。而袁又复曲为袒护，不肯受过，以此论袁，亦实咎无可辞。试将其左右恶劣诸人之历史及其卑污状态，约略言之。

唐绍仪，广东人。粗解口头英语，本国文字所识无多。袁驻朝鲜，唐适充韩海关写字员。袁有英文通事姚赋秋，人极爽直，为袁左右人所不喜。唐常曲逢袁之意旨。值黄仕林营兵变，唐冒雨持刀，随袁保护，情意益密。袁之左右人遂嗾袁逐姚而用唐，此其进身于袁之所由来也。唐自进身后，与袁之仆从马夫皆甚密切，未几即保官职。袁曾许唐他日余任封疆，必保汝为海关道。迨袁督直隶，唐要践前言，袁果保唐补津海关道。唐本骄奢淫佚，无利不为，其所可纪之政绩，概而言之，惟侵蚀关钞，广购私产，遍置其同乡故旧于政界而已。其他则禁止《直报》一事，可称平生莫大功业。《直报》系某西人所开，唐常与前充袁马夫之中军梁某，微服作狭邪游。《直报》探其秘密，每日揭载。唐衔之切齿，遂嘱曹家祥饬巡警禁止持《直报》至中国地，并嘱邮政局停寄该报，《直报》遂自行闭歇。厥后各报稍讥讽政事者，唐遂向人夸耀其禁止《直报》手段，今后报馆不敢直载官场之隐私，实唐之伟功也。直隶候补道敢明目张胆纳妓宿娼，至以妓女为赠送品者，亦皆唐之遗爱也，当为唐铸巍峨铜像以纪念之。天津钞关本经各国联军都统整顿，进项极巨。唐乘中外交代，无可稽核之

际，施其侵蚀手段，每年约吞数百万元。唐知为天下第一优缺，故将去位即力保其同乡梁如浩。迨后每闻出缺，必竭力为其同乡亲故营谋。论者谓津海关一缺，成为广东人私产，诚不虚也。犹不仅此也，试观钞关自总办以至员司，至今尚系唐所位置之私人。其总办与司帐某甲，出身极微贱，皆一跃而捐至道府。盖唐之用意，既可保其隐私，又不至使利权外溢，其把持力量，实非人所能及。

袁世凯左右诸人，贪浊奸险，莫甚于唐绍仪。其恶劣事迹不胜其书，略纪一端于下。

唐有断袖癖，螟蛉长随辈甚多。其充铁路督办时，派其螟蛉子永某充正定府某站长，并挂名翻译。永借唐势力，无恶不作。迨后张梦笔审讯该站役，供称过路及左右村庄妇女，被其掳至车站奸淫者三十余人，奸后卖去者三人，客商行李箱笼被其干没者不计其数。地方官以及被害者知其为唐亲昵私人，皆敢怒而不敢言。后有被害者投匿名冤状于袁世凯，袁派候补知县张梦笔密查。张目见被永奸后拐卖之民女于汽车中，遂以实情禀袁。袁即令张会同正定县讯明，就地正法。唐又多方设法，谓其曾入西洋国籍。假口西人干涉，挟袁从宽，仅定监禁罪。即以此一端论，唐之欺蒙袁世凯，败坏政治，已可概见。

杨士骧、杨士琦兄弟也，皆轻薄无赖。幼时在花街柳巷为王孙公子引线牵丝，所做风流骗局不知几何。继钻营同充两广总督李翰章书记，串同李之亲属，贿卖官缺，曾挂弹章。当时粤人称为三羊柄政，士骧兄弟居其二也。李被劾罢官，士骧兄弟又寥落数年，至庚子后随李鸿章入都。士骧乘李昏病之际，极意逢迎庆王，遂补通永道。于是又施其舐痔吮痈手段，兄弟皆入袁门下。士琦侦知袁欲内宠，亲诣上海购一美姬献袁，由是亦得袁重用。迨袁保士骧任北洋，其弟兄妻子，新故朋僚，皆广纳苞苴，横行贿赂，北洋督署遂成为差缺总发行所矣。而士骧逢人辄告，谓所有总督俸给均须为袁弥缝亏累。说者谓袁交代时，不但无丝毫亏累，且北洋实存公款一千余万。仅一年间，为士骧位置私人，钻营要津，挥霍清净。其师生间之是非究竟何如，非揣测所能知。就实际上言，袁在北洋所创办之新政，无一不为士骧所败坏，论者谓袁世凯造端，杨士骧皆结果矣。虽曰杨氏兄弟之败类，而世凯引用非人，亦实咎无可辞也。

王士珍，直隶人。幼充叶玉倧之仆，及长入营兵学堂。迨袁世凯练兵小站，罗致武备学生，王得充教练员。其人极阴险，最善逢迎。庚子后袁练兵于保定，遂假王以重权。小人得志，大肆张狂，一二年间剥蚀公款，竭力钻营，一跃而至江北提督。后袁移交军政于铁良，王之劣迹始败。军装器械，腐败不堪。铁良每向人云袁世凯虚糜无数国帑，所置军械无一能用者，究皆王之所为也。

姜桂题，安徽人。本目不识丁之走卒，曾隶宋庆麾下。论支那甲午之败，其罪实与卫汝贵相等。清廷自诛卫后，查统兵诸将，无一非临阵脱逃，诛不胜诛。故姜仅革职，仍使戴罪立功，所谓有幸有不幸是也。姜自投袁门下，未立寸功即开复原官，更得异常保奖。计其功绩，惟剥削军饷，逢迎朝官贵客，为保全禄位之计而已。至营中要差，皆任用私人，为一班下流社会啖饭所。说者谓北方军队经袁整顿后，从前锢习一洗而空，惟姜所统之军队，自离袁独立后，仍复旧观云。

段芝贵亦安徽人，系武备学生，粗解兵事，曾随李经方出使我邦。嗣袁练兵小站，遂招致军中。以其曾经赴过我邦，因特派往观兵式大典，归国后以其所得陈于袁，军队遂因之

改良。由是袁甚器之。及袁任直督，遂重用之。迨日俄衅起，袁筹备中立，凡与庆王有谘商处，悉派段代己，遂得奔走于庆之门。盖段本小有才，亦随袁曾著微劳者。观王士珍、杨士骧、朱家宝辈，皆一跃而至提督、巡抚，遂思仿其所为，竟得署黑龙江巡抚。朝命甫下，道路喧传，献振贝子以歌妓杨翠喜，馈庆亲王之寿礼十万金，东西洋之报章遍载。台谏赵启麟因之首上弹章，清廷遂收回成命，派今摄政醇王与孙家鼐充查办大臣。而醇、孙敷陈复命之奏疏，以其事属移花接木。于是赵启麟以弹劾不实免官，振贝子恐舆论不孚退位，而支那政界遂演出一变幻离奇之怪现状矣。论段者聚讼纷歧，莫衷一是。以支那官场论，贿赂横行直寻常事，甚无足怪；以支那社会论，捕风捉影之谈，亦恒见不鲜。第由道员而骤升巡抚，谓非由运动而来，其孰信之？以支那之大员迁官论，非贿赂而来者，几乎罕有其人；以支那之疆臣才识论，不如段者尚不知几何。特段之超迁太速，遂致失败。迨闻袁犹另案密保段交军机处记名，或其才有为袁所可节取者，则非局外人所能知也。

以上所纪诸人进身于袁之原因虽不同，而一秉大权，其恶劣则一也。是皆袁拔擢太速，任用过专，又不计贤愚，不知淘汰之所由来也。斯数人系袁党败类最显著者，其余贪鄙之辈，尚不胜其述，亦作如是观可也。所以独标此数人者，以其偾事之首，非有憾于数人也。虽然，方袁之在位也，权势赫赫，人争趋之，倚为自固。一朝势落，往事全非，向之倚赖者，皆豁然如冰山之解裂，而不可复恃矣。计袁开缺后，其徒党诸人之状态，多累累如丧家之犬，奔走彷徨，甚有阴贼险狠，机械变诈，诋排毁谤，惟恐不力，无非为个人利害计耳，亦小人之常态也。

支那诋袁世凯者，非曰布满腹心，即曰结党营私。以支那近日政界人物论，由袁拔擢而起者，几举目皆是；能倾心于袁者，则寥寥其人。所谓袁党者可概见矣，势盛则相依，势败则瓦解，何党之足云乎！夫所谓党者，必宗旨相同，方针无二，前者倾，后者覆，必求达其目的而后已，方可谓之党。即以支那近代党人比例之，李鸿章者，曾国藩之党也。观李数十年所行政策，何一不追踪国藩，后先相望，如出一手。若袁世凯者，主张立宪之首领也，是立宪即袁平生之大志愿。当袁去位后，其党人应力为继述，以赞成其美。即其最显著之门人杨士骧不但不能继述，并将其创有成规之新政，败坏不可收拾。杨尚如此，其他可知。至是尚谓袁之党，吾将登世界最高之台，为袁世凯放声一哭。

自袁去位后，得二人焉，可称袁党。一学部侍郎严修，一天津巡警督办吴筱孙。严修当袁去位时慷慨上言，陈袁政绩于政府。斯时也，谣喙纷纷，不知袁祸之终极，向时倚赖袁氏诸人均恐累己，避祸无从。严独不畏危险，为国家谋柱石。支那衮衮诸公，如严者曾几人耶？吴筱孙闻袁大难将作，不知若何结果，派警员入都护袁。敢不计利害，为此非常之举，虽不免卤莽，而犹有犬马恋主之诚，不无可取。若二人者，谓为袁党，庶几乎可！

第九节　袁世凯与支那外交之关系

支那自海禁大开，外交发现。近数十年来，对外之事实，可以概括之曰，非野蛮无理，即拱手听命。前数十年惟赖一李鸿章撑持对待，右绌左支。近十余年惟一袁世凯稍明时局，应政府谘询，主持其间。自袁去位后，支那议论约有两种，试述于下。

仇袁者谓彼去位与外交毫无影响，日、俄两国尤为欢欣。俄政府向不满意于袁。日本以袁曾反对在满洲所施之政策，将来东三省问题，日本深愿与那桐交涉，尤易就范。德袁者谓袁去位，支那外交上必受绝大影响。美政府已向清廷诘问袁去位原因，恐将有绝大问题发生云。

二说皆欠圆满。由前之说，重在感情。夫外交者，系国与国之间之关系，非个人之私交也。执外交柄者，但问其手腕若何，所持理由正当与否，感情非所计也。试问支那明外交者，除袁外尚有其人否耶？使那桐辈外交手腕敏于袁，则我日本与俄又将奈之何？岂能因一袁世凯去位，而交涉遂就范耶？若尔直成私人之恶感，非国际问题矣。且我日本在满洲之事实，本无可訾议，果违背约章，袁之反对亦当国大臣应有之事。我堂堂日本岂能因反对而生嫉忌耶？当明治十八年间，日清结《天津条约》，李鸿章盛气逼人，诚如是，我日本即当深嫉李矣。迨马关之盟，犹特别优待于李，世界人所公认，变干戈为玉帛，非李鸿章乎？是说偏浅，不待辩矣。

由后之说，支那成为无主权之国矣。夫黜陟大臣，系国家内政，凡具有土地、人民之国，皆有此主权。至黜陟之当否，亦非外国所能干预。为邻邦者，只有忠告之义务，无干涉之权利。若谓因大臣去位，生国际之恶感，乃世界罕有之事实也。是说之不当又明矣。

外交者，系国与国权利义务之交际也。为国家政治上代表机关者，在能保国家之权利，履行国家之义务，明国际之情形，守国家之信用，是谓外交家。溯支那之外交现象，凡从前与外国所结之条约，无一平等，履行之难，已非易易。加以路矿之争执，境界之区划，借款之问题，千头万绪。既鲜海陆军之兵力，为外交之后援；又有已往之条约，为应守之成规。是国家要素，直成俎上之珍。担任支那外交者，虽有毕斯马克之经验，亦必穷于对待。况又有梗顽不灵之政府，只知自尊自大，不知世界之情形，不守国际之信用，非对待失宜，即出野蛮举动。使各国之生命财产寄托于支那者，皆若居危险而栗栗不安，所深希望支那有一稍明时局者执外交权柄，俾遇事可就范围，不致有野蛮之侵扰，伤世界之和平。故李鸿章虽咄咄逼人，犹为各国所承认者，是以其能明外交之形势也。继李后者惟袁世凯。日俄之战，如谚所谓两国相争，渔人得利。袁世凯当此之时，实抱一渔人手段，坐享其利。袁应外交，诡谲多诈，虽与李鸿章不同；而明国际之情形，尚在李之上。故袁当外交冲要，亦为各国所欢迎；袁之去位，即为各国所疑虑。其所以疑虑者，恐野蛮举动复萌，则生命财产又受莫大之危险也。犹不仅此，支那无深明国际情形者，若遇外交，应对必然失当，失当则各国皆受影响。如建筑铁路之借款，明废甲国之约，暗募乙国之债，则甲国受其影响矣。再以实例比之，如日清之战，清廷使张荫桓辈持不正当之国书，充议和公使，为我国拒而不纳，在支那则有丧国体，多伤生命，所失甚大。而因是往返迁延，我日本亦未尝不受损害。时李鸿章去位仅数月耳，使政府有人，当求和罢战存亡一发之时，何致尚有此儿戏之举，贻笑全球耶？

至于各国对于袁世凯个人之良恶感情，敢决定无丝毫障碍。惟对于外交上之触绪，恐有无限疑团。凡国际上之信用，恐因之而消灭。各国之外交政策，恐将积极进行矣。虽然，吾爱支那，吾愿支那政府深味斯言也。

第二章 袁世凯与古今东西人物之比较

第一节 袁世凯与刘裕、曹操之比较

支那之仇视袁世凯者，谓其似晋末刘裕、汉末曹操。此种无价值之谈，若出自市井小人之口，固不足怪。而不意竟出自名动朝野、号为直谏敢言之湖北臬司梁鼎芬之奏疏。支那庙堂人物，概可想见。特录其弹章于下：

"直隶总督袁世凯，少不读书，专好驰马试剑，雄才大志，瞻瞩不凡。以浙江温处道钻营得骤升侍郎巡抚。抚山东日，颇能办事，奠安境内，有声于时。我皇太后、皇上回銮，迎驾有功，擢至今职。其权谋迈众，城府甚深，能谄人又能用人，卒皆为其所卖。初投拜荣禄门下，荣禄殁后，庆亲王奕劻在政府，三谒不得见，甚恐。得杨士骧引荐，或云以重金数万，又投拜奕劻门下，不知果有此事否？然自见奕劻后，交情日密，言无不从，袁世凯之权力，遂为我朝二百余年汉满疆臣所未有。奕劻本老实无能之人，当用度浩繁之日，袁世凯遂利用之。老实无能，则诲之以智术；日用浩繁，则济之以金钱。于是前任山东学政荣庆，北洋练兵委员徐世昌，袁世凯皆以私交荐为军机大臣矣。枢府要密，出自特简。而袁世凯言之，奕劻行之。贪昏谬劣，衣冠败类之周馥，袁世凯之儿女姻亲也。奢侈无度，声名至劣之唐绍仪，市井小人，胆大无耻之杨士琦，卑下昏聩之吴重熹，亦皆袁世凯之私交也。使之为总督，为巡抚，为侍郎，袁世凯言之，奕劻行之。尤可骇者，徐世昌无资望，无功绩，忽为东三省总督，其权大于各省总督数倍。朱家宝，一直隶知县耳，不数年署吉林巡抚。皆袁世凯为之也。袁世凯自握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重权，又使其党在奉天、吉林皆有兵权财权。赵尔巽在东时与日人所争之事，徐世昌到后慨然皆与之，以实行其媚外营私之计，置大局于不问。皇太后、皇上试思，自直隶而奉天而吉林，皆袁世凯兵力所可到之地，能不寒心乎？幸段芝贵不到黑龙江耳。袁世凯挥金如土，结交朝官、过客与出洋学生，有直隶赈捐数百万两，铁路余款数百万两，供其挥霍，故人人称之。臣尝读史，见汉晋往事，往往流涕。如汉末曹操，一世之雄，当其为汉臣时，有大功于天下，不知篡汉者操也。晋末刘裕，才与操埒，当其北伐时，亦有大功于天下，不知篡晋者裕也。前者微臣来京，赐对之时，亲闻皇太后、皇上屡称《资治通鉴》其书最好，时时阅看。今此两朝事，治乱兴亡之故，粲然具陈，开卷可得也。袁世凯之雄不及操、裕，而就今日疆臣而论，其办事之才，恐无有出其上者。如此之人，乃令狼抗朝列，虎步京师，臣实忧之。且闻其党羽颇众，时有探访，故无有敢声言其罪者。今新内阁将成，时日无多，安危在目，臣不敢自爱其官职，并不自爱其性命，无所畏惧，谨披沥密陈。伏乞圣鉴。"

按：右之弹章，谓袁任用小人，固为识者所公认。谓其有功于天下，今日疆臣办事之才无有出其上者，遂以曹、刘比之，未免不思之甚也。操、裕当汉、晋之末，王室不振，纪纲废弛，自加九锡，受黄钺，进爵封公，目无法纪。并任意出入宫闱，毫无忌惮。清廷虽积习不

变，屡挫于外，而纪纲未废，国体尚存，君臣之体制极严，制度亦不同于汉、晋末年。试问袁世凯能任意出入宫闱以要挟天子否乎？袁虽总揽大权，要皆出西后之委任。在后亦以满朝臣工，除岑春煊外无有能胜袁者，并非因宠信而独偏于袁。观袁屡次坚辞兼差，即非操、裕之揽权可比。使袁果有非常之志，岂肯轻弃其兵权乎？此以纪纲论，可决袁不能为操、裕也。

汉、晋之末，君庸臣弱，操、裕皆挟天子以令诸侯。西太后与光绪帝，非汉山阳公、晋零陵王比也。西太后当少年时代，即能杀擅坐龙床之宗室大臣肃顺，岂晚岁转不能杀一汉大臣袁世凯耶？二十二行省之督抚，能拱手听命袁否乎？其他姑不具论，即以袁最亲密之杨士骧、朱家宝论之，杨方置直督，朱甫抚吉林，即露其本来顽固面目，显然与袁反对。谓其能为袁出死力，拱手听命，敢必其不能也。其他更可想见。此以人事论，可决袁不能成操、裕之谋也。

操、裕皆草泽英雄。裕本贩履之夫，操父之生出本末皆无可稽考。袁之祖若父皆显宦，世为清朝臣子。凡人欲为非常之举，未有不先权得失者。彼操、裕之敢为不轨，自顾本一匹夫，事成则享天下之富贵，事败则一身投窜遐荒，无身外之累。袁则既有家族之恋，又有祖宗丘墓之忧，灭门之惨，袁能不虑及耶？此以家世论，可断袁不敢作操、裕之想也。

操、裕皆处野蛮不开化之世。裕当晋末，列国纷争，奸雄窃命，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裕以剿桓玄有功，得握天下兵权。操处汉末，王室倾颓，群雄并起。操以斩黄巾、刺董卓之功，得秉国家大政。裕灭桓玄，而复为桓玄之事；操除董卓，而复为董卓之奸。今世界文明日进，大非昔比，袁世凯虽有剿办拳匪之功，绝不能效义和拳之暴动。苟为之，亦为世界各国所不容，必不公认其为交战团体也。此以时势论，可决袁不能暴动也。

按以上四种理由与事实论之，袁世凯不能比于操、裕也明矣。虽然支那一般顽固党最善作骇人听闻之语，以耸动一时，第此种无学无识之谈，本无辩论之价值，以狂吠目之可也。

第二节 袁世凯与伊藤博文、毕斯马克之比较

支那之德袁世凯者，谓袁似独逸之毕斯马克，吾国之伊藤博文。毕、伊皆受过文明教育，具有专门学问。袁则毫无学识，以学问论，固不能与毕、伊相颉颃。且毕、伊皆成功之人物，袁尚在未定之间。以功业论，亦不能与毕、伊相比较。依宗旨言之，毕一出学校，以身许国，遂抱统一联邦之思想。伊游学归来，即手编宪法。袁甫督北洋，即倡立宪。之三人者，所处之国势与时世虽各不同，而为国家谋生存，人民增幸福，英雄之所见皆同。毕家世为贵族，祖若父皆战功卓著，毕号铁血宰相，平生功业，以兵事为显著。幼稚时代狂放不羁，日以击枪为事，邻里苦之，呼为乱暴公子。入学校则不守校规，弃兵役则故违命令，若尔者，与本书所述袁之家世，暨其少年时代及其遗闻轶事，则与毕有酷相似者。伊相生平最好色，新桥名妓为相公所眷注者，不胜其数。袁亦好色，其内宠至十余人之多，则好色与伊又相似，噫！支那之德袁者谓其似伊、毕，得无指此言之乎？

右论伊、毕，皆其过处。夫过固亦圣贤与豪杰所不能免，要在虽有过，亦不碍其为圣

贤，为豪杰。若徒有过犯，而无圣贤豪杰之事实，但择一古今东西圣贤豪杰，曾亦有此过失引为保护，则出妻将藉口曰似孔子，恋女色则似桓、文。而孔子为百代文宗，桓、文之创业定霸，皆非所计也。而谓为似圣贤与豪杰也可乎？

伊、毕者，皆具旋乾转坤之才识，成再造山河之功业。吾为德袁者告曰，公等欲袁似伊、毕，亦难事，惟须公等一齐努力，扛负袁世凯，使能达其目的。俾支那立宪实行，海陆军皆能练成，农工商业均能勃兴，则袁世凯之功业，当不在毕、伊之下也。

第三节 袁世凯与曾国藩、李鸿章之比较

支那之一般议论，谓曾、李之经文纬武，非袁所能及。其所谓文者，必指曾、李皆翰林出身，明支那之文字而已。所谓武者，必以曾、李以同种灭同种，削平洪杨之乱。此等偏鄙之谈本无价值，姑不具论。但曾、李为支那杰出之人材，亦世界人所公认。曾、李与袁所处之时候不同，故其功业亦异。曾当支那闭关自守之世，科学文明无由输入。李至中晚之岁，已门户洞开，交涉频起，故李得以交涉著，曾则阒焉无闻。袁处甲午、庚子大创之后，知非变法不能生存于世界，乃乘时兴起，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倡伟大之功业。使曾、李复生于今日，亦必与袁同其趋向也。

凡成大功业者，须具有知人之慧眼。曾能知李为人物，栽之培之，李卒能成一时人物。李能知袁为人物，栽培之功，较曾之于李有过之无不及。袁之功业虽尚未定，然就其已往之事实论之，已足称一时人物。惟袁所手植者，则大多非类，就近时现象言之，可概之曰，非酒色货利之徒，即属冢中枯骨。知人则哲，袁之不如曾、李也远甚矣。

虽然，曾、李皆论定之人物，袁尚不能预定。就其思想与魄力言之，袁尚在曾、李之上，成就固未可限量。是又不能因袁无知人之明，遂轻视之也。使袁所行之政策，皆能达其目的，则支那雄长东方，为地球强国，袁之功业又非曾、李所能望其肩背也。

第四节 袁世凯与张之洞、岑春煊之比较

袁、岑、张同柄大权，论者遂以袁、岑、张政府名之。以同居政府论，亦无不可，以才识与志愿论，张之洞焉能与袁、岑齐驱并驾哉？张本顽固党之首领，而又巧于趋避，虽执政数十年，不过虚拥高位而已，遇事多随波逐流，无丝毫定见实力。始则倡保国粹，存科举，继以立宪之风潮澎涨，不敢显为反对，又从而附和其说，直反覆无常之小人。究其原因，无非为个人禄位计耳。及新政进行，又故为吹毛求疵。伍廷芳甫编新法，遂曰东西习惯不同，碍难实行。不知守习惯与亡国孰重？只知深文周内，阻挠新政之进行，其他非所计也。致令当事者无从措手，裹足不前，而支那党张者之口头禅曰，老成谋国，具有深衷。老成谋国之深衷，固如是乎？袁、岑与张政治上之宗旨，直水火之不相融。相类之点无可搜求，固不能相提并论也。

支那之论袁、岑者，只就其个人私怨，谓其意见不相合，不计其他。若依政治上事实推究之，袁、岑皆抱同一之宗旨也。岑之政策，是欲整顿河山，必须清源正本。以支那官场，

人心已死，非芟尽贪官污吏，不能望政治之有起色。乃不惜身为怨府，用大扫除之手段，凡遇官僚过犯，概律以相当之法，应参者参之，应杀者杀之，计其督粤三年，自巡抚以至下僚，参杀以万计。其中王公贵戚，大僚子弟，不知几何。破除情面，不畏权贵，生平以廓清政界为主义，而卒为庸众所不容，至举国欲杀，而犹百折不回。非英雄手腕，豪杰肝肠，曷克臻此。

袁世凯之政策，以支那之时局危如累卵，百废待举，急则治标，遑计其本。知公家之利益，无不首为之倡，志愿既宏，所担任之头绪亦极纷乱，而反对者遂日多。公敌既多，不能不自树党。处支那之恶劣社会，树党则难计贤愚，非饵以厚禄高官不能动。此袁所以遇与己同意者必竭力攀援，有涓埃之功者必优予奖励，无非期达政治改革之进行而已。

考袁、岑生隙之原因，系由于岑参革之劣员往投袁，袁遂弃瑕录用，致起隐微之私怨，非政治上之公敌。至谋宪政之实行则一也。

岑、袁之比较。知机识时，经权达变，岑不如袁。谋国之忠，任事之勇，袁不如岑。大刀阔斧，生面别开，岑不如袁。赏功罚罪，弊绝风清，袁不如岑。袁、岑之优劣在此，袁、岑为支那一般社会所诟病者亦在此。以袁、岑之学识，与世界之大政治家争雄角立，恐皆不如远甚。若以支那政界人物论，实足称凤毛麟角。其规模识见，决非诟之者所能望见也。使支那政府有三五若岑春煊与袁世凯者，而犹谓支那不能富强，予不信也。

第四篇　袁世凯之轶事及结论

第一章　纪袁世凯之轶事十二则

（一）世凯胞叔名保庆，官道员，受知于两江总督马新贻。马为张汶祥所刺，清廷命张之万谳张汶祥狱。保庆充承审员，研讯半年之久，未得确供。保庆主刑讯，之万以重犯恐未正典刑瘐死狱中，力主不可。定案后，保庆不肯画诺，遂弃官归田。因与马有知己之感，时萦回张汶祥之狱。一日聚世凯兄弟等于一室，告以本末，命各抒所见，均不能言其所以。世凯方总角，独应对如流。保庆老而无子，知其不凡，遂立为嗣。

（二）袁驻朝鲜，尝赴其右相沈舜泽之私邸。沈有婢美而慧。一日沈不在室，婢出待客。袁遂向婢探沈之秘事，婢竟隐示以意。袁甚爱之，遂向沈乞得此婢为妾。迨后遇事辄令其至沈邸侦探。袁之得韩宫府秘密，多出人意料之外者，实此女之力居多。

（三）袁充庆军营务处，时有吴长庆得意庖人，因进膳延迟，袁怒甚。携手枪至厨室，遍寻庖人不得，蛇行入地室，则庖人方卧吸鸦片，袁遂击杀之。吴责袁轻杀。袁曰吸食鸦片者斩，非军令乎？我恪遵公令，非轻杀也。吴曰厨役非军人，初犯可免其一死。袁曰名载军册，何得谓非军中人？若初犯免死，则犯者皆藉口曰初犯，不如弛此禁。吴亦莫可奈何

也。

（四）袁当日清衅端未起时，屡向李鸿章请假回国，李皆不准。然袁命统兵官龙姓乘其所坐之绿呢肩舆，由仁川至汉城，频频往来，人皆不知其经营何事。迨我国大兵云集汉城，凡津关要路皆有兵驻守，以龙仅乘肩舆，遂任其出入。继兵端将开，李鸿章准袁回国，袁遂于黎明乘肩舆冒为龙姓，至仁川乘英国汽船回国，始知其预命龙姓往来之用意，在恐我国追阻也。

（五）袁在山东正剿义和拳，忽奉谕旨，命各督抚招募义民练拳。有统兵官方得胜，先一日奉袁命令拔队往沂州剿匪，至是往谒袁，请示行止。袁曰余命尔办假义和拳，非命尔剿真义和拳。方又请示如何分别义和拳真假。袁曰真假尔均不知，焉能统兵？回顾先锋官程某曰，尔知之乎？程甚慧，遂告曰，遇义和拳但迎击以枪，毙者假也；真义和拳能避枪炮，击必无伤。袁遂以方事委程。

（六）山东校坊状元赵熙官，为阮忠枢所眷注，情好甚笃。袁每命阮述文，须专臧获辈至赵处相请。袁谓阮曰，方军书旁午，屡为君迟误，奈何？阮曰奈爱情何？袁问曷不置诸金屋，阮以鸨欲甚赊对。袁遂令人立予鸨母数千金，迎赵归阮。时人传为佳话。

（七）严修经手办学堂，垫制钱一千余文。开报公家，注明此款无庸公家开支。天津县书吏误书一万串。袁晤严曰，君热心公益，深堪钦佩，当为附片请奖。严甚异其言，继始知为书吏所误，遂请天津县告袁勿附片。袁曰我已面许，岂可返悔？严本端谨士，只得如数捐办一学堂。于是直隶绅士如张之洞者，皆捐巨款办学，遂闻风兴起矣。

（八）袁初任直督，有因债务结讼者乞得某御史函，向天津县关说。为袁侦知，附片纠参该御史不应干涉讼事，并呈原函。奉旨革职，由是台谏皆懔懔。

（九）充袁书记之道员张某，乘马车碰伤行人，被警兵纠至警署。张见曹嘉祥肆口大骂。曹以张系袁之幕僚，遂向其谢罪，重责警兵。张怒犹未息，复诉于袁。袁曰，尔身为官吏，尚违犯警章，凡民尚堪问乎？遂罚俸三月，赏给警兵，并通传各局署官员知照。于是天津官场乘马车者，咸有戒心云。噫！今则大谬不然矣。

（十）袁署内护卫兵夜间拿获一革命党，并搜出手枪炸弹。袁屏退从人，与之坐谈良久，予以数百金，善遣之。戒左右人勿声张，恐骇人听闻云。

（十一）袁之次兄世惇，人极梗顽，与世凯嫌隙甚深。惇引见入都，凯恐其道过天津不相闻问，惹外人非笑。预嘱亲故向惇宛转。惇不但不肯与凯往来，且由京至津并不乘汽车，以铁路属凯管辖也，其可笑竟至于此。凯知其由陆路来津，派人沿途探访，知其将抵津，亲往迎迓，事之极恭。惇遂为手足感情所动，移住督署，兄弟又和好如初云。

（十二）日俄之役，支那守局外中立。袁遣派多人侦探战事，有昔随袁赴朝鲜充马夫程某，在哈尔滨充侦探。唐绍仪为程请于袁曰，随公赴朝鲜执鞭从事者，皆得保举，充统兵官，独程未得一保，未带一兵。袁许俟侦探事竣奖励之。迨日俄和议成，唐复请于袁，袁以无案可开保举。唐曰，中立出力人员不少，何不开中立保案？袁如言具疏请奖，于是唐等私人遂钻营奔竞，卧得官爵者不知几何。世界人闻中立保案，莫不引为笑话。

第二章 结论

第一节 为袁世凯惜

前数篇自袁出山以迄免官,所有事实略载无遗。溯袁一出风尘,即见爱于吴长庆,视同骨肉,使得露头角于李鸿章之前。李一知其才,即栽培倍至,拔擢无遗,引为己继,隐寓有萧曹故事。迨荣禄与庆亲王先后居政府之要,亦与袁水乳相融,和衷共济。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袁世凯际遇如此,可谓人生幸事矣。尤不仅此也,西太后自辛丑回銮后,凡袁所奏白建树,无不言听计从。每袁病请假,中使存问络绎于途,上方药饵,大府珍馐,赏赐至再。宠荣之优,倚任之专,莫此为甚。梁鼎芬谓"为我朝二百余年来,满汉疆臣所未有"。其言似仍嫌其小,直可曰世界古今人臣所罕觏之殊遇。特袁世凯遇此好时机,不能成厥功业,卒至中途失败,诚为可惜。试举数端,略言于下:

处野蛮不开化之社会,欲图输入文明,鼎新革故,不经破坏,未有能成其功者。袁当清廷为内忧外侮所怵,萌变法图强之思想,而盈廷顽固阻力满前。天赋人权之说,闻所未闻,由专制幡然立宪,谈何容易?是丹非素,议论纷纷,甚至谓为乱谋。清之两宫犹疑莫决,惟以袁世凯一言为断。乃袁不熟思审处,去其障害,冒然发言,徒解一时之问题,保无永久之妨害耶?使袁当时先请两宫降旨,将此问题交在朝诸臣各抒所见,则反对、赞成、中立三党判然而分。然后痛陈利害,不立宪则亡国,立宪必先锄芟障害。西太后既言听计从,即应请两宫立誓告庙,所有反对者勒令免官,不准厕身政界,为误国者戒。中立者赐以俸给,不予权柄,留为政府谘询。赞成者量其才识,优予录用。俾上下一心,以图自强。乃袁计不及此,徒倡变法图强,而无伟大手段,卒至阻力横生,宪政终成画饼,此为袁深可惜者一也。

新旧交哄,党派分立,图革故鼎新,求自立于不败之地,莫若利用舆论。格拉士端,英之名相,赫赫勋业照人耳目者也。凡格欲言者,国人首倡之;格欲行者,国人先要之。如水就下,如鸟投林,是何绝大神通,能合上下议院、竞争党人,同一心目?曰无他长,惟善制舆论而已。当袁倡组织责任内阁,触忌盈廷,而迁怒于报馆,锢杭辛斋,窜彭仲翼,毙范朗秋,论者谓皆由袁直接间接所至也。嗟乎!正鼓铸舆论之时,转摧折舆论,是何心也?使袁具格公之敏腕,求目光如炬、笔大如椽、不溺于利、不怵于势之奇才,组织机关报馆,主持舆论。继之以文人学士谱入诗歌,编为戏曲,虽为百僚之敌,然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上书北阙,拂袖南山,无罪去官,优游林下。则多数舆论必讴歌崇拜,谓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乃计不及此,转摧残舆论,致贻跋扈之讥,此为袁深可惜者二也。

从来英雄事业,多赖人扛负而成。支那政界为袁所拔擢者,举目皆是。计袁破格求才之门,超阶越级,朝拜一疏,夕建一言,无不报可。不计贤愚,不加淘汰,直如黄河泻流,泥沙俱下。而宵小辈遂揣摩求合,引类呼朋,以致贪佞盈廷,婪诈百出。久之劣迹败露,物议哗然,若辈或饱载贪囊,消摇事外;或辇金都下,门径别寻。而原保大臣遂为众口所指摘。

使袁当言听计从之日，广集奇才，知人善任，何至甫入军机，即将其在北洋惨淡经营、所组织之新政，遂随行踪而俱杳？此时如有二三血性坚忍之士，继其志愿，虽阻力横生，而前者倾、后者继，支那新政又何至窳败至此也？则袁虽去位，尚不失为在野政治家。乃计不及此，汲引一班非类，滋谗人之口实，此为袁深可惜者三也。

立宪政体之要，首在专责成，清权限，从未有一大臣而兼数资格者。当时袁之兼差有八项之多，袁既首倡立宪，即应以身为表率，先行辞差。乃袁以恋栈故，计不出此。迨顽固党訾议繁兴，由政府示意，始上疏恳辞。其措词之主旨，又非谓立宪而辞差。录其丙午年冬辞八项兼差奏疏于下：

"窃臣前因兼差太多，力难胜任，曾叠次奏恳天恩，俯准分别开去。屡奉温谕，慰勉备至，感涕震悚，莫可名言，臣复何敢因此上烦圣虑。伏念臣自先世受恩厚及臣之身，叨荷朝廷特达之知，非常之遇，眷注弥笃，倚畀愈隆。臣虽至愚极庸，天良具在，常以有生之日，无非图报之年。而圣德高深，覆载同量，即使赴蹈汤火，肝脑涂地，亦不足为万一之酬。重以时局多艰，深宫宵旰焦劳，未尝或释，凡属臣下，皆应激励奋发，努力勤事，仰慰宸廑。受恩如臣，更何敢辜负生成，稍涉规避，是以夙夜警心，以身许国。每念主忧臣辱之义，时切鞠躬尽瘁之思，不但安逸非所敢图，即毁誉亦均非所敢计。遇事但为管见之所能及，绵力之所能胜者，靡不殚精毕虑以为之。无如心虽有余，力常不足。臣之才智，不逾中人，臣之气体，本甚羸弱。自近岁叠膺艰钜，精力益逊于前。矧天下之事理无穷，一人之智能有限，若纷纭而并骛，必罅漏之丛生。窃维数年以来，臣之负咎当已多矣。不但此也，自古权势之所集，每易为指摘之所归。今幸圣明在上，众正盈廷，臣原无庸过虑及此，况臣向以愚忠自矢，夙蒙圣主优容逾格，信用不疑，自当力任怨劳，义无所避。而臣独不免私忧过计者，非徒为满盈足诫，颠坠堪虞，良以国步方屯，大厦非一木所能支，巨川赖同舟之共济，而人思靖献，谁不如臣？若重寄常加于臣身，则疑谤将腾于众口，使臣因获贪权之名，臣心何以自明；使旁观因此启猜嫌之渐，政界亦云非幸。昔曾国藩尝奏称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等语，臣区区之愚，窃亦虑此。此则非止为臣一身计，兼为大局计，而不得不沥陈于君父之前者也。（中略）臣兼差八项，拟请旨一并开去，臣决非敢避劳耽逸，亦非敢饰让邀名。此后无论何时，设遇有重大事宜，需臣赞画，臣但奉命办理，断不敢推诿不前。现在委因差务太繁，实非才力所能逮；事权过重，复非臣下所敢安。（下略）"

观其辞差奏疏之主旨，则在力难胜任，而又一则曰，自古权势之所集，每易为指摘之所归。再则曰，若重寄常加于臣身，则疑谤将腾于众口。是其辞差之主旨，并非专为符立宪政体也。使袁当日一面呼倡立宪，一面以核名副实为主旨，以其所兼任各差，无一非既重且要，一身兼之而胜任愉快，不但己所不能，即古今中外亦罕有其人。痛陈敷衍粉饰，贻误政治之弊，概辞兼差。专任一事，以一事权，以己为百僚先导，首先上疏坚辞，不但顽固党无所藉口，亦为全球所崇拜。则此一举不仅为支那宪政进行之前规，袁世凯首倡之功亦永垂不朽。乃袁不学无识，左右又鲜学识俱优之士，致极重且大之一举，成为画蛇添足，此为袁深可惜者四也。

自戊戌之秋袁破坏康有为之后，论者莫不谓西太后宾天，袁之生命禄位不能保全。乃十余年袁竟漠然若不知觉。在平时不能于后与帝母子之间疏其嫌隙，为潜移默化之谋；迨

至两宫同时病笃,又不能为临时之准备,甘以一身寄托于危险专制政体之下。稽戊戌主动之原因,亦清议所不许,谓为希图侥幸。其不识机宜之处,正不明大体之处。虽摄政王宽大优容,卒难免无罪去官,蹉跎中道。使袁远虑澄思,早为计较,又何至于此也?此为袁深可惜者五也。

以上五端,可为袁引为深憾。夫憾固亦英雄豪杰所恒有,幸袁虽有此种种可憾事实,尚未遗赍终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尚未为晚。此则有所深望于袁者也。

第二节　概论袁世凯之将来

能预虑支那之将来,方能概论袁世凯之将来。识者有言,弊随法起,假公济私,流品污贱,至官而极,支那不亡,是无天理。农工商贾,茹苦耐劳,诚信善良,实占多数。仁义孝悌,半出田间,支那若亡,是无人理。温带气候,民物富庶,矿产丰饶,天府雄国,支那若亡,更无地理。幸也,垂毙病夫,天假之缘,际此牵制时局。惜也,因循政府,得过且过,甘为伴食庸臣。然咎不在政府,任天下事才识而已,问汗牛充栋之典籍,有实验实学,足助才识者乎?内治外交之历史,有借鉴取法,足增才识者乎?其纪月编年,寓褒贬也,严体例也,尚浮夸也,是文章非信史也。就令有良史官,亦苦无伟大人物、光彩事业,供纪载之资料。同是不学无术,政府别于凡民,在遇不遇而已。今日进化,自知贫弱,舍己从人,摹仿形式,要亦画饼充饥而已。嗟乎!抗言治术,息息皆过渡时期,专制必败。吾虑共和立宪,不善用之,何尝不败?行之有效,不复随时改良,随事补救,终亦何尝失败?天演公例,义无可逃,以数千年开化之邦,比较暹罗,尚多惭色。当思病原所在,由来者渐矣,乃执政诸臣贸贸焉,曰,尧舜中天也,汉唐盛治也,我辈不幸,闭关乐国,变为五洲交通,无聊极思。视立宪为良剂,专制为祸水,知今而不知古,知病而不知原,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之空谈,有如金科玉律。夫明认有体无用,是必如诸葛亮之淡泊宁静,治兵不足,治民有余,方称有体。乃晚近以来,一派旧学,几无完人,且自古而已然,至于今而尤烈。乌知乎政教混合,官尊民卑,几句词章,多金运动,立跻显要,必至廉耻学问剥尽无遗。迨尊者之择术愈工,卑者之取势益薄,如此国民,如此政府,徒恃派员调查,敷衍粉饰,沽立宪预备之名,遂足救时哉?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滔滔皆是;转危扶弱,屈指谁人?窃难忘于袁世凯。

必举欧美亚洲奇猷硕学以例袁氏,无生知之圣人也。再举支那历史,同朝人物以为比例,恐袁氏亦艴然不悦也。无已将比例于李鸿章欤!虽然袁、李亦庸中之佼佼耳。拳匪乱靖,一则议成和约,一则索还天津,无可揄扬,当为两公一生盛业。请先言《辛丑和约》。自联军入京,举国臣民仓惶无主,料定瓜分而外,萧同叔子,勾践越王,惨剧悲风,同时演出。以野蛮时代之举动,杂鼓儿词上之谎言,陋劣无稽,即此已觇当时之程度。不思支那通商,英为首领,故寸土不失,主权无缺。持此宗旨,力任调人,固欲结欢支那,维持太平。更虑实行瓜分,害重利轻也。盼和之念,英实甚于支那。观庚子、辛丑,驻京英使萨道义,与彼政府外部函电交驰,详载两年内之蓝皮书中,彰彰可考。和议稍梗,而以为大戚;回銮从缓,而引为己忧。订和约者李鸿章,保和局者英国也。外交敏腕,和事老人,众论异同,均非真相。和盘托出,合肥宰傅仅退立于间接地位耳,曾何功之足言。

辛丑和局，各有目光。惟退出京师，留中国表面之主权；严守天津，防顽固后来之暴动，则同一视线。袁世凯下车伊始，都统衙门公允裁撤，有何干涉，而旧案不准翻；大沽炮台一律拆平，有何祸心，而兵备不准设。森严条约，争无可争；骄纵莠民，治无可治。膺疆寄者，信难堪矣，乃推心置腹，感服强邻。行新政，保治安，除英界荣衣(译音)，天津巡警冠各租界。匪特山东遗绩先声夺人，终见天津收回，金瓯无缺，洵支那之健者欤！

袁之功业果能成就，固高出于李；而用人不当，厥罪惟均。溯李鸿章卸任北洋，入正揆席，终岁食俸才数百金，支那谑语号为绝大闲人。倘八方无事，歌舞太平者数年，清流党人骄纵愈甚，势将环起而攻。则鸿章一身何堪设想？迨戊戌政变，西太后复出，临朝训政，李为东朝倚任，得拜督粤之命，虽曰起用勋臣，究属远置将军于上庸。终以庚子暴动，举朝棘手，诏充议和大臣，李鸿章遂得恩始荣终。可笑者支那人士，汉奸痛骂，异口同声，一旦瞻望旌旗，如旱望云，如婴求乳。今日曰合肥昨已到京，吾侪生矣；明日曰合肥昨真到京，吾侪生矣。鹤唳风声，经旬而李鸿章始至。忽而诅咒，忽而颂祷，巍科显宦一般见地，遑论下愚。著者纵览时局，知袁世凯未来之际遇，朝野相需，当倍甚于庚子之李鸿章也。试即近因以求后果。

袁氏夙负威望，英姿飒爽。甫届服官之年，举朝进退委蛇，谁与抗手？观于外部，事齐事楚，力守秘密，忧谗畏讥；观于政府，有婉其容，嗫嚅其口。重大交涉，必以慎重邦交，毋损国体，为绝妙训条；非常暴动，必以力压乱萌，勿过操切，为绝妙政策。实则骑墙中立，先自居于无过，置国事于不问；祸伏眉睫，处之泰然，果能长此苟安。杨士骧督北洋，食粟亦不逊于袁；铁良练兵，食俸亦不减于袁。欲袁世凯胡为乎？驯至立宪无成，外交棘手，时事逼人，恐必夺袁湖上骑驴之乐，是前日乞生命于李鸿章者，焉知异日不资再造于袁世凯也？惟希望袁氏未雨绸缪而起，毋临渴掘井而来。尤愿袁氏东山再起，远小人而亲有道，求实效而戒铺张。俾支那宪政能实行，科学能勃兴，海陆军能强，实业能立，雄长东方，为地球强国，供著者作支那维新史及续袁世凯之美质原料。是不仅东亚之幸，亦即亚东之幸也，谨濡笔以俟之。

肃　亲　王

[日]川岛浪速

大正三年六月(1914 年 6 月)

肃亲王即爱新觉罗·善耆,晚清重要贵族领袖之一。本文作者川岛浪速为在中国活动多年的日本浪人,与肃亲王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本文及附录《肃亲王所有不动产调查书》均复印自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未标明出版单位及出版时间。原文为日文,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胡永弘女士翻译。——编者

穷鸟入怀,是鸿鹄,是将之鸾凤?从其彩色之羽毛,大抽大噎之哭声,吾知其决非凡鸟。放之,或徒为鸱枭之饵,养之,或会成欲图抟云南飞之鹏。呜呼,此乃著者微衷之所在。

显然,著者在中国,阅历久、关系深、功劳多,熟稔其国情民俗、达观大局。同仁之中,未有出其右者。十数年来形势之变化,每每未有出乎其预测者。

作为肃王之义兄弟,以肃王为中心而撰写的此书,不独是肃王其人的传神之作,亦可谓为最近中国之政治史。然恐世间心胸狭隘,气度狭小之徒,疑著者有以与肃王义兄弟之谊达个人目的之心。然而,两者之关系,乃在东洋大局上心心相印,表明彼我民族握手之典范,并非止于意气之投合。则其义兄弟之情谊适构成贯穿此书之国家精神,故侧重叙述两者东洋经纶之意图,足以知晓。

故尔一旦开卷,其谈清朝之末运,谈革命之真相,论袁世凯其人,论我外交之得失,皆世人未知之内幕史实,意外事迹,跃然纸上而历历在目。

今天如欲以过去推测未来,鉴失败而获成功,岂能以为此部传记与此无极大之关系?其人若有能力透纸背之眼光,自能从中领会对华外交之秘诀。此乃一部写实之传记,应朝气勃发地读;又是一部鲜活之历史,应以敏锐之眼光去观察。

破天荒斋　松平康国　撰

自　　序

肃亲王是中国非同一般之人物。观其性格才能之表现，可说中国人之长处，即王之短处；王之长处，即中国人之短处。中国人共有之东西为王所没有，而王所特有之东西亦为中国人所没有。夫果真是群鸡中之一只鹤抑或是昆岗之片石？我不得而知，然其殆为近乎绝类优秀之物而非天下之珍奇欤！

予与王相交甚久，知之最深。曾想向邦人介绍之，久而未果。近在甲州金峰山矿泉养病半月，山间僻境静寂如太古，终日无事，苦于无遣闷之法。偶尔想起肃亲王，兴来提笔，积日成篇。然行文拙劣，固以为不能公之于世。归来，因友人劝说，始敢付印，以代誊写，聊供同仁消遣之用，岂敢说是尽描珍奇。

大正三年(1914)五月　下浣　川岛浪速识

肃亲王目次

第一　肃亲王之家系

第二　肃亲王之政治生活

第三　肃亲王之政治思想

第四　革命后之肃亲王

第五　旅顺时之肃亲王

第六　肃亲王之家庭

第七　肃亲王之对日思想

第一　肃亲王之家系

第一代豪格之功业

清太宗之长子肃亲王豪格的名字，凡读过清初历史者一定不会忘记。亲王资性豪迈雄武，常以军团长之身份，作为一个方面之将领转战四方，亲临战阵无虑数十乃至上百回。

如征服合并蒙古诸部落、增强满清势力，击破朝鲜、断绝后顾之忧，皆完全依赖其力。在明亡之前数日，悬军长驱，逾过万里长城，直捣北京，在广渠门外激战之际，身先士卒，堪称勇敢绝伦。顺治帝入燕京，代替明朝完成统一之时，或征服山东，或讨平陕西四川，尽瘁栉风沐雨之一生于战场间。且观其先于太宗奠都沈阳，与明及周边敌国争雄、掌理户部事务、补充军资粮饷，避免军旅之患，便知其具有经济才能；观其献在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中应首先征服谁之对策，便足知其具有外交帷幄之雄略。即谓其一个人兼有张(良)、韩(信)、萧(何)三杰之能力，亦决非溢美之言。现在就清初历史中有关其功劳卓著之事件简单地摘录如下①：

(一)先前征服蒙古栋[董]夔、察哈尔诸部有功，封为贝勒。

(二)天命十一年十月与大贝勒代善征服扎鲁特部。

(三)天聪元年正月败明兵于锦州。复率偏师守卫塔山之粮道，遇明兵二万，我军前锋八十人出击，却之。五月与贝勒济尔哈朗征蒙古国(固特)，诛塔布囊，收其众。

(四)三年十月逾长城，率大军自通州迫近北京，迎击明之宁、锦援兵于广渠门外，冲杀至护城壕，敌大溃，十二月克香河县。

(五)六年五月，从上征察哈尔，林丹汗遁。移师归化城。六月晋封为和硕贝勒。

(六)七年六月诏问征明与朝鲜、察哈尔三者以何为先。豪格奏曰：我征明，如只能得锦州，其余如坚壁不下，旷日持久，恐老我师。今宜集合，我众悉边外归附之新旧蒙古，从旧道进入，谕各屯寨，以我欲和而彼君不答，彼民身受创痍，当自会怨其主，我方勇气亦自然确立矣。进而采更番法，俟马肥，益以汉兵之巨炮，一出宁远，一出旧路，夹攻山海关。得之则止，不得则屯兵于彼地，招谕流贼归顺。若不然，应驻师通州，侦流贼之情形，彼方分兵御我，俟其懈而袭之。至于朝鲜，则应暂行抚慰。察哈尔若近我境，相机讨之，若远去且缓图之。八月贝勒阿巴泰等略明之山海关，俘获人口、牲畜四千有奇。上亲自统率大军征明，豪格与额附扬古利毁边墙，大兵遂从尚方堡分头进击。闰八月与贝勒多尔衮略朔州及五台山，返，攻至大同，败明援兵。

(七)九年三月统兵收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降，受其降师。还，至归化城。与诸贝勒攻取明之山西州县，败明兵。

(八)崇德元年四月，晋封为和硕肃亲王。六月奉命掌户部事。十二月从上征朝鲜。与睿亲王多尔衮统率满洲蒙古及外藩蒙古之各左翼之兵，另自宽甸进入。

(九)二年正月入(朝鲜)长山口，昌州之民无能抵御，在山上扎寨，攻克之。败安州、黄州之兵于宁边城下，擒其总兵。宁边帅复率兵与蒙古都督苏纳等来援，击败并擒之。师至宣化村时，闻村民言"黄州帅闻其主被围，乃率兵一万五千往援，行三日矣"，遂急追至陶山，败之。

(十)三年九月征明，自董家口毁长城而入，败明兵于丰润县。遂降山东高唐州，略地至曹州。明兵毁桥垣，我师列阵诱敌，潜至其后，败之。还，攻陷东光县，又败郭大监之兵

① 本节以下文字系摘录于清史书，经核对有误者以括号加注文修正。——译者

于滹沱河。

（十一）四年四月凯旋。赐马二匹，银万两。仍摄户部事务。六月，屯田义州，割其稼禾，败明兵于克其台（此处原作者理解有误，中文原为“刈锦州禾，克台九、小凌河西台二”），击退明总督洪承畴部。

（十二）六年六月与睿亲王围锦州。屡屡告捷，击败洪承畴军十三万。

（十三）七年二月明之松山副将夏承德作内应，擒承畴及巡抚、总兵等，斩兵备道、副将、游击等官百余，兵三千六百有奇（中文记载为“兵千六十有奇”）。三月驻杏山，斩明兵拾取柴薪者三十余人。又遣前锋于努山，击溃明兵，杀入宁远者五百余。四月攻塔山，克之。七月，叙功，赐鞍马各一、蟒缎百匹。

（十四）顺治元年四月以语犯睿亲王，为都督初洛辉等所讦（中文记载为“为固山额真何洛会所讦”），坐削爵。后又因平定中原有功，仍复原封。是冬奉命征山东土寇。至则定济宁，破满家洞等贼巢，堙二百五十一洞，平土寇。

（十五）三年正月命为靖远大将军西征。三月至西安，遣尚书星讷剿贼于邠州，宋大杰、贵洪器、齐勋、张国公等皆降。又剿贼于庆阳，斩石二。五月斩贼魁康千总。时贼魁贺珍、二只虎、孙守法等据汉中、兴安，武大定、高如砺、蒋登雷、石国玺、王可成、周克德等据徽县、阶州，大军自西安分兵进击，登雷、国玺、可成、克德降，余贼遁，平陕西。十一月入蜀，张献忠据西充县，大军日以继夜继续行进，晨至西充，献忠来拒，大破之。斩献忠于阵（中文记载为“豪格亲射献忠，殪”），分兵破敌营三十余（中文记载为“平其垒百三十余所”），斩首数万级。闻捷报，得旨加奖。

（十六）四年八月派遣诸将平定郡县，蜀寇悉平。

（十七）五年二月凯旋，上御太和殿宴劳。三月摄政睿亲王以豪格徇隐随征护军统领希尔根冒功之事，又以擢用罪人杨善弟吉赛为由议罪，削其爵，继而狱之，遂卒。

（十八）六年（中文记载为“八年”）正月，上亲政。念其枉，复封为和硕肃亲王，立碑彰之。

（十九）十三年九月追谥“武”，再立碑以纪其功。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上追念肃亲王之佐命殊功，命配享太庙。八月入盛京贤王祠。

豪格晚年悲惨之命运

按清朝之制，虽然长子不一定承继大统，但以当时豪格的资格、功勋、声望亦足以荣登宝位。然太宗之弟睿亲王等有擅政柄之野心，因豪格倔强难以控制，不欲立之。太宗驾崩后，纠合诸亲，假称遗命，拥立幼帝顺治，自为摄政王，掌握全权。且因忌惮豪格之故，遂设罪名灭之。然而，及至顺治帝亲政，知其冤枉，再兴肃亲王家，让豪格之子承继。同时追究睿亲王之罪，夺其爵（后乾隆追念睿之开国功劳不少，亦复其世爵）。

就这样，第一代肃亲王虽身遭不遇而终，然其作为功劳卓著的八大世袭家族之一，蒙子子孙孙世袭荣爵的特别恩典直至今日。

按清朝之皇族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等等级，实行代代递降之制。除非因特别之功勋升爵，否则最后不得不陷入普通宗室名号下的贫弱境遇，唯有初代开国元勋之诸王才有世袭的特权。有此种特权者，亲王、郡王加在一起，也不过八家而已。世称之，并称之为八大家王，又称铁帽子王，总之是永久不变之意。及至咸丰同治之交，恭、醇二王因殊勋而被列为世袭之家。西太后驾崩之际，以宣统帝之名，赐庆亲王以世袭之典。此乃当时纪纲紊乱，出自手段私情的滥典。

肃王家系谱之大要

现在的肃亲王名善耆，是前代肃亲王隆勤的长子，是自第一世豪格起之第十代王，即如下示：

第一世	武肃亲王	豪格	太宗皇帝第一子
第二世	显悫亲王	富绶	武肃亲王第四子
第三世	显密亲王	丹臻	显悫亲王第四子
第四世	显谨亲王	衍璜	显密亲王第六子
第五世	肃勤亲王	蕴著	显谨亲王叔父
第六世	肃恭亲王	永锡	肃勤亲王弟成信第五子
第七世	肃慎亲王	敬敏	肃恭亲王第一子
第八世	肃恪亲王	华丰	肃慎亲王第三子
第九世	肃良亲王	隆勤	肃恪亲王第三子
第十世	肃亲王	善耆	肃良亲王第一子

肃亲王以如此家系正统、门第隆盛，因而成为拥有对竟敢不忠失节，终遂袁奸之愿，使宗社灭亡之庆、醇诸王及那桐、世续等愚劣之辈满官呐喊“寡人替祖宗问汝等之罪”的权力者。

第二　肃亲王之政治生活

肃亲王政治生活的初始舞台与不遇

肃亲王于我国庆应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生于北京东交民巷旧邸。资性颖悟。八岁时能赋诗属文。光绪二十四年即我明治三十一年三十三岁时袭爵为亲王。尔后就任八旗军之都统，又任御前大臣等官，皆不过是闲职虚衔。王真正进入政治生活是以义和团乱后就任

崇文门监督之职为始。接着任工巡局①大臣。

王进而任巡警部尚书、民政部大臣。虽然其间与那桐、徐世昌等更迭其位，或者离京任蒙古查办大臣巡查蒙古，又任理藩院（像殖民省那样总揽蒙古、西藏、回疆等之事务）尚书，后任理藩部（理藩院改制）大臣，但其前后多坐在民政部大臣即内务大臣的交椅之上。革命爆发之时，任民政部大臣。袁进北京，玩弄种种权术，首先把各王公驱于政治圈外，内务之要职令自己的股肱赵秉钧担任，故而将警察力量握于自己手中。就这样，肃亲王从明治三十四年到四十四年止，十余年间占据着北京政府一大臣之交椅，作为政界一巨头，虽隐然有为国内外人士重视的权势，但因为其政治理想极其高洁，眼光甚为远大，反倒与卑鄙的时代潮流相扞格。又因为实行善政而招致庸流之怨恨，此类事情很多。且当时的大宰相庆亲王认为，他日能取代自己地位者，王公中唯肃亲王，因而深忌其声望权势之将壮大而力图阻碍，常常使其政治抱负不能充分施展，徒然在不平之中消磨日月，终至目睹亡国而空怀恨。总之，王有可堪同情之处。

庆王等的排斥波及外交界

庆亲王等欲排斥肃亲王之意图，在外交界亦常常展现，如彼等会见各国外交官等，话题偶尔转到肃王时，必定满口诋之：或曰荒唐不懂政事，或担心其轻佻误事；甚至认为肃王家世世代代对清朝有谋叛之血统，当今亲王亦有此嫌；最担心肃王为外人认可等等。如遇偶有赞扬其者，则突然会作出颦眉之状。故我外交官面对肃王时，力图疏远，而首先窥庆王、那桐、袁世凯等之脸色，唯恐违背其意。毋视肃王抱有真挚热诚之亲日思想，丝毫不注意把握投合的良机，而且对其采取颇为冷淡的态度，亦是出于外交官之立场，不得已而为之。

袁世凯也忌惮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肃王曾对其大力推奖，并谓京中之王公大臣中，无一人识时务，他日能一起而谋中国之大革新者，唯外官袁慰亭也。王虽尽力厚交袁氏，但袁亦和庆亲王

① 义和团之乱时，日军在占领区内实行军事管制，其施行的警察制度在治安上收到显著效果。因此，中国政府始觉悟警察制度之必要。和平条约签订后，聘用川岛浪速等人，让他们作出警政创设之计划，并且授予全权，令他们监督教育。工巡局是基于当时川岛等认为要在如此庞大之国家施行警政，必须设立一个与之相关的有绝对权力的名为警务省的一大官衙之建议，经王公大臣等会议上奏而创立之官衙。由于工巡的“巡”，意味着警察，“工”意味着北京的市街道路的整顿修筑之业，因此有应与警察并行之议，以致政府冠之以“工巡”这个奇名。后来此衙门改称巡警部，成为真正的警察省。又效法日本之制度，另设立民政部，直到建立内务省。——编者

等持相同态度,唯恐肃王在外人中博得声名,且常常有指斥之倾向。亲近袁之我邦人亦不知肃王之真意,徒然地雷同附和于袁,发出恶声,可谓奇也。总之,袁包藏野心阴谋非一朝一夕,其视肃王为他日掌握北京之政权、实践自己意志时唯一之障碍物。简而言之,肃王常常使庆、袁之辈忌惮,在傀儡般愚昧的王公中,他崭然发挥特长,足证其人格价值值得认可。由此,肃王常常立于众忌之巷。其之所以隐藏悲愤、忍受痛苦,完全是为了隐忍待机以实现平素之理想,亦是欲使中兴垂亡之帝政转为稳如泰山之迫切忠诚愿望。袁自直隶进入北京,欲擅权之时,向西太后密奏并诬陷肃王与革命党合谋欲图不轨等等。王处于庆、袁不断谗诬之中,尚不失其地位,乃是因为老谋深算的西太后明察秋毫之故。

第三　肃亲王之政治思想

肃王壮年时代之雄心

肃王自青年时代即已看透国政之腐败、官吏之贪污已达极点,现在若不尽早实行彻底改革,必陷入亡国之命运。但他常常除愤慨之外别无他法。在光绪皇帝筹划新政之际,他表示了满腔的同情,私下祈祷其成功。但不幸的是,光绪帝为最初被视为热心同志之袁世凯出卖,遭到恶毒的诽谤陷害,沦落到一生幽闪之境地。戊戌政变之大失败,成为千载之憾事。此后肃王翻阅有关东西方译著,努力了解世界之形势,专心钻研未来中国应该如何革新。我维新志士西乡、大久保、木户等诸杰为王梦寐景慕,尤其对意大利建国之元勋加布尔更为崇拜赞叹。另外,根据清朝之制,皇族不经敕许是禁止去北京以外之地方的。然而,肃王因忧国之热忱不能自已,仅带一仆人微服潜行视察了旅顺、威海卫、青岛等地。时在甲午战后,鲁①、英、德各据一方,恣意经营之秋。

肃亲王与予之初次会面

义和团之乱时,蒙受直接的最大损害者即肃亲王。其宅邸与日本公使馆比邻,因此成为我笼城队与团匪短兵相接之地。举凡祖传之大殿堂及珍宝什器悉化为灰烬,全家人仅以身免。然而,当两宫蒙尘西安之时,王之忠诚使他不顾处于如此悲惨境地之家人,诀别濒于病笃的母亲,以单骑扈从车驾,倍尝辛酸劳苦。但是,肃王期待朝廷在遭受这个创业

① 又作露,指露西亚,即俄罗斯。——译者

以来未曾有过的大痛击之后，能从长夜之眠中苏醒，窃云当为邦家庆贺。

予初次认识肃王，恰是予在北京从事军政之时期。时在大活地狱中呻吟之北京市民，感泣我军政之公明仁爱，有如救世主降世，啧啧歌颂我之德政，随之予之微名在市民中间传称。肃王怀着见见川岛的好奇心，一日偕后来革命时期任湖广总督之瑞澂，突然造访予在三条胡同之军队宿舍。予不胜感谢王以金枝玉叶之身屈尊驾临，惶恐之至。翌日马上回访王之寓所。此时正值王奉两宫之命，先行由西安归京之际，其寓所陋隘实在出人意外，颇使人生辗转沧桑不堪之感。予对王说，此次之乱，最蒙损害者是殿下，看到您如此地生活，实在是不胜同情。而王曰：不，我国此次蒙受如此打击，是自作自受。但是，此痛击可说是促使吾人觉醒的绝好动机，岂能不为邦家庆贺呢。况且余高兴的是，因这一场战乱而得到与他日一致支持东亚大局之贵国的许多良友接触之机会，这与余失去一邸宅相比，所得者反而多得多。此时我开始认识到王非寻常之人。

肃王之极端革新主义

肃王平生抱有怎样的革新思想，根据此等言行不难推知。其曾谓予曰：清朝之旧组织如腐朽糜烂的房屋，无论怎样修补支柱也无济于事。必须彻底破坏之，重要的是要建新建筑。若朝廷能以自己的能力实现之，家主依然是属于爱新觉罗氏；若没有实现之能力，迟早必由他人经营，此乃革命，“大清”二字于兹不得不归于消亡。若单为中国自身而谋划，宁可采取革命手段，不是明快且轻而易举吗？然而，余既然出生于大清之家，在谋求保全中国之同时，亦有务必维持大清之命运的义务，因而不能不试图在他人来毁坏之前，决然而起自己毁掉旧房屋，筑起新建筑。余一生之志向、使命仅此而已。然而事情谈何容易，其成败当然不能逆睹。余只是朝着确定的目标迈进而已。由此吾辈可知其抱有怎样极端的革新主义。职是之故，年轻气盛之肃王，行动往往不顾四周的旧习与一般之风俗，试图任情径行自己的理想，因而在社会上受到指责之事不少。虽然世人往往认为王轻率，但凡革新家皆具有此种性格。如我国维新志士当初以一介寒士呼号推翻犹余势堂堂之德川政府，无谋而轻率，在其亲缘故旧中几乎没有不遭非难者。此乃使王在守旧、固陋、苟安、贪生，最后使宗庙社稷倾覆的普通满洲人中独放异彩之原因。与曾以慎重、稳健、聪明、干练而在外交界被称颂尊崇的庆王、那桐之流，在大清末路之际暴露千载丑态，贻笑世界相对照，也许不失为一个好教训的例子，因此要列举一二件王在壮年时的所谓轻率之谈的事情。

崇文门监督时期的清廉与所谓古怪

崇文门税局，是履行对输入北京的货物征税的税关职责之所，其收入甚巨，然而由其长官监督上缴国库的额定的年额仅仅十二万两，其余皆肥私囊，成为定例。因此，此位置

成为人们羡慕的目标，一旦得之，即可轻易地积累数十万乃至百余万的私财。王公大臣等一年一轮地轮流摄之，被默认为隐然致富的机关。上司监督尚且如此，下级小吏杂役皆仿效上司所为，没有人不干勒索、收贿、请托、脱税、加征等一切不正当活动，弊病已达极点。而义和团之乱后，最先被授予监督之职者实际是肃亲王。大概政府之微意在于怜惜王因匪乱已烧毁宅邸，荡尽家财，而让其积聚财富。然而，此事却成为肃王实现其铲除官场之弊病这个平生理想之机会。前之污吏全被放逐，任用新学出身者代之；制度、手续皆竭力效法外国；润泽俸给，严禁弊端。遂使数百年来商贾颦眉的崇文门税局顿时面目一新，成为民之讴歌的地方。不仅如此，王打破历来之成规，把一年间征收所得之六十万两悉数上缴国库。然而肃王此一快举，为何反而激起王公大臣之怨愤呢？这是因为在乱后市况萧条之际，尚且能上缴六十余万两之收入，尔后太平繁荣之时，上缴之额必不能低于此数。彼等视为共有之宝库，终为王所破坏，失去其价值过半。于是对肃王的谩骂之声悄然四起，或谓之愚蠢，或称其古怪，尤其是大宰相庆王最疾恶之。这样，肃王因益国利民且廉洁自律，开罪权贵，成为其失败之第一例。

革新主义成了所谓浮躁

肃王以巡警部尚书之身份兼任步军统领。说起来，步军也是早年清朝创设于北京的一大警察机关，隶属于它的人总计二万，振虎威于北京内外，其势不可犯。长官步军统领相当于古时的执金吾。汉光武帝曾称，娶妻当娶阴丽华，为官当为执金吾。步军统领在北京城内通行时，率领前警后卫数十骑，满街警士送迎呼应，声势堂堂之状，即便是怎样的大官也有不及之处。

予在北京组织新警察时，看出要从外部直接打破此旧势力殊非易事。于是录用警官全从该军武弁兵士中挑选，在其精锐中擢拔有文化者，使之得意于优厚待遇和名誉；又招聘该衙门中位居要津之官吏，使之乐于所给其闲职名和俸禄之利等，以此权宜之计，徐徐从内部瓦解它。俟新警察之势力、人员充实，见机颠覆之。予知道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然而，因为警政上之事宜，常常因新旧两者之权限发生冲突，其处理之困难不可名状。步军派终于觉察到新警察对己不利，于是贿赂御使，使其上奏弹劾，企图对新警察之命运酿成一大危险；予亦在说服侍郎胡燏棻等进步主义者反对上奏之同时，提交了庆王等诸大臣强行索要的建议书等。苦战奋斗之结果是，创设了前面所述所谓工巡局的新警察之独立官衙。尽管最终胜利归于吾手，但尔后两官衙之冲突轧轹仍无绝期。作为政府企图调和的手段，肃王为兼摄两者之首脑。然而肃王不仅素来熟知步军之弊窦，而且因以百事革新为主义的缘故，决心乘此机会一举撤销步军这个腐败团体。当时，予恳切谏之曰：三百年来养成之步军势力，根深蒂固不可拔，无论如何决非一朝所可芟除，倘若采取急激之手段，殿下便有身蒙反击之虞。而浑身充满急进主义之肃王，终究难以抑制初衷，主动面奏西太后，晓之以利害，直至大体得到同意。二万步军官兵侦知此消息，惹起一大恐慌，哀诉于庆王、那桐门下，试图极力运动。庆王素来对肃王之新脑筋不快，又值那桐希求取代肃王的

地位之际，于是从其所请，共同弹劾肃王轻佻犯错，此事之结果，王终于被同时罢免两职，那桐取而代之。这是其失败之第二例。

肃亲王之豁然顿悟

当时予心中暗暗担忧其结果，一日阅官报晚刊，始知肃王被罢免，立即促驾造访肃王府，拜谒王，王有不悦之色，予乃恭敬地拱手曰：谨为殿下贺。王露出不解之色，反问予有何可贺？卿尚未看到官报吗？予曰：看了官报，知道殿下革职之事，故特来表示祝贺。言毕凝视王之面孔良久，王若豁然顿悟者，忽然面容柔和，紧握予手曰：实在是不胜感谢。我即更进言曰：予曾对殿下说过航海之术，殿下始终不悟，以致有今日之事。然而，此乃给殿下一个恰当的活生生的教训，殿下之大志因此将要实现，岂能不祝贺？王曰：这正是天赐余好好修养的机会。余想专心读书，修养自己。自此以后，肃王态度渐渐转变，尽可能收敛锋芒并用韬晦，对内修养自我，对外持等待机遇到来之态度。近期尤其慎重稳健，深思熟虑，实在出人意料。予反而有时因为王之事受到应慎行轻举的警告。回顾此次失败之经过，亦知王是清朝末年唯一主张革新的政治家。奈何因循苟安贪污之徒常常掌握权势，情弊不绝而无可奈何，动辄处于蒙受灾祸之境。虚度时日，眼看着走向亡国之命运，其胸中之不平郁屈知有多少！

第四　革命后之肃亲王

革命军平定之策与日中订盟

武昌爆发革命，北京之王公大臣狼狈恐惧之状达于极点，犹如风声鹤唳使其胆寒。上自摄政王，下至小吏旗兵都不知所措，且皆不顾国家之命运如何，唯独担忧自家生命财产之安危，丑态百出，实堪悯笑。独肃王不然，犹如预期之时代到来，毫无惊异之状，只是大呼奴辈误国，顿足慨叹。当时王根据自己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形势越不好，作为傀儡的王公大臣们愈益不知所措，各自为了保全自身，回避责任，可能图谋逃跑。此时，王有意承担冲要之责，首先猛然铲除政府之实弊，一扫贪官污吏，并招致有为之新人物，巩固根本。与此同时，首先要一新士气，整顿旗鼓，以期制定平定叛乱之策。但是，清朝之命运业已自然陷入濒死的状态，仍只靠自身之力量恐怕难以维持，乃应向他日推举为亚细亚大联合之盟主的日本乞求增加北清驻军，使之于隐隐之间作一声援。在北京之军队里，招聘大量日本预备军人，委以指挥监督之任，击溃乌合之众的革命军，可谓轻而易举。并且，南方人士

标榜的共和政体，就中国国情而言，万万不可成立。若举中国全土附予彼辈，迟早会出现大分裂的状态，终启列强分割之端。大局败坏，致使东方最终不为东方人所有，日本之命运亦恐将陷入跼蹐之境。因此，为日本考虑，宁可在此际仗义救亡，保全帝政。果能如此的话，日本之势力会在中国全土隐然扶植，不仅能在与列强的竞争中确保永远优胜之地位，还可以监督保全中国并维持东亚之大局。可以说，亚细亚诸种族皆可期盼簇拥于其仁爱之旗下，他日针对白人而黄种大联合之时机到来，盟主之地位当然归于日本，亚细亚之命运兹始大定。而且，满洲虽然原是吾祖宗发祥之重地，但我国没有保全它的能力，在几为鲁鹫攫获之时，日本好不容易洒十万人之鲜血，耗二十亿之巨财夺回，在归谁所有时，若以公正之立场观之，就不会有所疑虑。而且中国在最近之未来，无论如何也无法培养出抑制强鲁南下之实力，不如索性在满蒙之间踏实地扶植日本之势力，为中国建造铁壁。我以满蒙酬谢日本救亡之恩，纵令名义不是割让，但不辞事实上归日本掌握。更因中国人并非才智不足，奈何德性颓废几乎达到极点。人人利己营私之观念浓厚，凡事必弊病丛生，无论施行怎样的善制美法，也决难获得成效。将来之中国，首先要依靠具有武士道之廉耻心的日本人帮助。若不振励其风气，督促其事业，政事、军事、实业等皆难奏其实效。这是余感到遗憾，而又不能不摈弃中国人共有的自高自大心理之缘故。如果余之计划有实现之日，今后大清之未来将一半依靠日本之力维系命运。在国家独立自主之问题上，作为中国国民虽同样感到极其不名誉，但放任我们夜郎自大感情的结果，必然导致全中国之灭亡。余从保全亚细亚之大局着想，希望借助同人种的日本人之力，这既是巩固日中提携之果实的方法，不也是在大陆发展日本之势力的方法吗？肃亲王的上述看法，与予素来之观点几乎一致，因而共同策划，开始准备行动，并在王公满官中联络同志，静待时机到来。

袁世凯引发革命

原本革命之爆发，根源虽是大势之必然，但促进其之最大动机由袁世凯制造于隐微之间，世人知之者甚少。他在河南之野，苦心惨澹经营，平常与各个方面之股肱喽罗气脉相通，玩弄阴险毒辣之手段，对此予比中国人还清楚。个中理由，在今天敢于没有顾忌地自白，乃先前袁世凯被罢免隐居河南之野，予悉知袁之野心，预感中国未来政界之大波澜，可能会以此处为策源地而掀起。故对其动静加以侦察，一刻也未等闲视之。曾暗中派两组侦探，安排在位于彰德府之袁邸，而二者互不知情，以甄别中国人提供的不可信之情报，易于防止虚报。因此，当袁把一竿蓑笠小舟垂钓之相片散发给旧识内外人士，乔装如闲云野鹤欺瞒天下，令人惊异吐舌之时，却孜孜不倦地玩弄阴谋的情况不难揣测。不用说，其一直与徐世昌、赵秉钧、段祺瑞、段芝贵、王士珍、冯国璋等旧部党羽互派密使；召集学者，谓之曰编书；在辉县之别墅中招请南方志士、资政院议员、各省谘议局议员等，并授以反对政府之密计；故意利用盛宣怀之铁道借款政策，激怒两湖四川等地的人心，使之沸然反对朝廷，更间接煽动革命者之流，乘其虚谋开事端。就中赵秉钧之活动有颇令人刮目者，诸如他屡屡微服往来于彰德，恣意操纵资政院议员及少壮武官，企划反对政府之策略；或屡屡

贿赠庆王、那桐及皇太后之宠竖德彰等，玩弄笼络手段，以作内援；或与庆亲王订立废宣统帝立其孙的密约；或接武昌爆发起义之报，满面喜色至手舞足蹈，等等各种情况，予都曾接到报告，私下传播之内幕消息历历如在眼前。但是，此类安插侦探之事，因恐泄露秘密之故，即使是肃王本人也不知道，更何况他人。要而言之，袁阴谋之计划不外是要挑起内乱或舆论，使政府陷入苦境。彼等愚蠢之辈若不知是其所为，乃必促使此人出山，袁乘此之机，掌握天下之权的诡计得逞。最后，其计划终于成功，惹起一场大骚乱，而且直至今日，可怜之革命者并未觉悟自己被猎人利用来追赶野兽。既已得鹿而被解雇之情，后之历史不是清楚地证明了吗？现在中国演剧的观众如未看透其中内幕，决不可能了解其真相。

优柔寡断的摄政王一派

予早就看清这危险的潮流，屡屡劝告摄政王一派，在此之际应采取断然处置。奈彼辈优柔寡断成性，不仅不明大势，而且经业已成为袁党走狗之徐世昌、庆王等从内部拨弄，予之热心劝告终究未见寸效。实际上，予寒心之处即彼等安心之处。予因治病回国数月，于将要归任之途中，在马关接到武昌起义爆发之号外，仓皇赶至北京，试图为大局碎心尽力，然时机终被错过，眼看区区竖子逆谋得逞，中国的前途日益陷于暗黑之境地。因而惧怕（日本）帝国之命运也终究难免出现一大恐怖时代，岂不成为千载之遗憾？

袁世凯阴谋的成功

袁之计划稳步而顺利地进行，北京朝廷起用袁并使其统率讨伐军，这与命令放火者消防无异，实在是愚不可及。当时，予向国内某处拍电报说：袁必不倾力于南，而倾力于北。果真如我所料，他托名募集新兵，一开始就向政府索要四百万两，其实只是增加自家的护卫亲兵。把所有的股肱徒党召到河南，具体地组建阴谋本部，且泰然自若地恣意不作南下之行。故意唆使资政院及驻扎滦州等处军队，胁迫政府，削夺帝权，并一心一意作自己入京之准备。对此北京朝廷的恐惧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国家首脑摄政王茫然拱手，只能不知所措地附和；庆王、徐世昌、那桐等走狗花言巧语，极力主张除让袁入京收拾时局外别无良策。终致颁诏任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委之全权。这显然是袁的阴谋之成功而非它。予当时又向某处拍电报曰：不日在北京将看到高襟式董卓的出现，既而清朝终于灭亡，南方革命党亦被消灭。果真如此，尔后之历史不是证明了予之判断之无误吗？

袁对外交界的笼络手段

于是，袁有了十二分把握，掠尽一切权力，趾高气昂地进入北京。他处心积虑，入京之

前采取以资政院将王公逐于政治圈外之策略。首先把肃王从民政部逐出，以股肱赵秉钧取而代之，使其掌握北京之警察权，从而使保护自己的措施俱全。与此同时，令赵运动于外交使团之间，无论对何国大使都散布如果袁世凯入阁，中国之安宁可以立刻恢复，外交之事，将首先考虑与贵国合作并协商等动人的辞令。转瞬间，欢迎袁之热潮勃兴。任何国家之外交官都梦想将来由自己独步舞台，窃窃得意而有喜色，盖无异于一场闹剧。当时，使某国公使难以忘怀的是，袁特意从河南送礼物给他。这也成为其在给本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最为得意之处。由此可以推知，袁一定也给其他国家公使送了礼物，并起了作用，或许赠送了更多的珍宝也未可知。盖袁之智慧竟能笼络堂堂列强使臣，故亦人杰也。

袁之胁迫清帝退位及镇压反对派

就这样，袁入北京，更进一步监视王公，使他们完全不接触政治。最后藉躲避天下众怨之名义，让摄政监国王隐退，驱使自己囊中之物庆王将皇太后及幼帝全部掌握于自己手中，闭塞四方言路，以便欺侮孤儿寡母。今日斩一指，明日削一翼，最终制造出一个无手无足的赤子。更操纵南方革命军，演出假戏，并作出当仁不让的声势。最后，袁命自己的被称为四天王之赵秉钧、段祺瑞、冯国璋等以十二万五千名军警联名声明，迫宣统皇帝退位，恰似采用将妖怪画贴于四壁，吓唬小孩之手段。宣统皇帝最终不得已退位。在如此暧昧模棱之间，要说明颠覆清朝阴谋诡计之详情，非编一部书不可。予在此只是为了明了肃王当时之立场，概说事实之真相而已。

肃亲王抱有一片回天之希望，但警察力量已被剥夺，离开了政权，而所有之权力落于袁一人手中，不仅赤手空拳没有任何力量，而且袁深恐满人等出而反抗，准备倾尽兵力、警力监视之。毒辣之极的赵秉钧派出众多密探，围绕在王及予等身边，或假冒革命党名义邮寄暗杀信，因而始终未作任何尝试。盖其势有所不能也。

伊集院公使的袁起用观

另外，当时的我国公使伊集院氏，其人格为予平生最为敬重者。尤其因有亲近之交情，故可以毫无顾忌地吐露满腔意见，并且长久以来公使在暗中曾给予以外交方面之帮助，故深感有知遇之谊。革命之初，予就是否赶回北京之事，立即拜访了这位公使，还就平定中国之乱局、以避免大崩溃、防止分裂诸方策尽陈管见。公使认为颇合己意，因此表示完全赞同，并进而围绕某种时机，予依其立场随机应变、应采取某种手段进行了协商，达成了不为人知的默契。予完全按这一主张推进其步骤。但在起用袁入京之问题上，予与公使之见解始终相异，可说实在遗憾至极。总之，公使坚持认为不依靠袁之手腕，无由实现其理想，而予则认为因袁有野心，故吾辈之理想终究会被打破。彼时公使与予在理想框架上不用说有显著之不同，故在入手路径的方向上也有绝对的不同之处。予乃恪守我们国

家之立场，纵令是父母子女也不能迁就，对此虽感到遗憾，但仍向公使明确声明完全没有调和妥协之途，尔后之行动终至完全背道而驰。

袁世凯之排日言行

由于如此之形势，肃王当初计划之真意益发失去通达我帝国之路。而且袁世凯从入京之翌日起，就逐个拜访各王公，玩弄诡言警告曰：日本乘中国之乱，逞虎狼之欲，业已作好出师准备，正在窥伺时机。如果为日本人的花言巧语所利用，将立遭亡国之祸。这是因其深谋远虑，预料他日满清之穷鸟投入日本之怀抱，自己多年来策划之阴谋将成为画饼，因而预先采取防范策略。由是，一位贝勒特地派人跑到舍下告知此事。为避袁之耳目，予请其不要白天来舍下。就这样，肃王等想依靠日本之计划无论如何也难以实现，陷入更加失望之境。

予见北京之大势已去，与肃王商量，最后之计是倾全力于满洲及东部蒙古，秘密疏通关系。在稳步进行之同时，还应在北京实施可行之排袁计划。但其内容暂不公开，待时机到来，将把当时之真相公之于众，以作对华政策之鉴。

宣统帝退位前后之真相

袁巧妙地完成了皇帝退位之演剧。正当制作诏书的一刹那，炸弹突然在东安门外爆炸，幸免于死之袁，一时陷入极大的恐惧之中。与此同时，就连无气力无魄力之满洲王公旗人们亦在渐近濒死之时，方才明白袁之奸计，愤慨渐起。汉人中之帝政主义者也与之同时发出同样之呼号。反袁风潮到处急速勃发，有说炸弹又要在北京街上飞舞者、有说隶属于近卫师团的满兵有策划暴动之危险者。在决定清朝最后之命运的御前会议上，作为傀儡列席仪式之王公，对袁表现出古怪意外的态度，联合反对之端由蒙古王公首开，继而满洲王公的大多数也主张反对，尤其是肃、恭二王，作为最强硬的反对者努力辩论，以至按程序应马上发表之退位诏书搁置下来。在彷徨不定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何时在袁的身上发生危险难以预测，前门停车场常常准备着一列车，昼夜不熄火，以备逃走之用，群情骚然。此时袁之苦恼，可谓无以言表，白发倍增。总之，其算计着赢得一份退位诏书，并将之作为代价去买得大总统头衔。但是若将其公之于众，有祸起萧墙之忧；若不公之于众，则最终不能得到南军的甘诺，长久以来的苦心成为泡影，随之而来的是自身灭亡的恐惧。为此，袁试作最后之威胁手段，突然倾全力把驻扎在直隶附近各军队集中于北京，不到数日，城内外很快充满袁兵，隶属于禁卫军等之满洲兵已寡不敌众。赵秉钧利用其控制下之警察，倾全力对王公加以防范和胁迫，如果仍有敢作出反对之言行者，则放出流言，盛传几日内实行暗杀。事至于此，本来就缺少魄力的王公们，皆缩颈屈服，群趋于袁之膝前，承诺退位，高唱赞成共和。袁将此作为日后诺言，记录在案并签字盖章，大势终去也。直至最后

宁死不屈者,唯肃、恭二王。肃亲王为保全名节,决然抛弃爵禄财产,与予商量离开戒备森严之北京去旅顺,恭亲王亦主张去满洲,但听从予之劝告,暂时隐匿于西山中。

予令手下志士将肃王护送至满洲后,于数日之间处理后事。明治四十五年纪元节,又护送肃王家属六十余人,离开北京去旅顺。翌日,大清皇帝退位诏书由于袁世凯之关系突然宣布,清朝三百年之帝业自兹宣告完结。

对满蒙计划之受挫

肃王入满洲不用说是志愿的。予等根据我帝国百年之立场在此方面略作策划,两者之理想完全一致,相互配合,完成这个计划。于是予等在北京早已对满洲及东部蒙古作了大量准备,时机十分成熟。当时予等同志从四方集中于满洲,在各个方面展开活动。正千钧一发、群情振奋、意气风发之时,忽然接到来自本国某处飞电,非常急切地催予回国。予在此千金一刻之际,心中感到非常痛苦,然终究不得不行。与众人约定往返以一周为期限,遂昼夜兼程而归。回到帝都,意外又意外,由当时的外相内田子爵传达政府之意志曰:望君等中止行动,若不听从,政府不得已将以公力加以制裁。呜呼,百日之苦心遂成泡影。但是,因考虑到此计划的内容不仅累及满蒙各方面人士,而且也要麻烦及帝国的一部分人,故暂不公开为妥,此处仅仅概说其演变而已。

对共和国成立的错误看法

观察当时外交界之形势,清帝退位之辛酸凄惨悲剧已成现实,袁、孙等因妥协而生之民国的轻浮滑稽喜剧已开幕,普通人乐观地认为中国的和平永远地恢复了。袁本位的日本人庆幸其努力之成功,援助革命党之诸志士夸耀已达到多年之目的。在评价吾党之行为时,平地起波澜,有云恢复了东方之和平的,更有不是骂我们是捣乱者、就是指责吾辈徒然对清朝寄予同情,是做无用功者。就在政府认为提着空囊得以加入六国借款团是一大成功之时,如何才能使他们接受予等之意见,予试着与外务大臣协商,但终究未能如愿,也许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但他说:重要的是政府之意图。现在民国业已成立,中国和平已恢复,而君等在满蒙之行动,一方面伤害袁世凯之感情,另一方面担心不仅引起普通南方人士对帝国之猜疑,而且担心列强亦会怀疑日本之野心。今有幸加入六国借款团,由于帝国没有余财,毕竟不能不期待伦敦、巴黎之全力。在此之际,如果引起外人之恶感,不外乎对我国最为不利。根据予对中国的考察以及对中国政策之见解,对此丝毫不敢敬服,不了解中国之真相的人们,则不会反对这显而易见的稳妥和平之政策。但是中国和平果真永久地恢复了吗?共和政体果真在中国成立了吗?南北油水相融这种不寻常的、不合理的妥协,要继续到何时?中国永远之和平果真依赖袁世凯而建立?并且在与列强竞争中袁世凯果真会成为最有利于帝国的良友吗?提着空囊参加六国借款团之结果果真使帝国处于

优势地位？假如日俄合作，不加入借款团，表明某种一致态度的话，其结果又是怎样的呢？另外，假如应允满蒙人之希望，听凭长城以北之地以独立的名义从民国中分离出来，以此掌握袁政府生死存亡之命脉，然后操纵、控制之，又会怎样呢？等等。此等应该切实研究之重要问题很多，当时关于这些问题，予未能得到任何人有益的教示，实在是不胜遗憾。

就这样，肃亲王之志向、予等之理想完全受挫。但是，予就将来之问题与外务大臣磋商之结果，乃让肃亲王在旅顺度过避难生活，并加以适当保护；予将手下志士依然安排在满蒙方面，以保持以往的关系网，但恪守只要与政府之方针相抵触、就不轻举妄动的诺言。

予敢不惮放言，不仅普通日本人多不明中国真相，就连负有一国外交大任之堂堂外务大臣，也对中国缺乏了解。上下茫然，如在五里雾中。若如此空度岁月，面对隐伏于中国前途中之烈炎火山，不知何时爆发而使其支离破碎，终致不可收拾局面之到来，日本将再次在不可思议之黑暗中狼狈不堪，失其举措，岂不会重演不能恢复帝国百年之命运的大失败吗？的确有不堪忍受杞人之忧者。故敢于不顾被视为不肖，非略为启发邦人之对中国思想不可。尔后，将多在禁阙之下致力于志向之贯彻。消磨了两年有余的岁月，其过程在此没有说明之必要。

第五　旅顺时之肃亲王

肃亲王虚怀坦荡

肃亲王在旅顺接予之报告后曰：吾之愿望原本是欲以日本为中心，图东方之保全。然而，现在吾辈之行动如果累及日本之外交，吾将谨收手。吾素来以成败利钝听凭于天，唯尽人事而已。在清朝处于末路之时，如果没有一个保全志向气节者，有何面目对天下后世与我开国之祖宗？万不得已，吾只好学伯夷叔齐。从此闭门专心读书，努力悠然地修养，不复过问世事。其淡然安于天命之状，令旁观者亦生不堪缠绵忧伤悲苦之情。一天，易道名家小玉吞象飘然来到旅顺，求见肃王，并恳请为其占卜，王拒绝曰：《易经》曰无疑，何需占卜？吾今安于不遇，乐于天命，业已不问命运之利钝，又需占卜什么呢？如果是吾在北京时，吾乐意迎接足下，首先希望占卜大清皇帝之宝运，再占卜吾之命运。然而吾处在今日之境遇，还这样担心吉凶，乞求卜筮，则是吾之耻辱，望予以谅解。吞象即感叹拜辞而去。由此可以想象王之襟怀与光风霁月之风貌。

在旅顺之都督府参谋长福田少将，曾将一本日本版之《靖献遗言》赠呈于肃王，并附言曰：我维新志士多靠此书陶冶其志气。王读之大喜曰：此一部书，胜借我十万之兵。常常伏案不离之。由此推知其专心于心志之修养。

对肃王的误解和慎重的态度

肃王如此专心安于天命，尽力修养，吾党各方面志士及予亦遵照主旨忍受脾肉徒增之叹，收敛锋芒，徐徐指导满蒙人等，尽量不要轻举妄动，以等待必至之好时机。但侨居满洲之日本人中往往有激进者或流浪好事之徒，扶持各处之土匪，策划暴举，有冒用肃王之名义散发檄文者，还有中国人中标榜宗社主义而企图暴动者。为此，肃王及吾党蒙受玉石混淆之冤，帝国领事馆等亦密切注视防范，一时形成吾党志士全部被目为刑事犯，遭到跟踪之态势。因此肃王更持谨慎态度，务求消除误会。不论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凡有突然来访者，他不顾招致不满，大部分谢绝会见。如中国志士某某不辞再三再四之劳来访，终未得以面谒，悲愤恸哭，昏倒在门前。后来某派希望发现有关肃王之任何短处，以妨碍外交等之名义把王逐回北京，吾党因此不得不更加警戒慎重。然而，这谨慎态度正成为招致他方误解之原因。

袁世凯的戒备与诱惑手段

袁世凯对肃王及吾党的戒备已达登峰造极之地步。身边侦探、刺客等窥伺者终年不绝。忠实于都督府分派之职务的护卫警官，常常加以严密的警戒，不敢懈怠。但他们之神经几乎陷入过敏症，不能忍受不安感觉。而企图将肃王从满洲诱出，或试图以没收财产相恫吓，或以给好职位之甜言蜜语相利诱；派遣肃王亲戚及故旧带着特殊使命至旅顺，或以书信相劝说之事已不知凡几。可是，一经作出决定之肃王及予，只知保全我之志气节操，断然斥之，且谆谆晓之义理之所在。其中有一人聆听王之教诲，深为其义感动，垂泪悄然离旅顺而去。前驻中国公使伊集院氏作为重友情之士且与王有素交，因而大为王之前途忧虑，曾在其暂时回朝之际，劝予曰：若民国政府剥夺没收王之爵位财产，王之大部分家族成员会有顿失生路之虑，故须在此时劝王回京，我发誓可以保证让袁给王以优厚待遇。予听其言，虽敬佩其重交情，但熟知王为坚持主义之人，是气节之士。当初为了保全气节，不顾爵禄财产逃出北京，现在要他违背初衷，为保生命财产诚惶诚恐地返京乎？此将为王之精神之死亡。彼宁可牺牲生命亦要使灿烂精神留存千载。何者符合朋友之道的真义，予对此感到疑惑。今天由予之口对其加以劝告实不可能，若依王本身之心愿，不用说，回答是与其回京不如让他安心生活。王终于没有回去，今后也决不会回去。

第六　肃亲王之家庭

儿女满堂的肃王

肃王与我水户烈公相比，是个儿女满堂之人。一正妃、四侧妃就已有三十个子女。亲王本年四十九岁。不容置疑，若身心健康，今后还会增加。从第一王子到第五王子（第四王子夭折）均已结婚，各自育有子女。加上其他前王之侧妃，以及把亡弟之数名孤儿领回自己家里，和己之子女一视同仁地养育，因此家族人口总数达五十余名之多。

王家之家风与肃王的训戒

肃王家之家风，与一般王公颇异其趣。从前王时代起，以严肃质素为宗旨，在家不许穿丝绸衣物。王妃王女即使里穿丝绸，外面也要套上一件棉质衣物。总之，夙为肃王称道者，是满洲人祖先有勇武刚健质朴之气质，故能开创大业。然时至今日，王公辈忘记了祖先之遗风，奢华懒惰，遂成徒然居傲、尊贵而无用之人，此乃亡国原因之所在，故极力排斥所谓现代王公气质。不仅其自身态度如此，即对其子女之熏陶亦务求平民化。如第二王子十七岁时仅由一小僮相伴，游历南清一带远至新加坡，以通晓下层之情，娴熟世故。第一王子及第三王子，乘明治三十六年大阪博览会召开之机，为实地考察而微行观光于日本。另外，十年前第十一王子年仅六岁时，以其个性特别倔强不驯，奴婢均奈何他不得，因而考虑若对此儿从小尽早实施纯正之日本式家庭教育，或许能养成武士之性格，于是暗中委托我，由我家收养，完全打扮成日本儿童，并熏陶之。当时这位小王子最喜欢着水兵服、带剑、耸肩，常常自诩为东乡平八郎。由此可见肃王一贯憧憬日本并有极其深邃之见。

肃王与贵族教育

不仅如此，在团匪之乱结束后不久，北京仍充溢着守旧气氛，排外感情甚盛。在予组编之警察以穿着近似洋装而为阖闾所痛恨、常常淹没于“洋鬼子”等骂声之中时，肃王率先对王公子弟实施新式教育，彼认为不从上至下迅速打破顽冥之气不行，曾就设立教育机构之事与予商量。予建议先开办一所小规模的仿我国学习院之学校，命名为华胄学堂，多由予掌管之警察学校所雇佣之日本教师兼任。此外，还特别聘用学习院学士、小学教师、预

备将校等，予充任监督。开始教学，肃王之王子适龄者全部入学。由于肃王热心劝诱，还接受了其他王公子弟四十余名入学，实施纯粹之日本教育。为了兼而养成尚武风气，效法我地方幼年学校之特制，着军服，厉行兵式体操。而且为了破除娇生惯养之恶习，严格纪律礼式。予以监督之身份莅临校园时，学生必须厉行直立举手礼，其态度不符合者立即加以严责，因而校风大振。这是北京除予监督之警察学校之外，尚无任何新教育机关之时代。其后，朝野上下流行学校热，大、中、小各种学校林立。嗣后肃王将华胄学堂之成绩禀奏两宫，由国库支出所需经费，成为大规模之组织，彼亲自经营策划。然而，庆亲王不愿该校的经营权落入肃王之手，亲自奏请以贵胄学堂之名，创办一所大的贵族学校，而其动机是针对肃王而发。

肃王与女子教育机关

肃王又见女子教育机关缺乏，认为没有女子教育，纵令有学校教育，家庭依然为旧空气所封闭，终究不能培养出新国民。遂以自己家庭为示范，于明治三十七年托予从日本聘请女教师，在邸中设立一女子学校，由正妃任监督，上自侧妃下至王女、王侄女等全部成为学生，有规律性地进行学习。予乘回国之际，与下田歌子女士商量，由其选拔、聘用萨人木村芳子女士担任专职教育，此即成为中国女子学校之滥觞。木村女士以极大之热心与诚意从事教育，其成绩有惊人之处。女士后来嫁给成田安辉，依然从事教育。可惜明治四十三年，留下一男即成为黄泉之客。肃王一家至今悼惜不已。

庞大的肃王家族

根据上述事实即可推知肃王之家庭何如，亦足以想见其家风之朴实勤俭。因为作为有名的八大王家族之一，要保全其地位体面，管家、各种杂役及僮仆婢女总计在二百人以上，饲养马匹计六十匹，可见其生活不是小规模的。那么，在旅顺之肃亲王生活情况究竟如何，与前之情形加以对照会颇有意味。

肃王及家族离京穷居

以肃王位居大臣之位十余年，若学贪得无餍的普通中国官吏之常习，或效仿专事受贿之能事的庆王之短，要积蓄近百万资产可谓轻而易举。在那最有利润、易饱私囊之崇文门监督任上，彼宣称打破旧弊，大公无私，是一个办事过于廉洁之人。在民政部规定诸官吏的俸给中，自己也只领取少量之俸给。贿赂、请托等绝对拒之门外，必需交际应酬之经费皆由自己支出，可谓毫无积蓄。在即将离开北京之际，囊中现金不值一数。其后彼所有股

票完全丧失市价，国家银行大清银行发行之纸币不能流通，在金融界完全关闭之际，情急之下迅速着手肃王脱逃后的准备，颇有苦思集虑之处。予以为不能延误时机，把后事全部担在自己身上。为满足予恳求之意，肃王听从脱逃的劝告，彼装作外出赴宴模样，连家人也未辞别，驾着马车驰出堂堂邸门，来到某家，与予事先安排好的数名日本志士相会。俟日暮时更换服装，偷偷地从后门出来，到停车场，搭乘京奉铁路之夜行车逃出。候于前门之御车从骑，直至夜半方知主人已经不在，以机敏著称之赵秉钧的警察部下也始终未能知晓。

王最初之意是将其家族全部留在北京。袁世凯得知王已逃离，乃派遣约一个中队之士兵包围王邸，威胁其家族，企图召回王。但以王妃为首的家族全体成员因之而误以为袁世凯要进行杀戮，大起恐怖之念，遂乘兵士换班暂时离邸之隙，整个家族从后门溜出，突然奔进予家。予闻其详情后，立即派人面见袁世凯，严诘其胁迫肃王家族之非文明行为，并警告说如果彼不尽快住手，予亦不知道会采取怎样的野蛮手段。袁只得暂时撤回派往肃王邸之士兵，并将示威地安排在予宅四周之士兵悉数撤去。于是，予宽慰王妃等，并劝彼等回去，可一度受惊吓之王眷再也不愿返邸，而且怕将来成为袁之人质，以至对王采取毒辣手段。临到予离开北京之时，才将其全家护送至旅顺。

就这样，到旅顺后，王家的费用没有准备，事事不能如意，予想尽千方百计，也仅仅得以维持，根本无法得到丰富的供给。况且离京之际，一行人人数过多，不得已者只能带仆役二至三人。旅顺的王家生活，确实是极度之寂寥与不自由替代了昔日之荣华，此种人为转变的世态，真催人潸然泪下。

肃王家居住旅顺之实况

虽然由都督府提供给肃王之高楼巍然耸立，宏伟壮观，但一个人数众多之大家族，除王及正妃占有一室外，一室中不得不住二三人或四五人，其拥挤不便之状况比学校宿舍更甚。主人抵旅顺后，仅雇几名厨役，没有各自之仆人。昨天还是万事皆有人操办地过日子，今天却要自己应付各自身边的一切，其他幼儿之照料、衣服之洗涤，母亲或姐姐都要亲自动手。于是，伺候王及王妃吃饭，就由各王子王女轮流担任。对其他人则规定摇铃为号，在指定之大食堂就餐。一般必要之贴身内衣及袜子等，只能运用女眷在北京时向木村女士学到之技术，手工缝制，以节省不必要之开支。各住室之清扫则定为小王子小王女之工作。尤其是听说正妃在严冬里自己洗内衣时，予不禁潸然泪下。当然此非不得已而想出的穷极之计，对肃王而言，在宗社覆亡之际，没有离散之悲，一家人能团聚在一起，无疑是意外之幸，各人生有能工作的手足，却徒然借助他人之力，乃不合天理。昔日汉朝的光武就是吃滹沱河的麦饭和芜蒌亭的豆粥，却成就了回天之业。彼常用这层意思深情地教育督促和勉励家人。

肃王在旅顺之子女教育

子女教育，为肃王素来重视之事。即使在这种生活状态下，其对子女之教课仍纪律严明，有序地安排每天的课程。以大食堂作教室，熏陶之。汉学、习字由王亲执教鞭；日语、数学等新学科由予之部下教授；体操则按军队之要求操练，因第三王子曾在北京学习过，所以由彼担任指挥。另外如入浴、游戏以及其他活动全部按时间有规律地进行，不得有丝毫紊乱。王妃因身体病弱不堪重负，遂把一切家政全权委托给予妻，在与第二王子协作之基础上指挥监督。予昨年腊月访问了久违之旅顺，不胜惊叹如此纪律整然，竟胜于学校。

为培养诸王子之体力、气力，而令彼辈冬天在山上狩猎，夏天在海中渔鱼。但昨年夏天，负有未来之望的第六王子不幸溺水，化作旅顺北丘之一片墓木。亲王心中的悲哀之情，不知究竟怎样。而是说：清朝末代之皇族子弟柔弱懒惰，没有得到溺水而死的机会。王子之选择不同寻常，尝试活泼的运动，看到此不幸，吾却引以为荣，只是遗憾不是死在战场。今后要使其他诸子养成更加勇猛之气质，要特意选择下雪寒天，让王子在二百三十丈高的山顶上行军。

肃王人格品德之升华

见到如此状况，凡有良心者都会洒下一掬同情之泪。在旅顺之日本人，从都督至下属文武诸官以及市民，皆表示出极大之同情。予想在旁人看来，白玉山之月亮，因为王而成为流亡地的景致；老虎尾巴之花纹，因为王才成为断肠的图案。王本人却毫无悲叹悔恨之状，静静地安享天年，吟咏山水风月，修炼自我不怠，徐徐等候天命之至，此岂寻常人所能为之？予自昨年腊月起，在旅顺与王同住约百日，亲自观察其活动，其人格品德之升华，又非昔日可比。处于逆境越发磨砺成玉者，非证明其天资不同凡俗之流而何。

肃王家之财产清理与今后之生活

肃王在旅顺之生活，在最初两年间只是依靠予及同情者援助来维持。可是去年秋天以来，在直隶、满洲各地，由于广阔的为其所有田亩的佃租、地租得以恢复以往收入之一半，此时王始感到非常不自在。原来王自持清廉，几乎完全没有现金积蓄。王家传之巨额不动产在王公中位居一二。此皆为初祖豪格在满清定鼎之际因功勋而获得之赏赐。其耕地分散在直隶、满洲，合计在二十二万亩以上；在热河有大森林与金矿的领土绵延七十华里见方；张家口外有无能与之匹敌的广阔大牧场；在北京西山有煤矿。这些不动产之价格，按中国低廉之市价估计，总额也值一千万两以上。如在日本，可以加入大富豪之行列。

自古以来，王公对这些田地的管理全部听任家臣擅专，其间中国式之弊窦丛生，无数人员层层节节克扣，最后归到王家手中之份额不知是几分之一。此几分之一历来充作肃王费用之重要收入。现在对这些不动产逐步清理，如果能有计划、稳步而顺利地进行，将来王家之生活将毫无忧虑。

第七　肃亲王之对日思想

肃王的亚细亚同盟论

肃王对日本有特殊的理想与感情，从上述各节不难窥知其大体。王曾向予披沥衷心，并具体谈到其对日思想说，将来的世界不过是黄白二种人种之大竞争场，我亚细亚大半已成为白种势力压迫之所，余下之处只有日中两国，朝鲜、暹罗不足挂齿。要支撑并挽回这滔滔大浪般的来势，本非易事，除非日中两国通力合作，否则终难实现其目的，如果陷入那种兄弟阋墙丧失体面的状态，更使渔夫得其利，岂不令人太息。

虽然这首先是吾国人昏愚不识大局所致，但亦不能说日本完全没有过失。须两国人士放开视野，不能只顾自家眼前之得失，应着眼大局整体，同舟共济。依余之观点，若要保全大局，无须强争主客优劣，为保全黄种免遭灭亡，万不得已即使泯灭各自之国境，也要救我子子孙孙免为白人之奴隶。况且日本与中国不仅唇齿相依，而且相互提携，实际上有长短互补、利弊相偿之天然大势。中国即使今后多么发达，其国民性决定其不可能充分发挥强大的影响，而日本由自古以来具有武士道素养的国民组成，其强悍几乎举世无双。然而，日本遗憾的是资源极度缺乏，纵令把东海三岛全部发掘煎煮殆尽，也终难与欧美无限富源相匹敌。然吾中国国土辽阔，物产丰富，现已被称为世界宝库。若将来工业发达，使所有资源得以开发，届时其财富实在是无穷无尽。如此我们两国在所谓富强之意义上皆有残缺者，若能互补长短，中国因日本之强而得到庇护，日本因中国之富而得到补给，便在东方出现一大富强之国，抵挡白种势力绰绰有余。这是日中两国应该提携一致，并存在于实力雄厚之东方的理由，可谓宛如天惠。然而，吾所说的所谓提携，并非当今外交性的虚伪之应酬，而是真正意义上诚意之提携。日本民智发达，此等意义一听即明，吾坚信不疑。奈何我国人之智慧才能，确实在眼前局部之方面敏锐过人，但在永久的整体之方面殆成愚暗。现在要使人们明白此等重大意义并非易事，日本人须发挥巨大威力，非强制性地使其觉悟不可，否则是白白地玩弄好辞令。若看其脸色，常常为我国人之所乘，鲜有不受其欺瞒拨弄者。战国时的诡辩之术与欺瞒应对，是吾国人自祖先那里传承下来之所长，为真挚、耿直的日本人所不可企及。欲以日本之所短对吾国之所长，这不往往是欲求亲密之交，却屡遭失败之原因吗？为何不用其长攻其短呢？由来中国人因怯弱，故对自己的直接

利害敏感，这是有机可乘之重要弱点，必须右手握利剑、左手握手，否则决不可企望成功。要之，日本对待中国之唯一要诀曰：金刚面，菩萨心（或曰鬼面佛心）。

见予如此这般地说，有人一定感到奇怪。但要以谋东方统一和保全为目的，唯有此方法。大凡把若干势力集合并欲谋联合，如果其中没有一个最强之中心势力的存在，决不可能形成巩固之一致。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何况亚细亚民族之大联合呢。予为了未来，在亚细亚诸国中寻求这个中心势力。遗憾的是我中国在最近之将来，终不堪其任，故尔唯有日本矣。这是吾天真地希望日本成为亚细亚之盟主的原因。但是，如果日本无益地玩弄其威，并欲学强鲁之残暴，吾宁愿与日本一起灭亡。日本须以慈父教子之严厉，常常不辞加以强压管束，如果怕徒然伤害骄子之欢，儿子将越来越侮慢其恩、忘其威严，最后作出荒唐之事。其不与欧娼美妓勾结，导致倾家荡产，就是幸事了。

我与肃王之交情

肃王说此话已是十年之前了。当时彼还对予说：在国与国之真正提携之前，人与人真正握手没有营造其端绪者不行，请从卿与吾开始。由是，王对予之交情实在极为真挚深厚，十年如一日，毫无冷热之变化。滔滔者中国人只见其利，相集犹如蚂蚁聚合在甘甜处，即便原有十年之仇也在所不辞；但一见利尽，相舍如弃敝屣，即便有百年之恩也在所不顾。在翻云覆雨至于登峰造极者群中，（予与肃王）可谓犹如真正的白鹤，这是我未曾梦想的事情。

日俄战争时肃王之亲日行为

日俄战争爆发之际，肃王认为，若日本一败涂地，中国旋接踵而亡，其忧虑无措之状，如同看待自己国家的战争。且愤慨于中国政府因自身之失策而惹起此战祸，却像没有责任似地立于局外中立、旁观之立场，但又无可奈何，只得悄悄派人暗中帮助我特务队之行动。又向蒙古王公中之亲近者告知此意，有意为日本人谋求方便等等。彼真情之流露与袁世凯一方面假装给日本以方便，一方面亦偷偷讨俄国之欢心，在胜败未分之际，耍弄两面派诡计之情况大异其趣。如袁世凯假装接受日本方面之密托，给我特务队以方便，但在得知马玉昆在朝阳附近为我提供暗中帮助时，竟以破坏中立之规定为理由向西太后密奏弹劾；还向地方官发出秘令，对日本人之活动加以妨碍。此乃当时队员亲眼目睹。与之相反，肃王接我捷报如闻自己国家之胜利，常常欢呼雀跃。

肃王在东三省问题上之日中调和政策

朴茨茅斯媾和条约既成时,肃王忧虑地说:日本仍把满洲主权保留给吾国,对如此高义固然无法表示感谢,满洲在名义上既归吾国,而吾国人之天性从来就是得陇望蜀,不知满足。日本洒十万人之鲜血,耗巨亿资财之事实,决非为其所体谅。今后如果稍稍放任对满洲之统治政策,必定会因两国之劳力利益而事事冲突,国交因此而不圆满,最后达到无可救治之地步。此乃大局之祸,须尽早寻求预防之策。根据吾之见解,废除以往满洲三省分立之制,创设一个统一的机关,付与特别之权力,采取恰似一藩屏国之体制,其首脑委任能通晓东方时局、懂得日中提携之必要的人担任。其外交事务,避免一一经过中央政府,惹起争论之烦扰,由日本特别派出有力之官宪,得以斡旋于诸事首脑之间,然后敦促执行,务求避免易起冲突的公文式交涉。在不得已之场合,两者秘密商议,采取适当之形式,然后对外宣布,并作成备忘录。维持极其亲密和谐之关系,以此谋求适当地调和两国之利益。且致力于经济联系,达成两国人民之利益的联合一致。以此作为不断也不能断的根本纽带,那么就会成为引发两国整体和睦提携的好动机,否则将来之弊端不堪设想。果然,其后在签订北京条约时,袁夜间拜访小村大使,在条约方面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却又以光明磊落自傲。而日本的利益全部葬之于口头约定的模棱两可之间。当袁委任由我国公使推举的人选赵尔巽为满洲总督时,利权之冲突忽启其端,袁不履行口头约定。继而袁之股肱喽罗徐世昌、唐绍仪作为总督、巡抚骈辔赴任,进一步使纷争扩大,或请托英国延长锦爱铁路,企图控制南满铁路之利权;或劝诱美国主张满洲铁路中立,企图以此压制日俄之势力。由此,日中两国之感情益发冲突抵触,波及整个中国,排日风潮滔滔高涨,抵制日货之运动屡屡挑起,我国外交陷于几乎停滞阻断之状态。的确空耗了不圆满不愉快的数年之日月,直至安奉线问题,刺激吾人愤懑不已。回首往事,更加不得不钦佩肃王的先见之明。

肃王近来对日感情的真挚

王对我国之诚心诚意,看其行动便了如指掌,即:在明治天皇的大丧之际,吃素斋着丧服三日,以示哀悼。又据最近之情报,这次对皇太后陛下之驾崩,亦依前例以示哀悼。本年一月元旦的早晨,王冒着割裂肌肤般的寒风站在白玉山顶,叩拜忠魂祠曰:自我亡命以来,在日本天皇治下一家大小有幸得以安生,却无从表达衷心感谢之情。由来陛下有众多忠魂,吾素来就欣慕不已,陛下亦视之为唯一可宝贵之物。现在向陛下最爱之宝贵忠魂表

示敬意,聊以表达吾之微衷,即将玉串①料全二百元献纳给该祠。此外,在樱岛②火山喷发时,王造访予室,问接到罹难者众多的电报否,并说,吾因处于亡命之境,对人之不幸有更深一层的同情之感。且灾民全是日本天皇陛下之赤子,劳其圣虑可想而知。吾略捐救济之费,表达分内应有之同情,同时对陛下致以涓埃之诚。乃将钱一千元交予,托予转交给鹿儿岛县知事,且恳请以无名氏之名义,不许泄露真名。其情意之真挚,其品性之高洁,由此可见一斑。予现在发潜德之幽光,不只是报知遇之情,而是欲使邦人知道在此世上有这么一个帝国之良友,因而记述如上所见所闻,岂敢于亲王有所私耶?

附:

肃亲王所有不动产调查书

一、肃亲王家所有地之概况

前清朝初年,肃亲王家是皇族中地位最显赫的名门,因此作为其领地而下赐的地域也非常宽广,绵延于直隶、奉天两省及东蒙古各地。其广袤实达我30万町步以上。此外在位于北京之西的西山有煤矿,在热河有金矿,现在开采之中,据说矿脉颇好。今分别调查奉天、直隶两省(除北京附近)察哈尔及热河一带的所有领地的种别町步,概况如下:

1. 耕地　中国面积　3020顷70亩余
　　日本面积　27226町6反4亩余(但热河的所有领地有中国面积17000余顷,乃相当于我约16万町步的广袤,其耕地的面积不详,未算入)
2. 牧场　中国面积　12600余顷
　　日本面积　113568町
3. 金矿　1处
4. 森林　1处　中国里20里见方
5. 山地　10处　广袤不详
6. 果树园　3处　广袤不详
7. 建筑物　10处

① 神社祭神用的一端缠着布条和纸条的杨桐树枝。——译者

② 鹿儿岛县南面的小岛。——译者

直隶省的耕地,以北京为中心分散于各地,其主要在山海关以西的滦州至滦平县及通州沿线、在保定府附近至天津间、在奉天省大耕地北从开原附近南至海城的南满铁道沿线、在自新民屯至锦州的京奉铁道沿线一带占有交通最便利土地肥沃的地方。牧场位于东蒙克什克腾旗的南喀刺沁右翼之西即多伦诺尔的南方、赤峰热河的西方的察哈尔地域内,是最适合作牧场的地方。以上各地的土地的位置、广袤等在下面附录的诸表中作详细说明。

二、面积之换算法

中国的面积的计算方法为弓、亩、天(晌)及顷。一弓相当于5平方尺,一亩有360弓、288弓或240弓三种换算法。但肃王家的领地,系自清朝定鼎之际世袭至今,不按近年的算法,全部以大亩即360弓为1亩,且因为纳税而减少了亩数,故延长测定1亩的尺度,在实地进行精密的测量时,不容置疑,其面积更加增大。另外,根据同样的计算法,以十亩为天,百亩为顷,又将弓叫作木尺五平方尺,中国木尺相当于我曲尺1尺零4分。据此计算的话,中国之一亩(大亩)当然相当于我274坪(9亩强)。

三、土地所有权

肃亲王家的所有地,多由祖先传承下来,直至今日。所有权亦是可靠的。及至民国政府,如前载宣统三年十二月颁发的上谕所明示的那样,明确承认其所有权,且负有保护之义务。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下令凡前清帝皇族等所有的土地、其他财产,仍旧各归其所有,宣明政府务必予以保护之意。前记上谕之旨意越准确,属于肃亲王家的土地的所有权就越明确。

奉天省(今辽宁)内肃亲王所有地调查表

大正三年六月(1914年6月)

奉天隶属部				
府州县名	中国面积(亩)	日本面积(上坪)(下亩) 1町=100日本亩	催头人员数	庄头人员数
铁岭县	16231.109	4388891.874 1462町96.3958	8	7
承德县	3620.170	978893.968 326町29.7989	9	20

盖平县	7618.130	2059942.352 686 町 64.7451	7	7
海城县	5513.195	1490767.928 496 町 92.2643	4	4
辽阳县	332.860	90005.344 30 町 00.1781	2	1
兴仁县	309.310	83637.424 27 町 87.9141	2	2
绥中县	1576.050	426163.920 142 町 05.4640	1	1
宁远州	12731.900	3442705.760 1147 町 56.8587	1	1
锦州府	21193.700	5730776.480 1910 町 25.8827	0	0
法库厅	3851.000	1041310.400 347 町 10.3467	1	1
新民府	1213.600	328157.440 109 町 38.5813	1	1
计	74191.024	20061252.890 6687 町 08.4297	36	45

备注：

一、中国耕地的面积是以尺、亩、天(晌)及顷来计算，一弓＝5 平方尺、一亩(大亩)＝360 弓、一天＝10 亩、一顷＝100 亩。

二、中国木尺一尺相当于我曲尺一尺零四分，因此中国的一亩(大亩)相当于我 274 坪(我 9 亩强)。

三、以下各表皆根据第一、第二备注算出。

铁 岭 县

地　名	境　界	中国面积(亩)	日本面积(上坪)(下亩) 1 町＝100 日本亩	总管者(庄头)	摘要
西家庄	东至大道　西至王姓黄姓陈姓菜园子　南至田姓戴姓郭姓周姓及三义庙、官道　北至姜姓黄姓铁桥	2234.890	604314.256 201 町 43.8085	盛际周 刘凤山	
得胜台、院家洼	东至沙姓　西至黄姓 南至金姓　北至铁道线路 赵姓	210.900	55027.360 18 町 34.2453	蔡走生	

黄家河子第一	东至河　西至意公府 南至蔡家河子村景姓 北至意公府	496.260	134188.704 44 町 72.9568	盛恩荣	
同　第二	东至河　西至富姓 南至萧姓　北至高姓孙姓	334.150	90354.160 30 町 11.8053		
同　第三	东至祁姓　西至祁姓 南至庆姓　北至庆姓	23.400	6327.360 2 町 10.9120		
同　第四	东至道　西至道 南至奚姓　北至道	28.400	7679.360 2 町 55.9787		
屈牛屯	东至周姓　西至周姓 南至道　北至屈牛屯	54.180	14650.272 4 町 88.3424	黄进忠	
詹家湾	东至吴姓　西至王姓 南至牛姓　北至周姓	57.570	15566.928 5 町 18.5643		
甸子西	东至项姓　西至梁姓 南至道　北至道	24.463	6614.795 2 町 20.4932		
小土井子	东至周姓　西、南至朱姓 北至夏姓	15.800	4272.320 1 町 42.4107		
西洼子	东至周姓　西至道 南至项姓周姓　北至张姓	138.090	37339.536 12 町 44.6512		
小汛苏家屯	东至柳姓李姓王姓　西至刘姓铁姓张姓　南至修姓雀姓官道　北至小汛河村河道	1836.500	496589.600 165 町 52.9867	韩桂林	
大康屯	东至陈姓　西至内务府地 南至张姓　北至宁姓	50.900	13763.360 4 町 58.7787	宁玉珍	
朱尔山第一	东至吴姓　西至修姓 南至吴姓　北至道	15.500	4191.200 1 町 39.7667	王清保	
同　第二	东至道　西至刘姓 南至桂姓　北至吴姓	22.600	6111.040 2 町 03.7013		
索龙岗子	东、西至郭姓 南至滩　北至杨姓	7.070	1911.728 63.7243		

肖河门 第一	东至吴姓 西、南至张姓 北至袁姓	45.530	12311.312 4 町 10.3771		
同 第二	东至吴姓 西至修姓 南至修姓 北至王姓	24.050	6503.120 2 町 16.7707		
同 第三	东至袁姓 西至修姓 南至杨姓 北至王姓	20.100	5435.040 1 町 81.168		
同 第四	东至杨姓 西、南、北三至王姓	11.600	3136.640 1 町 04.5547		
腊太台 第一	东至曹姓 西至袁姓 南至曹姓 北至铁姓	23.500	6354.400 2 町 11.1467		
同 第二	东至道 西至沟 南至腊太台 北至河沟	42.250	11424.400 3 町 80.8133		
鲁家窝棚 第一	东至坂地 西至村庄 南至胡姓 北至潘姓	6.790	1836.016 61.2005		
同 第二	东至店子 西至王姓 南至道 北至王姓	9.700	2622.880 87.4293	王清保	
同 第三	东至店子 西至坂地 南至王姓 北至潘姓	10.900	2947.360 98.2450		
同 第四	东至王姓及道 西至鲁姓王姓 南至王姓 北至王姓	21.760	5683.904 1 町 96.2797		
同 第五	东至道 西、南至王姓 北至王姓	45.710	12289.984 4 町 09.6661		
同 第六	东至苟姓 南至刘姓 西、北至王姓	7.000	1894.800 63.9330		
同 第七	东至石姓 西至任姓 南至王姓 北至惠姓	21.150	5718.960 1 町 90.6320		
同 第八	东至道 西至吴姓 南至吴姓王姓 北至王姓	34.450	9315.280 3 町 10.5093		

马厂莲子湖	东至得胜台堡苇子沟 西至二道河沟小汛河 南至盛公府小汛河 北至孟姓李姓旧辽河	10355.946	2800220.798 933 町 40.5933	本府	
计		16231.109	4388891.874 1462 町 96.3958	7	

承 德 县

备注 面积不明之土地未算入累计中

地 名	境 界	中国面积(亩)	日本面积(上坪)(下亩) 1 町=100 日本亩	经管者 (庄头)	摘要
古城子村 第一	东至荒甸 西至王姓 南至温姓 北至道	33.300	9004.320 3 町 00.1440	白俊	
同 第二	东至温姓 西至孙姓 南、北至道	52.800	14277.120 4 町 75.9040		
同 第三	东至金姓 西至道 南至道 北至杜姓	56.400	15250.560 5 町 08.3520		
同 第四	东至土场、坂沟 西至温姓金姓 南至温姓 北至温姓河	179.300	48482.720 16 町 16.0907		
王架子	东、西至道 南至土场 北至李官堡	376.530	101813.712 33 町 93.7904	王殿仲	
北岗子 第一	东至杨姓孟姓 西至孟姓那姓 南至那姓杨姓 北至陈姓	107.250	29000.300 9 町 66.6767	杨德山	
同 第二	东至王姓 西至孟姓 南、北至姜姓段姓	12.200	3298.880 1 町 09.9627		
同 第三	东至赵姓 西至段姓 南至道 北至陶姓	14.800	4001.320 1 町 33.3773		

崔公堡 第一	东、西至道 南至马姓　北至崔公堡	148.400	40127.360 13 町 04.2453		
同　第二	东至李姓　西、南、北三至道	81.360	21999.744 7 町 33.3248		
同　第三	东至贺姓　西、南、北三至道	11.550	3123.120 1 町 04.1040		
同　第四	东、西至道　南至金姓 北至刘姓	55.900	15115.360 5 町 03.8453		
同　第五	东、西、南三至道 北至胡姓	38.700	10464.480 3 町 48.8160		
同　第六	东至宋姓　西至马姓 南、北至道	19.100	5164.640 1 町 72.1547		
同　第七	东、西、南三至道 北至贺姓	52.300	14141.920 4 町 71.3973		
同　第八	东至李姓　西至贺姓 南、北至道	57.760	15826.024 5 町 27.5341		
同　第九	东、南至道　西、北至李姓	23.200	6273.280 2 町 09.1093		
同　第十	东至贺姓　西至解姓 南、北至道	32.400	8760.960 2 町 92.0320	胡国有	
同　第十一	东、南、北三至道 西至郭姓	19.100	5164.640 1 町 72.1547		
同　第十二	东、南、北三至道 西至李姓	48.100	13006.240 4 町 33.5413		
同　第十三	东、南、北三至道 西至李姓	22.700	6138.080 2 町 04.6027		
同　第十四	东至蒋姓道　西至道 南至村　北至马姓宋姓	21.350	5773.040 1 町 92.4347		
同　第十五	东至马姓　西至道 南至厢白旗地　北至李姓	12.600	3407.040 1 町 13.5680		
同　第十六	东至李姓　西至李姓河 南、北至道	32.900	8896.160 2 町 96.5380		
同　第十七	东、西至杨姓 南、北至道	22.300	6029.920 2 町 00.9973		
同　第十八	东至水沟　西至蒋姓 南至郑姓　北至村庄	12.700	3434.080 1 町 14.4693		

同　第十九	东至郭姓　西至张姓 南至道　北至张姓	16.300	4407.520 1 町 46.9173	胡国有	
同 第二十	东至刘姓　西至道 南、北至道	48.800	13195.520 4 町 39.8507		
同 第二十一	东、西、南三至道 北至李姓	14.300	3866.720 1 町 28.8907		
同 第二十二	东、南至道　西至马姓河 北至胡姓	61.060	16510.624 5 町 50.3541	马仲会	
同 第二十三	东、西至道 南至文姓　北至马姓	28.500	7706.400 2 町 53.5467		
同 第二十四	东至河　西至马姓 南至郭姓沟　北至刘姓道	46.370	12538.448 4 町 17.9483		
同 第二十五	东、北至道　西、南至何姓	28.560	7722.624 2 町 54.0875		
孟家屯	东至马姓　西、南、北三至壕	48.740	13179.296 4 町 39.3099		
李官堡	东至壕　西至荒地道 南至刘姓村　北至壕道	405.700	109701.280 36 町 56.7093	白纯福	
都珍屯	东、西至吴姓 南、北至道	17.020	4602.208 1 町 53.4069	元广成	
王玉官屯 第一	东、南至道　西至吴姓 北至坑	57.480	15542.592 5 町 18.0864		
同　第二	东至道　西至元姓 南至杨姓　北至郭姓	23.670	6400.368 2 町 13.3456		
朦达子屯 第一	东至道　西至于姓 南至杨姓　北至郭姓	48.210	13035.984 4 町 34.5328		
同　第二	东至高立屯　西至孙姓 南、北至道	30.700	8301.280 2 町 76.7093	曹景廉	
同　第三	东至王姓　西至于姓 南、北至道	42.000	11356.800 3 町 78.5600		
同　第四	东至关姓　西至杨姓 南至田姓　北至道	6.900	1865.760 62.1920		

同　第五	东至李姓　西至王姓 南、北至道	7.100	1919.840 63.9947	曹景廉	
同　第六	东至杨姓　西至道 南至坂　北至河	34.600	9355.840 3 町 11.8613		
同　第七	东至道　西至杨姓 南至刘姓　北至□□	36.200	9788.480 3 町 26.2827		
同　第八	东至徐姓　西至徐姓赵姓 南至杨姓　北至徐姓道	86.100	23281.440 7 町 76.0480		
箭匠屯 第一	东、西至张姓 南、北至道	53.600	14493.440 4 町 83.1147	白　俊	
同　第二	东至刘姓　西至吴姓 南至孟姓王姓　北至道	69.500	18792.800 6 町 26.4267		
同　第三	东、南、北三至道 西至那姓	54.000	14601.600 4 町 86.7200		
同　第四	东、西至道　南至箭匠屯 北至刘姓	86.200	23308.480 7 町 76.9493		
同　第五	东、西、南三至道 北至马姓	27.800	7517.120 2 町 50.5707		
蛤蟆塘 第一	东、西、北三至道 南至胡姓	25.260	6830.304 2 町 27.6768	曹景廉	
同　第二	东至王姓　西至曹姓 南至富姓　北至沈姓	10.210	2760.784 92.0261		
同　第三	东至道　西、北至河 南至庙	11.290	3052.816 1 町 01.7605		
盛京北关地		不明		李春华	
仲官屯、冯道士沟东路北地 第一	东、西、南至头道沟 北至冯道士沟	40.000	10816.000 3 町 60.5333	白景恩	
同　第二		50.000	13520.000 4 町 50.6667		
同　第三		90.000	24336.000 8 町 11.2000		
同　第四		80.000	21632.000 721.0667		

同村西 第五	东至耿姓　西至孙姓 南至路　北至本地	40.000	10816.000 3 町 60.5333		
同村西山坡 第六	东至沟　西至山 南至路　北至夹姓盖姓	110.000	29744.000 9 町 91.4667		
同村西山上 第七	东至河　西至路 南至刘姓　北至河	20.000	5408.000 1 町 80.2667		
同村西 第八	东至西山　西至刘姓 南至路　北至本地	20.000	5408.000 1 町 80.2667		
同村西 第九	东至沟　西至河 南至本地　北至河	15.000	4056.000 1 町 35.2000		
同村西 第十	东至路　西至富姓 南至沟　北至本地	10.000	2704.000 90.1333		
同村东 第十一	东至路　西至富姓 南至本地　北至富姓	10.000	2704.000 90.1333	白景恩	
同村西 第十二	东至耿姓　西至耿姓 南至路　北至本地	15.000	4056.000 1 町 35.2000		
冯道上沟 第一	东至路　西至夹姓盖姓 南至富姓　北至夹姓盖姓	10.000	2704.000 90.1333		
同沟东至沟西 第二	东至本地　西至路 南至沟　北至夹姓盖姓	30.000	8112.000 2 町 70.4000		
同村西 第三	东至张姓　西至盖姓 南至崖南　北至本地	10.000	2704.000 90.1333		
同村南 第四	东至路　西至本地 南至沟　北至路	20.000	5408.000 1 町 80.2667		
同村南 第五	东至沟　西至路 南至山　北至沟	50.000	13520.000 4 町 50.6667		
同村西 第六	东至本地　西至本地 南至路　北至本地	5.000	1352.000 45.0667	白景恩	
北冈子		24.000	6489.600 2 町 16.3200	王多奎	
白沙屯		不明		王凤山	
唐三家子		不明		曹起祥	
崔公堡		不明		李　茂	
颇家屯		不明		刘恩生	
河关屯		不明		金　怀	
新台子		不明		杨　全	

奉天本城		不明		王瑞	
计		3620.170	978893.968 326 町 29.7989	20	
盖　平　县					
地　　名	境　　界	中国面积(亩)	日本面积(上坪)(下亩) 1 町=100 日本亩	经管者(庄头)	摘要
胡家屯地厅后地　第一	东至河　西至道 南至刘姓　北至河	125.400	33908.160 11 町 30.2720	张盛德	
同　第二	东至徐姓刘姓　西至徐姓又道　南至道　北至徐姓	127.210	34397.584 11 町 46.5861		
同　第三	东至河　西、南至道 北至刘姓又河	86.060	23270.624 7 町 75.6875		
同　第四	东至刘姓　西至河 南至刘姓　北至道	24.510	6627.504 2 町 20.9168		
苏家坂 第一	东至胡姓王姓　西至刘姓 南、北至道	111.840	30241.536 10 町 08.0512		
同　第二	东至王姓　西至刘姓 南至河　北至道	48.680	13163.072 4 町 38.7691		
高家房后地	东至高姓　西至刘姓 南至高姓　北至刘姓道	103.370	27951.248 9 町 31.7083		
南河洼 第一	东至道　西至刘姓 南至高姓河　北至道	57.990	15680.496 5 町 22.6832		
同　第二	东、西至道 南、北至刘姓	54.750	14804.400 4 町 93.4800		
同　第三	东至道　西至刘姓 南至河　北至刘姓	122.160	33032.064 11 町 01.0688		
同　第四	东至道　西、南、北至刘姓	54.680	14785.472 4 町 92.8491		
同　第五	东、西至刘姓 南、北至道	102.680	27764.672 9 町 25.4891		
同　第六	东至刘姓　西至民地 南至道　北至民地	10.330	2793.232 93.1077		
尹家屯	东至道　西至民地	271.080	73300.032 24 町 43.3344		

胡家屯第一	东、南、北三至刘姓 西至沟	41.870	11321.648 3 町 77.3883	刘文斌	
同 第二	东、南、北三至道 西至村墙	4.800	1297.920 43.2640		
同 第三	东至河 西至道 南至道 北至张姓	22.480	6078.592 2 町 02.6197		
同 第四	东、西、北三至刘姓 南至道	44.910	12143.664 4 町 04.7888		
同 第五	东至刘姓 西至河 南至河 北至道	58.850	15913.040 5 町 30.4347		
同 第六	东至张姓王姓 西至刘姓张姓 南至刘姓 北至张姓	61.540	16640.416 5 町 54.6805		
同 第七	东至道 西至周姓刘姓 南至张姓 北至刘姓	202.500	54756.000 18 町 25.2000		
同 第八	东至张姓 西至李姓 南至道 北至民地	35.830	9688.432 3 町 22.9477		
同 第九	东至道 西至胡姓 南至刘姓 北至河	227.040	61391.616 20 町 46.3872		
北冈子	东至张姓 西、南至道 北至河	54.180	14650.272 4 町 88.3424		
望马台	东、南至沟 西至刘姓 北至河	94.000	25417.600 8 町 47.2533		
路夹窗子	东至张姓岔道 西、南至河 北至张姓	127.370	34440.848 11 町 48.0283		
棉花庄头		573.100	154966.240 51 町 65.5413	詹国胜	
科头寨		792.700	214346.080 71 町 44.8693	邵俊英	
马古庄		510.000	137904.000 45 町 96.8000		
棉花庄第一		888.620	240282.848 80 町 09.4283	高富仓	
同 第二		1442.400	390024.960 130 町 00.8320	高连成	
同 第三		1135.200	306958.080 102 町 31.9360	高富基	
计		7618.130	2059942.352 686 町 64.7451	7	

海城县					
地名	境界	中国面积(亩)	日本面积(上坪)(下亩) 1町=100日本亩	经管者(庄头)	摘要
接官堡第一	东至杨姓解姓　西至金姓 南至道　北至张姓	86.010	23257.104 7町75.2368	杨生明	
同　第二	东至杨姓甲姓　西至道杨姓甲姓　南至道张姓　北至道	170.010	45970.704 15町32.3568		
同　第三	东、西、南、北四至解姓	136.520	36915.008 12町30.5003		
同　第四	东、南至解姓 西、北至道	44.790	12111.216 4町03.7072		
同　第五	东至金姓　西至解姓 南至道　北至张姓道	169.740	45897.696 15町29.9232		
同　第六	东至解姓　西至张姓 南至河　北至道	124.240	33594.496 11町19.8165		
新台子第一	东至孙姓高姓　西至孙姓张姓 南至高姓孙姓　北至河	178.520	48271.808 16町09.0603		
同　第二	东至谢姓　西至高姓 南至谢姓　北至道河	131.210	35479.184 11町82.6395		
同　第三	东至孙姓王姓及道　西至甲姓金姓及道　南至安姓李姓于姓　北至谢姓安姓道	674.980	182514.592 6町83.8197		
同　第四	东至谢姓　西至谢姓金边寺 南至道　北至黄姓刘姓	100.970	27302.288 9町10.0763		
王架子第一	东至王姓　西、南至道 北至金姓	30.490	8244.496 2町74.8165		
同　第二	东至道　西至金姓 南至王姓　北至道	15.560	4207.424 1町40.2475		
同　第三	东至金姓　西至王姓 南至张姓　北至道	47.090	12733.136 4町24.4379		
蚂蚁坨子	东至王姓　西至白姓 南至王姓　北至道	119.880	32415.552 10町80.5184		
接官堡第七	东、西至谢姓　南至金姓谢姓及河　北至金姓	276.690	74816.976 24町93.8992	张　寿	
同　第八	东至张姓　西至谢姓 南至边　北至河	55.975	1513.564 5町04.5213		

同 第九	东至张姓 西至李姓 南至李姓 北至河	27.120	7333.248 2 町 44.4416	张 寿	
本家堡	东至墙根 西至张姓 南至河 北至道	371.060	100334.624 33 町 44.4875		
周正堡	东至道 西至张姓 南至刘姓 北至王姓	78.340	21183.136 7 町 06.1045		
贵兴堡	东至刘姓 西至李姓 南至王姓 北至道	21.180	5727.072 1 町 90.9024		
新台子 第五	东至金姓 西至孙姓 南至孙姓 北至道	32.500	8788.000 2 町 92.9333		
同 第六	东、南至谢姓 西、北至杨姓	124.860	33762.144 11 町 25.4048		
同 第七	东至杨姓 西至道 南至张姓 北至杨姓	129.880	35119.552 11 町 70.6517		
同 第八	东至张姓 西至金姓 南至谢姓 北至杨姓	56.600	15304.640 5 町 10.1547		
万家窝棚 第一	东、西、南、北四至张姓	100.420	27153.568 9 町 05.1189	金仲奎	
同 第二	东至张姓金姓 西至道 南至张姓 北至道	102.450	27702.480 9 町 23.4160		
同 第三	东至道 西、北至张姓 南至孙姓	71.350	19273.040 6 町 43.1013		
小店子村 第一	东、西至张姓 南至道 北至马姓及道	123.820	33480.888 11 町 16.0296		
同 第二	东至张姓 西至金姓 南至张姓 北至道	85.330	23073.232 7 町 69.1077		
同 第三	东至张姓 西、南、北三至道	257.340	69584.736 23 町 19.4912		
同 第四	东至张姓杨姓 西至张姓 南、北至道	136.000	36774.800 12 町 25.8267		
同 第五	东至赵姓 西至杨姓 南至张姓 北至道	54.850	14831.400 4 町 93.3800		
同 第六	东至道 西至马姓金姓 南至金姓 北至道	79.990	21629.296 7 町 20.9765		
接官堡 第十	东至河 西至庄村 南至金姓 北至道	14.100	3812.640 1 町 27.0880		

同　第十一	东至谢姓　西至杨姓 南至河　北至道	40.250	10883.600 3 町 62.7867	金仲奎	
同　第十二	东至张姓　西、南、北三至谢姓	18.170	4912.768 1 町 63.7589		
同　第十三	东、西、北三至张姓 南至张姓河	27.480	7430.592 2 町 47.6864		
同　第十四	东、西至张姓　南至道 北至张姓河	68.050	18400.720 6 町 13.3573		
同　第十五	东至蒋姓王姓　西至李姓王姓杨姓　南至金姓　北至河	138.180	37363.872 12 町 45.4624		
同　第十六	东至高姓　西至张姓 南至道　北至河	16.280	4402.118 1 町 46.7373		
新台子第九	东、西至杨姓 南至徐姓　北至道	14.400	3893.760 1 町 29.7920		
同　第十	东至杨姓　西至张姓 南、北至道	8.580	2320.032 77.3344		
夏家堡第一	东至杨姓陈姓　西至王姓朱姓　南至王姓朱姓　北至杨姓	84.060	22729.824 7 町 57.6608	王德峰	
同　第二	东至刘姓　西至道 南至刘姓　北至王姓	5.790	1565.616 52.1872		
同　第三	东至王姓　西至刘姓 南至侯姓　北至刘姓	17.610	4761.744 1 町 58.7248		
周正堡第二	东、西至胡姓 南至道　北至杨姓	5.970	1614.288 53.8096		
同　第三	东至刘姓　西、南、北三至道	9.290	2512.016 83.7339		
黄苏堡	东至王姓刘姓　西、南、北三至道	628.640	169984.256 56 町 66.1419		
接官堡第十七	东至谢姓　西至金姓 南、北至杨姓	10.970	2966.288 98.8763		
同　第十八	东、北至杨姓　西、南至道	33.870	9158.448 3 町 05.2816		
同　第十九	东至张姓　西至杨姓　南至道及张姓常姓　北至马姓	155.750	42114.800 14 町 03.8267		
计		5513.195	1490767.928 496 町 92.2643	4	

辽 阳 县

地 名	境 界	中国面积(亩)	日本面积(上坪)(下亩) 1町=100日本亩	经管者(庄头)	摘要
鱼窖子	东至成姓 西至孟姓成姓 南至外口村成姓 北至厢黄旗地、道	206.400	55810.560 18町60.3520	程德库	
崔公泡第一	东、南、北三至孟姓 西至正黄旗地	10.400	2812.160 93.7387		
同 第二	东至成姓 西至正黄旗地 南至孟姓 北至王姓	19.250	5205.200 1町73.5067		
同 第三	东至崔公泡 西、南、北三至孟姓	41.010	11089.104 3町69.6368		
大西涨	东至正黄旗地 西至倭瓜坨子 南至河 北至鲫鱼泡	36.000	9734.400 3町24.4800		
马家窝棚	东至倭瓜坨子 西至狼洞子村 南、北至马姓	19.800	5353.920 1町78.4640		
计		332.860	90005.344 30町00.1781	1	

兴 仁 县

地 名	境 界	中国面积(亩)	日本面积(上坪)(下亩) 1町=100日本亩	经管者(庄头)	摘要
上岗子第一	东至苏姓 西至侯姓 南至兵营 北至张姓	45.500	12303.200 4町10.1067	胡文富	
同 第二	东、南、西、北四至白姓	60.310	16307.824 5町43.5941		
蒲河村第一	东至道 西至杜姓 南、北至安姓	13.100	3542.240 1町18.0745	郭连成	
同 第二	东至马姓道 西至道 南至壕 北至马姓	17.200	4650.880 1町55.0293		
同 第三	东至壕道 西至鲁姓 南至河 北至周姓	52.300	14141.920 4町71.3973		

马家庄子	东至鲁姓　西至刘姓 南、北至道	18.400	4975.360 1 町 65.8453		
蔡台子 第一	东、南、北三至道 西至米姓	25.200	6814.080 2 町 27.1360		
同　第二	东至英姓　西至刘姓 南至道　北至庙	11.800	3190.720 1 町 06.3573	郭连成	
同　第三	东至鲁姓　西至郭姓 南至壕　北至道	16.000	4326.400 1 町 44.2133		
同　第四	东、西至依姓 南、北至道	49.500	13384.800 4 町 46.1600		
计		309.310	83637.424 27 町 87.9141	2	

绥　中　县

地　　名	境　　界	中国面积(亩)	日本面积(上坪)(下亩) 1 町＝100 日本亩	经管者 (庄头)	摘要
罗家屯、古城寨、牛彦濑、三道沟、莲花池		1576.050	426163.920 142 町 05.4640	王振鸿	
计		1576.050	426163.920 142 町 05.4640	1	

宁　远　州

地　　名	境　　界	中国面积(亩)	日本面积(上坪)(下亩) 1 町＝100 日本亩	经管者 (庄头)	摘要
城东龙王庙 窑后二道河		12731.900	3442705.760 1147 町 56.8587	王振鸿	
计		12731.900	3442705.760 1147 町 56.8587	1	

锦　州　府

地　　名	境　　界	中国面积(亩)	日本面积(上坪)(下亩) 1 町＝100 日本亩	经管者 (庄头)	摘要
大张良堡 第一		16743.900	4527550.560 1509 町 18.3520	本府	
同　第二		4449.800	1203225.920 401 町 07.5307		

计		21193.700	5730776.480 1910 町 25.8827	0	
法　库　厅					
地　名	境　界	中国面积(亩)	日本面积(上坪)(下亩) 1 町＝100 日本亩	经管者 (庄头)	摘要
黎巴彦	东至狞子草沟村　西至旧门村　南至贺尔海村　北至靠山屯村	3851.000	1041310.400 347 町 10.3467	黎宣	
计		3851.000	1041310.400 347 町 10.3467	1	
新　民　府					
地　名	境　界	中国面积(亩)	日本面积(上坪)(下亩) 1 町＝100 日本亩	经管者 (庄头)	摘要
法吉牛录第一	东、西、南、北四至道	205.800	55648.320 18 町 54.6107	王　林	
同　第二	东至河道　西至关姓李姓 南、北至道	104.600	28283.840 9 町 42.7947		
同　第三	东至准姓　西至道 南至洪姓　北至徐姓	99.100	26796.640 8 町 93.2213		
同　第四	东、西至道 南至花姓　北至河	110.600	29906.240 9 町 96.8747		
同　第五	东至河　西至洪姓 南至张姓　北至道	35.800	9680.320 3 町 22.6773		
同　第六	东、西至道 南至关姓　北至荒街	107.400	29040.960 9 町 68.0320		
新庄子第一	东至洪姓　西至辛姓 南至道　北至王姓	419.100	113324.640 37 町 77.4880		
同　第二	东、南、北至道 西至王姓	80.100	21659.040 7 町 21.9680		
同　第三	东、北至道　西至洪姓 南至河	51.100	13817.440 4 町 60.5811		
计		1213.600	328157.440 109 町 38.5813	1	

山地调查表(奉天部分)

府州县名	地　　名	境　　界	中国面积(亩)	经理者(庄头)	摘要
承德县	马圈子山场	东至山上的大道　西至大沟　南至山脚　北至锡公府	800.690	曹景廉	
海城县	果园山场	东至吊项讲化树沟门　西至攻营沟山　南至南天门　北至三家塔岭、唐王山	1处	本府	
	果园山场	东至河　西至河　南至山　北至台沟堡	327.445		
	大沟山	东至鸾凤寺　西至干家后山　南至茨儿沟　北至臭水沟	1处		
	茨沟、小女寨山场	东、西、南、北至分水岭	2处		剪子44根柴草24分
开原县	东　山		1处	本　府	
辽阳县	摩云山场	东至对角寺屯　西至川河　南至双塔岭山　北至月明庵山	1处	袁葛方	
	果园山场		26953.400(长4674弓宽2076弓)		
计			9处	2	

建筑物及其附属土地调查表(奉天部分)

府州县名	地　　名	建筑物种别	附属土地面积	经管者	摘要
承德县	奉天大西门里肃亲王府	房19间、铺面房住房183间	一、房基空地1块 二、府后身莲花泡空地1亩8分8厘3毫	本府	
	白衣连宗寺	庙一座,计大殿5楹、前殿3楹、伽盖东西各3楹、小门3间、禅堂5间		白景恩	
绥中县	罗家屯附近	庙一座,山门3间、大殿3间、群房20余间		王振鸿	

锦州府	大张良堡	庙一座，房 21 间		本 府	
计		4 处		2	

东蒙古察哈尔及热河地方肃亲王
牧场地、所有地调查表

大正三年六月

牧场地调查表（东蒙古部分）（其一）

地 名	中国面积（亩）	日本面积（上坪）（下亩） 1 町＝100 日本亩	使用人员		摘要
东蒙古察哈尔属白旗地	1260000.000 （长 70 里 宽 50 里）	34070400.000 113568 町 00.0000	牧马长 1		
计	1260000.000 （长 70 里 宽 50 里）	34070400.000 113568 町 00.0000	1		

所有地调查表（东蒙古部分）（其二）

地 名	土地面积（亩）		矿山	森林面积		摘要
	中国面积（亩）	日本面积（上坪）（下亩）1 町＝100 日本亩		中国面积（亩）	日本面积（上坪）（下亩）1 町＝100 日本亩	
东蒙古热河地方	1764000.000 （长 70 里 宽 70 里）	47698560.000 158995 町 20.0000	金矿 1 处	144000.000 （长 20 里 宽 20 里）	38937600.000 12979 町 20.0000	金矿及森林包含于土地面积内，土地由耕地及山地构成
计	1764000.000 （长 70 里 宽 70 里）	47698560.000 158995 町 20.0000	1	144000.000 （长 20 里 宽 20 里）	38937600.000 12979 町 20.0000	